二十五別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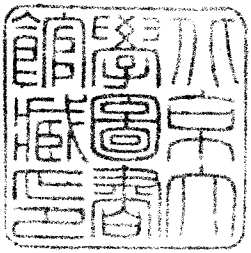
南宋書
契丹國志

齊魯書社

二十五別史

南宋書

契丹國志



齊魯書社

南宋書

（一）

［明］錢士昇　撰

林開甲
唐子恒　點校

南宋書

（二）

［明］ 錢士昇 撰

林開甲
唐子恒 點校

叙

《南宋書》六十八卷，明嘉善相國錢公士升撰，世無刊本，世臣從述莽王少司寇家借得鈔本而梓行之。是書大指，蓋患《宋史》之冗長，故取南渡以後事迹，删繁就簡，别成一書。其於官階之複沓、奏疏之汗漫，刊落甚多。而列傳之分合，亦多所移置，有者或增之，無者或補之。雖取諸稗官野史，而事無關係、言不雅馴者，概不叙入。如據蔡絛《北狩行録》以闢《南燼竊憤録》之謬，是其卓識也。卷皆有贊，許君重熙為之。許君，吾邑人，博學有史才，著述甚富。相國為是書，多其贊助之力云。

嘉慶丁巳十月上澣南沙席世臣撰

南宋書目録

本紀七卷

卷第一 …… (1)
高宗
卷第二 …… (45)
孝宗附逸事七則
卷第三 …… (64)
光宗
卷第四 …… (70)
寧宗
卷第五 …… (87)
理宗
卷第六 …… (110)
度宗　恭帝　端宗　帝昺
卷第七后妃紀 …… (130)
孟太后　韋太后附喬貴妃　高宗元妃邢后　潘賢妃　吳后
附諸妃孝宗郭夏謝三后附蔡李二妃　光宗李后附黄張二妃
寧宗韓后　楊后　理宗謝后　賈貴妃附端孝公主
度宗全后附王昭儀、陳朱二宫人　楊淑妃

附蔡僎《北狩行録》 汪元量《燕中即事詩》

列傳五十四卷

卷第一皇父皇子列傳…… (140)

元懿太子旉 信王璩

秀安僖王子偁附伯圭 與樟 孟錦 莊文太子愭

魏惠獻王愷 景獻太子詢

鎮昭肅王竑 榮文恭王希瓘暨福王與芮

卷第二李綱趙鼎列傳…… (145)

李綱附張所 趙鼎附喻樗 張戒

卷第三吕好問等列傳…… (166)

吕好問附馬伸 朱勝非附鄭毅 王庭秀 吕頤浩

卷第四宗澤等列傳…… (179)

宗澤附程昌禹 上官晤 王庶 李光子孟傳 附劉晏

王彦附楊惟忠 解潛 盛桑仲 鍾相

卷第五張邦昌等列傳…… (199)

張邦昌附吴幵 莫儔 王時雍 徐秉哲 范瓊

黄潜善 汪伯彦附李宗 揚州南遷事實

范宗尹附越州航海事實 權邦彦附葉義問 崔邦弼

卷第六杜充等列傳…… (212)

杜充附宗弼渡江事實 張孝純附張中孚 張中彦

施宜生 徐文 劉豫附郁臻 李成 孔彦舟

卷第七張浚劉子羽列傳…… (225)

張浚附馮康國 吕祉 郭奕 曲端 劉子羽附弟子翬

卷第八岳飛韓世忠列傳…… (239)

岳飛附子雲 張憲 牛皋 楊再興 戚方 張用 胡閎休

張節夫 王大節 何鑄

韓世忠附子彦直 解元 呼延通 成閔 李彦先 輔逵

靳賽　李在
卷第九吴玠吴璘劉光世列傳……………………（262）
吴玠　吴璘附玠子拱　璘子挺　郭浩　楊政　王俊　張超
劉光世附王淵　苗傅　酈瓊　韓售
卷第十張楊劉王列傳……………………………（282）
張俊附兀术自述至淮上事　姪子蓋　張宗顏　田師中　趙密
楊沂中　劉錡附王權
王德附邵青
卷第十一宗室趙子崧等列傳……………………（302）
趙子崧附子砥　子晝　子濇　令矜　趙士㒟　附士晤
士跛士崿　士晴　不群　叔近　叔向　不尤　子楂
趙令㦤　趙士㠑附不試　叔憑　訓之　聿之　師櫝
趙不㤜　附善（峻）［俊］　善譽　趙孟堅附孟頫
趙汝談　趙汝讜　趙希錧　趙彦呐　趙善湘
趙與懽　趙汝騰　趙希言　趙彦櫄
卷第十二許翰等列傳……………………………（315）
許翰　許景衡　李邴　沈與求　張守　張慤
［李彌大］　洪擬　胡交［修］　劉珏　滕康
卷第十三胡世將等列傳…………………………（328）
胡世將附兄唐老　鄭剛中　盧法原附兄知原　王剛中
李迨　趙開　李璆　劉才邵　林勳
卷第十四衛膚敏等列傳…………………………（336）
衛膚敏　程瑀　章誼　胡松年　翟汝文　辛次膺
鄧肅　勾濤　趙逵　陳公輔　劉一止　綦崇禮
卷第十五尹范朱胡列傳…………………………（349）
尹焞　范冲　朱震　胡安國附劉勉之　胡憲　魏掞之
羅從彦　李侗　林之奇　林光朝　程迥

卷第十六張九成等列傳…… (360)
張九成　廖剛　富直柔　常同　張致遠　魏矼
陳淵　潘良貴　吕本中　孫道夫　黄中　曾幾
吴表臣　家愿　張綱　張嵲　辛炳　婁寅亮
卷第十七許忻等列傳…… (373)
許忻　晏敦復　薛徽言　曾開　李彌遠　范如圭
王居正　黄龜年　張燾　張闡　陳橐　胡銓
胡寅附弟宏寧
卷第十八李植等列傳…… (388)
李植　韓公裔　向子諲　王衣　陳楠　程俱附徐俯
季陵　汪藻附韓駒　朱敦儒　葛勝仲　葉夢得
卷第十九仇悆等列傳…… (398)
仇悆附柳約　陳規附孫逸　寇宏　楊春　劉位　劉剛
慶預　岳諒臣　郭偉　蔡延世
郭永　唐重附郭忠孝　程迪　鄭驤　魏彦明　劉惟輔
李彦先附邵雲　吕圓登　劉宣　屈堅　王忠植
徐徽言附劉士英
張忠輔　僧真寶　李覿
卷第二十劉汲等列傳…… (417)
劉汲附趙樽　吕由誠　楊粹中　陳淬
楊邦乂附易青　胡斌　范旺　趙立附姚興　龔楫
翟興　李興　張玘附薛慶　馬擴附邵隆
卷第又二十張嶷等列傳…… (430)
張嶷　胡舜陟　沈晦　薛弼附蕭振
卷第二十一宇文虚中等列傳…… (434)
宇文虚中附鄭望之　傅雱　曹勛
韓肖胄　王倫附王綸　洪皓　朱弁　張邵附崔縱

林沖之　魏行可　閻進　吴國安
卷第二十二陳東等列傳……（448）
陳東附歐陽澈　［高登］　汪若海　宋汝為附凌唐佐
李亘　劉化源　米璞　劉長孺　李嘉
王忠民附吴椿年　蔣繼周　周南仲　劉嵓　吴伸　吴伸
卷第二十三秦檜湯思退列傳……（457）
秦檜附王次翁　范同　楊愿　樓照　勾龍如淵　羅汝楫
万俟卨　王仲山　趙不棄　鄭億年　梁汝嘉
湯思退附王之望　尹穡　張孝祥　錢端禮
卷第二十四虞允文等列傳……（474）
虞允文附梁克家　曾懷　史浩
陳康伯附朱倬　葉衡　蔣芾　葉(原)[顒]附魏杞
陳俊卿附子宓　葛邲附周葵　龔茂良
卷第二十五汪應辰等列傳……（497）
汪應辰　薛季宣附張運　陳居仁　劉珙附周淙
范成大　汪澈附莫濛　李燾　王十朋　吴芾
陳良翰附王佐
卷第二十六李燾等列傳……（516）
李燾　杜莘老　王希吕　李衡　黄祖舜　王大寶
金安節　尤袤　周執羔　李浩　顔師魯　袁樞
李椿　王質　蔣繼周
卷第二十七汪大猷等列傳……（536）
汪大猷　程大昌　唐文若　王信　劉章
張大經　蔡洸　劉儀鳳　陳良祐　胡沂　沈夏
卷第二十八施師點等列傳……（546）
施師點　蕭燧　李彦穎　黄洽　王藺附王自中
謝諤　曾三復

卷第二十九洪适等列傳……（553）
洪适　洪遵　洪邁　熊克　陸游　徐夢莘
鄭樵附章(汝)[如]愚　馬端臨
卷第三十李顯忠等列傳……（562）
李顯忠　李寶　魏勝附王友直　陳敏　周虎
卷第三十一辛棄疾等列傳……（573）
辛棄疾　陳傅良　楊萬里　陳亮　華岳
鄧若水附潘牥
卷第三十二周必大等列傳……（593）
周必大　留正附胡晉臣　趙汝愚附崇憲　必愿
良淳　彦逾　李祥　楊宏中　徐範　余端禮附劉穎
卷第三十三徐誼等列傳……（615）
徐誼　劉光祖　詹體仁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樓鑰　李大性　黃度　林大中　陳騤附婁機　湯璹
卷第三十四倪思等列傳……（632）
倪思　王介附子埜　項安世　王阮　游仲鴻附子似
柴中行　胡夢昱　楊大全　何異　孫逢吉　章穎
莊夏　戴溪　曾三聘　徐邦憲　宋德之　黃黼
卷第三十五王淮等列傳……（649）
王淮附鄭丙　趙雄　林栗　京鐘　謝深甫
卷第三十六朱熹陸九淵列傳……（660）
朱熹附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廖德明
任希夷　葉味道　蔡元定暨子沈　黃榦　何基　王柏
陸九淵附子持之　楊簡　袁燮　沈煥　舒璘
卷第三十七張栻等列傳……（680）
張栻附姪忠恕　呂祖謙附弟祖儉　祖泰
陸九齡附弟九韶　劉清之附趙蕃

蔡幼學　劉爚附楊泰之　劉愚
卷第三十八真德秀等列傳……（694）
真德秀　魏了翁　洪咨夔　許奕　史彌鞏
劉宰　應孟明　商飛卿　李舜臣附子心傳　道傳
性傳　牟子才
卷第三十九邱崇等列傳……（708）
邱崇　王居安　汪綱　方信孺附王棣　葉適附薛叔似
李璧　吳獵　吳柔勝　沈作賓附衛涇
卷第四十楊巨源等列傳……（728）
楊巨源附楊震仲　史次秦　安世通　李好義　劉甲
安丙附吳曦　陳咸　張威　張詔　楊輔
卷第四十一韓侂胄史彌遠等列傳……（742）
韓侂胄附陳自强　許及之　趙師㒟　胡紘　何澹　程松
陳謙　張巖　高文虎　史彌遠附余天錫　程珌　梁成大
李知孝　宣繒　薛極
鄭清之　史嵩之附李鳴復　別之傑　金淵
卷第四十二崔與之等列傳……（763）
崔與之　余玠　賈涉　陳韡附崔福　向士璧
杜杲　王霆　王登　楊棟　張惟孝　畢再遇
卷第四十三趙方孟宗政列傳……（778）
趙方附子葵　范　孟宗政附虙再興　孟珙
卷第四十四李全列傳……（792）
李全附子壇
卷第四十五喬行簡等列傳……（805）
喬行簡　李宗勉　董槐　杜範附范鍾　徐元杰
劉漢弼　謝方叔　程元鳳　吳潛　王爚　葉夢鼎
卷第四十六傅伯成等列傳……（821）

傅伯成　葛洪　黄疇若　袁韶　危稹　程公許
羅必元　王遂　吴淵　吴昌裔　趙逢龍
卷第四十七高稼等列傳……………………（831）
高稼　高定子　曹彦約　范應鈴　吕午　徐鹿卿
孫子秀　胡穎　冷應澂　王萬　馬光祖　許應龍
包恢　常楙　曹叔遠附從子豳　黄甾　孫夢觀
徐應龍附子棨叟　清叟
卷第四十八丁大全賈似道列傳………………（850）
丁大全　賈似道附鄭寀　馬天驥
卷第四十九徐僑等列傳……………………（858）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附鄭性之　陳卓
鄒應龍　林略　劉伯正　洪天錫　陳宗禮　馮去非
陳塏　徐宗仁　陳仲微　朱貔孫　趙景緯
歐陽守道　徐經孫　張慮　李伯玉　劉應龍
洪芹　劉黻　湯漢　高斯得
卷第五十王伯大等列傳……………………（875）
王伯大附張磻　應傜　蔡抗　饒虎臣　戴慶炣　皮龍榮
李曾伯　袁甫　蔣重珍　唐璘　黄師雍　陳塤
危昭德　度正　吴泳　李韶　王邁　徐霖　楊棟
楊文仲　王應麟　黄震
卷第五十一江萬里等列傳…………………（886）
江萬里附謝緒　李庭芝附姜才　趙淮
陳文龍附高談　林空齋　汪立信附趙卯發　陳炤
王安節　李成大　楊大異附劉鋭　何充　許彪孫　王翊
李誠之附秦鉅　孫益　王惟忠　李芾附尹穀　楊霆
陳元桂　唐震　劉士昭　吴楚材　黄介　蕭雷龍
卷第五十二曹友聞等列傳…………………（906）

曹友聞附陳寅　丁黼　張珏附王仙
密佑附米立　張順　張貴附范天順　牛富　邊居誼
司馬夢求
馬暨附張鎮孫　鄧得遇　劉子薦　鄧光薦
卷第五十三文陸謝張列傳……（915）
文天祥附趙時賞　趙希泊　趙(益)[孟]壘　劉子俊
劉沐　陳繼周　鞏信　何時　張千載
陸秀夫附劉鼎孫　謝枋得附徐應鑣　陳奎　高應松
張世傑附劉師勇　蘇劉義
卷第五十四馬章陳家列傳……（929）
馬廷鸞　章鑑
陳宜中　家鉉翁附張山翁　鄭思肖　謝翱　唐珏　汪元量
卷第五十五儒林文苑列傳……（937）
儒林
洪興祖　高閌　程大昌　郭雍　方慤　陳淵　王庭珪　陳
德一　唐仲友　俞琬　郭緒　葉秀發　喻侃　曾民瞻　魯
伯能　饒魯　輔廣　方逢辰吳獬　王遇　陳淳　熊禾　何
夢桂　尹起莘　劉有益　鄭君老
文苑
陳與義　陳克　曾紆附子惇　張即之　王綯　康與之　羅
椅　劉過　劉辰翁　王伯勉　龔開
卷第五十六循吏酷吏列傳……（946）
循吏
趙汝昉　許子良　鄭輪　邱耒　莊壬　張瑄　黃瑀　石塾
酷吏
林復　趙希漢
卷第五十七獨行方技逸民列傳……（950）

獨行
龔明之　翁蒙之　趙廣
方技
許公言　康庶　皇甫坦　王克明　何中立　孫守榮
逸民
褚承亮　蘇庠　姚平仲　沈琯　吳若　蘇雲卿
譙定　雍孝閎　尹天民　胡嶧　龍可　趙九齡
南安翁　王鼎翁　張潤之　陳存
章鑄　游汶　徐俊　孫潼發
卷第五十八烈女列傳……（959）
王氏二婦　徐氏　榮氏　何氏　董氏　譚氏
劉氏　張氏　師氏　王氏　廖氏　王氏　曾氏婦
王袤妻　涂端友妻　詹女　陳孝女　劉生妻
謝泌妻　謝枋得妻　王貞婦　趙淮妾　譚婦
吳中孚妻　吕仲洙女　林老女　童八娜
韓希孟　王貞婦　鄭覃妻　劉仝子妻　毛惜惜
卷第五十九外戚列傳……（968）
孟忠厚　鄭興裔　韋淵　錢忱　邢煥　吳益
吳蓋　潘永思　夏執中　李道　韓同卿
楊次山附子谷石
卷第六十宦官佞倖列傳……（975）
宦官
邵成章　關禮　藍珪　康履　馮益　張去為
陳源　甘昇　董宋臣
佞倖
王繼先　曾覿　張説　王抃　姜特立

高宗本紀第一

高宗憲孝皇帝，諱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母賢妃韋氏顯仁皇后。大觀元年五月乙巳生於東京大內，累封蜀國公、廣平郡王，宣和三年封康王。資性朗悟，博學强記，日誦千餘言，挽弓至一石五斗。

靖康元年正月，金人薄京師，邀親王議和軍中。欽宗召帝諭旨，慷慨請行，遂命少宰張邦昌與俱。金帥宗傑留之旬日，帝意氣閑暇。二月，姚仲半夜襲金營，金人見責，邦昌恐懼涕泣，帝不為動。金帥疑非親王，更請肅王，帝得還。八月，金人分兵破太原、真定，須帝再至，乃議和。十一月，帝被命即發京師，為磁人所沮，汪伯彥以蠟書請帝還相州。閏月，帝同耿南仲募兵勤王，欽宗遣人持蠟詔至相，拜帝為河北兵馬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之。十二月壬戌朔，帝開大元帥府。乙亥，帝率兵離相州。丁丑，次大名府。宗澤、梁楊祖各以兵數千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密詔金人議和，可屯兵近甸，毋輕動。宗澤請直趨澶淵，帝用汪伯彥等議趨東

平。

建炎元年春二月庚辰，帝如濟州。三月丁酉，金人立張邦昌為帝，尋挾徽宗、欽宗北去。夏四月癸亥，張邦昌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宋太后，遣人訪帝於濟州。丁卯，謝克家以大宋受命之寶至濟州。宗澤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遂決意趨應天。是夕，張邦昌手書，上延福宮太后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自是垂簾聽政。甲戌，皇后手書，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侵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慨思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用底丕平。爰敷告於多方，共深明於吾意。"癸未，帝至應天府。乙酉，張邦昌至，伏地慟哭請死，帝慰撫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群臣勸進者益衆，命築壇府門之左。

五月庚寅朔，帝登壇受命，禮畢，慟哭，遥謝二帝，即

位於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張邦昌及應(于)[干]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中外臣庶許直言，雖詆訐亦不加罪。蔡京、童貫、朱勔、李彦、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更不收叙。内外大臣，限十日各舉布衣有材略者一人。以黄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彦同知樞密院事。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辛卯，遥尊乾龍皇帝為孝慈淵聖皇帝，尊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詔史官辨宣仁聖烈皇后誣謗。壬辰，張邦昌封同安郡王。癸巳，遥尊母賢妃韋氏為宣和皇后，遥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耿南仲罷。甲午，以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趨赴行在。乙未，以生日為天申節。馮澥罷。以吕好問為尚書右丞，命統制馬忠、張換率兵趨河間追襲金人。丁酉，貶王時雍黄州安置。己亥，召太學生陳東赴行在。庚子，論靖康大臣誤國罪，李邦彦、吴敏、蔡懋、李悦、宇文虚中、鄭望之、李鄴並貶遠州安置。丙午，以誣謗宣仁聖烈皇后，追貶蔡碓、蔡卞、邢恕、蔡懋官。以姚古知河南府。金人破河中府，權府事郝仲連死。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丙辰，罷監察御史張所，尋責江州安置。是月，置御營司，命黄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彦副之。以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張俊為左軍、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西道、北道總管王襄、趙野坐勤王稽緩，連貶永州、邵州安置。張叔夜北遷至界河，死。

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獻十議。辛酉，貶徐秉哲梅州安置。癸亥，以黄潛善為門下侍郎。張邦昌貶潭州安置。偽命臣僚王時雍、吴幵、莫儔、孫覿、李擢並遠州安

置。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甲子，命李綱兼御營使。賊李孝忠陷夔陽。辛未，子旉生，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恩數。戊寅，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遣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己卯，置沿河、沿淮、沿江帥府，別置水軍七十七將。壬午，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措置户部財用。癸未，吕好問罷知宣州。乙酉，以宗澤為東京留守。丙戌，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入衛行在。丁亥，以張所為河北西路招撫使，括買官民馬，勸出財助國。戊子，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

秋七月己丑，以王璦為河東經制使。庚寅，詔王淵、劉光世、張俊、喬仲福、韓世忠分討陳州軍賊杜用、京東賊李昱及黎驛、魚臺潰兵，皆平之。辛丑，復議吴幵、莫儔等十一人罪，遠竄之。壬寅，詔："奉元祐太后如東南，六宫及衛士家屬從行。朕當留中原，與金人决戰。"以許翰為尚書右丞。甲辰，諫議大夫宋齊愈斬都市。丙午，以范致虚知鄧州，修城池，繕宫室，儲錢穀，以備巡幸。丙辰，上皇自燕山密遣舍人曹勛至，賜帝絹半臂，書其領曰："便可即真，來援父母。"帝泣以示輔臣。關中盜史斌犯興州，僭稱帝。

八月戊午，軍校陳通作亂於杭州。壬戌，以李綱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王潛善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庚午，更號元祐太后為隆祐太后。辛未，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壬申，召布衣譙定赴行在。癸酉，耿南仲貶南雄州安置。乙亥，用張浚言，罷李綱。壬午，用黄潛善言，殺上書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乙酉，許翰罷。

九月壬辰，詔曰："祖宗都汴垂二百年，比年以來，圖慮弗臧，禍生所忽。肆朕纂承，顧瞻宮室，何以為懷？是用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召軍馬。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歸宅故都，迎還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庚子，金人徙二帝，居韶郡。壬寅，以王圭代張所，尋貶所廣南安置。戊申，都統制王彥渡河擊金人，破之，復新鄉縣。壬子，張邦昌賜死，并誅王時雍。乙卯，王彥及金人戰，敗績，奔大行山，其裨將岳飛引部曲自為一軍。建州軍校張員等作亂，軍賊趙萬陷常州，又陷鎮江府。金人分軍據兩河州縣。

冬十月丁巳朔，帝登舟幸淮甸。先是，宗澤屢疏請還京，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沮。至是，復疏請，不聽。己卯，次寶應縣，後軍將孫琦作亂。丙戌，王淵、張俊誘趙萬等悉誅之。

十一月戊子，貶李綱鄂州居住。真定軍賊張遇陷池州。壬辰，遣王倫等為金國通問使。丙午，以張慤為中書侍郎。戊申，以顏岐為尚書左丞，許景衡為尚書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

十二月辛酉，王淵入杭州，執陳通，誅之。壬戌，青州貶將王定作亂，殺帥臣曾孝序。甲戌，金人聞帝幸揚州，分兵南侵，破同州，守臣鄭驤死。己卯，金人破汝州，入西京。庚辰，金人破華州。辛巳，金人破潼關，經制使王瓊引兵遁入蜀。軍賊丁進犯壽春府，已而詣宗澤降。

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戊子，金人破鄧州，安撫使劉汲死之，京西州郡皆沒。乙未，金人破永興軍，

前河東經制副使傅亮以兵降，經略使唐重等死，東平府兵馬鈐轄孔彦舟叛，渡淮犯黄州。辛丑，殿内侍郎成章南雄州編管。金人攻鄭州，通判趙伯振死之。辛亥，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隸韓世忠。金人破潁昌府，殺守臣孫默。

二月丙辰，金人再薄東京，宗澤將閻中立拒戰死。甲午，金人攻滑州，宗澤將張撝戰死。乙丑，河北賊楊進詣宗澤降，復諭降河東賊王善。癸酉，金人破蔡州，執守臣閻孝忠。丙子，金人克淮寧府，守臣向于韶死之。丁丑，遣王賕充金國軍前通問使，秘書正字胡珵以張浚言其黨李綱奪官，編管梧州。

三月辛卯，金人破中山府。丁酉，金帥黏罕焚西京去。庚子，河南統制翟進復西京。金人略鳳翔、涇原，吴玠擊敗之。

夏四月丙辰，詔文臣從官至牧守、武臣管軍至遥郡，各舉所知二人。戊午，宗澤將趙世興復滑州。庚申，帝諭輔臣曰："故事，自五月至八月，罷講筵。朕以寡昧，履兹艱難，方夙夜孜孜於經史，若如故事，則累月當廢，疑義無所質。朕欲勿罷，可乎？"群臣皆稱善。乙丑，金帥兀室復入西京，尋棄去。隴右都護張嚴及金人戰於五里坡，敗績，死。

五月乙酉，許景衡罷。丙戌，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立詩賦經義分試法。戊子，以朱勝非為尚書右丞。辛卯，以金兵渡河，遣韓世忠逆戰。丙申，復命宇文虚中充金國祈請使，虚中降金。癸卯，中書侍郎張慤卒。甲辰，金帥

婁宿破絳州。己酉，秀州卒徐明作亂，命張俊討平之，因擅殺前秀州守趙叔近。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為節制司都統制。

秋七月丙戌，東京留守宗澤卒。辛丑，以春霖夏旱蝗詔監司郡守條上闕政。甲辰，以杜充為東京留守。

八月甲寅，初鑄御寶三。甲戌，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黃潛善、汪伯彥罪，詔罷伸，尋貶監濮州酒稅。捉殺使李成叛，犯宿州。金人徙二帝居韓州。

九月癸巳，金人攻冀州，將官李政死。甲午，金人再攻永興軍。辛丑，陝西節制使兵官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死。丁未，東京統制官薛廣及金人戰於相州，死。己酉，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卒。

冬十月甲子，命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幸杭州，翟進擊揚進於鳴皋山，戰死。劉正彥擊丁進，降之。

十一月辛巳朔，貶李綱萬安軍安置。壬辰，金人破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死。乙未，金人破濮州，執守臣楊粹中，不屈，死。又破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以魏將可充金國軍前通問使。壬寅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太祖配，大赦。金人破相州，守臣趙不試死。甲辰，破德州，兵馬都監趙叔皎死。是月，金人破普寧軍，守臣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以城降。濱州賊蓋進陷棣州，守臣姜剛死之。建州賊葉濃降，復變，張俊禽斬之。吳玠襲誅史斌。王淵殲東京降賊李民之衆，留民為將。

十二月庚申，金人破東平府，又破濟南府，守臣劉豫以城降。甲子，金人破大名府，提點刑獄郭永罵敵死。丙

寅，初命修國史。己巳，以黃潛善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汪伯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顏岐門下侍郎，朱勝非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戊寅，以禮部侍郎張浚兼御營參贊軍事。高麗遣使尹彥頤來報聘，且謝過。

三年春正月庚辰朔，帝在揚州。甲申，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辛卯，都統制邵興復虢州。庚子，張用、王善寇淮寧府，守臣馮長寧却之。丙午，金帥黏罕破徐州，守臣王復死。韓世忠軍潰於沭陽，其將張遇戰死。金兵執淮陽守臣李寬，殺轉運使李跋，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趨淮甸。

二月庚戌朔，聽士民從便避兵。劉正彥部兵衛皇子、六宮如杭州。壬子，帝被甲，得小舟渡江，知軍錢伯言迎入鎮江。黏罕游騎至瓜州。禮官李陵奉九廟神主行，道失太祖神主。王淵請幸杭州。以吕頤浩為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充行在五軍制置使，駐鎮江府。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府。癸丑，發鎮江，次吕城鎮。丙辰，次平江府。戊午，次吳江縣。命朱勝非節制平江府、秀州控扼軍馬，張浚副之。又命勝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用勝非計，録用張邦昌親屬，謝金人。庚申，吕頤浩拜同簽書樞密院事，屯京口。命張浚守吳江。壬戌，駐蹕杭州，即州治為行宮。金人破普寧軍，守臣徐徽言死。癸亥，下詔罪己。乙丑，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罪在不赦。用黃潛善計以謝金人也。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己巳，黃潛善、汪伯彥並以罪罷。以葉夢得為尚書左丞，張澂為尚書右丞。未幾，夢得罷。吕頤浩遣將陳彥復揚州。

三月己卯，日中有黑子。庚辰，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以吕頤浩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知江寧府。時扈從統制苗傅忿王淵驟進，劉正彦怨賞功薄，又疾閹宦用事恣横，乃勒兵向闕，殺王淵及内侍康履以下百餘人，迫帝遜位於皇子，請隆祐太后臨朝，帝移御顯寧寺。甲申，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宫，大赦。丁亥，分竄内侍藍珪、曾擇等於遠州，苗傅追擇還，殺之。戊子，以王孝迪為中書侍郎，盧益為尚書左丞，張浚、吕頤浩及張俊、劉光世、韓世忠會兵勤王。己丑，改元明受。庚寅，百官始朝睿聖宫。苗傅等以御營中軍統制吴湛主管步軍司。壬寅，盧益罷。癸卯，吕頤浩、張浚傳檄中外，討傅、正彦。丁未，吕頤浩、張浚次吴江。朱勝非召傅、正彦至都堂，議復辟，傅等遂朝睿聖宫。盗邵青掠泗州。金人破東京諸郡。撻懶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郡。趙立復徐州。

夏四月戊申朔，太后下詔還政，皇帝復尊位。帝還宫，詔尊太后為隆祐皇太后。庚戌，復紀年建炎。命張浚知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彦並檢校少保，吕頤浩、張浚敗賊將苗翊、馬柔吉於臨平，傅、正彦引兵夜遁。辛亥，皇太后撤簾，吕頤浩等入見。癸丑，右相朱勝非及執政顔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俱罷。以吕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為尚書右丞，鄭瑴簽書樞密院事。甲寅，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及勤王所僚屬將佐進秩有差。斬中軍統制吴湛、工部侍郎王世脩於市。己卯，大赦。舉行仁宗法度，應嘉祐條制與今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

約從寬。罷上供不急之物。元祐石刻黨人官職、恩數追復未盡者，令其家自陳。丁巳，禁内侍交通主兵官。庚申，重正三省官名，左右僕射並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門下、中書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併省館學、寺監等官。以李邴參知政事。丁卯，帝發杭州，留鄭瑴衛皇太后。壬申，立子旉為皇太子。劉文舜寇濠州。西北賊薛慶據高郵軍。

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以張浚為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北路隸之，聽便宜黜陟。辛巳，次鎮江府。癸未，以滕康同簽書樞密院事。乙酉，至江寧府，改府名建康。起復朝散郎洪浩為金國通問使，金人拘之。丁亥，召内侍藍珪等速還朝。辛丑，張浚諭降薛慶，還，復命知樞密院事。韓世忠追獲劉正彦、苗傅送行在。翟興擊殺楊進，其黨復推劉可拒官兵。

六月己酉，以久雨求直言。庚申，皇太后至建康府。辛酉，以久陰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遍諭天下。丁卯，右司諫袁植請誅黄潛善、權邦彦等九人，罷植知池州。乙亥，京西賊貴仲正降金人，破磁州。

秋七月辛巳，苗傅、劉正彦伏誅。甲申，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朱勝非、顔岐、路允迪並落職，張澂衡州居住。丁亥，皇太子旉薨。戊子，簽書樞密院事鄭瑴卒。己丑，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仙井貢士李時雨上書，乞選立宗子，帝怒斥之。辛

卯，帝將定都杭州，升為臨安府。壬辰，范瓊請貸左言等死，劉子羽乞誅之，詔召瓊赴都堂，收之，即賜死。乙未，遣謝亮使夏國。丁酉，遣崔縱使金軍前。壬寅，命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太后如洪州。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乙巳，山東盜郭仲威陷淮陽軍。

八月庚戌，李邴罷。壬子，以劉珏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辛卯，遣杜時亮使金軍前。閏月己丑，以吕頤浩為尚書左僕射，杜充為尚書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寅，起居郎胡寅上書言二十事，吕頤浩不悦，罷之。辛卯，命杜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前軍統制王璦隸之。韓世忠為浙西置制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制。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壬子，金人破單州興仁府，遂克南京。癸丑，以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以周望總兵守平江，命劉光世移屯江州。丙辰，遣張邵充金國軍前通問使，金人囚之。張浚承制罷知潭州辛炳，起復直龍圖閣向子諲代之。甲戌，金帥婁宿攻長安。

冬十月癸未，帝至臨安，復如越州。辛卯，李成陷滁州，殺守臣向子伋。戊戌，張浚治兵于興元府。庚子，金人破黄州，守臣趙令崡死。辛丑，金人自黄州濟江，劉光世引軍遁，江州破。金人趨洪州。京西賊劉滿陷信陽軍，殺守臣趙士貞。

十一月戊申，金帥兀术攻和州，守臣李儔以城降。鈐轄宋昌祚、通判唐琛等死。己酉，兀术攻無為軍。壬子，太后退保虔州。丁巳，金人攻臨江軍。戊午，遣孫悟等充

金國軍前致書使。金人破洪州，權知州事李積中以城降，撫、袁二州守臣王仲山、王仲嶷皆降。庚申，金人破真州。辛酉，太后至吉州。壬戌，金人破溧水，縣尉潘振死之。癸亥，金人破太平州。甲子，杜充遣都統制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於馬家渡。王璦先遁，淬敗績，死。乙丑，太后如太和縣。護衛統制杜彦及後軍楊世雄率衆叛，犯永豐縣，知縣事趙訓之死。金人至太和縣，太后自萬安陸行如虔州。丁卯，詔曰："國家遭金人侵逼，無歲無兵。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陷於鋒鏑，故包羞忍耻，為退避之謀。冀其逞志而歸，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播遷之遠，極於海隅。卑辭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心貶屈，請用正朔，比於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之兵聚於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為汝兵民之主，則朕於事大之禮，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宗社，涂炭生靈，竭取東西金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身不臨行陣，以踐前言，以保群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為迎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辱，悼殺戮殘焚之禍，與其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同心戮力，奮厲而前，以存國家！"金人破吉州，又破六安軍。己巳，帝發越州。以周望同知樞密院事，范宗尹參知政事。辛未，金人至建康府，宣撫使杜充叛降，通判楊邦乂不屈，死。帝如明州。淮西兵馬都監王宗望以濠州降於金。淮

賊劉忠入舒州，殺通判孫知微。盜桑仲自唐州犯襄陽，據之。

十二月丙午，帝至明州。丁丑，江淮潰將戚方叛犯鎮江，殺守臣胡唐老。辛巳，金人破常州，又破廣德軍，守臣周烈死。壬午，定議航海避兵。甲申，張浚承制拜曲端為威武大將軍都統制。乙酉，兀术薄臨安府，守臣康允之棄城遁，錢塘縣令朱躉死。己丑，帝次定海縣。乙未，杜彥犯潭州，殺通判孟彥卿、趙民彥。金人屠洪州。戊戌，金人攻越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衛士唐琦死。庚子，帝移幸温台。高麗來貢，詔却其使。

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帝舟居于海。丙午，次章安鎮。庚戌，張俊棄明州。丁巳，金帥婁宿破陝州，守臣李彥仙死。己未，金人破明州，乘勝破定海，以舟師來襲御舟，張公裕擊退之。甲子，帝舟泊温州港口。丁卯，京西賊劉可死，其黨復推劉超據荆門軍。

二月甲戌朔，河北盜酈瓊詣劉光世降，叛將傅選詣虔州降。乙亥，奉安祖宗神御於福州。以盧益、李回並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金人破潭州，將吏王暕、劉价、趙聿之戰死，守臣向子諲奪門亡去，金兵屠其城。丁亥，金人自臨安引兵北還入汴京，權留守上官晤出奔。丙申，張浚承制以王似知成都府。金游騎至平江，周望棄軍奔太湖。兀术入城焚掠。黄宗權湖北制置使，傅雱招降孔彥舟，以為湖南北捉殺使。

三月甲寅，遣盧益等奉迎太后於虔州。丁巳，金帥兀术至鎮江府，韓世忠屯金山寺，邀擊之。辛酉，御舟發温

州，御營前軍將楊勍叛。甲子，張浚請便宜辟官，不許。戊辰，孔彦舟擒鍾相及其子子昂，檻送行在，誅之。己巳，戚方陷廣德軍，殺通判王儔。

夏四月戊寅，吴玠及金帥婁室戰於邠州，敗績，部將楊晟死。癸未，帝越州還。甲申，下詔親征，巡幸浙西。韓世忠駐軍揚子江，要金人歸路。兀术引軍走建康。丙申，罷吕頤浩。韓世忠及兀术再戰江中，世忠敗績。己亥，以張浚為浙西江東制置使。王德破信州賊王宗石，誅劉文舜於饒州。金人攻江西者，自荆門引去。留守司統制牛皋潜軍寶豐，擊敗之。

五月甲辰，以范宗尹為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壬子，金人焚建康府，執李棁、陳邦光而去。淮南統制岳飛邀擊於静安鎮，敗之。癸丑，詔臺諫等官各舉所知二人，以張守參知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乙卯，王綯罷。甲子，周望罷。乙丑，置京、淮、湖南諸路鎮撫使，以翟興、孟汝、趙立、劉位、趙霖、李成、吴翊、李彦先、薛慶分領之。淮西敗將崔增陷焦湖水砦。

六月辛未朔，詔侍從臺諫諸將集議駐蹕事宜。甲戌，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庚辰，復置鎮撫使六人，以陳規、解潜、程昌寓、陳求道、范之才、馮長寧分領之。丙戌，戚方詣張俊降。以郭仲威為真揚州鎮撫使。乙未，郭仲威復叛，犯鎮江府。兀术自六合引兵趨陝西。

秋七月癸卯，詔軍興以來，諸州得便宜指揮者並罷。戊申，以孔彦舟為辰、沅、靖州鎮撫使。乙卯，金人徙二帝居五國城。庚申，以岳飛為通泰州鎮撫使。辛酉，建州民

范汝為作亂。丁卯，金人立劉豫為齊帝，張用降。

八月辛未朔，以謝克家參知政事。壬申，李成請降於江州，詔撫納之。庚辰，薛慶及金人戰於揚州城下，死。癸未，盧益罷。丙戌，命李成、吴翊捍御上流，翊棄城去。戊戌，范宗尹請官桑仲以為襄陽鎮撫使。

九月甲辰，太上皇后鄭氏崩於五國城。戊申，劉豫僭位於北京。乙卯，桑仲陷均、房州。丙辰，金人攻楚州，鎮撫使趙立死。丁巳，李成復叛，遣馬進犯興國軍。戊午，荆襄賊趙延壽犯德安府，陳規拒却之。癸亥，張浚合五路兵軍於富平，為婁室所襲，不戰而潰，遺棄軍資無算。戊辰，金人克楚州，鎮撫使李彦先敗死。

冬十月庚午朔，張浚遷怒於環慶經略使趙哲，斬之。哲將慕洧以環慶附於西夏。涇原將張仲彦、趙彬叛，降金。浚退保秦州。陝西大震。辛未，秦檜自金將撻懶軍中歸。丁亥，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馮長寧叛附劉豫。江東賊張琪犯建康府，虔州賊李敦仁破石城縣，鍾相、王善餘黨楊華、祝友復亂。

十一月癸卯，吕頤浩復南康軍。甲辰，趙鼎罷。丁未，以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以秦檜為禮部尚書。壬子，日南至，帝率群臣遥拜二帝。丁巳，王彦攻桑仲於黄水，破之。張浚承制以王彦為金、均、房州鎮撫使。張浚退軍興州，吴玠收餘兵保和尚原。崔增詣吕頤浩降。

十二月甲午，金人再克熙州，總管劉惟輔被執，死。丁酉，范汝為降，未幾復叛。交阯請入貢，却之。張浚奪曲端兵，安置興州。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百官遥拜二帝。自是歲如之。戊申，以群盜據湖南，命張浚為江淮路招討使，岳飛副之。辛亥，謝克家罷。辛酉，詔："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子孫為安定郡王，有司其上應襲封人名，依故事舉行。"

二月辛巳，以秦檜參加政事。三月丙午，孔彦舟復叛，焚掠潭州，趨衡州。金人逼興州，張浚退保閬州。夏四月庚辰，皇太后孟氏崩。京西賊李忠陷商州。

五月戊戌，以張用為舒、蘄鎮撫使。癸卯，作"大宋中興寶"成。金人攻和尚原，吴玠擊敗之。丙午，初復召試館職之制。劉光世遣將王德襲揚州，執郭仲威以獻，伏誅。壬戌，邵青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趙延壽據分寧縣，吕頤浩招降之。是月，張俊及李成戰於黄梅縣，殺馬進，成敗，遁歸劉豫。張用復叛，寇江西，岳飛招降之。

六月壬午，權攢孟皇后於越州。邵青復叛，犯江陰軍。廣賊鄧慶、龔富、南安賊吴忠、宋破壇、劉洞天並作亂。張浚承制以吴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黏罕既得陝西地，悉與偽齊。

秋七月丙午，撻懶自宿遷北歸。癸亥，范宗尹罷。虔州賊陳[顒]作亂。八月丙寅，以孔彦舟為蘄黄鎮撫使。丁卯，張浚殺曲端於恭州獄。戊辰，參知政事張守等上《紹興重修敕令格式》。戊寅，張守罷。以李回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丁亥，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下詔追贈程頤直龍圖閣。

九月辛亥，大饗明堂，太祖、太宗並配，大赦。録用元符上書人子孫。癸丑，復以吕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鄂州。曹成掠湖西，犯沅州，與知復州李宏合屯瀏陽，既而攻宏，宏奔潭州。

冬十月乙丑，李回罷。己巳，王德復招邵青，降之。庚午，以孟庾參知政事。癸酉，兀术攻和尚原，吴玠及弟璘力戰，大敗之。己丑，升越州為紹興府。

十一月丙申，遣内侍撫問孔彦舟、桑仲。丁酉，榜諭福建、江東群盜，赦其脅從者。戊戌，詔移蹕臨安。以孟庾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副之。辛丑，詔續編《紹興太常因革禮》。庚戌，富直柔罷。十二月戊寅，以彗出，求直言。己丑，起復吴玠為鎮西軍節度使，吴玠始遣人通信夏國。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甲午，詔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辛丑，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丙午，帝至臨安府。辛酉，江西副總管楊惟忠誘楊勍誅之。

二月甲子，降盜楊華復叛，擾鼎、澧、潭三州。庚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討曹成諸盜。丁丑，分崔增、李捧、邵青、邵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為七將，名御前忠鋭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知商州董先叛入劉豫。

三月壬辰朔，再貶徐秉哲、吴幵、莫儔。戊戌，以李光為江東安撫大使。庚子，金人攻方山原，統制楊政拒退之。辛丑，又攻隴安縣，吴玠擊走之。桑仲請合諸鎮兵復中原。郢州守將瞿明襲殺仲，仲將李横擊走明。

夏四月丙寅，賜進士張九成及第。庚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壬午，詔内外侍從監司守臣各舉中原流寓士大夫，以備任使。癸未，詔曰："朕登庸二相，倚遇惟均。其所薦用之人，不得偏私離間，朋比害政。"戊子，命吕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庚寅，劉豫徙居汴京。王彦破董先，復商州。閏月乙卯，宣撫使劉光世父喪起復。

五月辛酉，以權邦彦簽書樞密院事。辛未，選宗室子伯琮育宫中。丙子，吕頤浩總師至常州，部將趙延壽兵叛於吕城鎮。頤浩稱疾不進，尋召還。甲申，親慮囚。自是歲如之。丙戌，置備政局，命秦檜提舉。詔侍從以下暨監司、守令，條具省費裕國强兵息民之策。戊子，手詔用建隆故事，命百官日輪一人轉對。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獻銷金屏障，毁之，奪其二官。韓世忠招曹成，降之。

六月辛丑，以李横為襄郢鎮撫使。壬寅，參知政事翟汝文致仕。孔彦舟叛，降偽齊。頒黄庭堅所書《戒石銘》於州縣。

秋八月壬辰，以孟庾兼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甲午，禁買花木珍禽，臨安諸門不得放入。戊戌，召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戊申，給事中胡安國以論朱勝非罷。甲寅，秦檜罷。給事中程瑀等二十餘人坐論駁朱勝非，并落職。彗出胃。

九月戊午朔，落秦檜職。辛酉，以彗出，大赦，求直言。壬戌，王倫使金還，復遣潘致堯等為金國軍前通問使，附茶藥金幣進兩宫。乙丑，復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丙戌，以王似為川

陝宣撫處置副使。是月，韓世忠將解元破劉忠於蘄陽，忠奔劉豫。

冬十月甲辰，潘致堯至楚州，通判劉晏劫其禮幣，奔劉豫，守臣柴春戰死。十一月甲戌，命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潛會兵討湖寇楊太。戊寅，范汝為餘黨范忠復作亂，馬友黨步諒詣李綱降。綱入潭州。其黨郝政降。王進、吴錫禽王浚，湖南盜悉平。

十二月甲午，李綱罷。甲辰，召張浚還，未至，金人攻和尚原，將士乏食自潰，吴璘夜拔砦棄去。虔賊謝達犯惠州。臨安連大賑被災家。封李陽煥為交祉郡王。高麗來貢。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甲子，李横復潁昌府。乙丑，金人破金州，王彦焚積聚，退保西鄉。辛未，造渾天儀。庚辰，詔春秋望祭諸陵。

二月己丑，權邦彦卒。辛卯，王彦引兵會吴玠于饒風關，金人分兵攻之，關破，師潰，四川大震。己亥，金帥杲入興元，劉子羽走三泉縣，吴玠退屯仙人關。張浚急起王庶經略，庶散榜境上，杲至金牛，恐庶危之，乃由斜谷還興元。庚子，以宗子伯琮為和州防御使，賜名瑗。辛亥，以席益參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壬子，胡舜陟諭王全降。

三月甲子，李横傳檄諸軍，收復東京。金兵援劉豫，横敗走，潁昌復破。李綱擊李宗諒，降之。夏四月辛亥，水軍統制徐文叛，奔偽齊。湖寇楊太僭稱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子儀為太子。張憲斬彭友，劉忠為其下所斬。

五月壬戌，潘致堯使金還，言金人欲重臣通使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丁卯，以韓肖胄同簽書樞密院事，充金國軍前通問使。乙亥，禁邊兵犯齊境。丙子，王彦復金州。金兵棄均、房去。己卯，詔周隨亨、李愿宣押王似、盧法原至閬州，張浚始解使事。庚辰，詔李横等收軍還鎮。辛巳，罷宣撫司便宜黜陟。

六月甲午，命王瓌率諸軍討楊太。丁未，置國子監及博士弟子員。己酉，岳飛平虔、廣群盜，自虔州班師。秋七月己未，復置博學宏詞科。癸未，宰相吕頤浩以旱乞罷。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厭天心者？"頤浩乃視事。乙亥，右僕射朱勝非母喪起復。

九月戊午，吕頤浩罷。乙亥，以劉光世置司池州，韓世忠置司鎮江，王瓌置司鄂州，岳飛置司江州。冬十一月己未，以王倫為都督府參議官。癸亥，崔增、吴全遇湖賊於陽武口，死之。甲子，韓肖胄使金還。乙亥，復元祐十科舉士法。臨安屢火。偽齊兵陷襄陽、郢州，李横等棄城去。南丹州蠻莫公晟圍觀州，焚寶戚監，殺知監陳烈。大理求入貢及售馬，詔却之。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府。乙卯，遣張誼為金國通問使。己卯，韓肖胄罷。二月癸未，席益罷。乙酉，以徐俯兼參知政事。己亥，詔三衙管軍及將帥、觀察使以上舉忠勇知略可自代者一人。

三月辛亥朔，吴玠率楊政、吴璘、田晟、王喜諸將與兀术戰於仙人關，大敗之，兀术遁去。戊午，以趙鼎參知政

事。壬戌，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俊。乙丑，張浚連貶福州居住。夏四月癸未，劉子羽白州安置。丙戌，吴玠復鳳、秦、隴三州。甲午，制置使關師古叛，以洮、岷二州降齊。吴玠并將師古軍。丙午，徐俯罷。

五月庚戌朔，以岳飛兼黄、復、漢陽、德安制置使。癸丑，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實録》。甲寅，岳飛復郢州。丙寅，李成棄襄陽遁，岳飛復取之。丙子，復選宗室子伯玖育宫中。六月，岳飛將牛皋復隨州。

秋七月戊申朔，以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壬戌，岳飛將王貴、張憲復鄧州。己巳，湖賊萬餘人詣鼎、澧二州降。庚午，王貴、張憲復唐州、信陽軍，襄陽悉平。

八月庚辰，以趙鼎知樞密院事，改命川、陝、荆、襄都督諸軍事。乙未，遣魏良臣為金國通問使。丙申，毁王安石舒王誥。壬寅，王似罷。王璽討賊無功，貶。以岳飛為湖北制置使，討湖賊。

九月辛酉，大饗明堂，用皇祐典禮，諸神配祀，大赦。庚午，朱勝非罷。金、齊合兵來攻。癸酉，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沈與求參知政事。

冬十月丙子朔，與趙鼎定策親征。癸未，召張浚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戊申，韓世忠邀擊金人于大儀鎮，敗之，又將董收敗之於天長鴉口橋。己丑，金人攻承州，韓世忠將成閔、解元合擊于北門，敗之。丙申，命後宫自温州泛海如泉州。戊戌，帝御舟發臨安，劉錫、楊沂中以禁兵扈從。壬寅，次平江。加贈陳東、歐陽澈官，追咎汪伯彦，黄

潛善更不追復。

十一月壬子，下詔聲劉豫逆罪，以厲六師。吴玠將楊從儀等敗金人于臘家城。乙卯，韓世忠夜劫金營于承州，破之。己未，復命張浚知樞密院事。癸亥，王德擊金人於滁州之桑根，敗之。己巳，劉光世將王師晟等襲金人於南壽春府，敗之。執偽齊知府王靖。詔張浚視師江上。

十二月壬辰，金、齊兵逼廬州，岳飛將徐慶、牛皋敗走之，張宗顔敗之于六合。庚子，金人退師。命吴玠通信夏國。保静州夷人來貢。

五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帝在平江府。己酉，詔群臣各條上攻戰備御措置綏懷之策。辛亥，召張浚還。壬戌，以韓世忠駐鎮江，劉光世駐太平，張俊駐建康。己巳，金主晟殂。兄之孫亶立。壬申，以劉光世、韓世忠有隙，賜酒諭釋之，皆感激奉詔。

二月壬午，帝還臨安。丙戌，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張浚為尚書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丁亥，吴璘、楊政拔秦州。己丑，建太廟於臨安。齊商元寇信陽軍，守臣舒繼明被禽。

閏月丁未，胡松年罷。丁卯，王璽責貶。三月乙未，初榷鉛錫。張浚視師潭州。

夏四月丁未，召解潛還，諸州鎮撫使悉罷。壬子，訪柴氏後，襲封崇義公。甲子，太上皇帝崩於五國城。

五月辛巳，遣何鑄等使金通問二帝。己丑，以孟庾知樞密院事。戊戌，進封瑗建國公，以待制范冲兼資善堂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辛丑，命川、陝訪求元祐黨人子

孫。

六月乙巳，班統元歷。湖賊揚欽、全琮、劉誥詣岳飛降，飛急攻湖賊木砦，賊將陳瑫降，楊太赴水死，湖湘平。戊午，減福建貢茶歲額之半。

秋七月戊寅，趨張浚還朝。乙卯，孟庾罷。甲午，韓世忠復鎮淮軍。八月己未，下詔暴章惇、蔡卞詆誣宣仁聖烈皇后罪，子孫不許在朝。

冬十月乙卯，以席益為四川、李綱為江西、吕頤浩為湖南各制置大使。十一月丙戌，命張浚視師荆、襄、川、陝。十二月己亥朔，以岳飛為荆湖南北招討使，楊沂中權主管殿前司。

六年春正月壬午，賜宗子伯玖名璩，為和州防御使。二月庚子，興營田。甲寅，以折彦質簽書樞密院事。癸亥，沈與求罷。張浚至江上，會諸將議事，命張俊進屯盱眙。

夏四月甲辰，齊兵陷唐州。丙午，岳飛母喪去官，詔起復。六月己巳朔夜，地震。己酉，求直言。甲寅，張浚撫淮上諸屯，命劉光世進屯廬州，岳飛進屯襄陽，楊沂中屯泗州。

秋七月，劉光世復壽春府。八月庚子，吏部員外郎陳公輔言：今日之禍，實王安石邪説所致。帝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甲辰，詔親征劉豫。岳飛破齊將李成、孔彦舟於蔡州。

九月丙寅朔，帝發臨安。岳飛復盧氏縣。癸酉，帝次平江。壬午，岳飛還鄂州。劉豫起兵三十萬，命子麟、姪

猊入寇。冬十月丁酉，劉麟寇淮西。甲辰，楊沂中大敗劉猊於藕塘，猊遁。麟在順昌聞之，拔砦去。孔彦舟解光州圍去。

十二月甲午朔，張浚入見，請幸建康。趙鼎請還臨安。戊戌，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軍。壬寅，趙鼎罷。丙午，折彦質罷。辛亥，以張守參知政事。己未，左司諫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

七年春正月癸亥，帝在平江府。詔移蹕建康。癸未，以陳與義為參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乙酉，復置樞密副使等員，以張浚兼樞密使。丁亥，以秦檜為樞密使。何蘚、范寧之使金還，始聞上皇及寧德皇后鄭氏崩。

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庚子，遣王倫等使金，迎奉梓宮。丙辰，果州守臣宇文彬等進《禹登九穗圖》，俱奪一官罷之。

三月丁卯，以吕祉為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辛未，帝至建康。癸酉，岳飛乞併統淮西兵，以復京畿、陝右，許之，命飛盡護王德將諸軍。秦檜以合兵為疑，事遂寢。戊寅，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己卯，下詔，略曰："宣和皇后，夙擁慶羨，是生眇冲。迺骨肉之至親，偕父兄而時邁。十年地阻，懷陟屺凱風之思；萬里使還，奉上皇寧德之諒。宜尊為皇太后，令所司擇日奉上册寶。"甲申，劉光世罷，以其兵隸都督府，張浚因分為六軍，命吕祉節制。

夏四月戊戌，修濬建康城池。丁未，岳飛乞解官，持餘服，遂棄軍還廬山。庚戌，以張浚累陳岳飛積慮專在併

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命張宗元監其軍。

五月乙酉，命侍從官通舉材堪知縣者二十人。六月丁酉，岳飛引過自劾，詔放罪，慰諭之。乙巳，知樞密院事沈與求卒。

秋七月戊辰，詔侍從各舉堪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八月乙未，命酈瓊率兵赴行在。瓊尋叛，以兵四萬人奔劉豫，殺張景、吕祉、趙康直。

九月壬申，張浚罷。癸酉，罷都督府。甲戌，以臺諫累疏，落張浚職，領祠。丙子，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辛巳，大饗明堂，大赦。

冬十月丁酉夜，敕張浚安置嶺表，以趙鼎請改永州居住。閏月丙寅，徽涪州處士尹焞至，命為秘書郎兼崇政殿説書。張俊棄盱眙，還建康。十一月丁酉，金人執劉豫，廢為蜀王。癸丑，詔來春復幸浙西。十二月癸未，王倫使金還，言金國許還梓宫及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丁亥，復遣王倫奉迎梓宫。

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府。戊戌，張守罷。二月壬戌，岳飛乞增兵，不許。丙寅，以胡安國《春秋傳》成書，進寶文閣直學士。戊寅，帝還臨安。

三月庚寅，以劉大中參知政事，王庶為樞密副使。壬辰，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甲午，陳與義罷。己亥，封李陽煥子天祚為交阯郡王。

夏五月壬寅，貶劉子羽漳州安置。丁未，金人遣使與王倫偕來。六月壬戌，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秋七月乙酉朔，復命王倫及藍公佐奉迎梓宫。辛亥，彗出東方。

冬十月丁巳，劉大中罷。甲戌，趙鼎罷。丁丑，金人遣張通古、蕭哲與王倫偕來，曰江南詔諭使。十一月甲申，以孫近參知政事。辛丑，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曾開、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皆言不可。甲辰，王庶以沮和議罷。辛亥，編修官吴銓上書，請斬王倫、秦檜、孫近，貶昭州編管。

十二月己未，以李光參知政事。戊辰，王倫言金使稱"詔諭江南"，其名不正。秦檜以未見國書，疑為封册。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册。"癸酉，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上書，極論不可和。甲戌，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丁丑，詔："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宫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令尚書省榜諭。"庚辰，帝不御殿，以方居諒陰，難行吉禮，命秦檜攝冢宰，受金使書以進。始定都於杭。

九年春正月壬午朔，帝在臨安府。丙戌，以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以王倫同簽書樞密院事。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褒、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

三月丁亥，進封璩崇國公。丙辰，王倫為東京留守，受地於金帥兀术，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之地。兀术還燕。辛丑，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夏人陷府州。

夏五月丙午，鄜延副將李世輔自夏國率所部三十人來歸，賜名顯忠。六月庚戌，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辛亥，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以其屬於金，自是廢封册。癸

酉，澧州推官韓紃坐上書排和議，循州編管。乙亥，王倫使金議事。金帥兀术以撻懶主和有陰謀告金主，遂拘倫于中山。

秋八月庚午，遣蘇符等使金，賀正旦。冬十月辛亥，王倫見金主，拘于河間，遣其副藍公佐先歸。甲戌，日中有黑子。建炎三年至此，凡九見。十二月甲寅，命續編《紹興因革禮》。甲子，李光罷，改奉祀。戊辰，兀术留蘇符等于東京，謀復取河南。

十年春三月丙申，蘇符自東京還。命胡世將與夏人議入貢，夏人不報。夏四月癸亥，命部使者歲舉廉吏一人。壬申，韓肖胄罷。五月己卯，金人渝盟，兀术等分四道來侵。乙酉，金人入東京，留守孟庾降，河南諸州皆降。丙戌，金人破拱州，守臣王愷死之。撒離曷趨永興軍，陝西諸州皆降。丁亥，金人破南京，留守路允迪降。己丑，金人破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遁。癸巳，知亳州王彥先叛降于金。金人破永興軍，趨鳳翔。丁酉，以福建、廣東盜起，命兩路監司共討之。己亥，以劉光世為三京招撫處置使。時劉錡駐兵順昌府，命光世為援。壬寅，金人圍順昌府，劉錡力戰，敗之。

六月甲辰朔，以韓世忠、張俊、岳飛並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乙巳，劉錡將閻充敗金人於順昌之李村。己酉，吳璘將李師顏戰敗金人於扶風。壬子，兀术及孔彥舟、鄜瓊、趙榮等率衆十餘萬攻順昌府，劉錡率將士殊死戰。初，秦檜奏命錡擇利班師，錡不奉詔，戰益力，遂大敗之。乙卯，順昌圍解，兀术還。丙辰，岳飛將牛皋及金人戰於

京西，敗之。己未，郭浩將鄭建充攻破金人於澧州，復其城。壬戌，樓炤父喪去位。甲子，撒離曷攻青溪嶺，王彥率兵戰敗之。秦檜奏遣李若虛詣岳飛軍諭指班師。庚午，韓世忠將王勝、成閔至淮陽，與金人遇，擊敗之。岳飛援劉錡，與金人戰於蔡州，敗之。

閏月癸酉朔，張俊將宋超敗金人於永城。丙子，金人攻涇州，經略使田晟率兵來救，金人敗走。甲申，晟及金人再戰於涇州，敗之。金人引歸鳳翔。丙戌，王德復宿州。壬辰，岳飛將張憲復潁昌府。丙申，張憲復淮寧府。丁酉，郝晟復鄭州，李興復汝州，又復伊陽等八縣，李成遁去，韓世忠將王勝、王權復海州。戊戌，王德復亳州，酈瓊及葛王褒遁去。庚子，趙鼎連貶潮州安置。

秋七月癸卯，岳飛將張應、韓清入西京，會李興復永安軍。丙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己酉，岳飛及兀术戰於郾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修治諸陵。甲寅，岳飛遣將楊再興、王蘭擊金人於小商橋，皆戰死。乙卯，金人攻潁昌，岳飛將王貴、姚政合兵力戰，敗之。壬戌，岳飛自郾城還，軍皆潰，金人追之不及。河南諸州郡復失於金。

八月壬申朔，以張九成、喻樗、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盥等七人不主和議，皆降黜之。丁亥，楊沂中自宿州夜襲柳子鎮，軍潰而歸。金人屠宿州。

九月壬寅朔，遣使諭韓世忠罷兵。時秦檜力主和議，諸大帥皆還鎮。戊申，金人復入西京。庚戌，大饗明堂，大赦。知代州王忠植舉兵復石代十一州。冬十月，金人攻慶陽府，胡世將命王忠植赴援，叛將趙惟清執之降於

金，忠植不屈，死之。

十一年春正月，金人破壽春府，廬州、商州相繼失。二月癸酉，邵隆破金人於洪門，復南商。己卯，關師古等擊敗金人，復巢縣。癸未，王德、田師中復含山縣，奪昭關。劉錡自東關擊敗金人於青溪。甲申，金人復攻昭關，王德又敗之。李顯忠遣將崔皋擊敗金人於舒城縣。丁亥，楊沂中、劉錡大敗兀术軍于柘皋，己丑，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虔、吉州盜賊悉平。

三月甲辰，張俊、楊沂中、劉錡議奉詔班師。丁未，金人破濠州，鈐轄邵青死之。戊申，楊沂中、王德入濠州，遇伏，敗績。明日，韓世忠至，亦不利而還。壬子，金人渡淮北歸。甲子，行營統制張彥及金人遇于汴陽之劉坊砦，第八將張宏戰没。

夏四月己卯，孫近罷。壬辰，以韓世忠、張俊並為樞密使，岳飛為樞密副使。六月壬辰，劉光世罷。秋七月庚子，以范同參知政事。甲寅，劉錡罷。八月甲戌，岳飛罷。

九月癸卯，鄂州副統制王俊告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為變，張俊收憲屬吏以聞。辛亥，吴璘拔秦州。壬子，楊政克隴州，郭浩復華州，入陝州。丙申，吴璘及金人戰于剡家灣，大敗之，遂圍臘家城。癸亥，吴璘受詔班師。楊政、郭浩皆引軍還。

冬十月戊寅，下岳飛、張憲大理獄，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壬午，遣魏良臣為金國禀議使。癸巳，韓世忠罷。金人破泗州、楚州、亳州。十一月辛丑，金帥兀术遣審議使蕭毅與魏良臣偕來，由是定和議。乙卯，

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奉誓表稱臣，約以淮水中流畫疆，割唐、鄧二州畀之，歲奉金、繒各二十五萬，休兵息民，各守境土。李光降秩，藤州安置。范同分司，筠州居住。張浚自福建安撫大使加節鉞，充萬壽觀使。

十二月丁卯，貶待制劉洪道柳州安置。乙亥，兀术遣何鑄等如會寧見金主，且趨割陝西餘地。遂命周聿、莫將、鄭剛中分畫京西、唐、鄧地界。癸未，岳飛賜死於獄，斬其子雲及張憲於市，家屬徙廣南，官屬於鵬等論罪有差。

十二年春二月丁丑，進封瑗為普安郡王。登已，金主許歸梓宮及皇太后。遣何鑄等還。三月辛亥，齊安王士儴坐黨岳飛貶建州居住。夏四月甲子朔，遣孟忠厚、王次翁使金，奉迎梓宮及兩宮。丁卯，皇太后偕梓宮發五國城，金人遣使護送。辛巳，皇后邢氏崩，訃初至。

五月乙未，遣審詔遠等賀金主生辰。六月辛未，貶王庶道州安置。秋七月壬辰，胡銓再貶新州編管。八月辛酉朔，兀术使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丙寅，何鑄罷。甲戌，以万俟卨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壬午，皇太后韋氏至，入居慈寧宮。己丑，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宮至，帝易縗以迎，奉安於龍德別宮。鄭剛中分畫陝西地界，割商、秦之半畀金，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為界。

九月乙未，以孟忠厚為樞密使。壬寅，大赦。詔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禮備送終，天啟

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顔。宗社再安，遐邇同慶。”乙巳，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丙午，金使劉筈、完顔宗表等入見。戊申，以王次翁等充金國報謝使，藏金國誓書於内侍省。甲寅，始遣楊愿使金，賀正旦。

冬十月乙丑，始聽中外用樂。丙寅，權攢徽宗皇帝及顯肅鄭皇后於會稽永固陵，以懿節邢皇后祔。乙亥，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庚辰，何鑄坐黨岳飛貶徽州居住。甲申，皇太后生辰，上壽於慈寧宫。十一月癸巳，張俊罷。庚戌，孟忠厚罷。十二月壬申，秦檜上《六曹寺監通用敕令格式》。

十三年春正月癸卯，作太學。二月辛巳，秘書少監秦熺修《建炎以來日曆》成。乙酉，建景靈宫。三月己亥，制鹵簿儀仗。乙巳，建社稷壇。丙午，築圜丘。賑淮南饑民。夏四月癸亥，頒鄉飲酒儀于郡國。己丑，立貴妃吴氏為皇后。乙卯，王次翁罷。

五月甲子，張九成坐黨趙鼎貶南安軍居住。丁丑，天申節，始上壽錫宴如故事。六月壬寅，程克俊罷。庚戌，金人遣洪皓、張邵、朱弁來歸。秋七月甲子，詔求遺書。八月己亥，遣鄭樸等使金賀正旦，王師心等賀金主生辰。庚戌，詔監司守臣講求恤民事宜。

九月甲子，洪皓出知饒州。戊辰，命諸路置敦宗院。冬十月己丑，秦檜上《監學敕令格式》。庚寅，製渾天儀。

十一月庚申，日南至，合祀天地於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雲陰不見。秦檜率群臣稱

賀。賜太師秦檜詔，曰："省所奏辭，免生日賜宴。朕聞賢聖之興，必五百歲；君臣之遇，蓋亦千載。夫以不世出之賢，值難逢之會，則其始生之日，可不為天下慶乎？式燕樂衎，所以示慶也。非喬嶽之神，無以生申甫；非宣王之能任賢，無以致中興。今日之事，不亦臣主俱榮哉！宜服異恩，毋守冲節。所請宜不允。"金人遣使來賀正旦。自是正旦交遣使，歲如之。

十四年春正月戊寅，命普安王解官，為子傅持服二月。丙午，万俟卨罷。己酉，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尋罷。三月丁卯，避金太祖嫌名，改岷州為西和州，川陝宣撫司為四川宣撫司。己巳，幸太學。壬申，解潛坐黨趙鼎，貶南安軍安置。

夏四月丁亥，禁野史。五月丙辰，帝以所作《先聖七十二子贊》及序文御書揭學宮。序曰："朕自睦鄰息兵，首開學校，教養多士，以遂忠良。繼幸太學，延見諸生，濟濟在庭，意甚嘉之，因作《文宣王贊》。機政餘閑，歷取顏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為製贊，用廣列聖崇儒右文之聲，復知師弟之間，纓弁森森，覃精繹思之訓。其於世道人心庶幾焉。"乙丑，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

秋七月戊午，金人殺王倫於河間。丙子，幸秘書省。至右文殿，降輦，頒手詔曰："蓋聞周建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漢選諸儒，定九流七略之奏。文德之盛，後世推焉。仰惟祖宗建開册府，凡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興。而一代致治之原，蓋出於此。朕嘉與學士大夫共宏斯道，乃一新文觀，親御榜題，肆從望幸之忱，以示右文之意。嗚呼！

士習為空言而不為有用之學久矣，爾其勉修術業，益勵猷為，一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會，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訓，顧不善歟！”

九月壬申，趙鼎移吉陽軍安置，竟卒貶所。冬十月甲午，以右正言何若言，戒内外師儒之官，黜伊川程氏之學。十一月癸酉，李光移瓊州安置。十二月己卯，命諸郡收養老疾貧乏之民，復置漏澤園，葬死而無歸者。丁酉，李文會罷。庚子，以楊愿簽書樞密院事。是歲，閩浙大水，賑之。楚州監城縣海水清。交趾來貢。金人遣使來賀天申節。自是生辰交遣使，歲如之。

十五年春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殿，行大朝會禮。二月己亥，進封璩恩平郡王。夏四月丙子朔，賜秦檜第一區。戊寅，彗星出東方。丁亥，大赦。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丙子，楊愿罷。癸未，以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庚寅，以秦熺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恩數視執政。甲午，以汪勃言折彦質黨趙鼎，貶柳州安置。

十六年春正月壬辰，行籍田禮。詔曰：“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場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躋於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於史册。朕心庶幾焉！咨爾中外，當體至懷。”

二月辛丑，割豐陽、乾祐二縣畀金人。三月庚午朔，建武學。秋七月壬申，張浚上疏論時事，貶連州居住。八月辛丑，築高禖壇。九月甲戌，復命何鑄等使金，請國族。

冬十月戊戌，帝觀新作禮器於射殿，撞景鐘，奏新樂。十一月丙子，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十二月戊戌，彗出危。

十七年春正月辛卯，命州縣每三歲行鄉飲酒禮，以貢士。壬辰，以李若谷參知政事，何若簽書樞密院事。二月辛酉，李若谷罷，尋貶江州居住。三月乙亥，何若罷。己卯，以段拂參知政事。夏四月己亥，以汪勃簽書樞密院事。五月甲子，詔舉賢良。己巳，洪皓忤秦檜，貶英州居住。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己未，臨安府甘露降，迄紹興甘露降者三。十一月丙寅，秦檜上《重修免役敕令格式》。是歲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忤秦檜，貶桂陽監居住。

十八年春二月乙未，段拂罷，尋貶興國軍居住。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五月癸未，李顯忠坐獻策恢復，貶台州居住。徽州慶雲見。秋八月丙申，汪勃罷。丁酉，以詹大方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卒。貶辛道宗房州羈管。冬十月丙辰，以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己亥，胡銓移吉陽軍編管。壬寅，鄭剛中再編復州安置。是歲，浙東西、淮南、江東饑，賑之。

十九年春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甲辰，鄭剛中移封州安置，子良嗣等除名編管，剛中竟卒貶所。冬十月己未，湖南副總管辛永宗貶肇慶府編管。十一月壬辰，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十二月丁巳，金宗室亮弒其主亶自立。

二十年春正月丁亥，秦檜入朝，殿前司軍士施全道刺之，不中。壬辰，磔全於市。三月癸未，以余堯弼參知政

事，巫伋簽書樞密院事。丙申，李光坐私史譏謗，詔遇赦永不檢舉。子孟堅竄峽州，胡寅、程瑀、潘良貴、張壽等八人緣坐降黜有差。戊戌，詔改正經界法之厲民者。

夏四月癸酉，置力田科。秋九月甲申，太常主簿吴元美坐譏毁大臣，貶容州編管。冬十月戊辰，右迪功郎安誠坐文字謗訕，貶惠州編管。庚午，秦檜有疾，命執政赴檜第議事。十二月甲子，命秦檜肩輿入朝，二孫扶掖升殿，不拜。

二十一年春二月乙卯，詔諸州置惠民局。壬戌，遣巫伋等使金，請歸淵聖皇帝及皇族等事，所請皆不從。秋七月辛亥，罷薪米稅。八月辛未，秦檜上《重修諸路茶鹽法》。冬十一月庚戌，余堯弼罷。乙卯，命提舉常平官修陂湖。是年，朝散郎王揚英上書薦秦熺為相。

二十二年春三月丁酉，編管王庶二子之奇、之荀於遠州。甲辰，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遠坐黨王庶、趙鼎，各貶竄。丁巳，籍福建路寺觀絶産田宅入官，歲入錢三十四萬緡。夏四月丙子，巫伋罷。辛巳，以章夏簽書樞密院事。秋九月癸丑，章夏罷。冬十月甲戌，以宋樸簽書樞密院事。庚辰，以黄巖縣令楊煒誹謗，貶萬安軍編管。知台州蕭振貶池州居住。十一月戊申，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丁巳，立薦舉受財刑名。是年，虔州軍卒齊述殺統制吴進、同統領馬晟，據州叛，命將李耕等討平之。

二十三年春二月辛未，改虔州為贛州。秋九月庚子，以廷臣言禁採鹿胎。冬十月戊辰，宋樸罷。壬申，以史才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乙丑，以經筵終帙，賜宰執、講讀

等官宴於秘書省，遂為故事。是歲，潼州路及平江府、湖、秀二州大水，賑之。金主亮徙都燕京。

二十四年春三月，賜進士張孝祥第。時擬秦塤，帝自易之。夏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六月癸巳，史才罷。甲午，以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秋七月，張俊薨。八月壬辰，禁百官避輪對。甲午，罷溫州市黃柑、福州貢荔枝。冬十月壬午，蠲旱傷州縣租賦。十一月乙丑，魏師遜罷。丁卯，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簽書樞密院事。戊辰，秦熺封嘉國公。通判武岡軍方疇坐通書胡銓，貶永州編管。十二月丙戌，毀程珦《論語解》刻板，錮其子孫。知饒州洪興祖、京西轉運副使魏安行並緣坐遠竄。壬寅，刺諸路編管人充厢軍。是歲，南丹州蠻莫公晟及宜州界外諸蠻內附羅殿，西南蕃來貢。

二十五年春二月壬寅，通判常州沈長卿、仁和縣尉芮煜作詩譏訕，除名編管。夏四月乙酉，施鉅罷。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癸丑，宗室令衿忤秦檜，貶汀州居住。六月庚辰，鄭仲熊罷。辛巳，以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癸卯，言者追譖岳飛，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容軍。

秋七月甲戌，進封李天祚為南平王。八月辛巳，命大理鞫趙汾及令衿交通獄。丙戌，以董德元參知政事。冬十月乙酉，命大理鞫張祈附麗胡寅獄。乙未，幸秦檜第問疾。檜諷右司員外郎林一飛、臺諫徐嘉、張扶等請拜熺為相，帝不聽。丙申，進封檜建康郡王，熺為少師，並致仕。是夕，檜卒。丁酉，檜姻黨知臨安府曹泳貶新州安置。朱敦儒、薛仲邕、王彥傅、杜思旦皆罷。辛丑，徐嘉、張扶坐

黨秦檜，罷言職。

十一月，追封檜申王。壬子，以魏良臣參知政事。癸亥，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乙丑，復洪皓官，釋張祈獄。庚午，詔監司郡守，事無巨細，須奏聞裁決，毋得止上尚書省。辛未，知建康府王會及列郡守臣王晌、王鑄、鄭僑年、鄭震、方滋俱以諂附貪冒罷，王會尋貶循州編管。

十二月甲戌朔，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黨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詔聽張浚、折彦質、万俟卨、段拂各自便，李光量移郴州。壬午，詔前後告訐者莫汲、汪召錫、陸升之等九人除名，廣南編管。甲申，命胡寅、張九成等二十八人並令自便，仍復其官。乙酉，董德元罷。甲午，以沈該參知政事。丙申，復張浚、折彦質、趙汾、葉三省、王趯、劉岑官，移胡銓衡州。丁酉，禁閩、浙、川、廣貢珍珠文犀。是歲交趾、真臘、羅斛來貢。

二十六年春正月壬子，省諸州稅場，以寬商賈。甲子，追復趙鼎、孫近、鄭剛中、汪藻舊職。二月乙酉，進士林東上書追(謚)[諂]秦檜，送英州編管。右朝奉郎林一飛坐指使林東，責監高州鹽稅。辛卯，魏良臣罷。庚子，左朝散大夫王曮、直徽猷閣吕愿中坐黨秦檜，各貶竄。

三月甲寅，以邊事定，罷宰相兼領樞密使。己未，以万俟卨參知政事。乙丑，進士梁勛伏闕上書言北事，送遠州編管。丙寅，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邪？近者無知之輩，鼓唱浮

言，以惑衆聽，至有偽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置典憲。”

夏四月戊戌，罷鄉飲酒舉士法。五月壬寅，以沈該為尚書左僕射，万俟卨為尚書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六月丁丑，以程克俊參知政事。乙酉，詔取士毋拘程頤、王安石一家之説。辛卯，以秦檜父子所修日歷失實，命史館重修。秋七月丁未，彗出井。辛未，雨水銀。

八月戊寅，革正前舉登第秦塤、曹冠等九人出身，以朱冠卿言秦檜挾私廢法也。冠卿，勝非子。辛卯，程克俊罷。甲午，以張綱參知政事。九月乙巳，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丙午，立互易薦舉坐罪法。冬十月己巳朔，詔秦檜在位之日無辜被罪者，許自陳釐正。乙未，以宋貶黨附秦檜，貶梅州安置。丁酉，以張浚上書論用兵，依舊永州居住。是歲，交趾、三佛齊來貢。

二十七年春二月戊午，以湯鵬舉參知政事。三月丁亥，詔焚交趾所貢翠羽於通衢。辛卯，右僕射万俟卨卒。夏六月戊申，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秋八月乙未，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九月癸酉，張綱罷。戊寅，以陳康伯參知政事。丁亥，以校書郎葉謙亨言，詔禮官酌景德故事，定祭祀之式，為書曰《紹興正祠録》。冬十一月丁亥，湯鵬舉罷。十二月甲午，詔廣南經略、市舶司審蕃商假托入貢。是歲，西川旱饑，賑之。

二十八年春二月丙申，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乙巳，以王綸同知樞密院事。己酉，詔詳定差役舊法。三月辛

卯朔，日有食之。戊子，貶秦檜黨宋僕、沈虛中遠州居住。夏六月辛卯，詔遣醫診臨安府城内外病民，給藥。秋八月己丑，蠲災傷州軍苗税，仍賑貸饑民。九月庚辰，以王剛中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冬十一月己卯，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十二月丁未，復李光官，放自便。是冬，帝作"損齋"，為燕居之所，曰："治道貴清净，宜恬淡寡欲，清心省事。"

二十九年春正月丙辰朔，以皇太后年八十，詣慈寧殿行慶壽禮。二月甲寅，詔貶死臣僚議加恩。三月丁丑，詔侍從、臺諫、帥臣、監司歲舉可任將帥者二人。夏四月壬辰，國子司業黄中使金還，言金人將徙居汴京以見逼，望早飭邊備。宰相怒，不聽。

六月甲申朔，遣王綸等為金國奉表稱謝使。丙申，陳誠之罷。己酉，沈該以貪冒罷，尋奪職致仕。秋七月丁亥，以賀允中參知政事。九月乙酉，王綸使金還，入見，言金國和好無他。明日，湯思退等稱賀。甲午，以湯思退為尚書左僕射，陳康伯為尚書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子，皇太后韋氏崩。冬十一月丙午，權攢顯仁韋皇后於永祐陵。十二月辛未，以王綸知樞密院事。是歲，湖秀諸州饑，賑之。

三十年春正月丙申，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二月癸酉，詔立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瑋，尋進封建王。夏六月庚午，王綸罷。秋七月戊戌，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同知樞密院事，朱倬參知政事。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壬子，賀允中使金還，言金人必畔盟，宜為之備。

明日，允中致仕。壬申，淮東總管許世安奏：金主亮至汴京，起重兵五十餘萬，屯宿泗州，謀來攻。冬十二月乙巳，湯思退罷。初行會子於東南。

三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以日食，不受朝，太史言竟不驗。丁亥夜，風雷雨雪交作。三月壬午，以楊椿參知政事。丁亥，奪秦熺贈官及遺表恩賞。庚寅，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朱倬為尚書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夏四月辛未，遣周麟之使金，賀遷都。

五月戊寅，詔知襄陽吴拱視緩急退守荆南。辛卯，天申節，金使高景山、王全來。全揚言無禮，致其主亮語，求淮漢地及指取將相近臣計事，且以欽宗皇帝訃聞。甲午，詔以王全語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毋失機會。是日，為欽宗皇帝發喪。乙未，以吴璘為四川宣撫使，仍命王剛中同處置軍事。丙申，命主管軍馬司成閔部兵三萬人戍鄂州。庚子，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以内侍張去為陰沮用兵，乞斬之以作士氣，帝嘉納之。

六月乙卯，以劉錡為淮南、江東西、浙西制置使。庚申，彗出角。乙丑，放女樂二百餘人。秋七月戊子，周麟之坐辭使事，貶筠州居住。金主亮徙都汴京，分命諸將劉萼等由唐、鄧瞰荆、襄，由秦、鳳窺巴、蜀，由海道趨兩浙。八月辛丑朔，忠義人魏勝復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丁未，以婉容劉氏妄預國政，沮用兵，廢於家。辛亥，幸醫昭慶軍承宣使王繼先坐婉容事，貶福州居住，并停子孫官，籍其貲。乙卯，劉錡引兵屯揚州，遣統制王剛中以兵五千屯寶應。乙巳，以吴拱為鄂州諸軍都統制。己巳，

起復成閔為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九月辛未，宗祀徽宗於明堂，以配上帝，大赦。甲戌，金人攻黄牛堡及大散關，吴璘遣將敗之。庚辰，以黄祖舜同知樞密院事。乙酉，詔劉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備清河、潁河、渦河口。丁亥，博州民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奏事，未幾來歸，以為忠義都統制。金主亮造浮梁於淮水之上，遂自將來攻，兵號百萬，遠近大震。

冬十月庚子朔，詔將親征。辛丑，金人自渦口渡淮。癸卯，以吴璘兼浙西、河東招討使，劉錡兼京東、河北東路招討使，成閔兼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李顯忠遣將孔福與金人戰於大人洲，敗之。丁未，傳檄遼、夏、高麗、渤海諸國及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南諸路，諭出師共討金人。是日，金人立宗室雍為帝。戊申，劉錡將王權棄廬州遁，軍潰於昭關。甲寅，劉錡遣兵渡淮，及金人戰，大敗。乙卯，劉錡聞王權遁，自淮陰引兵歸揚州。丙辰，金主亮入廬州。丁巳，帝聞王權敗，召將相大臣議於内殿，陳康伯贊親征。戊午，命吴璘趨出兵漢中，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金人攻真州，步軍司統制邵宏淵逆戰於胥浦橋，兵敗，真州破。金人不入城，遂攻揚州。庚申，王權自和州遁歸，屯於東采石。明日，金人入和州。癸亥，金人入揚州。甲子，復張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吴璘遣統制吴挺、向起等及金人戰於德順軍，敗之。乙丑，金人趨瓜州。劉錡遣統領員琦拒之於皂角林，斬其統軍高景山。丙寅，李寶遇金舟師於膠西，敗之，斬其將完顔鄭家奴等五人。劉錡以疾還鎮江。戊辰，殿中侍御史

杜莘老劾内侍張去為，帝不悦，去為致仕，莘老予郡。

十一月壬申，以張浚判建康府。召王權還，以李顯忠代之。金人攻瓜州，統制劉汜敗走，權都統制李横亦遁。金人鐵騎奄至江上，統制魏俊、王方死之，葉義問惶怖趨建康。乙亥，金主亮臨江築壇，刑馬祭天，期以翌日南渡。丙子，虞允文督建康諸軍統制官張振、王琪、時俊、戴皋等以舟師拒金主亮于東采石，戰勝，却之。丁丑，虞允文遣水軍統制盛新以舟師擊金人於楊林河口，又敗之。金主亮焚其舟而去。乙酉，貶劉汜英州編管。丁亥，劉錡以疾罷。己丑，貶王權瓊州編管。癸巳，以成閔為淮北泗、宿州招討使，李顯忠為淮北壽、亳州招討使，吴拱為京西北路招討使。乙未，金人破泰州。是日，金人弑其主亮於揚州龜山寺。戊戌，金都督府遣使詣鎮江軍中議和。

十二月庚子，楊存中及虞允文渡江至瓜州，察金兵。金人略漢南之茨湖，鄂州軍士史俊登其舟，獲一將，諸軍繼進，遂擊却之。楊椿夜攻金人，殺其帥高定山，復廬州。戊申，帝如建康，建王從行。庚戌，金人渡淮北去。壬戌，曲赦新復州軍。是月，金主雍知亮被弑，趨燕京。

三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帝在鎮江府。己巳，金人攻壽春府，忠義將劉泰戰死，金兵引去。壬申，帝至建康府。是月，山東忠義耿京起兵，復東平府，遣其將賈瑞、掌書記辛棄疾來奏事。詔以京為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府。

二月戊戌，以虞允文為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乙卯，帝還臨安。閏月癸未，金人攻虢州。吴璘遣將楊從儀

等攻拔大散關，分兵據和尚原，金人走寶雞。辛卯，楊椿罷。耿京將張安國殺京，降於金。李寶將王世隆攻破安國，執送臨安，斬之。三月癸丑，金人圍淮寧府，守臣陳亨祖死之。高麗求入貢，詔却之。夏四月戊寅，以汪澈參知政事。戊子，遣洪邁等使金報聘，書用敵國體。

五月戊戌，姚仲遣兵救原州，數敗金人。壬寅，姚仲及金人戰於原州北嶺，敗績。辛亥，都統制張玘、張子蓋率兵救海州，遇金人於石湫堰，大敗之，玘戰死，金人解去。甲寅，命張浚專一措置兩淮事務，兼節制州郡軍馬。甲子，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昚。詔曰："朕以不德，躬履艱難，三十有二年，憂勞萬機，宵旰靡怠。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粗寧，可遂始志，皇子毓德，允成神器，有托朕心，庶幾可立為皇太子，仍改名。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以成閔主管殿前司，李顯忠主管軍馬司。

六月庚午，以吴拱主管步軍司，罷三招討使，以金人議和也。乙亥，朱倬罷。丙子，禪位皇太子，居德壽宫。在位三十六年。皇太子既即位，上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乾道六年，加上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淳熙二年，加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十二年，復加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十四年十月乙亥崩，年八十一。十五年三月，上尊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宗。紹熙二年，加受命中興全功至德。

論曰：宋高宗南渡，僅可與周平王東遷比。既不能如夏少康一旅克復舊物，又不能如唐肅宗借兵收復兩京。而退守

偏隅，稱臣敵國，前史擬之光武、晋元，非其倫矣。當汴京初破，二帝雖北，中原之人心戴宋甚堅。使其藉宗澤之謀，用李綱之策，收召兩河豪傑，修維二京版圖，天下事尚可爲。而愈避愈南，至航海而止。輕以陝西五路委張浚，斷送一敗。不正之局已成，此後而議恢復，亦萎人之望起矣。倚秦檜以偷安，固勢所必然，帝可謂能忍詬求全者。觀其收三大將之重兵於一夕，奪秦嬉之世權於語間，不動聲色，如處無事，亦見駕馭之有術，籠絡之素定。樹南宋百年之基，豈易言哉！

贊曰：華遷中傾，災行代有。康邸徵靈，亳社起柳。厄膺漢十，子符獻九。收拾殘疆，經營敝帚。策拒前征，謀專退守。充棄河南，浚捐陝右。赫赫建炎，奄奄忍詬。保有江南，不羞稽首。汪黄輔前，會之翼後。東遷周平，庶可曹偶。去孽反手，禪位釋負。德量過人，宜享遐壽。

孝宗本紀第二

孝宗成孝皇帝，諱昚，字元永，太祖七世孫。太祖傳生秦王德芳、英國公惟憲、新興侯從郁、華陰侯世將、慶國公令譚，是生子偁，為秀王。夫人張氏，以建炎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帝於秀州，名伯琮。

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僕射范宗尹以請。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選太祖後。上虞丞婁寅亮亦上書言之。及紹興二年五月，選帝育禁中。三年，賜名瑗，授和州防御使。五年，封建國公。十二年二月，進封普安郡王，出閤就外第。十四年正月，以秀王喪解官。十六年四月，免喪，還舊官。二十四年，衢州盜起，秦檜遣捕，不以聞。帝入侍言之，高宗大驚。及檜疾篤，其家秘不以聞，謀以子熺代相，帝又密啟高宗，破其奸。

三十年二月，立為皇子，更名瑋，進封建王。四月，賜字元瓌。金人略邊，高宗下詔親征。朝臣多陳退避計。帝請率師為前驅，翰林學士史浩言太子不宜將兵。高宗

欲帝遍識諸將，遂扈蹕如金陵。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為皇太子。乙亥，内降御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丙子，百官拜詔畢，入班殿庭。内侍掖帝至御榻前，立不坐，扶掖至七八，乃略就坐。宰相率百僚稱賀，帝遂興，輔臣升殿固請，帝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然此大位，懼不克當。"班退，太上皇帝即駕之德壽宫，帝步出殿門，冒雨掖輦，入宫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顧曰："吾付托得人，吾無憾矣。"丁丑，朝德壽宫。庚寅，大赦。甲申，詔中外士庶陳時政闕失。丙戌，宰執陳康伯以下各進秩。丁亥，詔以太上皇不許五日一朝，自今月四朝。復胡銓官，知饒州。甲午，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后曰壽聖太上皇后。乙未晦，金人屠原州。

秋七月癸卯，以張浚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戊申，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八月乙丑朔，四川軍馬統制高師中與金人戰於摧沙，死。己巳，以史浩參知政事。丁亥，班寬恤事十八條。戊子，追復李光官，趙鼎、范冲並還恩數。庚寅，以生日為會慶節。

九月甲午，進封子愔鄧王，愷慶王，惇恭王。金人攻德順軍東山堡，中軍將李庠戰死。丁酉，詔開講日召輔臣親講。川陝宣諭使虞允文以論邊事不合罷。庚子，金人來索舊禮，詔群臣各陳應敵定論以聞。

冬十月丙寅，詔朝臣舉堪監司郡守者。己巳，葉義問罷。戊子，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乙丑，詔宰臣復兼樞密使。丙寅，詔棄德順城，徙兵民於泰州屯住。宣撫使吴璘班師。丙戌，詔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二人，三省、

樞密院詳議立格以聞。

隆興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帝朝德壽宮。自是，歲如之。立武臣薦舉格。庚子，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張浚進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丁巳，詔吳璘軍進退可從便宜。璘已棄德順，道為金人所邀，將士死者數萬人。新復十六州軍俱失。二月癸未，黃祖舜罷，知潭州。庚寅，逐秦檜黨人，仍禁輒至行在。

三月壬辰朔，金帥高志寧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四州地及歲幣。癸巳，以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燾尋罷。庚子，以龍大淵知閤門事，曾覿同知閤門事，并論罷。甲寅，復以任之，中書舍人留黃不行。詔求遺逸。

夏四月戊辰，張浚被命入見，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壬午，詔户部、臺諫議節浮費。戊子，張浚命邵宏淵帥師次盱眙。己丑，又命李顯忠帥師次定遠。金人拔璟州，守臣强霓及弟震死。

五月甲辰，李顯忠及邵宏淵敗金人於宿州。乙巳，史浩罷知紹興府。丙午，復宿州，戮金兵數千人，建康前軍統領王珙巷戰死。丁未，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督諸路開營田。辛亥，詣德壽宮，賀天申節。自是歲如之。癸丑，金人攻宿州，李顯忠敗之，統制官以二將不協而遁。甲寅，李顯忠、邵宏淵軍大潰於符離。乙卯，下詔親征。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癸亥，汪澈罷。張浚乞致

仕，且請通好於金，皆不許。戊辰，召虞允文，以周葵參知政事。癸酉，下詔罪己。張浚降授宣撫使，邵宏淵降官階。戊寅，辛次膺罷。己卯，貶李顯忠筠州居住。

秋七月庚寅朔，以虞允文為湖北、京西制置使。癸巳，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再貶李顯忠潭州安置。己巳，以旱蝗星變，詔侍從、臺諫、兩省官條上時政闕失。丁未，詔徵李顯忠侵欺官錢免，籍其家。

八月丙寅，張浚復都督江淮軍馬。戊寅，金帥又以書求海、泗、唐、鄧四州地及歲幣。癸未，復以龍大淵、曾覿知閤門事。丙戌，遣盧仲賢齎書如金軍，戒勿許四州。冬十月戊午朔，大臣奏金帥書言四事，帝曰："四州地、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丙子，立夏氏為皇后。

十一月己丑，盧仲賢留宿州，得金帥林忠義遣三省、樞密院書以歸。庚子，遣王之望為金國通問使。辛丑，詔集議講和、遣使、禮數、上貢四事。丙午，盧仲賢以擅許四州，下大理寺，奪三官。癸丑，以胡昉、楊由義為使金通問國信所審議官。十二月己未，陳康伯罷，判信州。丁丑，以湯思退、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東西軍馬，悉蠲兩浙、江東水旱租。

二年春正月丙午，金帥林忠義復以書來。二月乙酉，胡昉自宿州還。初，金帥以昉等不許四州，械繫之，昉等不屈，金主遣之歸。三月丙戌朔，詔張浚視師於淮，金兵退。丁亥，貶盧仲賢，械送郴州編管。夏四月丁丑，張浚

罷，判福州。

五月壬辰，詔曰："朕惟祖宗選用將帥，以崇武節。外建方鎮，内列環尹，品式備具。近來環衛久不除授，非所以儲材而均任也。可依舊制，應以材略聞，堪任將帥及久勤軍事、暫歸休佚之人，並為環衛官，更不換授，並令兼領。"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壬申，命虞允文棄唐、鄧，允文不奉詔。

秋七月乙酉，召虞允文還，以韓仲通為湖北、京西制置使。丁亥，洪遵罷。己巳，命海、泗州徹戍。八月庚辰，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壬午，遣魏杞為金國通問使。九月丁酉，嚴贓吏法。辛丑，以王之望參知政事。時久雨，出内庫白金四十萬賑貧民。癸卯，命湯思退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辭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同都督，錢端禮、吴芾並都督府參贊軍事。

冬十月甲寅，魏杞至盱眙，金帥以國書未如式，弗受，欲得商、秦地及俘獲人，且邀歲幣二十萬，杞未得進。丁卯，賀允中致仕。庚午，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未申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於治。"辛巳，金人分道渡淮，劉寶棄楚州遁。

十一月乙酉，知楚州魏勝與金人戰，死，州遂破，濠州亦破，王彦棄昭關遁，滁州又破。庚寅，命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辛卯，湯思退罷，尋貶永州居住。甲午，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請斬湯思退、王之望、尹穡，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等，以濟大計。丁酉，以

金人攻淮南，詔擇日視師。戊戌，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辛丑，以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壬寅，以虞允文同簽書樞密院事。癸卯，遣王之望勞師江上。己酉，劉寶、王彦有罪，並貶秩。

閏月丙辰，周葵罷。王抃見金二帥，得其報書以歸。戊辰，以金兵且退，詔督府擇利擊之，王之望執不可。乙亥，王之望罷。丙子，以王抃為使金通問國信所參議官，持陳康伯報書以行。

十二月辛卯，以錢端禮參知政事，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簽書樞密院事。丙申，詔曰："比遣王抃遠抵潁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為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哉，丁壯有繫累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彫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除逃遁官吏不赦外，餘並放遣。"是歲，交趾來貢。

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元。辛酉，召楊存中。通問使魏杞至燕山，金主命帥府罷兵歸國，杞卒正敵國禮而還。二月庚辰，從太上皇、太上皇后幸四聖觀。丁未，陳康伯致仕。

二月庚申，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庚子，金報問使完顏仲入見。六月丙戌，以洪適簽書樞密院事。壬辰，淮南轉運判官姚岳言境内飛蝗自死，奪一官，罷之。秋七月癸丑，輔臣晚對選德殿，御座後大屏，記注諸道監司、郡守姓名，因命都堂視此書之。

八月乙酉，詔立鄧王愭為皇太子。丁亥，虞允文罷。戊子，大赦。己丑，以洪适參知政事，葉永箋書樞密院事。癸巳，錢端禮避東宮親嫌，罷。九月乙卯，立錢氏為皇太子妃。甲戌，以汪澈知樞密院事。

冬十二月戊寅，以洪适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為樞密使。庚寅，以葉永參知政事。辛卯，詔侍從、臺諫、兩省舉堪監司、郡守者各一人，三衙、知閤舉材武可守邊者一人。金人先後遣使來賀會慶節及正旦。自是，歲交遣使如故事。

二年春二月丁丑，賑兩浙、江東饑。三月辛未，洪适罷。癸酉，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丁丑，罷和糴。夏四月戊寅，以久雨，命侍從、臺諫議刑政所宜以聞。乙未，汪澈罷。五月庚戌，葉永罷，以魏杞參知政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芾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丙戌，林安宅罷，尋貶筠州居住。九月，知上元縣李允升以贓杖脊刺面配惠州，籍其貲。建康守臣王佐坐縱允升，貶建昌軍居住。其薦舉及失按者並奪官。冬十一月甲子，大閱。是月，詔汰冗兵。十二月甲申，以葉永、魏杞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庚寅，置制國用司，以宰相兼領之。癸巳，詔監司守臣舉廉吏。

三年春正月甲辰，詔戒大理寺曰："獄重事也，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比年顧以獄情白於宰執，探取旨意，以為輕重，甚無謂也。自今其祗乃心，敬於刑，惟當為貴，毋習前非。不如吾詔，吾將大置於罰，罔攸赦。"二

月癸酉，出龍大淵、曾覿為淮東西總管。辛巳，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戊戌，直秘閣石敦義以贓刺面配柳州，籍其家。是月，從太上皇、太上皇后幸玉津園。三月，復從幸聚景園，歲以為常。壬戌，帝本生母秀王夫人張氏薨。夏四月癸酉，為王夫人成服於後苑。六月己巳，以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帝親書九事戒之。辛卯，皇后夏氏崩。秋七月己亥，皇太子慟薨。癸酉，攢安恭夏皇后於臨安修吉寺。八月丁酉，內侍陳瑜、李宗回坐交結戚方受賂，瑜決杖黥面配循州，宗回除名，筠州編管。方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籍所盜庫金犒軍。冬十一月丙寅，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癸酉，以郊祀雷，葉永、魏杞並罷。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丁丑，以雷發非時，求直言。兩浙水，四川旱，江東西、湖南北蝗。占城來貢。

四年春正月壬午，奪秦塤、秦堪郊恩蔭補。二月己亥，以蔣芾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兼制國用使。乙巳，以王炎簽書樞密院事。癸丑，五星皆見。夏四月丙辰，禮部員外郎李燾上《五朝續通鑒長編》。五月丙戌，班《乾道歷》。六月辛丑，五星皆見。丁巳，召興仁軍布衣林豪赴行在。戊午，右僕射蔣芾母喪去位。秋七月壬戌，召建寧布衣魏掞之赴行在。戊寅，知衢州王悦以盛暑禱雨，蔬食減膳，憂勤致疾而死，贈直龍圖閣。八月乙未，班祈雨雪之法於諸路。己亥，五星皆見。庚戌，劉珙罷，知隆興府。冬十月庚子，蔣芾起復尚書左僕射，陳俊卿尚書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兼制國用使。蔣芾辭起復，許之。甲辰，大閱。十一月己

亥，詔陝州布衣郭雍赴行在。賑綿、漢、邛、蜀等州饑，減兩浙、江東西路明年夏稅、和市之半。

五年春正月甲戌，措置兩淮屯田。二月壬寅，以梁克家簽書樞密院事。甲辰，以王炎參知政事。夏六月己酉，以虞允文為樞密使。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己丑，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兼制國用使。冬十一月癸丑朔，復置淮東萬弩手，名神勁軍。庚申，增置廣東水軍。辛未，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各歲舉朝官以上才堪監司、郡守者三人。賑恤饒、信衢、婺四州流民及温、台二州被水貧民。

六年春二月壬寅，詔曰："朕深惟治不加進，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凡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為朕任之。"夏四月戊戌，吏部尚書汪應辰三疏論發運司，罷，知平江府。五月己巳，陳俊卿以議遣使不合罷，知福州。丁丑，知潮州曾造贓罪貸命，南雄州編管，籍其家。閏月癸巳，以梁克家參知政事。秋九月，范成大使金還，所請陵寢及更受書禮，俱不從。冬十月甲戌，起居舍人趙雄請置局議恢復，詔以雄為中書舍人。十一月壬午，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丁酉，加上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尊號。十二月戊申，大閱。癸酉，罷發運司。以史正志奏課不實，貶永州安置。兩浙、江東西、福建水旱。

七年春正月，作《敬天圖》。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二月癸丑，詔立子惇

為皇太子，大赦，進封愷魏王。三月乙亥朔，以趙雄使金，復請更受書禮，金主不從。詔訓習水軍。丙子，立李氏為皇太子妃。己卯，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事，以張説簽書樞密院事。言者相繼論説不宜執政，未拜而罷。夏四月己巳，詔侍從、臺諫、兩省舉任州獄、錢穀及有知略吏能者各二人。辛未，命皇太子領臨安尹。五月丁亥，劉珙辭起復，以為荆襄宣撫使，固辭不拜。庚寅，金人葬欽宗於鞏原。秋七月庚子，以王炎為樞密使、四川宣撫使。冬十二月壬申，臨安府尹周淙以獄空聞。詔曰："畿方千里，欲具五民。趨利者率多巧偽，亡身者公肆奪攘。非閑之以義，守之以信，求囹圄之空，未易得也。卿以吾上嗣，尹正是司，布政以來，風流篤厚，禁網疏闊，刑罰用稀。今焉俾無一人之獄，足以副吾欽恤之意矣。賀章來上，嘉歎不忘。"湖南、江東西路旱，賑之。

八年春二月乙巳，詔改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為左右丞相。辛亥，以虞允文、梁克家為之，并兼樞密使。癸丑，以張説、王之奇並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吕交章論張説，不報。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權給事中莫濟封還録黄，並與外祠。希吕、衡亦罷。丙寅，以曾懷參知政事。秋七月辛巳，姚憲、曾覿使金還，所請受書事，復不從。九月戊寅，虞允文罷，為四川宣撫使。壬辰，允文入辭，帝諭以决策親征，令視兵俟報。江東西大旱，四川水。

九年春正月辛未，王之奇罷，知揚州。王炎罷。乙亥，以張説同知樞密院事，沈夏簽書樞密院事。戊寅，以

鄭聞簽書樞密院事。二月壬申，蠲江西旱傷五州逋負。夏四月丁丑，皇太子解臨安尹事。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己未，迪功郎朱熹屢詔不起，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秋八月丙子，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不苦命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黍尚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為旱備乎？唐韋舟為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凡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為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潴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為朕相邱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荒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困，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勤惰而寓賞罰焉。"冬十月辛未，梁克家罷。甲戌，以曾懷為右丞相，張説知樞密院事，鄭聞參知政事，沈夏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戊戌，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明年元。十二月甲子，沈夏罷。乙丑，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函書附金使，申議受書禮，復不從。浙東、江東西、湖北旱。交趾來貢。

淳熙元年春正月丙午，詔賜交趾國名安南，進封李天祚為安南國王。三月丙申，鄭聞罷，為四川宣撫使。夏四月己卯，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院事。六月丙辰朔，詔禮官討論別建四祖廟，正太祖東嚮位。戊辰，曾懷罷。癸未，姚憲罷。甲申，以葉衡參知政事。秋七月丁亥，以鄭聞參知政事。戊子，詔舉廉吏。壬辰，復以曾懷

為右丞相。八月己未，張説罷。以楊倓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丙寅，參知政事鄭聞卒。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戊戌，以龔茂良參知政事。楊倓罷，知荆南府。丙午，曾懷罷。戊申，以葉衡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二月丁巳，以李彦穎簽書樞密院事。占城來貢。

二年春正月庚戌，詔籍諸軍子弟為背嵬軍。夏四月己巳，幸玉津園。帝謂輔臣曰："朝廷用人，只論其賢否何如，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為清議，恐相師成風，如東漢激成黨錮之禍，卿等宜書諸紳。"六月庚戌朔，以沈夏同知樞密院事。丁卯，用左司諫湯邦彦言，貶蔣芾、王炎、張説各遠州居住。秋七月辛丑，有星孛於西方。八月丁卯，蠲湖南、江西被寇州縣租税。九月乙酉，賑淮南水旱州縣。乙未，葉衡罷，知建南府。丁未，沈夏罷，知鎮江府。追復趙鼎爵邑，封豐國公。閏月丁巳，以李彦穎參知政事，王淮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壬午，加上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尊號。十一月戊午，提點坑治王揖進羨餘十萬緡，詔却之。十二月甲午，太上皇壽七十，詣宫行慶禮，大赦，百官加恩。

三年春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雲陰不見。壬申，立任子參選覆試法。夏四月戊寅，詔侍從、臺諫、兩省歲舉監司、郡守各五人。己丑，葉衡責授郴州安置。丁酉，湯邦彦、陳雷奉使無狀，貶新州、永州編管。六月甲午，以朱熹累詔不起，特命為秘書郎，辭不就。秋八月乙亥，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雄簽書樞密院事。庚辰，太上皇詔立

貴妃謝氏為皇后。冬十月庚辰，詔曰："鬻爵非古也，理財有道，均節出入足矣。妄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歲歉，民願入粟賑饑，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十一月癸丑，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京西諸路旱，浙東水，黎州蠻寇邊。

四年春正月丁卯，班《淳熙曆》。三月乙亥，幸太學，命祭酒林光朝講《中庸》。遂幸武學，學官、諸生進秩賜賚有差。三月壬子，封李天祚於龍翰，為安南國王。夏六月丁丑，龔茂良罷，知鎮江府。己卯，以王淮參知政事。秋七月乙酉，罷王雱從祀孔廟。癸丑，龔茂良責授英州安置。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戊午，閱蹴踘於選德殿。冬十一月庚子，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乙亥，大閱。襄陽、隨、郢饑，福建諸州水。

五年春正月，敕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説取士。三月丁酉，李彦穎罷知紹興府。壬子，以史浩為右丞相。己未，以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夏四月丙寅，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庚午，飭百官毋得請托。乙亥，范成大罷，知婺州。甲申，以錢良臣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甲午，復制科舊法，詔諸路守令曰："比年以來，五穀屢登，蠶絲盈箱。嘉與海内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價賤不足以償其勞。郡邑兩税，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毋以重價强之折錢。若有故違，重置於法。"冬十月戊午，皇孫擴進明州觀察使，封英國公。十一月甲戌，史浩罷。乙亥，以錢良臣參知政事，丁丑，以趙雄為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福建州、興化軍水。通、泰、

楚州、高郵軍田鼠傷禾。三佛齊來貢。

六年春二月壬辰，參知政事錢良臣以失舉贓吏奪三官。三月丙寅，録趙鼎、岳飛子孫，賜京秩。夏六月甲午，建豐儲倉。秋九月辛未，大饗明堂，復合祭天地，大赦。冬十一月乙卯朔，帝著論數百言，深原用人之弊，因及誅賞之法，命宰執(侍)[示]從臣於都堂。十二月己亥，詔：自今鞫贓吏，後雖原貸者，毋以失入坐獄官。温、台州水，和州旱。廣西妖賊李接作亂，討平之。

七年春二月癸未朔，初置廣南烟瘴諸州醫官。辛卯，魏王愷卒。夏五月戊辰，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丁酉，置湖南飛虎軍。九月癸亥，詔常朝毋稱丞相名。明日，命樞密使亦如之。是歲，江、浙、淮西、湖北旱。黎州五部落進馬，詔却之，許其互市。

八年春二月庚寅，詔三省、樞密、六部置籍，稽考興利除害等事。夏五月戊寅，詔監司、守令勸課農桑。秋八月庚戌，趙雄罷，知成都府。癸丑，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甲寅，以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九月辛巳，錢良臣罷，奉外祠。冬十一月甲戌，以旱傷罷喜雪宴。十二月癸卯朔，以饒、徽二州民流者衆，罷守臣官，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提舉常平朱熹賑糶。甲子，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江、浙、兩淮、湖北、川東水旱。

九年春正月癸未，罷樞密都承旨王抃，子外祠。夏四月癸亥，帝覽陸贄奏議，諭講讀官曰："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卿等條陳勿隱。"六月壬寅，詔侍從、臺諫各舉操修端亮、風力强明、可充監司者二人。戊午，同知樞

密院事謝廓然卒。秋七月辛巳，復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朱熹備賑糶。壬辰，以李彦穎參知政事。九月，以王淮為左丞相，梁克家為右丞相。辛巳，大饗明堂，大赦。冬十二月戊辰朔，禁臣庶之家婦飾僭擬。淮東、浙西蝗。

十年春正月丁丑，以施師點簽書樞密院事。甲午，李彦穎罷。二月癸卯，德壽宮陳源有罪，連竄郴州，籍其家。三月戊辰，敷文閣待制知遂寧府李燾上《續資治通鑒長編》全書。夏六月戊戌，監察御史陳賈請禁偽學。秋七月甲戌，以夏秋旱暵，求直言。八月戊申，以施師點、黃洽並參知政事。冬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甲戌，大閱。十二月丙子，朝德壽宮，行太上皇后慶壽禮。福、漳、台、信、吉州水，浙東西、湖北旱。安南貢馴象，詔却之。

十一年春正月辛卯朔，雨土。辛丑，安化蠻蒙光漸等犯宜州，思立砦，廣西兵馬鈐轄沙世監出兵討之，獲光漸。丙午，詔江東西路諸監司，義役、差役從民便。三月辛丑，罷秀州御馬院莊，歸其侵地於民。夏六月庚申，以周必大為樞密使。江東、浙西諸州水。福建、廣東、吉、贛州、建昌軍、興元府、金、洋、西和州旱。

十二年春正月壬辰，四川制置使留正誘青羌奴兒結殺之。三月乙酉，孫擴進封平陽郡王。辛卯，禁習渤海樂。辛亥，命侍從、臺諫兩省、總領管軍官各舉堪都副統制者一二人。夏四月丙子，諜言故遼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密詔吳挺與留正議之。六月戊寅，太白晝見。秋七月丁酉，太白晝見經天。甲辰，以淮西屯田鹵莽，總領、軍帥、漕臣、守臣奪官有差。冬十月辛亥，加上太上皇及

太上皇后尊號。十一月辛丑，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

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以太上皇壽八十，率群臣詣德壽宮行慶禮，大赦，百官加恩。夏四月辛亥，詔吴挺結約夏人。五月癸未，日中有黑子。自淳熙至此，凡四見。丙申，賜冲晦處士郭雍號曰頤正先生，仍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録來上。秋閏七月戊申，以留正簽書樞密院事。己未，五星皆伏。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於軫。冬十一月丙寅，梁克家罷。辛未，裁定百司吏額。十二月戊戌，大理寺獄空。利州路饑，江西諸州旱。

十四年春二月丁亥，以周必大為右丞相。戊子，以施師點知樞密院事。夏六月戊寅，以久旱，班畫龍祈雨法。秋七月丁未，以旱罷汀州經界。八月癸未，以留正參知政事。冬十月乙亥，太上皇崩，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辛巳，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可令有司討論儀制以聞。"十一月己亥，詔皇太子惇參決庶務。十二月庚午，大理寺獄空。兩浙、江西、淮西、福建旱。

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詣德壽宮几筵行禮。辛丑，復置左右補闕、拾遺。庚申，施師點罷。甲子，以黄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三月丙寅，攢高宗於永思陵。夏四月丙戌，高宗祔廟。詔廷臣曰："朕比下令，欲衰絰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内殿。雖詔俟過祔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庚寅，皇太后不許五日一朝德壽宮，有旨如舊禮，月四朝。五月己亥，王淮罷，判衢州。

乙巳，帝既用薛叔似言，罷王淮，詔諭叔似等曰："卿等官以拾遺、補闕為名，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六月癸酉，以江西提典刑獄朱熹為兵部郎官，熹以疾未就職，兵部侍郎林栗劾熹慢命，熹力辭，栗尋罷。秋七月壬戌，恩平王璩卒。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九月辛丑，大饗明堂，以太祖、太宗配。大赦。冬十二月壬午，命朱熹兼崇政殿説書，辭不至。江南、湖北、兩淮、建寧府、徽州水。金人聞高宗訃，遣使弔祭。

十六年春正月癸巳，金主雍卒，孫璟立。遣使弔祭及賀即位。丙申，黄洽罷。己亥，以周必大為左丞相，留正為右丞相，王藺參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事。己巳，蕭燧罷。丙午，皇太后移御慈福宫。己未，更德壽宫為重華宫。辛亥，周必大等奏事，孝宗諭以倦勤，欲退就休養，以畢高宗三年之制，因令草詔，禪位皇太子。

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壬戌，帝吉服御紫宸殿，行内禪禮畢。周必大奏："陛下巽位與子，盛典再見，度越千古，顧自今不得日侍天顔。"因哽噎不能言。帝亦泫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遂素服駕之重華宫。在位二十七年。皇太子既即位，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紹熙五年六月崩，年六十八。寧宗上尊謚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慶元三年，加今謚紹統同道冠德昭功。

孝宗初受禪，給侍内使撥一半供德壽宫。内侍乞人補填，孝宗云："不須，朕無所用。若添數百人，請受國用，何以支吾？"高宗絲鞋兩日一易，孝宗兩月一易。高宗御服三日一易，孝宗敝則易之，或時浣濯補紉。孝宗既退重

華宫，終日宴坐净齋，几上書籍一部，硯一，筆二，墨一，四旁無他物。近侍奏："高宗寶玩圖書甚多，可取觀玩。"孝宗云："朕無高宗功德，豈可享此？"内侍云："留在藏庫，久必朽盡。"孝宗云："高廟所寶，將出損壞，便是不能守也。"畢竟鎖閉不啟。慈福慶壽，壽皇新作一袍，刺繡甚華。慈福見之，云："哥哥平日不曾著此衣服，今何故如此？"壽皇云："正為媽媽獻杯之故。"壽皇親捧壽杯，慈福不舉手，就以口飲，感動之極，至於涕下。翌日，取此御袍藏之，云："此我兒子孝順，為我獻壽之服也。"元夕後三日，宣嗣秀王及其諸子宴。壽皇云："外間鼓吹喧闐，想是民間歡樂。"王云："連年豐稔，所以致此。"壽皇云："是。"王因問："元夕壽皇亦領略否？"壽皇云："十四日，嗣帝過此排當，十五日不飲。"王云："是夕如何度？"壽皇云："鼓琴兩曲，遂出巡檐看月已，飲湯一杯，至二鼓就寢。大凡飲酒，不可連日，令人神思不清。"又云："人主没人道得，若不自禁，何所不可？"每宣秀邸及諸子宴，食味甚薄。壽皇云："盤案豐腆，所食不過兩箸，其餘皆作賤了，何如分作兩三次，可頻會也。"近侍奏："修重華宫，須關朝廷下臨安轉運司應副。"壽皇云："向者，德壽宫關錢，所以朝廷極力應副。今我並無用錢處，所積甚多，只用宫中錢修，不必關聞南内。"

論曰：殷高宗舊勞於外，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宋孝宗亦然，力作恭儉，常若在閭閻之時。其心不以得位爲樂，而以不克繼承爲懼。自始至終，如一日焉。至其孝事德壽，以天下養，盡志盡力，載籍以來，所未見者。遵古服三年

之制，尤其所難。世儒猶議其恢復未遂，此不見事理之言耳。金世宗政修國理，南北之分量已成。使不量力而圖之，亦何能有濟哉？帝可謂善守國治平者。

贊曰：孝宗丕承，舊勞知依。危心恭德，勤事儉思。纘服高皇，至孝飲怡。衰服三年，力追古儀。克復雖賒，勵志弗移。懋惟帝績，有光鴻基。

光宗本紀第三

光宗慈孝皇帝，諱惇，孝宗第四子。母成穆皇后郭氏。紹興十七年九月乙丑，生於藩邸。孝宗即位，拜鎮洮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恭王。莊文太子薨，孝宗以帝英武類己，舍兄愷而立帝。帝之為恭王，與講官商較前代，時出意表。及為太子，尹臨安，究心民政，周知情偽，孝宗數稱之。

淳熙十五年二月，帝奉詔赴議事堂，參決庶務。內外除擢，自館職、部刺史以上乃以聞。十六年二月壬戌，孝宗內禪，帝即位。上孝宗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皇后曰壽成皇后。壽皇詔立帝元妃李氏為皇后。甲子，帝率群臣朝重華宮，大赦，百官進秩一級。辛未，上皇太后尊號，壬申，詔內外臣僚陳時政闕失，四方獻歌頌者勿受。辛巳，以生日為重明節。丁亥，詔百官輪對三月。己亥，子擴進封嘉王。戊申，以壽皇却五日之朝，詔自今月四朝重華宮。己未，左補闕薛叔似、右拾遺許及之並改官拾遺，補闕自此罷。

夏五月甲午，以王藺知樞密院事。丙申，周必大罷，判潭州。戊申，知閤門事姜特立有罪罷。閏月癸酉，詔季秋有事於明堂，以高宗配。壬午，大理寺獄空。秋七月庚辰，下詔恤刑。九月乙丑，戒執政、侍從、臺諫毋移書以薦舉請托。戊辰，詔侍從官各舉公正强敏、嘗任守令及職事官、材堪御史者一人。甲戌，詔監司、帥臣秩滿到闕，薦所部廉吏一二人。冬十月甲寅，大閱。諸路大水。金人遣使來賀即位。自此歲交遣使如故事。

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朝重華宫。二月辛亥，殿中侍御史劉光祖言：道學非程氏私言，乞定是非，别邪正。從之。三月丁卯，詔秀王襲封，置園廟。夏五月己卯，前丞相趙雄坐所舉以賄敗，降秩。秋七月甲寅，以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乙卯，以留正為左丞相，王藺為樞密使。癸酉，建秀王祠堂於行在。冬十月丙午，詔内外軍帥各薦所部有將才者。庚戌，詔諭郡縣吏奉法愛民。十二月丙戌，王藺罷。戊子，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安南來貢。

二年春正月壬子，詔尊高宗為萬世不祧之主。二月癸未，班《會元歷》。乙酉，詔以陰陽失時，雷雪交作，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陳時政闕失以聞。辛卯，布衣余古上書極諫，帝怒，詔送筠州學聽讀。三月丁巳，詔自今邊事令宰相與樞密院議，仍同簽書。丙寅，詔福建提點刑獄陳公亮、知漳州朱熹同措置漳、泉、汀三州經界。

冬十月丙子朔，詔罷經界。辛卯，詔曰："朕維為政之

道，莫先於養民。故自即位以來，蠲除其賦，頒宣寬條，嘉與四方，臻於安富。郡守、縣令，最近民者也。誠能拊循惠愛，以承休德，庶幾政平訟理之效。今采之人言，乃聞科斂先期，競務辦集，而民之虛實不問；追呼相繼，敢為推剝，而民之安否不恤。財計之外，治理蔑聞。甚不稱朕委屬之意。國用有常，固在經理，而非掊克督趨以為能也。知本末先後之誼，此朕所貴於守令者。繼自今，以軫恤為心，以牧養為務，俾民安業，時予汝嘉。”

十一月辛未，皇后李氏殺黃貴妃，以暴卒聞。壬申，合祀天地於圜丘，以太祖、太宗配，大風雨，不成禮而罷。大赦。帝既聞貴妃薨，又值此變，震懼感疾，罷稱賀，肆赦不御樓。建寧府、福、汀二州及潼川、崇慶二府興、利、果、合、綿、漢六州大水，淮東及階、成、西和、鳳四州旱。

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三月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庚寅，宜州蠻寇邊，改知鬱州沙世堅知宜州以討之。夏四月乙卯，以邱崇為四川安撫制置使。戊午，帝朝重華宮。五月，帝有疾，不視朝。六月辛丑朔，下詔戒飭風俗，禁民奢侈與士為文浮靡、吏苟且飾偽者。以陳騤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壬申，前丞相周必大坐失舉贓吏降秩。冬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率百官詣重華宮，拜表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等各上疏，請帝朝重華宮，吏部尚書趙汝愚亦因面對以請，帝開納。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都人大悅。江東、京西、湖北水。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三月丙子，帝朝重

華宮，皇后從。辛巳，以葛邲為右丞相，胡晉臣知樞密院事，陳騤參知政事，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癸巳，帝從壽皇聖帝、壽成皇后幸聚景園。夏五月己巳，進士李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司户參軍，自以禄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帝嘉其志，特詔以本官致仕，父母皆與初品官封。丙戌，召浙東總管姜特立還。

六月丙申朔，丞相留正以論姜特立不行，出城待罪。戊戌，秘書省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秘書郎范黼、彭龜年、校書郎王奭、正字蔡幼學、顔棫、吴獵、項安世上疏，乞寢姜特立召命。戊申，參知政事胡晉臣卒。己酉，御後殿慮囚。甲寅，太白晝見。秋七月乙丑朔，太白晝見。壬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樞密院事，復以陳源為内侍省押班。九月庚子，重明節，百官上壽，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己卯，上皇太后尊號。甲申，帝將朝重華宮，為皇后所沮，陳傅良引裾力諫，不聽。是月，夏主仁孝卒，子純祐立。

冬十月乙卯，會慶節，帝以疾不果朝重華宮。侍從皆上章，居家待罪。嘉王府翊善黄裳疏，請誅内侍楊舜卿。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庚申，帝將朝重華宮，復以疾不果。丞相以下自劾，請罷。秘書郎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皆不報。十一月辛未，日中有黑子。癸酉，太白晝見。戊寅，帝朝重華宮，都人大悦。召丞相留正於城外。庚辰，留正始入朝，復赴都堂視事。命姜特立還故官。十二月戊戌，帝朝重華宮。是歲，地大震。江、浙、兩淮、荆、湖水旱，賑之。

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朝重華宮。以壽聖皇太后壽八十，詣慈福宮行慶禮，推恩如淳熙十年故事。癸酉，壽皇聖帝不豫。丙子，大理獄空。癸未，葛邲罷，判建康府。二月乙未，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等以蜀世將吳挺卒、奏別除不行，居家待罪。戊戌，以張紹為興州諸軍都統制。夏四月甲午，帝幸玉津園，皇后及後宮皆從。乙未，壽皇幸東園。癸卯，帝以侍從言，將以癸丑日朝重華宮，復以疾不果。丁巳，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兩宮，請罷逐之。五月戊辰，丞相留正等請帝侍疾，正引帝裾至於福寧殿，久之，乃泣而出。辛未，丞相以下出城待罪。知閤門事韓侂胄請宣押入城，許之。乙亥，帝將朝重華宮，復不果。甲申，以嘉王府翊善黃裳等奏，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王至宮，壽皇為感動。

六月戊戌夜，壽皇崩。遺詔改重華宮為慈福宮，建壽成皇后殿於宮後，以便定省。先是，丞相留正、樞密趙汝愚、余端禮等聞壽皇大漸，見帝於後殿，力請朝重華宮，皇子嘉王亦泣以請，不聽。至是，留正等聞壽皇崩，率百官詣宮聽遺詔。己亥，百官上疏，請詣重華成禮。辛丑，百官拜表請就喪次成服，壬寅，壽皇大斂，詔俟疾愈，過宮行禮。丞相留正等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請代行祭奠禮，許之。仍有旨：皇帝有疾，聽就內中成服。乙巳，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丁未，丞相留正奏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正儲位，以安人心。越六月，奏三上，許之。明日，擬旨以進，俄奉御筆，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大懼。秋七月辛酉，留正稱疾，乞罷政，遂逃

歸。甲子，太皇太后以帝疾未能執喪，命皇子嘉王即皇帝位於重華宮之素幄，帝移御泰安宮。慶元元年，上尊號曰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六年八月辛卯，崩，年五十四。十一月，上尊謚曰聖哲慈孝皇帝，廟號光宗。嘉泰三年，加謚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

論曰：光宗非次得立，豈不以賢？觀其初政，緩刑薄賦，屏佞舉廉，可謂知先務者。不幸遭悍后致疾，勿終令聞，惜哉！

贊曰：嗣政兩年，未彰施德。即膺悍后，爲戾爲慝。子道既虧，君職弗克。

寧宗本紀第四

寧宗恭孝皇帝，諱擴，光宗第二子。母慈懿皇后李氏，乾道四年十月丙午，生帝於王邸。淳熙五年，授明州觀察使，封英國公。九年正月，始冠。十年，始預朝參。十一年，當出閤，兩宮愛之，不欲令居外，乃建第東宮之側，遷焉。十一年三月，封平陽郡王。八月，納夫人韓氏。十六年，光宗受禪，進封嘉王。

紹熙五年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疾未平，御批付丞相留正，有"退閑"之語。七月辛酉，知樞密院事趙汝愚遣知閤門事韓侂胄因內侍張宗尹以禪位嘉王之意請於太皇太后，不獲。遇提舉重華宮關禮，告之，禮入內泣請於太皇太后，乃悟，令諭侂胄曰："好為之。"侂胄出告汝愚，命殿帥郭杲分兵衛南北。翌日，禫祭，汝愚率百官詣大行柩前，太皇太后垂簾，汝愚袖出所擬以進，云："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太皇太后稱善。汝愚出，以旨諭帝，帝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曰："天子

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帝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禫祭禮。汝愚即喪次，請召還留正。詔建泰安宮，以奉太上皇、太上皇后。尋以秋暑，未須移御，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乙丑，太皇太后命立夫人韓氏為皇后。丙寅，大赦，百官進秩一級。詔車駕五日一朝泰安宮。

戊辰，詔求直言。己巳，以趙汝愚兼參知政事。乙亥，以陳騤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戊寅，以郭杲為武康軍節度使。辛巳，以趙汝愚為樞密使。壬午，以韓侂胄為汝州防御使。侍御史章穎等劾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詔億年、源與外祠，舜卿與內祠。甲申，以羅點簽書樞密院事。戊子，詔百官輪對。罷楊舜卿內祠，林億年常州居住，陳源撫州居住。八月癸巳，詔知潭州朱熹至，以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甲午，增置講讀官，以黃裳、陳傅良、彭龜年等為之。己亥，率群臣朝泰安宮。辛丑，詔諸道舉廉吏，糾污吏。壬寅，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闕失。丁未，命三省議賑恤諸路郡縣水旱。丙辰，留正罷。以趙汝愚為右丞相。丁巳，詔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者二人。九月庚子，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辛未，大饗明堂，大赦。壬申，以京鐘簽書樞密院事。甲戌，改生日天祐節為瑞慶節。

冬十月庚寅，更泰安宮為壽康宮。癸巳，雷。乙未，詔以陰陽繆戾，雷電非時，令臺諫、侍從各疏朝政闕失以

聞。丙子，以朱熹奏，(郤)[卻]瑞慶節賀表。閏月庚申，吏部尚書鄭僑等奏請祧僖、宣二祖，正太祖東嚮之位。尋立僖祖別廟，祔藏順、翼、宣三祖之主。是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王度。朱熹上疏忤韓侂胄，罷。奉祠趙汝愚力諫及臺諫、給舍交章留熹，俱不聽。十一月丙午，帝自重華宮還大內。庚戌，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辛亥，雨水冰，詔行孝宗喪三年。乙卯，攢孝宗於永阜陵。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彭龜年疏論韓侂胄竊弄威福，詔罷龜年，進侂胄一官，與內祠。趙汝愚請留龜年，不聽。御史中丞謝深甫劾陳傅良，罷之。己巳，陳騤罷。庚午，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辛未，監察御史劉德秀劾起居舍人劉光祖，罷之。是歲，兩浙、淮南、江東西路水旱，賑之。金人聞孝宗訃，遣使來弔祭，又遣使來賀即位。

慶元元年春正月丙辰，白虹貫日。二月戊寅，以右正言李沐言，罷趙汝愚，知福州。甲申，復以御史中丞謝深甫言，罷趙汝愚，提舉洞霄宮。是月，以歲凶民饑，下詔曰："朕德菲薄，饑饉薦臻，使民陷於死亡，夙夜慘怛，寧敢諉過於下耶？顧使者守令，所與朕分寄而共憂也。乃涉春以來，聞一二郡老稚乏食，去南畝，捐溝壑。咎安在耶？豈賑給不盡及民歟？得粟者未必饑，饑者未必得歟？偏聚於所近，不能均濟歟？官吏視成而自不省歟？其各恪意措畫，務使實惠不壅，毋以虛文蒙上，則朕汝嘉。"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兵部侍郎章穎、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以黨趙汝愚，相繼罷。夏四月丁巳，太府寺丞吕祖儉

上疏忤韓侂胄，送韶州安置。己未，以余端禮為右丞相，京鏜知樞密院事，鄭僑參知政事，謝深甫簽書樞密院事。庚申，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以上書留趙汝愚、章穎、李祥、楊簡，請黜李沐，詔各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驛上疏救之，不聽。戊戌，詔戒百官朋比。六月丁巳，右正言劉德秀請考核道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癸酉，以韓侂胄為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御史中丞何澹乞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必自相標榜，詔榜於朝堂。秋七月丁酉，落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罷祠。冬十一月戊戌，加上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尊號，又上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尊號。丙午，以監察御史胡紘言，責授趙汝愚永州安置。未至，暴卒。十二月丙子，以朱熹為煥章閣待制，辭。

二年春正月庚寅，以余端禮為左丞相，京鏜為右丞相，鄭僑知樞密院事，謝深甫參知政事，何澹同知樞密院事。甲辰，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劾前丞相留正引用偽學之黨，詔落正觀文殿大學士，罷祠。三月己亥，進封弟抦為吳興郡王。夏四月甲子，余端禮罷。壬申，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五月乙酉，申嚴獄囚(瘦)[瘐]死之罰。甲辰，更慈福宮曰壽慈宮。秋八月丙辰，太常少卿胡紘奏請勿用偽學之黨，詔權住進擬。冬十月甲戌，大閱，以陳賈嘗攻朱熹，召為兵部侍郎。十二月，以監察御史沈繼祖言，落朱熹秘閣修撰，罷祠，竄其徒蔡元定於道州。

三年春正月壬寅，鄭僑罷，知福州。二月丁巳，大理司直邵褒然奏：自今權臣、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從

之。夏閏六月甲午，貶留正分司西京，邵州居住。冬十一月辛丑，太皇太后吴氏崩。甲辰，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十二月丁酉，以知綿州王沇奏，詔省部籍僞學姓名。宰執四人：趙汝愚、留正、王藺、周必大。待制以上十三人：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黄由、黄黼、何異、陳逢吉。餘官三十一人：劉光祖、吕祖儉、葉適、楊方、項安世、李德、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吴獵、李祥、楊簡、趙汝談、趙汝讜、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彭燮、陳武、田澮、黄度、張體仁、蔡幼學、黄灝、周南、吴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武臣三人：皇甫斌、范仲任、張致遠。士人八人：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吕祖泰。凡五十九人。

四年春正月丙寅，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三月甲子，攢憲聖慈烈吴皇后於永思陵。夏五月己酉，以右諫議大夫張釜等請申嚴僞學之禁，乃下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比，協肆奸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社之福，朕獲奉慈訓，膺受内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有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兹，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毁譽舛迕，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奸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於流俗之失，不可復返歟？將狃於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論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説以惑亂世俗。若其

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無赦。”秋七月辛酉，葉翥罷。八月丙子，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樞密院事，以知臨安府趙師㒟為工部侍郎。選宗室子與愿育宮中，後更名曦。

五年春正月，樞密院直省官蔡璉訴趙汝愚定策時有异謀，詔捕鞫。彭龜年、曾三聘等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力爭之於韓侂胄，事遂寢。張釜等復請窮治，詔停龜年、三聘官。二月乙酉，張釜劾劉光祖附和偽學，詔光祖房州居住。夏五月壬寅朔，班《統天曆》。秋八月辛巳，太上皇疾平，帝率群臣詣壽康宮上壽，成禮而還。太廟夾室楹生白芝。九月庚寅，韓侂胄封平原郡王。是歲，臨安疫，江西、廣東諸州軍水。

六年春閏二月庚寅，以京鏜為左丞相，謝深甫為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夏五月辛未，以久旱，求直言。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戊子，太上皇后李氏崩。戊申，許及之母喪去。八月辛丑，太上皇崩。丁酉，左丞相京鏜卒。癸卯，攢慈懿李皇后於修吉寺。九月甲子，婺州布衣吕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逐陳自强等，詔杖祖泰，配欽州外城。辛未，大饗明堂，大赦。冬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十一月辛卯，攢光宗於永崇陵。壬寅，攢恭淑韓皇后於廣教寺。癸卯，詔改明年元。是歲，四雨土，天下州郡十六水旱。

嘉泰元年春二月癸巳，監察御史施康年劾少傅周必大首倡偽學，私植黨與，詔降為少保。三月丙寅，雨雹。戊辰，復雨雹。己巳，復雨雹。戊寅，臨安大火，四日乃

減。四月辛巳，賑被災家。壬午，下詔罪己。辛卯，詔：風俗侈靡，災後官軍營造，務遵法制。內出銷金鋪翠，焚之通衢，禁民無或服用。秋七月乙卯，何澹罷。甲子，以陳自强參知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己巳，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八月甲申，張釜罷。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是歲，三雨土，浙西、江東、兩淮、利州路旱。真里富國獻馴象二。

二年春正月癸亥，以知閣門事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二月癸巳，禁行私史。三月辛亥，詔宰執各舉可守邊郡者二三人。己巳，詔諸路帥臣、總領、監司舉任將帥者與本軍主帥列上之。夏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己巳，程松父喪，去位。八月丙子，以袁説友同知樞密院事。己丑，詔作壽慈宮，請太皇太后還內。冬十月己亥，加上太皇太后尊號。十一月庚戌，以陳自强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十二月甲申，立貴妃楊氏為皇后，加韓侂胄太師。庚寅，大閱。是歲，弛偽學之禁。趙汝愚、朱熹先後追復，繼又復周必大少傅。建寧府、福、汀、南劍、瀘四州水，邵州旱。

三年春正月庚辰，謝深甫罷。甲午，張巖罷。戊戌，幸太學，國子祭酒李寅仲進講，遂幸武學，賜賚如故事。以袁説友參知政事，傅伯壽簽書樞密院，辭。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五月戊寅，以陳自强為右丞相，許及之知樞密院事。秋七月辛未，命殿前司造戰艦。八月壬寅，增置襄陽騎軍。九月庚午，袁説友罷。冬十月癸卯，以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乙亥，祀天地

於圜丘，大赦。是冬，金國多難，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榷場。邊釁之開自此始。

四年春三月丁卯，臨安大火延太廟。甲戌，下詔罪己。乙亥，詔百官陳時政闕失。夏四月甲辰，許及之罷。己巳，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五月乙亥，詔諸軍主帥各舉部內將材三人，不如所舉者，罪之。癸未，追封岳飛為鄂王。秋八月戊午，張孝伯罷。冬十月庚子，以張巖參知政事。十二月癸巳，詔總核內外財賦，以陳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己亥，詔改明年元。

開禧元年春三月癸未，費士寅罷。夏四月戊子朔，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辛卯，以皇甫斌為江陵副都統。辛丑，日中有黑子。慶元六年至此，凡五見。甲寅，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不宜用兵，恐啟邊釁，忤韓侂胄，送建寧府編管。五月乙亥，詔立曮為皇子，進封榮王。金國以邊民侵掠及增邊戍，來責渝盟。六月辛卯，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秋七月庚申，以宰相陳自強、侍御史鄧友龍等請，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丙寅，以蘇師旦為安遠軍節度使領閤門事。癸未，以韓侂胄兼國用使。八月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乙巳，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九月丁亥，劉德秀罷。冬十一月乙酉，直殿前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揚州。十二月戊寅，金賀正使趙之傑來入見，禮甚倨，韓侂胄請帝還內，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江、浙、福建、二廣諸州旱，兩淮、京西、湖北諸州水。真里富

國來獻瑞象。

二年春正月癸巳，以金使悖慢，館伴使、副以下奪官有差。是月，夏州鎮夷郡王安全廢其主純祐自立。二月癸丑，壽慈宮火。明日，太皇太后移居大內。三月癸巳，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為宣撫副使。乙巳，錢象祖罷。夏四月甲子，以薛叔似為湖北京西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下納粟補官之令。庚午，追奪秦檜爵謚。丁丑，四川宣撫副使吳曦叛，獻關外四州於金，求封蜀王。五月辛巳朔，吳興郡王抎卒。丙戌，江州都統王大節引兵攻蔡州，軍大潰。丁亥，下詔伐金。癸巳，江陵都統皇甫斌引兵攻唐州，敗績。興元都統秦世輔出兵至固城縣，亦大潰。甲午，詔宗子均立為沂王抎後，後更名貴和。池州副都統郭倬、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績，倬與汝翼退走至蘄縣，金兵追圍之，倬執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六月癸丑，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敗績。甲寅，鄧友龍罷。以邱崇為兩淮宣撫使，王大節、皇甫斌、郭倬、李汝翼、李爽貶竄有差。秋七月辛巳，貶蘇師旦衛州居住，籍其家，尋送韶州安置。癸卯，以張巖知樞密院事，李璧參知政事。八月丙寅，有司上《開禧刑名斷例》。斬郭倬於鎮江。戊辰，再奪李爽三官，南雄州安置。九月壬午，金兵攻奪和尚原。辛卯，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戊申，詔內外軍帥各舉知勇可將帥者二人。丙子，金人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十一月甲申，以邱崇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廬州、襄陽，濠、隨、西和州、信陽、安豐軍及邊屯多為金人所破。十二月庚戌，

金人破成州，守臣辛棫之遁。甲寅，金人攻六合縣，鎮江都統郭倪遣郭僎救之，遇於胥浦橋，大敗，倪棄揚州走。丁巳，金人破大散關。己巳，貶郭倪南康軍安置。庚午，薛叔似罷，以吴獵為湖北京西宣撫使。甲戌，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路招撫司公事。乙亥，四川宣撫使程松遁。雅州蠻作亂，平之。蒙古主鐵木真稱帝。

三年春正月丁丑朔，邱崇罷。巳卯，命知樞密院事張巖督視江淮軍馬。庚辰，以陳自强兼樞密使。辛卯，吴曦招權大安軍事楊震仲，不屈，死。甲午，吴曦僭立於興州。(三)[二]月己未，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葉適兼江淮制置使。乙亥，四川宣撫司隨軍轉運安丙及興州正將李好義、監合江倉楊巨源等共誅吴曦，傳首獻於廟，併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其父挺官。遷吴璘子孫出蜀，存其廟祀，玠子孫免連坐。

三月丁丑，斬偽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於利州。庚子，以楊輔為四川宣撫使，安丙為宣撫副使，許奕為宣諭使。壬寅，連貶程松澧州安置。夏四月己未，以方信儒為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議和。丁卯，召楊輔還，以吴獵為四川制置使。戊辰，以錢象祖參知政事。癸酉，金人復破大散關。五月辛卯，太皇太后謝氏崩。六月癸酉，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秋七月乙酉，以旱傷下詔罪己。九月壬午，方信儒使回，以忤韓侂胄，貶臨江軍居住。乙酉，攢成肅謝皇后於永阜陵。辛卯，以趙淳兼江淮制置使。乙未，張巖罷。辛丑，遣王柟持書如金軍。

冬十一月甲申，詔：韓侂胄輕啟兵端，罷平章軍國事。

陳自强阿附充位，罷右丞相。乙亥，禮部侍郎史彌遠等以密旨命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率兵誅韓侂胄於玉津園，遂下詔暴侂胄罪惡於中外。丁丑，貶陳自强永州居住，戊寅，貶蘇師旦韶州安置。己卯，斬師旦。詔："奸臣竄殛，首當開言路，以來忠讜。中外臣僚，各具所見以聞。"辛巳，連貶鄧友龍潭州安置。丙戌，以衛涇簽書樞密院事。丁亥，詔立榮王曦為皇太子，更名憲，後又更名詢。戊子，貶郭倪梅州，郭僎連州，並安置，籍其家。貶李璧撫州居住，癸巳，貶張巖徽州居住。己亥，以立皇太子大赦。

十二月巳酉，落葉適寶文閣待制。戊戌，貶許及之泉州居住，貶薛叔似福州居住，再貶皇甫斌英德府安置。辛酉，以錢象祖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並參知政事，林大中簽書樞密院事。乙丑，以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丁卯，詔改明年元，作《開禧曆》，附《統天曆》頒之。浙西旱蝗，沿江諸州水。

嘉定元年春正月辛巳，下詔求言。壬戌，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二月戊午，再貶程松賓州安置。三月癸酉，毛自知坐論用兵，奪甲科恩例。戊子，復秦檜爵謚。己丑，王柟再自金軍還。辛卯，詔梟侂胄首，併函蘇師旦首，畀金，易淮、陝侵地。夏四月戊午，再貶陳自强雷州安置，籍其家。閏月丁酉，以旱求直言。五月丁卯，以蝗災，詔侍從、臺諫疏奏闕政，監司守令條上民間利害。六月庚午，金人歸大散關。辛未，金人歸濠州。乙亥，衛涇罷。甲申，簽書樞密院事林大中卒。秋七月癸丑，以邱崇同知樞密院事。八月辛巳，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樞密

院事。甲午，發廩賑糶江淮流民。九月辛丑，金遣完顏侃、喬宇來。己未，詔以金國和議成諭天下。冬十月丙子，以錢象祖為左丞相，史彌遠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雷孝友知樞密院事，婁機參知政事，樓鑰同知樞密院事。己卯，録慶元上書楊安中等六人。十一月丙辰，金主璟卒，其叔允濟立，和議復成，通使如故事。戊午，右丞相史彌遠母喪去位。十二月戊辰，錢象祖罷。庚午，再貶李沐信州(去)[居]住。

二年春正月丁巳，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丙申，右丞相史彌遠起復。秋八月乙丑，以安丙為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司。九月辛丑，大饗明堂，大赦。諸路旱蝗，黎州蠻寇邊，柳州峒蠻李元礪作亂，衆數萬，連破吉、郴諸縣。

三年春正月甲辰，下詔招諭群盜，又詔戒飭監司、郡守。夏四月己巳，詔臨安府給細民病死者棺槨。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戊午，婁機罷。兩浙大水。李元礪數敗官軍，勢益熾，湖南賊羅世傳縛元礪降。

四年春正月己丑，叙州蠻寇邊。秋七月丙寅，詔四川官吏嘗受偽命者毋得叙用。九月丁丑，詔附會開邊得罪之人毋得叙用。冬十月甲辰，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邊備。時金為蒙古所追，州郡多降蒙古。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是歲，夏主安全卒，宗室遵頊立。

五年夏五月癸酉，封李龍翰子昊昷為安南國王。秋七月戊辰，以雷雨毁太廟屋，避正殿，減膳。冬十月辛巳，詔諸路總領官歲舉堪將帥者二三人，安撫、提刑舉可備將

材者各二人。十一月壬戌，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是歲，叙州蠻降。

六年春正月庚申，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卒。二月乙未，詔宗室毋與胥吏通姻，著為令。三月癸亥，樓鑰罷。夏四月丙子，以章良能參知政事。秋八月，金人弒其主允濟，宗室珣立。閏九月癸巳，雷。乙未，又雷。明日，下罪己詔。兩浙諸州大水。

七年春正月丁丑，參知政事章良能卒。三月丁卯，以安丙同知樞密院事。庚辰，金人來督二年歲幣。秋七月甲子，以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乙亥，金人迫於蒙古，遷都汴，遣使來告，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不報。八月戊申，安丙罷。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壬辰，出内帑錢，賑臨安貧民。黎州叛蠻畜卜始降。起居舍人真德秀奏罷金國歲幣。

八年春正月辛未，命侍從、兩省、臺諫各舉將材三人。二月丙午，雷孝友罷。三月辛丑，詔大郡歲舉廉吏二人，小郡一人。辛巳，應直言極諫科何致坐妄造事端、熒惑衆聽，配廣西牢城。夏四月癸卯，以旱求直言。五月甲辰，詔臟吏毋得減年參選，著為令。秋七月辛酉，以鄭昭先參知政事，曾從龍簽書樞密院事。九月辛未，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兩浙、江東西路旱蝗。

九年春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辛亥，東西兩川地大震。自是，三月、六月、十月數大震。詔侍從、兩省、臺諫舉堪監司者各二人。黎州山崩。

十年春二月庚申，地震。夏四月，金人攻光州，遂分

兵攻樊城，圍棗陽、光化軍。詔江淮制置使李珏、京湖制置使趙方及四川制置使董居誼禦之。廬州鈐轄王辛敗金人於光山縣，金兵遁去，徐州、光化並以捷聞。五月癸卯，趙方請以伐金詔天下。乃下詔，略曰："蠶食快其所求，天厭久矣；鵲巢徵其將覆，人競逐之。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六月庚戌，太白晝見。辛未，東川大水。癸酉，太白經天。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庚辰，太白晝見。戊戌，太白經天。十二月，金帥完顏賛以步騎萬人臨四川，迫諸堡，統制劉雄棄大散關遁，金人據之。雅州蠻寇邊。

十一年春正月壬午，京東路忠義李全率衆來歸，詔以全為京東路總管。二月甲辰，金人焚大散關。丙午，金人破皂郊，死者五萬人。夏四月戊午，金人復攻大散關，守將王立遁。己未，金人攻黄牛堡，興元都統吴政拒退之。癸亥，政至大散關，執王立，斬之。五月癸未，蚩尤旗見，長竟天。丁亥，詔群臣集議平敵、禦敵、和敵三策。秋九月辛巳，大饗明堂，大赦。

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召董居誼詣行在，以聶子述為四川制置使。辛卯，金人復攻西和州，守將趙彦吶設伏待之，殲其衆乃還。乙未，興元都統吴政及金人戰於黄牛堡，死。二月癸卯，金人破武休關。丁未，金人破興元府。庚戌，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辛亥，金人破大安軍，連破洋州。壬子，四川制置使董居誼遁，都統張威遣統制石宣等邀擊金人於大安軍，大破之，獲其將巴土魯安。乙丑，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

人，利州安撫丁焴許之。三月己巳，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

閏月癸亥，興元軍士張福、莫簡等作亂，以紅巾為號。金人圍安豐軍、滁、濠、光三州，遂分兵自光州攻黃州之麻城，自濠州攻和州之石磧，（盱）自［盱］眙軍攻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游騎數百至東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京東總管李全自楚州、忠義總轄季先自漣水軍各引兵來援，金人乃解去。全追擊，敗之，獲其貴將。

夏四月庚午，張福入利州，四川制置使聶子述遁，殺總領財賦楊九鼎，尋掠閬州、果州，焚遂寧府，入普州。曾從龍罷。以安丙為四川宣撫使，奪董居誼官。六月丙子，太白晝見。辛巳，西川地震，太白晝見。辛卯，太白經天。沔州都統張威執張福送宣撫司。秋七月丙申，張福伏誅，紅巾賊悉平。再貶董居誼永州居住。冬十二月己丑，京湖制置使遣統制扈再興、許國等引兵六萬人，分二道伐金。

十三年春正月丁酉，扈再興攻鄧州，許國攻唐州，不克而還。金人追之，遂攻樊城，趙方督諸將拒退之。夏六月壬午，以季先為漣水軍忠義副都統，命赴樞密院議事，未至，殺之。秋八月癸亥，皇太子詢薨。壬申，四川宣撫使安丙遺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癸未，四川宣撫司命統制王仕信引兵赴熙、鞏州會夏人，遂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九月辛卯，夏人引兵伐金，圍鞏州，且來趨師。甲午，

統制王仕信引兵發宕昌。乙未，統制質俊、李寶引兵發下城。戊戌，四川宣撫司命都統張威等分道進兵，張威出天水，程信出長道，陳立出大散關，田胃出子午谷，陳昱出上津。乙巳，程信、王士信引兵與夏人會於鞏州，攻城不克。壬子，程信及夏人攻鞏州，又不克。信引兵趨秦州，夏人退師。冬十月丁巳朔，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信引兵還，諸將皆罷兵。程信以宣撫司之命斬王仕信於西和州，張威罷軍職。十二月癸未，鎮江副都統翟朝宗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來獻。雅州叛蠻降。黎州士兵叛，宣撫司招降之。

十四年春三月丙戌，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丁亥，金人破黃州，知州事何大節棄城遁，死。乙未，詔京湖制置司趨援蘄黃。己亥，金人克蘄州，知州事李誠死之。癸丑，金人退師，扈再興擊敗金人於天長鎮，明日連敗之。夏四月戊辰，金人渡淮而北，李全遣兵追擊，敗之。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六月丙寅，詔以姪貴和為皇子，更名竑，進封祁國公。秋七月辛丑，以趙方為京湖制置大使，賈涉為淮東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節制使。八月乙卯，任希夷罷。壬戌，以宣繒同知樞密院事，俞應符簽書樞密院事。九月癸未，詔宗子貴誠立為沂靖惠王後。辛卯，大饗明堂，大赦。冬十一月，京東安撫張林叛，降於蒙古。十二月庚申，鄭昭先罷。浙東、江西、福建諸路旱，沔、成、階、利四州水。

十五年夏五月丁巳，封子竑為濟國公。己未，以姪貴誠為邵州防禦使。六月辛卯，簽書樞密院事俞應符卒。

秋七月甲子，詔江淮、荆襄、四川制置監司條畫營田來上。八月己卯，命户部詳議義役。甲午，有彗星出於氐。九月辛亥，以宣繒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丁亥，以李全為保寧軍節度使。

十六年春三月戊申，張林所部邢德來歸，詔進二官，以為京東東路副總管。夏六月丁酉，同知樞密院事程卓卒。秋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庚寅，金主珣卒，子守緒立。江淮諸州水。夏主遵頊傳位於子德旺。

十七年夏六月丁卯朔，太白經天，晝見。壬辰，大明府蘇椿等舉城來歸，詔悉補官，即以其州授之。秋八月丙戌，帝違豫。閏月丁酉，帝崩。在位三十一年，年五十七。史彌遠傳遺詔，立姪貴誠為皇子，更名昀，即皇帝位。寶慶元年正月，上尊謚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廟號寧宗。三年，加謚法天備道純德茂功。

歐陽元論曰：寧宗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一時守文繼體，煜然可觀。中更侂胄用事，内蓄群姦，指正爲邪；外挑强鄰，流毒淮甸。（賴）[頻]歲兵敗，乃函侂胄之首，行成於金，國體虧矣。

贊曰：道學愈盛，國政愈乖。前韓後史，臣横主衰。亦稱繼體，碌碌可哀。

理宗本紀第五

理宗安孝皇帝，諱昀，太祖十世孫。太祖傳生燕王德昭、冀王惟吉、廬江侯守度、嘉國公世括、房國公令稼、修武郎子奭，贈太師吴國公。子奭生伯仵，贈太師益國公。伯仵生師雅，贈太師赴國公。師雅生希瓘，帝父也，追封榮王。母慈憲夫人全氏。帝以開禧元年正月癸亥生於山陰，有異瑞，名與莒。時寧宗弟沂靖惠王無嗣，立宗室貴和為後。嘉定十三年，景獻太子薨。十四年六月，遂立貴和為皇子，改名竑，而以帝補乘義郎，尋授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立為沂王後。十五年五月，封竑為濟國公，以帝為邵州防御使。帝性凝重寡言，潔修好學。會竑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彌遠日謀媒孽其失，屬意於帝而未遂。

十七年秋八月壬辰，寧宗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康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寧宗崩，彌遠使楊谷、楊石入白楊皇后，稱遺旨以皇子竑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命子昀嗣皇帝位。既即位，大赦，尊

楊皇后曰皇太后，同聽政。竑賜第湖州，以醴泉觀使就第。癸亥，詔宮中服三年喪。九月乙亥，詔褒表老儒，以傅伯成為顯謨閣學士，楊簡為寶謨閣直學士，並提舉南京鴻慶宮。柴中行叙復原職，授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伯成、簡辭不至。辛卯，大饗明堂，大赦。冬十一月癸未，以皇太后生日為壽慶節。戊子，以葛洪同簽書樞密院事。己丑，詔以生日為天基節。十二月癸丑，開經筵，詔輔臣觀講。

寶慶元年春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庚午，湖州盜潘壬、潘丙、潘甫謀立濟王竑，變尋定。史彌遠遣客余天錫託宣醫治竑疾，逼竑死，詔貶竑為巴陵郡公。辛未，楊谷、楊石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三月癸酉，攢寧宗於永茂陵。夏四月丁酉，皇太后手書免垂簾聽政。五月甲子，詔内外文武大小之臣，於國政有所見聞，封章來上，毋或有隱。六月丁未，史彌遠封魏國公。秋八月癸卯，詔知遠州趙汝夫直秘閣、福建提點刑獄，以旌廉吏。丙午，詔舉廉吏。戊申，詔舉將才。甲寅，以程頤四世孫源為籍田令。冬十二月癸卯，以薛極參知政事，葛洪簽書樞密院事。甲申，朱端常言魏了翁封章謗訕，真德秀奏劄誣詆，詔貶了翁靖州居住，德秀落職罷祠。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李知孝為右正言。

二年春正月癸亥，詔賜沈煥、陸九齡贈謚録。張九成、吕祖謙、張栻、陸九淵子孫官有差。癸酉，召布衣李心傳赴闕。三月戊寅，詔太常寺建功臣閣，凡累朝配享功臣趙普、曹彬、薛居正、潘美、石熙載、李沆、王旦、李繼隆、王

曾、吕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彦、吕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趙汝愚，悉圖其像，名曰昭勳崇德閣。秋八月乙巳，濟王竑追降巴陵縣公。蒙古兵頻略夏境，夏主德旺以憂卒，弟之子睍立。

三年春正月辛亥朔，上皇太后尊號。辛酉，知楚州姚翀朝辭，奏淮楚軍事。上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己巳，詔："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奥，有補治道。朕勵志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對信國公。"史彌遠、楊谷、楊石並進秩。二月庚戌朔，工部侍郎朱在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同時。"丙寅，史彌遠封魯國公。夏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辛巳，日南至郊，大赦，改明年元。十二月壬申，蒙古兵破關外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三關遁。蒙古兵入夏，以夏主睍歸，夏亡。

紹定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加上皇太后尊號。夏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己丑，蒙古主鐵木真卒。戊戌，熒惑犯南斗。冬十二月辛亥，以薛極知樞密院事，葛洪參知政事，袁韶同知樞密院事，鄭清之簽書樞密院事。

二年春二月庚戌，詔：歲舉廉吏或犯姦贓，保任同坐。三月辛卯，詔恤獄囚。夏五月，詔賑成都、潼川路饑。秋八月己未，蒙古主窩闊台立。

三年春二月庚戌，詔起復趙范知鎮江府，趙葵知滁州，各節制本州屯戍軍馬。秋九月辛丑，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許便宜從事。十一月丁

酉，有星孛於天市垣。十二月壬戌，李全叛，淮東官兵王青力戰，死之。詔江淮制臣趙善湘等率兵討李全。乙丑，以鄭清之參知政事，喬行簡同簽書樞密院事。詔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丁卯，立貴妃謝氏為皇后。癸未，加上皇太后尊號。

四年春正月戊子，皇太后壽七十，詣慈明殿行慶禮，大赦。史彌遠以下進秩有差。壬寅，趙范、趙葵等大敗李全於揚州，全走新塘，誅之。立功將士進秩賜賚有差。夏四月丁丑，以喬行簡簽書樞密院事。秋七月庚戌，葛洪罷，知紹興府。八月己未，蒙古兵破武休，入興元，攻仙人關。九月庚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冬十月戊午，太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修官李心傳各疏言：宗廟之制，未合於古，茲緣災異，宜舉行之。詔兩省、侍從、臺諫集議以聞。癸酉，蒙古兵破蜀口諸郡。

五年春正月己丑，以孟珙為京西路兵馬鈐轄，屯棗陽軍。壬辰，以史嵩之為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壬寅，新作太廟成。夏五月己丑，詔："昨鬱攸為災，延及太室，罪在朕躬，而二三執政，引咎去職。今宗廟崇成，神御妥安，薛極、鄭清之、喬行簡並復元官。"戊戌，詔："今後齊民有罪，監司、守臣毋輒籍没其家，必具聞俟命。"秋七月丁酉，以陳貴誼同簽書樞密院事。閏九月庚戌，彗出角。冬十月，以星變大赦。十二月壬午，皇太后楊氏崩。癸卯，詔：外朝喪禮不敢輕改，宮中自服三年。蒙古兵圍汴京，金主奔蔡州。蒙古再遣使議攻金，史嵩之以鄒伸之報謝。起魏了翁連進寶章閣待制、潼川安撫使、知瀘州。起

真德秀為徽猷閣待制、知泉州。

六年夏四月壬寅，攢恭聖仁烈楊皇后於永茂陵。蒙古攻金汴京，破之，殺其二王，俘妃嬪、宗室以歸。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於馬蹬山，降其衆七萬人。八月，史嵩之會蒙古伐金，取唐州。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辛亥，大饗明堂，大赦。辛酉，經筵官請以御製敬天、法祖、事親、齊家四十八條及緝熙殿榜、殿記宣付史館。冬十月，史嵩之遣孟珙、江海領襄軍會蒙古，合圍金主於蔡州。丙戌，史彌遠進太師左丞相，鄭清之右丞相，並兼樞密使。丁亥，史彌遠封會稽郡王，仍奉朝請，以薛極為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參知政事。乙未，左丞相史彌遠卒。十一月丙午，詔改明年元。丙寅，權工部尚書趙范言："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其事不可不監。"帝嘉納之。尋詔趙葵任責防禦。刑部尚書莫澤、侍郎梁成大、工部尚書李知孝有罪，相繼罷。十二月庚辰，薛極罷。戊申，資政殿學士袁韶以附史彌遠奪職，罷祠。壬辰，臺臣言："趙善湘、陳昉、鄭損通賄史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詔趙善湘有討李全功，特寢免，陳昉、鄭損貶黜有差。

端平元年春正月庚子朔，詔求直言。侍從、卿監、郎官、在外執政、從官舉堪為監司、守令者各二人。三衙、統帥、知閣、御帶、環衛官、在外總管、軍帥舉堪為將帥者各二人。丙午，詔趙范兼淮西制置副使，任責防禦。戊申，金主守緒傳位於宗室承麟。己酉，金蔡州城破，守緒自經死，承麟為亂兵所殺，執其參知政事張天綱，金亡。丙寅，

詔:"太師、中書令榮王已進王爵,宜封三代。"於是曾祖子奭、祖伯仵、父師雅並贈太師,封國公。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亡,遣郭春按循故壤,詣奉先縣汛掃祖宗諸陵,還師屯信陽。命王旻守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並益兵飭備,經理唐、鄧屯田。

三月己酉,以賈涉子似道為籍田令。辛酉,詔遣太常寺主簿朱揚祖、閤門祗候林拓詣洛陽省謁八陵。夏四月辛未,詔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丁丑,詔:"比年宗親貧窶,或致失所,甚非國家睦族之意。大宗正司、南外西外宗正司,其申嚴州郡,以時贍給,違者有刑。"丙戌,以滅金獲其主完顏守緒遺骨告太廟,其玉寶、法物併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命有司審實以聞。庚寅,詔孟珙、江海等進秩賜賚有差。五月丙辰,以趙范為兩淮兼沿江制置使。丙寅,詔:"黃幹、李燔、李道傳、陳宓、樓昉、徐宣、胡夢昱皆阨於權姦,而各行其志,没齒無怨,其賜謚、復官,仍録其子,以旌忠義。戴埜復元資,以勵士風。"六月戊辰朔,鄭清之等進奏:選德殿柱有金書六字曰:"(母)[毋]不敬,思無邪。"上曰:"此坐右銘也。"戊寅,以喬行簡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鄭性之簽書樞密院事。己卯,詔復濟王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仍存恤其家。癸巳,史嵩之進兵部尚書。

秋八月,議收復三京。以趙范為東京留守,趙葵為南京留守,全子才為西京留守。趙葵將楊誼至洛,為蒙古所乘,師大潰。九月壬寅,趙范奏:"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徐敏子、范用

吉怠於赴援。”詔葵、子才各削一秩，趙楷等并楊誼降黜有差。己酉，詔進士何霆編類朱熹解注文字，有補經筵，授上文學。冬十月，户部尚書真德秀赴召，進《大學衍義》，尋改翰林學士。魏了翁召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辛卯，參知政事陳貴誼卒。十二月己卯，蒙古遣王楫來責敗盟。尋命鄒伸之等報謝。李知孝、梁成大、莫澤並竄遠州，盡追爵秩。

二年春正月甲寅，詔議胡瑗、孫明復、邵雍、歐陽修、周惇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十人從祀孔子廟庭，升孔伋十哲。丙辰，詔主管侍衛馬軍孟珙屯黄州。辛酉，遣程芾等為蒙古通好使。二月甲子朔，日當食不虧。三月乙未，詔太學生陳均編《宋長編綱目》，進士陳文蔚著《尚書解》，并補迪功郎。乙巳，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卓同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辛卯，真德秀罷，子内祠，卒。六月戊寅，以鄭清之為特進左丞相，喬行簡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壬午，以曾從龍知樞密院事，崔與之參知政事，鄭性之同知樞密院事，陳卓簽書樞密院事。崔與之辭不拜。秋七月庚申，禮部尚書魏了翁上十事，不報。閏七月丁亥，貶全子才衡州居住，劉子澄瑞州居住。

八月庚寅，惠陽、建安、京口、高沙諸軍作亂，討平之。詔曰：“朕仰惟藝祖皇帝，立國以仁，維國以義。撫民馭軍，恩威不相掩，用能經制一定，國勢奠安。間者軍士蠢為不靜，以駭民聽，雖怙終必戮，而事非獲已，痛切朕躬。夫三綱五常之理，在人未始泯絶。彼其忘平時撫養之恩，背理捐生，豈盡本心哉？有司奉令不虔，故其病於掊尅，

而饑寒不免;困於力役,而休息無期;鬱悒於阻遏,而赴愬無所。殆非一日,亦惟朕之不明,有以致之。《詩》不云乎:'祈父,王之爪牙,胡轉予於恤?'內而三衙,外而列閫,暨諸軍主兵□,其各體至意,上下交飭,訓禮示信,威以儆其玩,恩以卹其私,使人人自愛,相安於紀律,而國勢張,時惟汝嘉,狃故必罰,朕不敢赦。"

冬十一月乙丑,以曾從龍為樞密使,督視江淮軍馬,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湖軍馬。從龍卒。十二月庚寅,以魏了翁兼督視江淮軍馬。甲辰,以余嶸同簽書樞密院事。安南來貢。蒙古分道入侵蜀漢、江淮州郡。詔籍鄭損家,連貶南劍州居住。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攻江陵,統制李復明奮戰,死之。二月壬寅,詔侍從、臺諫、給舍條具邊防事宜。甲辰,召魏了翁簽書樞密院事,辭不拜。三月,襄陽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焚城郭倉庫,相繼降蒙古。時城中官民兵四萬七千有奇,財粟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亡,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主將李虎乘火縱掠,襄陽為空。制置使趙范坐失撫御,削三官。夏四月己酉,魏了翁罷,知潭州。癸丑,詔悔開邊,責己。其略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譬金之寖滅,而蒙古之與鄰。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膂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鬬,户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五月甲申，以趙葵為淮東安撫制置使、知揚州。秋七月丁卯，以鄭性之參知政事，李鳴復簽書樞密院事。甲申，雨血。八月丙戌，趙范坐失襄城罪，再貶秩，李虎亦貶秩，各令任責捍禦自效。九月辛未，大饗明堂，大赦。乙亥，鄭清之、喬行簡並罷為醴泉觀使兼侍讀。以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辭不拜。壬午，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與蒙古兵戰於大安軍陽平關，死。冬十月壬寅，蒙古兵克固始。丙午，蒙古兵克文州，守臣劉鋭、通判趙汝夔死。十一月丙寅，以喬行簡為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蒙古兵入淮西。詔史嵩之、趙葵、陳韡分道援之。戊辰，以魏了翁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壬申，詔群臣各陳防邊方略。戊寅，復成都府。十二月壬寅，詔改明年元。金州通判蹇孱及弟維、子永叔與蒙古兵拒戰，俱死。安南來貢。

嘉熙元年春正月甲子，詔："兩淮、荆襄之民，避地江南，沿江州縣，間有招集賑恤，常慮恩惠不周，流離失所。江陰、鎮江、建寧、太平、池、江、興國、鄂、岳、江陵境内流民，其計口給米，期十日竣事以聞。"二月癸未朔，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鄒應龍簽書樞密院事，李宗勉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罷。癸卯，詔以朱熹《通鑒綱目》下國子監，并進經筵。夏五月壬申，臨安大火。六月癸巳，鄒應龍罷。丙午，詔建内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資質美者二三人，置師教之。秋八月癸巳，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簽書樞密院事。甲辰，詔：蜀鷄冠隘都統王宣戰没，其總管吴桂棄所守走，又縱部伍剽劫，貶官勒停。冬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太史先期言是日日食將既，日與金、木、

水、火四星俱纏於斗。詔損膳避朝，以圖消弭。

二年春正月戊申朔，詔文武群臣舉曉暢兵財各二人，三衙、諸軍統制舉將材各二人。二月戊戌，詔："近覽李曾伯奏，知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際，綏撫為急，宜施蕩宥之澤。淮西被兵，恩澤亦如之。其降德音，諭朕軫恤之意。"蒙古再遣王楫來。三月己丑，遣周次説為蒙古通好使。夏五月癸未，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李宗勉參知政事，余天錫簽書樞密院事。甲申，嚴州布衣錢時、成忠郎吴如愚以隱居著書，並選為秘閣校勘。丙戌，以李鳴復參知政事。冬十月己丑，日生黑子。辛未，復光州。十二月丙午，董宦臣坐棄光州伏誅。

三年春正月癸酉，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為左丞相。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余天錫參知政事。游似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戊戌，以游似參知政事，許應龍簽書樞密院事，林略同簽書樞密院事。九月辛巳，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許應龍、林略罷。十一月丙子，以范鍾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甲子，復夔州。

四年春正月辛未，彗出營室。庚辰，詔曰："朕以渺身，托於天下士民公卿之上。顧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群生之和，變異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祗懼，不遑康寧。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見於營室，太史氏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譴告匪虚。今朕痛自克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間歟？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未當，而真偽無别歟？抑牧守匪良，而犴獄多興歟？

封人弛備，而暴客肆志歟？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歟？四方多警，而朕不悟，群黎有苦，而朕不知歟？譴見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修行之意。二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協恭以輔朕。百爾執事，吾法守也，其竭忠以告朕。使朕得以導和消異，不亦善乎！布告中外，咸知朕意。”

二月癸丑，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夏四月乙巳，召督軍右丞相史嵩之還。六月，江浙、福建大旱蝗。秋七月乙丑，詔：“今夏六月恒暘，飛蝗為孽。朕德未修，民瘼尤甚。中外臣僚，其直言闕失無隱。”又詔有司賑災恤刑。九月，喬行簡罷。冬十月癸巳，詔改明年元。十二月丙辰，地震。己未，詔求直言。閏十二月丙寅，左丞相李宗勉卒。以游似知樞密院事，范鍾參知政事，徐榮叟簽書樞密院事。

淳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詔舉文武才。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尋黜王安石從祀。丙午，封周惇頤為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戊申，幸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祭酒進講。監學官、諸生進秩賜賚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夏四月丁

丑，詔以弟與芮為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嗣榮王，貴謙為開府儀同三司、嗣沂王。

冬十一月辛卯，蒙古主窩闊台卒，后主國事。十二月丁丑，侍御史金淵劾前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貪黷殘忍，蜀人銜怨，乞更竄責。詔除名，贛州居住。蒙古兵攻普州，知州何叔丁、判官楊仁舉闔家遇害。蒙古兵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一家數百口並遇害。蒙古遣使來議和，至淮上，守將囚之。

二年春正月甲戌，游似罷。以范鍾知樞密院事，徐榮叟參知政事，趙葵同知樞密院事，別之傑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己酉，趙葵罷。六月壬子朔，徐榮叟罷。丁巳，以余玠為四川宣諭使，授制置使。丙寅，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高定子簽書樞密院事，杜範同簽書樞密院事。盛夏積雨，浙右大水。秋七月，常、潤、建康大水，兩淮尤甚。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辛卯，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蒙古兵大入通州，守臣杜霆載其私帑遁。十一月辛卯，詔諭兩淮節制李曾伯，毋以通州被兵之故，不安厥職，其督勵諸將，勉圖後功。己亥，日南至，雷電交作。詔省躬求直言。十二月癸亥，蒙古兵連攻叙州，都統楊大全拒戰，死。丙寅，別之傑罷。

三年春正月戊寅，以高定子兼參知政事，尋罷。三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壬申，布衣王與之進所著《周禮訂議》，補下州文學。蒙古兵破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威堅守魚孔隘，詔世威就知大安軍。

四年春正月壬寅朔，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

中外。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戊午，蒙古兵圍壽春府，吕文德節制水陸諸軍解圍有功，詔赴樞密院禀議。六月庚午朔，以吕文德兼淮西招撫使、知濠州。秋九月甲辰，右丞相史嵩之許終喪。甲戌，以趙葵同知樞密院事。

五年春正月乙卯，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事。三月庚子，詔嚴贓吏法。夏四月丙戌，右丞相杜範卒。秋七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九月辛亥，大饗明堂，奉太祖、太宗、寧宗，並侑大赦。冬十二月己卯，以游似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樞密院事。性傳尋罷。壬午，以太史奏日食明年正旦，詔避殿減膳，百官講行闕政，凡可以消弭災變者，直言無隱。工部侍郎徐元杰、侍禦史劉漢弼以嘗論史嵩之相繼暴卒，太學生為訟冤，詔各給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蒙古兵入蜀，權巴州何震、權成都府馮有碩、權漢州王驤、權成都縣楊兑、權資州劉永、權潼川府魏靄死。將領關貴、統制白傅才率衆復洋州還，遇敵兵交戰，將士百五十三人俱没於陣。詔各贈恤。

六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二月戊辰，范鍾罷。夏四月戊寅，詔授朱熹門人胡安定、吕燾、蔡模迪功郎，本州學教授，給札録其著述，并條具所欲言者以聞。六月壬子，以陳韡參知政事。秋七月，蒙古主貴由立。八月癸丑，以秘書少監劉克莊兼崇政殿説書。九月戊辰，以賈似道為京湖制置使。冬十二月乙未，詔許史嵩之致仕。臺諫諭其無父無君、罪有餘誅，請削官遠竄。

七年春正月乙卯朔，詔："間者絀逐非才，收召衆正，史嵩之已令致仕，示不復用。咨爾二三大臣，其一乃心，務舉實政，以輯寧我邦家。若辭浮於實，玩愒歲月，朕何賴焉。"夏四月庚子，以王伯大簽書樞密院事，吴潛同簽書樞密院事，辛丑，以鄭清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游似罷。以趙葵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陳韡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甲辰，趙葵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江東安撫使。五月乙亥，策士，詔求直言弭旱。六月丙申，以旱避殿減膳。詔中外臣庶直陳過失，毋有所諱。戊申，詔："旱勢未釋，兩淮、蜀、襄及江、閩内地，曾經兵州縣，遺骼暴露，感傷和氣，所屬有司收瘞之。"秋七月乙丑，吴潛罷。丁卯，以别之傑參知政事，鄭寀同簽書樞密院事。寀罷。八月辛卯，乃雨。

八年春二月乙未，福安縣民羅母年過百歲，特封孺人，有司歲時存問，以厚風化。三月，蒙古主貴由卒，后主國事。夏六月戊戌，以徐鹿卿為樞密使。秋七月辛卯，以王伯大參知政事，應繇同知樞密院事，謝方叔簽書樞密院事，史宅之同簽書樞密院事，伯大尋罷。九月辛酉，大饗明堂，大赦。是日，雷。冬十月甲戌朔，别之傑罷。

九年春正月，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道路遺棄嬰兒，仍置藥局，療貧民疾病。閏二月甲辰，以鄭清之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封魏國公。趙葵為右丞相。應繇、謝方叔並參知政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六月丙寅，詔邊郡各立廟一，賜額褒忠。凡没於王事忠節顯著者，並祠焉。守臣春秋

致祀。冬十一月癸未，應徼罷。十二月乙巳，以吴潛同知樞密院事，徐榮叟簽書樞密院事。戊午，同知樞密院事史宅之卒。

十年春三月癸未，趙葵罷。冬十月辛酉，詔諸主兵官行罰毋杖脊傷人命。十一月壬申，以趙葵判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台、嚴州水。

十一年春三月戊寅，以謝方叔知樞密院事，吴潛參知政事，徐清叟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戊戌，潭州民林符三世孝行，一門義居。福州陳氏笄年守志，壽逾九袠。詔皆旌表其門。六月乙巳，詔求遺書并山林之士有著述者許上進。蒙古主蒙哥立。秋八月辛亥，詔："比覽林光世《易範》，明《易》推星配象演義，有司其以禮津遣赴闕。"九月辛未，大饗明堂，大赦。冬十一月庚戌，左丞相鄭清之卒。甲寅，以謝方叔為左丞相，吴潛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乙卯，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簽書樞密院事。京湖都統高達等復襄樊。十二月戊辰，詔以八事訓飭在廷，曰：肅紀綱，用正人，救楮幣，固邊陲，清吏道，淑士氣，定軍制，結人心。

十二年春正月辛丑，太學録楊懋卿以孝行卓異，詔旌其門。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壬午，詔襄、郢新復，蠲賦稅。蒙古兵復攻隨、郢、安、復，副總管馬榮率將士拒戰，却之。夏五月乙巳，信州玉山縣盜起。詔罷諸郡經界。秋八月丁丑，班《會天曆》。辛巳，詔改明年元。冬十月癸丑，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壬申，詔襄、郢新復，其務措置屯田，修渠堰。十一月庚寅，吴潛罷。

丙申夜，臨安大火，越夕乃熄。詔求直言。閩浙八州郡大水。

寶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詔以姪孜為皇子，改賜名祺，封永嘉郡王，製《資善堂記》賜之。癸卯，蒙古兵渡漢江，入西柳關，京湖都統高達帥兵禦之。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乙未，詔侍從、臺諫、給舍、制司各舉帥才二人。五月甲午，召四川制置使余玠還，暴卒。秋八月丙辰，以余晦為四川安撫制置使、知重慶府。江、湖、閩、廣旱，溫、台、處三州大水。

二年春二月甲辰朔，詔太常釐正秦檜謚。庚申，詔：饒州布衣饒魯不事科舉，一意經學，授州教授。三月壬午，王善使蒙古留七年，來歸。夏四月乙丑，以徐清叟知樞密院事，董槐參知政事。六月甲寅，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籍其家。庚午，召四川制置使余晦還。閏六月壬申，參知政事董槐以邊事孔棘，請自帥蜀，優詔不允。壬午，以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秋九月辛亥，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癸酉，皇子禥進封忠王。蒙古城利、閬州。知閬州兼利西安撫王惟忠下獄，詔籍其家，斬都市。

三年春正月己未，迅雷。明日，起居郎牟子才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倡優狎媟，有累聖德，乞請罷以應天變。"從之。夏六月丙子，以王埜簽書樞密院事，尋罷。監察御史洪天錫劾內官盧允升、董宋臣，不報。秋七月壬戌，謝方叔罷。八月乙丑，徐清叟罷。以董槐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程元鳳簽書樞密院事，蔡抗同簽書樞密院事，治入

洛啟釁罪，全子才、劉子澄各罷祠。

四年春三月丙辰，帝製《字民訓》，賜親民官。夏四月癸未，以程元鳳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賈似道參知政事，依舊督兵。甲辰，羅氏鬼國遣報思播言：蒙古將由大理取道西南，大入邊。詔以銀萬兩，使思播結約羅鬼為援。六月癸未，侍御史丁大全疏擊右丞相董槐，夜半以臺牒役隅兵迫出關，遂罷相。三學生屢上書以為言。詔槐提舉洞霄宮。秋七月甲寅，知叙州史俊調舟師連與蒙古兵戰，却之。乙卯，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張嗣簽書樞密院事。

九月甲寅，監察御史朱熠言：境土日蹙，調度日廣，乞汰冗吏。不報。冬十一月戊戌，京湖閫臣繼上戰功。詔曰："蜀罹兵革，吾民重困，所當勞來撫摩，使之樂業。比聞官吏乃肆誅求，殊失培植邦本之意。自今四川制司戒飭屬郡，違者罪無赦，御史臺其嚴覺察。"癸丑，詔戒群臣洗心飭行，毋縱於貨賄，其或不悛，舉行淳熙成法。又開國以來勳臣之裔，有能世濟其美而不世其禄者，所在州郡以聞。以張嗣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同簽書樞密院事。蔡抗輒擅去國，奪職，奉祠。十二月庚申，蒙古城棗陽。

五年春正月丁亥朔，賈似道進知樞密院事，依舊督兵。以吴淵參知政事，淵未至，卒。夏四月，蒙古兵攻襄陽，安撫高達力戰於白河，却之。蒙古兵攻苦竹隘。詔京湖調兵應援。六月丁酉，馬天驥罷。秋八月庚子，以張嗣參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嗣卒。九月辛酉，大饗

明堂，大赦。冬十月丁酉，以林存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乙丑，獎諭安南國，賜賚之。庚辰，詔三邊郡縣官毋擅離職守，帥臣其嚴糾察。

六年春正月辛亥朔，以丁大全參知政事。二月辛巳朔，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尋兼荆湖北路安撫使。夏四月乙巳，程元鳳罷。丁未，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林存同知樞密院事。蒙古主率諸將兵號十萬，分三道來侵，一趨散關，一趨米倉關，一趨沔州。冬十月戊子，蒙古將李璮率兵攻通、泰州。十一月己酉，林存罷。壬子，以朱熠同知樞密院事，饒虎臣同簽書樞密院事，賈似道進樞密使，為兩淮宣撫使。丁卯，李璮攻海州、漣水軍。海州通判侯畐鏖戰死，闔室遇害，將士殺傷殆盡。賈似道抗章引咎。詔以功自贖。十二月戊寅，詔改明年元。庚辰，蒙古兵渡馬湖入蜀。詔馬光祖、向士璧暫移司峽州，以便策應，士璧、光祖尋敗蒙古兵於房州。臨安大旱。

開慶元年春正月丁卯，以賈似道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蒙古兵攻忠、涪州，破利州、隆慶、順慶諸郡，閬、蓬、廣安守將相繼降。蒙古又造浮梁於涪之藺市。三月丁巳，以吕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夏六月辛巳，以朱熠參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蒙古兵圍合州。自二月至於是月，守臣王堅固守力戰，蒙古主蒙哥卒於城下，乃解圍。九月壬子，賈似道表言：蒙古兵自黄州浚武口渡江，圍鄂州。中外震動。庚申，以戴慶炯簽書樞密院事。下詔責己，勉諭諸閫進兵。

冬十月辛未朔，丁大全罷。壬申，以吴潛為左丞相兼

樞密使，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依舊督兵。庚辰，詔自今十一日始，避殿減膳，徹樂。又詔曰："比者蜀道稍寧，然干戈之餘，瘡痍未復，流離蕩析，生理何資？咨爾旬宣之寄，牧守之臣，輕徭薄賦，一意撫摩，恤軍勞民，庶底興復。其被兵百姓，遷入城郭，無以自存者，三省下各郡以財粟賑之。"十一月乙卯，以趙葵為江東西宣撫使，許便宜行事。閏月丁丑，以向士璧為湖南制置副使、知潭州。甲申，以吕文德為京西、湖北安撫使兼制置使、知鄂州。十二月己亥，賈似道私與蒙古議和，奏鄂州圍解，詔論功行賞。辛亥，詔改明年元。是歲，屢出内帑銀帛緡錢犒師，發義倉米賑臨安、湖北及婺州饑。

景定元年春二月辛酉，蒙古遣偏師取道大理，由廣南抵衡州。向士璧合劉雄飛兵，逆戰於道，敗之，獲還俘民甚衆。丙寅，蒙古兵攻分寧、武寧二縣，河湖砦都監張興宗死。三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乙亥，詔：全、岳、（水）[永]、衡、柳、象、瑞、興國、南康、隆興、江州、臨江、潭州經兵諸縣，農民失業，應開慶元年二税盡除之。辛卯，蒙古主忽必烈立。蒙古兵至漢陽，鄧州統制張勝力戰死。賈似道言：自鄂趨黄，與敵遇，大戰，敗之。夏四月戊戌朔，侍御史沈炎疏左相吴潛罪，請速詔賈似道正位鼎軸。己亥，賈似道以計殺蒙古鄂州殿兵，上表奏捷。己酉，吴潛罷。癸丑，召還賈似道，進少師，封衛國公。以朱熠知樞密院事，饒虎臣參知政事，戴慶炯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簽書樞密院事。虎臣罷，慶炯卒。

五月癸未，以沈炎同簽書樞密院事。六月壬寅，詔立

忠王㬎為皇太子，賜字長源。甲寅，以楊棟、葉夢鼎並為太子詹事。秋七月丁卯朔，大赦。己丑，御史何夢然劾丁大全、吳潛欺君無主之罪。庚寅，以賈似道兼太子少師、朱熠、皮龍榮、沈炎兼太子賓客。辛卯，詔丁大全削三秩，南安軍居住。吳潛奪觀文殿大學士，罷祠，建昌軍居住。癸巳，詔舉孝廉。蒙古遣郝經來修好，且徵歲幣。賈似道隱其事，幽經真州。上聞使至，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曰："和出(被)[彼]謀，豈容輕徇？若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九月辛巳，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甲辰，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其嚴覺察舉劾以聞，當置於法，以為同惡相濟者之戒。"壬戌，再貶吳潛潮州居住。十二月辛丑，建陽縣嘉禾生，一本十五穗。詔改建陽為嘉禾縣。

二年春正月丁丑，命皇太子謁孔子於太學。乙酉，以皇太子請，詔封張栻為華陽伯，吕祖謙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乙未，以皮龍榮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簽書樞密院事。乙卯，竄吳潛於循州。丙辰，竄丁大全於貴州，追削二秩。秋七月甲子，蜀帥俞興奏：知瀘州劉整率所部兵降蒙古。由會計邊費，為興所按也。戊寅，王惟忠家訟冤，詔奪謝方叔應得恩數。丁大全責授新州團練使，貴州安置。丙戌，吳潛責循州安置，卒。八月壬辰，以吕文德兼四川宣撫使。乙巳，以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向士璧坐冒邊費，貶漳州安置，復被逮，責償以死。趙葵、史巖之等俱責償貶黜有差。

九月乙亥，蒙古使郝經久留真州，帝趨與賜賚。冬十月丙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丙辰，沈炎罷。十二月辛卯，宰臣奏："太子語臣等言：'近奉聖訓，夫婦之道，王化之基，男女正位，天地大義。平日所講修身齊家之道，當真履實踐，勿為口耳之學。'請宣付史館，為世程法。"從之。甲午，以何夢然參知政事。壬寅，江萬里罷。癸卯，册全氏為皇太子妃。臨安大雨水。湖、秀州水。安南來貢。

三年春正月戊子朔，詔量移丁大全、吴潛黨人，更不録用。庚午，賜賈似道第宅於集芳園，給緡錢百萬，就建家廟。二月丁亥朔，皮龍榮罷。庚戌，蒙古將李璮以漣、海三城來歸，獻山東郡縣。詔封璮齊郡王，復其父李全官爵。三月乙丑，以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夏六月庚寅，以楊棟同簽書樞密院事。庚戌，安南陳日煚上表乞世襲，詔日煚及男威晃俱授安南國王。秋八月戊戌，蒙古兵克濟南，殺李璮。事聞，詔嚴邊防。九月丁丑，温州布衣李元老讀書安貧，不事科舉，年百有四歲，詔授迪功郎致仕，本郡給俸。冬十月甲子，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書樞密院事，並兼太子賓客。十一月壬辰，詔奪丁大全團練使，新州安置，道死。

四年春正月壬午，詔侍從、臺諫、給舍、卿監、郎官以上及制總、監司各舉所知，不拘員限，不如所舉，行連坐法。戊子，林希逸言莆陽布衣林亦之、陳藻有道之士，林公遇幼承父澤，奉親不仕。詔贈亦之、藻迪功郎，公遇進贈一官。二月丁巳，置公田所，以劉良貴等領之。夏五月

丁酉，婺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布衣徐幾皆得理學之傳，詔並授迪功郎、本州府教授兼書院山長。秋九月辛卯，大饗明堂，大赦。甲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樞密院事，葉夢鼎簽書樞密院事。

五年春正月丁丑朔，詔曰："朕粤稽盛帝明王，制治保邦，曷常不以人材為先務。蓋雖堯舜之法度、文武之方策，苟非得人，是迪是循，則亦徒法而已。故必賴濟濟之賢，藹藹之士，布列中外，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相繼於長久也。我國家因之，舊進士一科，得人為盛。三百年間，所以保乂王家，垂休億載者，厥功茂哉。弊久蠹滋，近年尤甚。非無(隹)[佳]士穎出，由此其選。然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植德礪行者，難究其蘊奥。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瀉。至於冒國法以苟營，假儒冠而挾策。俚言亂雅，剿説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變通。蓋披閱先朝名臣奏議，其論取士之法非一。惟程顥、頤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今，綱條詳明，用意純切。令三省詳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務於科舉令甲無大更張，以妥安士心。而於進士科舉之外，所以崇尚經術，考察德行，選用材能之道，立為一代之典，陶成四方之風。庶幾豐芑之仁，垂之萬世，顧不美歟？"癸巳，出奉宸庫珠香象犀，下務場貨易，助收楮幣。

夏四月戊午，太白晝見。五月庚辰，何夢然罷，知建寧府。辛卯，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姚

希得同簽書樞密院事。乙未，安南奉表謝恩，進方物，詔却之，仍厚賚以奬恭順。己亥，太白經天晝見。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於柳。丁丑，詔避殿減膳，求直言。言者皆云變由公田。賈似道奏辨乞避位，帝勉留之，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卿既任事，亦當任怨。"丙申，臺臣言楊棟指彗星為蚩尤旗，欺天罔君。詔棟罷職，予祠。九月乙未，左司諫舒有開劾建寧府教授謝枋得校文發策，怨望謗謗。貶興國軍居住。行經界推排法。由是江南尺寸之地皆有稅。冬十月乙丑，詔行關子銅錢法。帝不豫。丁卯，帝崩。在位四十一年，年六十。遺詔皇太子禥即皇帝位。咸淳二年十二月，上尊謚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神武聖明安孝，廟號理宗。

論曰：有天下者貴正始。理宗之立，出於史彌遠矯命，可謂不幸矣。享國四十餘年，彌遠權終，丁、賈繼政，陰邪得志，國事日舛。自古亂君各賢其亞，概如是也。當時諫臣方大琮等，每以女寵侈費爲言，則色荒政怠，亂所由生。徒飾崇儒講藝之虛名，曷益乎？

贊曰：大橫之兆，乃因避雨。慧日閣言，符命所祐。報功之極，遂忘跋扈。四十餘年，始終臣瘉。崇儒重道，褒封曠古。國蹙民窮，何益矩步。廟號曰"理"，殊傷文武。

度宗三帝本紀第六

度宗景孝皇帝，諱禥，榮王與芮之子，理宗親姪也。母夫人錢氏，生母黃氏，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帝於紹興榮邸。資識内慧，七歲始言。理宗晚無子，託神器焉。淳祐中，賜名孟啟。歷授慶遠軍節度使，封益國公。又改名孜，封建安郡王。寶祐元年，立為皇子，封永嘉郡王。二年十月，進封忠王。十一月，加元服，字(拜)[邦]壽。景定元年六月，立為皇太子，賜字長源。理宗家教甚嚴，鷄初鳴問安，再鳴回宫，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終日手不釋卷。將晡，復入起居，率為常。理宗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

五年十月丁卯，理宗崩，受遺詔即皇帝位。戊辰，尊皇后謝氏曰皇太后，以生日為壽崇節。辛未，大赦。十一月，詔曰："京師，諸夏根本，民氣宜紓。先帝罷諸行，厚之使勿困也。帥漕兩司，合蠲近例，歲貢以補助其乏缺。所當繼志，以副先帝培護根本之意。"又詔求直言，又詔躬行

三年喪。本生父嗣榮王與芮，依前太師判宗正事。臺臣劾宦官李忠輔、何舜卿，並竄遠方。以葉夢鼎參知政事，姚希得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壬寅，戒贓吏，絶貢羨餘。甲辰，詔以生日為乾會節。初開經筵，名講殿曰熙明。禮部尚書馬廷鸞進讀《大學衍義序》，陳心法之要。是歲，浙東西、湖南北、廣東西、福建、成都、京西、潼川、夔、利路户五百六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九口一千三百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

咸淳元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月丁未，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庚申，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壬戌，以王爚簽書樞密院事。三月甲申，攢理宗於永穆陵。夏四月戊午，賈似道特授太師。閏五月丁未，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爚同知樞密院事，馬廷鸞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蒙古將阿术帥兵至盧州及安慶，諸路統制範勝、統領張林、正將高興、副將孟興逆戰，死之。冬十一月辛丑，以留夢炎簽書樞密院事。

二年春正月癸丑，江萬里罷，知潭州。二月辛卯，詔左右史循舊制立侍御坐前。夏四月壬午，姚希得罷。丁亥，王爚罷。五月甲寅，以王爚參知政事，留夢炎同知樞密院事，包恢簽書樞密院事。秋七月壬寅，罷童子科。是歲，安南來貢。

三年春正月己丑朔，郊，大赦。丁酉，上皇太后尊號。壬辰，以王爚知樞密院事，葉夢鼎參知政事，常挺簽書樞密院事。癸卯，立全氏為皇后。戊申，帝詣太學謁孔子，

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顓孫師升十哲，邵雍、司馬光升列從祀，雍封新安伯。禮部尚書陳宗禮、國子祭酒陳宜中進讀《中庸》。明日，執經官并各學官俱進秩，諸生推恩有差。二月己未，復廣安軍。乙丑，詔賈似道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三月壬辰，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尋罷。

夏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戊申，詔曰："比嘗命有司按月給百官俸，惟官愈卑，去民愈親，仍聞過期弗予，是吏奉吾命不虔也，諸路監司其嚴糾劾。"六月壬戌，以馬光祖參知政事。己卯，王爚罷。秋八月壬戌，邊報警急，詔諭吕文德申嚴防遏。乙丑，嗣榮王與芮進封福王。辛未，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留夢炎知樞密院事。冬十月庚申，復開州。十一月，以常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

四年春正月乙巳，留夢炎罷。庚戌，詔曰："邇年近臣引去以為高，勉留再三，弗近益遠，往往相尚，不知其非義也。亦由一二大臣嘗勇去以為衆望，相踵至今。孟子於齊王，不遇，故去，是未嘗有君臣之情也。然猶三宿出晝，庶幾改之。儒者家法；無亦取此乎？朕於諸臣，允謂無負，其弗高尚，使人疑於負朕。"秋九月癸未，蒙古築白河城，始圍襄、樊。冬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參知政事常挺罷，尋卒。十二月丙戌，包恢罷。

五年春正月癸亥，葉夢鼎罷，以馬廷鸞參知政事。甲戌，以江萬里參知政事。三月丙午，蒙古將阿术及宋叛將劉整自白河以兵圍樊城。乙卯，蒙古城鹿門。己未，詔浙

西六郡公田設官督租有差。辛酉，京湖都統張世傑率馬步舟師援襄、樊，與蒙古戰於赤灘圃，敗之。戊辰，以江萬里為左丞相，馬廷鸞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夏四月，高郵縣夏世賢七世義居，詔署其門。五月己酉，馬光祖罷，提舉洞霄宮。秋七月辛酉，大饗明堂，大赦。丙寅，加上皇太后尊號。冬十二月戊子，蒙古築南新城。

六年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為京湖安撫制置使，督師援襄、樊。辛酉，班《成天曆》。丙寅，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簽書樞密院事。丁卯，帝製《字民》、《牧民》二訓，以戒百官。戊辰，江萬里罷。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癸丑，詔曰："吏以廉稱，自古有之，今絶不聞，豈不自章顯而壅於上聞歟？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將顯擢焉。"夏四月戊寅，以文天祥兼崇政殿説書。六月庚午，詔《太極圖説》、《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天下士子宜肄其文。秋七月，復開州。八月甲申，樂清縣嘉禾生，詔薦士增四名。癸巳，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冬十月丁丑，遣殿前副都指揮使范文虎總師援襄、樊。十一月乙未，陳宗禮罷，尋卒。十二月己亥，蒙古築萬山城。是歲，台、安吉二州、嘉興、華亭二縣並水災，賑之。

七年夏六月己未，蒙古會兵圍襄陽。秋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癸丑，從政郎朱鑒孫進《群經要略》。十二月辛亥，以御史陳伯大言，科舉置士籍。戊午，詔舉廉能材堪縣令者。是冬，蒙古改國號曰元。是歲，紹興、平江府、安慶、無為、吉、和、鎮、巢諸州饑，賑之。

八年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惟崇儉必自宮禁始，自今宮禁敢以珠翠銷金為首飾服用，必罰無貸。臣庶之家，咸宜體悉。工匠犯者，如景祐制，必從重典。"又詔："有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之為吏者長子孫，則其遺意也。比年吏習偷薄，人懷一切，計日待遷，事未克究，又望而之他。吏胥狎玩，竊弄官政，吾民奚賴焉。繼自今，內之郎曹，外之牧守以上，更不數易，其有治狀昭著，自宜奬異。"夏五月，李庭芝遣部轄張順、張貴將兵援襄陽，兵敗，二將先後死之。

六月丙申，貶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衡州安置，道卒。丁酉，以章鑒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九月辛未，大饗明堂，大赦。是日，賈似道憾帶御器械，胡顯祖輒去位，詔罷顯祖，出其妹貴嬪為尼，似道始還。冬十一月乙卯，馬廷鸞罷，予祠。十二月甲寅，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是歲，臨安大雨水，紹興六邑水，賑之。

九年春正月乙丑，阿术、劉整破樊城，守將範天順、牛富死之。二月庚戌，吕文煥以襄陽府降於元。三月壬午，詔建機速房於中書，以革樞密院漏泄稽違之弊。夏四月癸巳，詔曰："乃者邊吏弗戒，致有襄難。將士頻歲暴露，邊民蕩析離居，盡傷朕心。爾閫臣專征方面，宜身率諸將，宣揚國威，以賞戮用命不用命爾。守臣有土有民，宜申儆國人，保固封守。爾諸將尚迪果毅，一乃心力，各以其兵，敵王所愾。今朕多誥，爾其悉聽明訓，毋懈毋懦，習於故常，功多有厚賞，爾不克用勸，罰固不得私也。又如

中外大小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攻守之略者，密具以聞，一如端拱二年制書，朕當虛心以聽。”五月庚辰，詔諸人上書請以丞相似道督兵者不允，餘付機速房。

六月己丑，給事中陳宜中請正范文虎不力援襄之罪，賈似道庇之，止降一官。癸卯，京湖制置使汪立信言襄、樊之禍皆由範文虎及俞興父子。閏月丙辰，朝散郎師顯行進《注皇朝文鑒》。秋七月癸巳，復洋州。戊戌，復馬嚾山。九月辛巳，以章鑒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一月壬午，子㬎授左衛上將軍，封嘉國公。是月，以陳奕為沿江制置使，夏貴為淮西制置使，李庭芝為淮東制置使。

十年春正月，賈似道母死，詔以鹵簿葬之，似道起復視事。夏四月己卯，子昺授左衛上將軍，進封永國公。五月壬寅，張珏表請城馬嚾、虎頭山，或先築其一，以據險要。六月，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負約執郝經之罪，命水陸並進。秋七月癸未，帝崩。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五。遺詔太子㬎即皇帝位。八月，上尊謚，廟號度宗。帝在東宮，以好内聞，及即位，荒淫益甚。故事，宮女被幸者，侵晨必詣寢門謝恩。一日，謝恩者三十二人。

論曰：理宗季年，蒙古亟迫我疆圉，蓋權臣賈似道實啓之釁。度宗昏弱，復拱手聽其所爲，故政愈棼而敵俞迫，潰敗之勢，岌岌然不可支。譬如病者，始終付於庸醫，至沉劇而莫悟也。哀哉！

帝㬎，度宗子也，母皇后全氏，咸淳六年九月己丑，生帝於大内。九年，授左衛上將軍，封嘉國公。十年七月癸

未，度宗崩，奉遺詔即皇帝位，年四歲，謝太后臨朝稱制。甲申，兄昰進封吉王，弟昺進封信王。賈似道以文彦博故事，獨班起居。丙戌，上皇太后尊號曰壽和聖福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又詔以生日為天瑞節。辛卯，以朱禩孫為京湖、四川宣撫使。八月癸丑，□[大]霖雨，天目山崩。九月癸未，元兵大會於襄陽，尋分兵，一入淮，一趨郢，一徇荆南。甲午，開經筵。

冬十月丁未，饒州布衣董聲應進《諸史纂約》、《兵鑒》、《刑鑒》，詔充史館編校文字。乙卯，令州縣行義田、義役。丁巳，元兵攻郢州，張世傑力戰禦之，遂去，由藤湖入漢。戊午，郢州副都統趙文義追戰全子湖，死之。乙丑，以章鑒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簽書樞密院事。丙寅，元兵破沙洋城，總管王虎臣與守隘官王大用皆被執。十一月庚辰，以陸秀夫為淮東安撫制置司參議官。丙戌，以王爚為左丞相，章鑒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十二月癸丑，元兵攻陽邏堡，夏貴以兵力守，都統制王達出戰，死。丙辰，元兵復攻陽邏堡，都統制劉成以定海水軍戰，死。夏貴敗，沿江從兵(太)[大]掠，歸廬州。己未，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於元，吕文焕以元兵攻鄂州，都統程鵬飛、提舉張晏然以城降。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以孫虎臣總統諸軍。詔天下勤王。甲子，起李芾為湖南提刑。乙丑，以高達為湖北制置使。詔："邊費浩繁，吾民重困，貴戚釋道，田連阡陌，安居暇食，有司覈其租税收之。"庚子，程鵬飛以元兵徇黄州，知州陳奕降，李庭芝以兵勤王。

德祐元年春正月甲戌，陳奕以元兵入蘄州，知州管景

模降。壬午，攢度宗於永紹陵。乙酉，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提舉江州興國宮。吕師夔與知州錢真孫以江州降於元。丙戌，元兵徇江州。知安東州陳巖夜遁。邳州降。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於州，自殺。戊子，知南康軍葉閶降於元。戊戌，池州都統張林降於元。元兵徇安慶，知府範文虎降，通判夏椅仰藥死。知德安府來興國、知達州鮮汝忠相繼以城降於元。

二月庚戌，元兵入池州，權守趙卯發自經死。賈似道遣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不得請而還。庚申，孫虎臣與元兵戰，敗績，奔魯港，夏貴不戰而去。似道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諸軍盡潰。壬戌，元兵入饒州，知州唐震死，故相江萬里赴水死，通判萬道同以城降，沿江制置大使趙潛、知鎮江府洪起畏、知寧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吴益皆棄城遁，知和州王喜以城降於元，建康都統翁福出迎元兵。甲子，元兵至臨江軍，知軍鮑廉死。賈似道上書請遷都。乙丑，詔百官議遷都，左丞相王爚言己不能與大計，遂去。郢州守將張世傑帥兵入衛，復饒州。江西提刑文天祥以兵勤王。丙寅，以文天祥為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趨入衛。戊辰，湖南提刑李芾以兵勤王，知江陰軍鄭璩棄城遁，知無為軍劉權、知太平州孟之晉皆以城降於元。己巳，元兵攻嘉定，都統侯興力禦，死。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樞密院事，文及翁簽書樞密院事，倪普同簽書樞密院事。召王爚為浙西、江東宣撫招撫大使。始遣元使郝經等歸。庚午，賈似道有罪罷，趙與可除名。辛未，右丞相章鑒遁。

三月壬申朔，復茶鹽市舶法。凡賈似道不恤民之政，次第除之。殿前指揮使韓震請遷都，知樞密院陳宜中殺之。癸酉，建康都統徐旺榮、鎮江統制石祖忠相繼降於元。甲戌，元兵攻無錫縣，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没，應得赴水死。乙亥，詔諭吕文煥、陳奕、範文虎使通和議息兵，以王爚為左丞相兼樞密院使。丙子，下詔罪己，以陳宜中為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侍御史陳過、御史潘文卿先後奏請竄賈似道，并治其黨人。詔捕翁應龍下臨安府獄，罷廖瑩中、王庭、劉良貴、游汶、朱浚、陳伯大、董樸。責洪起畏鎮江自效。己卯，杖翁應龍，刺配吉陽軍。命王爚、陳宜中並都督諸路軍馬。壬午，復吴潛、向士璧官。知常州趙與鑒聞元兵至，遁。常民錢訚以城降於元。甲申，元兵攻西海州，安撫丁順降。乙酉，知東海州施居文降於元。詔加張世傑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諸軍。丁亥，有星二鬬於中天，頃之，一星隕。己丑，加吕文福保康軍承宣使，趨入衛。文福至饒州，殺使者，入江州，降於元。庚寅，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相繼皆遁。簽書樞密院文及翁、倪普諷臺臣劾己，章未上，亟出關遁。辛卯，太皇太后詔榜朝堂曰："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内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察；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

存。其在朝文武官，並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御史臺覺察以聞。”守將張濡殺元行人嚴忠範於獨松關，執尚書廉希賢至臨安，重創死。知滁州王應龍、知平江府潛説友、知廣德軍令狐概、知安東州孫嗣武、岳州總制孟之紹相繼以城降於元。丙申，以陳合同簽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壬寅，統制洪福率衆復鎮巢軍。乙巳，元兵入廣德，知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晦率義兵迎戰，被執死。丙午，元兵破沙市城，都統孟紀死，監鎮司馬夢求自經死，壬子，以高斯得簽書樞密院事。總統張敏與元兵戰豐城，死。乙卯，以福王與芮為武康、寧江軍節度使、判紹興府。庚申，知金壇縣李成大率義局兵與元兵戰，被執不屈，與二子俱死。壬戌，元兵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帥兵禦之，敗績。庚午，元兵乘勝至揚州，都撥發官雷大震出戰死，姜才兵亦敗。是月，京湖宣撫朱禩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以江陵降於元，常德、鼎、澧諸州皆相繼降。

五月癸酉，元兵至寧國縣，知縣趙與穜出戰，死。丁丑，劉師勇復常州，加和州防御使，助姚訾守常，以張彦守吕城，兵威稍振。由是浙右諸城降元者復與張世傑軍合。辛卯，籍潛説友、吴益、吕文煥、孟之縉、陳奕、范文虎家。丙申，詔張世傑、張彦、阮克己、仇子真四道出兵。己亥，吴繼明復蒲圻、通城、崇陽三縣。

六月庚子朔，日食，既，星見，雞鶩皆歸。成都安撫使昝萬壽以嘉定諸城降於元。辛丑，太皇太后詔削聖福尊號，以應天戒。命侍從官已上各舉材堪文武者五人，廷臣各舉三人。雖在謫籍，亦聽舉之。庚戌，誅翁應龍，籍其

家。甲寅，留夢炎入朝，王爚、陳宜中並請相夢炎，自求罷。詔二相毋藉此求閒，以爚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為左丞相，夢炎為右丞相，並兼樞密院使、都督諸路兵。乙卯，詔求直言。知叙州郭漢傑、知瀘州梅應春、知富順監王宗義相繼以城降於元。

秋七月辛未，張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大出舟師，與元將阿术戰焦山下。元人以火矢夾攻，萬艘俱焚，軍士投江溺死無數，世傑奔圌山，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吕城失守，張彦被執，降於元。甲戌，徙賈似道居婺州，曾淵子雷州，廖瑩中貶昭州，王庭貶梅州。寧國吏楊忠義率義兵出戰，死。丁丑，徙賈似道建寧府。庚寅，賈似道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追復皮龍榮官。辛卯，陳宜中每與王爚不協，爚子嗾京學生劉九皋等伏闕上書，論陳宜中擅權，黨賈似道，沮文天祥，護棄城降遁之守將；又吕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恐誤國不止一似道也。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尋下九皋等於臨安獄。罷爚為醴泉觀使。乙未，以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丙申，以開慶兵禍追罪史嵩之，奪其謚。

八月壬寅，右正言徐直方遁，以李芾為湖南鎮撫大使、知潭州。乙巳，吴繼明復平江縣。庚戌，劉師勇復吕城。甲子，以文天祥為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府。九月辛巳，大饗明堂，赦。丙戌，會稽縣尉鄭虎臣部送賈似道之貶所，至漳州殺之。元兵入泰州，知州孫虎臣自殺。冬十月己亥，加張世傑沿江招討使，劉師勇福州觀察使，

總統出戍兵。丁未，以留夢炎為左丞相，陳宜中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壬戌，元將伯顏發建康，分道來侵，李世修以江陰降於元。元兵圍潭州，知州事李芾力戰禦之。

十一月庚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鏞同簽書樞密院事。戊寅，元兵破廣德軍。己卯，破四安鎮，正將胡明等死。召文天祥入衛。壬午，元兵至隆興府，黃萬石棄撫州遁，轉運判官劉槩以隆興降於元。甲申，元伯顏兵攻常州，數月不下，城破，屠其民，知州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並死，劉師勇突圍走臨安。己丑，元兵破獨松關，馮驥死，張濡遁，鄰邑望風皆遁。辛卯，元兵入撫州，都統密佑死。甲午，權禮部尚書王應麟遁。乙未，左丞相留夢炎遁。

十二月庚子，以吳堅簽書樞密院事。遣柳岳奉書詣元軍，稱盜殺廉尚書，乞班師修好。癸卯，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丁未，元兵入平江府。遣使召留夢炎、王應麟，皆不至。戊申，張世傑入衛。癸丑，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刑部尚書夏士林、兵部侍郎吕師孟使元軍。詔吕文煥、趙孟桂通好。庚申，復遣柳岳等詣元軍祈請，至高郵，民殺之。元兵破大洪山，知隨州朱端履降。癸亥，復遣使召留夢炎，不至。

二年春正月乙丑朔，元兵陷潭州，知州李芾拒守力盡，闔門死守，將胡繼明、劉忠孝以城降，寶慶亦降，通判曾如驥死，陸秀夫等至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稱姪孫，不從。戊辰，陸秀夫等還，太皇太后命用臣禮。己巳，嘉興守劉漢傑以城降於元。庚午，參知政事陳文龍上疏歸

養，以黃鏞參知政事。辛未，以吴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楙參知政事。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諸關兵盡潰。遣監察御史劉岊奉表稱臣於元，上元主尊號曰仁明神武皇帝，歲奉銀絹二十五萬，乞存境土，以奉烝嘗。癸酉，左司諫陳孟虎、監察御史孔應得遁。甲戌，元兵至瑞州，知州姚巖遁。丁丑，以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數日遁。己卯，參知政事常楙遁。三學生誓死不去，特與放釋褐出身。元兵入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自經死。癸未，進封兄昰為益王，判福州。弟昺為廣王，判泉州。以留夢炎為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甲申，元兵至皋亭山，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奉表稱臣，祈存宗社。丞相陳宜中遁，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各以所部兵去。乙酉，以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丙戌，以家鉉翁簽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簽書樞密院事、知臨安府。命文天祥同吴堅使元軍，元人拘天祥於軍中，堅還。戊子，知建德軍方回、知婺州劉怡、知處州梁椅、知台州楊必大皆降於元，知臨江軍滕巖瞻遁。

二月丁酉朔，日中有黑子，相盪如鵝卵。辛丑，詔諭郡縣使降元。元將伯顔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壬寅，遣賈餘慶、吴堅、謝堂、劉岊、家鉉翁充祈請使，元拘賈餘慶等及文天祥於軍中。元兵屯錢塘江沙上。太皇太后望祝曰："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三日不至。益王、廣王奔溫州，夏貴以淮西降於元，知鎮巢軍洪福死。

三月丁丑，元伯顔入臨安，執張濡殺之，以帝及皇太

后全氏、度宗母夫人黄氏、福王與芮等北去，官屬三學生皆從行，惟太學生徐應鑣及二男一女赴井死，時宫女百人赴水死。夏五月丙申，元主以帝為瀛國公。陳宜中等立益王昰於福州，遥上帝尊號曰孝恭懿聖皇帝。

論曰：宋至德祐，疆土存者無幾，及行都陷，幼帝與太后入燕。二王雖奔，餘栝其能殖乎？太后爲尼，帝學佛，帝長自悼羈旅，賦《思歸》之詩，讀之可爲於邑。子曰完普。元季，有託宋名號起兵者，遂遷之沙州云。

端宗愍孝皇帝，名昰，度宗長子也，母淑妃楊氏。度宗崩，謝太后召賈似道等入宫擬所立，衆謂帝長，似道利幼君，乃立嫡，是為孝恭懿聖皇帝，而封帝為吉王，弟昺為信王。

德祐三年正月，元兵迫臨安，乃封帝為益王，判福州。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亮節、俞如圭為提舉。元兵至皋亭山，鎮等奉之走婺州。伯顔入臨安，遣兵趨婺，召鎮以王還。鎮聞之曰："我將就死於彼，以緩追兵。"亮節等遂負帝及昺徒步匿山中七日，走温州。陸秀夫、蘇劉義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温之江心寺。高宗南奔時，嘗至是，前御座在寺中，衆相率哭座下，奉帝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太皇太后尋遣一宦者以兵八人來召帝及廣王還，宜中等沉之江中，遂入(閩)[閩]。

五月乙未朔，陳宜中等乃奉帝即皇帝位於福州，改是年為景炎元年，升福州為福安府。册楊淑妃為皇太后，同聽政。進封弟昺為衛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都督，李

庭芝為右丞相，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陸秀夫簽書樞密院事，蘇劉義殿前都指揮使，王剛中知福安府。劉黼未至卒。詔吴浚、趙溍、傅卓、李珏、翟國秀等分道出兵。是日郊，赦。黎明，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文天祥自鎮江亡歸，以為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遣其將吕武入江淮招豪傑，杜滸如温州募兵。召揚州守將姜才為保康軍承宣使。元兵至衢州，故相留夢炎降。江西制置使黄萬石率所部降。經略使知廣州徐直諒聞江西、湖南已降元，遣人赴江西送款。

六月丁卯，元吕師夔遣兵徇廣州。直諒聞帝即位於閩，遣將拒元兵於石門，敗績，直諒遁。元將入州，授奔還諸將官，有黄俊者拒不受，死。丙子，吴浚聚兵於廣昌，復南豐、宜黄、寧都三縣。翟國秀復秀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者。詔右丞相文天祥同都督諸路軍馬。秋七月丁酉，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吴浚兵敗。翟國秀引還。傅卓兵敗，降於元。李庭芝、姜才自揚州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皆降於元。庭芝、才被執，死。

八月，漳州亂。命陳文龍為閩廣宣撫使，討之。張世傑遣兵助吴浚，與元將李恒戰，兵敗奔寧都。元兵破真州，守將苗再成死。九月，以興化石手軍亂，復命陳文龍知興化軍。東莞人熊飛與新會令曾逢龍相繼起兵會趙溍，遂復韶州、廣州。元吕師夔等聞之，引兵入梅嶺。冬十月壬戌朔，趙溍遣曾逢龍就熊飛御元兵於南雄，逢龍戰死，飛奔韶州。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

水死。吕師夔等屠韶州，授自立招討使。時元兵分三道來侵。

十一月，元將阿剌罕、董文炳攻處州，李珏以城降。甲辰，秀王與榯逆戰於瑞安，觀察使李世達死，與榯及其弟與檡、子孟備、監軍趙由璚、察訪使林温被執，皆死。阿剌罕兵至建寧府，執守臣趙崇鑌。知邵武軍趙時賞、知南劍州王積翁並棄城遁。乙巳，陳宜中、張世傑以元兵漸迫，奉帝及衛王、楊太后以下俱航海。時兵衛幾五十萬人，由東港入海，與元兵遇，天霧晦不辨，舟得以進。癸丑，元阿剌罕入福安府，府尹王剛中以城降，兵部侍郎朱浚仰藥死。帝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作亂，遂如潮州。英德守臣凌彌堅、徐夢得降於元。

十(一)[二]月辛酉朔，趙溍棄廣州遁。乙丑，制置使方興亦遁，吴浚退走入瑞金。戊辰，蒲壽庚及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於元。乙酉，興化軍通判曹澄孫以城降於元，知軍陳文龍被執，死。帝舟次惠之海豐，圖復廣州。吕師夔等以軍餉不繼退走，以梁雄飛守之。時經略使劉應龍導帝舟至廣州港口，轉運使姚良臣作行宫迎帝入州治。元兵守江者拒之，不果入。帝舟還大海，駐師秀山，尋次於惠州之甲子門。郡人龍圖閣待制張鎮孫、梅居集海上潰軍，與都統凌震集鄉兵，溍分東西二路，圖恢復。詔以鎮孫為廣東制置使兼經略安撫使。

二年春正月，元兵破汀關。壬寅，吴浚棄瑞金遁，文天祥奔漳州，浚尋降於元。知循州劉興、知潮州馬發之相繼降於元。二月，元兵略廣州，廣東諸郡皆降。帝舟次廣

之梅蔚。三月，文天祥復梅州。陳文龍從子瓚舉兵殺守將林華，復興化軍。夏四月，文天祥復興國縣，張鎮孫復廣州。元梁雄飛出走。帝舟次廣之官富場。五月，張世傑將兵復潮州。文天祥提兵自梅州出江西，入會昌縣，淮民張德興起兵應之。六月辛酉，文天祥復雩都。秋七月，文天祥遣兵復吉、贛諸縣，衡山人趙磏、撫州人何時起兵應之。乙巳，張世傑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

八月，文天祥諸將兵皆敗，乃引兵即鄒瀛於永豐，瀛兵潰。壬申，文天祥兵敗於興國。甲申，文天祥至空坑，兵盡潰，挺身走循州，諸將皆為元將李恒所執。元遣將塔出哈喇歹等趨黃州。九月戊申，元將也的迷失破邵武軍，入福州。帝舟次廣之淺灣。張世傑帥師援廣州。安撫使方興出禦塔出於石門，戰敗。冬十月甲辰，元將唆都破興化軍，陳瓚死。乙巳，張鎮孫集戰船二千艘，及塔出、吕師夔大戰於海珠寺，敗績。

十一月，元將塔出與吕師夔圍廣州，張鎮孫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劉深攻帝於淺灣，張世傑戰敗，乃奉帝退保秀山。陳宜中入占城，遂不返。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大作，舟敗幾溺，帝驚悸成疾。旬餘，諸兵士稍稍來集，死者十四五。丁丑，元將劉深追帝至七州洋，執衛王提舉官俞如圭以歸。

三年春正月，元將不花破重慶府，制置使張珏死，西川州郡俱失。二月，吕師夔以張鎮孫及其妻子赴燕，鎮孫自經死於庾。帝舟次廣州。元將唆都破潮州，屠其城，權知州事馬發死。三月，文天祥復忠州，都統凌震及轉運判

官王道夫復廣州。帝欲往居占城，不果，遂駐化之碉洲。曾淵子自雷州來，以為廣州宣諭使。夏四月戊戌，帝崩於碉洲，年十一。衛王昺立，上尊謚曰裕文昭武，廟號端宗。

帝昺，度宗第三子也，母脩容俞氏。累封衛王。景炎三年四月戊辰，端宗崩，衆欲散去，簽書樞密院事陸秀夫不可。越二日庚午，與衆奉帝嗣位於碉洲，時年八歲。楊太后仍同聽政，以陸秀夫為左丞相兼樞密使，以張世傑為樞密副使、加少傅，蘇劉義為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有黄龍見海中。五月癸未朔，是年為祥興元年。乙酉，升碉洲為翔龍縣。遣張應科、王用取雷州，應科與元兵三戰，皆不利，用遂降於元。六月丁巳，張應科與元兵戰於雷州，死。知高州李象祖降於元。己未，帝徙居新會之厓山，造新屋三千間，行宫三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后居之，己巳，有大星隕於廣南，聲如雷，數刻乃已。庚辰，升廣州為翔龍府。秋八月庚申，月貫南斗。乙丑，右丞相文天祥母喪起復，以天祥兼樞密使，都督諸路兵馬。己巳，加張世傑太傅，封越國公。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壬申，以姚良臣為右丞相，夏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九月，葬端宗於永福陵。

冬十月，元蒙古、漢軍數路並進。張宏範以舟師由海道襲漳、潮、惠三州，李恒以步騎由梅嶺襲廣州，阿里海牙遣人招安撫使趙與珞及冉安國、黄之傑等於瓊州，不從。十一月癸巳，瓊州民作亂，執趙與珞等降於元，與珞、安國、之傑皆死。閏月，李恒兵至清遠，王道夫迎戰，大敗。恒遂繫凌震海上，將吏宋邁等二百人力戰，皆被執，奪三

百艘。庚戌，道夫棄廣州遁。壬戌，震遁。癸亥，恒入廣州，以待宏範。十二月壬午，王道夫攻廣州，與李恒戰，皆被執。凌震兵繼至，亦敗。文天祥趨海豐。壬寅，元兵執文天祥於五坡嶺。凌震兵敗於芝塘。震走厓山，與翟國秀軍合。

二年春正月己酉朔，帝在厓山。丁巳，登海舟。壬戌，元張宏範率兵侵厓山。庚午，李恒兵至，張世傑以舟師碇海中，棋結巨艦千餘，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柵如城堞，艦皆涂泥，縛長木以拒火舟。宏範至港口，呼世傑與語，不從。文天祥在宏範軍中，宏範令天祥以書諭世傑，天祥亦不從。世傑使先鋒將周文英挑戰，十餘合，皆敗。宏範益舟師，據海口。我師不得進退，樵汲路絶，兵士茹乾飲鹹，旬日皆病，世傑猶率蘇劉義、方興等日大戰。宏範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何戰為？"士民亦無叛者。

二月癸未，有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於北，張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張宏範攻於南。南北受敵，軍士困甚。俄一舟檣旗仆，諸舟檣旗遂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潰，翟國秀、凌震及劉俊等解甲降。會暮且風雨，昏霧四塞，世傑與蘇劉義斷維，以十餘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負帝投海中，後宫嬪御及群臣多從死者，越七日，浮尸十餘萬人。元卒有求物尸間者，遇一尸小而皙，衣黄衣，負詔書之寶，取寶以獻宏範，宏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帝崩報，年九歲。楊太后聞之，撫膺

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爾，今無望矣！"亦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已而世傑亦自溺死。其隨帝赴水死者，禮部尚書徐宗仁等。江南競傳帝在占城，元主詔遣捕帝及陳宜中。宋之遺民推奉工部侍郎馬南寶為帥，副以制置使黎德、招討使梁起莘，以迎駕起兵，衆至二十萬，為元總管王守信所敗，起莘降元，德與南寶皆死。宋自建隆至是，凡三百二十年而亡，是年乃元至元十六年也。

論曰：恭帝之北遷也，二王南走海，徵其臣相繼擁立，力圖興復，勢孤運窮，綫緒竟絶，蓋符汴、杭、閩、廣之讖云。按宋都汴百六十八年，南渡復歷百五十二年，享國之久，幾與漢埒，視唐則過之。昔範昱論漢中興由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民而不能忘，歐陽脩論唐之祖宗德澤、制度足爲後世賴，故能久享天命。若宋家之積仁厚、尚禮義，其效亦豈誣哉！

贊曰：度既庸弱，不能自存。賈姦一敗，勢同土崩。三幼相繼，苟延宵征。灰燼難滅，烈烈臣魂。

后妃紀第七

靖康初，瑤華宮火，孟后步行出宮，至相國寺前兄子孟忠厚私宅。欽宗議復位號，未及宣而京城破，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且不在宮，故獨免。張邦昌僭立，迎居延福宮，號宋太后。邦昌避位，尊稱元祐皇后，垂簾聽政。后使兄子忠厚同馮澥、李回迎康王於濟，尋降，手書播告天下，復遣宗人士儴、內侍邵成章奉圭寶乘輿服御於王，王即帝位於南京，后於東京撤簾，改稱隆祐皇太后。上將幸揚州，詔忠厚奉太后如杭州。明年，苗傅、劉正彥作亂，請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諭之曰："强敵在前，我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為國？"固拒之。帝恐生變，即下詔禪位皇子太，后垂簾聽政，倚朱勝非處分。勝非以計脱韓世忠妻梁氏，令其諭止世忠，實速之來。世忠兵至，太后喜曰："吾責塞矣。"再以手扎趨帝還宮。太后一出御殿，乃命撤簾。帝幸建康，命鄭毅衛太后繼發，會防秋迫，衛太后往洪州，滕康、劉珏從行，楊惟忠以兵衛。過落星寺，舟覆，宮人溺死十數，太后舟無虞。既至洪，金人自大

冶徑至，康、珏急奉趨吉。金人追急，太后乘舟夜行。舟人景信反，惟忠兵潰，失宫人一百六十，康、珏俱遁。太后與潘妃雇農夫肩輿而行，遂入虔州。土豪陳新圍城，步將胡友破之於城下。帝聞，遣辛企宗迎太后歸越。太后生辰，置酒宫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未有其比。奸臣肆為謗誣，國史尚未删定，豈足傳信？"帝乃更修兩朝《實録》。崩，年五十九，祔廟在昭懷后上，後改謚昭慈聖獻。后性節儉，月供千緡而止，外家恩澤，未嘗陳請。

韋太后，開封人，高宗母也。入宫，累遷婉容，進封龍德宫賢妃。從徽宗北遷。建炎改元，遥尊為宣和皇后，已尊為皇太后。三代俱追封王爵。帝以太后久未歸，每顰蹙曰："金人若從朕請，餘非所問也。"金人來議和，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誓信，當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命何鑄、曹勛報謝，召至内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係甚重。'以至誠説之，庶有感動。"鑄至金國，再三懇，始允。遣其臣高居安、完顔宗賢扈行。帝親至臨平奉迎，初見太后，喜極而泣。入居慈寧宫。壽節始用樂。謁家廟，家屬遷官二十人。

太后有智慮。初，金人許還三梓宫，太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攢。時方暑，金人憚行，后稱貸於金，使得黄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間言。帝侍太后，或至夜分未去，太后曰："且休矣，聽朝宜蚤。"又謂帝："兩宫給使宜通用，不然，有彼我之分，而佞言易入。"十九年，太后年七十，即宫中行慶禮。牡丹盛開，太后欣然步至花

所，留宴竟日。太后苦目疾，有道士自言善醫，一目瞭然，再請之，道士曰："留一以存誓可也。"初歸行時，淵聖卧於車前，曰："為我語九哥，我得太乙宫使足矣。"太后諾而誓之。及歸，竟不符。道士言及，太后驚曰："吾師神人也。"遂損一目。

二十九年，太后年登八十，復行慶禮。九月，得疾崩，謚顯仁。太后性節儉，有司進金唾壺，令易涂金。所得供費，多積於庫，喪葬所用，皆仰給焉。初，后與喬貴妃俱侍鄭后，約先貴毋相忘。既而喬妃得幸，遂引韋。靖康同北遷。韋比歸，喬以金五十兩送金使高居安，曰："願好護姊還江南。"因舉酒酌韋曰："姊歸即為太后，妹無還期，終於朔漠矣。"相大慟别。

高宗元妃邢皇后，開封人。聘入康王邸。王出使，夫人留居蕃衍宅。金入京，從三宫北遷。上皇遣曹勛歸，夫人脱所御環付勛曰："幸白大王，願如環，早得見也。"尋遥册為皇后。紹興九年，崩於五國城，年三十四。高宗虚中宫者十六年。太后回鑾，并以梓宫還，謚懿節，改謚憲節。

潘賢妃，開封人。高宗納於康邸，生元懿太子。將立為后，不果，立為賢妃，卒。

吴皇后，開封人。年十四入宫。高宗播遷，后常以戎服侍左右。從幸四明，衛士謀變，入問帝所在，后紿之以免。后善翰墨，與張並為婉儀。邢后崩聞至，立為皇后。顯仁太后嚴肅，后身承起居，順適其意。取《詩序》之義，扁其堂曰"賢志"。初，伯琮召入宫，后與張、潘二妃並坐。潘新喪皇子，慘然無緒，張引逗之，遂投張懷中，因命育

之。后亦請育一子，得伯玖。張卒并育於后，后視之無間。伯琮立為皇子，封建王，出玖居紹興。高宗内禪，詔后稱太上皇后。上皇崩，移慈福宫。光宗即位，更號壽聖。紹熙四年，壽八十，加號壽聖隆慈備福。孝宗崩，始正太皇太后之號。光宗疾，不能執喪，宰臣請垂簾主喪事，代行祭奠禮，尋用趙汝愚請垂簾，宣光宗手詔，立皇子嘉王為皇帝。慶元元年，加號光祐。崩，年八十三，謚憲聖慈烈。

高宗嬪御張婉儀，外有劉婕妤、劉婉容、張夫人、馮美人、韓才人、吴氏、李氏、王氏。婕妤驕侈，夏月以水晶飾脚踏，帝命取為枕。婉容招權，遣人諷蕃商獻明珠香藥，許以官，為舶官所奏。幸醫王繼先欲殺劉錡，婉容與繼先言合，帝大怒，廢之。李氏、王氏俱明艷，上皇嬖之。及崩，憲聖每見二人，輒感憤。孝宗即位，追誥命，許自便。

孝宗元配郭后，為普安王時所納，祥符人，生莊文太子愭、魏憲王愷、光宗、邵悼肅王恪。薨，年三十一。受禪後，追册為皇后，謚成穆。

夏后，宜春人。謝后，丹陽人。皆憲聖侍御。後先賜普安王即位，踰年，上皇命立夏為皇后。三年，崩，謚成恭。中宫虚位多年。謝妃侍帝過德壽宫，上皇諭意，立為皇后。光宗受禪，尊號壽成皇后。孝宗崩，尊為皇太后。慶元初，加號慈祐太皇太后。崩，謚成肅。后性儉，澣濯衣有數年不易者。

蔡妃，入宫為紅霞帔。拜貴妃，薨。

李妃，入宫為典字，進婕妤，卒。李燾在經筵，嘗陳省

後宮費。帝曰："朕老矣，安有是？近葬李妃用三萬緡耳。"帝雖在位久，後宮寵幸，無著聞者。

光宗李皇后，安陽人，節度使道之女。初生有黑鳳集於庭前，遂名鳳。皇甫坦善相人，道出諸女，坦見后，驚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既立太子妃。妒悍，嘗訴左右於高、孝兩宮，高宗不懌，謂吴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孝宗亦屢訓后："行當廢汝。"太子即位，册為皇后。帝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至宮飲之。宦者飾詞告后，后大疑之。嘗内宴，后請立嘉王為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親生子，何為不可？"后謂孝宗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帝嘗浣，悦宫人手白。他日，后送食合於帝，啟之則宫人兩手也。黄貴妃有寵，帝親郊，宿齋宫，后殺妃，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黄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遂劇，久不朝重華宫，給事謝深甫切諫，百官班俟帝出。至御屏，后挽之入曰："官家且飲酒。"百僚相顧，舍人陳傅良引帝裾，且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孝宗崩，帝不能執喪，宰相趙汝愚謀内禪，尊后曰太上皇后，崩，年五十六。謚慈懿。

黄貴妃，初在德壽宫，以賜光宗，專寵，為李后所殺。張貴妃，亦東宫舊侍。又符婕妤，後出嫁於民間。

寧宗韓皇后，相州人，琦六世孫。歸寧宗於平陽邸，王受禪，為皇后。慶元六年崩，謚恭淑。

楊皇后，少以姿容選入宫，忘姓氏。有楊次山者，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恭淑崩，中宫未有屬，曹美人性婉

順，韓侂胄勸帝立之。后性機警，頗涉書史，帝竟立焉。侂胄用兵敗績，后俾皇子曦入奏，言侂胄黷兵不已，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傍贊甚力，亦不答。后恐事泄，命次山擇廷臣可任者圖之。禮部侍郎史彌遠欣然。參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貶，彌遠先告之。尚書衛涇、郎官王居安、張鎡皆預其謀。侂胄方早朝，彌遠密遣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側，健卒擁侂胄至玉津園，槌殺之。越三日，帝猶不知。蓋謀悉出中宫及次山也。

嘉定十四年，帝養宗室子貴和為皇子，賜名竑。竑疾彌遠專政，書於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彌遠大懼，以沂王立後為名，召宗室子與莒，易名昀。帝大漸，彌遠夜召昀入宫，后尚未知。彌遠遣次山子谷石以廢立事告后，后不可，凡七往反，終不聽。谷泣曰："衆已歸心，苟不立，則變生，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趨昀入見，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昀遂即帝位，尊后曰皇太后，同聽政，以生日為壽慶節，殿曰慈明。七十之壽，帝率百官朝慈明，上尊號曰壽明仁福慈睿。明年崩，謚恭聖仁烈。

理宗謝皇后，名道清，天台人，丞相深甫孫女。父早亡，家貧落，后躬汲飪。生面黧黑，瞽一目。理宗擇配，楊太后私德深甫援立，命選謝氏女。獨后在室，諸父曰："異日不過老宫婢耳。"欲勿遣，不得。后在途病疹，膚脱，瑩白，又藥去目瞽。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理宗意屬。賈太后曰："謝女端重。"遂立為皇后。賈貴妃專寵，賈卒，閻貴妃又以色進，后處之裕如。太后益賢之。

元兵渡江，理宗議遷都，后以摇動民心諫止。度宗立，尊為皇太后，以生日為壽崇節。恭帝立，尊為太皇太后。年老多疾，大臣請垂簾聽政，强之乃許。后以兵興繁費，痛自裁抑，汰慈元殿官。賈似道兵潰，陳宜中請罪之，太后曰："豈宜以一旦失遇大臣禮？"京朝官聞難，往往遁去，太后命揭榜朝堂禁之。張世傑兵敗於焦山，宜中棄官去，太后累召不至，遺書宜中母，使勉之。又書召夏貴等兵，曰："吾母子不足道，獨不念先帝德乎？"元兵破常州，宜中率公卿請遷都，太后不許，固請乃許。太后已命駕，而宜中不至，太后怒而止。更命宜中使元軍，約用臣禮，曰："苟存社稷，非所較也。"臨安破，恭帝與全太后北遷，謝太后以疾留杭。秋深至燕，降封壽春郡夫人。越七年崩，壽七十四。

賈貴妃，涉之女。殊寵並后，幾欲代后，而未果。其異母弟似道緣是進用。詔以集芳園賜之。妃生一女，帝甚鍾愛。宰臣請仿唐故事，取進士第一人尚之。周震炎貌不揚，廷謝日，公主從屏内窺見，意頗不懌。帝知之，以楊太后擁立功，乃選其姪孫楊鎮尚主，封主為周漢國公主。帝欲時時見之，乃起第嘉會門，飛樓閣道，密邇宫苑。帝嘗御小輦，從宫人過主第。主病，有大鳥九首集主家石上，是夕薨，年二十二，帝哭之甚哀，謚端孝。

度宗全皇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侄孫也。侍其父昭孫往返江湖，備嘗艱險。昭孫没於王事，理宗以慈憲故，召后入宫，對后言："爾父可念。"后言："淮湖之民尤可念。"理宗稱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嫡，

以承祭祀。”景定二年，册為皇太子妃。度宗立，册為皇后。恭帝尊為皇太后。臨安破，從帝入燕，元帝后宴禮甚隆。後為尼正智寺而崩。王昭儀名清蕙，嘗題《滿江紅》詞於驛壁，隨至燕邸，度為女道士。故宫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同二小姬沐浴，自縊死。朱氏遺詩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禄，羞為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

楊淑妃生益王昰。俞修容生廣王昺。臨安破，淑妃同二王走温州。衆推益王為帝，尊淑妃為皇太后。端宗崩，昺代立。厓山兵敗，陸秀夫抱昺投海。楊太后大慟曰：“我所以忍死艱關者，為趙氏在耳，今絶望矣。”遂赴海死，張世傑葬之海濱。

贊曰：祁祁皇嫗，行地必順。德升以榮，幸進則釁。孟韋受福，李楊履峻。謝全羈窮，傷心淚盡。

附

蔡僎《北狩行録》略曰：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行。宗族官吏飲食不時，比至燕山，病者幾半，命李宗吉貨藥修合給賜。太上止燕京延壽寺，嗣濮王仲理以下别居仙露僧寺。體有袒裼者，太上命姜諤將軍前所送一萬匹給散之。斡離不作會，太上面言結好休兵之意，元帥無語，但首肯之。自燕京遷居霤郡相府院，太上自草一書，求通於左副元帥，大約言冒頓、石勒、德光之强，後來子孫仍受中國之報等語。

戊申八月入見，又徙韓州，盡出其民而居焉。有貨書者至，太上竊得《春秋》一部，謂僐曰："恨見此書之晚。"遂取理亂興亡之迹，鉤纂而編節之，改歲書成。乾龍節，太上賦詩，以寄淵聖。每諸王問安，嘗與賦詩屬對。一日，太上得句曰："方當月白風清夜"，鄆王楷曰："正是霜高木落時。"又日，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晚"，萃王植曰："芳草連雲暮色深。"皆類此。晉郡王孝騫等九百四人，金主遣赴韓州，相見之日，為之感動。宗子時有挾私忿紛爭之事，太上諭之曰："身寄他鄉，幸得聚集，乃欲尋禍耶？"庚戌中，元徙居五國城，一應宗室不許隨行，惟孝騫及嫡孫有奕等六人請而後可。太上訓飭曰："艱難之際，謹慎為先，各宜杜門省事。"宰夫有造飯尅減及蒸羊不熟者，太上曰："羈旅他邦，不欲以口腹罪人。"太子斡烏歡來求內侍，太上以二人與之。回云："二人自汴京隨此，艱苦萬狀，敢望優容。"諳板夫人致書惠藥物，亦求內侍，答以："祇有二人，難以輟送，藥物亦不敢留嘗。"讀《李泌傳》，令張瑋録一通以賜韋夫人。

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楞駙馬劉文彦首告謀反，太上驚惶，遣蔡僐渡河詢虛實，孛堇按打曷已陳兵河濱矣，聞有不測之議，僐以貫高自任。至七月中旬，兩使前來，太上遣萃王植同僐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辨。又遣徐王棣、宋邦先往，三懇乃許。詰問三日，二賊氣折自承，來使即送太上處置。太上曰："子雖悖逆，天倫豈忍？"二使乃自宣主命殺之。二使歸，太上深自悔過。僐以神考聽言事作疏入奏，太上命書於坐側。金國送到今上皇帝進奉

金銀等物，太上見之泣下，曰："中興有主，老夫幸矣。"宗室仲晷等八百餘人自咸州徙上京至，有闕食死道路者，太上聞之，悲不自勝，謂蔡儵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異事，不為不多。學問文采，無如卿者，為予記之。自來傷感形於歌詠者千有餘首，以二逆告變，秉畀炎火。所存數十篇，類之為別集。儵并録之。

汪元量《燕中即事詩》略曰："皇帝初開第一筵，天顔問勞意綿綿。大元皇后同茶飯，宴罷歸來月滿天。　第九筵開盡帝妃，三宫端坐受金巵。須臾殿上多酣醉，拍手高歌舞雁兒。　僧道恩榮已受封，上庠儒者亦恩隆。福王又拜平原郡，幼主新封瀛國公。　三殿加飡强自寬，内家日日問平安。大元皇后來相探，特賜絲紬二百單。萬里修途似夢中，天家賜予意無窮。昭儀别館香雲煖，自把詩書授國公。"

論曰：《南燼録》所紀徽、欽受辱事，至不可言。有弁陽周密云開運事，小吏王淑模《幽懷録》厚誣以逞宿怨，歐陽采入正□遂以妄爲真，當時小臣怨徽、欽者，亦撰是書記之。阿替計所述，其記道里遠近皆大謬不然。今觀蔡儵録，可證其誣。又觀汪元量從德祐北行所詠三宫賜宴詩，具見元帝之優禮，而邱瓊山云云亦大無謂。

南渡皇父皇子列傳第一

高宗元懿太子墊，潘賢妃所生。生三歲，苗、劉作亂，逼帝禪位於墊，改元明受。帝復辟，張浚請治奸位之罪，出之於宮外，因得悸疾。從幸建康，宮人誤蹙地上金爐有聲，疾轉劇，薨。

信王璩，初名伯玖，秉義郎子彦之子，初，伯琮被選，鞠於張婕妤。吴才人亦請於帝，遂選伯玖，生七歲矣。伯琮以建國功就外傅，璩獨居禁中。秦檜專政，遂除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赴資善堂聽讀。尋進封恩平郡王，出就外第，時伯琮已封普安郡王，官屬禮制相等夷，號東、西府。儲位未定者三十年，中外頗以為疑。顯仁太后崩，後始立普安王為皇太子，乃定璩稱皇姪。孝宗即位，累除少傅。入朝，屢召宴内殿，呼以官，不名。高宗崩，奔赴得疾，卒，追封信王。

孝宗父秀安僖王，名子偁，太祖六世孫也。岐康惠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憲生新興侯從鬱，鬱生華陰侯世將，將生令譚，是為子偁父。宣和元年，子偁調嘉興丞，生伯

琮。伯琮既選育宫中，子偁通判湖州，累官左朝散大夫，致仕卒。伯琮以普安郡王解官持服。既為太子，加贈太師，封王，配張氏封王夫人。受禪，稱皇伯伯母。薨，帝成服於苑中。光宗立，即湖州秀園立廟，建祠臨安，如濮王。

伯圭，孝宗同母兄，歷知台州、明州，有政績。光宗遷至太保，嗣秀王，謚憲靖。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雖宴私隆洽，執臣節愈恭。孝宗嘗問潛龍時事，對曰："臣老，不復記憶。"再問，終不言。帝笑曰："何太謹也？"

與懌，為浙閩廣察訪使。端宗之立，舅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懌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諸將俱憚之。元兵逼浙東，命與懌出瑞安，與守方洪共任備禦。朝臣言與懌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皋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卒遣之。瑞安危急，與懌誓死守，小校李雄夜開門納外兵，與懌、洪巷戰死。

孟錦，為淮將，每戰，為士卒先，苗再成倚之。元兵駐江上，孟錦乘大霧襲之，霧解日高，元兵逐之，失足墮水，荷重甲溺死。

孝宗四子恪，亡於王邸，追封邵王，謚悼肅。

莊文太子愭，初名愉。故事，皇子出閤封王，兼兩鎮。孝宗受禪，愭自防禦使拜少保，封鄧王，異數也。乾道初，立為皇太子，册錢氏為妃。薨年二十四。子挺，早亡。寧宗命宗子希基為後，更名思正，封廬陵王。

魏惠獻王愷，初封慶王。莊文薨，愷次當立，孝宗以恭王類己，越次立之，進愷魏王，妻韋氏兩國夫人，以示優

異。判寧國府，命宰執祖於玉津園。王登車，謂虞允文曰："望相公保全。"至，究心民事，築圩田之隤圮者。帝手詔嘉勞。後判明州，得兩岐麥，圖以獻。卒，年三十五。訃聞，帝泫然曰："向越次建儲，正為此子福薄耳。"子抨，封吳興郡王，卒，贈沂王，謚靖惠。子垓早亡。

景獻太子詢，燕懿王後，初名與愿。年六歲，育於宮中，賜名曦，封榮王。韓侂胄開邊，曦用翊善史彌遠計奏之。尋立為皇太子，詔御朝太子侍立，宰執日赴資善堂會議。尋用天禧故事，宰輔大臣並兼師傅、賓客，太子出居東宮，更名詢。薨，年二十九。

鎮昭肅王竑，宗室希瞿子也。初，為沂靖惠王立後，賜名貴和。景獻薨，改為皇子，封濟國公，改名竑。竑疾史彌遠專政，彌遠覺之，知其好鼓琴，買美人善琴者納諸御，而厚廩其家，使瞷竑動息，必以告。竑嬖之。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厓曰："吾他日置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於七月七日進乞巧奇玩以覘之，竑乘酒碎於地，彌遠大懼。

時沂王未有後，選宗室子昀繼之，彌遠飯僧淨慈寺，獨與學録鄭清之登惠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我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洩者，吾與君皆族矣。"乃以清之兼魏王府教授，清之日教昀為文，購高宗書令習。每謁彌遠，即以昀詩文翰墨以示，極譽之，彌遠問："大要何如？"曰："不凡。"彌遠頷之。寧宗大漸，彌遠使清之告以將立之意，昀默然。清之請所以

復命，昀始拱手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

竑跂足以需宣召，彌遠在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斬若屬。"竑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為誰。昀既至，引入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入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既而召百官班立聽遺制，則引竑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我豈在此班？"震紿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耳。"竑然之。遥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座，宣制畢，閣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即位。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遺制進封濟陽郡王。理宗封濟王，賜第居湖州。

寶慶元年正月，湖州人潘壬、潘丙起義，立濟王，擁至州治，守臣謝周卿入賀。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卒百人而已。竑知事不成，即命州卒擒之。彌遠使客余天錫視竑疾，逼竑縊於州治。李知孝奏，奪王爵，貶巴陵縣公。度宗立，封鎮王，賜謚。

理宗父榮文恭王希暘，山陰人，太祖九世孫也。燕懿王德昭生冀王惟吉，吉生盧江侯守度，度生嘉國公世括，括生吴孝穆公令稼，稼生吴公子奭，奭生益公伯仵，仵生越公師意，是為希暘父。希暘早亡，妻全氏依父全保長家。以子與莒、與芮隨邂逅余天錫，得引見史彌遠，遂以沂王嗣而即位，是為理宗。贈封父王，母慈憲夫人。理宗晚年無子，復以與芮子孟啟嗣。度宗既立，累進與芮封福

王。德祐元年，判紹興府。恭帝降，王隨太后等一時北去，元封帝為瀛國公，與芮平原郡公，給還臨安貲產，弟鄂州教授與票亦授翰林直學士，次子孟桂仍襲封平原公。

贊曰：昌陵遺澤，燕岐兩鍾。孝理嗣統，秀榮以崇。繩繩不絶，與宋始終。

李綱趙鼎列傳第二

李綱　附　張所

李綱字伯紀，無錫人。政和進士，積官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税務。

七年，為太常少卿。金人渝盟，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為開封牧。綱語給事中吴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勍疾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唐肅宗靈武之事，建號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翌日，敏請對，因言："李綱論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大敵入攻，安危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内禪之議乃決。欽宗立，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朕在東宫，見卿論水災疏，今尚能誦之。"

靖康元年，金將斡離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

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舍此何之？今日但當整軍馬，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禄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彦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儒，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左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綱為上力陳不可去之義，且言："明皇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范祖禹以為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覆轍乎？"内侍奏中宫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遂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

命綱為親征行營使，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金將及其衆數千人，金人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棁，綱曰："棁怯懦，恐誤國事。"上竟遣棁。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以親王宰相為質。棁唯唯不措

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必將速歸。此時與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求去，上慰諭之。綱退，則誓書已行，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為質。時四方勤王師漸至，种師道、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絶饟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勝計也。"上然之，約日舉事。

姚平仲急於要功，先期夜斫敵營。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邱門，與金人戰幕天坡，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李邦彦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患不得報，至殺傷内侍。帝亟召綱，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初，蔡懋代綱，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金人乃退，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踊躍以行。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非是，急徵之，諸將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比綱力爭，復追，

而將士解體矣。

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時童貫、高俅等從上皇南幸，陳東上書，乞誅貫、俅等，議遣聶山圖之。綱曰："使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吴敏、李綱。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徽宗泣數行下，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洽。綱奏："方艱危時，應副行宫，豈能悉至？譬之家長出而强寇至，子弟任家事者，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子弟何所逃責？陛下回鑾，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

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退，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意，綱不得已就職。時北兵已去，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為憂，與同知樞密許翰議調防秋之兵。綱奏："邊患方棘，宜抑冒濫以足國用。"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語。綱奏："頃得旨給空名告

敕，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

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没。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移疾乞致仕，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為大臣游説，斥之。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綱言：“小人在朝，蠹害難去。”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轉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臣為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可乎？願乞骸骨。”上趨召數四，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行，無復還理，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及陛辭，言唐恪、聶山之姦，必誤國。

行次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師果能足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之警。況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未有一人一騎以副河北、河東之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日促解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綱疏極言節制不專之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吴敏罷相，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而進聶山

等。綱聞之，嘆曰："事無可為者矣！"即上奏丐罷。乃命种師道代綱，復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責安置江寧。

金兵再至，除綱資政殿大學士。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兵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及即位，拜尚書右僕射，趨赴闕。中丞顏岐奏曰："李綱為金人所惡，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封其章示綱，以沮其來。綱至，見於內殿，涕泗交集，因奏曰："臣愚蠢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謂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則不可。"因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綱泣謝云："今日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因效姚崇要說十事：一議國事，謂中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專以守為策。二議巡幸，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三議赦令，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濫不可行。四議僭逆，張邦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五議偽命，昔肅宗平賊，污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仿之以勵士風。六議戰，軍政久廢，宜一新紀律，以作其氣。七議守，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八議本政，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議久任。十議

修德。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奉迎，特出於不得已。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而已。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逆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黃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吕好問，好問畏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詔謫邦昌潭州，吴幵、莫儔而下遷謫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之，有旨兼充御營使。

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輯睦於下也。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成功。夫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濬四州，其餘皆為朝廷守，戴宋甚堅，推豪傑以為首領。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金人得撫而用，皆精兵也。莫若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為之使，宣諭

天子不忍棄兩河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絶其從敵之心，又資其禦敵之方，朝廷自無北顧憂矣。”上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乃以所為河北招撫使，亮為河東經制副使。兩路翕然，間有以破敵捷書至者。山砦之兵，應二司募者甚衆。

開封守闕，綱以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綱立軍法，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甲，二千五百人為軍，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按牌以遣。又奏步不勝騎，騎不勝車，請以車製頒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略者以備用。又進三疏：一募兵，二買馬，三募民出財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

朝廷議遣使於金，綱奏曰：“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正當枕戈嘗膽，使刑政修而中國强，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幣，無益。但通問兩宫可也。”上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傅雩為通問使。一日，論靖康時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寢，然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進君子退小人，不在衡石程書。”因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又奏：“臣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郡，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上為詔諭兩河以還都之意。

未幾，有詔欲幸東南，綱極論其不可，言：“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擾内地，盗賊亦將蜂起，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夫南陽光

武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財貨；北拒三都，可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上乃許幸南陽。黄潛善、汪伯彦陰主東南之議，綱所言留中不報。張所乞且置司北京。北京留守張益謙，潛善黨也，奏招撫司之擾，又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綱言："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

有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傅亮，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所、亮，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彦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彦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虚心觀之。"既而詔罷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再疏求去。初，金人議立異姓。宋齊愈自敵所來，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王時雍乃以邦昌入議狀。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之非，不報。擬再上，其鄉人嗛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於是逮齊愈，戮東市。張浚為御史，潛善所用浚劾綱以私意殺侍從，詔罷綱奉祠。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

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時荆湖、江、襄間，流民潰卒群聚為盜。綱上言："荆湖，國之上流，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川號令可通，襄、漢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諫官徐俯、劉

裴劾綱，罷奉祠。四年冬，金、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偽齊悉兵南下，境内必虚。儻出其不意，擣潁昌以臨畿甸，上策也。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下以助聲勢，金鼓旌旗千里相望，敵人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俟彼遁歸，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

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敵讐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陷没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强敵猶得潛逃為可虞。議者謂敵馬既退，當遂大舉，臣竊不然。朝廷以東南為根本，不先自固，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且保據一隅，臣又不然。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所糾合精鋭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此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近年以來，大將擁衆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窺伺。今當於淮之東南及荆襄置三大帥，屯宿重兵，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離之勢盛矣。若萬乘所居，必擇形勝駐蹕。建康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舉天下形勢而言，關中為上。以東南

形勢而言，建康為便。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創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願為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使之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所當先也。竊觀陛下臨御九年，憂勤雖至，中興之效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也。近年所用之臣，慨然以天下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相顧錯愕，不過奉身以退，以天下憂危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閑暇則以和議為得計，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退避為愛君。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安。若退避之策，可暫不可常。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淮西、東失矣。臣願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古者善鄰則有和親，仇讎鮮復遣使。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金人造釁已深，措意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陛下選於衆以圖任，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二曰公選人材。自昔抱不群之才者，多為小人所嫉，或中以黯闇，或指為黨與，或誣以大惡，或擿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恥於自明，雖遭深譴，不復自辨。陛下用人多矣，端

人正士，往往閑廢，側席有乏材之嘆，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三曰變革士風。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數十年來，論議徇私，邪説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指為姦黨，顛倒是非，馴致靖康之變。大抵朝廷設耳目之官，固許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若服讒蒐慝，中害善良，非所以修政也。四曰愛惜日力。創業中興，如建大厦，鳩工聚材，積累非一日所致。今邊事粗定，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細務，至攻守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惟失其時，則小者日益大，易者日益難矣。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此皆中興所當先務者。"上詔褒諭，除安撫制置大使、知洪州。

六年，師與金、齊相持淮、泗者半年，綱奏："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為犄角，夾攻之，大功可成。"淮西酈瓊叛，張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為比。綱奏："浚誠有罪，然徇國之心，有可矜者。"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今疆場未有警報，兵將初無失利，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而遽為此擾擾，豈不重可惜哉！"

八年，王倫使北還。綱上疏曰："王倫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以愚料之，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聽受。必有赦文，欲朝廷班示郡縣。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必求歲賂，使我坐困。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臣

願陛下勿許，深詔群臣，講明利害、久長之策。”疏奏，上不以為忤，曰：“大臣當如此矣。”

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綱力辭。次年薨，年五十八，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忠義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有《靖康傳信録》、《建炎時政紀》諸書行於世。

張所，青州人，歷官監察御史。高宗即位，遣所按視陵寢，還，上疏言：“河東、河北，天下根本。作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師有五利，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黄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乃罷所御史，尋責江州安置。後李綱入相，欲薦所經略兩河，以其嘗言潛善，故難之。一日，與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言抵罪，不得已收拭用之，使為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不亦善乎？”潛善許諾，乃以所充河北招撫使。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汪伯彦以其奏詰責招撫司，所方招來豪傑，以王彦為都統制，岳飛為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所落職，嶺南安置，卒貶所。子宗本，以岳飛補官。

論曰：致治咸資一德，定亂不在二心。故孔明魚水，勳奏分荆。景略漆膠，勞皇定鄴。未有智謀闇敗，一傅衆咻，而可建非常之勳，□□熾之敵者也。靖康既屬孱主，建炎又是庸君。在列無非巾幗，舉朝並少須眉。天生李綱，以祚趙氏。而立靖康甫半年，佐建炎無百日，群鬼搶攘，衆犬吠嗥，廣武

不用，趙幟已移，亞夫是疑，楚弓自喪，理固然者。楚殺得臣而晉喜，吳屍子胥而越快，天乎？人乎？顏岐曰："用綱非金人所喜。"固也。張浚曰："綱斥，則國家之可憂不在金人。"何哉？蓋一則實心謀國，一則虛名塗民。蘇合、蛣蜣，氣類各別。是以綱能致千人伏闕，而不能息一士之謗；能使兩河震動，而不能安一日於朝。少正若存，章甫罕獲。白面不去，長城必傾。自古有之，又何恨乎！

趙鼎 附 喻樗 張戒

趙鼎，字元鎮，聞喜人。崇寧進士。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開封士曹。金人克太原，朝廷議割三鎮，鼎曰："祖宗地不可與人，何容議？"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為行宮，車駕所止為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

久雨，詔求闕政。鼎言："自王安石用事變法，而民始病。蔡京託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黨未除，闕政無大。"於是上為罷安石配享，擢石司諫，旋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部將，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廨。鼎言："德總兵專殺，不可不治。"又請下詔切責世忠，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上曰："肅宗興靈武得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

北兵至江上，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請命王璲軍宣州，周望出廣德，劉光世駐蘄、黄，為邀擊計。又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吴、越界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宜以公安為行闕，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韓世忠敗金人於黄天蕩，宰相吕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己，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復鼎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知識，今於卿見之。"除簽書樞密院事。

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三省當以敵退為陛下拔人才、修政事，樞密院常虞敵至為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即兩得之。"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尋召拜參知政事。李横失襄陽，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岳飛。"飛竟復襄陽。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為勝非所忌。除鼎川陝宣撫使，時吴玠為宣撫副使，鼎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耶？"上乃改鼎都督川、陝諸軍事。

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疏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麟與金人合兵大入，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為當進

討，鼎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於是詔張俊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鼎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世忠捷音至，帝駐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帝欲自將渡江。鼎曰："敵遠來，利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止不行。

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為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智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都督諸路軍馬。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弟奏行之。皇子封建國公，於行宮門外建資善堂。鼎薦范冲為翊善，朱震為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

建炎初，下詔以巨姦誣蔑宣仁，命史院刊修，未及行。至是，命鼎監修神、哲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賜御書《尚書》一帙。劉麟、狗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光世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不戰而退，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詔二將進兵。俊兵至藕塘，與狗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會光世，已棄廬回江上。鼎

貽書張浚曰："上有詔，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合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遁去。

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吕祉入奏事，所言夸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吕祉也。"後浚因論事，語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吕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上曰："浚歸議之。"鼎請回蹕臨安。浚奏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内侵乎？光世累世為將，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悦。鼎出知紹興府。七年，酈瓊執吕祉降齊。浚引咎去位，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言："浚罪當遠竄。"鼎奏："浚有勤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内批出，浚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上怒未釋，鼎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

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金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壽、亳、陳、蔡間，往往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為不可，上怒。鼎曰："陛下屈己請和，以梓宫及母后耳。群臣出於愛君，不可罪，宜諭之以親故，不得已。"上從其言，群議遂息。

和州防禦使璩封國公，鼎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

知陛下有子，禮數不得不異，以繫人心。”上曰：“姑徐之。”秦檜乘間擠鼎，又薦蕭振為御史。振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乃趙鼎意。”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餞行，列筵於津亭，鼎不為禮，一揖登舟，叱篙師離岸，檜亦叱從人收筵，由是檜益憾之。

鼎既去，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內，鼎見，責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鼎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妒賢長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為徙世將、公輔等。

始，浚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為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己，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常受張邦昌偽命，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王次翁又論之，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

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

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謚忠簡，封豐國公。孝宗嘗問群臣：“鼎與頤浩孰賢？”龔茂良曰：“頤浩有膽氣，能任大事，鼎有學問氣節，皆名相也。”上曰：“太上再造，正賴諸人，如朱勝非亦有功。”鼎為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論中興賢相，以鼎為稱首云。

喻樗，字子才，嚴州人。建炎進士。趙鼎去樞筦，樗往竭，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啟沃多而施行少；啟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為上客。鼎都督川、陝、荊、襄，辟樗為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俾以諸道兵赴闕，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於是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略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

益。頃之，以鼎薦授秘書省正字。

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檮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檮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劾檮與九成謗訕，檮出通判衡州，致仕。檜死，復起，知蘄州。淳熙七年卒。

檮善鑒識，宣和間，謂沈晦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檮以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趙鼎常以樊光遠免舉事訪檮，檮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檮二女方擇配，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詳，乃曰："(隹)[佳]壻也。"遂以妻之。

張戒，字定復，解州人。仕監察御史，嘗言："靖康以來，主議之臣，皆有膏肓不可治之病。主戰則諱和，主和則諱戰。至於守備，則不復講。專持一家之說，大誤國事。夫守備一日不可弛，即和議成猶不可，況未成乎？"上曰："不如此，焉得有靖康之禍？"朝議方遣王倫迎請梓宮，戒曰："和議務先知戰守，使真宗無撻覽之捷，仁宗非慶歷之盛，雖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論詔諭江南事曰："江南，太祖待李氏之禮也，曾不得為孫權乎？金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名來，而何詔諭之有？"趙鼎罷相，戒疏言："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係，不知鼎負陛下何事？與同列忿爭者何語？不敢自安者何意？陛下即位十二年，命相凡九人，使後來者皆大過人，雖去鼎可也。但斥逐異

己而遷除附己者，徒為紛紛，則與鼎何異？緩急之際，將復用之，則陛下後悔也。祖宗朝宰執罷政，多留京師，非特示恩，亦以備顧問。近時無敢留行在者，末俗可歎。”中旨以戒附下罔上，斥遣外。戒後居建昌卒。張戒傳舊史無，今增入。

論曰：“時逢休否，利以大人，位當用姤，吝宜君子。蓋其進也，險無違德，恒處黃裳之中；其退也，艱不失身，嘗置青雲之內。故山甫表式茹吐，美於穆如君陳，垂範內外，彰於丕顯。漢張佚正色見崇，唐李絳直躬取重，固人臣所立大端，亦儒者自有本色。趙宋之南，臣鼎似之。觀其行術正議，等歐陽之無隱；鑿鑿嘉謨，類希文之先憂。樹人作正士依歸，臨事收忠言，廣益略，雖遜於李綱；而念不忘敵，幾實密於張浚。而忠在衛主，爲宇宙惜人才，爲國家護元氣，寧受首鼠之誚，不襲恫喝之能。白首丹心，衷言無愧，山河箕尾，露旌有光。可謂平世之純臣，衰朝之懿士矣。

贊曰：忠定英昂，致身靖康。排和厲戰，懾敵扶王。忠言群啄，身去國亡。建炎甫來，規模用張。立朝斯暫，誕靜有方。忠簡清風，是正是臧。識拔人倫，德音孔彰。彼浚朱吕，檜與汪黃。並有疵慝，難齊厥良。中興之相，二人卬卬。忠情發臆，没世不忘。

呂好問朱勝非呂頤浩列傳第三

呂好問 附 馬伸

呂好問，字舜徒，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以元祐子弟坐廢。司揚州儀曹。時蔡卞為帥，欲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掾屬拔擢略盡，獨好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我，即階顯列矣。"好問笑而不答。

靖康元年，擢御史中丞。欽宗諭之曰："朕特用卿，令天下知朕意所嚮。"先是，徽宗將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害其事，莫肯行。好問言："利害闕失，太上皇詔旨備矣，願一一施行。不盡革京、貫等，所為太平無由可致。乞投京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湔元符上書獲譴者。每奏對，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

時金人既退，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邊事經畫旬月，不見設施，臣所深

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巖邑，以衛京城。"又言："防河宜用宿將，若外戚、宰相親舊及省院使人，皆不可許。"疏上，不省。

金人克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知袁州。既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下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屬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詘服，麾其徒退。

帝再幸金營，好問從帝。既留，遣好問還，慰拊都城。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為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耶？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耳？"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盍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俠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既繫銜，仍行舊職。時邦昌雖不改元，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吳幵、莫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垂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驟見

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不測，奈何？”邦昌矍然止。王時雍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乃先赦城中。

始，金人謀取康王，好問聞，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耶？”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金人將還，議留兵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金人曰：“留一勃堇統之。”好問曰：“勃堇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趨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入聽政。

高宗即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污偽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好問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慚，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於桂州。子本中，孫祖謙、祖儉。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范致虛攻程頤為邪說，下河南府，盡逐學徒。伸註《西京法曹》，欲依頤門以學，十反愈恭。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受《中庸》以歸。靖

康初，擢監察御史。

及金人立張邦昌，伸與御史吴給約秦檜共為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邦昌既僭立，伸首具書，請邦昌速奉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稱"臣"，辭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即繳申尚書省，以視邦昌，書略曰："相公不幸迫於强敵，使當偽號，變出非常。然而忠臣義士未即就死、闔城民庶未即生變者，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北還，康王在外，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宫室，率群臣迎而立之，然後相公乃歸死司寇，為人臣失節之戒，伏闕俟命，如此則明王必能察相公忠實存國，且棄過而録功矣。今謀不出此，尚當非據偃寢禁闥。若群心狐疑，謂相公方挾强金，使人游説康王，令南遁為久假不歸之計，竊恐九廟在天，萬無成理。"邦昌得書氣沮。明日，議迎哲宗后孟氏垂簾，追還偽赦，乃遣馮瀓等迎康王。時王及之等猶請籍龍德宫寶貨，斥賣靈沼魚藕以資官用。伸復慨然引義檄之。

高宗即位，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伸自湖廣將入奏黄潛善、汪伯彦不法凡七十事，草疏已具，朝廷方召孫覿、謝克家，乃先奏覿、克家趨操不正，與王時雍等七人結為死黨，宜加遠竄，不報。伸又進疏曰："陛下得黄潛善、汪伯彦為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遽下還都之詔，至今鑾輿未能順動，其不謹詔命如此。一日黜三舍人，乃取孫覿輩諸群小以掌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吴給、張闓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上言遠竄，其壅塞言路如此。擬用臺諫多取親舊，其毁法自恣如此。張慤、宗

澤、許景衡公忠有才，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如此。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其過則稱君如此。撫其所為，豈不辜陛下倚任哉！陛下隱忍不肯斥逐，涂炭遺民，固已絶望，二聖還期在何時耶？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望速罷潛善、伯彦政柄，別選賢者共國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移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責濮州監酒税。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迫敵境，故有是命。趨使上道，伸恬然撲被而行，死道中，王淵受潛善所使也。天下識與不識皆冤痛之。

紹興初，胡安國上書訟之，詔贈諫議大夫。伸天資純確，學問有原委，勇於為義，所蘊深厚，耻以自名。建炎初，右正言鄧肅嘗論朝士，臣邦昌者例貶二秩，伸不辨也。凡有建明，輒削其藁。居官晨興，必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遍，然後出莅事。其在廣陵，行篋一擔，圖書半之。門人何兑為辰州通判，睹郵報，秦檜自陳存趙之功，它人莫預，兑乃輯伸事狀，達尚書省。檜大怒，竄兑真陽。

朱勝非 附 鄭毅 王庭秀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寧上舍登第。靖康元年，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破敵，乃還視事。逾年，詣濟州，謂康王言："南京為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建炎改元，權直學士院。時方草創，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言蓋為陝西制置使棄師誤國，封還貼黄，蓋遂罷。

二年，除尚書右丞。時宰執蔭補多濫，勝非奏："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宣和，諫官疏云：'尚從竹馬之游，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初，勝非嘗言睢陽非用武之地，又言揚州非駐蹕之所。至是，復論請計留郊祀之費，餘財皆運之金陵，祀後即當移蹕。潛善力沮而止。

三年，上自鎮江南幸，拜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會苗傅、劉正彦與其徒王鈞甫、馬柔吉、王世修殺都統制王淵，擁兵至行宫門外，勝非趨樓下，詰專殺之由。傅等請高宗避位，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不可，傅顧勝非曰："今日正須大臣果决。"勝非還告上曰："王鈞甫乃傅等心腹，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號睿聖宫。勝非請降赦以安傅等。又奏："故事，母后垂簾，須二臣同對。今日事機有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

王鈞甫見勝非，勝非問："前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殺王淵，軍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撼之曰："人言燕趙多奇士，君與馬參政皆燕中名人，盍早為朝廷協力乎？"鈞甫唯唯。王世修來見，勝非諭之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世修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傅等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白太后，恐盡廢其請，則倉卒變生，乃改元明受。傅等欲挾上幸徽、越，勝非諭以禍福而止。傅聞韓世忠起兵，取其妻子為質。勝非紿傅曰："今當啟太后慰撫之，使報知平江，諸君益安。"傅許諾。

勝非喜曰："二凶真無能為也。"諸將將至，傅等懼，勝非因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學士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

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詣睿聖宮，親掖上乘馬還宮。上既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吕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疏。"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丞張守劾勝非，不報。尋除江西安撫大使。紹興元年，馬俊陷江州，侍御史沈與求論由勝非赴鎮太緩，降授中大夫，江州居住。

二年，吕頤浩薦都督江、淮、荆諸軍事，胡安國、江躋交章論之。頤浩力引其入，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母憂解官。時方經畫淮北，上倚勝非以辦。勝非上陳五説："其一，内外軍屯，無慮二十萬衆，月費二十萬緡，儻無變通，理必坐困。劉豫方行什一法，當遣兵渡淮，取彼蓄積，以實邊圉。淮南既實，民力自寬，則江上之兵，可以進屯。其二，逆豫招誘山寨，未必為用。我若失之，人心必去，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以江南為危地，淮南為樂土。我若一軍取鄆，一軍取光蔡，一軍取青密，豫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直擣亳、宋，所至州縣迎降。彼若固守京城，容有内變。其三者，金使來，而吾兵出，恐以失信怒敵。使行未有要約，逆豫過惡足可藉口。與其使併力南寇，曷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其四者，淮北之民，皆

吾赤子，凡州縣官帑，宜稱詔以給貧民。其五者，王師渡淮，所下州縣，只以助順土豪領之，隨宜措置，自為守備，所謂以攻為守，變弱為强之説也。”勝非執喪三月，起復右僕射兼知樞密院。勝非舉岳飛建節荆襄，戒之曰：“奏捷止言平定某州，不得報殺戮。”及班師受賞，朝廷欲行獻捷禮，勝非奏：“本吾家堂奥，不足言捷，俟大駕還汴乃可。”勝非每薦士，言路不容，勝非置不辨。人問之，曰：“我以為賢則用之，言路以為否則劾退之，初不容心也。且人主聽言是盛德事，我若辨則直我，是我壅塞言路，豈宰相事哉？”時員外郎江端友請營宗廟，議者以為國家期於恢復，不常厥居。勝非方主和議，遂白上營宗廟於臨安。薦胡松年為參政。侍御史常同劾松年乃王黼客，勝非徙同左史。累章乞免。魏矼亦劾其罪，遂罷。勝非與秦檜有隙，檜得政，勝非廢居八年，卒，謚忠靖。

勝非，張邦昌友壻也。始，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以謝敵。李綱罷，勝非受黄潛善風旨草制，極言其狂妄。趙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吴玠，勝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耶？”蓋因事出鼎而輕其權，人以此少之。

鄭毅，字致綱，建州人。邦昌之僭號也，挺身見高宗於濟州。帝至杭州，毅奏曰：“陛下南渡，出於倉卒，百司之臣，獲濟者鮮。當擢吴中之秀以為用，况天下賢俊多避地吴越，宜令守臣禮訪境内寄居待闕及見任宫觀等京朝官以上，各具姓名以聞，簡拔任使。”詔從之。

苗、劉逆亂，毅庭立面折二凶，拜御史中丞。時二凶

竊禍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毅言："黄門宦者之設，本以給事内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付以兵權，則慘毒無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今當痛革前弊，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及聞以簽書樞密院召吕頤浩，謫浚居郴州，毅具章乞留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貶，不報。毅遂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為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二宫，此上策也。

俄詔睿聖皇帝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為皇太姪。毅進議，以為："在庭公卿，皆昔之臣屬也，今與之比肩事主，稽之於古，則無所法。"退與御史王庭秀上疏力爭，太后召毅與宰執同對簾前，毅乞召庭秀，太后諭曰："今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爾。"毅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句)[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高宗復位，進簽書，執政甫百日而卒。高宗甚悼之，謂大臣曰："朕喪元子，猶能自遣，於毅殆不能釋也。"

王庭秀，字穎彦，慈溪人。高宗即位，臺臣言："偽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為臣而歸，願褒擢之。"遷殿中侍御史，論黄潛善賣官售寵，罷之。既與鄭毅力爭明受降封事，未幾出知瑞州，右正言吕祉奏："言官議論大臣，罷斥相繼，則後日大臣闕失，又誰敢言者。"遂召為吏部郎，與宰相議多不合，引疾求去。

吕頤浩

吕頤浩，字元直，樂陵人。紹聖進士，累官轉運副使。伐燕之役，以轉輸隨种師道至白溝。既得燕山，郭藥師衆二萬，契丹軍五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頤浩為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邊遠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高宗即位，除知揚州。前期繕治行宫。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頤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説以逆順，遇黨釋甲降。

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倉卒南渡。頤浩與張浚聯馬奔及行在，扈從至秀州，募兵五千，屯駐鎮江，為江北聲援。金人去揚州，改江東安撫制置使（至）[知]江寧。明受改元詔赦至，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幼冲乎？兵變無疑也。"頤浩即寓書張浚，約會兵討賊，檄楊惟忠留屯，以安人心。遂發兵江寧，舉鞭誓衆。

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迓之，相持而泣。頤浩曰："事即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即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頤浩、浚總中軍，劉光世分軍殿後。頤浩發平江，苗傅黨託旨請頤浩單騎入朝。頤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傅等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頤浩勉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内，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傅等拒戰。頤浩被甲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彦引兵遁。頤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

朱勝非罷相，改頤浩御營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車駕幸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蹕之地，頤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以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充敗績，上曰："事迫矣。"頤浩遂進航海之策。扈駕自明州登海舟，歷台、温月餘。

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權，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顓恣。趙鼎論其過，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江東安撫、知池州。將之鎮，而李成遣將馬進圍江州，乃駐軍鄱陽。會楊惟忠兵俱趨南康，與賊戰，失利，乞濟師。高宗曰："頤浩奮不顧身，群臣不及，但輕進，其失也。"詔王璽速往策應，頤浩軍勢復振，擊賊敗之，乘勝至江州，成以餘衆降劉豫。

張琪犯饒州。時頤浩自左蠡班師，帳下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頤浩命將列陣夾擊，大破之。拜少保，與秦檜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為公論所與，欲傾之，除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次常州。詔還朝。既還，欲傾秦檜，乃引朱勝非為助。胡安國言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尋改侍讀。安國持録黄不下，頤浩命黄龜年書行。安國求去，罷之。檜上章留安國，不報。江躋、吴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等亦坐檜黨斥，臺省一空，遂罷檜相。

頤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滿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恐久而精鋭消磨，他日難以舉事。"李綱宣撫湖南，頤浩言綱

縱暴無善狀，請罷宣撫之名，止為安撫使。李光貽書頤浩，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頤浩稱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頤浩時有縱舍，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頤浩再秉政凡二年，辛炳、常同論其罪，遂罷為提舉洞霄宫，除河南安撫、知潭州。時郴衡桂陽盜起，頤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頤浩浙西安撫、知臨安府、行宫留守。上將還臨安，除江東安撫、知建康府、行宫留守。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頤浩謂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召趨赴闕，既至，以疾聽歸。未幾，卒，贈秦國公，謚忠穆。

頤浩有膽略，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人倚為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讎為戒，頤浩不能用。

論曰：靖康之際，上下易常，喪君有君，好問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髡頑在國，晉人抱空贅之慚。目夷守家，宋社免移檟之懼。襪奪僥幸之姦魄，喚醒附依之愚倀。挈位號還之故主，置誹譽聽之人言。可謂篤於扶傾、靜以達變者矣。勝非匹馬從君，一身羈旅。驟逢變故，義取周旋。甯俞之在幽囚，愚不可及；晏嬰之處凶亂，巽以行權。晉陽之甲，無休投鼠之疑；廬陵之座，幸逃探雀之辱。乘輿無恙，宫闈載寧。亦遇巷之深心，而包羞之能事歟。兩人志同忍詬，迹並含譏，直為受惡，不以嫌疑。擇便地曲以集事，不以寵利居成功。善匪近名，臣無有己。兩人其庶乎。頤浩粗有武才，亦饒膽略。勤王之旅，誓師可嘉。航海之策，避敵貽笑。然不收人譽，雖見擯於名流，而畢效王驅。實資重於國步，進無喜事，退於苟安。較之覆師誤國者，大有間焉。至於黨類更張，牛李互易，

亦習氣使然，賢者不免，未可以娟嫉律一人也。

贊曰：東萊正誼，委曲圖成。折姦遏佞，喪君有君。忠靖强志，當難不惑。習泯義形，忠周幹克。忠穆强武，肩驅王事，海上異迹，江頭奮臺。以功以能，是翊是馮。

宗澤王庶李光王彦列傳第四

宗澤　附　程昌禹　上官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母劉氏，夢雷電光燭其身而生。自幼豪爽有大志。

元祐六年，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之，置末甲，調館陶尉。適朝廷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於道，中使督之急，澤請少需，至初春，可不擾而辦。調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為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朝廷結女真，謀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

靖康元年，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踐，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為固守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

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為副元帥。

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齎蠟封欽宗手詔，言和議可成。澤曰："此金人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

二年，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趙野、范訥、曾楙合兵入援，皆不答。澤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我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

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曰："自古姦臣，皆外為恭順，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因累表勸進。

王即帝位於南京，澤入見，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

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陛下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壯其言，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

尋以李綱薦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相聞，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澤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没角牛，王再興、李貴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及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其唱為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為地爾。"

時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府，澤曰："此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别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為可信，恬不置疑。有實欲賈勇敵愾者。士大夫以為妄。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來覘，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令加待遇，臣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親札，諭澤竟縱遣之。

時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計，

而將相恬不為慮，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為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疏請回汴，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敗，靡所不至。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昔富貴者為是乎？獲罪者為是乎？今之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可行者也；言不可遷者，猶前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之。"詔遣官奉迎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兩河雖未敉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腹心而棄之矣。"澤前後建議，輒為黃潛善等所抑。

金將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三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金將黏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

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當死，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并斬金將。

金人入滑，部將張撝請往救，澤選兵五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援。撝至滑迎戰，敵騎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澤聞撝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撝已死。宣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撝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侵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當時大臣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强者為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耿南仲等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效忠義者哉？"王策者，本遼酋，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金人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剿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

澤疏請上回京城。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鄙之。今聞有旨於儀真教習水戰，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為江寧控扼之計耳。"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二萬來歸，澤責之曰："河北陷没，吾宋法令亦陷没耶？"命斬之。時世興佩

刃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自效。澤威聲日著，北人憚之。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剿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陛下及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上乃降詔擇日還京。

潛善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伺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我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

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之。而自奉甚薄，嘗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始，澤招集群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

子穎，素得士心。澤薨，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穎為判官。充反澤所為，穎屢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聚城下者復去為盜，而中原失守矣。澤傳稍改。程昌禹以下舊史無，今增入。

程昌禹，順昌人。以吏部郎扈從至維揚，與汪、黄不合，出守蔡。在蔡州日，順昌知府郭允迪降金，昌禹同學進士陳味道承允迪命至蔡，來謁昌禹。留之飲，陰使人物色，得味道行篋中一檄文。昌禹即聚州官，擁味道至庭

下，責以不忠，曰："我雖與公有舊，然大義不容徇私。"立命磔之。守物既降，仰給於蔡，昌禹曰："竭民力以供盜糧，吾不忍也。"謝絶之。

金祁王即宗弼席累勝，長驅至蔡，昌禹閉關，偃旗息鼓。金睥睨七日，莫測城中虚實，乃退。後除東京留守。初，杜充棄東京，以留守事委郭仲荀。京城乏食，有錢無米，有煮稀粥置高屋賣錢者，稍不慎藏，即為衆奪，仲荀斬殺無算，不能止，尋亦棄京走行在。朝命乃遣昌禹，而上官晤副之。昌禹既到，倉廩皆空，隨行兵所携乾糧半月皆盡。乃出城，四外挑野菜而食 。凡四閲月，食盡，還蔡州，上官晤權留守。時西京、南京皆屬金，劉豫遣人以書説之，晤焚書斬使。有賊聶淵，與其徒以食物與守城者博，久而稔熟，夜率其徒登城，縱火焚樓。晤出奔，為董平所殺，淵遂以京城獻金。

昌禹又以蔡州食盡，棄蔡南歸。朝廷命為鼎、澧州安撫使。時鼎州遭孔彦舟兵後，沿江殘破，武陵村落，半為賊區。昌禹至，於龍陽新縣列置諸寨，賊四面交侵，昌禹調洞丁助守，兵數既增，錢糧益匱，乃聞於朝，取邵全四州司錢給軍食。

後趙鼎除川、陝、荆、襄都督，昌禹上書論其不便，曰："使命一出，張官置吏不下數百員，咸取給州縣，所部軍馬又須抽摘隨行。州縣一或有警，不過告急於使司，相去既遠，應接不及，以致調發人夫，征取財賦，行過郡邑，倉廩一空，應報文移，日不暇給。將以保州縣而州縣被其擾，將以撫百姓而百姓受其弊，將以治盜賊而盜賊愈張，可謂

有害無利矣。張宣撫初入蜀，人心鼓勇，而累年無功，上下怨懟，謂四川初無盜賊之擾，止緣宣撫入以擾之。今征求調發，號曰圖秦，恐秦未暇圖，而心腹之變起矣。前者，富平之敗，騎兵凡十五萬，今四川士馬不過吴玠部曲耳。願審處利害而行之，毋徇名忘實也。昔吕蒙為孫權論徐州曰：'操遠不暇東顧，往自可克。然得後，操必來爭。不如取荆州，據長江形勢。'今天下大勢，實在長江。大將當屯兵聚糧於荆州，以固根本，然後可以圖秦保蜀。岳飛之收襄、鄧，猶權之取徐州也。取之易，守之難。今遽欲掇大臣於數千里外，以復秦殘破之區，恐四川人心先動，事有未易言者。"鼎不果行。昌禹尋改江西沿江制置使。

王庶　李光子孟傳　附　劉晏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崇寧進士。以种師道薦，通判懷德軍。契丹為金所破，舉燕雲地求援。詔師道受降。庶曰："國家與遼人百年之好，今敗亡，不能救，乃利其土地，無乃基女真之禍乎？"不聽。宣和七年，金果入侵。太宰李邦彦召庶問計，庶曰："宿將無如种師道，宜付以西兵，使之入援。"邦彦以語蔡攸，攸不然。高宗即位，累陞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東京留守。

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夏人移文來，言金以鄜延割付本國。庶口占檄辭，以義責之，夏人不敢復言。會宣諭使謝亮入關，庶移書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大而迫。秋高必大舉，盍仗節率兵，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從。金人大入，庶調兵據險以守。金人乘冰渡

河，直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期會討賊。涇原統制曲端雅不欲屬庶，金攻鄜延，庶在坊州聞之，夜趨鄜延，以遏其衝。金人詭道破丹州，介鄜、延間。庶自當鄜州來路，遣龐世才當延安來路。時涇原精兵皆端所領，庶屢督端進兵，端不行。天大雪，寒甚，金人攻敗世才。庶至甘泉，而延安已失守。遂將百騎馳至襄樂，倚端為助。端令每門減從騎之半，比至帳下，僅數騎。端厲聲問庶延安失守狀，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為天子愛城乎？"庶曰："我數令不從，誰愛身者！"端怒，奪庶節制使印。庶先以失律自劾得罷。

時張浚自富平敗歸，庶勸浚收熙河、秦鳳之兵，扼關、隴以為後圖。浚不納。浚至興元，閱視庶平日簿書，有不奉行宣司指揮者，奏劾之，未報。會完顏杲破興、洋，念非庶莫可安蜀，急起庶參謀，委之巴南。庶至巴州，急散榜梁、洋境上，扼興元孔道。金人進無所掠，乃退。紹興五年，起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卒單寡，籍興、洋諸邑及三泉縣强壯，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號"義士"，日閱於縣，月閱於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有讒於浚者，劾庶落職。

六年，除湖北安撫使、知鄂州。趨闕，燕見，言："紹復大業，都荆為可。荆州左吴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侯也。"八年春，入對，因奏："恢復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功罪混淆。"又口陳手畫秦蜀利害，上大喜，拜樞密副使，命措置江、淮邊防。酈瓊背叛，朝廷姑息大

將，不欲有所興革。以庶威望，詔遣按行營壘。庶請稿軍於教場，便服坐壇上，自大將三衙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辭轅門，庭趨受命，拜使而出，軍容嚴整，莫敢仰視。蓋自有事以來，未嘗行此禮也。岳飛聞庶行邊，遺書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閒。"庶壯之。還朝，論金人變詐，因及飛納節之語。

時秦檜再相，以和戎為事。金使烏陵思謀至，庶力詆和議，略云："自古謀人國者，必有一定之計。越人取吴，在驕其志；秦之取六國，在散其從。今金人之所以謀我者，和而已。"乞誅金使。金又遣張通古來許割地、還梓宫、歸太后。庶上劄云："割地之議，若以淮為界，淮之外泗州、漣水軍既為我有，安俟以和為請？我賂之何益？若以河為界，兵火之餘，幾無人迹，尚當十年無征役以蘇息之，賦何自出？加内郡之賦，以償不毛之土，必以三十萬兵宿於遠餉無用之地，假以歲月，焉得不自困也？"又云："臣生於陝西，嘗欲氣吞强金，所謂講和者，非臣之所能也。願陛下責臣以戎兵，則緩急之際，可以枝梧，使金人奸謀不得肆。雖曰治戎，其實促使和也。今若預此，是身為大臣，自為二三，如趙鼎、劉大中輩，首鼠兩端，於國家何益？"及王倫回，庶七上劄，言其非便，力求解樞務，出知潭州。勾龍如淵劾庶本趙鼎所薦，被命奪職。

初，庶行離朝，不見賓客。至蕪湖，請知縣，袒腹相見，委以買田宅。議者為庶平日豪邁，一旦議論不合而去，未宜求田問舍。十三年，胡汝明論庶譏訕朝政，責道州安置，卒。二子之荀、之奇撫棺慟曰："秦檜，秦檜，此恨

必報!"親舊皆掩其口。庶自號當叟,曰:"吾之所為無失當。"嘗著《定傾論》十五篇,以正時事。孝宗思庶言,追復其官,謚敏節。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童稚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興吾門乎?"登崇寧進士,知常熟縣。朱勔父冲倚勢暴横,光械治其家僮,不為屈。

遷司封,首論士大夫諛佞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説,以杜塞言路,王黼惡之,遷符寶郎。徽宗將内禪,光因納符,謂蔡攸曰:"公家所為,皆咈衆心。今日之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瞿然。欽宗受禪,擢右司諫。奏言:"朱勔、李彦、蔡京、王黼竭天下之財,名為應奉,實入私室。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知兵民財計,與户部量出入,以制國用,選吏考核,使利源歸一。"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詔榜朝堂。光言:"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主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説,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蠱惑民聽,豈朝廷之福?"又言:"朱勔託應奉,富擬王室,乞擇清强官,追攝勔父子及奉承監司、守令胡真孺等,計資没入,所奪編户産業悉還之。"

李會、李擢復以諫官召。光奏:"蔡京用時,會、擢迭為臺官,禁不發一語。金人圍城,與白時中、李邦彦專主割地之謀。乞寢成命。"不報。除知宣州。時范瓊將過軍,光先入視事,瓊至則開門延勞,留三日而去,無敢譁者。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籍六邑之民,保五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

號"精揀軍"。又栅險要二十三所謹戍之,城外居民盡遷入城。苗租歲輸邑者,悉命輸郡。初譁言不便,及守城之日,贍軍養民,迄賴以濟。

潰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涂、蕪湖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於秋毫無犯。劇盜戚方破寧國縣,抵城下,分兵四擊。光募勇敢劫之,賊驚擾自相屠蹂。朝廷遣巨師古、劉晏來援,賊急攻朝京門,纜竹木為浮梁以濟。須臾,軍傅城,列炮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揭之,炮至即反墜,不能傷。取桱木為撞竿,倚女牆以禦對樓。賊引却。劉晏直擣其砦,賊佯退,晏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賊遁去。

初,戚方圍宣,與其副並馬巡城,指畫攻具。光以書傅矢射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為將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為備。嘗置匕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匕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無落賊手。"宣州受圍凡二十九日,城中財物豐備,富人皆出錢帛為犒。城北木塔寺下瞰城中,光募人運草實其塔,然後縱火。令方下,即有應募者。火為塔所束,如火柱衡天,觀之可畏,賊退。州作解嚴會,隨功高下,以金杯勸酒,就賞其杯。

紹興元年,擢吏部侍郎。光疏言:"議論之臣,莫肯以扶危持顛為己任。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為限制,惴惴焉日為乘桴浮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未聞專主避敵如今日也。陛下駐蹕會

稽，江、浙為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磆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篠之場，或碕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

時有詔，金人深入，諸郡守守避各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之重，存亡以之，豈宜預開遷避之門，願追寢前詔。”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户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撙節，不擾而辦。奏蠲減二浙積負及九邑科配。時戚方以營軍屬節制，甚懼，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為盜，某為守，分當相直。俱為臣子，當共勉力忠義，勿以前事為疑。”方謝且泣。光因奏：“金人内侵，百姓失業為盜，本非獲已。自李成北走，群盜離心，儻因斯時顯用一二酋豪，以風厲其黨，必更相效慕，以次就降。”

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至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禀成算，宰相不以預聞，怒之。除江東安撫、知建康府。秦檜既罷，吕頤浩、朱勝非並相，光議論素與不合。言者指光為檜黨，落職奉祠。尋除參知政事。時秦檜再相，初定和議，薦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遂用之。同郡楊煒移書於光，謂：“秦丞相傾心金國，猶盧杞以百口保朱泚，李林甫以盛美稱禄山，可任《春秋》之責者，惟閣下耳。”責光附時相取

尊官，墮金人之計，隳平時大節。光本意謂因和為自治之計，既而檜議徹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極言和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

檜以親黨鄭億年為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懷奸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明日，光乞去。改提舉洞霄宮。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謫瓊州安置。居瓊州八年，吕愿中又告光與胡詮詩賦倡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逾八十，筆力精健。又三年，始以郊恩復朝奉大夫，至江州卒。謚忠簡。

孟傳，字文授，光季子。歷楚州司户參軍，單車赴官。公退，閉户讀《易》。郡守、都使者不敢待以屬吏。韓侂胄逐趙汝愚，吴璹與侂胄有姻，因言臺諫將論朱熹。孟傳奮然曰："如此則士大夫爭之，鼎鑊且不避！"因奏："國家長育人才，猶天地植物滋液滲漉，待其既成，而後足供大厦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進之心，功能尚薄而意已馳騖於臺閣。不稍有以扶飭之，其弊將甚。"

侂胄嘗致意孟傳，孟傳謝曰："行年六十，去意決。"侂胄不悦。遷福建提舉常平。詔入對，首論用人宜先氣節，後才能，招徠忠黨，以扶正論。故人有在政府者，折簡問勞勤甚。孟傳逆知其意，即謝曰："孤蹤久不造朝，獲一望清光而去幸矣。"對畢，即出關。至閩，大饑，發廩勸分，民無流殍。侂胄誅，丞相史彌遠其親故也，人意其進用，卒歸使節，角巾還第，累召不赴。卒，年八十四。嘗誡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禄則

辱來。”有《磻溪集》、《宏詞類稿》、《左氏説》、《讀史雜志》諸書行世。

劉晏，燕山人，遼進士。宣和四年，來歸。金人侵京師，以晏總遼兵，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彦擊淮西賊丁進。進黨衆，晏所提騎才八百，乃為五色旗，使遁山而出，一色盡，即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絶，顔色各異，遂不戰而降。正彦反，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者耶？”以衆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彦，晏以所部力戰，正彦擒，以功遷官。

兀术渡江，世忠退奔江陰，晏以所部留屯青龍鎮，尋援常州破戚方。戚方圍宣城急，李光固守，晏往援之。至城下，未立營壘，直擣方帳。方大驚，卻走，晏欲生致方，單騎追之。方衆迎戰，晏不能敵，退至天寧寺，隔小溝，暑雨方漲，馬陷淖不可出，橋左伏賊鈎得之，晏手殺人，遇害。李光表賜廟祀，名義烈。

論曰：宗澤當鼎革之倥傯，爲草昧之經綸。初則崛强河北，留田單之一城；繼則提挈濟西，擁宋昌之大横。斟尋徙舉一旅，利有臣靡於越。君子六千，實先種蠡。斯時也，李綱治内，宗澤治外，將相一心，内外同力。披草萊以立京師，招山巖以逼敵國。展英雄之略，發忠義之憤。何見草木非兵，必且鴟鴞革響。勾踐之耻當雪，燕昭之怨易除。夫何綱去而澤孤，主昏而事去。翠華愈南，丹詔不北，出師無日，過河何期。越石之登城慷慨，氣結填膺；諸葛之臨表噓唏，義形垂涕。柱折榱崩，人亡國殄。昌禹伎窮於賣粥，上官力竭於焚樓。新市仍生荆棘，故宫惟見黍禾。傷哉，宋也！

王庶威足以服衆，智足以料敵。占檄服夏鄭國子之言

文，散榜定蜀漢賈君之捷計。鞠躬盡瘁，庶其有之。李光推誠御物，先幾立事。守城則睢陽之抗令狐，撫寇則士行之柔王貢。能致其身，光之謂矣。兩人皆封疆之强吏，禦侮之能臣。不依附以立名，不偏徇以植黨。論才則亞於宗澤，論忠則賢於張浚。而匍匐下僚，奔走外郡，雖其主之弗任，亦世局使之然也。嗚呼！彼疏斯粺，胡不自替，可嘆也夫。

王彦 附 楊惟忠 解潛 盜桑仲 鍾相

王彦，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韜略。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徽宗臨軒閱試，補下班祗應。為清河尉。

金人攻汴京，彦赴闕，求自試討賊，時張所為河北招撫，異其才，擢為都統制，使率岳飛等十一裨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金人率衆萬數薄彦壘，圍之數匝，彦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諸將散歸，彦獨保共城西山。遣心腹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彦急，彦慮變，夜寢屢遷。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人"八字，以示無他意。彦益感勵，撫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兵民首領傅選等皆附之，受彦約束，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金人追之，俾首領以兵破彦壘，首領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間遣勁騎撓彦糧道，彦勒兵待之，斬獲甚衆。益治兵，刻日大舉，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

澤召彦會議，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人以重兵襲其後，不敢擊。既至汴京，澤大喜。彦以所部兵馬付留守司，量帶親兵趨行在。時已遣宇文虛中為祈禱使議和。彦見黄潛善、汪伯彦，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

舉北伐。言辭憤激，大忤時相意，遂降旨免對，以彦充御營平寇統領。時范瓊為平寇前將軍，彦知瓊有逆節，稱疾不就。

劉、苗之亂，以彦為御營統制，彦曰："梟鴟逆子，乃欲污我耶？"因佯狂乞休。張浚宣撫川陝，奏彦為前軍統制。浚與金婁宿相持於富平，欲大舉，彦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稍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閿、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然。改知金州。桑仲既陷襄陽，乘勢西向，直擣金州白玉關，衆號三十萬。仲，彦舊部曲也，請於彦曰："仲于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彦曰："仲輕財善鬬，然有勇無謀，不足畏。"乃遣門立為先鋒擊之。賊銳甚，立馬陷於淖，呼其子璋，璋不顧，立血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彦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阻水據山，設伏以待。賊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彦執幟一麾，士殊死鬬賊。賊走。彦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

紹興元年，李忠反，攻金州諸關。賊衆皆河朔人，驍勇善斗，關陷。彦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偽若遁者。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彦募敢死士易麾幟，設奇以待。閱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忠走降劉豫。豐里之役，官軍少卻，趙橫與門璋駐山上，彦麾之救，不應，官軍敗。彦既克李忠，大賞將士，待趙橫如初。具酒，飲至四行，叱橫起，數其失援之罪，命杖之。勇士縛橫，橫曰："杖何至縛？"彦曰："爾罪應死。"遂

斬之。又叱門璋下，數之如前，并斬之。再飲數巡而罷。

仲之未敗也，王關為之聲援。彦遣人諭關，關請降。彦自詣關壘，衆謂關反覆，彦曰："我以至誠待關，雖詐，何能為？"遂肩輿至營，關大驚，迎迓甚恭。彦與關對食，開諭禍福，其黨皆俯伏聽命。關後腰斬於興元府。初，桑仲既敗，還襄陽，鳩集散亡，陷鄧州，凶焰復熾。南攻德安，西據均陽，分衆三道。彦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離我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遣副將焦文通禦注口關，自以親兵營馬郎嶺。相持一月，大戰六日，賊大敗，仲為其下所殺。

充歸、峽、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彦措置屯田，分將士為莊，莊耕千畝，截沮河，置三堰，不浹旬，告成。自蜀買牛馬七百頭，營田八百五十頃。後知邵州。彦入辭，帝撫勞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即召矣。"卒于官。

彦稱名將，當建炎初，屢破大敵，威振河朔。時撓於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治郡，士議惜之。彦事親孝，居官廉，子弟有戰功，不與推賞。將死，召其弟姪，以家財均給之。楊惟忠以下舊史無，今增入。

楊惟忠，靖康初為高陽關副總管。高宗即位，以兵衛隆祐太后往洪州，軍潰，太后至虔州，惟忠走萬安山中，數日乃還，再聚兵數千。陳辛圍虔州，惟忠登陴力戰。後屯軍洪州，却馬進軍，改軍於吉。賊楊勍屯吉，惟忠謬與叙同姓之好，邀勍飲，誅之，並其兵隸岳飛。

解潜，字亨叔。其提兵解太原圍也，趙鼎為其幕中幹

辦公事。李綱宣撫兩河，潛以兵從行，間綱謫，潛亦廢。紹興五年，趙鼎薦其才，召為侍衛馬軍司。其軍士與王彦軍鬬於闕下，張浚罷潛宫祠，以其兵隸劉錡。趙鼎再相，復起步軍司，仍乞宫祠。與辛樂宗論和議之非，秦檜聞而怒之，南安軍安置，卒。

論曰：王彦赤心報國，示於八字，殫忠服衆，信於兩河。而成功見掣，義言不伸。老猛士於未央，置良工於爨下。使飛揚跋扈之群既得而凌侮之，妨賢害能之輩又得而驅役之。屈之於列校，束之以治郡。固知其無能有爲矣。嚮使彦擁兵自重，護前必爭，未見其名遜岳韓、權亞玠俊也。碌碌隨人，有傷猿臂之結發；咄咄怪事，似爭燕頷之拊髀。其亦可恨也已。

桑仲寇襄陽，守臣馬千秋棄城奔中廬，仲遂據襄陽。時王彦在金州，仲進攻均、房，有窺川蜀之志，直犯金州白玉關，以狀申於彦，願假道入蜀就食。彦遣門立為先鋒，立血戰不勝被殺，仲步騎六道並進。彦士殊死鬬，自辰至酉，仲大敗，還據房陵。王彦遣間道斷其糧饋，濟師攻自黄水，賊奔潰，仲退軍襄陽。朝廷除鎮撫使。劉豫僭號，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

郢州新遭曹成亂後，百室無一存，桑仲使霍明據之。仲率衆圍鄧州，譚兖使人招王俊解圍。俊至，與兖飲醉，兖突圍出奔。仲入城，執俊，磔之。朝廷以仲為襄陽鎮撫使，仲益跋扈，分其衆為三，南攻德安，西據均州，一出馬郎嶺，為王彦所破。

仲移文郢州，會霍明共攻金州，明不可。明于郢頗能

集民貿易，以有戀郢之心。仲以六十騎輕趨郢州，疾馳入城，甫下馬，為明所殺。其將李橫在鄧州，李道在隨州，各領衆縞素為仲報仇。橫圍郢州，盡刈城外熟麥，城中糧盡，橫攻益急。郢州西壁石城臨漢江，明夜縋石城，泛舟順流去。橫退還襄陽，歸朝降於趙鼎。於上前稱仲忠義，上惻然念之，官其二子。

鍾相，武陵人。善為誕謾，自言神與天通，能救人疾患，無知輩翕然從之，無間數百里。幾二十年，積貲巨萬。有司受賄，莫之遏。以拒孔彥舟為名，聚衆殺官吏、儒生，謂殺人為行法，劫財為均平，人情樂附，鼎、豐、荆、潭、辰、岳諸州，皆為賊區。尋敗，竄山谷，為村人所擒。

贊曰：惟澤與庶，忠貞靡二。光亦矢誠，彥能盡瘁。文武若人，封疆重寄。黄、汪、浚、檜，以排以忮。任不配德，吁嗟賢懿。

張邦昌黃汪范權列傳第五

張邦昌　附　吴幵　莫儔　王時雍　徐秉哲　范瓊

張邦昌，東光人，舉進士。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侵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使邦昌副康王為質。既而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行，邦昌仍為河北路割地使。

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要欽宗御批無變割地議，又請以璽書付河北，皆不許。及金人再至，衆疏攻邦昌媚敵，遂黜為太乙宫使。罷割地議。京師破，帝留青城。吴幵、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為人主者留守，孫傅等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劫傅等召百官議，衆相對，莫敢出聲。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書"張邦昌"三字以示於朝，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傅、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為留守，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范瓊當衆呼曰："譬如營内之軍，隨官所管，何較張姓、李姓？"衆唯唯。時雍先置狀，御史中丞秦檜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

昌當上皇時，專言讌游，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升、儔持狀赴軍前。

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趨勸進，奉册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册，即偽位，僭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宣贊舍人吴革率内親事官數百人謀舉議，范瓊詐與合謀，襲革殺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升、儔、瓊等欣然鼓舞，自以為有佐命功云。即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升權同知樞密院事，儔權簽書樞密院事，吕好問權領門下，徐秉哲權領中書。下令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獨時雍每言事，輒稱"臣啟陛下"。邦昌以嗣位推恩，先赦京城。

金人將退師，邦昌詣營祖别，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秉哲、升、儔皆從行，觀者無不感愴。二帝北遷，邦昌率百官遥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絶者。金師還，邦昌降手書赦天下。吕好問謂邦昌曰："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為今計，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或保全。"邦昌從之，議册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制詞云："伏念宋事之初，首崇西宫之禮，蓋用藝祖尊周符后故事也。"好問曰："若此，則人心疑懼矣。"乃收回立宋太后手書，遣蔣師愈齎書康王，自陳權宜紓難之意，尋遣謝克家獻大宋玉璽一紐，復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悦，太后始御内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内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南京，既而邦

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

王即皇帝位，李綱相，封邦昌同安郡王。綱上書極論："邦昌久典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以為利，君辱而攘之為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為亂臣之戒。"高宗乃降御批曰："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責澤州安置。

初，邦昌僭居內庭，內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即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

吳幵、莫儔，皆烏程人。皆進士及第第一。幵翰林承旨，儔翰林學士。二人隨駕至青城歸。凡金師營中傳命，皆二人齎捧而來，時人呼為"捷疾鬼"。王時雍，蜀人。其父為牙儈。時雍附王黼得幸，為開封尹。徐秉哲為少尹。秉哲，淄人也。一切搜括逼遷等事，皆幵、儔將命而時雍、秉哲行之，人稱時雍為"賣國牙郎"，因目幵、儔為"販國吳牙"。金人初索教坊妓女及秖候女侍，驅捉至開封府，皆泥首垢面，假裝羸病。秉哲預置釵冠鮮衣，令膏沐粉黛，盛飾登車，送至金營。

其逼上皇也，幵、儔至自營中，持少帝手書來請。已知金人欲廢趙氏，私以語時雍及孫傅。正月初五日，徽宗在蔥珠宮早膳，幵等令李石入紿云："至南熏門廠舍拜表，表到寨，上皇便可歸。"上皇曰："卿無隱也，朝廷既不令我

南去，又聲息不令我知，今日事別無變否？”石以死誓無他。中書舍人姜堯臣曰：“去則不得回矣。”石曰：“信堯臣言，必誤大事。”堯臣以笏擊石，額流血，仆地。俄禁卒報：“太后已在南薰門候矣。”上皇曰：“我去留未決，何故太后先出？”后曰：“昨日李石傳聖旨。”上皇曰：“若以我為質，得官家回，亦無恨。”乃行，至南薰門，金使催行。上皇曰：“事果變矣！”堯臣曰：“果為李石所賣。”金使以骨朵齩其口，仆地。乃擁上皇出城。孫傅任留守，遂令皇后、太子俱出。傅隨至青城，帝謂之曰：“煩重相公斷送我一門家眷也。”內侍梁平王仍指言宮中寶玉玩好并埋金之處，盡數委開封府輦載。內侍鄧述具録后妃、皇子、皇女并宗正籍，徐秉哲奉金人押文搜捉，無一得脱。上皇幼子僅期歲，從乳媪藏民間，亦搜之出。開封府捉事使竇鑒不忍奉行，嘆息自縊死。廂禁軍士每日移金帛、禮樂器用、儀仗法物、經史書籍、道釋經板，未嘗休息，有憊而憤擲於地者。金人戲之曰：“趙家養汝厚，今日亦得汝力乎？”自初破城至金人去，凡五月，府庫及民間物、宗室百官家屬，一切徵索，皆秉哲經營之，自旦至暮，指顧唱呼，不勝其勞，人皆服其材而嘆其悖。帝既廢，貽書秉哲云：“社稷山河，為卿等所誤，某父子成擒矣。勉事新君，無思舊主。”秉哲持之而泣。

金人既屬意立邦昌，王時雍集百官置狀，范瓊以兵威劫之。令有不願者斬其首，各書職位姓名，惟謹有飲泣者獨一人曰：“吾願斬首。”一人曰：“請同之。”時雍呵問，則曰：“庶官寇庠、高世彬也。”及邦昌避位，時雍猶力爭之，

曰："騎虎者勢不得復下。"邦昌不聽。高宗即位，治偽命逆臣宋齊愈棄市，時雍、秉哲、幵、儔皆安置遠州，其黨李回、宋宗之、李擢、范宗尹、盧襄、胡思、王紹、周懿文、顏博文、何昌言、何昌辰、馮獬、李會、黎確、李健、陳戩各遷謫，余大均、陳冲、洪蕘長流沙門島，張卿材、李彝、王及之、夏承遠州安置。

蓋大均、冲、蕘、卿材、及之、彝、承、懿文、思皆搜括金銀，時凌侮劫奪，如繫濟王夫人、鞭寧德皇后親妹、收喬貴妃侍兒、淫鄭紳家婢、押取宮人唱曲飲酒，種種不道。顏博文草偽詔，有"揖讓"字，則犯濮安懿王諱，胡思曰："此何日，乃問濮王耶？"王紹勸進文尤悖逆，何昌言、昌辰則避邦昌名奏改者。黎確、陳戩則持偽告止勤王師，馬上洋洋自稱"奉使"者。馮獬則舊執政而稱"臣"拜庭下者，李回則執政用事。李擢、盧襄提舉南壁，浩歌酣飲，金從南壁入而不知，而又忻然為偽侍從者。其後范宗尹為相，諸臣皆復元職。

范瓊，開封人。自卒伍補官。金人再圍京師，瓊為四壁使。淵聖出郊，金使瓊取上皇、太后、皇后、太子、貴妃，瓊仗劍逼請出城，百姓邀駕者，瓊皆斬之。建炎初，加御營司都統，後除平寇前將軍。金人自山東趨維揚，瓊引軍避其鋒，轉至壽春，循城而南。城上人認其旗曰："御營平寇前將軍不會殺敵，只會走。"瓊怒，縱兵入城殺掠。知府鄧紹密、知縣趙許之皆死亂兵之下。苗傅作亂，瓊在洪州，與傅書問不絶。帝反正，屢召方來，又奏傅無罪。呂頤浩、張浚合謀誅之。

論曰：自昔式微之季，必有盜竊之人。然皆力擅窮寒，姦深懿荼。或尰闞爲情，或鷹揚是志。勳高覬非望，勢逼肆驕陵。野異狼心，兇形蜂目。趙爭一旦之武，梗奪衆醜之雄。得者謂之霸國，失者亦稱豪舉。未有齷齪庸奴，器識俱劣，蒙傖賤子，言貌都非，而崛起儔伍，妄冀天人，强飾么麽，冒司九五，如張邦昌之易者。蓋自符祐黨分，惇、京奸熾，官以諂市，人惟利圖，忠正既銷，禮義已塞。喪心者類若病狂，辱行者怙若安素。罔羞詆痔，不靳嘗溲。浪子牙郎，猥瑣穢人臣之位；牽衣請醵，媟嫚削君父之尊。天子醉舞於娼家，宰相膝行於金帳。何事不可顛倒，何人不可乖違。既無鼠忌之疑，又無畜老之憚。蓋有道焉，人盡君也。綬犬升殿，冠猴肇邦。假官家太宰，裝成須臾傀儡；新位號從官，勸進夸耀風雲。較兒晉全無虎威，視奴齊惟餘艾氣。乃如之人，實孔之醜。噫嘻！三字手示之討，猶見誹於張浚；六等定罪之論，徒取誚於汪黄。士心先死國事，奚尤北面生看。臣構東懷，死棄羈桓。即嚴奸黨之誅，難言酬恨；不聞天威之震，秖足增羞。匪惟衣冠之辱，抑亦盜賊所恥。邦昌傳增改。升以下舊史無，今增入。

黄潛善　汪伯彦　附　李宗　補揚州南奔事

黄潛善，邵武人，進士。宣和中，知河間府。康王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承制拜為副元帥。及即位，拜中書侍郎。帝從人望，拜李綱為左僕射，以潛善為右御史。張所言潛善奸邪，必誤政。謫所江州。及李綱罷，太學生陳東言綱不可去，潛善、伯彦不可任，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詆時事，潛善乘間啟帝殺東、澈。

明年，信王榛使馬擴來請兵，潛善抑之，又屢言宗澤

人顛不可信。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張遇焚真州，距行在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彥誤國，成章坐除名。御史馬伸亦以劾二人謫濮州卒。太學生魏佑論黃、汪誤國十罪。金警日逼，右丞許景衡謂扈衛單弱，請幸江寧。潛善以不足慮，沮之。百官相慰，意知事實者莫如宰相，咸恃自安。及金尅天長，內侍鄭詢探實奔還，帝大驚，匹馬被介冑，出南門走。潛善、伯彥方聽浮屠說法，會食，堂吏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黃南馳，都人爭門出，死者枕籍，人人怨憤。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自云黃相公，衆以為潛善也，爭揮之，鍔方辨非是，而頭已斷矣。

潛善、伯彥追及帝於鎮江，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澂劾之，略曰："二人本無物望，亦乏才術，因緣寵任躐持政柄，相業無聞，國步日窘，至宗廟顛沛，萬乘蒙塵，州郡推殘，衣冠遇害。以渡江為下策，曾未見有中策。天下人切齒唾罵，謂陛下必正典刑，而信任如故，中外怖駭。謹條大罪二十以聞。"乃罷潛善，落職，復以鄭愨、王庭秀言，責置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市，不許。尋責於梅州。潛善秉國媚善，中外切齒。高宗末年，復官録後。諫官凌哲言：若復潛善，則刑政失平，忠義解體。不聽，特詔原之。

汪伯彥，祁門人，進士。靖康初，知相州。金人尅真定，詔徙帥司於相，伯彥領之。

康王至磁，金常有甲馬數百，蹤迹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橐鞬，部兵送至於河上，王勞之曰：

"他日見上，當以京兆薦公。"其受知自此始。大元帥府開，伯彦為副將。王引兵渡河，有詔王：金人現在議和，毋得輕動。宗澤曰："是欲款我師耳，宜亟進。"伯彦難之。王即位，伯彦黨比潛善，遂與並相。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彦作右相，朕又何憂？"及播遷江南，與潛善並落職。已復職，知廣州。舍人王居正論不已，復褫職。

紹興七年，帝謂秦檜、張浚曰："伯彦實共艱難，舊僚淪謝，宜與牽復。"檜、浚曰："臣等已議郊恩取旨，更得天筆明其舊勞，庶幾中外孚信。"蓋檜嘗從伯彦學，而浚為伯彦所引，故共贊焉。九年，知宣州，過闕，帝曰："伯彦便令之官，庶免紛紜。"又曰："漢之高光不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明年，予祠，卒，謚忠定。

李宗，南華小吏。康王駐濟州，京城音聞隔絶。潛善募人能入圍城者，宗應之。宗旁京城行，故令驅掠入寨，為給薪水，得上城送飯，益習熟，即與城内人下博，又與城内人熟視間，投身下城，為邏者執送王時雍。具言潛善遣來意，時雍縫書遣之。宗作荷擔人出，復入金寨，迤逦得去，以復潛善，潛善趨以呈王。而潛善所得時雍言，恐宗告訐，遂殺之。

帝之駐揚州也，建炎二年秋，金大帥宗翰、宗輔分道南侵，北京留守張益謙以大名降輔。宗翰趨山東，劉豫以濟南降，權邦彦棄東平。

三年正月，韓世忠自襲慶退師沭陽，翰疾趨逼之。世忠夜棄其軍，走鹽城。翰趨臨淮，皆鐵騎，白氈笠，偽稱李成敗軍。閻瑾棄泗州走死。朱琳以楚州迎降。邊警汎

急，汪、黃二相禁街巷不得傳說，不許士庶移家出城。二月晦，瑾報至，帝即欲南幸，汪、黃請俟後報。

三月壬子，內侍鄭詢自天長見敵奔告，帝披甲上馬出城，惟王淵、康履數騎從，與軍民雜行，市民指曰："官家去也。"次揚子橋，一從官言不遜，帝手劍之。至瓜州，乘小船渡江。坐神廟中，就靴底磨劍血。侍衛稍有至者，鎮江守臣錢伯言迎入城，帝宿於府治，與宗人士術同寢。金騎到揚州，即馳追帝至瓜州，望江而回。勢貴家眷裝船抵閘，而金兵已至，出閘者百不能一，男女死者數十萬。癸丑，金人榜於揚州市西，北人從便歸鄉，見示而去者萬人。趙士峻棄高郵，曾班以泰州降，金人焚揚州還，東平、高郵、泰州悉為世忠潰卒輔逵、李在、朱世雄竊據。

帝於癸丑發鎮江，至丹陽，禁衛籍籍，朱勝非諭定之。甲寅，至毗陵，丁進於路作亂，王淵誘誅之。乙卯，至無錫，衛軍所過殘劫，烟火亘天，常州知府周玘遁。丙辰，至平江，帝始釋介胄，信宿起駕，留朱勝非、張浚彈壓吳城。壬戌，至杭州，以府治作行宮。翌日，遣舟至江頭，接衛士百官家眷。罷黜潛善、伯彥。

論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高宗蒙難再造，即以汪、黃爲腹心，宜中興之無成也。小人忍於妒功，巧於蔽賢，敢於敗國，昧於量己，古今末運，莫不皆然。張浚托名恢復，始終惟汪、黃是附。藤蘿蟠結，非聖主不能斬斷，而可責之庸懦乎？國紀不立，小人成群，其亦無可如何矣。

范宗尹　補越州航海事
權邦彥　附　葉義問　崔邦弼

范宗尹，襄陽人。宣和中上舍，累遷侍御史。王雲使北還，言金人必欲得三鎮，宗尹力請棄之，尋以言罷。邦昌僭位，復故官，遣詣康王勸進。

建炎初，李綱拜相。宗尹論其名浮於實，震主難任。言者論其嘗污偽命，責鄂州，召還，參知政事，代吕頤浩攝相位。時群盜各據州縣，宗尹言："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付以兵權，俾藩王室。"帝是之，即拜右僕射同平章事。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

於是畫地分鎮：劉綱淮泗，岳飛通泰，趙立承楚，薛慶天長，郭仲威真州，王彦金房，桑仲襄、鄧，李成舒、蘄，孔彦舟鼎、澧，以安撫使為名，聽便宜從事。宗尹嘗謂張守曰："今日之勢，如人疾病，沉痼方篤，稍施快藥，立有顛仆之虞。要使施設有序，勿遲勿亟，相與戮力彌縫，庶乎可也。"因請宣靖明受偽命之人，有赦申雪，徐秉哲、吴幵、莫儔等並量移，耿南仲、孫覿等並叙復。侍郎季陵希宗尹意，乞詔宰執於罪累中選真材實能，量付以事。沈與求劾陵因及宗尹，帝為罷與求。

初，宗尹廷對，詳定官李邦彦持置乙科，宗尹德之，贈邦彦觀文殿大學士。明堂覃恩，宗尹請釐正崇觀以來濫賞，帝手批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大夫。"始，宗尹建議，秦檜力贊之，及見帝意堅，反擠宗尹。帝亦惡其與

辛道宗兄弟往來。遂罷之，退居天臺，卒，年三十七。

建炎三年閏八月，詔百官議所幸，乃決吳越之行。命杜充留守建康。諸將並聽節制。九月八日，至平江，留周望守之。十月十三，至越州。二十日，至杭州。康允之報至，言金人數道並進，集議為迎敵之計。十一月二十五日，回宿錢清堰，得杜充敗狀，倉卒議趨四明，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徑歸者。十二月五日，駕在四明，居府廨。御史林之平自春間召募海船適至，把隘。張公裕進海舟二十，以興化軍田經船作御舟。十五日，駕登舟，宰執從行，禁衛十餘人隨。十九日，至定海，留張俊明州扞敵。二十日，至昌國，郭仲荀棄越州，軍潰，知州李鄴降金。二十五日，金人侵明州，張俊督兵與戰，軍卒伍進身先立功，劉洪道率兵射其旁，金人敗去，帝復移舟海澳。

四年正月朔，張俊敗金人於高橋。三日，劉洪道棄明州，金人復逼。帝舟至章安鎮，幸祥符寺，從官迎拜於道左。十五日，有販柑客船，風飄觸御舟，帝令盡買之，分散禁衛，食穰，取其皮為碗，貯油為燈，隨潮放入海中，數萬燈如浮。居人皆登金鰲峰看之。十八日，俊及仲荀至，吕頤浩、范宗尹、王陶日從，在海鬱鬱，是日游宴六鰲峰以消懷。二十日，駕發章安。廿一日，泊小島，帝與内侍登岸，步入小僧舍，寂無人，見壁間小牓云："因金人侵迫，為帝祈福。"帝喜，賜三僧各紫衣。二十五日，幸温州，駐蹕於江心寺。二月二十三日，聞金已退，駕自海道歸。四月壬申朔，幸越州，駐焉。

權邦彦，河間人。累官知冀州。高宗開大元帥府，邦

彦部兵與宗澤自澶淵趨韋城。二帝北遷，邦彦五表勸進。建炎元年，知東平府。金圍急，邦彦守數月，城破，突圍奔行在。有司議失守罪，帝以其父母妻子皆没於敵，纔貶二秩，知建康府改江陰路制置發運使。愚暗違傲，人皆恨之。

紹興三年，除簽書樞密院事。初，邦彦獻十議，大略謂：宜以天下為度，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駕御諸將，當威之以法。吕頤浩素善邦彦，薦用之。給事中程瑀劾邦彦罪，不報。帝嘗對輔臣言湖南事，頤浩誣言李綱縱暴無狀，帝曰："綱在宣和間，以論水災得時望。"邦彦曰："綱原無章疏，第掠虚名耳。"蓋助頤浩以排綱也。預政幾一年，碌碌充位而已。

葉義問，壽昌人。范宗尹為相，義問疏其奸。秦檜當國，義問知江寧。有貴戚宜役者，義問戒僚曰："免是何以服他人。"卒役之。及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漕臣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去耳。"遂罷去。檜死，湯思退薦之，至則劾湯鵬舉，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累遷同知樞密院事。

金亮南侵，奉命視師，樹二旗於鵝首，危坐艦中，沾沾自侈為儒將也。義問素不習軍旅，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敵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至鎮江，聞瓜州有敵兵，大失措，乃役民掘沙溝，植木枝，為鹿角，以御敵舟，役夫笑曰："吃羊肉者為此謀耶？"一夕潮生，木枝浮去矣。建康留守張燾告急，義問乃往催發軍，市人皆媟罵之。辛次膺論義問幾敗事，謫饒州。

崔邦弼者，子弟所出身。仕青州勤王，不到而還。知通州。役民築城，預為死守之言，畫圖以獻於朝。及金人至揚州，邦弼欲遁，民遮道以前言責問。邦弼少留。夜半，令卒縱火，邦弼得縋城遁去。提舉王珏聞變，以兵入城彈壓，邦弼遲疑數日，復入城。聞泰州破，邦弼復遁。葉義問檄胡深為泰州知州，亦先棄城遁，掘斷姜堰，盡泄運河水，金人得渡淺登城，大縱殺戮，男女出奔者阻於堰斷，盡被獲。

杜充張孝純劉豫列傳第六

杜充 補兀术渡江事

杜充，相人。紹聖間進士，靖康初，知滄州。金人南侵，郡人僑寓皆燕人來歸者，充慮為内應，悉撲殺之。建炎元年，進北京留守。郭永嘗畫策獻充，充不省，永曰："此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少實，驕蹇自用而得聲譽。以此當大任，鮮克有終矣。"充代宗澤為東京留守。

初，宗澤要結豪傑，圖迎二帝。澤卒，充短於撫御，人心疑阻，兩河忠義之士往往引去。充棄東京南奔。朝廷謂充有威望，可屬大事，吕頤浩、張浚咸薦之，尋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判守建康。高宗將西幸，以充為江淮宣撫使，諸大將皆屬充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江州，王璦屯太平，張俊屯常州，憚充嚴急，皆不樂屬。江浙倚充為重，充日事誅殺，無制馭之方。

金人到和州，充命清野。以長盧崇福院有屋二十間，金人得之，可以繫筏而渡，充命焚之。院有層樓重閣，為

江淮間禪刹第一，僧行數百，州渚居民亦數百，取檄就佛前宣揚，僧行皆哭。昏黑，火焰亘天，老幼乘火行移。翌旦，寺基悉成灰燼。金人窺江，以輕舟泊南岸。官軍奮擊，或沉其舟，金人佯退，衆信之，守益懈。敵夜乘數十舟，横江直濟，遂登岸。充命統制陳淬邀擊，約王璦俱進，璦潰，淬戰没。金人尅建康，充走真州。守臣向子忞勸充由通泰渡江入浙，充有異志，不聽，子忞棄州南奔。宗弼遣人説充，許如張邦昌故事，遂降金。事聞，高宗謂輔臣曰："朕待充不薄，何乃至是？"下制削充爵，徙其子壻於廣州。

充至雲中，宗翰鄙其人，弗予官，久之，命知相州。充猜狙肆威，同列多不協。紹興二年，其子間走歸充。金人有告充暗通宋者，下吏，炮掠備至，釋之。歷遷行臺右丞相。十一年，和議成，而充死。

建炎三年十月，金人尅壽春，宗弼大兵趨江，李儔以和州降。杜充在建康，遣焚長蘆崇福禪院。十一月乙丑，宗弼自馬家渡與陳淬戰江中，淬死。南岸無兵，如蹈平地。水軍邵青以一舟載十八人拒之，梢公被矢，退於竹篠渡。王璦南奔。韓世忠在鎮江，率兵航海去。

充聞諸軍潰散，乘船出奔。士庶船爭門，擁不能出。充往蔣山下寨，質明，渡江走。金人鼓行，逼建康城下，充走，清野，屋宇皆空。城上望之，見鐵騎往來如雲，人有懼色。李棁、陳邦光使人迎於十里，宗弼遂入據之。乃由建平路趨杭州，將近廣德，知州周烈疑是潰兵，許以犒，設約不擾，已而知為金兵，索馬遁，金人追殺之。

十二月辛巳，克廣德，焚燒一空。知安吉縣曾綽聚兵石郭，金人發數矢，或視之，曰："此金人箭也。"鄉兵皆奔。壬午，克安吉，縱火燒盡，惟常樂寺存。癸未，金人過獨松嶺，嘆曰："南朝可謂無人，使羸兵百人守此，吾安敢渡！"知餘杭縣曾忌率僧道具香花，迎拜金人，不焚不殺。縣尉楊汝為走徑山靳縣，齎牒人與能仁寺僧梵仁聚衆自保。甲申，金人至杭州，安撫康允之迎敵於湖州，市得一首級有耳環，允之驚曰："此金人也。"即棄城遁。軍民推劉海為知州。辛卯，金帥遣前知和州李儔入城諭降，儔已剪發左衽，與海有舊，相見語噓唏，軍民鬨然，海全家遭戮。是晚，城破。

四年正月甲辰朔，金人至明州，張俊敗之於高橋。已而與劉洪道棄城走，洪道斷浮橋，州人多溺死。金人屠明州。戊申，知帝入海，自明州泛海，至昌國縣，縱火焚掠，至沈家門而還。帝去纔隔一日。甲戌，宗弼退還杭州。庚辰，斂軍於七寶山，縱火三日夜。丙戌，退軍取塘岸行。辛卯，至秀州，權知州趙士罃戰死，安撫使周望委軍入太湖。乙未，知平江府湯東野以印予郭仲威而遁。戊戌，金人至盤門，仲威奔常熟。金人入平江，縱火五日夜，居人赴水火死者甚衆。庚子，金人行。壬寅，仲威復來，大肆焚掠，民無孑遺。

三月癸卯，陳思恭自烏鎮邀金人後隊，於吴江獲小勝。壬子，金人過常州，徑趨吕城。四月乙未，韓世忠移軍鎮江，扼金人歸路。有獻謀於宗弼者曰："江水方漲，宜於蘆場掘新河，接江口，舟出江背，皆世忠上流矣。"宗弼

信之。又有教之穴船板以櫂槳，俟無風乃出，造火箭以射世忠舟篛篷。世忠海船大，備載水陸戰具，有兵有馬，有輜重，挾風則行。戊申，宗弼出江，櫂槳行舟，其疾如風。天霽風息，海舟皆不能動，火烘日爆，人亂馬驚，被焚與墮江不可勝計，海船層層皆火，蔽江而下，金人鼓棹襲之，金鼓之聲不絶，世忠大敗。崇福院僧行普論等屯保楊家洲，知世忠戰酣，駕小舟來援，世忠得登岸，狼狽陸走瓜州，還鎮江。

五月壬子，金人焚建康，城中悉為灰燼。金人舟自瓜步口尾尾相銜北去。郭仲威自平江劫掠，北奔渡江，朝命為真揚鎮撫使。宗弼在六合，欲發舟從楚州路行，仲威移文薛慶，至揚州會戰。慶至，仲威不出，慶獨戰，墮馬被殺，仲威奔興化。金人長驅，侵高郵，統制王林敗奔泰州，趙立招諸水寨共拒敵，水軍趙瓊等不應。金人用降人衛進言，專攻楚州城北壁四十餘日，趙立中炮死，城破。宗弼前行，後隊從洪澤口入淮。至清河，趙瓊、國奉卿率衆掩不備劫之，有被擄貴官二十餘家，各稱其氏族。一婦言是李棁之妻，奉卿妻之。一人自言是王善，嘗提二十萬衆橫行中原，不期今日至此。舟中人抱珠玉乞命者，徹夜不止。金人回救，民兵乃退，諸舟卸載而北矣。

論曰：汪、黃在郡，冒彭、耿之績；入省，尸狐趙之勳。使誠在公忘私，義不顧利，蒋攻蓼之苦心，厲懸膽之堅志，必將知耻近勇，發憤爲雄。出入警呼，夫差敢遺傷指；日夜衛愧，王地豈忘腐心。夫何左袒方敷，右抽已習，置哀猿之夜泣，忍猛虎之朝饑。玩甚處堂，危深巢幕，乃效戎服聽講，且法閉門

誦經。敝蓰三京，凝碧再朝，絶望草莽，九廟咸陽，一炬堪憐。江干畢竟誤活，嶺外靦爾偷生。而且藤蘿不已，蘊崇無術。宗尹輩作柱則傾棟梁，爲藩則突羊豕。專城屢棄，僞命量移。故疆息左衽之恨，新亭罕南冠之泣。人盡如此，國何賴焉！杜充本無雄才，好崇虚譽。汪、黄、浩、浚人人擁轂，汴梁江寧處處折鼎。朝爲韓葛，偃蹇虎羆之上；夕爲陵律，局促奴隸之中。見薄粘罕，服臣阜昌，苟有心肝，寧無汗洫。豈真文武道盡，成白金之驅除；總由荆棘叢生，種天水之毒禍爾。嗚呼！政惟求貨，則國無嘉謨；人思植黨，則世無良士。《詩》懲貪敗，《易》戒匪傷，斯不然歟！

張孝純孝純等舊史無傳，今增入

附　張中孚　張中彦　施宜生　徐文

張孝純，徐州人。元祐進士。工詩，有才略。童貫鎮燕山，孝純知某州。貫棄燕山奔歸，孝純控馬止之，不聽，孝純嘆曰："童太師平日自恃為長城，今若此，士民何望！"尋改知太原府。

粘罕百道進攻，孝純死守，城中易子而食。抗拒累年，河東州郡相繼破失，太原城亦破。孝純被執，至粘罕軍前，令之拜，孝純曰："坐者何人？"曰："元帥。"孝純曰："元帥，大臣耳。某乃宋國大臣，焉可拜！"粘罕不能屈，顧禮之。粘罕避暑白水泊，謂孝純曰："當還公於鄉里。"無何，送之南歸，至東平，孝純兄弟俱在，慰喜之際，遂留旬日。及豫僭位，以孝純為丞相，孝純不得已從之。高宗密詔孝純來歸，不答。及和議成，河南復宋，孝純不肯赴闕，請於兀术，致仕，歸徐州，卒。宋臣之仕劉豫者，孝純而

外，杜充男杜崇、宗室趙子滌、張叔夜男仲熙、偽丞相張昂、右丞李鄴、侍郎馮長寧、鄭億年、監稅李儔、安撫折可求、趙彬、慕容洧。

張中孚，弟中彦，安定人。父達官太師。中孚兄弟以父任補官。金兵圍太原，父戰没。中孚率部曲十餘人入金軍中，得其尸以還。屢從張浚拒金兵，富平之敗，浚歸罪於趙哲、曲端，殺之，命劉子羽易置部曲，將盡誅之，部曲皆恐，慕容洧降西夏，中孚、中彦以涇原降金。

金以中孚知京兆，中彦知平涼。及金人以河南地歸宋，兄弟入朝，加中孚檢校少保，中彦四廂都指揮。兀术再取河南、陝西，移文徵中孚、中彦，宋復遣之。金封中孚崇王，中彦崇國公。兄弟以宋公卿子，其父戰死，於金有不共戴天之讐，初誓死欲報。乃以劉子羽所激，比肩北面，没齒效忠，君親之倫滅矣。郭奕因為口號曰："中孚、中彦，(寨)[塞]北江南皆走遍，數人如何作列傳。"

施宜生，邵武人。困於場屋，遇一僧善相，謂之曰："子面有權骨，當為公卿，然子身之毛皆逆，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乃可貴也。"宜生大喜。

會金兵入汴，遂南奔，從巨盜趙汝為於建劍。汝為敗，宜生變服為泰之吴翁家傭。未幾，翁享客，群傭輟餕，宜生獨不食，有嗟嘆聲。翁異之，贈之金，使夜渡淮，歸劉豫，為陳取宋之策，授以官。金亮南遷，試《日射三十六熊賦》，擢禮部侍郎。為賀宋正旦使，館伴張燾以"首邱"風之，宜生顧左右取筆，曰："筆來，筆來。"返國，為其介所發，金主烹之。

徐文，膠水人。少為商，應募從軍。能揮巨刀重五十斤，人呼為徐大刀，累有戰功。紹興二年，立御前忠鋭軍凡七將，文其一也。大將閻皋與文有隙，譖其謀叛，將襲文。文遂率戰艦數十艘泛海，歸劉豫，教豫自海道襲臨安，不果。其後，兀术南侵，破我州郡，文效力居多。

劉豫 附 郁臻 李成 孔彦舟

劉豫，阜城人。世業農，至豫始舉進士。歷侍御史。累章言禮制，徽宗曰："豫種田叟，安識禮制？"黜之。棄官，避亂儀真。

建炎二年，除知濟南。豫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金人攻濟南，豫懲前忿，殺守將關勝，縋城納款。三年，金徙知東平府，以其子麟知濟南府，界舊河以俾豫統之。四年七月，金主册豫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先是，豫持重寶賂金左監軍昌，求僭號，昌許之。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決。豫即偽位，赦境内奉金。正朔，稱天會。

八年，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張柬為左右丞，李儔為監察御史，鄭億年為工部侍郎，王瓊為汴京留守。豫還東平，升為東京，改東京為汴京，降南京為歸德府。以弟益為汴京留守。復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悉為州。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乃起四郡丁壯數千人，號"雲從子弟"，册其母瞿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錢氏，宣和内人，習宫掖事，故立之。

十一月，改明年元阜昌。方豫未僭號時，數遣人説東

京副留守上官晤令降金，晤並斬之。又招知楚州趙立，立斬其使。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囚之十旬，不屈，欲官之，不受。豫大索宋宗室，承務郎閻琦匿之，豫杖死琦。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無如之何。洪皓久留於金，宗翰勸皓仕豫，不從，竄冷山。宋汝為以吕頤浩書勉豫忠義，豫曰："獨不見張邦昌乎？業已然，尚何言哉！"豫入寇，遣其將王世冲以蕃、漢兵攻廬州，守臣王冲誘斬世冲，大敗其衆。

二年四月，豫遷都汴，因奉祖考於宋太廟，親巡郊社。是日暴風卷旗，屋瓦皆震，士民大恐。時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六月，蘄黄鎮撫使孔彦舟叛降豫，直徽猷閣凌唐佐、尚書郎李亘、國信副使宋汝為留偽庭久，謀疏豫虚實，蠟書以聞，事泄，豫殺唐佐、亘。十二月，襄陽鎮撫使李横敗豫兵於揚石，乘勝趨汝州，偽守彭玘以城降。

三年正月，李横破潁，順昌軍偽守薾和降。横引兵至潁昌府，偽安撫趙弼遁，復潁昌。豫聞之，求援於金，宗翰遣宗弼赴之，豫亦遣李成帥師二萬，遂戰於京城西北之牟馳岡，横敗績，復失潁昌。横軍本群盜，恃勇無律，勝則爭取子女金帛，故及於敗。四月，破虢州，統制官謝皋指腹示賊曰："此我赤心也。"自剖心以死。明州守將徐文以所部海舟六十艘浮海，抵鹽城，輸款於豫。文言沿海無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萊州。十月，李成陷鄧州，復陷襄陽，李横奔荆南。十一月，金人遣李永壽來報聘，請還豫俘及淮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

既而朝廷遣章誼使金，至雲中，宗翰答書，約毋駐軍淮南，誼不屈，還，過汴，豫欲留之，不果。熙河總管關師古與豫兵戰於左要嶺，敗績，遂降，洮、岷之地盡歸豫。偽奉議郎羅繡上南征策，豫大喜。以徐文為前軍，聲言攻定海，下偽詔有"混一六合"之言，遣子麟入寇，復請師於金。金主集諸將議，獨宗輔以為可，乃以宗輔權左副元帥，調渤海漢軍五萬應豫。以宗弼嘗渡江，習知險易，俾將前軍。豫兵與金人分道渡淮，楚州守臣樊序棄城走，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詔張俊援世忠。劉光世移軍建康。世忠復還揚州，戰於大儀，解元戰於承州，皆捷。

十一月，下詔討豫，始暴豫罪惡。岳飛遣將牛皋敗金人於廬州，金人退師，麟棄輜重宵遁。豫廢明堂為講武殿，暴風連日。豫聞帝親征，告急於金主亶，領三省事宗磐曰："先帝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收其利，而我實受其弊，奈何許之！"金主報豫自行，姑遣宗弼提兵黎陽以觀釁。

豫於是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由壽春犯廬州，猊出渦口犯定遠，孔彥舟趨光州、寇六安。十月，猊兵阻韓世忠不得前，還順昌。麟兵從淮西繫三浮橋以濟，次濠、壽間。江東安撫使張浚拒戰，命湯沂中至泗州與俊合，劉光世亦還廬州，與沂中相應。統制王德、酈瓊出安豐，遇麟，皆敗之。猊衆數萬欲趨宣化，犯建康，沂中破之於越家城。又遇於藕塘，大破之。猊遁，麟聞，亦拔砦走。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

七年，豫遣諜縱火淮甸，燔劉光世帑藏。又焚鎮江。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日望王師。八月，酈瓊降豫，勸豫入寇。豫復乞師於金，且言瓊欲自效。金人恐豫兵衆難制，欲以計除之，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遂以女真萬户束拔為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户大撻不也為右都監，屯河間。於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

十一月，金主先令宗弼等偽稱南侵至汴，紿麟出至武成，麾騎翼而擒之。因馳至京城中，豫方射講武殿，宗弼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强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於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廢為蜀王。以鐵騎數千圍宫門，遣小校巡閭巷間，揚言曰："自今不僉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獻殺報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李成、孔彦舟、酈瓊、關師古各予一郡，諸軍悉令歸農。

豫求哀，昌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願居相州韓琦宅，許之。後徙麟於臨潢，封豫為曹王，賜田以居之。紹興十三年卒。

崇寧間，望氣者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徽宗詔斷支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為偏閏之象，而不克有終。至靖康，偽楚之立逾月而釋位。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於金人，調丁繕治其故嘗夷鏟者，力役彌年。二逆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豫僭號凡八年。初，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祝簡獻《遷都》、《國馬

賦》，語多指斥；許清臣毀景靈宮，孟邦雄發永安陵，桀犬吠堯，蓋無責焉。豫傳增改，郁臻等皆補入。

郁臻，以吏起身，獻屯田之議於豫，豫行之而獲利。豫曰："前朝以虛譽用人，惟尚科舉，宣靖間賣國者皆進士也。我惟才是用，不問門閥。"乃以臻為宣教郎，及三京還，召赴行在，檜見臻不禮之，曰："劉豫國祚不長，蓋由用此輩也。"臻銜之，從歸中原。金人渝盟，訪臻得之，喜曰："宋不用臻，薄其非進士舉耶。"以為轉運判官。

李成者，雄州弓手，寡言笑，重然諾，以驍勇聞。假行仁義，能以甘言得衆心。雄州失守，成率其衆渡河歸朝，領兵而南也，秋毫無犯。及宿州，遂有謀據之心。分軍為二，一侵泗州，別將史亮主之；一侵宿州，成自將之。詭言奉旨屯駐，市不易肆。軍入未半，弓矢亂發，大肆剽掠，盡取强壯為軍。成欲一日得二州，而泗州軍失期，謬以史亮作亂，即時撫定聞，朝廷待以不疑。

時車駕在維揚，有交蕃衛士及百姓販賣至者，成皆資給之，故往來人皆譽成忠義，賜詔褒美，成志益驕，公行劫掠。朝廷遣劉光世討之，成奔新息，再戰，光世懦服臨戎，成萃衆薄之，幾獲。王德潰圍，援光世以出，擒成謀主陶子思，送行在誅之。成既敗，行劫宿、泗間，聲言顧歸朝。吕頤浩遣人賫諭招之，成使其客張琮來謝，琮未歸，而成復反。知滁州向子伋挈州人治琅琊山寨，移書招成共守，成得書欣然，盡掠泗州强壯趨滁。或謂子伋曰："成險不可測。"子伋悟，不納。成怒，遂率兵入滁州，盡力攻山寨，破之，子伋被執。成在滁州，軍容甚整。有陳利害者，一

句亦採。或問成天下何時定，成愀然曰："憑君莫問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杜充命王璦征成，璦提兵不敢進。成屯全椒，金人至烏江，成避之，復回滁州，金人退乃。入淮西，侵舒州，劉文舜迎戰敗走，成遂入。得前秘書正字李霅教以順流據金陵，號召兩浙，以觀天意，成不聽，留霅於軍中。朝廷授成舒蘄鎮撫使，成外假恭順。光黃鎮撫吳翼謂光州不可守，率軍民棄城依成，謀據江西以觀天下之變。遂遣馬進寇江州，被圍百日，糧食皆盡，進入城，大肆殺掠。成聞江州已破，乃渡江來，坐於州治。有統領官詣進降，能手射一石三寸，發無不中。成曰："圍城士卒多中箭死，非爾耶？"遂殺之。

成據江淮十餘州，連兵數十萬，朝廷患之，命張俊征討。俊軍洪州，與馬進對岸下寨。進日挑戰，俊不出。進遂尅筠州，又尅臨江軍。閱庫有撚金蟠龍紅袍一，進以為成受命之祥，遣人送之。成曰："馬防禦不察成心耶？"命焚之。進擁衆筠州，為俊所敗，進絶江而遁。李成在蘄州，俊渡江至黃梅，成據石狀陂，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屢進退以誤之，倏忽登險。戰潰，馬進等皆死，六安群賊望風遠遁，成降於齊。

孔彦舟，初名彦威，為東平府鈐轄。與一宗女私通，知州權邦彦欲按之，彦舟率衆走，至南京，衆漸盛。鍾相反於武陵，鼎州地守孤危，軍民迎彦舟入城，占公私倉庫，日與相戰，勝負相當。乃詐使人投相入法，因而襲之，相敗，為村人所縛送。彦舟張大其功，偽造僭偽法物，以獻

於朝。已而率衆移潭州，馬友至，屢戰敗，欲向南行。作口號云："却被杜鵑頻唤醒，參差兵馬過衡陽。"遂移鄂州，授蘄黄鎮撫使。

中秋日，彦舟作會，分文武官列坐左右。早筵十二盞，每盞出四美人，穠纖長短相配，執板謳詞，凡四十八人，晚筵亦如之，器皿盡用黄金。潭州通判張瞻妻，趙氏宗女也，有姿色。彦舟奪之，每出獵，與趙氏聯轡，趙氏着銷金袍，束玉帶，戴尖風笠子，宛然如畫。劉豫僭位，刷彦舟母妻，賜第處之。彦舟聞之，遂有畔附意。會權邦彦入樞院，彦舟曰："我不負朝廷，蓋避邦彦也。"出左右婦人盡嫁之，送從官入山寺中，獨携宗女趙氏去，棄甲仗不勝計。

贊曰：阜城王氣，爰開兩僭。汪黄鷸獺，日促國甸。范引賊僞，杜忘守戰。姦盜敗逆，合歸一傳。

張浚劉子羽列傳第七

張浚　附　馮康國　吕祉　郭奕　曲端

張浚，字德遠，綿竹人。靖康初，以進士為太常簿。高宗即位，累遷殿中侍御史。宋齊愈伏法，浚疏救之，因言："李綱有無上之心，盜起藉綱為名，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又論："正字胡珵自託李綱，陰中善類。陳東之疏，珵實筆削，宜投之荒裔，以為臣戒。"帝奔揚州，浚言："中原，天下根本。願詔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備巡幸。"

建炎三年，帝奔錢塘，留朱勝非於吴門，以浚同節制軍馬。勝非召，浚獨留。苗劉之亂，平江守臣湯東野聞有赦至，心疑之，語浚，亟遣吏疾馳，探得其實，乃屏偽詔，而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尋傳檄至，浚召東野及提點趙哲謀起兵討賊。會郎官甄援自傅所逃出，見浚於平江，詭言會見睿聖於别宫，口授密旨，令浚、頤浩起兵，劉、韓、張三將相輔。浚不復窮問，即遣詣俊，遂徧往光世、世忠軍宣諭。

援善辨，諸將人人自以得上所倚，感切爭奮。浚命俊分兵扼吴江，而傅以禮部尚書命召浚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既世忠舟師抵常熟，浚令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仍令搜絶郵傳，凡自杭來者，悉投水中。

會傅貽浚書，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宫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得書恐，乃遣兵扼臨平，亟除世忠、俊節度使，誣浚欲危社稷，安置彬州。浚等皆拒不受。頤浩、光世兵畢會，浚乃聲傅、正彦罪，傳檄中外。先遣客馮轔以大義説傅、正彦，傅、正彦懼，奏請返正，各邀鐵券，外除置制使以出。

浚、頤浩入見，帝慰勞再三，曰："曩在睿聖，兩宫隔絶。一日啜羹，忽聞貶卿，不覺羹覆於手，念卿謫，此事誰任？"又引浚入内殿，曰："太后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即解所服玉帶以賜。盜薛慶嘯聚淮甸，浚詣其壘諭之，為所執。其下王存曰："若殺樞密，副自絶歸朝矣。"慶乃舍之。

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陝取蜀，請行處置。詔浚宣撫川、陝，得便宜黜陟。將行，會范瓊入朝，乞貸傅、正彦罪。浚奏瓊大逆不道，送棘寺論死。浚既抵興元，金帥婁宿兵已在永興，浚合五路之師復之。集諸將問大舉之策，王彦勸屯利、閬以固根本，幕客相視而笑曰："提兵百萬，畏怯如此，大功何日成？"楊晟、吴玠亦力言勿輕進便，浚不悦。五路兵二十萬、馬七萬萃於富平，浚以問曲

端，端言必敗，浚怒，令責狀，曰："如不敗，請伏法。"

時金屯相，去八十里。浚移文約戰，婁不答。浚榜曰："能生擒婁宿者，即白衣亦授節鉞。"婁宿亦牓曰："能生擒張浚者，賞牛一頭。"浚再約戰，婁宿許之，至期不出，如是者三，幕客請以巾幗遺之。諸路鄉民運糧草絡繹，每州縣自為小寨，什伍相連。婁宿選騎三千，令折合將之囊土逾淖，徑赴鄉民小寨，鄉民奔亂。趙哲軍甲而出，金將林忠義驟以鐵騎蹴之。哲部驚潰，旗不及捲，衆呼曰："趙經略走矣！"五路軍皆潰，浚單騎走。楊晟請殺劉子羽以謝衆。駐兵金洋，俟金兵退而復進。浚不能從，歸罪於哲，斬以殉。王庶力請扼隴關，亦不從。浚乃奔興州，令孫恂權環慶帥。子羽使恂陰圖哲將之洶洶不服者，慕容洧遂以環州叛附西夏。趙彬、張中孚亦逐劉錡，以涇原背降金。浚復奔閬中。下曲端恭州獄殺之。命吴玠聚兵大散關，關師古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握、賈世方聚兵階、成以固蜀口。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免。

紹興元年，吴玠拒兀术於和尚原，敗之。自是，金人不復至。浚在蜀，專任劉子羽、趙開，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浚奏似不可任。宰相吕頤浩不悦。詔浚赴行在。四年，御史中丞辛炳劾浚，以本官奉祠，居福州。及劉麟入寇，趙鼎薦浚復起，除知樞密院。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召世忠、俊、光世議事，部分捍禦，自留鎮江節度之。五年，除右僕射，與鼎同心輔政。巨寇楊么據洞庭，浚恐其上流滋蔓為害，請自行討之。岳飛平么。召浚入，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二篇。

六年，浚渡江，撫淮上諸戍，力請帝幸建康。諜報劉猊挾金人入逼，俊、光世皆張大敵勢。趙鼎欲召岳飛東下，御書付浚，令俊、光世還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詔從之。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洶。浚馳至采石，令曰："渡江者斬。"光世乃復駐軍，與楊沂中接。劉猊因為沂中所敗，遁。

趙鼎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事，不倡不起。三歲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于是鼎去而浚獨任。七年，徽宗凶問至，帝哀不自勝。浚奏："願陛下揮淚而起，一怒安天下。"乃命浚草詔諭中外。浚每奏對，言及仇耻，上未嘗不改容流涕。劉光世怠於軍政，浚奏廢之。帝命岳飛赴督府議將，浚怫然奏以尚書吕祉節制淮西軍。及酈瓊舉軍叛，執祉降齊，浚引咎求去，帝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檜憾之，臺諫交詆，浚落職居永州。周祕論其喜怒互易，雖本無疑二者，皆使有疑二之心；予奪不常，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志。張宗元素善浚，恐為浚累，上書乞斬浚。士論惡之。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

秦檜死，起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將以母喪歸葬，念天下事為檜所壞，又聞金亮必將舉兵，不敢以居喪嫌，具奏論之。帝謂湯思退曰："向者富平、淮西，張浚用兵之效已見。今復論兵，又生事矣。"臺諫湯鵬舉、凌哲劾浚棄師喪地，無尺寸功，不自慚耻，好為大言，與時立異，

妄希大用。若使歸蜀，必招虛名之士，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

三十一年，金亮大入。召浚判潭州，改判建康府。浚買舟，冒風雪徑進。有言敵已焚采石，浚不顧曰："吾知赴君父之急而已。"及至建康，敵兵已破。帝幸建康，浚迎道左，衛士無不以手加額。孝宗即位，召浚入見，改容曰："朝廷所恃惟公。"浚從容言："人主一心合天，何事不濟。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仇自服。"孝宗悚然。除少傅、江淮宣撫使，封魏公。學士史浩議城瓜洲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削也。及浩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之。帝召浚子栻赴行在，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

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如故。浚銳意用兵，與浩爭論於帝前，浚曰："中原久陷，我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今未見有豪傑起事，則是彼亦有法制維持也。"浚又以督府乏用，議加征於民。浩曰："若此則民貧，先自為盜矣。"詰難凡五日。浩委曲勸浚曰："明公以大仇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量力而圖之，是徒慕名爾。宜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浚曰："吾老矣。"浩曰："晉平吳，歸功於羊祜。明公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成，亦明公之功，何必身自為之。"浚默然。明日，浚奏："浩意不可回，惟陛下英斷。"帝於是不由省院，徑檄諸將出師。上皇知之，謂帝曰："毋信張浚虛名，彼專以國家財力名器為一擲耳。"時浚已遣李顯忠趨靈壁，邵宏淵趨虹縣，浚親自臨戎，先圖二縣，進克宿州。帝

手書勞之曰:"十年無此克捷。"

金帥高志寧兵至宿州,浚急召顯忠還師,至符離大潰。浚上表待罪,帝報書曰:"與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須與卿終之。"浚乃命魏勝等分守海、泗諸州,大飭兩淮守備。金帥林忠義貽書索四郡,浚言:金强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右相湯思退急於求和,遣盧仲賢報金,浚爭之力。帝令胡昉往諭金四郡不可割,金帥不許。帝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

二年,詔浚行視江淮,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橼,增置江淮戰艦、弓矢、器械。御史尹穡論浚費國不貲,又劾浚所辟查籥、馮方輕鋭喜事;罷之。浚請解任,乞致仕。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既去,猶疏論尹穡姦邪誤國。浚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不能恢復雪耻,死不當葬先墓,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贈太師,謚忠獻。

浚學邃於《易》,有《易解》十卷。子二人:栻、杓。杓字定叟,歷知臨安、建康,所至以治稱。浚幕碑,朱熹所撰也。熹嘗曰:"張魏公事,止據其家狀詮次,殊不協人言,深有未當。"高宗祔廟,議配享。洪适謂浚一生恢復空言未酬,三潰之辱,幾禍宗社,大負朝廷委寄。於是舍浚而用頤浩、鼎。□《何氏備史》曰:"浚輕鋭好名,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有虚名者,無不牢籠。子栻,以道學盛名,父子為宗主,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為君子。有指其非者,即目之為小人。五路復兵三十萬,無一人敢言其罪。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不過福州居住而已。淮西之

役，公論沸騰，猶併言者並逐。符離之敗，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行賞事之，可嘆者如此。

馮康國，本名轔，遂寧人。以太學生客張浚所。苗、劉之變，浚決意進討，慮其不捷，乃用轔為内間。轔以浚命説二凶曰："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難去，二公為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不聞有過，今名為傳位，其實廢立，二公奈何以此負謗天下。"傅按劍大怒，轔辭色不撓，正彦乃曰："張侍郎欲復辟，固善。然須面議。"令轔約浚至杭。浚遂移書責傅，轔再至。傅黨馬柔吉詆之曰："張侍郎書不委曲，二公大怒，君尚敢來耶？"轔曰："畏即不來。"王世修欲拘留轔。浚又謬遺轔書云："二公於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前書之輕易。"傅等見之喜。俄勤王兵大集，傅等懼，轔乃説宰相朱勝非為之往來傳議，又請褒傅、正彦如趙普故事，遂皆賜鐵券。

詔補轔兵部員外郎，更名康國。高宗反正，張浚出入中外，康國歷進宣諭使。及浚罷相，御史常同劾罷康國。趙宗言於高宗曰："臺諫好以朋黨論人，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乃朝廷使之為朋黨，非所以愛人才、厚風俗也。"康國得不罷，尋知夔州，卒。

吕祉，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舍，嘗為右正言，以論事忤汪、黄。紹興初，知建康，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大略謂：立國於東南者，當聯絡淮、甸、荆、蜀之勢。今臨安僻在海隅，移蹕江上，然後可繫南北離散之心。

七年，遷兵部尚書，王德既代劉光世為都督，制與其

副酈瓊不協，交訟於督府。浚命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諭瓊曰："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略，況此小嫌乎？當力為公辨之。"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兵權。書吏泄語於瓊，瓊遮郵置得之，大怨怒。諸將晨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示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祉大驚，欲走，瓊縛之，遂率軍渡淮降齊，擁祉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祉不行，曰："死則死於此。"又語其衆曰："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叛乎？"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遇害。時有得祉括髮帛歸吴中者，其妻吴氏持帛自縊，聞者哀之。

初，浚視師淮西，會四大將於龜山，問欲大舉取劉豫，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咸唯諾，惟岳飛以為不可，議不協而罷。有東吴書生上浚書曰："中原之不易取，猶長江之不易保也。去歲金人入侵，無糧可因，在我雖曰再勝，在彼亦失地利耳。閣下不營淮南，而大江可保乎？若能駐軍淮甸，上連襄、荆，且戰且耕，示以堅守，如諸葛之在渭南可也。"及淮西易將，參政張守力止浚曰："必欲改易，須得一人能服諸兵官者方可。"浚曰："正謂有其人，故欲易之也。"吕祉衣服儇侈，語言輕易，當謂："若總一軍，只通明堂大禮，便可縛劉豫父子。"且舉止傲悖，統制官有伺候終日，而祉或寢或食，或調弄聲樂，不得輒見者。其下多憤，故及於難。

郭奕為宣撫司幹辦公事。張浚之集五路兵將也，違王彦、曲端之言，必欲大舉。幕客有諛言："兵馬一集，可一掃金人盡者。"奕應聲曰："不知如何掃？用帚掃耶？"一

坐皆驚，浚亦默然。有以孔明諛浚者，此非含譏也，孔明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是以似之。浚收殘兵保蜀，奕為口號曰："泰山未盡蜀山來，日照關門兩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新送陝西回。"後奕棄官歸普州，賣餅為生，終其身。

曲端，字正甫，鎮戎人。警敏善屬文，長於兵略。夏人寇涇原，帥司調統制李庠捍禦，端在遣中，庠駐兵柏林堡，斥堠不謹，為夏人所薄，兵大潰，端力戰敗之，整軍還。夏人再入寇，鎮戎當敵要衝，無守將，經略使席貫疾柏林功，奏端知鎮戎軍。

建炎二年，婁宿入鳳翔，關隴大震。端時治兵涇原，金游騎入境，端遣吳玠據清溪嶺與戰，大破之。端乘其退，遂下兵秦州，而鳳翔、長安已為義兵收復。端大怒，擊斬統領官劉希亮。時王庶節制陝西，授端節制司都統制，端雅不欲屬庶。金人攻陝西，庶召端，端辭以未受命。金諜知端、庶不協，併兵攻鄜延。時端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趨其進，不聽。張彬為端隨軍應副，問以師期，端笑曰："陝西與鄜延一路孰輕重？未敢即行，不如蕩賊巢穴，攻其必救。"乃遣吳玠攻華州，拔之。端迂路與玠會襄樂，金攻延安急，庶往援。此庶至甘泉，延安已失。

庶遂將百騎馳赴襄樂勞軍，端欲殺庶，奪其兵。夜走寧州，見撫諭使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已失之，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為則自為。"端意沮，庶乃得去。朝廷聞端欲斬庶，疑有叛意，以御營司提舉召端，端疑不行，議者宣言端

反。會張浚宣撫川陝，以百口保端。浚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使其威聲，承制築壇，科為威武大將軍都統制、知渭州。端登壇受禮，軍士歡聲如雷。

浚雖用端，然未測端意，遣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見端，問曰："婁宿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粘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金人因糧於吾，我常為客。今當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彼為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端言復命，浚不主端說。

金人攻環、慶，端遣吴玠等拒於彭原店，端自將屯宜禄。玠小却，端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惡端不為援，端謂前軍已敗，不得不據險以防衝突，乃劾玠違節制。是秋，兀术窺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俟十年乃可。"端既與浚異，浚積前疑，竟以彭原事罷端兵柄。富平敗後，浚欲慰人望，將復用端。吴玠、王庶共間之，浚亦畏端難制。

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浚，謂其指斥乘輿，於是送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浚以隨提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馳四百里，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縶維之，糊其口，熏之以火，端乾渴求飲，予之酒，九竅血流而死，陝人惜之。謚莊憫。

論曰：嘗三覆張魏公事，而重有歎也。下流之惡易歸，盛

名之嘗難摘。蓋依附衆則己不知非，緣飾多則人爲護短。欺世盜名，類有然者。功之不集，猶曰成敗難逆睹也。策之屢失，猶曰應變非所長也。至於人有邪正，事有逆順，本必自明，何煩擬議？德遠之黨齊愈排伯紀，其心術何如？以邪始未有能以正終者。任非不專，權非不重，疑忌滿腹，謬妄塞□鼎謝協恭，飛難正對，殆與開誠布公異矣。魏公傳重修，吕祉傳增改，郭奕等補入。

劉子羽　弟子翬

劉子羽，字彦修，崇安人。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爲根本。建炎三年，范瓊擁强兵於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黄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追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瓊伏誅，浚以此奇其材。

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州，立幕府，節制五路諸將，規以五年後出師。明年，金人窺江、淮，浚念禁衛寡弱，計分撓其兵勢，遂合五路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事方急耳。"遂至富平，與金人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

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内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奈何為此言乎！"浚然之，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自請奉命北出，單騎至泰州，召諸卞將，諸卞將悉會。子羽命吴玠栅和尚原，守大散關。金人知有備，引去。

浚移治閬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内外聲援。明年，玠戍河池，王彦戍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閉糴，二鎮病之。玠、彦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使、知興元府。子羽至，通商輸粟，二鎮遂安。

是冬，金人侵金州。王彦失守，退保石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馳告玠，玠大驚，即越境而東，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别。玠時在仙人關，其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户，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於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

此。”敵尋亦引去。

自金人入梁、洋，蜀大震，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己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先是，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饋不繼，又腹背為子羽、玠所攻，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始，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為必取計如此。浚雖全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俱罷，責泉州安置。吴玠始為裨將，未知名，子羽奇之，言於浚，浚使護諸將。至是，玠疏子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詔聽自便。

十一年，浚薦子羽知鎮江府。金人入攻，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既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內侵，飄忽如風雨，今久遲遲，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柘皋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秦檜風臺諫論罷之。十六年，卒。吏部郎朱松以子熹託子羽，子羽與弟子翬篤教之，卒為大儒。云《子羽家傳》，張栻所撰也。

子翬，字彦冲。通判興化軍。寇犯閩境，子翬晝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因執喪致羸疾，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妻死，不再娶。與胡憲、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游皆海內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朱熹而已。子翬少喜佛氏説，歸而讀

《易》，即渙然有得。一日感微疾，即謁家廟，與親朋訣。後二日卒。學者稱屏山先生。

贊曰：强者魏公，恢復始終。於事無成，於志則雄。英英子羽，能文能武。回翅隴陲，堅持蜀户。兩人相得，同譽同忒。幾誤者謀，盡瘁者職。熹碑栻傳，千載所羨。非附青雲，誰貞信撰。

岳韓列傳第八

岳飛　附　子雲　張憲　牛皋　楊再興　盜戚方
張用幕客胡閎休　張節夫　王大節　刑官何鑄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世佃農。生時有大禽鳴室上，故名之。未彌月，水暴至，母抱坐甕中得免。稍長，通《左氏春秋》、孫吴兵法。未冠，挽弓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

宣和四年，應劉翰募，擒相州劇賊，補官。因劉浩見康王於相。累功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澤器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過，然野戰非萬全。"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耳。"上即位，飛上書言車駕日南非計，以越職奪官。

歸詣招討張所，所問："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欒枝曳柴敗荆，莫敖采樵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説以收復河北，所大喜。命從王彦渡河，金盛兵扼之，飛獨引所部前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明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夜屯石山

下，或傳敵至，一軍皆驚，飛堅卧不動。進戰於大行山，擒金將耶烏。數日，金黑峰大王至，飛單騎持丈八矛刺殺之。飛嘗亂行，幾為彦所斬，飛遂棄彦，復投宗澤，為統制。

杜充代澤，飛隨戰胙城、汜水，皆大捷。駐軍竹藘渡，敵大至。飛選士伏山下，以薪芻交縛，夜半爇，四端舉之，敵驚潰。明年，以八百兵破敗王善等五十萬衆。充將棄汴，飛曰："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復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南。朝命充守建康。李成合金兵侵烏江，充令王璦拒之，璦不行。飛敗敵於七里崗，充趨之還。

及金人渡江，王璦先遁，諸將皆潰。充棄建康，走宿州。飛退入茅山。諸潰將散處廣德、宜興，各自為屯，以剽掠為事，惟飛秋毫無犯。已而戚方、扈成等互相吞併，其衆悉歸飛，飛軍始大。及兀术北歸，飛尾之於清水。兀术次龍灣，又邀之於靜安。金圍楚州，急詔飛援之，至永州，三戰三捷。及楚失，詔飛還守通泰，戰於南霸橋，渡百姓於沙上，以二百騎殿，金人不敢逼。

紹興元年，張浚請飛同討李成。成將馬進連營兩山。飛自為先鋒，重鎧躍馬，潜出突陣，進敗走筠州，飛躡之，賊布陣城東十五里。飛選騎二百，以紅幟刺"岳"字，引而前。賊易其少，薄之，遇伏，大敗走。飛令呼曰："不從賊者，坐即弗殺！"坐而降者八萬人。成悉衆援進，與飛遇樓子莊，復奔敗。進死，成降於齊。張用亦犯境，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俱相人，南薰門、鐵路步之戰，汝所知也。

我在此，汝度能戰即出，不則降。”用得書，即降。江西平，浚奏飛功第一。

安撫李回檄飛保建昌，飛以“岳”字旗植城門，賊相見，相戒勿犯。二年，賊曹成衆歷湖湘，據道、賀州。飛移軍潭州，成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遁。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强則肆暴，力屈則就招。不略加剿除，蜂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至賀，縛成諜者帳下，偽與吏計兵食，言“盡”而失聲，陰逸諜歸告，成喜，期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繞嶺，未明，掩其砦，破之。成又置砦桂嶺，連控隘道，而自營蓬頭嶺。飛鼓士登嶺，才八千人，破十萬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曰：“成黨散去，追殺之則脅從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若等誅其首而撫其下可也。”于是憲及徐慶、王貴分道招降，與飛會連州，再追成，成降於宣撫司。時盛夏，行師撫循有方，無一人死瘴癘者。

三年，召赴行在，尋命征虔吉盜。至虔，賊彭友迎戰，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衆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遣死士登山蹴之，賊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力屈，降。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飛諍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四字以賜，改神武後軍都統制。

李成挾金、齊兵陷襄陽六郡，與湖寇楊么通，將順流東下。四年，飛兼鄂岳制置使。飛奏：“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必先取之，以除腹心之病，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奏示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黄復、漢陽制置使。飛中流誓僚屬曰：“不擒賊，不涉此

江。”抵郢州，偽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衆登城，超投崖死。飛趨襄陽，李成迎戰。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擊其騎。”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群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乘勢進取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飛行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

趙鼎奏：“鄂、岳最為要害，乞令飛移屯，不惟江西籍其聲勢，而江、浙亦賴以安。”乃詔飛屯鄂，而以唐、鄧、隨、信隸之。飛奏：“六郡人户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為殿最。”五年，入覲，進封武昌侯，命捕楊么。飛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如何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黄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與戰必不勝，不如降之。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官，單騎按部，拊佐曰：“子知逆順者，封侯豈足道？子能至湖中，視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佐誓以死報。

張浚以軍事至潭，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奏之。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何可易言？”益慚而止。佐襲殺周倫，擒陳貴，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曰：“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若因敵用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八日内必獻俘。”浚許之。飛如鼎州。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欽驍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武義大夫，禮遇甚厚，復遣歸湖中。以降者來，飛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

而遣之。是夜掩賊營，降衆數萬。么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行，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木為巨筏，塞諸港，以亂草浮上流，遣善罵者挑之。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輪礙不行。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舟盡壞，么投水，牛皋擒斬之。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果八日而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險曰："犯我者，除是飛來。"人以為讖云。

六年，張浚言飛與韓世忠并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居母喪，扶櫬還廬山，表乞終制，不許，累詔乃還軍。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詔飛以兵東。飛方目疾甚，聞詔，即日就道，未至，麟已敗去。帝語趙鼎曰："麟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即賜札止其行。

七年，入見，帝以良馬問，飛曰："臣昔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非精潔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襜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及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馳，甫百里，力竭汗湍，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

從幸建康，與帝論恢復之略，因疏："金人立劉豫，蓋以中國攻中國，黏罕休息觀釁耳。願假臣日月，提兵向洛，據潼關，號召五路叛將。彼將棄汴而走，京畿可以盡復。然後經略兩河，則豫成擒，金人可滅。"帝召至寢閣，

命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

尋詔諸督府議事，張浚欲以王德都統淮西軍，而命吕祉領軍事。飛曰："德、瓊素不相下，一旦在上，則必爭。吕尚書不習軍旅，恐不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何如？"飛曰："俊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浚拂然曰："固知非公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不敢不盡言，豈念得軍耶？"即日步歸母墓，乞終喪。浚奏以張宗元監其軍。無何，酈瓊果叛，累詔趨飛還軍。飛知兀术惡劉豫，詭豫諜者，以蠟丸書約豫共縛兀术。兀术得書大疑。及豫廢，飛請乘機取中原，不報。

八年，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太子，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金使將歸河南地，飛言："相臣謀國不臧，恐貽笑後世。"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謝表，大忤檜意。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言："今日可訓兵飭士，不可論功行賞。"會遣士優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往灑掃。帝不許。

十年，金兵復來爭地，命飛馳援劉錡。飛輕兵駐郾城。兀术謂："諸將易與耳，欲與飛一決。"飛令人挑且罵之，兀术怒，合兵逼郾城。飛命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兀术故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亂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大敗之。飛進次朱仙鎮，牛皋敗金兵於京西，孫顯敗金將蠻排于陳、蔡界。飛所遣梁興集太行忠義兵，李寶、董光、傅選、孟邦傑等兩河豪傑各期日興兵，以"岳"字為旗號，金將王鎮等皆密受飛旗，榜飛語其下曰："直抵黄龍府，與諸軍痛飲耳。"

檜度飛志不可回，乃先召諸將還，後言飛孤單不可留，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令班師。飛東向拜曰："十年之勞，廢于一旦矣。"司農卿李若虛詣飛軍計事，私於飛曰："若見不可，當以詔還，矯詔之罪，若虛任矣。"飛大集軍士，令欲歸者南首，一時應聲南嚮。飛口呿不能合良久，曰："天也！"遂班師。民遮道慟哭，從而南徙者如市。飛奏以漢上閑田處之。初，兀术欲棄汴。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退矣。自古未有權臣在内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少保且不免，况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飛自廬入覲，帝問之，但拜謝而已。

十一年，諜報金人渡淮，詔飛應援，凡十七札。飛苦寒嗽，力疾行。金兵已退，還兵於舒以俟命。帝又賜札，稱其得體。和議既決，檜計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張先至，檜款飲八日，遲飛。飛一至，即同召入鎖院，夜傳詔，各營統制悉改御前統制，黜陟賞罰，自達御前。又召三將隨行軍士各歸本營。翌日，宣制：張、韓除樞密使，岳副使，左右皆易密院人矣。飛入都堂，披襟作雍容之狀。檜尤不喜。

初，飛以列校拔起，屢立顯功。世忠、俊皆不能平。廬州無功，俊實怯敵，反倡言飛逗留不進。至是，三帥新離本軍，各營士未喻朝旨，汹汹有言。世忠軍在淮，帝令俊、飛撫之。俊密承檜意，欲分弱其背嵬軍，飛不肯。俊又欲修楚州城，分軍為駐，飛不從。將其全軍移鎮江。軍吏景著上言分軍不便，檜怒，捕著于獄，將以摇誣世忠。飛馳書世忠，告以檜意，世忠懼，盡獻其軍積，見帝自明。

俊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令万俟卨劾飛棄淮守江。帝切責飛附下要與。飛乞罷樞職，奉朝請。

檜卒恨於飛，謂飛不死，終梗和議。陰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與岳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雲、憲，而以肩輿紿召飛，竟送大理。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飛初就訊，猶偃蹇立。獄吏一聲大叱，飛不覺聲喏，嘆曰："吾今乃知獄吏之貴也。"何鑄鞫之，飛袒而示之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裡。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羅織雲、憲手書，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卨與評事元龜年附會成獄。一獄卒事飛恭，忽爾倨色，飛訝問之，卒曰："公不足敬也。"飛曰："何故？"曰："君臣不相疑，君疑臣則誅，臣疑君則反。公今見疑於君矣，不受誅則必反，又何言？"飛仰天而嘆，索筆著押，獄成。寺丞李若樸、何彦由謂飛罪當徙，周三畏白於卨，卨不應。三畏曰："法如是，吾豈惜大理卿耶？"歲暮，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憲棄市。家徙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待制朱芾、修撰李若愚皆坐落職。布衣劉允升、和涘上書訟飛冤，監繫死。

獄將上，韓世忠詣檜，詰其實。檜曰："雲、憲書雖無迹，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洪皓在金馳奏，金人聞飛死，酌酒相賀。

飛性至孝，立行不苟。母留於北，百計購迎之南，躬親藥餌。故妻流隨淮卒，世忠上聞，欲令迎取。飛奏言："臣渡河日，以老母囑善事，不意棄姑更嫁，臣切骨恨之。別送錢贍其貧，不欲迎也。"吴玠遺之美女，却不受。帝欲

為飛營第，以去病言對。或問何時太平，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凡有頒犒，秋毫不私。謀定後戰，猝遇敵不動，敵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問用兵之術，曰："智、信、仁、勇、嚴，闕一不可。"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今方和，一旦録故將，疑天下心，不可。紹興末，以太學生程宏圖言，詔飛家自便，孝宗立，始復之，詔以禮葬飛骸骨，獄卒隗順所埋記也。建廟於鄂，號忠烈，謚武穆，後封鄂王。五子：雲、雷、霆、霖、震。霖子珂為《天定録》上之。珂亦參帥閫。

雲，為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軍中，呼曰"贏官人"。飛教之嚴，常習注坡，馬蹶，鞭之無赦。征行未嘗不與，數立奇功。每戰，手握兩鐵錐，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平襄漢，平楊么，功皆第一。飛不肯上奏，張浚得其實，曰："岳侯廉矣，未得為公也。"以特旨遷三資。潁昌之戰，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盡赤，以功遷防禦使。死年二十三。

張憲，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有郝政率衆走沅州，首被白布，為成報仇，號白巾賊，憲一鼓擒之。金人渝盟，憲收陳、蔡、亳，屢戰皆捷。兀术頓兵臨潁，楊再興戰死，憲繼至，破其衆八千，兀术夜遁，追奔五十里。憲隨飛班師，仍還鄂州故營。

檜、俊謀殺飛，密誘部曲告飛，事無應者。已知飛嘗欲斬王貴，又杖之，誘使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患矣。"俊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有王俊者，善告訐，號"雕兒"，有恨於憲。檜、俊謀：三人皆飛將，使自相攻發，因及飛父子，庶帝不疑。張俊自為狀付王俊，使貴受狀執憲。憲未至，張俊預為獄以待。屬吏王應求言密院無推勘法，張俊不聽，親行鞫煉，使憲自誣，謂得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下大理，同雲棄市。

牛皋，字伯遠，魯山人。起家射士，屢破金、齊兵，平劇賊楊進，累功遷知蔡州。會岳飛制置湖北，將由襄漢窺中原，命皋隸飛軍，飛喜甚，辟為統領。

李成合金人入侵，破襄陽六郡。敵將王嵩在隨，張憲攻之月餘，不能拔。飛遣皋行，裹三日糧，未盡，城拔，斬嵩。悉推功與憲，曰："吾存心國事耳，何爭焉？"偽齊驅甲士五千薄廬州，飛遣徐慶與皋赴援。皋十三騎先至，坐未定，敵人逼城。皋遥謂曰："牛皋在此，爾輩何為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追擊三十餘里。飛分其功以畀慶，皋無忤色。飛攻鎮汝，齊將薛亨號驍勇，與對，生擒之。從平楊么，么計窮投水，皋赴水縛么。金人渝盟，皋戰汴、許間，功最，歷轉河南副總管。

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督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皋遇毒，亟歸。語所親曰："皋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云。

楊再興，故曹成將也。成兵守莫邪關，張憲攻之。營中有郭進者，趫勇多力，每以飯不飽為言，自置大杓，人呼為"大杓郭"，嘗隨憲執馬槍。是役也，進先登，憲軍齊進，遂入關。飛解金帶賞進。既入，第五將韓順夫解鞍却甲，以所掠婦人佐酒。再興入順夫營，斫折其臂。憲至，將掩殺再興。再興殺飛弟，翻走廣西，憲騎追及，再興躍入澗，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飛見再興，奇其貌，釋之，曰："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興拜謝。

飛屯襄陽，遣再興至西京，次長水，殺五百餘人。明日再戰，破其衆二千，盡取西京險要，又得齊馬萬匹，芻粟數十萬，飛敗金人於郾城，再興以單騎入軍，幾擒兀术，殺百人而還。兀术憤甚，併力復來，再興以二百騎與戰，竟死。獲其屍焚之，得箭鏃二升。

戚方，勇悍善射。初投為教駿兵士。軍興盜起，入九朵花伍中，殺其首，歸建康，杜充用為准備將。充降金，部將皆散。統制劉經、岳飛、扈成皆入茅山，分屯上中下觀，虜掠為資。飛議移屯廣德，與經先，成中變，乃往鎮江，留妻子於金壇。戚方入金壇，掠成妻子。成怒，急回，與方隔水遇。成罵之，方下馬頓首曰："死罪，下人相累耳，明日當送還。"期日，若將還者，成以軍迎之。方先伏衆於篠中，隔橋語曰："軍來得無見侵乎？"成麾軍退，伏發，刺殺成。成衆歸飛。劉經故與飛兄弟盟，母事飛母，因欲殺飛併其軍。飛將姚政覺之，詐以飛母命召經，經入，政殺之，飛撫有其衆。

方至常州，為劉宴所敗，乃犯宣州。知州李光登城諭

方曰："爾皆官軍，何自苦為盜？"方以飢告，光犒之，方偽退，復來攻，圍甚急。光乞援於朝，詔劉晏及巨師古救之。宴擣方帳，方走，宴單騎追之，馬陷淖，為方所殺。師古至，始解圍。四年十月，方犯安吉，張俊討之。岳飛襲其後，方窘，乃詣俊降。有馬六百，金玉珠珍萬計。方到行在，與中貴博取黑漆如馬蹄者，皆黃金也。時人語曰："要為官，受招安。欲得富，須胡做。"

張用，湯陰弓手。與馬友結義，有衆數十萬。王善，濮州人。與用合軍，皆受宗澤招安。用屯城南，善屯城東。馬皋、李寶屯城西。杜充惡用强，恐難制，令城西諸軍掩其不備，用拒戰，善助之，大敗官軍。用、善率衆而南，至陳。充遣皋追之，用、善復還擊，尸填蔡河，人馬皆踐尸而渡。

二人尋分軍，上自京西，下徹光壽，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人號"張王湯"。確山度夏，刈民麥而食。馬友辭用，自率數萬人去。用寇光州，沿淮劄木寨，占百餘里，盡收禾稼入寨中，畜積甚豐。金人以精騎冲之，衆散，盡焚積聚。王善入廬州，將向南行，其母渡河溺死。善悔，降金。金人拘善於軍，而散其衆，自此淮東、西皆被其餘黨之擾。

用至舒城，野無所掠，取蟲蛇草葉食之。至德安，受張定國招安。安撫李允文責定國不即撫定，用懼，後反去。初，吕頤浩奉神御離西京也，循蔡河而下，遇用，説之歸朝。馬皋為郭仲荀所殺，其妻一丈青隨頤浩，頤浩以義女畜之，遂以配用。驍勇，將用中軍，自署旗曰"關西烈女護國馬夫人"。及用不受招，青奮然出受，中軍二萬人歸之，遂

趨鄂州，已聞用亦受招，乃復與合。

李允文約用教場點人請糧，欲盡殺之。用衆全裝器甲入，允文大驚，給糧而散。馬友攻鄂州，用登城責其不忠，射退之，友入潭州。張浚使岳飛招用，用降於飛。友為李宏所殺，韓世忠降宏，併其軍。

胡閎休，開封人。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閎休著《兵書》二卷。靖康初，創知兵科，閎休試，中優等。二帝詣室營，閎休欲結義士劫之，何槩禁止。二帝北遷，范瓊散勤王師，檄不用靖康年號。閎休得之泣下，懷檄而走，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兩官。岳飛辟閎休主管機宜文字。飛被誣死，閎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

張節夫，字子亨，河朔人。豪邁尚氣節。飛謝講和赦表有云："圖苟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願定謀而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正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此節夫之筆也。秦檜讀之切齒。

王大節，川人。飛待以為客。李成走歸劉豫也，上語飛曰："如李成歸國，朕當以節度使待之。"飛遣大節為間，大節遂投劉麟，麟待之甚厚，以為太子府屬。麟問征江南之策，大節説以下蜀，麟曰："不然，大金有命，會本國之兵趨淮甸，渡長江，特擣吴會，如何？"大節曰："扼江未可即渡，則師挫鋭矣。不若攻蜀為萬全。"麟不聽。大節既得敵情，乃脱身報飛，飛送之行在，請為淮江之備，而金、齊果合兵至。

何鑄，餘杭人。歷官右諫議，檜惡飛，命鑄庭鞫，閱實俱無驗，鑄以寃白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强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檜語塞，因銜鑄。會金遣蕭毅來，檜言先帝梓宫未反，非大臣不可祈，請乃以鑄為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顔真卿使李希烈也。"既返命，檜諷万俟卨論鑄黨飛，謫徽州。鑄廉儉，既貴，無屋可居，止寓佛寺。遍歷臺諫，所論趙鼎、李光迎檜風旨，天下恨之。

論曰：宋自汴梁不守，江都再奔，懦主失魂，庸臣無義。無歲不望許和，無人不怯用戰。談恢復者，徒有其名，熊羆誰是；服介胄者，罔知所效，鷹鸇未聞。天生岳侯，以爲人表。運謀暗合孫武，將衆善等淮陰。義感敵人，忠孚群下。使受登壇之拜，便可絳灌韓張。若崇授鉞之尊，何難俘囚豫弼。惜也浚壓之於前，檜仇之於後。長城自壞，徒傷北面之羞；天柱既摧，有異南枝之泣。天乎？人歟？中興異姓七主，岳優而韓次之。韓特末路似汾陽耳。使岳不移其禍，韓亦未能知幾也。岳傳後皆增改，戚方等補入。

韓世忠 附 子彦直 解元 呼延通 成閔 李彦先 輔逵 靳賽 李在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鷙勇絶人，能騎生馬。家貧無業，嗜酒尚氣。年十八應募，隸赤籍。當舞鐵槊騎馳峭壁間，觀者膽裂。軍府校藝，用鐵胎弓，金石洞貫。

崇寧四年，禦夏人於銀州，世忠在行間。夏以重兵次蒿平嶺，世忠出間道，部敢死士死鬬。一騎士鋭甚，問，知

為附馬兀哆，世忠手斬之。從王淵討方臘，以二千人伏北關堰，殲賊。淵嘆曰："真萬人敵也！"臘深據嚴谷，為三窟。世忠潛行溪間，問野婦得徑，伏戈渡險，擣其穴，擒臘以出。靖康初，從梁方平屯濬州。金人壓境，世忠陷重圍中，力戰，突圍出。召對便殿，言方平失律狀，辟選鋒統制。

李彌大以軍法斬張師正，其卒李復鼓衆亂。彌大檄世忠討之，兵不滿千，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士皆死戰，大破之，斬復。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保全汝！"賊駭慄，跪進牛酒，世忠下馬飲啖之，賊衆悉降。真定失守，世忠援王淵於趙州，雪夜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將被創死。康王在濟，世忠率所部勸進。

建炎二年，授承宣使。張遇來降，抵城下，不解甲，世忠入其壘諭定之。帝在揚州，金宗翰攻襲慶，世忠退師於沭陽，宗翰兼程逼之。世忠夜棄其軍，走鹽城，張遇死之，群下輔逵、李在等皆散為海盜。苗、劉作亂，張浚召世忠於常熟，世忠舉酒酹神曰："誓不與賊共戴天。"謂浚曰："公勿憂，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傅等聞世忠至平江，檄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世忠妻梁氏在錢塘，朱勝非紿傅為白太后，使梁氏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

傅即矯制除世忠、俊皆節度使，世忠、俊不受命，造雲

梯，治器械。明日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焚詔，斬使，遂進兵次臨平。賊將苗翊負山阻河，中流植鹿角梗舟。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直前，令其下曰："面不中數矢者皆斬。"賊列神臂弩持滿待，世忠瞋目大呼，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彦邀給鐵券，外遁。

世忠安行入城，帝握世忠手，哭曰："中軍吴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又執謀主王世修屬吏。請於帝曰："賊擁精兵，閩越甚邇。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請亟討之。"于是追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彦、傅，皆伏誅。帝手書"忠勇"字揭旗以賜。

金人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地，張俊勸幸長沙。世忠曰："淮、浙根本地，一有退避，不逞思亂，重湖叠嶺之遥，安保道路無變乎？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乃命世忠守鎮江。已而王璮潰于江中，世忠亦棄鎮江，保江陰。宗弼取建康，自廣德直指臨安，帝航海去，世忠趨至秀州。上元節，就州張燈高會。已聞金師北還，復趨鎮江扼之。與宗弼前鋒戰於江中，世忠妻親執桴鼓，金兵大敗。

宗弼用人謀鑿江灘三十里，一夕成渠，出世忠上流。世忠以海舟連亘江中，預以鐵綆貫大鈎，俟敵舟出，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相持黄天蕩者四十八日。宗弼窮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宫，則可相全。"宗弼乃募

人獻破海舟策，閩人教之穴船板以櫂槳，俟無風乃出，則海舟不能動，以火箭射篛篷，則舟自焚。宗弼信之。翌日，風止，金人槳舟出，疾行如飛。世忠舟大輜重，馬騾俱載，火矢所及，無弗焚者，火烘日曝，人馬都盡，孫世詢、嚴允吉皆戰死，世忠墮江，楊家洲僧普倫以小舟出援，乃得登岸，奔還鎮江。

初，世忠伏兵金山廟，約江中鼓動，則岸游兵先入，廟中合擊之。及宗弼等五騎登金山，甫入廟，廟兵躍出，宗弼得遁去，墜馬復馳者再。是役也，世忠兵僅八千。帝賜札褒奬。

建安范汝為作亂，世忠討之。賊盡塞要路，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俯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五日城破，汝為自焚死。賊曹成在郴，世忠旋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虔、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群賊大驚擾。世忠招之，成降。移師長沙，賊劉忠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欲急擊，宜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所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旆，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上夾擊，大破之，斬忠，湖南平。授太尉，置司建康。

四年，駐鎮江。金、齊入侵。帝手札命世忠，辭旨懇切。世忠自鎮江濟師，使解元守高郵，親提騎兵駐大儀。

會魏良臣使金軍，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曰："有詔退屯守江。"度良臣出境，即上馬令軍中疾趨。金將問王師動靜，良臣以所見對。金將喜，引兵至江口，世忠設伏二十餘所，撻不野擁鐵騎逼大儀。世忠傳小麾，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揭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擒撻不野。董旼亦敗金人於天長。解元拒戰于高郵，遣成閔助之，俘斬甚衆。世忠親追至淮，金兵大潰。捷聞，論者謂中興武功第一。

六年，置司楚州，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親織薄為屋。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爭淮陽。世忠渡淮，旁苻離而北，為敵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金將牙合既擒，金兵敗去，遂圍淮陽。敵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之日，則舉一烽。"六烽具舉，宗弼、劉猊皆至。世忠勒陣向敵，呼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歸楚州。三月，兼節制鎮江府，賜號"揚武翼運功臣"。

七年，築高郵城。劉豫廢，世忠請全師北討。秦檜主和議，命移屯鎮江，世忠乞留蔽江、淮，許之。金使來，以詔諭江南為名。世忠四上疏請決戰，不許。十年，宗弼、杲、李成破三京，分道深入。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敗之於泇口。解元、劉寶分戰皆捷。成閔奪城門入戰。捷聞，世忠加太保，封英國公。明年，宗弼再入，詔合兵於淮西。金人圍濠州，世忠救援不及，與金人戰於淮岸，全師而還。

在楚州十餘年。

秦檜收三大將權，以詔召之。四月，拜樞密使，營中統制官各徑達御前。有不服者，汹汹違言詔令，俊、飛撫之。秦檜縛軍吏景著，將以摇動世忠，飛密報之，世忠見帝自明。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于朝。岳飛之獄，世忠不敢救，而向檜解之，言與檜忤，遂乞解樞密，罷為醴泉觀使，奉朝請，封福國公。自是杜門謝客，絶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一二奚童從游湖上。平時將佐罕見其面。

十三年，封咸安郡王。二十一年八月薨，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斂。孝宗朝，追封蘄王，謚忠武。

初得疾，敕尚醫視療。將吏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三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没于家，諸君尚哀其死耶？"戒家人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嘗中毒矢入骨，以强弩括取之。十指僅存四指，不能動。刀箭痕瘢如刻畫然。器仗規畫，精絶過人。克敵弓、連鎖甲、狻猊鎧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知人善奬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世忠語急而聲厲，言則吐舌。晚喜奉佛，自號清凉居士。子彦直、彦質、彦古。

彦直，字子温，生期年，以父任補郎。六歲從父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即拜命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拊之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卯角之襦傅其首。年十二，

賜三品服。

紹興十三年，登進士第。秦檜出為安撫司屬，歷知江州。朝廷還岳飛家貲產多在九江，歲久易主，吏緣為奸。彦直搜剔盡還岳。七年，授御前都統制。騎兵不習步戰，彦直教騎士日被甲徒行六十里，雖統制官亦令以身帥之，遂復捷如常。遷刑部侍郎。會當遣使于金，在朝相顧，帝親擇行，慨然就道。金使問接國書，往復論難，守禮不屈。淳熙中，乞追貶部曲誣陷岳飛者。韓傳增修，呼延通等補入。

解元，字善長，保安軍人。疏眉目，猿臂善射，起行伍。建炎三年，世忠出下邳，聞金兵大至，士皆駭愕。元領二十騎，擒其生口，知敵動息。俄逢騎數百，身自陷陣，橫刺金將墜馬。世忠治兵京口，邀金人歸路，以海舟橫截大江。金人出小艇，長鈎來扳，元在別舟，躍入敵艇，短兵擊殺數十人。

從討湖外諸盜，劉忠據白面山，憑險築壘。世忠營距三十里。元跨馬涉水，薄城砦周覽之，賊設望樓，從高瞰下，屯壯銳，於四山視樓中指揮出戰。元既得其形勢，歸告世忠曰："易與耳，若據其望樓，則技窮矣。"世忠然之。元率兵五百，翼以弓矢，自下趨高，賊衆莫支。乃據望樓，立赤幟，四面並進，賊遂平。紹興四年。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命元屯承州。金人至近郊，元度翌日必至城下，遣百人伏要路，百人伏嶽廟，自以四百人伏路隅，令曰："俟敵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視我麾旂，則立幟以待。敵必向嶽廟走，伏者皆出。"又決河岸，遏其歸路。金人果至城下，伏發，獲百四十八人。時城中兵不滿三千，金萬户

黑頭虎造城下約降。元匿其兵，以微服出，偽若降者。俟其懈，卒縛之。

十年，略地淮陽，至劉，令莊騎三百當敵數千。元揮戈大呼爭奮，敵披靡。俄而救至，後部疑懼，元回顧曰："我在此，若等無慮。"衆乃安，轉戰自辰至午，敵退。成列而還。明年，世忠罷兵柄，元為御前都統制。明年，卒，贈檢校少保。

呼延通，屬世忠麾下。世忠在大儀，遇金人鐵騎二百，世忠與通並馬立。四十騎直衝，世忠、通擊之。有驍將獨戰，世忠力疲墜馬，幾被執，通救得脱。金人據淮陽，世忠趨城下，令通前行。通抵金陣，有猛將牙合出，叱通解甲，通曰："我呼延通也。"即馳刺牙合，交鋒移時不解，皆失仗並馬，以手相擊，皆墮馬坑坎中，兩軍皆不知。牙合取篦刀刺通腹，通搦牙合喉，氣欲絶。官軍至，擒以歸，世忠大喜。

通性嚴毅，世忠每遇諸將營飲，必令出妻行酒，惟通不肯。通好直言，世忠嫌之。生日，諸將各進賀禮，世忠獨却通禮。通怏怏投河，救之起，束甲鎖頸，水不能出，竟死。

成閔，邢州人。其叔隨世忠追苗傅有功。兀术南侵，拒戰，死于馬家渡。恩澤無子承受，閔為崇福寺僧童，世忠得之，令補叔官。積功至忠州刺史。從世忠見上，世忠指閔曰："臣在南京，自謂天下當先，使當時見此人，亦避一頭矣。"上嘉嘆。

世忠圍淮陽，閔隨統制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於門

内，閔身中三十餘槍，世安脛中四箭，力戰，復奪門而出。閔絶而復蘇。世忠罷兵，閔歷官淮東制置使，駐鎮江。金人渡淮北去，閔意欲虚張功伐，使臣李彪不肯。閔詐不行，乃列兵南岸，軍士聲喏相聞。金人笑之曰："寄聲成太尉，有勤護送。"閔耀武而還。入朝，凡侍從、卿監、閣門、内侍皆有賂遺。左正言劉度劾之，奪節，致仕，卒。

李彦先，為韓世忠後隊將。世忠潰于沭陽，彦先與本隊四十三人得二舟下海，有衆數十，與李進彦分統之。趙立在楚州，彦先以舟往來策應，與立刺臂為兄弟。城陷之日，彦先猶在淮，金人併力攻之。彦先舟下碇石，急收不應，全家皆死。進彦收其餘衆，南走許浦，後降於劉光世。

輔逵，慶源府將。慶源陷，逵奪門出，渡黄河，籍韓世忠麾下。沭陽軍潰，逵散為盗。張遇死於漣水，其衆多歸之。逵聚數百人，擾於淮南北，號為悍賊。尋降於王瓊。

靳賽，亦韓世忠潰將。以海盗來歸，朝命守真州。金人至，賽走江中，俟敵退，乃駐，大肆搔擾。知州向子忞撫恤民房，漸蓋屋寮。賽兵猖獗，民殺其二人，賽即大掠。子忞見賽，問曰："公何故屯此？"賽曰："朝命守州耳。"子忞曰："朝命保護百姓，乃殺以逞乎？"賽曰："百姓殺我二人，得其首即已。"子忞不得已，以二人與之，賽釘之於木，燒鐵遍體貼之，既潰爛，群兵食之，腸肚皆盡。王瓊為招撫使，與賽遇于興化，瓊軍不整，為賽所敗，制書金鼓盡為賽有。後屬劉光世，同酈瓊降。

李在，亦世忠潰將，行劫寶應間。金人退高郵，在入城，盡刷投拜官殺之，邀截金人後軍，得金寶船數隻，故其

軍極富。狀元李釜、董耘寄居高郵，在皆以為參謀，遂據州城。

論曰：粘罕之南，世忠潰於沭陽，光世舍邳州西奔，帝是以狼狽渡江。兀术之南，王璲潰於江中，世忠棄鎮江東奔，帝是以流離泛海。當其時，君自播越漂泊，臣自張燈高宴。縛知州於柱，縛安撫於桅。人臣之禮如是乎？帝有命必手書，將在軍有所不受。久之，帝方幸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亦中危甚矣。宜其腹心檜，而草芥韓、岳也。岳爲負刺，韓同棄屣，韓智優於岳矣。

贊曰：唐有李郭，宋則韓岳。中興之功，實增式廓。赳赳兩人，彪壯虎雄。内殲群莽，外悍强戎。天不祚宋，乃生桧檜。盜憎主人，奸仇其對。岳以忠燼，韓以智輟。齊聲雙德，千古爲烈。

吴玠吴璘劉光世列傳第九

吴玠　吴璘　附　玠子拱　璘子挺

郭浩　楊政　王俊　張超

吴玠，字晉卿。弟璘，字唐卿。德順軍人。玠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從討方臘。及擊河北群盜，有功。

建炎二年，金人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命玠為前鋒，逆擊破之。金人攻延安府，端命玠攻華州，拔之。三年，張浚巡關、陝，參議劉子羽謂玠兄弟才勇，即授玠統制，璘掌帳前親兵。金帥婁宿與撒離喝長驅入關，端遣玠拒于彭原店，玠軍敗績。端劾玠違節度，張浚惜其才，以為秦鳳副總管，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

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又會諸將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諸將皆曰："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騎至，與柴

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栅，為死守計。或勸玠宜退守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吾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

紹興元年，金將没立自鳳翔、别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没立方攻箭(箬)[筈]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是時，璘功尤多。金人自起海角，狃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婁宿死，兀术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渭與官軍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强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絶。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絶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垄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术中流矢，僅以身免。張浚承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璘為涇原路副總管。

兀术既歸，復以撒離喝為陝西經略使，屯鳳翔，與玠相持。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李彦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撒離喝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黄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則後者代攻。玠軍弓弩

亂發，大石摧壓，如是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闞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築潭毒山以自固。玠走三泉會之。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兵邀於武休關，掩擊其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

四年，敵復攻仙人關。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管仙人關右殺金平，創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术、撒離喝率千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劃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為二，兀术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榮右饒，縈繞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攜孥來。劉夔乃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

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捷聞，授玠川陝宣撫副使。

玠與敵對壘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玠晚節頗多嗜欲，使人漁色於成都。喜餌丹石，得咯血疾以死。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録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務遠略，不求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虚心詢受，雖身為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

玠死，胡世將問玠所以致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自昔用兵所未見，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鋭卒更迭撓之，與之為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勢。至決機兩陣，則璘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謚武安，作廟於仙人關，號思烈。淳熙中，追封涪王。

璘從玠攻戰，積功至左護軍統制。玠卒後，值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蜀口空虚，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控其要害。"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内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

時朝廷恃和忘戰，欲廢仙人關。四川制置胡世將抗奏謂："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仙人關未宜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

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軍馬。撒離喝趨鳳翔，陝西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世將置司河池，急召諸將議，參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議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於石壁砦，敗之。金鶻眼郎君衝璘軍，璘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戰，破之，復秦州。

初，胡盞與習不祝合軍屯劉家圈，璘請討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變叠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叠陣。"諸將猶竊議，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鋭，不能當也。"及與二敵遇，遂用之。

二敵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為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

彦衡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敵翼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叠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騎將楊萬有膂力，生挾一千户回，夸勇，璘曰："萬可斬也。方酣戰，豈以一人回乎？"萬投千户於地，復上馬入陣，金人大敗。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詔璘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

十四年，朝議析利州路為東西路，以璘為西路安撫使，治興州。時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至。三十一年，金主亮渝盟。秋，亮渡淮，遣兵扼大散關。璘即肩輿上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内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璘以病還興州。金人據大散關六十餘日，相持不能破。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下，按行諸屯，預治夾河戰地。會天大風雷，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絶。

原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兵往援，璘自趨鳳翔視師。仲與敵戰，仲敗績。始，璘出師，王之望嘗言："此行士卒鋭氣不及前時，仲年來數奇，不可委以要地。"及仲敗，璘欲斬之，或勸而止，械繫河池獄。孝宗受禪，賜璘札，命兼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璘策金人必再爭德順，亟馳赴城下。而完顔悉列等兵十萬餘果來攻，璘築堡東山以守。敵極力爭之，殺傷大半，終不能克。時議者以為兵宿於

外，去川口遠，恐敵襲之，欲棄三路。遂詔璘退師。敵乘其後，璘將士死亡者甚衆，三路復為敵有。

兵部侍郎胡銓上書，語頗及璘，璘抗章請朝，上親札報可。詣闕，召對便殿。高宗見璘，嘆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入朝。"璘頓首謝。兩宮存勞之使相踵，封新安郡王。越數日，詔仍領宣撫，判興元府。及還鎮，兩宮宴餞甚寵，璘入辭，泣下。高宗亦為悵然，解所佩刀賜之，曰："異時思朕，視此可矣。"

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三年，卒，追封信王。初，璘病篤，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毋棄四川，毋輕出兵。"璘守蜀二十餘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

嘗著《兵法》二篇，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重甲則用勁弓强弩，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强制弱。布陣之法，以步軍為心，馬軍為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

王剛中嘗稱劉錡，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概，恐不能當逆亮。"錡果無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幸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玠子拱，為鄂州都統制。金亮南侵，朝旨襄陽若有變，吴拱退守荆渚。拱奏："朝廷此言，甚失襄人之望。且荆門為吴蜀門屏，襄陽為荆州藩籬，屏翰上游，號為重地。若棄之不守，是自撤藩籬。况襄陽依山阻江，沃壤千里，設若敵人以為巢穴，如人扼咽喉，荆門得高枕卧乎？欲襄陽為一道，非三萬軍馬不可。自合於襄陽措置，修小寨保護禦敵營，辟屯田，密行間探。"蓋拱意在闔關自固，不出兵接戰也。拱到襄陽，首置萬山寨，山無水無薪，大軍不可息，衆口籍籍。

璘子挺，字仲烈。以門功補官。高宗問西邊形勢兵力，挺占對稱旨。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王師復秦州，金將合喜以兵來爭。挺轉戰竟日，令前軍統制梅彦麾衆直據城門，衆弗喻，挺率背嵬騎盡易黄旗，繞出敵後，憑高突之。敵譁曰："黄旗兒至矣！"遂驚敗。挺不自為功，狀彦第一，士頗多之。拜熙河經略安撫。

明年，挺被檄與都統制姚仲率東西路兵攻德順，金空平凉之衆以援。仲駐軍六盤，挺獨趨瓦亭，身冒矢石。金人舍騎，操短兵奮鬬。挺遣别將盡奪其馬，金衆遂潰。金人懲前衄，悉衆趨德順。璘自秦州來督師，先堡於險，且治夾河戰地。金人果大至，挺誘致之，至所治戰地，盛兵蹙之，敵不能支，一夕遁去。鞏州久不下，挺以選鋒至城下，諸將咸曰："西北坡陀易攻，若分兵各當一面，宜得利。"挺曰："西北雖卑而土堅，東南並河多沙礫善圮。且兵分則少，以少當堅城，可得而下乎？"乃命悉衆擊東南陬，不二日，樓櫓俱盡。黎明，城破。

璘慮敵必再爭德順，至自河池，金人果合兵十餘萬列柵以拒。有大將引騎數千睨東山，璘命挺領騎迎擊，却之。遂據東山，築堡以守，敵不能爭，乃益修攻具，為大車匿戰士其中，將填隍而進。挺命大木植中道，車至不得前。尋加熙河路經略安撫，時年二十五。璘卒，服除，召為左衛上將軍。挺每燕見從容，嘗論兩淮形勢曠漫，備多力分，宜擇勝地扼以重兵，敵仰攻則不克，越西南又不敢，我以全力乘其弊，蔑不濟者。帝頗嘉納。

淳熙元年，改興州都統。初，軍中自置互市於宕昌，以來羌馬，西路騎兵遂雄天下。自張松典榷收，(秦)[奏]絶軍中互市，自以馬給之，所得多下駟。挺至，首陳利害以聞，詔許歲市七百匹。紹興四年，致仕，卒。挺少起勳閥，禮賢下士，雖遇賤吏，不敢怠忽，善拊循將士。璘故部曲拜于庭下，輒降答之，及失律，誅治無少貸。

郭浩，字充道，順德軍人。徽宗時，充渭州兵馬都監，從种師道進築葺平砦。敵據塞水源以遏我師，浩率精騎數百奪之。敵攻石尖山，浩冒陣而前，流矢中左脅，怒不拔，奮力大呼："得敵乃已！"諸軍從之，敵遁去。由是知名。

欽宗即位，以种師道薦召對，奏言："金人暴露，日久思歸。乞給輕兵，間道馳滑臺，待其半渡可擊也。"會和戰異議，不能用。帝問西事，浩曰："夏人必乘間盜邊，願選將設備。"已而果攻涇原路，紹聖所拓地盡失之。建炎二年，金人取長安，涇州守臣夏大節棄城遁。浩適夜半至郡。所將財二百人。得金人不殺，使之還曰："為語汝將，

我郭浩也。欲戰，即來決戰。”金人遂引去。

權鄜延路徑略安撫。時二敵交侵，鄜延東皆金人，西北即夏境。屬朝廷者，惟保安一軍，德靜一砦。浩間道之德靜，置司招收散亡，與敵對壘一年，敵不能克。再除涇原路兵馬鈐轄。浩去，夏人復來，一路盡陷。張浚以浩知秦州。時浚經略陝西，有言敵可討者，浚意向之，諸將莫敢出言。浚檄五路帥悉所部兵會于富平，浩獨謂敵方銳，且當分守其地，犄角相援，俟釁而動。浚不聽，出師果敗，浚復移浩知鳳翔。

金人抵和尚原，浩與吴玠隨力捍禦，蜀以安全。金人破饒風嶺，攻和尚原，浩與吴璘往援，斬獲萬計。徙知金州。金州殘弊，户口無幾。浩招輯流亡，開營田，以其規制頒示諸路。他軍以匱急仰給朝廷，浩獨積贏錢十萬緡，以助户部，朝廷嘉之。十一年，金人内侵。宣撫使胡世將召浩及吴璘會仙人原，同禦敵有功。十五年，卒。

楊政，字直夫，原州人。崇寧三年，夏人舉國大入，父忠戰歿，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建炎間，從吴玠擊金人，九戰九捷。金人趨和尚原，政大破之。金人自寶雞列栅至原下，吴玠與相持累日，以政領兵迎戰，日數十合，復出奇兵斷其糧道，敵少却，遮擊之，斬獲甚衆。拜泰州刺史。時有嫉政者，以母妻尚留北境，不宜屬以兵權。玠不聽，政益感奮。

四年，撒離喝哀精兵十萬，欲道仙人關入蜀，至上奢田。玠築壘關外，政曰：“此地為蜀扼塞，當堅守，時出奇兵擊之，隨機應變。”連日百餘戰，敵帥督戰益急。政命卒

以神臂弓射之，又選甲士千餘出山谷，斷其兵，使不得進退，又出敵不意，夜斫其營，敵遂遁去。

五年，金人攻淮。玠命政帥師牽制，至秦州，一戰而拔，撫定居民，秋毫無犯。母留敵境間，遣人省視之，母惟勉以忠義。九年，和議成，始得迎母及兄弟歸，乞祠便養，不許。十年，金人渝盟，政建迎敵之策。十一年秋，金胡盞、習不祝合軍五萬來攻。政與吳璘、郭浩會仙人原。政引兵夜入隴州界，遂趨吳山，與金人對壘，又敗金萬户通檢於寶雞。時通檢居渭北，將積甲萬衆出。政率勇士鏖戰，遣裨將突出陣後，登山執幟。金軍見之，大呼曰："伏發矣！"乃驚潰。政乘勝掩殺，通檢走至城門，而橋已絶，遂擒之。和議成，帝召政還，拜太尉，卒，謚襄毅。

政守漢中十八年，六堰久壞，失灌溉之利，政為修復。漢江水決為害，築長堤捍之。凡利於民者，不敢以軍旅廢政。故為吳璘裨將，及與璘分道建帥，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王俊，亦玠部將，軍中號為"王開山"，所向無前，紀律嚴明。玠畏其反覆而喜其勇，以女妻其子，厚給之。知洋州，卒。

張超，御前游奕將軍也。吳拱令權知光化軍。超率二十四人，凌晨入城。方坐廳事交割郡事，忽報有金人鐵騎入門，超急閉譙門，令隨行人擐甲持槍，突門而出，呼百姓以擡桌什物塞諸巷口，分其衆數巷攔截，鏖戰良久。百姓皆出門渡漢江，城中戰猶未休。金人不能當，乃率衆攢射一官軍，官軍身矢如猬，重傷及死者數人，金人死者數

十人，乃退去。是役為荆襄第一戰功。

論曰：危乎蜀道之難，一夫當關，萬夫莫窺。故子龍一身是膽，而漢川以安；文長氣吞曹兵，而庸境不擾。嚮若張浚五路之敗而使無玠，兀术三次之侵而不有璘，蜀其為金土久矣。兄弟父子出死力，當大敵，為宋保障西北，其世家世臣無忝矣。挺克振其宗，曦遂傾其祚。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亦事理之必然也。

劉光世　附　父延慶　王淵　苗傅　鄜瓊　韓焉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世將家。父延慶，積軍功至副都指揮使。從童貫平方臘，又從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渡白溝。貫駐軍高陽關，分軍為東西路。种師道總東路，王稟、楊惟忠、种師中、王平、趙明、楊志屬焉。辛興宗總西路，楊可世、王淵、焦安節、劉光國、冀景、曲奇、劉光世屬焉。延慶軍無紀律，郭藥師扣馬諫，不聽。

至良鄉，遼將蕭幹帥衆來，延慶與戰，敗績，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虚，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令公子三將軍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先行，即入燕城，幹舉精甲三千巷戰。三將軍者，光世也。渝約不至，藥師失援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糧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陰逸一人歸報。明旦，延慶見火起，以為敵至燒營，而奔相蹂殘，死者百餘里。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作歌誚之。

靖康之難，延慶分部守京城。城陷，引秦兵萬人奪關遠門而出。至龜兒寺，為追騎所殺。

光世初隨父趨燕河北，賊張迪掠濬州，光世曰："賊烏合，非有紀律，佯北以邀之，其亂可取也。"即麾騎退，賊競進。光世引騎貫其中，賊大潰。金再攻汴京，光世入援。會有詔止勤王兵，光世曰："宜速進，不可以詔示衆。"既而潰兵至，且言京城事，衆懼。光世矯以蕃官來自汴京，謂二帝決圍去，衆稍安。因間道趨濟州。

高宗即位，提舉御營司。二年，討李成，敗之。成收散卒再戰，光世儒服臨軍，成遥見，併兵圍之。王德潰圍，拔以出。金宗翰南下，光世軍潰於天長，渡江後屯鎮江。與定苗、劉之變，遷太尉，命守太平，受杜充節制。光世言受制有六不可，帝怒，乃受命。隆祐太后在南昌，命光世移屯江州為屏蔽。光世既至，日置酒高會。金人至黄州，折民居，縛木為筏，以小舟引之而行，遂渡江。凡三日，軍馬畢濟，無知之者。光世聞金人過，遂遁。太后奔虔州。

馮楫貽光世書，言："敵深入，最兵家之忌。進則距山，退則背江，百無一利，而敢如此。横行者，以前無抗拒，後無襲逐也。太尉能選精兵，自將來洪，而開一路令歸，伏兵掩之，可使匹馬不還。"光世不能用。授浙西安撫使、知鎮江。光世請别除守臣專充安撫使。諫議黎確疏其擇便求佚，帝釋不問。韓世忠、張俊兼領浙西制置。光世復言本路兵火之餘，不堪三處需求，遂罷韓、張兼領。

金帥昌圍楚州已百日，帝手詔光世趨援，竟不行，但遣王德將輕兵以出，時奏殺獲而已。楚州破，昌屯承州。

光世意其衆思歸，乃鑄金銀錢，其文曰"招納信寶"。獲敵不殺，散錢敵營，有欲歸者，扣江執錢為信。昌遂拔砦去。

紹興元年，郭仲威謀據淮南，光世遣王德擒之。范宗尹言光世軍多冗廢，請汰之。帝作手書，如家人禮，使其不疑。二年，命移屯揚州。光世言鄰寇有疑，或致生事，願仍領浙西為根本計。司監方孟卿劾之，吕頤浩言其兵冗不練，乞移還闕。帝曰："光世軍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先犒軍而後料簡可也。"詔兩漕臣措置，助其軍費。給事中程瑀言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興湖洑間，以備退保。詔以章示之，光世遷延如故。

三年，命光世與韓世忠易鎮。世忠既至鎮江，奸人入城焚府庫，光世擒之，云是世忠所遣。光世改途趨白鷺店，世忠襲之，光世以聞。帝遣使和解，仍書《賈復》、《寇恂傳》賜之。時張、韓、劉三帥各持私隙，帝遣魏矼至軍中諭意，光世乃遣書二帥，且移軍援世忠。金兵退，光世入覲，帝勞之曰："烈士當以義氣相許，先國怨而後私。"光世泣謝，請並封其三妾。南渡後封妾，自光世始。

劉豫挾金人入侵，張浚撫淮上諸屯，命光世屯廬州，與世忠、俊鼎立。光世奏廬難守，欲還太平。浚命吕祉馳往軍中督師，光世已舍廬州退。浚厲其衆曰："有渡江者斬以徇。"光世不得已住兵，遣王德、酈瓊出謝。步遇金將，三戰皆敗。張浚入對，言光世驕惰不戰，請罷之。趙鼎曰："光世將家子，將卒多出其門，罷之恐拂人心。"遂拜少師，奉朝請，封榮國公，賜甲第一區，以兵歸都督府。

十年，起三京招撫處置使，拜太保。尋致仕，卒。謚

武僖。寧宗朝，追封鄜王。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嘗入對，言："願竭力報國，他日史官書臣第一功。"帝曰："卿不可徒為空言。"建炎初，結内侍康履，又早解兵柄，與時浮沉，不為秦檜所忌。

王淵，環州人。應募擊夏有功。劉延慶征方臘，以淵為先鋒。賊據錢唐，勢張甚，淵諭小校韓世忠曰："賊謂我遠來，必易我，明日爾逆戰而偽遁，我以强弩伏百步外，可得志。"世忠如言誘之，賊果大敗，遂圍而平之。

靖康元年，為真定總管，金人攻汴、淵，以所部歸康王。張邦昌僭立，王命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淵朝服謁邦昌曰："參冢宰相公。"邦昌易紫袍，延之政事堂。淵慟哭宣教，王即位，淵與楊惟忠、韓世忠、劉光世、張俊、苗傅皆在行朝，不相統一。始置御營司，以淵為都統制，扈從累月，不釋甲。時群盜蜂起，陳通反杭州，趙萬據潤州。淵誘誅萬，進至秀州，下令教兵十日方行。通聞之，稍息。翌日，勒兵馳至，遂降通。張遇據楊子橋，淵將數百騎穿遇寨而過，遇倉皇出迎，一時解甲。

建炎四年，金人攻楊州。帝倉卒渡江，淵與内侍康履從。劉光世泣見帝，言："淵專管江船，緩急誤事，臣所部萬二千騎皆不能渡。"帝急遣朱勝非督之，而已無及。淵自是失諸將心。帝欲留鎮江，淵言："若金人自通州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唐有重江之險。"議遂決。命淵守姑蘇，尋拜僉書樞密院事。命下，諸將籍籍，遂罹苗傅之難。

淵為將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言朝廷以禄代耕，若

事錐刀，曷若為富商大賈耶？初，帝在南京，聞淵疾，遣中使曾澤問疾。澤言其帷幔茵褥皆不具，帝輟所御紫茸茵賜之。然深交康履，多殺降盜，是其所失。後謚襄愍。

苗傅，上黨人。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楊祖以兵萬人至，傅與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后南渡，傅為統制官，以所部八十人扈衛，駐杭州。時劉正彦為王淵所薦，擢御營右軍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丁進功進武功大夫。正彦以賞薄觖望，尋被命從六宫皇子至杭州。

建炎三年二月，高宗由鎮江幸杭州，諸大將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獨苗傅。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來杭，杭人相謂曰："此船所載，皆殺奪富民家財也。"内侍康履用事，其徒暴横，傅等恨之，曰："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傅黨張逵復激怒諸軍曰："能殺淵及内侍，則人人可富，朝廷豈能偏罪哉？"三月辛巳，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傅自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彦雖由淵進，以淵檄取所予兵，亦怨之。於是傅與王世修、張逵、王鈞甫、馬柔吉謀作亂，傅部分既定，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彦手殺淵。以兵圍履第，分捕内官，盡殺之。揭淵首，引兵犯闕。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扣閽請帝御樓，殿帥王元大呼："聖駕來！"傅見黄屋，猶山呼而拜。帝憑闌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賞，私内侍者即得美官。黄潛善、汪伯彦誤國，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友康履得除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遥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以謝三軍。"

帝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除傅承宣使，正彦觀察使。"

賊不退，帝問百官計安出，時希孟請悉除中官。帝曰："朕左右無可給使耶？"葉宗諤曰："陛下何惜康履？"遂命捕履，得於清漏閣承塵中。傅即樓下，腰斬履。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也？"帝使朱勝非縋樓下，曲諭之。傅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帝許諾，即下詔請太后垂簾。賊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張逵、時希孟言當為百姓社稷從三軍之請，通判杭州事章誼叱之曰："何可從三軍耶？"帝徐謂勝非曰："朕當退避，須太后命。顏岐曰："得太后親諭之，則無詞矣。"時寒甚，門無簾幃，帝坐一竹椅，既請太后，即起立楹側。太后御肩輿出，立樓前，二賊拜曰："望太后主張。"(大)[太]后曰："皇帝聖孝無失德，止為黃、汪所誤，已加竄逐，統制獨不知耶？"傅曰："臣等定議必欲立皇子。"后曰："今强敵在外，使吾一婦人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正彦等號泣固請。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傅請。"乞太后宣諭，太后猶不可。傅等語益不遜，太后還入門。帝遣人奏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詰二凶。"帝曰："當為後圖，事不成，死未晚。"是日，帝幸顯忠寺，太后垂簾降赦，以顯忠寺為睿聖宮，留内侍十五人，餘悉編置。

赦至平江府，張浚知有變，不拜。吕頤浩遺浚書，痛述事變，浚乃舉兵。張俊至平江，浚諭以起兵，俊泣奉命。傅欲改元，正彦欲遷都建康，乃改元明受。張浚遣進士馮

轓赴行在，抵書馬柔吉、王鈞甫，宜早反正，以解天下之惑。浚既遣轓，即檄諸路，約吕頤浩、劉光世會平江。辛道宗謂浚曰："賊萬一邀駕入海，何以為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奏道宗為節制司參議官，措置海船以備賊。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宫。又欲邀帝幸徽、越，張澈、勝非曲諭止之。

吕頤浩勤王兵至丹陽，劉光世引所部來會，韓世忠至平江，即欲進兵。浚曰："已遣馮轓甘言誘賊矣，投鼠忌器，不可太亟。"浚以世忠兵少，分張俊兵二千益之。傅等初聞浚集兵，未之信。及得浚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詔責浚郴州安置。浚得謫命，恐將士解體，紿曰："趨召之命也。"張俊發平江，劉光世繼之，頤浩、浚以大兵繼發。勝非召二凶至都堂議復辟，率百官三上表以請。

夏四月戊申朔，帝還宫，都人大説。徙傅淮西制置使，正彦副之。詔復建炎號。頤浩、浚軍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鋒力戰，俊、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詣都堂，趨得所賜鐵券，引精兵二千夜開涌金門遁。頤浩、浚引兵入城，世忠執王世修以屬吏，時希孟編管吉陽軍。

傅等至白沙渡，所過燔橋以阻官軍，屯衢、信間。世忠發杭州追擊賊，賊黨張翼斬鈞甫、柔吉首以降。賊寇浦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統制官馬彦博死之。賊乘勝犯中軍，世忠揮兵直前，正彦墮馬，生擒之。賊將江池禽苗翊降，衆悉解甲。傅棄軍，變姓名，夜遁，為建陽土豪所執，檻車赴行在。世忠軍還，俘傅、正彦以獻，磔於建康

市。

酈瓊，相州人。崛起兵火中，尚氣敢為。衆所推以其衆寇固始，劉紹先來援，知縣向宗輝納之。紹先登城，用强弩禦之，殺傷其衆。瓊降劉光世。

紹興七年，以吕祉故奔劉豫，豫授瓊官。及豫廢，兀术南侵，瓊與焉。瓊嘗語同列曰："瓊每見元帥臨陣督戰，矢石交集，免胄指揮，意氣自若，身不避難，將士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虚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為己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即覆亡，已為天幸，何能振起耶？"衆然之。元帥即兀术。

瓊又告兀术以宋事成敗，曰："宋任宰相秦檜，所謂亡國之大夫，兢兢顛覆是懼。吾以大軍臨之，彼君臣方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之鳥，可以虚弦下也。"金克亳州，瓊為守。再克，再為守。遷歸德尹，卒。

韓常，為苗傅將。傅敗，常走蘄州，知州王姓遁。常視軍貲及倉庫皆滿，悉封鎖之，榜示其下不得攘取，亦不許秋毫擾民。明日遂行，至仙居，值張用、王善遮路，乃就劉光世招安，光世令屯蘄州。時王姓已復入州治事，率官屬迎之，叙話甚歡，常自更名"世清"，號"小韓"。

朝命世清為蘄州鈐轄，令受劉文舜節制，世清不從。

乃制黄衣，請鈐轄趙令俊即位，以黄衣披之，令俊號呼褫衣乃止。劉忠聚兵京東，號"花面獸"。金人既退，忠犯蘄州，世清大破之。奪得一婦人，自言是柔福帝姬，遭劉忠無禮，及言宫闈事甚詳，世清信之，遂改館焉。

詔屯於徽州，黟縣潰卒馬吉擾於旌德、太平間，世清敗之。吕頤浩又令移宣州。李光制置淮西，過宣州，世清出城見之，光執以歸。

贊曰：二吴糾糾，敦壯決謀。血戰膺敵，以保西陬。賞延於世，垂名千秋。劉將家子，乘亂擁師。不見武功，亦無雄資。浮沉罔忌，榮身終始。玠、璘、光世傳俱增改，吴拱、張超、酈瓊、韓常等皆增入。

張俊楊沂中劉錡王德列傳第十

張俊 附 兀术自述至淮上事 侄子蓋
附 張宗顔 田師中 趙密

張俊，字伯英，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起於諸盜。靖康元年，金人攻太原，制置使种師中往援，金人以數萬騎壓之。俊時為隊將，進擊殺傷甚衆，請乘勝要戰。師中以日不利，急令退保。金人悉兵合圍，師中死之。俊與所部數百人突圍而出，且行且戰，再與敵遇，斬五百級。

金人圍汴京，高宗時為大元帥，俊勒兵勤王。高宗見俊英偉，擢後軍統制。建炎元年，中書舍人張澂自汴京齎蠟詔，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高宗問計，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高宗如濟州。開啟乾龍節，迫夜，有告欲俟元帥謁香劫以叛。俊曰："元帥不出，奸謀自破。"賊黎明遁，俊追殺之。二帝北遷，俊勸進，表三上。高宗至應天府即位，以俊為御營前軍統制。

帝如揚州，召諸將議恢復。俊曰："敵勢方張，宜且南

渡，據江為險。”從帝如臨安。苗、劉反，俊時屯兵吴江。傅等矯詔加俊四廂都指揮使，以三百人赴秦鳳，俊拒不受，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張浚語以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吕頤浩至，俊見之，亦涕泣曰：“今日惟以一死報國。”劉光世以所部至，俊釋舊恨。韓世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俱戰臨平。傅等兵敗，開城以出，世忠、俊、光世入城，見於内殿，帝嘉勞久之。拜浙東制置使。

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杜充棄建康，韓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帝如明州。俊自越州引兵至，兀术攻臨安，帝如温州，留俊於明州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舍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扞敵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金兵至城下，俊使統制劉寶與戰，兵少却。於是統制楊沂中、田師中、統領趙密皆殊死戰，守臣劉洪道率舟兵射其旁，大破之。

四年正旦，忽西風起，金人乘之，復攻明州。俊遣兵掩擊，殺傷大半，金人奔北，且請濟師。七日，敵再至。俊引兵趨入台州，明州居民去者十七八。改江南招討使。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殘亂之餘，孔彦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尤捍，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范宗尹請遣將致討，改俊江淮路招討使。

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間，俊聞命就道，急趨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賊決矣。”乃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為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為先鋒，楊沂中由上

流徑絶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河而陣，俊用沂中計，親以步兵當其前，與賊鏖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大敗，成絶江而遁。號俊為"張鐵山"，復江州。

俊引兵渡江，至黄梅，親與成戰。成據石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賊衆數萬俱潰，成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尉。

四年，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諜至，舉朝震恐，或請他幸。俊謂趙鼎曰："避將何之？惟向前進一步，庶可脱。當聚天下兵守平江，徐為計。"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郡非也。公但堅前議足矣。"遂以俊為淮西宣撫。瀕江相距逾月，敵將引去。俊遣王進曰："敵既無留心，必逕渡淮去，可速及其未濟擊之。"進往，敵果北渡，遂薄諸淮，大敗之，獲二將以獻。

五年，劉麟入寇，俊拒于泗州。麟犯濠、壽，俊率大軍鼓行而前，遇猊兵，與戰，殺獲略盡，降者萬餘人，猊僅以身免。七年，置司盱眙。其軍多擾民不戢，頗為民怨。俊與韓世忠入見，秦檜奏二將如兩虎，當各守藩籬，使寇不敢近。帝曰："正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耶？"金人請寢兵。賜俊"安民靖難功臣"，拜少傅，封濟國公。

兀术攻歷陽，俊遣王德先渡采石，俊宿中流。德拔和州，俊使趙密偃兵篁竹，出六丈河以分金勢。德與楊沂中、劉錡會兵，敗金人於柘皋。拜樞密使。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内所統兵，力贊和議，與檜意合。薦士大夫監司、

郡守者甚衆，雖劉子羽自謫籍起家，亦俊力也。進封益國公。初，檜以俊助和議，德之，故盡罷諸將，以兵權付俊。歲餘，俊無去意，檜使江邈論之，罷奉祠，進封清河郡王。

俊繼室故錢唐妓張穠也，改姓章氏，知書，凡俊文字，穠皆與之。柘皋之役，俊以書囑穠家事。穠答書云："今日宣撫不當念家，勉思報國，以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為法。"及俊還朝，以書奏之，帝大喜，親書獎諭賜穠，加封雍國夫人。

南渡後，俊握兵最早，屬立戰功。岳飛冤獄，俊助檜成其事。帝於諸將中眷俊特厚，然警敕不絶口，教其讀《郭子儀傳》，毋與民爭利。卒，年六十九。追封循王，謚忠烈。

兀术自述至淮上事曰："吾入盱眙，疑有重兵為阻。前鋒報曰：'淮南無一人一騎為備。已遣五千騎越淮，守龜山，截水造橋。'吾晝夜兼行，分步騎徑濟淮源，因觀宋新立龜山城寨，於臨淮分勢，就山為隘，若此聚糧屯兵，吾雖鐵心，未敢輕舉。宋有建城立勢之心，而無聚糧據守之法，此何用也？吾行至邵伯，行路狹隘，糧運不繼。將士忍飢，取魚蚌菱藕殺馬兼食。有言宋兵渡江來決戰者，吾謂得此大勢，尚無守法，安有智謀就敵？遂大言檄書於宋。是時，吾軍飢疲已甚，宋兵若至，當不擊自潰。不意宋即受檄定議，止淮為界。吾班師回，馬喪六七，人死居半。惜哉，宋軍機至此而不能決也！吾昔南征日，見宋用軍器妙者，不過神臂弓，次者重斧，無所畏。今付樣造之。"

俊姪子蓋。紹興三十二年，金人攻海州急，以子蓋為鎮江府都統往援，即日渡江。龔濤謂宜張虛聲攻淮陽，使之必救，則海州可解。子蓋曰："彼若不救如何？"乃取便道以進。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擊之，謂麾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遣張玘略陳，玘中流矢，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諸將繼之殊死戰，敵大敗，溺河死者半，遂解圍。金人復整軍來戰，子蓋再擊之，獲其車馬鎧仗萬計，授淮東招撫。卒，謚恭壯。子蓋藕塘、柘皋雖多奏功，未能出諸將右，惟海州一捷可稱云。

張宗顔，字希賢，延安人。偽齊挾金人攻宣化鎮，俊遣宗顔潛渡江，出其後襲之，不勝。俊庇之，以捷聞。偽齊人寇，詔俊解淮西急。張浚檄宗顔為後繼，與猊遇，大破之。八年，知廬州。敵數百騎抵城下，宗顔以騎百餘禦之，敵退。有至自淮北者，傳金人言曰："此張鐵山弟也。"卒，謚壯敏。

田師中，累立戰功，其妻乃俊子婦也。俊子亡，以婦適之，親如父子。柘皋之功，與王德皆授節鉞。

趙密，太原人。從張俊討任城寇李昱，俊輕騎先行，遇伏，密奔射斃數人，乃脱。金兵拔揚州，士民隨乘輿渡江，衆數萬。密露立水濱，麾舟濟之。金攻亳、宿，密從俊營合肥，出西路。時水潦暴漲，涉六晝夜始達。密與敵遇，敗之。明年，敵分兵攻滁、濠，密追擊之，命張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伏篁竹間。敵疑，宵遁。密引兵出六丈河，斷其歸路，又敗之。轉太尉，拜開府儀同三司，致仕。俄報金復攻淮，詔密為殿前都指揮使。初，敵聲言航海，

朝論選從官視舟師，徹禁旅防守。密不為動，迄如所料。

楊沂中　祖宗閔　父震

楊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嶧縣人。祖宗閔，父震。初，契丹之亡，其將小鞠靼西奔，招合雜羌十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郭宗閔領本道兵馬屢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震字子發，弓馬絶倫。平滅底河，賊據山為城，震先登，功第一。從折可求征方臘，襲黄巖，賊扼險拒守。震輕卒緣山背上，生得首領。

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靼驅幽薊。叛卒與夏人、奚人圍建寧，扣壁，語震曰："汝父奪我居，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汝軀命。"時城中守兵不滿百，震與戰士約，斬一級賞若干，官帑竭，繼以家人服珥。吏士感激自奮。越旬，矢盡力乏，城不守，與子居中、執中力戰没，闔門俱喪，唯長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

明年，宗閔亦死事於長安。存中魁梧沉鷙，少警敏，誦書數百言，力能絶人。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貴，焉用俯首為腐儒哉？"於是學孫吴法，善射騎。宣和末，山東河北群盜起，存中應募擊賊，積功至忠翊郎。

靖康元年，金人再圍汴京。存中從梁楊祖入援，後隸張俊部曲。上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召見賜袍帶。時元帥府草創，存中晝夜扈衛寢幄，不頃刻去側。帝知其忠謹，親信之。劇賊李昱據任城，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甲胄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污賊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存

中曰："此賊膽碎，即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

高宗南渡，從張俊守吴門。苗、劉之變，從俊赴難，尋為御前右軍統領。紹興元年，從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為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存中首破賊於玉隆觀，追至筠州。賊以衆十萬來援，存忠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當出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俊從之。存中夜銜枚渡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存中曰："降卒恐有變，非盡殲之不可。"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夜坑之。乘勝追至九江，成遁去。

二年春，進神武中軍統制。俊奏留軍中，上曰："宿衛乏帥，朕所選不可易也。"不許。遣中使宣押乃視事，兼提舉宿衛親兵。時中軍卒不滿五千，存中請拘神武卒借出於外者歸軍中，由是軍政寖修。六年，為密州觀察使。先是，張浚視師，謀渡淮圖劉豫，倚韓世忠為用。世忠圍淮陽，從浚，乞張俊將趙密為助，俊拒之。趙鼎語浚曰："存中武勇不減於密，盍令助之？"浚請於朝，於是存中以八隊萬人助世忠。

十月，存中與劉猊戰於藕塘，大破之。猊之初入也，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太平。賊衆十萬已次濠、壽間，浚命張俊拒之，使存中與俊合。既而與猊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前軍統制張宗顔自泗來，乘背擊之，賊

大敗。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即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捷聞，帝遣中使勞賜，謂宰執曰："卿輩始知朕得人也。"除殿前都虞侯兼領馬步帥。存中奏："祖宗置三衙，鼎列相制，今令臣獨總，非故事。"不允。

十年，金人渝盟，取河南。命存中為淮北宣撫副使，引兵至宿州。金人詭令人來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存中自將五百騎夜襲，黎明，不見敵而還，金兵伏歸路，存中奔潰。十一年，兀术耻順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存中以殿司兵三萬戍淮，與金人戰於柘皋，敗之。時張俊為宣撫使，存中副之，劉錡、王德皆在行。金人以拐子馬翼進。存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牆而進，諸軍鼓譟奮擊，金人大敗。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

俊與存中、錡先議班師，諜報金攻濠甚急，倉皇復白，俊邀錡會黃連埠，距濠六十里，聞城破。召存中、錡謀之，錡謂存中："何以處此？"存中曰："戰爾。相公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錡曰："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為後圖。"諸將皆曰："善。"遣人視敵，曰："已去矣。"俊自以為功，謂錡無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烟起，塵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存中以策麾軍，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存中渡江歸行在，加開府儀同三司，蓋録柘皋之功而掩濠梁之敗也。

十二年，拜少傅。以保傅為管軍，自存中始。存中在

殿嚴凡二十五載，權寵日盛。王十朋、陳俊卿等相繼以為言，罷為醴泉觀使，封同安郡王。金亮南侵，邊警日急，詔存中往京口守江。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唯命是聽，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金使復請和，存中請拘之江口，移書審問。若能歸我族屬，還舊壤，損歲幣，復白溝之界，則和議可從；不然，請斬其使，亟圖恢復。

隆興元年，王師潰於符離，復起存中為御營使。二年，金人再入關，議割和尚原畀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可以下兵秦雍。曩議予金人，吴璘力爭不從。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毋棄。"未幾，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都督江淮事。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為援。金兵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兵在揚州，或勸存中擊之，存中不敢渡，獨臨江固壘以老之。金尋請盟。

乾道元年，班師，復奉祠。時興屯田，存中獻私田在楚州者三萬九千畝。二年，卒。追封和王，謚武恭。高宗追念舊臣，為之出涕。帝假借諸將，眷存中尤深。存中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孝宗尤禮異之，常呼郡王而不名。存中以祖父死事請於朝，宗閔謚忠介，震謚忠毅，賜廟曰顯忠。又以家廟祭器為請，遂許祭五世，前所無也。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卒迎以歸。御軍寬而有紀，嘗以尅敵弓雖勁，而蹶張難遂，以意創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

中，遠人服其精。葺園亭於湖山間，高宗為書"水月"二字。所居建閣以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

論曰：中興異姓七王，張起於群盜，而楊爲將家子，其遇合寵榮，嘗在一處，始終又若一轍。蓋二人粗有猛略，本無雄志。悍鋭之意微，則進無可忌；安閒之念重，則退無可疑。朝廷安於寢兵，臣子便於縱欲，適足相合耳。噫！居功難於建功，享名不如享福。長沙及世，淮陰見夷，可不畏哉！

劉錡　父仲武　附　王權　王德　附　邵青

劉錡，字信叔，秦州成紀人。父仲武，為涇原將。夏人謀犯天聖砦，渭帥檄諸將會兵，約曰："過某日賊不至，即去之。"仲武請更遲一日，帥不悦，獨留仲武軍。敵果至，大敗去。累進榮州防禦使。副高永年西征，永年易賊致敗，仲武自劾，朝廷閔其力戰傷足，貸之。童貫招誘羌王征僕哥，收積石，仲武曰："降羌易耳，但河橋非倉卒可成，若稟命待報，慮失事機。"貫許以便宜。僕哥果約索質子，仲武遣子往，橋亦成。貫掩其功。徽宗訪得獲王者，召而勞之曰："永年不用卿言失律，僕哥綏定，卿力也。"問幾子，曰："九人。"悉命以官。仲武歷官至瀘州軍節度使，贈少保，謚威肅。

錡其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高宗即位，為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奇其才，以為涇原經略、知渭州。浚潰於富平，慕容洧叛，攻環州，浚命錡救之。未幾，金攻

渭，錡還救渭，已無及。貶秩知綿州。

紹興六年，帝駐平江。解潛、王彦兩軍交斗鬬，俱罷，命錡兼將之。十年，金人歸三京，充東京副留守。自臨安(沂)[泝]江絶淮，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敵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抵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渝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諜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時所部先鋒游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還，遣騎趨之，四鼓乃至，斂兵入城，為守禦計。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鋭為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敵立功。"

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勵。取偽齊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中。錡豫於城下設伏，擒二千户，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拒城三十里。"錡夜遣千人擊之，連戰，殺敵甚衆。

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褒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

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受圍四日，金兵益甚，乃移砦東村，距城三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盡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號，如市井兒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

兀术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錡募曹成等二人，諭："遣作間，第如我言，今置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佯墜馬。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善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炮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繘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

以書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為

浮橋於潁河上，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飲，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其將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术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术，兀术一動，餘無能為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閑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休，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兀术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

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以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摽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為錡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軍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术平日恃以為强者，什損七八，乃自擁衆還汴。捷聞，授錡武泰軍節度使、知順昌府。

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讙譁。終

夜城中肅然無鷄犬聲。兀术帳前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未幾，秦檜請令錡還太平州，出師之謀寢矣。

十一年，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皋，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錡命曳薪壘橋，遣甲士數隊沿橋卧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等軍俱至。翌日，兀术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將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噪。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于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錡駐和州，得旨，引兵歸太平。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嫉之。故柘皋之賞，錡軍獨不與。

居數日，濠州告急。俊與沂中、錡援之，距濠六十里，城已破。沂中欲進戰，錡曰："不如退師據險，徐為後圖。"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曰："得城遽退，敵必有謀，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直趨濠州，果有伏，敗還。遲明，錡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錡軍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曰："楊宣撫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語俊："無恐，錡請以步卒御敵，宣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

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覆以待之。俄而俊至,曰:"諜者妄也。"錡與俊益不相下。

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槊上,餘皆逸。錡見俊,俊怒曰:"我為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但斬劫砦賊爾。"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砦。"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錡為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於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説,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詔提舉太平觀。

錡鎮荆南凡六年,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閑。乃命復帥荆南府。江陵縣東有黄潭,有司決水入江以禦盜,由是夏秋漲溢,荆、衡間皆被水患。錡始命塞之,斥膏腴田數千畝,流民自占者幾千户。

三十一年,金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以兵駐清江口,金人以毡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没者鑿沉之。金萬户高景山攻揚州,錡遣員琦拒於皂角林,陷圍力戰,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先是,金人議留精兵在淮東以禦錡,而以重兵入淮西。大將王權違錡節制,不戰而潰,自清河口退師揚州,以舟渡真、揚之民於江南,留兵屯瓜州。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渡,又令李横以八千人固守,錡遂還鎮江。

葉義問督師江淮,見錡病劇,以李横權錡軍。義問督

兵渡江，衆不可，義問强之。金人分兵東出江皋，逆趨瓜州，横、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錡使人持黄、白幟登高山望之，戒曰："敵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黄幟。"是日二幟舉，逾時，錡曰："黄幟久不舉，吾軍殆矣。"憤懣病益甚。

督府參贊虞允文自采石來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嘔血數升而卒。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亮之南也，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答之，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

王權者，故丁進部曲。進反，韓世忠縛其下百餘人，皆殺之。次至權，段恩勸世忠釋而用之。恩固世忠舊帥也。

及金亮至壽春，王權全師屯廬州，獲金探者，權醉之酒，問知敵騎實數。權怖曰："不可當也。"遂退屯和州，復棄和走渡江，和城中糗糧器械盡委於敵。敵乘勢奔突，軍民自相蹂踐，爭渡江，溺死者無數。將士憤怒，皆罵權不戰誤國。潰兵抱蘆束葦渡江，生者十無四五。

金萬户蕭琦取路滁州瓦梁橋，阻渡，執居民歐大問之。歐恐其(折)[拆]民屋結筏，因言自竹崗鎮到六合，可免兩渡。金人從之，迂路半日，居民悉得奔竄。敵徑至真州，邵宏淵醉不能戰，命三將拒之，金人矢下如雨，俱死。宏淵毁閘板，奪舟以逃。金人不入城，徑攻揚州，揚民傾城而奔。

劉錡出南門，退軍七里，護送輜重於瓜洲。金人來爭瓜洲，劉錡留劉汜塞瓜洲渡。金人燒瓜洲驛亭，李横方迎戰，劉汜提兵先走，横孤軍不能當，亦却。金鐵騎掩至，軍多没於江，江南人望見，皆失聲而哭，響振天地。後得魏友之屍於湖中，王方之屍於柳林中，皆金瘡被體。

劉汜，錡姪也。習膏粱氣味，每洗面，用澡豆、玉女粉之類六七品，凡奉其身皆稱是。錡狃於順昌之勝，欲功名萃於一門，效謝安之舉元，而竟以非才誤事，錡深恨之。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人。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古。會金人入侵，古軍懷、澤間，遣德諜之，斬一將而還。古曰："能復往乎？"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偽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人，衆愕眙莫敢前。古械姚獻於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時遂呼德為"王夜叉"。

建炎初，改隸劉光世。光世討李成，德以百騎覘賊至蔡州上蔡驛口橋。賊疑為誘騎，擁衆欲西，德麾騎大呼曰："王師大至矣！"賊駭遁，追殺甚衆。成奔新息，收散卒復戰。賊見光世張蓋，行陣不介胄，知為主帥，併兵圍之。德突圍擁光世還，軍遂擊敗。成遷前軍統領，屯天長。金人攻揚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會叛將張昱圍和州，太守張績求援於德。德兵傅城下，賊不意其至，接戰，斬昱，俘其兵騎萬數。光世謀討苗、劉，謂德曰："江都之擾，諸軍不竄即盜，公可仗義夜涉大江，徇國急變。"遂以軍屬光世。

會苗、劉走閩中，詔德追擊，隸韓世忠。德欲自致功

名，而世忠必欲德為之使，遣親將陳彦章邀德於信州。彦章拔佩刀擊德，德殺彦章，尸諸市。德既斬苗瑀，世忠訟其擅殺，下臺獄。侍御史趙鼎按德當死，帝特原之，編管郴州。時光世屯九江，以便宜復德統制，遣平信州。賊王念經行次饒州。會賊劉文舜圍城，德至，文舜請降，德納而誅之，自餘不戮一人。謂諸校曰："念經聞吾宿留，必不為備。"倍道而趨，一鼓擒之，獻俘於朝，詔還舊秩。

光世鎮京口，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恃以自强，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真揚數郡。既而遇敵於揚州，有被重鎧突陣者直前刺德，德揮刀迎之，即墮馬，衆褫駭，因麾騎乘之，所殺萬計。

紹興元年，與秀州水賊邵青戰於崇明沙。諜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先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三年，光世宣撫江淮，當移屯建康，命韓世忠代之。德從數十騎逆世忠，徒步立道傍，抗言曰："擅殺陳彦章，王德迎馬頭請死。"世忠下馬援其手，曰："知公好漢，向來纖介，口足置懷。"乃設酒盡歡而別。

六年冬，劉麟及猊分道入寇。楊沂中及德等分兵禦之，大敗猊兵於藕塘。七年，駐師合肥，會光世罷宣撫，詔德盡護其衆。八年，命隸張俊十年，解潁昌圍，俊檄德就取宿州，偽守馬秦、同知耶律温以三千人阻汴邀戰，德策馬先濟，遥謂賊曰："吾與金人大小百戰，雖名王貴將，莫不糜碎，爾何為者？"馬秦、耶律温馳入閉門城守。德叱其子順先登，秦率温降。德乘勝趨亳州，俊會於城父。時叛

將酈瓊屯亳，聞德至，曰："夜叉未易當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策功第一，封隴西郡侯。

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兵守南岸，德曰："淮為江蔽，棄淮不守，是唇亡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宜及其未濟急擊之。若遲之使稍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德請益堅，曰："願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皋，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帥皆集，惟張俊後至，統制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幾會，復何待！"徑上馬。兀术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敵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將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牆而進，敵大退。

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拜御前都統制。二十五年，卒。二子琪、順亦以驍勇聞。

邵青、丁立並以舟師擾楚、泗間。杜充招之，以青為水軍統制。宗弼始渡江，青往來江中，舟船漸聚，衆亦數萬。有魏曦者寓金陵，青得之，以為謀主。

張俊討李成，令青聽節制。青至池州，復回蕪湖就糧。蕪湖久苦青擾，不喜其復至，太平知州郭偉拒之，曰："邵統制已奉劄收李成，安得復回？"青怒，攻之，舟數十艤入姑溪河蓮藕山，至采石三湖口，其黨單德忠、閻在分布

開河，斷援兵來路，青砦於城下，驅百姓填叠幔道，怠者殺之，並其尸叠路。一日，幔道與城相平，下瞰城中，將孕婦剖腹取胎，以卜吉凶。晝夜力攻，偉固守不動。偉以計行間，青殺魏曦，拔寨下水去。劉光世招之，青悉舟行至鎮江，不泊，奪海舟徑入海，駐崇明。密遣人布釘於泥港，朝命王德討之，官軍爭途而過，盡死於泥中。青語德曰："太尉可速歸，我扼津口，則糧絶而自斃矣。"

德因勸其歸朝，青言軍中犯法者恐不自安。德許其降。黄榜安衆，為之請於朝，遣二人賫以往。榜文中有"水賊邵青勢困，恩降免死"語，青大怒，不納。其妻詈之。諸將晨謁，青方圍坐。單德忠於坐斫閽在，曰："不肯歸朝者例此！"因勸青納兵贖罪，青從之，德忠即通款狀於官軍。

贊曰：張、楊驍武，血戰之餘，寵禄壽終，亦天所儲。矯矯錡、德，將帥之特。忠能兼至，威略可式。有王不王，異哉報食。田師中、趙密、王權、邵青增補入。

趙子崧等列傳第十一

趙子崧 附 子砥 子晝 子瀟 令衿

趙子崧，字伯山，太祖六世孫，禮部奏名第一，賜進士。宣和中，方議平燕，子崧以保民固鄰為請。郭藥師來朝，子崧私語李邦彥曰："藥師瞻視非常，宜分燕地封諸降將，許其世守如折氏，尚可紓禍也。"未幾，知淮寧府。

金師南下，子崧諜鄰郡治兵相援。俄聞二聖出城，四鄰皆陷，子崧誓(插)[歃]血保全孤城。邦昌僭偽，移書訶斥，使其反正。并以書曉王時雍，辭指激切。以蠟彈赴大元帥府，請移南京。又續探東京敵退事情申報，累札勸進。高宗即位，子崧論列時雍等十人罪，乞正典刑，汪、黄忌之，改鎮京口。纔十旬，趙萬反，子崧重傷，退保江岸，上章待罪。

初，昌陵復土，司天監苗昌裔謂人曰："太祖後當再有天下。"子崧習聞其説。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辛道宗求得其文，上之。帝震怒，不欲暴其罪，坐以前擅棄

城貶南雄州安置，卒。

子砥，藝祖後。北遷至燕山。久之，欲遁歸，乃遣其徒朱國寶、王孝安至中京，求得上皇宸翰，懷之以歸。建炎二年，至行在，子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啗虎以肉；食盡，終必食人。若設陷井待之，庶能制虎。"已而賜對稱旨，命知台州，卒。

子棣，元祐進士，汝州太守。金人破荆、湖，獨能保境土。李綱言於朝，遷寶文閣。

子晝，字叔問，燕王五世孫。少警敏强記，工書翰。充《詳定九域圖志》編修官。建炎四年，遷尚書左司員外郎兼權貨務，歲收茶鹽香錢六百九萬餘緡。試太常少卿，集《太常因革禮》八十篇為二十七卷。上言復春分祀高禖禮。遷徽猷待制、樞密都承旨，以公族為侍從及都承旨用文臣，自子晝始。衢、嚴、信、饒之民生子多不舉，子晝請禁絶之。奉祠，卒。

子瀟，字清卿，秦康惠王後。家貧力學，登宣和進士，調真州刑曹掾。與守爭獄事，解官去，改衢州推官。胡唐老奇其才，任之屬。時多故，子瀟佐唐老繕完城具。苗、劉兵至城下，不能攻。累官户部郎中，總領江淮軍馬錢糧。諸司饋禮，月以千緡，悉歸之公帑。除兩淮轉運。

朝廷遣人撿沙田蘆場，欲概增租額，子瀟以承置易冒占力止之。時議者言田之並太湖者被水患，宜分導諸浦注之江，詔子瀟往案視，還言："太湖當數州巨浸，豈松江一川所能獨泄？昔人於常熟北開浦二十四以達大江，又

開浦十於崑山東南以入海，今皆湮塞，宜加疏浚。"從之，遂浚常熟東栅至雉浦，疏福山塘北注大江，水患用息。

知臨安府，吏不能欺。禁權家僦人子女為僕妾者。金人議和，子潚謂事情叵測，宜以軍禮待之。孝宗嗣位，志圖恢復，子潚練兵，習為鵝鸛魚鹿陣，上觀於便殿，嘉之。移沿海制置使，臺諫王十朋、王大寶抗疏留之，帝曰："朕委以防海，行召還矣。"初，海寇以賂通郡胥吏，吏反為之用，匿其踪迹，賊遂大熾，商舶不通。子潚以禮延土豪，俾率郡胥分道入海，告之曰："用命者賞，不則殺無貸。"胥衆震恐，爭至賊處，悉禽獲，海道遂平。

移知泉州，吏有掠民女為妾者，其妻妒悍，殺而磔之，貯以缶，抵其兄興化掾廨中。妾父詣郡訴吏，不決。子潚訪知狀，亟遣人往興化，果得缶以歸，獄遂決。其發摘概類此。六世孫師櫝。

令衿，燕懿王元孫。寓居三衢。嘗會賓客，觀秦檜家廟，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教官莫汲訴其謗訕，御史董德劾之，下獄，按驗無狀。檜必欲殺之，因趙鼎子汾過衢，令衿厚贐之，捕汾下大理獄，俾汾自誣謀逆，令衿預焉，獄上，檜病不能省，乃免。

趙士褭 附 士晤 士跂 士𡺾 士䁯 不群 叔近 叔向 不尤 子植

士褭，字立之，鄆康孝王仲御第四子。有大志，好學，善屬文。黄潛善等用事，士褭論其誤國，潛善斥之。會苗、劉作亂，士褭易服入杭，以蠟書遺張浚、呂頤浩，勉其

同濟國難。傅等怒浚，浚坐謫，復遣浚書，謂朝廷無他意，俾賊勿疑耳。事平，除大宗正事。

金人既歸河南、陝西地，命士儴謁陵寢，遂入柏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還，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數言事忤秦檜，及岳飛被誣，士儴力辨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飛無他。"檜大怒，諷言者論士儴交通飛，遂奪官，謫居於建十二年而薨。帝哀之，追封循王。

士晤，字公美，濮安懿王曾孫。天資警敏，兒時，儼如成人。比弱冠，從上皇北遷，次洺州東，與諸宗室議欲遁還據城。謀未就，而金人圍合，皆散走。士晤乘驢西亡，夜半盜敗驢去，徒步疾趨，遲明抵武安酒家，語人曰："我皇叔也。"邑官聞之來謁，資以衣冠鞍馬。因募得少壯百餘人，從至磁州，招集義兵，以解洺圍。旬日間，得勝兵五千人，歸附者數萬。

時洺州守臣王麟欲降敵，軍民怒殺之，推統制韓一為主。士晤夜半薄城下，力戰破圍。翌日入城，部分守禦。敵治壕塹、樹鹿角，示以持久。士晤礪將士死守，飛火炮碎其攻具，以計生得其首領，敵乃解圍去。以功遷權知洺州。建炎二年，金人再攻洺，糧盡援絶，衆不能守，乃擁士晤出城。詔赴行在，遷知南外宗正事。

時泉邸新建，向學者少，士晤奏宗子善軫文藝卓絶，衆所推譽，乞充文解，由是人知激勸。卒，謚忠靖。子不流，歷臨安、紹興帥，有治聲。

濮王後有士跋者，吉州團練使。靖康之難，間道遁

去，居邢州，結上豪，將舉事。謀泄，金人殺之。贈保寧節度使，謚忠果。

士嵫，太宗五世孫。建炎初，隆祐太后幸洪州，敵奄至，百司散走。士嵫至一大船中，見二帝御容，負以走。遇潰兵數百，同行至山中。衆欲聚為盜，士嵫出御容示之曰："盜不過求食為朝夕計耳，孰若仰給州縣。士嵫以近屬，諭之必從，則今日不饑餓，後日不失賞，一舉而兩得也。"衆聽命，乃走，謁太后虔州。會虔州民作亂，鄉兵在外為應，與官軍相持。士嵫詣執政，謂："當請太后急肆赦，人知免死，庶可安集。宜急諭城中，城中定，則外寇可弭。譬如服藥，心腹已安，外禦風濕乃餘事耳。"赦下，城中遂定。

士靖，太宗之後。從上皇俱北遷，乘間變姓名入僧寺中，落髮、衣僧衣以行。抵會稽，扈駕循幸，奉朝請而卒。

不群，太宗六世孫。靖康初，宰濟南章邱縣。縣當山東、河北之衝，不群募效用五千人，增城浚濠，為戰守備。敵攻圍兩月，不能下。知廬州。鄜瓊叛，擁不群北去，尋釋之以歸。帝召見，問瓊叛故，不群曰："由劉錡除制置，瓊等以為圖己，兼撫諭後時，故叛。"累遷兩浙轉運，卒於官。

叔近，悼王元孫，榮良公克類之子也。建炎元年，差權兩浙提刑。

(抗)[杭]卒陳通反，叔近招通，通聽命。乃以素隊數十人入賊寨，衆猶不解甲，叔近置酒，推誠待之，遂皆服。叔近奏："通初無叛心，止緣葉夢得賞不時給，遂至紛爭，

今已就招，請赦其徒。”帝許之。臺諫皆言不可，遂寢。叔近還秀州，已而王淵兵至杭，詐傳呼云：“趙秀州來。”通郊迎，淵遂誅之。

初，淵在汴京，狎娼周氏，周氏後歸叔近，淵銜之。乃誣叔近通賊，奪職，以朱芾代之。芾殘虐，軍民怨憤。卒徐明率衆囚芾，迎叔近。叔近不得辭，因撫定之，請擇守於朝。奏未達，朝廷命張俊致討。俊，淵部曲也。辭行，淵謂之曰：“叔近在彼。”俊諭意，領兵至郡，叔近出迎，俊叱令置對。方操筆，群刀遽前，斷其右臂，叔近呼曰：“我宗室也！”俊曰：“汝既從賊，何云宗室！”語未竟，已折首於地。徐明等見叔近死，遂反戈嬰城，縱火驅掠。翌日，俊斬關入，捕明等誅之，取周氏歸於淵。紹興九年，御史言叔近之冤，贈集英殿修撰。

叔向，魏王之系。京破時，潛出之京西。金人退，入至都堂，叱王時雍速歸政，置救駕義兵。後為部將于渙上變謀為亂，詔劉光世誅之。

不尤，有武功。靖康之難，與王明募義兵，與金人戰，雄長河南北。盜皆避其鋒，曰：“此小使軍也。”高宗即位，引衆歸，從岳飛平湖寇。飛死，檜奪其兵。

子植，燕懿王六世孫。幼警悟，為蘇軾所賞。歷河南少尹。時治西内有幹材，漕使宋昇器之。徽宗屢興土木，子植每董其役。避金難，奔荆南。潰兵祝靖破荆南城，子植泣説之宜亟還取功名。翌日，皆北行。再知西外宗正司。三京新復，除京畿都轉運使。以疾辭，卒於家。

趙令峸　趙士㦂 附 不試 叔憑 訓之 聿之 師櫝

令峸，燕懿王元孫。建炎初，知黄州。賊張遇過城下，招令峸。度不能拒，出城見之，遇飲以酒，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勿殺軍民。"遇驚曰："先以此試公耳。"更棄酒沃地，地裂有聲。群賊皆重令峸器識。令峸以妾贈遇使退，乃引軍去。金人聞太后在南昌，欲邀之，徑圍黄州。時令峸以艱主在道，郡卒得金人木笴鑿箭，浮江告急。令峸疾趨，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翌日，城破，金人欲降之，罵不絶口而死。謚愍忠。

士㦂，太宗後。為淮南兵馬鈐轄，駐壽春。劇賊丁一箭衆號十萬來攻城，郡守不知兵，凡備禦之策悉委士㦂。士㦂選壯士數百人，夜開城門，出其不意，擊走之。李成遣馬進圍九江，守臣姚舜明與士㦂禦之。進攻城益急，士㦂竭力捍守。時城中罷卒僅數(干)[千]，捍賊百餘日，城中食盡，舜明棄城去，士㦂獨糾合部曲餘民守城。城破，衆號呼曰："毋殺我趙鈐轄！"賊欲官之，士㦂裂帛書示諸子曰："我義不苟合，汝輩得出，為我雪耻！"遂仰藥卒。

士醫，秀州兵馬都監。兀术至，死。士真，權知信陽軍。劉滿至，死。士遵，守江州。馬進作亂，遇害。

不試，太宗六世孫。建炎元年，知相州。初，金人來割地，不試固守不下。明年，金人大人，州久被圍，軍民無固志。不試謂之曰："不試宗子也，義不降，計將安出？"衆不應，不試知事不可為，遂登城與金人約勿殺，許之。既啟門，乃納其家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以土。

州人皆免於死。

伯振，燕懿王七世孫。為鄭州司録，守禦有功。金人圍鄭州，八日城破，率兵巷戰，遇害。

叔憑，建炎間任陝州都監。金人圍州既久，援兵不至，叔憑子官盧氏，遺以蠟書曰："人臣當死國難，況我近屬，可辱命耶？"死之。

叔皎，為德州兵馬都監。金人圍城，力戰，被擒，不屈，死。時通判王湝等五十一人俱死，無降者。

訓之，秦悼王五世孫。知吴縣。朱勔怙勢役州縣，嘗執數輩詣縣請治，訓之悉縱之，忤勔，移疾去。宣和末，盜起河北，訓之屢與人言："契丹舊盟未可渝，金人新好未可恃。"建炎三年，知永豐縣。孟太后避地虔州，統制杜彦叛，將犯永豐，訓之簡兵取間道繞賊後，又設伏誘賊，殲其衆。會賊别校繼至，官兵未成列，訓之被害。謚忠果。

聿之，安定郡王叔東子。建炎中，金人圍潭州，帥臣向子諲率衆守城，聿之隸東壁。子諲循城，謂曰："君宗室，不可效他人苟簡。"聿之感慨流涕。金兵登城縱火，子諲遁去，城遂破。聿之巷戰，死。賜號忠節。

師橚統卒戍尤溪備敵，大書於旗曰："不與敵俱生。"敵至，師橚身為先鋒，戰十餘合，所乘馬適陷田中，敵斷其左臂，師橚以右手拔劍背刀斬七級，力盡，仰天大呼曰："師橚報國死於此矣！"遂没焉。尤溪民為立廟。

趙不忌　附　善俊　善譽

不忌父士圃，從上皇北遷。不忌，紹興末進士，歷永

州通判，録靖州獄，平反數百人，靖人繪像祠之。知開州，以鹽井羨餘代民輸，民絶鬬爭，夜户不閉。諸司交薦，以比古循吏。轉夔州轉運判官，開人遮城門，不得行。黎州青羌反，朝命攝制司。不恳檄諸蕃郡：生獲吐蕃一人，賞十縑；殺一人，二縑。於是邛部首領大破吐蕃於漢源，斬萼束畜列首來獻。凡十六日而平，改江西路。廷臣薦其賢，授右監門大將軍，知大宗正事，非常制也。

不恳以文行訓族，奏新學宫仿太學校定法，置自訟齋，使有過者讀書其中，人人感勵。卒，贈崇國公。不恳好言天下事，其□王扑(王)[不]宜揀選諸路軍，王友直不可為副都指揮，尤人所難言者。

善俊，不衰子。紹興進士。知廬州。江、浙饑，民麋至，善俊括境内官田給之，貸牛種，僦屋以居，流者如歸。孝宗時，日中有黑子，地屢震，善俊每獻言。孝宗英武獨運，缺相累年，善俊極言相位不可虚。

善譽，不倚子。乾道初，試禮部第一。調昌國簿，攝邑事，勸編户裒金買田，以助昏葬。累遷潼川路轉運判官。宗子寓屬者，即郡庠立學教之。引年乞祠，歸處一室，以圖書自娱，卒。善譽居官廉靖，多所著述，邵雍、朱熹嘗取其《易説》云。

趙孟堅 附 孟頫

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居嘉禾。善筆札，工詩文，多藏金石名蹟。畫梅竹水仙，時人珍之。東西薄游，必挾所有以自隨，所至人知為米家書畫船也。景定庚申，客輦

下，會菖節，好事者邀飲湖山。子固脱帽以酒晞髮，歌《離騷》。暮入西泠，指最幽處，瞪目絶叫曰："此董北苑得意筆也。"有舊藏五字不損褉叙，子固善價得之。夜泛舟，歸至霅之弁山，風覆，子固持帖立水中曰："蘭亭在，無憂也！"題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後終於提轄，身後有嚴陵之命。

族弟孟頫，字子昂，秀王伯圭之後，居湖州，以書法稱雄一世，畫入神品。入元，世程鉅夫薦之，及見世祖，使坐葉李上。累官學士承旨，事成、仁、英三朝。追封魏國公，謚文敏。補入。

趙汝談　汝譡　希鎧　彦吶
善湘　與懽　汝騰　希言　彦橚

趙汝談，淳熙進士。嘗從朱熹訂疑義十條，熹嗟異之。佐趙汝愚定大策，欲擢以詞垣，力辭。汝愚去，其弟汝譡上疏乞斬侂胄，兄弟罹黨禍斥，以李璧薦召試館職。吴曦叛，或請進封為王，汝談呼曰："欲王曦者可斬！"遂以言去，通判嘉興，與王介、柴中行稱一時循吏。

金人内變，獻料敵、籌邊二策。後河南久為金守，宋邊臣無肯任事者，其言大驗。以疾乞祠。言者謂其傲睨軒冕，乃杜門著述。改秘書少監。時集議出師，汝談力阻不得。既而三京收復，獨有憂色。後始服其先見。兼崇政殿説書，因講《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優柔不斷，而業遂衰。宰相以京軍變乞貶秩，汝談草各詔，謂貶秩易，審舉措難。宰相不悦。

以老祈免，章四上，五辭權給事中。及卒，轉四官。汝談天資絶人，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册。

趙汝讜，少不羈，嘗服短後衣，葉適過其家，見之曰："名家子安可如是？"汝讜慚絶，折節讀書，與汝淡齊名，天下稱為"二趙"。侂胄黨胡紘再攻汝愚，言讜兄弟為之畫策，斥使去國，坐廢十年。登嘉定進士，累官司農丞。與史彌遠不合，請外，再遷江西提刑，治大姓辛氏獄。知温州，卒。自言臨難當如朱虚，立身當如子政。

趙希鎧，慶元進士。學於陳傅良、徐誼。調汀州司户。峒寇將至，郡議守城，希鎧下坐無一語，守異而問之，希鎧曰："守城非策也，當悉精鋭扼古城關耳。"守即以付希鎧。至關分畫粗定，而寇至，復羸師以誤之。夜半，賊銜枚突至，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

升本管推官，調主管夔州路。疏大寧鹽井利病，遷大宗正丞。輪對，言："今日多事之際，未有辨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為重，以刻薄為舉職，以無可否為識體。閫寄重任也，以大言為有志，以使過為知恩。臣非敢厚誣天下人，直謂選擇器使未當耳。"理宗即位，以公族加厚，累昇節度使，封信安郡王，卒。希鎧風資凝重，居官祁寒盛暑未嘗褐告。

趙彦吶，彭州人。結士殺吴曦偽守禄禧，由是知名。安丙檄使守西和，再戰却敵。募民耕守，甚得時譽。及崔與之代丙，謂必誤事，奪其節制。寶慶元年，移帥興元。鄭損棄四州，力爭不可，罷歸桂如。淵代損，起副使升正使。丞相鄭清之趨其出兵入洛，不從。汪世顯求内附，彦

吶力請，清之亦不從。金人大入三泉，彦吶敗，貶。史嵩之留之江陵，卒。

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慶元進士。累官寶章閣待制、沿海制置使、知建康府。及戮李全，以露布聞，進兵部尚書。善湘見范葵進取，有請必應，范葵亦讓功督府。善湘季子汝謀，史彌遠壻也，故奏報無不達，以平閩寇功轉江淮安撫制置，累進大學士，封天水郡公。帝手詔求所解《春秋》。致仕，卒。所著有《周易説約》等書。

趙與懽，燕懿王八世孫。嘉定進士。累遷宗正少卿、浙西安撫使。有以刑罰術數言於帝者，與懽言："導民有本，如臣待罪天府，豈遽能及民？惟其真實相孚，待以不擾。數月，而庭訟彌寡，人心本善，有感必從。凡厲以威、待以術者，非知本之論。且朝令夕改，非以示作新；旁蹊曲徑，非以肅紀綱。"帝為悚然。

每言："士大夫口仁義而身市井，率以欺君為常，肥家為樂。臨事乏使，而小人得從旁竊取官爵矣。"疏："請用恬退質直之士，又絶躁競浮靡之習。必思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陛下始。"大風雷數見，因具陳邊事，遷吏部尚書，力求歸田。會潮汐齧堤，執政道帝意留之使治，授端明殿學士、浙西安撫使。江堤事竣，力求罷，出關，遣使趨還。

歲饑，民相攜溺死。與懽奉詔，涕泣勸諭，都人相謂與懽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畢集，力求納禄。即日絶江去，帝為悵然。與懽三為府尹，盡力民事，都人稱趙端明，必曰："佛子也。"久之，以侍讀召進《春秋解》，升大學

士。史嵩之將復相，帝以問，與懽言："嵩之老師費財，私暱貪富，過立名譽，不宜復用。"日食，應詔，言事益切。

月賜內帑，辭不取，帝書"安貧樂道，植節秉忠"字以賜。拜少傅，卒，遺表不忘規正。追封奉化郡王，謚清敏。斂之夕，金帶猶質民家錢云。

趙汝騰，系出太宗，居福州。寶慶進士。自籍田令試館職，歷遷工部尚書、權中書舍人兼史職。嘗見理宗，云："前後奸諛之臣，傷善害賢，自取穹官要職。興利之臣，移東就西，順適宮禁，自遂溪壑無厭之欲。陛下私惠群小之心，可以息矣。"又言："陛下有用君子之名，無用君子之實。"拜翰林學士、知制誥，辭歸故里。累召，力辭。知南外宗正事，復以內祠兼學士承旨，卒。

趙希言，惠王令廣元孫也。淳熙進士。歷知臨安縣。臨平堤決，親捧土投石，兵民爭奮，堤成。因築重堤，後不復決。遷樞密編修官兼右司，言諸將宜諭以戰為守，毋以守為守。累遷樞密檢詳，為宰屬樞椽凡六年，奉祠，卒。

趙彥橚，訓之孫也。進士。累官監，登聞檢院。韓侂胄柄用，朝士悉趨其門，彥橚嘆惋。出知汀州。侂胄死，詔檢詳士大夫與兵議者。彥橚嘆曰："士方以偽學廢，今又以兵端斥，苟欲錮，何患無名。"每見帝，言才難。遷湖廣總領。舊士卒物故者，大將不落其籍，而私其月請。彥橚置別籍稽核之，挂虛籍者贏三萬，比去，餘七百萬，而諸路積逋猶四百萬，盡蠲之。至寶謨閣待制。

贊曰：子崧斥僭，士褒保功。令成定賊，不恩破戎。談、鎧、懽、騰，事事納忠。宗盟之寶，無忝祿榮。

許翰等列傳第十二

許翰　許景衡　李邴　沈與求　張守　張慤　李彌大　洪擬　胡交修　劉珏　滕康

許翰，字崧老，襄邑人。宣和中為給事中，以書抵時相，請罷雲中之師，修邊保境，與民休息。高麗入貢，調民開運河，民間騷然。中書舍人孫傅論高麗於國無功，不宜興大役，傅坐罷。翰謂傅不當黜，時相怒，落職，奉祠。

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改御史中丞。种師道罷，翰言："師道名將，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且金人此行，存亡所係，令一大創去，則中原可保。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宜起師道邀擊之。"不聽。擢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出知亳州。

高宗即位，用李綱薦召拜尚書右丞。宗澤論車駕不宜南幸，劾黃潛善等，潛善請罷澤，翰極論以為不可。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

留無益。"力求去。時潛善奏誅陳東，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予祠，復以言者落職。

紹興元年，復資政殿學士，卒。翰通經術，正直不撓，以薰猶異味，斥逐而死。所著書有《論語解》、《春秋傳》。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宣和六年，遷殿中侍御史，論事忤王黼意，又論童貫貪繆數十事。朝廷既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奏："財用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員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夤緣僥幸，干請無厭，宜即以祖宗之制省去之。"為王黼所中，去官。

欽宗即位，遷中書舍人。李光、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為辨白，坐落職，予祠。高宗即位，除御史中丞。時宗澤為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欲逐之。景衡奏曰："澤威名政事，卓然過人。臣以為去冬京城內有赤心如澤等數輩，禍變未至如是之酷。未可較其小短，而忘其盡忠徇國之節。且開封廟社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識搢紳中有加於澤者乎？"疏入，帝大悟，封以示澤，澤乃安。

杭州叛卒陳通作亂，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降之，請授以官。景衡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倒置莫此為甚。"卒奏罷之。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間極論。潛善等以景衡異己，共排沮之。初，李綱議建都，主南陽之議。景衡奏："南陽無險阻，不若建康天險可據。"潛善欲傾綱，南陽之議遂格。至是，諜報金人攻河

陽、汜水，景衡又請幸建康。已而有詔還京，遂借渡江之議罪之，罷予祠。

至瓜州，得暍疾，及京口，卒。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既没，高宗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

李邴，字漢老，任城人。累官試中書舍人。北方用兵，酬功第賞，日數十百，邴辭命無留難。苗、劉之變，迫帝遜位。帝顧邴草詔，邴請得御札而後敢作，朱勝非請降詔赦邴就都堂草之。初，邴見苗傅，面諭以順逆禍福，且密勸殿帥王元以禁旅擊賊，元不能用。即詣政事堂白朱勝非，適正彦及其黨王世修在焉，又以大義責之，人為之危，邴不顧也。邴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張守分草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一日而具。未幾，改參知政事。帝幸江寧，太后六宮往豫章，命邴權知行臺三省樞密院事。

紹興五年，詔問宰執方略，邴條上戰陣、守備、措畫、綏懷各五事。戰陣之利五，曰出輕兵、務遠略、儲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略謂："關陝為進取之地，非遣大臣不可。吕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為大將。今又有吴玠、岳飛出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衆統師各兩三人，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一隊，毋隸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玠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算，使自為戰而已。慎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他道、講遺策、

列長戍。大略謂："江浙為今日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古之名將，内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誠得如祖逖者，舉淮南付之，使自為進取，而不至虚内以事外。臣度敵人他年入寇，必先以一軍來，自淮甸為築室反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吴、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支右吾之策。"

措畫之方有五，曰親大閲、補禁衛、講軍制、訂使事、降敕榜。略言："和好決不可恃，然二聖在彼，不可遂已。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舉成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宜降敕榜，明著其罪，曉諭江北士民。"

綏懷之略有五，曰宣德意、先賑恤、通關津、遣材能、務寬貸。邨閒居十有七年，卒。謚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

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累遷監察御史。帝在會稽，或勸幸饒、信，有急則入閩。與求以為今日根本正在江、浙，宜進都建康，以圖恢復。論范宗尹年少為相，恐誤國事。江西安撫朱勝非未至，而馬進陷江州。與求論勝非赴鎮太緩，勝非罷去。

時方多事，百司稽違。與求援元豐舊制，請許臺諫官彈奏，從之。時有欲悉論去范宗尹所引用者，與求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皆視宰相出處為進退。今當別言人才邪正，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哉？"人服其言。帝嘗言王安石之罪，與求曰："未論行事，先觀心術。安石

於漢則取揚雄，於五代則取馮道，大意可知。”遷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諸將各擁重兵，與求言：“漢有南北軍，唐用府兵，彼此相維，使無偏重。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行文字而已。願詔大臣益修兵政。”

浙西安撫劉光世來朝，以繒帛方物為獻，帝已分訖六宮。與求奏：“今何時，而有此？”帝命追取斥還。諜報劉豫在淮陽造舟，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與求言：“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崇明鎮等處，宜拘收諸處水手，優給錢糧而存養之，以備緩急。”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温州進奉宣和間所製銷金屏障什物，與求奏曰：“陛下儉侔大禹，康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從之。

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帝時有所訓敕，每曰：“汝不識沈中丞耶？”四年，除參知政事。劉豫將入寇，帝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贊決之。”帝書《車攻》詩以賜，因奏：“諸將分屯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當遣岳飛自上流取間道乘虛擊之，彼必有反顧之憂。”五年，兼權知樞密院事。時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為名，所言事乞送尚書省，有旨從之。與求不能平，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

六年，張浚復欲出視師，不告之同列，及得旨，乃退而嘆曰：“此大事也，吾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乞祠，罷。卒，謚忠敏。紹興七年，有上萬言書者，言：“陛下宰執惟張浚庶幾，呂頤浩次之。趙鼎有大臣之才，無大臣之器。尚僻

學，而臨事失措，又其次也。惜乎沈與求有憂世許國之心，不能盡其才而死耳。”

張守，字子固，晉陵人。家貧，借書過目不忘。建炎初，帝在維揚。金宗翰將自泗淮窺行在。宰臣汪伯彥、黃潛善以為李成餘黨不足畏，葉夢得請上南巡，阻江為守，張浚亦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守獨抗疏，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為急，凡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二相不悅，遂建議遣守撫諭京城。守聞命，即就道。

三年，還奏：“金人必來，願早為圖。”苗、劉既平，守論宰相朱勝非不能思患預防，勝非罷。呂頤浩初相，舉行司馬光之言，欲併三省。詔集議，守言：“光所奏較然可行。”竟合為一。帝幸建康，呂頤浩、張浚議奏帝幸武昌，為趨陝計。守與滕康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奸雄皆生窺伺，況將士多陝人，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自為計耳。”又謂康曰：“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之。”議遂寢。六月，久雨。頤浩、浚謝罪求去。

初，守為副端，時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膻肉酪漿之味。服細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絶塞之寒苦。操與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尊禮。思之又思，則天不助順者，無是理也。”至是復曰：“漢制，災異策免三公。今宰相器識不足以斡旋機務，願更擇文武全材海内共推者。”先是，守嘗論呂頤浩不可獨任，張浚不可西去，與帝意左，乞補

外，除禮部侍郎，不拜。帝諭："呂頤浩正人，不宜輕去。"守始受命。趙鼎入對，論"守無故下遷，願陛下毋沮其氣"。再遷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由海道至永嘉回，至會稽。

四年，除參知政事。沈與求劾守嘗薦汪伯彥，出知福州。時劉豫導金人侵淮，諸將獻俘相踵。守上疏曰："獻俘誠皆金人，戮之可也。至如兩河、山東之民，皆陛下赤子，驅迫以來，豈得已哉？宜諭以恩信，貸之使歸，願留者聽，則賊兵可不戰而潰。"帝還臨安，詔問攻戰、守備、綏懷、措置四事。守言："莫急於措置。一措置軍旅，二措置糧食。今之大將，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將帥之權日重。萬一稱病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安屬耶？宜擢麾下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棋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朝廷可也。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出於東南，轉輸未嘗以為病。今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糧無乏絶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户口多寡為諸州殿最，歲覈實而黜陟之。綏懷之略亦在是矣。"

閩自范汝為之擾，公私赤立。守在鎮四年，撫綏凋瘵，請蠲福州所貸常平緡錢十五萬。六年，除參知政事。張浚罷劉光世兵柄，欲以呂祉撫諭諸軍。守曰："必欲改圖，須聞望素高、能服諸將心者乃可。"浚不從，遂有酈瓊之變。及臺諫交章論浚，御批安置嶺表，趙鼎不即行。守

為力解曰:"浚為陛下捍兩淮,罷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為用,今其驗矣。群臣媒孽其短,臣恐後者以浚為鑒,誰肯任事?浚謫永州,守亦請去。"弗許。

八年,出知洪州,後徙紹興。會朝廷遣使者括諸路財賦,所至以鞭撻立威。韓球在會稽,斂五十餘萬緡。守入覲言之,詔追還三使。時秦檜當國,不悦,守不自安,復奉祠。建康謀帥,帝曰:"大臣有德望者,惟張守可。"至鎮數月,薨。守嘗薦秦檜於張浚,及檜為樞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閣,執浚手曰:"守前者誤公矣,今與朝夕,觀其趨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陳於上。"守在江右,以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蠲和買,罷和糴。檜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彼謂損國乃益國也。"卒謚文靖。

張慤,字誠伯,樂壽人。遷都轉運使。高宗為兵馬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挽踵道,建議即元帥府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

建炎改元,為御營副使。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約法精詳,前此論民兵者莫及也,詔集為書行之。遷尚書左丞,潛善、伯彦屢笑宗澤顛,慤曰:"如此顛,多得幾人,天下定矣。"

慤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措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然議論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謚忠穆。上每念之,謂慤謀國盡忠,遇事敢諫,古之遺直也。

李彌大,字似矩。帝如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户部尚

書兼侍讀。吕頤浩視師，以彌大為參謀官。彌大奏："王導、謝安為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又言："己為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以察官、郎官為之。陛下必欲留臣，當別為一司，伺察頤浩過失。"忤旨，出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其謀間君臣，奪職歸。

洪擬，字逸叟，丹陽人。宣和中，為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會。建炎間，為中書舍人，言："兵興累年，不時之需，無名之斂，殆無虚日，民故去而為盜。今關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累遷吏部尚書。渡江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文，號為省記。至是修七司敕令，命擬總之，以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成書上之。

金人再攻淮，詔問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强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陛下移蹕東南，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内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擬謂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

紹興中，以天旱地震，詔群臣言事，擬奏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偏則人怨而氣乖。比者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侍從卧家視職，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鼓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榷酤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酤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則怨多而和氣傷

矣。”尋以言者罷，奉祠，卒，謚文憲。

初，擬居鎮江，趙萬逼郡，擬挾母出避。遇賊，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

胡交修，字巳楙，晉陵人。建炎中，為給事中。詔訪弭盜、保民、豐財、裕國、强兵、禦戎之要，交修疏言：“昔人謂甑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為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開其自新之路，豐其衣食之源，則盜自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為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冢，白晝為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耕桑以時，各安其業，則財自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為農為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强兵以禦寇，不能為翟興輩之所為乎？”

遷刑部尚書。江東留獄追逮者尚六百人，交修言：“若待六百人俱至，則瘐死者衆矣。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疑則從輕。”詔如其言。朝論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諸路，交修力陳其害。蜀帥席益既去，帝問交修：“孰可守蜀者？”對以：“臣從子世將可用。”世將在蜀五年，果為名帥。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餉道險遠，漕舟自嘉陵江而上，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吴玠始行陸運，調成都、潼州、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請以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守關者水運可給，分戍者陸運可免。詔玠行之。出知合州，卒。

交修為文不事琢雕，坦然明白，在詞苑號為稱職。自其從祖宿、從父宗愈至交修、世將，皆在禁林。交修裒次為書，號曰《世絲綸集》。

劉珏，字希範，長興人。初游太學，以書遺鄒浩曰："公始為博士，論取士免官在諫省。斥宮掖，遷嶺表，豈逆計禍福、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信任逾曩昔，而拱默不言，竊有疑焉，願有以慰塞群望。"浩慚謝。

靖康初，李綱知揚州。珏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縝西州之敗，皆不免黜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衄，宜降黜以示懲戒。"綱改宮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珏持兩端，為綱游說，罷予祠。建炎元年，復召為中書舍人。時李綱議營南陽，珏極言南陽兵弱財單，乘輿無所取給，乞駐蹕金陵以待敵。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帝遂如揚州。潛善兄潛原除户部尚書，珏言兄弟不可同居一省，帝遣張慤諭旨，珏論如初。

遷給事中。論内降、營繕二事，請營繕悉歸有司，中旨皆許執奏。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邢煥徽猷閣待制，珏封還，言舊制外戚未有為兩禁官者。又言："淮甸備敵，兵食為先。今以降卒為見兵，以糴米為見糧，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人果乘虚大入。遷吏部尚書，時詔元祐黨籍及上書廢錮人追復故官，録用子孫施行未盡者，珏悉奏行之。又言："長安民張克公嘗論蔡京罪，乞厚加恩。"

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珏從行。至洪州，疏言："修治巡幸道路，乞降詔百役以示儉以避難之意。"金人攻

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珏奉太后退保虔州。御史張延壽論珏罪，貶衡州，卒。

滕康，字子濟，宋城人。靖康二年，元帥府開，康習憲章，召至濟州。康率群臣勸進，使定登極禮儀。凡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康為之。除起居舍人，權給事中。

會顯謨閣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減年遷官，康言："太宗以來，凡母后、兄弟之子無為侍從者。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遥郡刺史，康又封還詞頭，言恩例遷官一等，謂於階官上進一階。今康義名為遷一官，實升五等，紊亂為甚。自古召亂之源，非外戚撓法，則内侍干政。"凡再降旨，竟不肯行。

韓世忠以不能戢士坐贖金，康言："世忠無赫赫功，祇緣捕盜微勞，遂亞節鉞。今其郡卒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官。知江州陳彦文以劉光世奏録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康以光世所上彦文功狀，前後牴牾未下。宰相趨行詞，康論不已，宰相銜之，遂罷奉祠。

未幾，移蹕錢塘，再除中書舍人。奏曰："陛下即位，行再歲矣。有惻怛愛民之言，而百姓不被其恩；有哀痛責躬之詔，而四方不以為信。忠佞並馳，多士解體，刑賞失常，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不類臣言者乎？"帝再三褒諭，稱其有諫臣風，遂同簽書樞密院事。宰相吕頤浩議幸武昌為趨陝計，既移蹕建康，又議欲盡棄中原，徙居民於東南。康力持不可而止。

未幾，太后奉神主如江西，命康從行，以劉珏為貳。至洪州，劉光世護江不密，金人絶流而渡，康等倉猝奉太后趨虔州。御史張延壽論康與珏無憂國之心，至使太后涉險，責授永州居住，卒。

贊曰：二許侃侃，二張諤諤。二李沈洪，擇言斟酌。胡及劉、滕，雍容畫諾。持平應變，饒有裁度。以資相輔，何難恢拓。

胡世將等列傳第十三

胡世將 兄唐老 **鄭剛中** **盧法原** 兄知原
王剛中 **李迨** **趙開** **李璆** **劉才邵** **林勳**

胡世將，字承公，晉陵人。為四川安撫宣撫。吴玠以軍無糧，奏請踵至。世將既被命入境，約玠會議蜀之饟運，遡嘉陵江千餘里，半年始達。於是奏用轉般摺運之法，軍儲稍充，公私便之。玠卒，以世將宣撫川陝。

世將至河池，會諸將，諭之曰："世將不能騎馬射弓，不知敵情邊事，朝廷所以遣來者，自國家受命，將無專征，必以文臣臨之。自今以往，軍中應務並不改吴宣撫之規。諸公有立功，世將親閲其實，聞於朝廷。"諸將心服。

時關、陝初復，朝廷分軍移屯鄜延諸道。金人入長安，諸路皆震，蜀兵既分，聲援幾絶。乃遣大將吴璘出鳳翔，郭浩出奉天，楊政歸河池。不數日，璘捷於石壁及扶風，金人逡巡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未幾，卒。兄唐老。

胡唐老，字俊明。崇寧間，與弟世將同登進士。金人

再圍京師，唐老請對曰："城危矣，康王北使，為河朔士民留，不得進，殆天意也。請就拜大元帥，召天下兵入援。"宰相何桌是之，遂遣人持蠟書詣相州。

時朝廷趨西兵入衛，而不立帥，唐老疏，乞命范致虛為宣撫，節制諸路以進，不然必無功。不聽，後致虛孤軍與金人戰淆澠間，它路兵不至，遂敗。京城破，金人搜括金銀，分命朝臣董之，以臺臣糾察，唐老預焉。朝廷竄偽命之臣，坐降二官。先是，金人怒民間匿金銀，杖唐老幾死，以疾得免稱臣於偽楚，唐老不自言，故例從敗秩，知衢州。

苗傅敗走，以亂兵犯城，唐老拒之。會大雨雹，城上矢石俱發，賊不支，解去。杜充降金，建康失守，潰卒戚方等趨鎮江。城壁頹圮，兵不滿千，唐老度力不敵，因撫之。無何，方欲犯臨安，妄言赴行在。請唐老部衆以行。唐老怒罵，方衆環脅之，遂遇害。謚定愍。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秦檜薦之於朝。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剛中力爭，不從。除川陝宣撫副使。

兀术遣人力求和尚原，剛中恐敗和好，於是割秦、商之半，棄和尚原以與金。朝廷命剛中撫四川。宣撫司舊在綿閬間，及胡世將代吴玠，就居河池，饋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關内，與興、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百萬。剛中始至，即欲移屯一軍，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即聽命。

都統每入謁，必庭參，然後就坐。吴璘陞檢校少師，來謝，語閽吏乞講均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儻變常禮，是廢軍容。"行禮如故。秦檜怒剛中專擅，責復州，卒。

盧法原，字立之，德清人。為川陝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言："戰者斬。"衆以為怯。已而經制使王燮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燮同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克)[充]斥，秦、隴叛兵又窺蜀，法原極意拊循，嚴為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自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前後屢捷。

會兀术攻關，為吴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法原不濟師，不餽糧，不銓録立功將士，帝手詔詰問，憂恚卒於軍。兄知原。

知原，(子)[字]行之。高宗即位，知温州。時葉濃陷建州，楊勍陷處州。知原增城浚湟，形勢隱然。帝浮海，知原由海道轉粟及金繒十餘萬至台州，召見稱奬。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

王剛中，字時亨，樂平人。紹興進士第二人，故事當召試，秦檜怒其不詣己，授洪州教授。檜死，遷中書舍人，言："今勿計敵人之强弱，必先自治。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會西蜀謀帥，上曰："無以逾剛中。"命制置四川。御便殿臨遣，錫金帶象笏。

時吴璘累官閥至大帥，其下姚仲、王彦等亦建節雄一

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以武競，則窒於暴。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馭吏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起吴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彦濟師，西師大集，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喈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已乃差擇將士備統帥選，又疏蜀名勝士備州刺史之佐。諸汰遣使臣困絶不能自存，剛中以為冒刃於少壯之年，不可斥棄於既老之後，悉召詣府。有善射者復其禄秩，以禁軍闕額糧給之，其罷癃則給以義倉米。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葺諸葛武侯祠、張文定公廟，夷黄巢墓，表賢癉惡以示民。

孝宗受禪，召赴闕，以疾請祠。歸次番陽，營圃植竹，號"竹塢"。金攻淮，有旨趨剛中入見，除簽書樞密院事。剛中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虚名，不可恃虚名害實事。"卒，謚恭簡。由布衣至公卿，無他嗜好，公退惟讀書著文為樂，有《東溪集》諸書凡百餘卷。

李迨，東平人。通判濟州。時高宗以大元帥過濟，郡守自以才不及，遜迨行州事，迨應辦軍需無闕。會勸進，乘輿儀物皆未備，迨諳熟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辦。

紹興五年，除兩浙路轉運使，言："祖宗都大梁，歲漕

東南六百餘萬斛，而六路之民無飛輓之擾，蓋所運者官舟，所役者兵卒也。今駐蹕浙右，漕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而公私苦之，何也？以所用之舟大半取於民間，往往鑿井沉船以避其役。乞委逐州守臣措置，募兵卒牽挽，可以漸復漕運舊制。"從之，為四川都轉運使。

迨奉詔，以每歲收支之數具奏，略言："臣嘗考《劉晏傳》，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榷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川陝一軍而不足。官員冗濫，不在軍兵也。計司力不能裁，未敢除減，此朝廷不可不知也。蜀人所苦者，糴買、般運。蓋糴買不科敷則不能集事，科敷則不能無擾；般運稍緩則船户獨受其弊，急則統户皆被其害。欲省漕運莫如屯田，漢中之地約收二十五萬餘石。兼臣已委官於興元、洋州就糴夏麥五十萬石，岷州就糴二十萬石，兼用營田所收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可盡數免川路糴買、般運。降詔奬諭。以與吴玠不合，與祠。

趙開，字應祥，晉州人。與四方賢俊游，因洞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慨然有通變救弊志。宣和初，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奏罷宣和中增額綱布十萬疋，減綿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户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

嘗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張浚宣撫川蜀，知開善理財，即以開總

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己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言，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糜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户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遍四路行其法。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買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法既流通，民亦為便。

初，錢引兩科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宜司獲偽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坐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偽，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為真。黜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

時浚治兵秦州，旬犒月賞，盡取辦於開。開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資若有餘。吴玠為四川宣撫，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虚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趨辦，與開異趨。玠數以餉饋不繼訴於朝，開亦自劾老憊，乞去，予祠，卒。

李璆，字西美，汴人。知房州，尋試中書舍人。建言：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錮，宜少寬之。宦官譚稹出師無功，將復進用，不肯書行，復忤大臣意，罷。累遷四川安撫制置司。成都舊城多毀圮，璆至，首命修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勿修，田萊以荒。璆率都刺史合力修復，竟受其利，眉人感之，

繪像祠於堰所。治蜀之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劉才邵，字美中，廬陵人。累遷中書舍人。時宰忌之，出知漳州。即城東開渠十有四，為牐異斗門，以瀦匯決，溉田數千畝，民共德之。

林勳，賀州人。政和進士。建炎三年，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人分為四番以直官衛，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三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為桂州節度掌書記。

其後，勳又獻《比校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三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

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游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朱熹甚愛其書。陳亮曰："勳為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

贊曰：世將、鄭、盧，足當一面。爰有剛中，實事守戰。封疆之臣，何嫌專擅。富强之功，惟資計臣。管商之術，民用所贏。有迨與開，宏才異能。璆、邵小用，亦美厥聞。

衛膚敏鄧肅等列傳第十四

衛膚敏　程瑀　章誼　胡松年　翟汝文　辛次膺

衛膚敏，字商彦，華亭人。宣和六年，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未聞金人入賀，而反先之以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燕，使果不至，置幣而返。

七年，復假給事中以行。至燕，報金人大入，衆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吾將君命，其可止乎？"既至金，金人所答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膚敏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鄰國？"卒易以璽。及受書，欲令雙跪，膚敏曰："此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卒單跪以受。至涿州，與斡離不遇，遣人約相見，拒之不可。問禮當如何，曰："有例。"膚敏笑曰："例謂趨伏羅拜，此例焉可用？北朝止一君耳，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君臣禮，是北朝有二君也。"金人氣折，膚敏長

揖而入。既坐，金人出誓書示之，膚敏却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真偽不可知。"幾為所留。靖康初，始還。

會高麗使來賀，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膚敏曰："國家厚道高麗久矣，今邊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禮，失遠人心。"乃復稱接伴使。建炎初，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陴浚湟，徙民入城，為清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

遷起居舍人，言："前日金人憑陵，都邑失守。朝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屈節受辱，不以為耻，甚者為敵人斂金帛、索妃嬪，無所不至，求其能詐楚如紀信者無有也。及金人偽立叛臣，僭竊位號，在廷之臣逃避不從及約寇退歸位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委質求榮，不以為愧，甚者為叛臣稱功德、説符命、主推戴之議、草勸進之文，無所不為，求其擊朱泚如段秀實者無有也。今陛下踐祚之初，苟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質偽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次竄殛，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畀祠禄，使廁班列哉？"又言："二帝北遷，寰宇痛心。願陛下愈自貶損，減殽御，斥聲樂，上壽錫宴一切罷之，雖饗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兩宫還闕，然後復常。庶幾昭格天地，感動人心。"

拜右諫議，奏：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或戾祖宗成憲者，皆許執奏。后父邢煥除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直學士。膚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忠厚自

若。俄遷膚敏中書舍人，膚敏言："昔司馬光論張方平，遷翰林學士。光言：'以臣為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為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於司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遂不拜。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除從官，膚敏始拜命。為黃汪所惡，罷奉祠。

三年，召赴行在。時帝次平江，膚敏入見，言及時事，泣下，帝亦泣。膚敏曰："臣嘗三為陛下言揚州非駐蹕地，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須事定亟還金陵。"因陳守江之策，扈蹕至臨安。疾，卒。

程瑀，字伯禹，浮梁人。少有聲，太學試為第一，累官兵部員外郎。欽宗即位，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朝廷遣人齎蠟書約余睹，為粘罕所得。瑀因言："金兵圍我重鎮，數月不能解，豈能出塞共謀人之國？莫若遣使議和，謹飭邊備，徐觀其變。"復言徐處仁庸俗，吳敏昏懦，唐恪傾險，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國大計。尋謫監漳州鹽稅。

高宗即位，累遷給事中。吕頤浩薦席益，既得旨，以御批示後省官。瑀曰："益為人，公豈不知？"頤浩曰："給事不見御批耶？"瑀曰："已見矣。公不能執奏，乃先示瑀輩，欲使不敢論駁耶？然益之來，非公福也。"頤浩赧然，即劾益。累遷兵部尚書。檜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為是，檜忌之，改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曰："堯

之洪水不至如是。"坐通書李光降官，卒。

瑀嘗為《論語説》，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為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為議己，逐興祖。魏安行鋟板，亦奪安行官，併板毀之。

章誼，字宜叟，浦城人。苗、劉為變，人心恟恟。帝問群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誼越班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耶？"希孟却立屏息。事定，誼累遷殿中侍御史，何棠贈官，疏乞寢免。

獻戰守四策，謂："金人累歲南侵，我亦累歲奔走，蓋謀國之臣誤陛下也。比者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斥候不明，金人奄至，逾江而東，此宰相黄潛善、汪伯彦過也。前年移蹕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吕頤浩過也。臣謂有江海，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必駕馭撫循，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糧賦，必漕運轉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辦，重賞嚴罰，誰敢不用命哉？"

紹興四年，金遣李永壽來，求還劉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難之，欲遣大臣為報使，以誼充通問使。誼至雲中，與宗翰、兀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亟還。誼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宫，必俟得請。"及還，遷户部尚書。誼言："祖宗設官理財，内則户部，外則諸路轉運使、副，東南委輸最盛，則又置發運，以

督諸路供輸之入，户部仰以不乏者也。頃因定都汴京，故發運使置司真、泗，今駐吴會，則發運當在荆湖南、北間。望討論置司之地，選能臣以充其任。"除知温州。適歲旱，米斗千文，誼用劉晏招商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輻輳，價自平。卒，謚忠恪。

誼在臺，言事獨存大體。其使金也，聞命略無難色。以母老戒家人勿使知將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母終不知也。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人。幼孤貧，讀書過目不忘，尤邃於《易》。累遷中書舍人。時方有事燕雲，松年累章謂：邊釁一開，有不勝言者。咈時相意，奉祠。

建炎間，召為中書舍人。唐恪追復觀文殿學士，松年繳奏曰："靖康之禍，何棄輕脱寡謀，宜為罪首。去年褒贈，已大咈士論。今恪子琢自陳，宜詔有司詳考實狀。"王倫使金還，言金人欲再遣重臣來議，以松年副韓肖胄至汴京。劉豫令以臣禮見，肖胄不能答，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豫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豫曰："聖意何在？"松年曰："上意必欲復故疆而後已。"使還，拜户部尚書。

諜報劉豫於登萊海密具舟楫。淮陽、順昌積芻粟，欲憑藉金人侵我邊鄙，議者謂韓、劉、岳各當一面，可保無虞。松年奏："三人聲勢初不相屬，緩急必不相救，況海道闊遠，蘇、秀、明、越最為要衝，乞選精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親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馬家渡，以張兩軍之勢，仍以兵五千屯明州、平江，控禦江海。"詔遣松年往江上，與

諸將會，議進討，因覘賊情。帝決意親征，命松年專治戰艦，張浚等治軍器。松年曰："議論既定，力行乃有效。若今日行，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奉祠，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枕，鼻息如雷，有頃卒。

松年平生不喜蓄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一無所陳請。或勸其白於朝："弗請則已，白之是沽名也。"方秦檜秉政，士大夫無不曲意阿附，為自安計，獨松年至死不通一書。

翟汝文，字公巽，丹陽人。除起居郎。徽宗朝，知密州。密負海產鹽，蔡京屢變鹽法，盜販者衆，有司窮治黨與。汝文曰："祖宗法度，獲私商不詰所由，欲靖民也。"悉縱之。建炎初，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金人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言。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與相檜忤，罷，卒。

先是，汝文在密，檜為郡文學。汝文薦其材，故檜引用之。然汝文性剛，不為檜屈，對案相詬，至目檜為濁氣。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閩寇范汝為陷建州，吕頤浩以次膺宰蒲城。比至，寇已焚其邑，於是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料丁壯，治器械，阨險阻，號令不煩，邑民便之。

擢右正言。韓世忠子直秘閣，次膺奏曰："功成野戰，世忠功也，其子何與？石渠、東觀，圖書府也，武功何與？幸門一啟，援例者衆。"又奏："今主議者見小利忽大計，偏師偶勝，遽思進討，便謂攻為有餘。警奏稍聞，首陳退舍，便謂守為不足。願嚴紀律，謹烽燧，明間探。"上皆信納。

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秦檜在政府，庇其妻叔王仲嶷、妻兄王晫。次膺劾晫父仲山與仲嶷俱嘗投拜金人，嶷不當復官，晫不當作郡。章留中，次膺求去，出為湖南提刑。

先是，湖南賊龍淵等據茶陵，檜匿不奏。次膺陛辭，帝曰："卿以將母為請，朕不得留。湘湖風物甚(隹)[佳]，且無盜賊，卒歲當召。"既抵長沙，賊勢方張，始悟檜欲陷之。即單車趨茶陵，擒賊騎將戮之，齎榜招降，待以不死，淵等相繼降，仍請料精鋭，可得禁旅萬餘。次膺笑曰："是皆吾民，趨令復業。"罷，奉祠。檜以其負重名，移書當收用，次膺笑而不答。閱十六年，貧益甚，亡毫髮求於人。檜死，除御史中丞。時兩淮盡為荒野，奏："乞集遺甿歸業，借種牛，或令在屯兵從便耕種。"至若成閔貪饕，湯思退朋附，葉義問奸罔，皆以次論劾，每章疏一出，天下韙之。

拜參知政事，以疾祈免，遂予祠。陛辭，奏："臣與思退理難同列，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竊恐誤國家事。"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謇諤，仕宦五十年，未嘗挂吏議。善屬文，尤工於詩。

贊曰：膚敏、章誼，汪、黄所忌。程、胡、翟、辛，賊檜所傾。雖有忠賢，不爲世肩。甘心苟安，君子惜焉。

鄧肅　勾濤　趙逵　陳公輔　劉一止　蔡崇禮

鄧肅，字志宏，南劍人。居父喪，哀毀逾禮，芝産其

廬。入太學，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時東南貢花石綱，肅作詩十一章，用事者見之，屏出學。

後擢左正言，為帝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相等者，或以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勤？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者，並寘之法。"從之。范訥留守東京，肅言："訥出師，兩河望風先遁。今語人曰：'留守之説有四，戰、守、降、走而已。戰無卒，守無糧，不降則走。'且漢得人傑，乃守關中，奔軍之將，豈宜與此？"訥遂罷。

時官吏多託故而去，肅建議削其仕版，而取禄以給禁衛，若夫先假指揮徑徙江湖者，乞追付有司以正其罪。因入對，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太祖、太宗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厥後，群臣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益煩，政事益緩也。今乞限以旬日，期於必至，庶幾法嚴事簡，賞罰不至濡滯。"

會李綱罷，肅奏曰："綱學正而術疏，謀深而機淺，固不足副聖意。惟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今責詞甚嚴，此臣所以有疑也。綱措置兩河，不一月間，民兵稍集。又乞先逐逆臣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執政怒，送肅吏部，罷歸，卒。

勾濤，字景山，成都人。建炎中，權中書舍人。時沿

邊久宿兵，江浙罷於饋餉，荆、襄、淮、楚多曠土。濤因進羊祐屯田故事，事下諸大將，於是邊方議行屯田。淮西都統制劉光世罷，張浚欲以吕祉代，濤謂："祉疏庸淺謀，必敗事，否則劉錡可。"浚不納。

時帝駐蹕建康，欲急還臨安，濤入見曰："今江淮列戍十餘萬，苟付託得人，可無憂顧。詎宜輕退，以啟敵心。"吴玠言都轉運使李迨朘刻賞格，迨亦奏玠苛費，帝以問濤，濤曰："玠忠在西蜀，縱費，寧可覈？第移迨他路可爾。"帝然之。命重修哲宗、徽宗《實録》，丞相趙鼎諭旨，宜婉辭紀載。濤曰："崇寧、大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禍，藉有隱諱，如天下野史何？"

歷知潭州。秦檜嘗令人諭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又上書言時事之害政者："大臣密諭王倫變易地界。臺諫為耳目之司，今宰相引援，皆同舍之舊，倚為鷹犬。"帝嘆其忠直。秩滿，提舉太平觀。帝謂秦檜曰："勾濤久閒，性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近郡。"檜對："永嘉有天台雁蕩之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湖州命之。"

俄以疾卒。遺表聞，帝顧近臣曰："勾濤死矣，惜哉！"濤風貌偉然，頗以忠亮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始罷。

趙逵，字莊叔，資州人。紹興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一。時秦檜意有所薦，而逵對獨當帝意，檜不悦，授逵僉書劍南東川。帝嘗問檜："趙逵安在？"檜以實對。久之，除校書郎。逵單車赴闕，征税者希檜意，搜行橐，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意愈恨。

逵賡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見之怒曰："逵猶以為未太平耶？"又謂逵曰："館中禄薄，能以家來乎？"逵曰："母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為助。"逵唯唯而已。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逵往謝，逵不答，檜滋怒，欲擠之，未及而死。帝臨哭檜還，即命逵為著作佐郎。即日命引見上殿，帝迎謂曰："卿始終皆朕自擢，自卿登第後，為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日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詔充普安郡王府教授，講至戾太子事，王曰："於斯時也，斬江充自歸於武帝，何如？"逵曰："此非臣子所能。"王意蓋有所在也。除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逵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奸，但不與之同爾，然所以事宰相禮亦不敢闕。"明年，同知貢舉，得王十朋、閻安中。辛次膺以論蔣璨罷，付逵書讀，逵不可，次膺仍得次對。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所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逵純正可用，朕於蜀士未見其比。朕所以甫二歲令至此，報其不附權貴也。"

先是，逵嘗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奉詔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等應詔。帝曰："蜀□道遠，不因論薦無由得知。前此隔絶，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自□[檜]專權，深抑蜀士，故帝語及之。逵文章似蘇軾，稱"小東坡"，有《棲雲集》三十卷。

陳公輔，字國佐，臨海人。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幸，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絶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許，勔不悦。累遷秘書郎。

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唐重師驥為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覿為蔡攸引用，此四人處臺諫，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樸茂純直、不附權幸、慷慨論事者處之，禮義廉耻稍稍振起。"擢左司諫，論："蔡京父子懷奸誤國，終未行遣，公朝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又奏朱勔罪惡，乞勿許其子姓隨上皇入京。又陳三事，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事，斥外。

紹興六年，召為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説》詆誣聖人，破碎大道。又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揚雄《劇秦美新》，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

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人，朝廷之禍在朋黨。"惟不喜程頤之學，言："今世學者狂言腐語怪説鄙論，曰：'此伊川先生之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先生之行。'乞禁止之。"請祠，卒。

劉一止，字行簡，湖州人。紹興初，召試館職，其略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為，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耳。如其不為，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

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是哉？”除秘書省校書郎。考兩浙類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同列皆患無其人。一止出一卷曰：“是宜為首。”啟號乃張九成也，衆皆壓服。

遷監察御史，疏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敗之有餘。小人以疑似之説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多，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何疾焉？”時庶事草創，有司以吏所省記為法。一止曰：“法令具在，吏猶得舞文；矧一切聽其省記，所欲與欲奪在其牙頰，患何勝言？請以省察之文刊定頒行。”從之。

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宣王内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又請倣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遷起居郎。奏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由六察遷二史，祖宗有幾？”一止謝。權中書舍人。時莫將除起居郎，一止奏：“將以上書助和議，驟綴從班，前此未有，臣與將同命，願併罷。”不報。遷給事中。徐偉達嘗事張邦昌為郎，得知池州。孟宗厚以后族乞試郡。汪伯彦知宣州，以元帥府舊人給執政俸。一止皆論罷之。御史中丞廖剛謂其僚曰：“臺當有言者，皆為劉君先矣。”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落職，罷祠。

一止冲澹寡欲，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唯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為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為哉。”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入太學，諸生溺於王氏新說，少能詞藝者。徽宗幸學，崇禮出二表，祭酒與同列大稱其工。為起居郎。召試政事堂，為制誥三篇，不淹晷而就。拜中書舍人。進用之速，近世所未有。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有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奸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

時有旨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崇禮奏："《神宗實録》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會。《哲宗實録》，崇寧間蔡京增飾語言，難以便據舊録修定。乞訪求文獻參照。"從之。知紹興府。劉豫導金人侵，高宗躬御戎衣，次吴會。崇禮以浙東一道為行都肘腋，備禦不可不謹，繕城郭，厲甲兵，輸錢帛以犒王師。簡舟艦以扼海道，疚心夙夜，殆廢食寢。帝還，七州晏然。期年，上印綬，退居台州。卒。

崇禮妙齡秀發，聰明絶人，不為崖岸斬絶之行。廉儉寡欲，獨覃心辭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亦一時之英也。中年頓剉場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驟升華要，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强禦，秦檜罷政，崇禮草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檜深恨之。及再相，下台州崇禮家索其稿，自於帝前納之。會崇禮已没，故身後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為其任保者。

贊曰：肅、濟與逵，直風凛然。公輔、一止，正論以宣。崇禮制詞，誅奸未死，垂光千秋，不負青史。

尹焞范冲等列傳第十五

尹焞　范冲　朱震　胡安國　附　劉勉之　胡憲
魏掞之　羅從彦　李侗　林之奇　林光朝　程迥

尹焞，字彦明，洛人。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禄乎？"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禄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頤既没，焞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户，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

金人克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聘焞，焞奔蜀，至閬，得頤《易傳》。紹興四年，止於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二畏齋以居，以侍讀召。會陳公輔疏乞禁程氏學，焞上奏曰："臣僚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信之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遂留不進。詔趨起之，始就職。及翊善朱震卒，帝聞之慘然，曰：

"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曰："震亦薦焞自代，但焞微聵，恐教兒費力爾。"除權禮部侍郎。

時金來議和，焞上疏，極言不當信讎敵之譎詐而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又移書秦檜，言和議一成，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於是固辭新命，致仕，卒。程門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宏毅若焞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范冲，字元長。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上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懷，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母儀未見其比。曩因奸臣誣謗，有玷聖德。建炎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録未經删定，無以傳信後世。"帝悚然，極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録》。召冲兼直史館。

先是，冲父祖禹嘗修《神宗實録》，安石壻蔡卞惡之，謫死嶺表。帝謂冲曰："兩朝大典，皆為奸臣所壞，故以屬卿。"冲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蔡京誤國之罪。帝嘉納之。命冲與朱震專講《左氏春秋》。會王子瑗出就傅，首命冲為資善堂翊善，朱震兼贊讀。詔曰："朕為宗社大計，不敢私於一身。選於屬籍，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宮中。兹擇剛辰，出就外傅，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冲，德行文學，為時正人。迺祖發議嘉祐之初，迺父納忠元祐之際，敷求是似，尚有典刑。顧資善之開，史館經筵，姑仍厥舊。朕方求多聞之益，爾實

兼數器之長，施及童蒙，綽有餘裕。蔽自朕志，宜即安之。"帝命皇子見詡善、贊讀皆納拜。尋奉祠，卒。

沖之修《神宗實録》也，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删去者以黄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録》别為一書，名《辨誣録》。

朱震，字子發，荆門人。趙鼎參知政事，帝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乃擢川、陝、荆、襄詳議官。震言："荆、襄間，沿漢上下，腴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出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

建國公出就傅，震為贊讀。故事，當喪無享廟禮。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吴表臣奏因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參議，卒用陳公輔等言，大饗明堂。七年，乞祠，卒。

震有《漢上易解》云："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

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初》、《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為宗，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吴、晉，下迨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説，雜以莊、老，專向文辭為非是，故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紹聖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為第三。

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零陵簿稱：二人，范純仁客，鄒浩所請托也。蔡京素惡安國，得簿書大喜，推治無驗，安國竟除名。靖康元年，欽宗召見，安國奏曰："願擢名儒，明於治平之本，虚懷訪問，闡發獨智。"又言："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奸作。用人失當，出令數更。必乘勢更張，庶幾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

時耿南仲見安國奏，愠曰："中興如此，而曰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污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除中書舍人。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為蔡京所知，落職。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没入，已無蔡氏矣。向為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為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

中書侍郎何栗建議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

一面。安國言："内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為盜殺，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馮澥言珏為綱游説，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為："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職，此路若開，各以好惡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怒，何桌從而擠之，詔知通州。

安國在省，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之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紹興元年，除給事中。入對，乞以所進《時政論》二十一篇施行。論定計略曰："陛下履極六年，建都未有必守不移之居，討賊未有必操不變之術，立政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任官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内，為興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必當恢復中原，祗奉陵寢，掃平仇敵，迎復兩宫。"論養氣謂："用兵勝負，軍旅彊弱，將帥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强於為善，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

居旬日，再見，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尋除侍讀，專講《春秋》。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黄

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苗、劉肆逆，貪生苟容。深恐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録黄不下，及吕頤浩命黄龜年書行，安國言：“官守失職當去，况朝廷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説。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落職奉祠。右相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江躋、吴表臣俱上疏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頤浩即黜程瑀、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勝非遂相。

諫官陳公輔疏詆程頤之學，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比於荀、揚、韓氏，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奏入，公輔等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與祠，卒，謚文定。

安國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内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蟣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

安國所與游者，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第。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宫，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獨潛心二十餘年。三子：寅、宏、寧。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聞譙定從程頤游，遂《易》學，遂師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至家，即邑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淡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往來。

紹興間，以吕本中薦，召詣闕。與檜不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一介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於女，勉之不受。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誨熹如子姪，熹得道，自勉之始。

胡憲，字原仲，居崇安。長從從父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雖倉卒無疾言遽色。紹興中，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與劉勉之誦習其説。既而學《易》譙定。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游日，衆號"籍溪先生"。范冲、朱震以其行義聞於朝，召之，憲力辭。後以大理司直召。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宫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識者皆謂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為積毁所傷，未有敢言其當用者，憲獨首言之。與祠，歸。初，憲與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没，屬熹受

學於憲。熹自謂從三君子游，而事籍溪先生為久。方憲之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言詩以歌之。紹興末卒。

魏掞之，字子實，建陽人。師胡憲，與朱熹游。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以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恨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領卒掩取鼎平時與故舊來往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於兵家所。掞之以書責傑，長揖竟歸。築室讀書，牓以"艮齋"，人稱艮齋先生。

閩帥汪應辰薦之，乾道中，特召，掞之力辭。時宰相陳俊卿閩人也，雅知掞之，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會福州副總管曾覿秩滿，還在道，掞之疏劾，遂請歸。行數日，罷為台州教授。方掞之未行也，覿至國門外已久，伺掞之去，乃敢入。病革，母視之，不巾不見。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溷我。"以書召熹至，委以後事而卒。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聞楊時得程氏學，遂徒步從之，時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時嘗講《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既而築室山中，絶意仕進。

嘗采祖宗故事為《遵堯録》。嘗曰："君子在朝，則天下治。蓋君子進則嘗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嘗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内有林甫之

奸，則外必有禄山之亂；内有盧杞之奸，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又曰：“士之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一於正直，則入於刻；一於忠厚，則流於懦。”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游其門者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豫章先生，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劍浦人。聞郡人羅從彦得河洛之學，從之累年。從彦好静坐。侗退入室中亦静坐。從彦令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

既而退居山田，謝絶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嘗以黄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侗閒居，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是時，朱松與為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鄧迪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輩所及。”熹亦稱侗：“姿禀勁特，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語默動静，自然之中若有成法。”

林之奇，字少穎，侯官人。紹興末，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説，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為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所謂邪説淫辭之不可訓者。”

或傳金人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為：“久和畏戰，人情之常。金知吾重和，故以虚聲喝我，示我以欲戰之意，非果欲戰，所以堅我和。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則其

權在我。”以痹疾引外，遂以祠禄家居。自稱拙齋，吕祖謙受學焉。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聞吴中陸子正嘗從尹焞學，因往從之游。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體全乎太虚，六經發明之。後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孝宗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以進士及第。乾道八年，張説除簽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為提刑，移廣東。茶寇自荆、襄薄嶺南，光朝自將郡兵，檄諸軍分控要害。會詔徙光朝轉運，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將遮擊，賊宵遁。帝聞，喜曰：“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召除中書舍人。

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覿薦，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上度光朝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出知婺州。光朝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

程迥，字可久，寧陵人。靖康之亂，徙餘姚。孤貧飄泊，無以自振。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得以考德問業焉。調上饒縣，歲納租數萬石。舊法加倍，又取斛面米。迥力絶之，嘗云：“令與吏服食者，皆此邦之民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横斂虐民，鬼神其無知乎！”奉祠，寓居番陽蕭寺。

迥居官，積年讎訟，一語解去。猾吏奸民，皆久而悛悔。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懽，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

禮，為之陳説《詩》《書》。質問疑難者，不問蚤暮。祠廟非典祀不謁。隱德潛善，皆表而出之，以勵風俗。貴溪民僞作吴漸名，誣訴縣令石邦彦，迥言匿名書不當受，轉運使不為然，遂興大獄。及聞省寺，訖報如迥言。迥嘗授經學於嚴陵喻樗。卒官。

朱熹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然著書滿家，是亦足以不朽。"

贊曰：程氏之學，焞不失正。惟冲及震，講幄以信。安國《春秋》，微顯闡幽。有宋名儒，紹我見休。

張九成等列傳第十六

張九成　廖剛　富直柔　常同　張致遠　魏矼　陳淵　潘良貴　吕本中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從楊時學。權貴托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為貴游客耶？"紹興二年，對策，擢寘首選。授鎮東軍簽判。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即投檄歸。

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虚聲以撼中國。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議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故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帝問以和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惡之。

何鑄論其傾附趙鼎，落職。帝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宫觀。"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衆，九成時往來其間。檜令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謗

詘朝政，謫居南安軍。在南安凡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跌)[趺]隱然。廣帥致贏金，九成悉歸之。寶慶初，謚文忠。

廖剛，字用中，南劍州人。蔡京當國，論奏無所避。紹興初，為吏部員外郎。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自將，願稽舊制，選精銳，為親兵，此强幹弱枝之道。"又請經營建康，親擁六師為固守計。又言："諸將江、淮之兵不知幾萬，初無儲蓄，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浙民已困，欲救此患莫若屯田。"因獻三説，將校能耕田一頃，與轉一資；百姓願耕，假以糧種，復以租賦。上令都督府措置。

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詔子孫毋得官中朝。至是，章傑知婺州，章僅提舉江東茶鹽事，剛封還詔書，謂："如此何以示懲？"乃並與祠。七年，詔内外官言事，剛言："陛下有建國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也。然未遂正名者，豈非有所待耶？願陛下正建國儲君之號，布告中外，不匿厥旨。"帝讀之聳然。即拜御史中丞。

金人渝盟，剛乞起舊相有德望者處以近藩。檜聞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初，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剛謂鄭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何面目尚在朝廷乎？"億年奉祠去。王次翁劾剛薦劉昉、陳淵相為朋比，奉祠，卒。子遲、過、遂、遽，仕皆秉麾節，邦人號為"萬石廖氏"。

富直柔，字季申，弼之孫也。建炎三年，遷給事中。醫官王繼先轉防禦使，得旨，特與换武功大夫，直柔論之。帝謂宰相范宗尹曰："此除出自朕意，今直柔抗論，朕屈意

從之，以伸直言之氣。”遷御史中丞。請罷右司侯延慶，而以蘇遲代之。帝曰：“臺諫以拾遺補過為職，不當薦某人為某官。”

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欲選太祖諸孫“伯”字行下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直柔從而薦之，於是孝宗立為普安郡王。直柔嘗短吕頤浩於上前，頤浩與秦檜皆忌之，遂落職，徜徉山澤，放意吟咏，與蘇遲、葉夢得諸人游，以壽終於家。

常同，字子正，臨邛人，安民子也。紹興三年，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佑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豢成今日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締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為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除殿中侍御史。

吕頤浩再相，同論其十事，且曰：“陛下未欲遽罷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謂功出衆人，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九齡所謂不以賞功者也。”頤浩罷。論張浚喪師失地，遂罷浚。偽齊宿遷令張澤以二千人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韓世忠以聞。朝論令却澤等，而械宗誠赴行在。同奏：“敵雖議和，而兩界人往來未嘗有禁，偽齊尚能置歸受館，立賞以招吾民，今乃却澤，人心自此離矣。況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自養，為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

詔處來歸者於淮南，釋宗誠罪。

除史館修撰。先是，同嘗上疏論神、哲二史，乞精擇史官先修《哲宗實録》，候書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證修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至是，命同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帝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為宫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須重修《實録》，辨白其事，昭示來世。"同乞以聖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録》卷末。除御史中丞。車駕回臨安，同奏："旋蹕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税。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矣。"乃遣樞密王庶親師。又言："國家養兵，不為不多，患在於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今韓世忠在楚，張浚在建康，岳飛在江州，吴玠在蜀，相去不遠，情不相通。今陛下遣樞臣王庶措置邊防，宜令庶會集將帥，諭以協心禦敵，無分彼此。"詔付王庶出示諸將。同乞郡，知湖州，卒。

張致遠，字子猷，南劍州人。除殿中侍御史。時江西帥胡世將請增和買絹折納錢，致遠輒言："折納絹錢本欲少寬民力，而比舊增半，是欲乘民之急而厚其斂也。"又言："陛下欲富强，願詔大臣力務省節，額員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横費，日積月聚，惟軍需是慮，中興可致也。"

致遠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卓然可觀。趙鼎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常同、胡

寅、張九成、潘良貴、吕本中、魏矼，皆有士望，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謂鼎為知人云。

魏矼，字邦達，歷陽人。紹興元年，會星變，矼言：“治平間，彗出東方，韓琦以明賞罰為對。大臣黜陟不公，所以致異。”擢殿中侍御史。臨安火，延燒數千家，獻訞者謂非災異。矼言：“《春秋》定、哀間數言火災，説者謂孔子有德而不能用，季孫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奸慝未逐乎？公忠宿望之士未用乎？宜甄别進用。”時朱勝非獨相，矼論：“勝非無所建明，惟知今日進呈一二細事，明日啟擬一二故人，而機務不決，軍政不修，除授挾私，賢士解體。”又言：“國家命令之出，必先録黄。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録黄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録黄而不下六部者，望並依舊制。”

劉豫入寇，趙鼎決親征之議，矼請扈從，因命督江上諸軍。時劉、韓、張三大將莫肯協心，矼首至光世軍，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况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思為國雪耻，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國，亦將有利其身。”光世遂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權。矼在職七閲月，論事凡百二十餘章，尋乞補外。

金使入境，命矼充館伴使，矼言和議之非。秦檜問其所以不主和之意，矼具陳敵情難保。檜諭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吴表臣。詔金使入境，欲屈己就和，令侍從臺諫條奏。矼言：“臣素不熟敵情，不

知使人所需者何禮，陛下所以屈己者何事。賊豫為金人所立，為之北面，陛下既承祖宗基業，天命所歸，何藉於金國乎？陛下既欲為親少屈，更願審思天下治亂之機，酌之群情，庶無後悔。”奉祠，卒。

陳淵，字知默，瓘之孫也。詔侍從舉直言極諫之士，胡安國以淵對。淵論：“比年以來，賚予太費，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周官》：‘惟王及后、世子不會。’説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户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

淵面對，因論程顥、王安石學術同異，帝曰：“楊時《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帝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為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

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淵言：“億年故相居中子，雖為從官，而有從賊之醜，乞寢其職名。”不報。億年，檜親黨也，由是檜怒之。以何鑄論罷，卒。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時宰蔡京方以爵禄鈎知名

士，親故數致意，良貴正色謝絶。靖康元年，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桌、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高宗即位，召為左司諫。黄潛善惡之，良貴求去。

越數年，遷左司。宰相吕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謝之，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李光得罪，良貴坐嘗與通書降二官，卒。

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為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不肯。雜著十五卷。

吕本中，字居仁，好問之子。公著薨，宣仁太后及哲宗臨奠，諸童稚立庭下，宣仁獨進本中，摩其頭曰："孝於親，忠於君，兒勉焉。"

紹興初，擢起居舍人。監階州草場苗(互)[亘]以贓敗，有詔從黜。本中言："四方之遠，或有枉濫。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抆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嘗用，則紹聖權臣當國時，士大夫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從之。

七年，帝幸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為恢復事業。求人才，恤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志恢復，而無其策，邦本未强，恐生他患。近勸興師問罪者，其辭甚順，實不可行。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下詔命，

已傳賊境，使得為備，非策也。”金使通和，有司議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儉約，客館芻粟若務充悦，適啟戎心。其成敗大計，初不在此。”

初，本中與秦檜同為郎，相得甚懽。檜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卒不從。趙鼎素主元祐之學，謂本中公著後，故深相知。會《哲宗實録》成，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風御史劾罷之。學者稱為東萊先生，賜謚文清。

贊曰：趙鼎所植，是爲正人。誰爲賢首，致遠、九成。直柔、本中，元祐遺馨。剛、同、矼、淵，以及良貴。名士有道，爰作邦對。

孫道夫　黃中　曾幾　吴表臣　家愿　張綱　張嵲　辛炳　晁寅亮

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人。少年貢辟雍。時禁元祐學，坐收蘇氏文除籍。張浚薦之，召對，道夫奏：“漢中前瞰三秦，後蔽巴蜀，孔明、蔣琬出圖關輔，未有不屯漢中者。今欲進兵陝右，當先經營漢中。荆南東連吴會，北通漢、沔，晉宋以來，倚為重鎮。武帝以荆南居上流，故以諸子居之。今守江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蜀漢師出秦關，荆楚師出宛洛，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將會咸陽，孰能禦之？”帝嘉納。帝問：“蜀中水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宣撫司初由水運，率石費錢十千，後從陸，率石費五十餘千。”卒從水運。

知蜀州。州産綾。先是,守以軍匠置機買絲虧直,民病之。道夫斷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為水晶燈籠。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擢權禮部侍郎。帝曰:"卿自小官已為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士仕於朝者皆為沮抑,繼自今有所見,可數求對。"奏敵有窺江、淮意。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金人身殺其父兄而奪其位,興兵豈問有名。"宰相沈該忌之,出知綿州,卒。

道夫居官,一意為民,不可干以私。仕宦三十年,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直,喜面折,或以此少之云。

黄中,字通老,邵武人。遷普安府教授。中在王府時,近侍龍大淵已親幸,中未嘗與之狎,見則揖而退。後他教授多蒙其力,中獨不徙官。

遷國子司業。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中不答。官吏陰畫圖以獻宰相,謂祭酒周綰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綰未對,中曰:"治世何用此為?"以欽宗訃聞,朝論俟使去發喪。中馳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竟得如禮。金亮臨江,朝臣爭遣家逃匿,比敵退,唯中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慚服。天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與樂。中言:《春秋》君弑賊不討,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况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竟寢。兼給事中。内侍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龍大淵罷,中皆不書牘。群小相與媒孽,尹穡詆中為張浚黨,罷之。

乾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即告老。居六年,帝御講筵,

顧侍臣曰："黄中老儒，今居何許？年幾許？筋力或未衰耶？"召對内殿，問勞甚渥。未滿歲，致仕，卒，謚簡肅。

曾幾，字吉甫，河南人。母死，蔬食十五年。除校書郎。歷提刑浙西。會兄開為檜怒，幾亦罷。檜死，起知台州。治尚清淨，黄巖令受賄，為兩吏所持，令械吏置獄，一夕死。幾詰其罪，或曰："令，丞相沈該客也。"治之益急。

以薦召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一朝起之，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獄、牽裾還笏、若賣直干譽者，願加優容。"時帝懲檜擅權，方開言路，應詔者衆，幾懼有獲戾者，先事陳之。授秘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須鬢浩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擢禮部侍郎。兄楙、開皆嘗貳春官，幾復為之，人以為榮。引年請謝，帝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為朕留。"謝曰："臣無補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乃予祠。

金侵塞，欲遣使詣敵求緩師，幾疏言："增幣請和，無小益，有大害。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叱奴隸，何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卒，謚文清。幾三仕嶺表，家無南物。劉安世在應天，黨禁方厲，無敢窺其門者，幾獨從之，談經論事。子逢以學稱。

吴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累遷右正言。邇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沈與求乞顯行黜責，執政不悦，奪其職。表臣爭曰："臺諫為天子耳目，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請還與求，以開言路。"建崇二國公就外傅，表臣兼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甚進，卿力也。"以議大禮罷

去。家居數年，卒。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

家愿，字處厚，眉山人。弱冠游京師。紹聖元年，李清臣擬進策問，力詆元祐之政。愿答策，惟以守九年之所已行者為言。見蘇轍誦所對，轍驚喜。楊畏復考，愿遂居下第。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籍入邪下等，禁錮十年。大觀四年，黨禁解，通判文州。郡守鄭行純罷蕃夷互市，啟邊隙，愿爭之，不從，徑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而愿以曾入黨籍，謫英州酒稅，移彭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乞歸，卒。

方蘇轍讀愿策，謂："願少年能不為進取計，異時當以直道聞，恨不及見。"淳祐間，愿曾孫大酉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帝改容嘉嘆，宣取所上書，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

張綱，字彦正，丹陽人。遷著作佐郎。初，朝議遣童貫、蔡攸使朔方，綱力論不可出師。及金圍京闕，命綱分守四壁，旋解嚴，詔登陴足月者遷。綱曰："主憂臣辱，義當爾，顧因此受賞邪？"卒不自言。

出，提刑江東。池將王進剽悍殘酷，詔綱乘傳窮竟。時國勢未安，諸將往往易朝廷，進擁甲騎數百突至綱前，綱叱進階下，即按問，罪立具，自是無越法者。請令郡邑月具繫囚存亡數，申提刑司，歲終以多寡為殿最。試給事中。

會推恩元祐黨籍家，自陳者紛至。綱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為正。張浚駐師九江，遣營卒以書至瑞昌，縣令郭

彦章揣知卒與獄囚通，乃械繫之。浚愬於朝，彦章坐免。綱言："近時州縣吏多獻諛當路，彦章不隨流俗，是能奉法守職，今不奬而黜，何以示勸？"為魏矼所劾，奉祠。秦檜用事久，綱卧家二十年，絶不通問。檜死，召為侍讀。

初，講《詩·關雎》，歷陳文王用人，寓意規戒。帝曰："久不聞博雅之言，今日所講，析理精詳，深啟朕心。"綱言："比年監司資淺望輕，請擇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任郡守有治狀者為之。"除參知政事。致仕。綱嘗書坐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賜謚章簡。

張嵲，字巨山，襄陽人。紹興中，疏言："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為今日計，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為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軼，多出此塗，願速擇良將勁兵戍守，以重上流之勢。"

又言："自駐蹕吴會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荆南為意，宜亟選牧御之才為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為保固計。人言國家之患，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朋黨之寖成也。"為万俟卨論罷去。

辛炳，字如晦，侯官人。蔡京廢發運司轉般倉為直達綱，舟人率侵盜，沈舟而遁。炳疏言："兩歲所入之數，較常歲虧欠一百三十有二萬，乞下有司計度。"忤京，責劍州監當。紹興二年，以侍御史召。地震，炳言："大臣無畏天之心，何事不可為。"其言甚峻。劾罷吕頤浩，并論張浚敗

事誤國。時方議和，炳言："和不可恃，宜講求守禦攻戰之策。"知漳州，卒。詔炳任中執法，操行清修，今其云亡，負無以葬，賜銀帛賻其家。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政和二年進士。為上虞丞。建炎三年，皇太子薨薨，仙井貢士李時雨請選立宗子，帝怒斥之，此後無敢有言者。

明年，帝播遷至越。寅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其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説，詔英祖入繼大統。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近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太祖在天，豈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鑾之期。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系人心之望。"帝讀之感悟。

樞密富直柔薦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既入見，復上疏申言前事，改令入官，擢監察御史。秦檜以直柔所薦惡之，諷言者論寅亮匿父喪不舉，下大理鞫問，無實，猶坐為族父冒占官户罷職。

贊曰：道夫剛士，中、幾故老。表臣、愿、綱，嵓、炳同調。不畏不侮，是明是保。濟濟修志，南渡國寶。寅亮小臣，乃決大計。雖遭讒嫉，位卑名熾。

許忻等列傳第十七

許忻　(宴)[晏]敦復　薛徽言　曾開
李彌遠　范如圭　王居正　黃龜年　張燾
張闡　陳橐　胡銓　胡寅 弟宏寧

許忻，拱州人。為吏部員外郎。上疏極論和議不便，略言："講和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以詔諭江南為名而來，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大臣，分部吾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吾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且國家嘗兩敗金人於淮甸，雖未能克復中原，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震，故金人復遣使來嘗試朝廷。為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罪王倫賣國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疏入，不省，謫撫州。

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曾孫。為左司諫。劉光世請

以淮東私田易淮西田，帝許之，敦復言："比者岳飛屬官以私事干朝廷，飛請加罪，中外稱美，謂有古賢將風。光世自處必不在飛下，乞以臣言示光世，令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中興有期，何患私計未便。"除給事中。

冬至節，取度牒四百充賜予。敦復奏："兵興費廣，用度當惜，矧兩宮在遠，陛下復奉一觴為萬歲壽不可得，有司乃□舉平時例慶賜乎？"遂寢。汪伯彥子召嗣除監司，敦復論："伯彥奸庸□國，其子素無才望，難任澄清。"改知袁州。又論之。居省兩月，論駁凡二十四事。

金使來要以難行之禮，敦復言："今所遣使以詔諭為名，儻欲陛下易服拜受，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苟從其一二，則此後小有違異，即成釁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秦檜方力贊屈己之說，敦復同尚書張燾疏斥逐群枉，力為自治自强之策。檜使所親諭敦復曰："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為身誤國家，請勿言。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

胡銓謫昭州，臨安遣人械送貶所，敦復往見守臣張澄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時以言事被謫。為開封者必不如是。"澄為追還。始檜拜相，制下，朝士皆賀，敦復獨有憂色，曰："奸人相矣。"張致遠、魏矼皆以其言為過。及竄胡銓，敦復曰："今方策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尋請外，奉祠，卒。

敦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薛徽言，溫州人。紹興二年，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淮

南。時郴、桂旱饑，徽言請於朝，不待報，即發衡、永米以賑，而以經制錢市米償之。後擢起居舍人。檜主和，徽言與晏敦復等七人拜疏爭之。一日，於上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寒疾卒。

曾開，字天游。累遷中書舍人。掖垣草制，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遷。建炎中，以中書舍人召。首論："自古興衰撥亂之主，必有一定之論，然後能成功。願講明大計，使議論一定，斷而必行，則功烈可成。"又論："車駕撫巡東南，重兵所聚，限以大江，敵未易遽犯。其所窺伺者，全蜀也，願擇重臣與吴玠協力固護。"又言："太祖懲五季尾大之患，幾甸屯營倍於天下，周廬宿衛領以三衙。今禁旅單弱，願參舊制增補之。"

遷禮部侍郎。時秦檜主和議，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又言："陛下以越勾踐為心，楚懷王為戒。"遂請罷。檜嘗招開，慰以温言，曰："主上虚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禄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聖德登大位，公當强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也。"又引古誼以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他日，開又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事耳，且此事大係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説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矍然。

開以病免，居閒十餘年。黄達如請籍和議同異為升黜，即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開，褫職，卒。

李彌遠，字似之，吳縣人。政和中，為起居郎。以封事剴切，貶官，奉祠，廢斥隱居者八載。二年，建康牙校周德叛，執帥宇文粹中，嬰城自守。彌遠以江東判運領郡事，單騎扣賊圍，以蠟書射城中，賊開關迎之。彌遠諭以禍福，勉使勤王。時李綱行次建康，共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

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奸言，今朝廷一日無事，幸一日之安；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安，已不可得，況能定天下大計乎？"帝嘉其讜直。紹興七年，遷起居郎。彌遠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復居是職，論事鯁切如初。

秦檜專國，決策通和。彌遠力言："陛下受金人空言，欲輕祖宗之付託，屈身尊奉之。借使金人始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所求無厭，從之則害社稷之計，不從則釁端復開，是今日徒有屈辱而後患未已。且陛下率國人以事讎，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檜邀彌遠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答曰："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為然，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默然。次日，彌遠再疏，言愈切直。時和議已決，賴彌遠廷爭，檜雖不從，亦憚公論。再與金使議，不受封册。宰相就館受書，納入禁中，多所降殺，惟君臣之禮不得盡爭。

檜嗾言者論彌遠沮和議，落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常憂國，無怨懟意。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如圭白其誤，帥為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

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

召試秘書省正字。秦檜力建和議，如圭與同省合議并疏爭之。既具草，引却者衆，如圭獨以書責檜曲學倍師，忘讎辱國。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如圭言："兩京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泣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命宗室士褒及張燾以行。檜以不先白己，益怒。如圭竭告去，杜門十餘歲。

檜死，被旨入對，奏："今屯田之法，歲之所獲，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廩食如故。貪小利，謀近效，故久無成功。宜籍荆、淮曠土，畫為邱井，別為科條役法，以修農利。"以病請祠。

時宗藩並建，儲位未定，如圭在遠外，獨深憂之。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深考群言，仰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矣。"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

復起知泉州。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為暴，如圭以法正之，宗官大沮恨。遂以中旨罷，僦舍邵武以居，卒。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入太學，時習《新經》、《字説》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耶？"流落十餘年。

范宗尹薦於朝，入對，奏："昔人有云：'君以為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為之理。然國勢日弱，敵氣日驕，何邪？蓋昔人於難者勉强為之，今以

為難，不復有所為，以俟天意自回、强敵自斃也。宣和末，以為難者十五六。至靖康，與宣和孰難？靖康末，以為難者十八九。至建炎，與靖康孰難？由此而言，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蓋宣和以為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為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臣有所不忍聞。"高宗嘉之，諭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

撫州守高衛以甘露降，為圖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却其圖。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為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鋭。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喫飯，共圖中興。'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銜之。

出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為二萬。

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手疏五不可，詔如建炎額。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鶉鴿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鶉鴿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

除兵部侍郎。入對，以王安石言不合道者裒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帝曰："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不知生於安石。"居正陳言："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者。"帝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邪？孟子所謂邪説，正謂是矣。"居正退，序帝語，繫於《辨學》，首及檜專國。居正自知不為所容，以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

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居正欺世盜名，奪職。

其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辨學》若干卷進之。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秘府。二書既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之學。

黃龜年，字德邵，福州人。呂頤浩再相，欲傾秦檜，引朱勝非兼侍讀。恐中書舍人胡安國持録黃不下，特命龜年書行，議者譏其侵官。遷殿中侍御史。劾檜專主和，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遂褫檜職。後詹大方希檜意，劾龜年附麗匪人，落職。

龜年微時，永福簿李朝旌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吾已許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

張燾，字子公，德興人。李綱為行營使，辟入幕。綱貶，燾亦貶。呂頤浩薦為起居舍人。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厚爵賞，募人伺敵動靜。"詔以付都督府及沿邊諸師。

七年，張滉特賜進士出身。滉，浚兄也。燾言："宣和以來，奸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回大業，今首賜滉第，何以塞公議？"帝念浚功，與書行。燾求去，遂奉祠。明年，以兵部侍郎召。帝曰："朕圖治一紀，收效蔑然，其弊安在？"燾曰："先定規模而能收效，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尋權吏部尚書。

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己就和。燾言："金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淵聖、母后、宗社，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為信然，而群臣國人未敢以為信然也。如其初無此心，二三其説，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便當以大義絶之。乃若略國家之大耻，置宗社之深讎，躬率臣民屈膝臣事，而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帝矙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忠，朕非不知此，第興兵以來，殆將一紀，無辜之民，肝腦塗地，朕兼愛南北，實所不忍。"燾頓首謝。

施廷臣擢侍御史，莫將擢起居郎，朝論大駭。燾率(宴)[晏]敦復上疏曰："仰惟陛下痛梓宮未還，兩宮未復，不憚屈己與敵議和，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耳。廷臣抗章力贊，始為一身進用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耻。御史為陛下耳目，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而得中丞，今廷臣又躋横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豈不蔽陛下之耳目乎？而莫將者又以此議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將則奸人也，望加斥逐，以杜群枉。"於是將、廷臣皆不敢拜。燾又面折如淵曰："達觀其所舉，君薦七人，皆北面張邦昌，今囁嚅附會，墮敵計，他日必背君親矣。"

燾既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亦自知得罪，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欲以公為直院。"燾大駭曰："燾乃不主和議者，使草國書，豈能曲徇意指哉？今日之事，其去在我；他日以罪去，則事由他人矣。"檜不能奪，乃止。

和議成，命判大宗正士褒與燾偕往朝八陵。燾與士

褒出蔡、潁，河南百姓歡迎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為宋民。"至永安諸陵，朝謁如禮。陵前石澗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涌溢，父老驚嘆，以為中興之兆。燾等入柏城，披鉏荊棘，隨所葺治，留二日而還。帝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黯然。

燾因清永固陵不用金玉，大略謂："金玉珍寶，聚而藏之，固足動人耳目，又其為物，自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帝覽疏，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朕斷不用金玉，庶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壽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惘惘。我斥候不明，坐失機會。我之動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為敵用，無一人敢北渡者。願飭邊吏廣耳目，先事而防。"時檜主和，惟恐少忤敵意，悉置不聞。

成都謀帥，上諭檜曰："張燾可。第道遠，恐其憚行。"檜以諭燾，燾曰："君命也，焉敢辭？"乃知成都兼本路安撫使。陛辭，奏曰："蜀民困矣，官吏從而誅剥之。臣至，首宣德意，俾一路咸霑惠澤。"帝曰："豈惟一路，恤民事悉委卿。"燾請先罷後劾，帝許之。會有詔令宣撫司納契丹降人，燾與胡世將言："蜀地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為戒。"世將奏寢其事。尋乞祠。

燾自蜀歸，卧家凡十有三年。檜死，除吏部尚書。金使施宜生來，燾奉詔館客。宜生本閩人，素聞燾名，一見，顧副使曰："是南朝不拜詔者。"燾以首邱桑梓動之，宜生於是漏敵情，燾密奏早為備。又因對，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酒庫酤良醞以奪官課。併乞罷減教坊樂工人數。

帝悉罷之。卒，謚忠定。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將命名，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宣和登第，累遷秘書郎。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己意。嘗謂闡曰："秘書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秘書幸矣。"檜默然，竟罷，奉祠。

孝宗在邸，帝選宮僚，謂："莊重老成，無逾闡者。"改兼侍讀。孝宗即位，闡權工部侍郎。時進太上册寶，工部例進官，闡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奈何辭？"闡笑曰："寶册非吾功也，吾能為子孫冒無功賞乎？"時數易臺諫，帝曰："臺諫好名，但欲得直聲而去。"闡曰："唐德宗疑姜公輔為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為鑒。"帝曰："朕非拒諫，辨是非耳。"闡曰："聖度如天，奈何與臣下爭名？"

金人求和，闡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耶？不可許。"帝曰："姑隨宜應之。"及金高志寧書來，所請三事，國書、歲幣之議已定，惟割唐、鄧、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通問。闡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今觀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韙之。

引疾奉祠，陛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讎，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居家逾月，卒。朱熹嘗言："秦檜力主和議，既摧折忠義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間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讎不可和者，惟胡右史、張尚書耳。"

陳橐，字德應，餘姚人。令新昌，以愷悌稱。吕頤浩欲援為御史，約先一見，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移知台州。台有五邑，嘗攝其三，民懷惠愛。母喪，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請起橐，橐力辭，終喪。

累遷權刑部侍郎。時秦檜主和議，橐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恥。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為，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檜恨之。出知廣州。復坐以他事降秩，遂致仕。

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於私室。既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為《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忌者移置第五。

秦檜主和，銓抗疏言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備詐誕，欺罔天聽，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於敵國，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易衣服。異時金人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金人變詐百出，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

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可為痛哭流涕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況今國勢稍振，諸將盡銳。只如頃者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欲導陛下為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檜以銓狂悖鼓衆，編管昭州。檜死，量移衡州。

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吴師古鋟木傳之，金人録其書千金。被謫時，朝士陳剛中以啟賀銓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皆為人所訐，師古、廷珪、剛中俱坐謫。

孝宗即位，擢起居郎。論："史官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從之。以旱蝗詔問闕失，銓言："陛下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次膺、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款我，願絶口勿言'和'字。"帝以邊事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主和，排浚，銓廷責之。

詔以和戎大詢於庭，侍從、臺諫預議者，主和者半，可

否者半。銓獨言不可和，上議曰："京師失守，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何㮚主和；維楊失守，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上以災異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賑災為急務，議和為闕政，謂和議成有十可弔，不成有十可賀。

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金又欲得商秦地，分兵攻淮。以銓措置淮西、淮東海道。時濠、滁皆陷，惟高郵守陳敏拒敵，而大將李寶擁兵不救。銓劾之，寶懼，始出師犄角。時大雪，河水皆合，銓先持鐵錘錘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乾道初，與祠，卒，謚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行於世。

胡寅，字明仲。少桀黠難制，父安國嘗閉之空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十卷於上，年餘，寅悉成誦不移。中宣和進士。除校書郎。金人破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遂棄官歸。

建炎三年，浚薦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略言："自古中國強盛，其得志四夷，必併吞掃滅，極其兵力而後已。今乃以仁慈之道、君子長者之事望於凶頑之粘罕，豈有是理哉？中興之策莫大於罷絕和議，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資。不然，僻處東南，萬事不競，決無可成之理。"呂頤浩惡其切直，予祠去。

紹興中，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自丁未以至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

使者不知幾人矣。聞二聖之聲音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臣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聖，所懼在劫質，所畏在用兵，而中國坐受此餌久而不悟也。望聖意直以世讎無可通之義，寢罷使命。”

高宗嘉納。既而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為兵家機權，竟反前旨。

寅既與浚異，乞便郡就養，予祠。檜憤寅不已，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責新州安置。檜死，復其官。

寅志節豪邁，初□第，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絶。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有《斐然集》。

宏，字仁仲。紹興間上書，其略曰：“夫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讎，子孫之所寢(苦)[苫]枕戈弗與共天下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為讎。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為負叛者，有協贊亂賊為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為討。臣竊痛心。”

高閱為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以强力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憯勝於加之以刃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强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仇為大恩乎？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

太后，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今閣下目睹忘仇滅理之事，猶偃然為師儒首，既不能建大論以正君心，乃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欺罔孰甚焉？

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秦檜遺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寧作書止叙契好而已，宏答書辭甚厲。檜死，宏被召，以疾辭，卒。

寧，字和仲。寅與檜忤，乃出寧知澧州。安國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贊曰：力排和議，胡銓最著。敦復、居正，若憤若厲。寅、忻、開、闡，反覆大義。圭、燾、遠、棨，以諷以勸。不有衆正，曷伸大義？

李植等列傳第十八

李植　韓公裔　向子諲　王衣　陳桷　程俱

附　徐俯　**季陵　汪藻**　附　韓駒

朱敦儒　葛勝仲　葉夢得

李植，字元直，臨淮人。兩舉於鄉。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女妻焉。靖康初，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群盜四起，餉道阻絶，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使督四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悦，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豈特軍餉而已。"

高宗即位，知湘陰，縣經楊么蕩析。植披荆棘，立縣治，專以撫摩為急。張浚薦為鄂州通判。大盜馬友、孔彦舟未平，植請修戰艦，習水戰，分軍馬左右翼，大破彦舟，伏兵誅馬友。歷除户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帥府舊

僚率皆屏黜，浚去，植即丐祠。檜死，子諿以户部尚書居邇列，語及龍飛舊事，召植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辭。丁母憂，歸葬，哀毁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鎮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

及金人渝盟，朝廷將大舉。以植漕運有才略，授京西、河北轉運使。致仕，還湘。時胡安國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於色，始終以和議為恨。謚忠襄。

韓公裔，開封人。初充康王府内知客。金兵圍京，王出，使公裔從行，次磁州，王與公裔謀間道南行，遲明至相，磁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

張邦昌遣韋淵來獻傳國璽，議者謂邦昌不可信，王怒，將誅淵。公裔曰："神器自歸，天命也。"王遂受璽命，公裔掌之。元祐后詔王入承大統，府僚謂金兵尚近，宜屯彭城。公裔言："國家肇基睢陽，直於睢陽受命。"時前軍已發，將趨彭城，會天大雷電，不能前。王夜半抗聲語公裔曰："明日如睢陽決矣。"既即帝位，累遷武功大夫。以事逆黄潛善，降三官。帝幸越，念其舊勞，召復故官。給事藩邸三十餘年，恩寵優厚。每置酒慈寧宫，必召公裔。

會修《玉牒》，元帥府事多放佚，秦檜以公裔帥府舊人，奏令修書官就質其事。俄除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其舍己而求於帝，銜之，遂與外祠。檜死，即復提舉佑神觀，賜第和寧門西。帝曰："朕與東朝欲常見卿，故以自近耳。"卒，謚恭榮。

向子諲，字伯恭，敏中元孫。知咸平，豪民席勢犯法，

獄具上。開封尹盛章方以獄空覬賞，却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法。

宣和初，除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淮南歲旱，漕不通，有欲濬河與江、淮平者。子諲言："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濬之使平，決不可。曩有司三日一啟閘，復作澳儲水，故水不乏。比年啟閉無節，堰閘不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

張邦昌僭位，敕舊往廬州問家，子諲檄郡守拘之。邦昌又使甥賫手書來，子諲不啟封，焚之，械繫於獄。遣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子諲言："去歲淵聖蠟詔，令監司帥守募兵勤王，臣即鏤板徧檄六路，漠無應者。間有團結，類如兒戲。惟淮東一路粗成紀律，諸司占吝錢物，莫肯供億。黜賞罰不行，陛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翫習故常，恬不知畏，將何恃以濟艱難哉？願詔大臣按劾諸路，悉加顯黜。"

子諲素與李綱善，黃潛善嫉之，罷知潭州。金人移兵湖南，子諲死守，被圍八日，率官吏奪南楚門遁。城破，坐失守罷。帝以子諲與他守臣望風遁者殊科，詔復職。

紹興元年，移鄂州。劇盜曹成據攸縣，子諲招之，成聽命。子諲又遣將西扼衡陽，南守宜章，成逡巡不敢南。向者百餘日，成忿子諲扼己，擁衆而南，子諲拒之。會官軍潰，度不可遏，單騎入賊中諭之，成執子諲歸，會吳敏檄至，成受招，始釋子諲。胡安國避地湖南，以書抵秦檜，言子諲忠節可用，起為江東轉運使。劉光世軍合肥，以乏餉告，亟退師。子諲馳至合肥，具見糧以聞，光世由是得罪。

除户部侍郎。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珍玩。潘良貴故善子諲，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金國報聘及奠朱震事，反復良久，良貴徑至榻前，厲聲叱之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帝色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言良貴無罪，願許子諲補外，上并怒同。張九成言："以子諲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帝於是三人俱罷。已知平江。

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諲不肯拜金詔，奏請却之。忤檜意，致仕。初漕淮南，張邦昌偽詔至虹，縣令已下迎拜，宣讀如常式，獨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子諲言於朝，易端益文資。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鄮林"。

王衣，字子裳，歷城人。歷大理寺正。林靈素將毀釋氏，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而已。"靈素求内批，坐以害風教竄之。停衣官。

建炎初，遷大理少卿。韓世忠執苗、劉黨獻俘，將盡尸諸市，衣奏曰："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婦女有雇買及鹵掠者。"高宗矍然曰："卿言極是。"即詔自傅、正彦妻子外皆釋之。范瓊有罪，衣奉詔鞫之，瓊不服。衣責以逼遷上皇、殺吴革、迎立張邦昌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囚詞伏矣。"遂賜死。龍德宫監王球盗本宫寶玉器玩，帝怒，欲誅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為敵有，何從復歸國家乎？"乃寬之。

先是，百司愆戾付寺，劾之至三，問取伏狀，被劾者懼，對莫敢辯。衣奏曰："伏與辯一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承者聽辯。"

從之。同詳定《一司敕令》，删雜犯死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議法詳明。紹興元年，權刑部侍郎，奉祠，卒。

陳楠，字季壬，温州人。提點福建刑獄。福州防秋兵亂，殺帥臣。楠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邀楠奏帥臣自斃，楠詭從其請。叛兵既調行，道追殺首二十餘人，一方以安。

紹興十一年，除權禮部侍郎。普安郡王出閤，奉詔與禮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楠等議以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閤禮例》上之，詔以不詳具典故，任意懷奸，與尚書吴表臣等並罷。十五年，知襄陽。兵火之餘，民物凋瘵，楠請重行蠲減。漢水決溢，漂蕩廬舍，躬率民兵捍築堤岸，賴以無虞。乞祠，卒。

當秦檜用事，以永嘉為寓里，士之夤緣攀附者，無不躐登顯要。楠出入頓挫，晚擢宗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遽罷。其節有足稱，自號"無相居士"。

程俱，字致道，開化人。建炎中，知秀州。金兵破崇德、海鹽，俱率官屬保華亭。尋乞歸。紹興初，召為秘書少監。時庶事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摭三館舊聞，比次為書，名曰《麟臺故事》。

擢中書舍人。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事，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財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恢復乎？"

徐俯以司門郎致仕，至是為右諫議，俱繳還，言："俯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昔元稹為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為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論，時謂荆南監軍崔潭浚實引之。近亦傳俯與宦寺倡酬，臣恐外人以此為疑，仰累聖德。"不報。以前棄秀州劾罷。久之，秦檜薦俱領史事，辭不至，卒。

徐俯，字師川，洪州人。為司門郎。靖康時，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皆避張邦昌改名。俯故婢為昌奴，客至，即呼前驅使。紹興中，權參知政事。朱勝非言襄陽上流所當先取，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岳飛。"俯獨持不可，帝亦不聽。

季陵，字延仲，龍泉人。守太常少卿。金人南侵，帝奔杭州，朝廷儀物委棄，陵負九廟神主以行。淫雨，詔求直言，陵言："將率之權太盛，宦寺之習未革。"又言："防秋已迫，願陛下先定兵衛及扈從之臣。萬一敵勢猖獗，便當整駕親按營壘，召諸道兵以為援，留將相大臣相率死守。勿效前日洗足奔竄。以扈蹕為名，棄城池以予敵。"

時張浚為川陝宣撫，陵論其太專，忤旨，落職。范宗尹薦其才，復為中書舍人。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維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將帥，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黄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吕頤浩知使能，不知任賢。自張慤、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己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

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效小勞以報主恩，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為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耶？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耶？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今欲薄斂而用度方闕，欲輕徭而師旅方興，罪己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陛下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當理，而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

朱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陵言：“金人寓淮甸，無復去意。若頤浩既去，勝非未至，金人南向，何以禦之？今日非論安危，實論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先是，范宗尹嘗仕僞楚，故凡受偽命者皆録用。陵疏言：“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抆拭，攻者踵來，臣試舉其罪大者言之：崇寧大觀以來，由詭道饕寵榮者幾何？邦昌亂朝，不能死節者幾何？苗、劉專殺，拱手受制者幾何？以義責之，固不容誅；以情恕之，亦不幸耳。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侍御史沈與求劾陵承望宰執風旨，罷官。

紹興二年，詔内外官言事，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誥牒，非强予則莫售；師旅糧草，非强取則莫給。一遇軍興，輒行預借。雖名曰和，實强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飽暖，而取豐美；器械不取堅利，而取鞏好。務末勝本，初無鬬心。賊至偽言退保，賊去盛言收復。遇敗以千為一，遇勝以一為千。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

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大府者無幾。夫强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賊至，擇精鋭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秖辦走耳。所至軍州，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竭取民以奉之。詭名虚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皆當議者。"復徽猷閣待制，卒。

汪藻，字彦章，饒州人。與胡伸並以文名，人為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遷著作佐郎。時王黼與藻同舍，素不咸，補外，奉祠，凡八年，終黼世不得用。

欽宗被留青城，藻與孫覿伴侍，夜分韵賦詩，以寬上意。高宗踐祚，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黄潛善惡之，遂假他事免之。明年，召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綰，黄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艷之。嘗論韓世忠、劉光世、王瓊不受節制，坐視主上南奔，擁兵自專之罪，朝論韙之。

紹興中，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紀録，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録。今逾二十年無復日歷，乞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為日歷之備。"制可。旋為御史張致遠所論，予祠。六年，修撰范沖言："日歷，國之大典，比詔藻纂修，事復中止，恐遂散逸，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史館修撰餐錢，聽辟屬編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

藻進顯謨閣學士。言者論其嘗為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卒。藻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群書，

老不釋卷，工儷語，制詞人多傳之。傳事稍增於舊。

韓駒，字子蒼，仙井人。政和初，坐為蘇氏學謫官。宣和六年，遷中書舍人，入謝，上曰："近年為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之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駒對："若止作制誥，則粗知文墨者皆可為。先帝制兩省，豈止使行文書而已？"上曰："給事實掌封駁。"駒奏："舍人亦許繳還詞頭。"上曰："自今朝廷事有可論者，一切繳來。"高宗即位，知江州，卒。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志行高潔，雖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師。敦儒曰："麋鹿之性，自樂閒曠，爵禄非所願也。"固辭，還山。

高宗即位，召之，敦儒不受詔。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翼宣中興譙定召於蜀，蘇庠召於浙，張自牧召於長蘆，莫不聲流天京，風動群國。君何為棲茅茹藿、白首巖谷乎？"敦儒始起。累遷浙東提刑。汪勃劾敦儒與李光交通，遂罷。

敦儒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時秦檜當國，喜獎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子熺亦好詩，於是用敦儒子為删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檜死，敦儒亦廢。談者謂敦儒老懷舐犢之愛，而畏避竄逐，故其節不終云。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為太常卿。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修嘗裒集為書，凡百篇，號《太常因革禮》，詔勝仲續之，增為三百卷，詔藏太常。

知鄧州。朱勔求白雀，不與，罷歸。建炎中，知湖州。時群盜縱横，聲摇諸郡。勝仲修城郭，作戰艦，閱士卒。

歲大饑，發官廩賑之。紹興中卒，謚文康。從孫邴。

葉夢得，字少蘊，吴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亹亹不窮。登進士第。歷祠部郎官。

大觀初，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非是。"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能者有才，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願繼今用人以德為先。"

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内輕外，且乞身先衆人補郡。明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職。起知蔡州，移帥潁昌府。李彦括公田，民訴者八百，夢得上其事，再罷廢。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不報。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顔岐、康允之皆嫉夢得，又與朱勝非議論不協。會有上書訟夢得者，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專領户部財用，辭不拜，歸湖州。

紹興初，起為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留守，奏防江措畫八事。初，建康屯兵歲費無樽，榷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又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軍用不乏。詔加觀文殿學士兼福建安撫使。平寇五十餘郡，然頗與監司異議，上章請老，特遷一官，致仕。

贊曰：植也才略，公裔勤勞。子諤忠節，衣、楠止骸。俱、陵詳敏，汪藻文高。雖得主眷，終受奸嘵。賢能實難，難於立朝。

仇陳郭唐李徐列傳第十九

仇悆 附 柳約

仇悆，字泰然，益都人。歷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燕山，悆饋饟畢給。時主將縱士卒掠市物，悆先期趨備，遂以不擾。

調高密丞，攝州録事。既行，邑民萬餘擁歸縣廨，然火警守，悆由他道得出，或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它日，悆方白事郡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不能遏。劇寇起萊、密間，素聞悆名，戒其黨毋犯高密境。密卒閉關叛掠，害官吏幾盡，獨呼曰："毋驚仇公。"

入為考功員外。時仕者宛轉兵間，亡失告牒十常七八，銓部無案籍，真偽錯亂，吏緣為奸利，謠言："吏勳封考，三婆兩嫂。"悆親為考覈行之。已，知廬州。

劉麟大入，統制張琦冀乘危為亂，擁甲士數千突入，迫悆上馬。悆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徇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神色不動，琦等錯愕散，人心遂定。

時金人出入近境，忞募廬、壽兵得數百，益兵二千，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遂復壽春。

麟至合肥，人心怖駭。牛皋適至，忞以忠義感之，皋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散而復集。其副徐慶墜馬，敵競赴之，皋掖以上馬，手斬數人，因免胄大呼曰："我牛皋也，嘗四敗兀术，可來決死！"敵遂潰。

明年，宣撫始遣大將王德來，時敵已去，德謂其伍曰："當事急時，吾屬無一人渡江擊賊，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公耶？"初，宣撫司既不以一卒援諸郡，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移不絶於道。忞謂："帥臣任一路之責，誓當死守。使金人有淮西，治兵船於巢湖，必貽朝廷憂。"力陳不可，尋詔詣闕，軍民號送之。

時金人無故歸侵疆，詭計叵測，忞力陳非策。秦檜方主和，以為異己，落職。知平江府，陛辭，言："我軍已習戰，非復前日，故劉錡能以少擊衆，敵大挫衄，若乘已振之勢，鼓行而前，中原可傳檄而定。"帝嘉之。

忞端方挺特，自初官迄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時，丞相范宗尹方為邑子，以文謁忞，忞曰："此公輔器也。"宗尹既當國，未嘗以私見。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忞驚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僚屬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柳約，字元禮，華亭人。高宗時，知嚴州。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問官守者。約屹保孤城，悉力捍禦，境内安堵。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吴會，詔嘉其忠。累遷户部侍郎。論："吴玕等罪未正，非所以厲

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奉祠。

金人渝平，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以敷文閣待制卒。

陳規 附 孫逸 寇宏 楊春 劉位 慶預岳 諒臣 郭偉 蔡延世

陳規，字元則，安邱人。建炎元年，知德安府。李孝義以步騎數萬薄城，陽稱受詔招安。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亟為備。夜半，孝義兵圍城，大敗之。與盜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求和，規出城與交質語，折箭為誓而去。

尋除漢陽軍鎮撫使。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噪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炮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寨去。當圍城時，有賊將背城看造天橋，規問：“有能殺賊者乎？”軍士田金請行，規酌以巵酒，金飲瞬，即橫槍下城，潛身濠中。濠岸高莫見。約行至賊坐處，即騰上岸，揮而刺殺之，復跳身入濠以還，城上皆歡噪。

徙沿江安撫。入對，首言：“鎮撫使當罷，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納之。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

劉錡領兵赴京，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為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四門，明斥堠，募土人鄉導間諜。布設初畢，金游騎已薄城矣。金龍虎大王提重兵踵至，規躬擐甲冑，與錡巡城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步兵邀擊，溺河者甚衆。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斫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錡然之。劫寨，殲其兵甚衆，金人告急於宗弼。

規大饗將士，問策安出，諸將請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急用，況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為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耶？"兀术自將鐵浮屠軍三千邀擊，規與錡行城，勉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鬬。時方劇暑，規謂錡毋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蔑不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城中兵爭奮，斬獲無算，兀术宵遁。規初至順昌，即廣糴粟麥實倉廩。會計議司移粟赴河上，規請以金帛代輸，至是成功者，食足故也。

移知廬州，既至，疾作。有旨修郡城，規在告，吏抱文書入卧内，規力疾起曰："帥事，機宜董之；郡城，通判。"語畢而卒。

規守德安時，嘗上屯田事宜，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田，皆相險隘立保砦，寇至則堡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分其半以耕。民户所營，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荳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為恒業。流

民自歸者，以田還之。條列以聞，詔下其法於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

規好賑施，家無贏財。嘗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閒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規即徹女奩嫁之。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録》，頒天下，為諸守將法。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

係逸，知濠州。閻勍奉兩京御容由蔡河而下，至濠，逸閉門拒之。勍曰："我王臣也。"逸曰："太尉率衆而來，逸未嘗識面，為一州軍民計，不敢開門。"勍曰："御容由城下，足下當出迎。"逸曰："今日之事，軍旅事也，謹具朝裳從城上望拜。"於是望拜於樓，勍不能奪，遂引去。

寇宏，壽春人。劫掠淮、泗間，屢犯濠州。州守李玠請和，宏許之。玠留州印與張德，而載家屬以行，過宏，宏待之甚厚。已而金人逼濠，張德求援於宏，宏破金將於城下。德感之，以州印讓宏，宏遂知州事。

紹興四年，金兵臨濠。城中兵少，每十人為一甲，其首者以長刀監守，無故上下者殺之。宏布袍軟纏，晝夜步行巡視，守陴者不敢懈。一日，宏在衆中望見三人擦城而去，宏呼其同甲七人斬之，人人悚慄。金軍以衝車雲梯傅城，宏作鐵錘，上插狼牙釘，有緣梯而上者，以錘擊之，鑿與腦骨俱碎。金以鼓數萬聚門外，一時俱鳴，女牆震而摧者三十步，飛矢如雨。宏乃張幕禦矢，令人運灰修女牆，指顧間，女牆如舊。既而掘城之半，凡七晝夜不休。宏以城必不可守，乃棄妻子，持母與寡嫂開門遁。宏至平江，匿迹民間。帝召見，命仍知濠。

楊春，大梁人。金亮南來，宋將王權屯廬州，敵未至，先遁。安撫龔濤召春議事，敵已離城二十里。濤委春權州事，自引衆走。敵圍城，春度勢不可拒，領衆突圍，過中派河駐扎，急募鄉兵二萬人守中派河口。

金主入廬州，不殺一人，出榜招流移復業，民歸之如市。春患之，先以三百人屯河口，阻絶行人，而領民兵二百伏州城南二十里，潛令孫彦率二十人夜踰城入，焚其倉糧而出，翌日再踰城入，掩敵所設街巷軍鋪，殺十七人，兵從城門殺出，奪馬五十四匹，天未明，已歸中派河。自此，城中敵人互相驚恐，知為中派河所劫，乃領兵欲攻中派河。

春預知之，先於險阻處分兵藏伏，敵至伏起，敵衆皆潰。又閱數日，約肥河縣尉張用夜同入廬州，金招撫使康定山率騎巷戰，春刺定山墮馬，紘石烈餘衆出城走，春復取廬州。

會朝廷以張淵權廬州安撫，淵上其功。是時沿淮居民死亡載道，惟春有捍庇功，解印而去，民皆恨之。

劉位，招信人。素豪强，為鄉里所推，聚民保橫山，分為軍，使諸弟姪各統之。時西北衣冠與百姓奔赴東南者絡繹道路，或百里無烟舍，州縣無官司，盜賊盈途，艱辛萬狀。及入泗州境，則聞招信劉家可依，故移流之人投橫山為樂國，衣冠具刺晉謁，位每頤指其館穀之所，於是狼狽來者得以暫安，而位亦漸自尊崇矣。

杜充邀位知濠州，位未至，濠已降金。張文孝據滁州，位收復之。文孝復來爭，位迎戰，誤逢賊兵被殺。即

其地立廟曰"剛烈"。位子綱襲父職,知泗州。

岳飛回駐於鎮江,綱詣行府,稟議曰:"泗在淮北,城郭不固,無兵無食,守乎,棄乎?"飛不答,良久曰:"此處舊名何州?"綱曰:"潤州。""更有何名?"綱曰:"南徐。"飛曰:"是矣。"綱會其意,出嘆曰:"岳鵬舉果有過人。"

慶預,京山人。自孩童如成人,後祝髮事浮屠,禪學甚高,得法於丹霞淳長老。守洪山以拒群賊,環繞百里地,人烟悉為盜境,而洪山獨全,慶預之力也。北方僧來投洪山者,戒臘圖有一千六百餘衆,寺中不能贍給,又有州縣官寄居百家。預計食盡不可支,乃集衆陞堂為説,寄居官供贍,一月外請自營求,僧行日給米二合。官員尋路南行,有達者,有不達者,僧之老幼悉餓死。

岳諒臣,知滁州。梅俊迪被殺,通判張格非代之,日事殺為威。嘗呼虞侯,一不應,即斬之,人皆股慄。專以重賞募人發掘窖埋道物。安撫葉夢得奏諒臣代格非,格非厚載以行,至烏衣,諒臣先置枷於市,榜曰:"枷張格非。"格非懼,棄舟而去,所齎之物復還官庫。諒臣命捕村中食人者六人至,詰之,曰:"無糧可食耳。"諒臣曰:"吾貸爾死,為我捕周智、張九贖罪。"二人最嗜食人者,磔之於市,自是食人者遂止。諒臣清介自守,惟一僧隨行,郡事之餘,多瞑目獨坐。滁人久猶思之。

郭偉,知太平州。崔增犯之,偉盡力守禦。有三賊挑戰,巡檢王宗引弓發二矢,連中二賊,城上人歡呼氣倍。又有賊首執大刀直犯城角先發,宗又射中之。賊稍退,驅所掠子女屠割於城下,縱火焚天慶觀,增兵去。

邵青復來，使人入城貿易，偉拒之。青衆數萬分布四壁，立硬寨，築慢道，與城等，射火箭焚燒樓櫓。偉城上與賊血戰，賊炮損一樓將壞，衆請修之，偉曰："賊車在城下，曉夜攻擊，何暇修？"命運(士)[土]實之。偉方食，青一炮碎其食案，又一矢斃其侍吏，偉不為動。夜募敢死士劫賊營，東風緊猛，焚所壘慢道及鵝車洞子諸攻具，賊不能救。賊用人剖腹取心祭風，亦不應。又決畎河水淹浸賊寨，賊計窮，拔寨遁去。青謀士魏曦多智略，偉用輕箭射一文字，為青所得，青遂殺曦。

蔡延世，建昌人。權知軍事。金將遣十人持檄至建昌，延世令入城，盡殺之。兵至城下，問十人所在，延世示之首級。金人怒，攻之，為延世所敗，不攻而去，故建昌獨全。陳規傳增改，孫逸以下舊史無，今增入。

郭永　唐重　附　郭忠孝　程迪　鄭驤　魏彦明　劉惟輔

郭永，字謹思，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若神。為丹州司法參軍。州守為奸利，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為動，則謬為好言，薦之朝。後守欲變其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

尋知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取諸縣以給。永以書抵幕府曰："取民膏血以資觴豆，可乎？脱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府遣卒數輩刺諸縣短長，莫敢迕，永械致之府，府為并他縣追還。部使者及郡文移有不便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不行，大

谷人安其政。既去數年，復過之，老稚遮留如永始去。

燕山兵起，以永為其路轉運判官。時郭藥師怙恩暴甚，安撫王安中莫敢問。永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禮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雖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他日亂邊者，必此人也。"

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籍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谷，聞之，先弛濠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宗澤守京師，澤以大名當衝要，檄永與杜充、張益謙相犄角。永即朝夕謀戰守具，不數日，聲振河朔。居亡何，澤卒，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為轉運使。

劉豫來寇，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徂擊。或勸益謙委城遁，永曰："北門所以遮蔽梁、宋，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待外援，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乞先為備。攻圍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報國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豫以車發斷碑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

茲命也，奚為？”

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奇永狀貌，且素聞其賢，乃自相語，欲以富貴啖永，永瞋目唾曰：“無知之衆，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説降乎！”怒罵不絶。金人諱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死當率義鬼滅爾曹！”金人怒殺之，一家皆遇害。

永博古今，得錢即買書，家藏萬卷，為文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慨然掩卷終日，尤慕顔真卿為人。初聞兩宫北狩，永號絶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大元帥府檄書至，始勉强一餐，其忠義蓋天性然。紹興初，謚勇節。

唐重，字聖仕，彭山人。時朝廷以拓土為功，邊帥爭興利徼賞，凡蜀東西、夔峽路及荆湖、廣南，皆誘近邊蕃夷獻其地之不可耕者，謂之納土，因置州縣，所至騷然。重以其利害白之宰相，遷起居舍人。

金人入京師，重言：“開邊之禍，起於童貫，請斬之以謝金。”且定守城之計。金人要求金帛，王孝迪下令，有匿金銀者死，許人告。重曰：“如此，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主矣。”尋知同州。金人已破晉、絳，將及同。重度不能守，乃開門縱州人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示必死。金人疑有備，不復渡河而返。先是，陝西宣撫使范致虚提五路兵勤王，至陝州。重遺書言：“中都倚秦兵為爪牙，諸夏恃京師為根本。今京城圍久，若五路之

師逡巡未進，則爪牙不足恃，而根本搖矣。然關中公私之積已盡，又聞西夏侵掠鄜延，為腹背患。莫若移檄蜀帥及川、陝兩路，共資關中守禦之備。”致虛銳於出師，為金將所敗，軍皆潰，退保潼關，五路之力益耗。

長安謀帥，以重知京兆。重前三上疏，乞早臨關中以符衆望。且畫三策：上鎮撫關中，次駐節南陽，其下仍守汴、洛。若引兵南度，此最無策。并條奏關中防河事宜，大意謂：同、華沿河與金人對壘，邊面亘六百餘里，乞增兵十萬，委漕臣儲偫以守關中。復上疏曰：“關中百二之勢，控制陝西六路，捍蔽川陝四路。今蒲、解失守，與敵為鄰，關中固，則可保秦、蜀無虞。緣逐路帥守、監司各有占護，不相通融。昨范致虛會合勤王之師，將帥各自為謀，不聽節制。乞置元帥府，令總管秦、蜀兵馬，帥守、監司并聽節制，緩急則合諸道之兵以衛社稷。”不報。

金將婁宿破韓城，時京兆餘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克臣報曰：“汝能以身徇國，含笑入地矣。”又遺書轉運使李唐儒曰：“重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智力何所施，一死報上不足惜。”及金兵圍城，城中兵不滿千，固守逾旬，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城破。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衆潰，重中流矢死。謚恭愍。

郭忠孝，河南人。宣和間為東路提舉。解梁、猗氏與河東接壤，盜河販鹽者數百為群，歲起大獄，轉相告引。

忠孝止治其首，餘悉寬貸。王黼怒其廢格鹽法，免。

靖康初，入對，以和議為非，力陳追擊之策，卒不用。改永興提刑，措置保甲。初，議者請擇保甲十萬剌為義勇，分隸河朔諸郡。忠孝曰："保甲者，歲久死亡者衆，擇三萬人守都城可也。河朔，騎兵之地，非保甲所宜。"從之。忠孝亟走關陝，得勝兵三萬，分隸十將統之。

金人再逼京師，永興帥范致虛入援，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備，願分兵走太行，扼其歸路，彼必來戰，城下之圍可緩。"致虛以為然。檄馮翊守唐重與忠孝同出河東牽制，大軍盡出函谷。忠孝獨以蒲、解軍三千至猗氏，遇金人，破之。逾絳州，入平陽，會大軍失利淆、澠間，乃引還。

及金人攻永興，兵寡，或勸忠孝以監司出巡，可以避禍。忠孝不答，與唐重分城而守。已而攻破城東南隅，忠孝與重及楊宗閔、桑景詢俱死之。景詢，介節士也。童貫用事，州縣官皆迎肩輿，望塵而拜，惟景詢不拜，識者多之。

程迪，字惠老，開封人。經略唐重以迪提舉軍馬，措置民兵。金人自同州渡河，迪詣种氏諸豪，謀率衆保險，俟其勢稍衰，出奇擊之。重亦揭榜，許民擇險自固。會前河東經制使傅亮建議當守不當避，重從之，去者悉還。

既而金兵益迫，重令迪行視南山諸谷，將徙治其中，因召土豪集民兵以補軍籍，應募者衆。亮語重曰："人心如此，假以旬日，守備且具，奈何望風棄去？"重大然之，即檄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選兵迎戰，使老稚得

趣險，尚可以活十萬人。亮執議守城。金人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誓不與敵俱生，同盟皆感泣。城破，乃自亮所分地。

始，亮先出降，衆潰。迪徇於衆曰："敵仇我矣，降亦死，戰亦死。"憤怒大呼，士皆感奮。迪持短兵接戰，身被創幾徧，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士舁置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斂，容色如生。詔謚恭愍。

鄭驤，字潛翁，玉山人。知溧陽縣。時議自建康鑿漕渠，導太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可否，驤條息利病，力止之。累遷京兆府路提舉常平。

時陝右大稔，驤奏以所部本息乘時廣糴，得米六十萬斛。高宗初，知同州。時議金陵、南陽、長安為駐蹕計，驤言："南陽、金陵偏方，非興王地。長安四塞，天府之國，可以駐蹕。"金婁宿拔韓城，乘勝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驤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城破，赴井死，謚威愍。

驤集熙寧迄政和攻取建置之迹，為《拓邊録》十卷，兵將蕃漢雜事為《別録》八十卷，圖畫西蕃、西夏、回鶻、盧甘諸國人物圖書，為《河隴人物志》十卷，序贊普迄溪巴温、董氈世族為《蕃譜系》十卷。

魏彦明，通判延安府。金人圍城，彦明當東壁，空家資以賞戰士。城破，彦明坐城樓上，金人諭使速降，彦明曰："吾家食宋禄，爾輩使背吾君乎？"婁宿怒，殺之。

劉惟輔，涇州人。為熙河馬步軍副總管。金人得秦州，經略使張深遣惟輔禦之。金前軍距熙才百里，惟輔進

軍，短兵相接，舞矟刺其先鋒將黑鋒，洞胸墮馬死，敵為奪氣，退。深檄張嚴往追之，戰於五里坡，嚴與曲端期而不至，遇伏死，惟輔遁歸。

金人略熙河，惟輔將去，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悉焚之。金人追及，惟輔匿山寺中，金人執之，誘以百方，終不言。金人怒，捽以出，惟輔奮首曰："若欲斬，即斬吾頭，豈汝捽也。"即閉口不復言，死。

李彦仙　附　邵雲　吕圓登　劉宣　屈堅　王忠植

李彦仙，字少嚴，鞏州人。有大志，所交皆豪俠士。嫻騎射。家極邊，每出必陰察山川形勢，或瞷敵人縱牧，取其善馬以歸。陝守臣李彌大留為裨將，戍淆澠間。

金人再至汴，永興帥范致虛合西兵入援，彦仙遮説曰："淆、澠道隘，難以衆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陝，可為後圖。"致虛不聽，果敗。時彦仙為石壕尉，堅守三觜，民爭依之。下令曰："尉異縣人，非如汝室墓於是。今尉為汝守，若不悉力，金人將尸汝於市。"衆皆奮。金人攻三觜，彦仙掩殺千計。

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彦仙陰遣士厠其間，金人不覺。乃引兵攻其南郭，夜潜師薄東北隅，所納士内應，噪而入，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栅中條諸山，旁郡邑皆響附。事聞，即命知陝州。彦仙搜軍實，增陴浚隍，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俱存亡。"聞者感服。

三年，婁宿自蒲解大入。彦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兵

大潰，婁宿僅以身免。彦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詣宣撫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即空城渡河，北趨晉、絳、并、汾，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由嵐、石、西河道鄜、延以歸。浚不應。婁宿率叛將折可求衆號十萬來攻，分軍為十，日輸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彦仙意氣如平常，登譙門，大作伎樂，潜使人縋而出，焚其攻具，金人却。食盡，煮豆啖士，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告急於浚，浚檄都統制曲端將涇原兵來援。端素疾彦仙出己上，無出兵意。浚幕官謝昇曰："金旦暮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浚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裨將吕圓登等來援，間關傷仆，僅有至者。

彦仙日與金人戰，將士未嘗解甲。婁宿奇彦仙才，啖以官，彦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即降，畀前秩。"彦仙曰："吾寧為宋鬼，安用汝富貴為？"命强弩一發斃之。守陴者傷夷日盡，金益兵急攻，城破，彦仙率衆巷戰，矢集身如猬，左臂中刃不斷，戰愈力。金人募必生致之，彦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可以身受敵刃。"既聞金人縱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吾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六。紹興中，立廟陝州，名義烈，後易謚忠威。

彦仙頎而長面，嚴厲不可犯，有籌略，善應變。嘗略地至青澗，猝遇金人，衆愕眙。彦仙依山植疑幟，徐據茂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彦先追襲於隘，躪死相枕。關以東皆下，陝獨存，金人必欲下陝，彦仙以孤城扼其衝，再逾年，大小二百戰，金人不得西至。城破，民無二

心，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金人，哭李覲察不絶。金人怒，屠其城，全陜遂没。裨將邵雲、吕圓登皆死。又有李彦仙，係韓世忠潰將，亡命海中為盗者。

邵雲，龍門人。金人破蒲城，雲聚少年數百壁山谷，時出撓之。會邵隆起兵，雲往從之。彦仙遣客説以義，遂來歸。城破被執，婁宿欲命以千户長，雲大罵不屈，婁宿怒釘雲五日而磔之。金人就視者，咀血噴其面。至抉眼摘肝，罵不絶。

吕圓登，以良家子應募。彦仙保三觜，圓登功最多。城垂破，以兵來援，身重創，持彦仙泣曰："圍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見公，且死無恨。"創深方卧，聞城破，遂起戰死。

劉宣，為秦鳳路兵馬都監。金人入關、陜，宣遺蠟書，密與吴玠相結，且率金將任拱等以所部歸朝。約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縷擘之。

屈堅，為忠州防禦使。金人圍陜府，堅引所部救之，圍解。金人執堅，堅曰："始吾所以來，為解圍也。城苟全，吾死何恨！"金人殺之。

王忠植，太行義士也。紹興十年，金人圍慶陽，胡世將檄忠植赴陜，西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使拜詔，忠植曰："本朝詔則拜，金國詔則不拜。"惟清械繫，金帥不能屈。使甲士引諸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帥怒詰之，忠植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

徐徽言 附 劉士英 張忠輔 僧真寶 李覿

徐徽言，字彦猷，西安人。少為諸生，泛涉書傳，負氣豪舉，善談功名。大觀二年，詔求材武士，召見，賜武舉絶倫及第。

金人圍太原，徽言一戰破之。時朝議割兩河以紓禍，聶昌出河東，為金人所劫，以便宜割河西麟、府、豐三州隸西夏。晉寧軍民大恐，曰："三州棄，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矯詔耳，設有詔，猶當執奏，況無耶？"遂率兵復取三州。

時河東郡縣淪没，遺民日徯王師之至。徽言陰結汾、晉土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則奏為守長，聽世襲。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即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雁門，留兵戍守。且曰："定全晉，則中原指期克復。"奏上，詔徽言聽王庶節制，議遂格。

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涉河圍之。先是，徽言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為姻，迺登陴以大義嘵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太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宿之子。當是時，環河東皆已失，獨徽言堅壁持久，撫摩疲傷，與金人大小數十戰，俘殺過當，晉寧號天下險。徽言廣外城東壓河，下壍不測，譙堞雄固，備城甚整，命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以勁兵往來為游援。

金進攻數敗，圍之益急。晉寧俗不井飲，寄汲於河，

金人載茭石湮壅支流，城中水乏絶，儲偫寢罄，鎧仗空敝。徽言能得衆心，以死固守。既自度不支，取炮機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遣人馳書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裨校陰約婁宿啟郭納金兵，徽言決戰門中，格殺甚衆退嬰牙城以守。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劍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曰："我天子守上臣，義不見蔑敵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持之急。金兵至，挾之以去，然猶憚其威名。

婁宿得徽言所親，説其具冠帔見，徽言斥曰："汝為敵人，搖吻作説客耶？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為誰守？"徽言曰："吾為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已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為？"徽言怒曰："吾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婁宿又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益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汝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向之，徽言披衽迎刃，意氣自若。飲以酒，擲杯嫚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射殺之。宗翰聞其死，罪婁宿曰："爾何殺義人以逞爾私？"

初，徽言與劉光世束發雅故。光世被命援太原，輒頓不進。徽言移書趣之至再，猶前却，即露章劾其逗撓，封副與之，光世惶遽引道。及死事聞，高宗撫几震悼。謚忠壯。徽言子岡既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世著忠義云。

劉士英，為温州教授。方臘陷處州，州人爭舟具欲遁，士英獨與邵茂才石礪治兵峙糧，籍保伍，分其地為八

隅，以鐘為約，令民聞鐘聲則趨所守堞。未幾，賊來攻，拒守四十餘日，官軍至，賊潰去。靖康初，通判太原。金人入境，帥臣張孝純欲避之，士英力止。及城破，士英死之。

太原民石竣保聚西山，粘罕擒之，釘之於車，剸刃於股。粘罕曰："爾肯服，當予爾官。"竣嫚罵曰："我姓石，石上釘撅，決無改移。"遂支解之。

張忠輔，宣和末，同崔中、折可與守嶧縣。金人來攻，嬰城拒敵。中度不可支，有二心。忠輔宣言於衆曰："必欲降，請先殺我。"中遂斬忠輔首，擲陴外，以示金人，既開城門，可與不屈，見殺。建炎中，録可與子五人，而忠輔不與，士論惜之。

僧真寶，代州人。為五臺山僧正，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及還山，州不守，敵衆大至，寺舍盡焚。敵下令生致真寶，至則抗詞無撓。敵異之，不忍殺，使郡守劉駒誘勸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

李靚，龍泉人。幼孤，就學數年，嘆曰："國家遭播越之變，安能呫嗶章句間？"遂從岳飛軍，已而隸淮西將孫暉麾下。紹興十年，靚與敵轉鬬天津橋南，俘翟將軍，乘勝逐北，遂陷陣死。補入。

贊曰：臨難死綏，烈士之懿。金湯可憑，亦在人寄。忿規沉謀，永重決計。彦仙、徽言，之死靡二。維垣維城，何難畫地。

劉陳楊趙翟李張馬列傳第二十

劉汲　附　趙樽　吕由誠　楊粹中

劉汲，字直夫，丹稜人。通判隆德府。時方士林靈素用事，郡人班自改《易·繫辭》為妖言。汲下自獄，靈素命轉運使陳知存按驗。掾吏懼，欲變獄，汲卒以實聞。

欽宗時，為京西轉運副使。金人再逼京師，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馮延緒傳詔撫諭，令諸道罷兵。汲謂副總管高公純曰："詔書未可遽信。"公純問故，汲曰："詔下以去年十二月，鄧去京七百里，今始至州，何也？安有議和三月而敵猶未退乎？此必金人協朝廷以款勤王之師爾，可速進兵。"公純難之，汲請自行，馳數十騎赴都城，知帝已北行，汲素服慟哭。尋代公純攝帥事，捐金帛饗士，為戰守計。

詔鄧州備巡幸，汲廣城池，飾行闕，以待乘輿，具甚備。知鄧州兼京師安撫。汲奏："欲復兩河，當先河東。欲復河東，當用陝兵。"金人諜知鄧州為行所，命其將銀朱

急攻京西。汲集將吏，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來，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民有請涉山作砦以避敵者，汲曰："是棄城矣，然若屬俱死無益。"乃下令曰："有材武願從軍者留，餘從便。"得敢死士四百人，又令曰："凡仕於此，聽送其家，寅出午返。"衆皆感服，無一人失期。

及南陽破，命將戚鼎將兵三千逆戰，又命靳儀與宗印分西南門犄之，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望見宗印從間道遁，即自至鼎軍中，麾其衆，陳以待。敵至，皆死斗，敵却。俄而儀敗，金人攻之益急，矢下如雨，汲死之。謚忠介。

趙樽，為成閔中軍統制。閔令樽屯德安，居五日，信陽軍以金兵來告，曰："信陽雖小，實為德安表裏，不可失也。"樽乃將所部馳赴之，金兵遁去。

金人攻淮西，樽在信陽犒軍，而進柵於蔡州城南。州將出兵方成列，樽出不意，縱火宿草，鼓噪而進，遂斬其將，樽整衆而入，復蔡州。金人乘大雪，突騎五百傅城下。樽敗之，弗追，曰："恐其誘我也。"金兵復合圍，勢甚盛，且斷樽歸路。樽厲將士曰："金人雖多，而無攻具，但堅守，一心無恐。"金將亦厲其下曰："城卑薄，一鼓可陷。"於是以勁弓數百齊射，守者不能立。未停午，從西北坎墉而上。樽下城率軍巷戰，從午至申，金人敗，出城去。方鏖戰時，宋軍旗頭與金軍旗頭鬬於城上，兩邊衆兵如山，不敢動，以視其勝敗，金旗頭竟死，餘衆散亂，多墮城，宋旗頭亦隨死，莫有知其姓名者。

時招討王宣以兵復鄧州，趙樽告急，宣行次比陽，諜

報敵騎已到確山。宣舍步兵，以騎分作三陣，約：第一陣先嘗，不勝，退居第三陣後；第二陣遞進，不勝，退居第一陣後；第三陣合戰，則兩陣齊發。又命汲靖五隊衝突陣心，不用弓箭，以短兵接。靖為敵所圍，宣援之出，追逐四十五里。蔡州圍解，宣還襄陽。敵衆來攻，宣遣趙晟等戰于黃渠，我師失利，宣遂班師講和。

晟為鄂州統領。嘗召至行在，有劄子論："襄陽雖為京西要地，荆南號荆楚上流。光化軍邊面間路十九處，上至夔、陜，盡是坦途，並無關阻。若敵人知之，直造夔路駐兵，則襄陽、荆南皆不足恃。一則扼蜀水路，舟不得通；一則據上流，順流而下，武昌、九江皆失險矣。"軍中號為趙大斧。

吕由誠，字子明，誨之季子。知襲慶府。時金人破京師，群盜所在蜂起。由誠崎嶇至郡，城圮糧竭，于是晝夜為備。版築甫就，劇賊李昱擁衆奔至城中，知其有備，陽受元帥府招安而去。時京東諸路兵騎多内訌，獨由誠拊循有方，士樂為用，前后數被攻圍，屹然自立。群盜中，救援皆絶。一日，金兵四集，由誠嚴立賞罰，厲以忠義，守兵爭奮。金人百道攻城，矢石如雨，人無叛志。判官趙令(佳)[佳]同心誓守，城破，俱被執。金人欲生降之，由誠不屈，乃殺其子仍於前，由誠不顧，與令(佳)[佳]同遇害。其家四十口皆被執，無生還者。

楊粹中，真定府人。建炎二年，金兵大入。時粹中知濮州，固守不下。宗翰以濮小郡，易之。將官姚端夜擣其營，直犯中軍，宗翰跣足走免。遂急攻城，凡三十三日而

破。宗翰入城，粹中登浮屠不下，宗翰嘉其忠義，執以歸。粹中竟不屈，死。守禦官杜績亦死之。贈徽猷閣待制。趙樽舊史無，今增入。

陳淬　楊邦乂　附　易青　胡斌　范旺

陳淬，字君鋭，莆田人。紹聖初，下第，挾策西游。時吕惠卿帥鄜延，淬戎服往見，惠卿問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見，又何事？"惠卿忌之。宣和中，為真定馬步副總管。金人入真定，淬以孤軍禦之，妻孥八人皆遇害。

建炎元年，宗澤命擊金人於南華，敗之。王善者，金種落也。擁兵十萬，長驅兩河。淬與長子仲剛拒戰，賊飛刃及淬，仲剛以身蔽刃，死之。金人迫采石。檄淬援建康，淬將中軍，戚方將前，王瓊將後。淬曰："彼衆不過千人，吾伏兵廬舍間。俟其旋濟旋獲，則後不相知，訖濟，當盡獲矣。"杜充不從，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床大罵，刃交於胸，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録。

楊邦乂，字晞稷，吉水人。知溧陽縣。叛座據府城，殺官吏。邦乂立獄，囚趙明於庭，欲誅之，因諭之曰："爾悉里中豪傑，誠能集爾徒，為邑人誅賊，不惟宥爾罪，當上功畀爵。"明即請行，邦乂飲之卮酒，使去。翌日，討平之。

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杜充駐劄建康。充遣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於馬家渡，自辰至未，戰數合，勝負未決。王瓊擁兵弗救，淬被擒，充降金。金人濟江，鼓行逼

城。時尚書李棁等皆具降狀，逆之十里亭。宗弼入城，棁等率官屬迎拜，惟邦乂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宗弼不能屈，遣人説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翌日，宗弼與棁等宴堂上，立邦乂於庭，邦乂叱棁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欲死，趨書'死'字。"邦乂奮筆書之，金人相顧動色。已而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遥望大罵曰："若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心。詔謚忠襄。

邦乂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窺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實娼館也。邦乂初不疑，酒數行，見娼女出，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

易青，摧鋒軍士也。紹興中，韓京討廣賊曾衮，募敢死士夜劫其營，青在行中，為所執。賊驅至後軍趙續砦外，謂續曰："汝大軍為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爾。"賊又言："吾不殺汝，第持黄榜來招安。"青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賊怒焚之，青死，罵不絶口。

胡斌，為殿前司將官。童德興戍邵武，江閩寇作，招捕司檄德興禀議，獨留斌將弱卒數百留城中。紹興三年，盜衆大至，斌奮身迎戰，所格殺甚衆。賊益生兵，官軍所存僅數十人。或告以衆寡不敵，斌曰："郡民死者以萬計，賴生者數千人由東門而出，我不綴其勢，使得脱走，則賊躡其後，無噍類矣。"遂巷戰，卒遇害，其尸僵立，移時始

仆。民為立廟，賜名武節。

范旺，南劍巡司軍也。初，順昌盜俞勝等作亂，土軍陳望素樂禍，謀舉砦應之，旺叱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為虐，是無天地也。"凶黨忿剔其目而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污之，不從，節解之。賊既平，旺死迹在地隱隱不没。邑人驚異，為設像，歲時祭享。

趙立 附 姚興 龔楫

趙立，徐州人。以敢勇隸兵籍，數有戰功。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知徐州王復拒守，命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復酌卮酒，揮涕勞之。城破，復堅坐廳事不去，謂宗翰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合門百口俱被殺。後謚壯節。

城始破，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之死，夜半得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慟哭，手瘞之。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邀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遂復徐州。詔權知州事。立奏為復立廟，每遇歲時及出師，必帥衆泣禱焉。

時山東諸郡莽為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會金將昌圍楚州急，宣撫使杜充命立往赴之。金人扼於淮陰，麾下欲退，立怒曰："正要與死戰，何謂扼路，令諸軍回顧者斬！"大戰四十里，士卒有失仗者，拔砌階磚相擊，嶽廟前街三里許皆拔盡。立口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

麾。既入城，休士而後拔鏃。詔以立守楚州。

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廢屋，城下燃火，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稍引退。宗弼北歸，假道於楚，立斬其使。宗弼乃絶楚餉道，立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立為泗州漣水軍鎮撫使，知楚州。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騎將襲其背，立奮矛刺之，俱墮地，奪兩馬而還。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為三陣應之。金人以鐵騎數百横分其陣而圍之，立奮身突圍，持梃左右大呼，金人落馬者不知數。

承州既破，楚勢益孤，立遣人詣朝廷告急，趙鼎遣張俊救之。俊不肯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願與偕行。"俊復力辭，乃命劉光世督諸鎮救楚。以書趨會兵者五，光世訖不行。金知外援絶，圍益急，攻東城，立募壯士焚其梯。立登磴道以觀，飛炮中其首，左右馳救，立曰："我終不能為國克敵矣。"言訖而絶。金人疑立詐死，不敢逼。越旬餘，城始破。

立家先殘於徐，以單騎入楚。為人木强不知書，忠義出天性。不喜聲色。每戰擐甲先登。初入城，合徐、楚兵不滿萬，二州衆不相能，立善撫馭，無敢私隱。言及金人，必嚼齒而怒，所俘獲磔以示衆，未嘗獻行在也。劉豫遣立故人齎書約降，立不發書，焚於市中，且曰："吾必滅豫乃止！"圍既久，衆益困，立夜焚香望東南拜，且泣曰："誓死守，不敢負國家，不幸城破，必巷戰決死。"及破，衆如其言。

自金人侵中國，率以虚聲脅降，惟太原堅守逾二年，

濮州城破，殺傷相當，皆為金人所憚，而立威名戰功咸出其上。明年，金人退，得立屍譙樓下，頰骨箭穴存焉。謚忠烈。

姚興，相州人。從劉錡守順昌，復宿亳，後隸都統王權麾下。金亮在壽昌，劉錡命權迎敵，權不進。錡督戰益急，權不得已，守廬州。金兵至淮，得以維橋從容而渡。既渡，權遣興拒之，而自保和州。興與金人遇，麾兵力戰，手殺數百人。告急於權，不應。部卒李二竊權旗幟遺金人。至是，金人立權旗幟以誤興，興往奔之，父子俱死。

開禧元年，户部侍郎趙善堅言："姚興以四百騎當金人十數萬，自辰至午，戰數十合，援兵不至，竟死於敵。金人相謂曰：'有如姚興者十輩，吾屬敢前乎？'忠勇如此，宜加爵謚。"於是賜謚忠毅。

龔楫，世以儒學顯。建炎初，聞金人克郡縣，輒忿恚不食。宗弼據和州，以偏師萬人築補新塘，遏絶濡須之路。楫率家僮百餘人襲之，鄉里從者三千餘人，俘獲頗衆。縱遣所掠州民父母妻子，將歸於滁、和。遇金兵大至，不得前，麾其衆曰："今日鬬死，亦足稱義士！"戰敗，為所獲，猶挺劍刺其一人，罵不絶口，金人臠割之，年二十二。趙立傳俱增改。

翟興　李興　張玘　附　薛慶
馬擴　附　邵隆

翟興，字公祥，伊陽人。與弟進應募擊賊，號"大翟"、"小翟"。高世由以澤州降金，金以為西京留守。興與進

提步卒數百，卷甲夜趨洛陽，擒世由斬之。洛陽再破，進在伊陽，收散亡千人，與金人戰於驢道堰，生擒金將翟海。再戰夾河，乘勝入洛陽。金人聚數州之衆薄城下，斧諸門入，進率諸子巷戰，次子亮死。

進知河南府。會叛將楊進來犯，進乘半渡擊之，破賊四砦，馬驚墮塹，為賊所害。興保伊州。明年，代知河南府。楊進屯鳴皋山北，興帥兵時出擾之，進南走，興邀擊之，進中流矢死，餘衆潰去，西京平。賊王俊據汝州，興招之，俊偽許。入其境則塞井夷竈。興命攻之，指顧間有登城者，俊棄城去，退保繖蓋山。興按轡入城，秋毫無犯。三日進兵山中，免胄大呼曰："我翟總管也！"衆皆披靡，遂破之。

時河東北雖陷，土豪聚衆保險，興遣蠟書結約之，皆願受節制。授河東北路軍馬使。遍檄山寨，由是汾、澤、潞、懷、衛間山砦首領皆應命。金兵攻河南時，興軍乏糧，就食諸道，僅存親兵自衛。興授彭玘方略，設伏，金帥就擒。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焚其書。豫乃陰啖其將楊偉，偉殺興，攜其首奔豫。或云賂偉為內應，以兵徑犯中軍，興奮擊，墜馬死。

興威貌魁偉，每怒，鬚輒張。軍食不繼，士以菽粟雜藜藿食之。激以忠義，無不奮厲。在河南累年，金人不敢侵諸陵。子琮，沈勇有父風，繼興為鎮撫使。

李興，王屋人。世農業。以保扞鄉里，聚衆萬餘。車駕南渡，興往來懷、衛間，攻擊金寨。翟興以書幣迎之，遂

聽興節制。

董先者，以窮困依興，興弟畜之。忽酒間伏甲縛興，興涕泣求送制司，夜宿林間，送者熟寢，興得荷械而逃。先以商州叛附劉豫，及金人渝盟，興集衆自天津橋轉戰至鼎門，傷重昏仆，夜半復甦，敗金人於河清，奪回藝祖御容。朝命除興知河南府。

李成率騎至城下，興開城門以待，成疑不敢入。興尋退保白馬山，成圍攻之，晝夜不息，鼓聲振山谷，兩旬不絶。興惟幼子在側，遍諭諸將曰："今雖圍急，誓死以守，萬一有失，當抱此兒南向以謝天子，諸公欲降者請自便。"諸將感泣。興雖在圍中，歲時伏臘，取間道詣陵前獻酒。李成知不可屈，乃歸西京。朝廷以興孤軍難守，詔班師，興率萬人南歸。

張玘，澠池人。翟興制置京西，玘以衆屬焉。董先為制置司前軍統制，玘佐之。金將高瓊率衆取商州，玘乘鋭奔擊，裨騎不能從，單馬至四皓廟。金兵數百騎至，玘瞋目大呼，挺刃突擊，金兵披靡莫敢向，是日九戰九捷。

劉豫據京師，董先偽降豫，不挈家，豫使人迎其妻。先密書報玘勿遣，且述必還意。王倚攝虢州，從偽意堅，玘知之。一日，倚詣玘議事，玘叱下，責以大義，斬之。後董先自偽齊歸，玘還兵柄，退就位，時人義之。累功領御營宿衛前軍都統，屯泗州。

時金人攻海州急，詔玘會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赴之。敵環城數十匝，矢石如雨，玘麾精騎衝其陣，殺獲萬計，海州圍解。玘中流矢，卒。子蓋上其功。孝宗即位，命祠於

戰所。

薛慶，起群盜，張浚招之，慶感服，因遷承州、天長、保寧鎮撫使。金人欲自運河引舟北歸，而趙立在楚，慶在承，扼其衝，不得。金監軍昌欲會兵攻楚州，真揚鎮撫郭仲威約慶俱往迎敵。慶至揚州，仲威殊無行意，置酒高會。慶怒曰："此豈縱酒時耶？我為先鋒，汝當繼後。"上馬疾馳去，平旦出西門，從騎不滿百，轉戰十餘里，仲威訖不至。慶與其下奔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倉皇墜馬，為金追騎所獲，金人殺之，承州遂破。

馬擴，隨父馬政使金，政死，擴代為使。事具《李良嗣傳》。在金軍中，宗望給田使耕種自贍。久之，請開酒肆為市沽，宗望許之。擴因結識往來者，與各山寨通音耗。寒食日，偽隨大姓送喪，攜所親十三人奔五馬山寨。訪知信王榛流落民間，為茶肆傭，篡取以歸寨，奉為主。兩河忠義聞風受旗榜者近數萬人。

兩遣使詣行在，路梗不得達。王遣擴自行，擴率五百人轉河朔，皆大盜據險。擴所至，單騎入其寨，諭以信王請兵之意，盜皆踴躍忻從，擴記其姓名次第。及河，群盜以舟濟之。至東京，見宗澤，澤送之維揚，所從之士不滿百人。

既見帝，首言："太上北狩時，使內侍張恭傳密旨，令到南語官家：金人無信，兵勝則我可歸。"帝揮泪褒諭。擴出，宰相黃、汪等言擴不可信，帝厲聲曰："信王，朕弟也，手迹朕識之，何疑焉？"即條制除信王河外兵馬都元帥。

擴具四事，其一言："息壤之盟，古人以之成事，願陛

下斷以不疑，付之閫外。”其二言：“軍期急速，文事不限夜晝，至即通奏，庶免誤事。”其三言：“勿用監軍奪權掣肘。”其四言：“所給器仗，盡選犀利者給用。”時潛善、伯彦忌之，選數隊烏合之兵付擴以行，未至大河，有旨令一人一騎不得渡。擴知事不就，由濟南以歸行在。金宗輔破五馬山寨，信王不知所終。

建炎三年，擴上書言四誤六失，大約言：“不能據險就形勝以爭天下，輒泥於請和，當防不防，當擊不擊，進退皆失其會。建都巴蜀為上策，武昌為中策，金陵為下策。幸金之不來，猶豫遷延，是謂無策。”

紹興二年，為湖南、二廣司參議。時賊曹成執向子諲據道州。擴遣人往諭，成釋子諲，納款。參謀范直方欲趨之赴行在，擴曰：“是激之使復亂也，不若撫以為用。”宣撫吴敏受直方言，不從擴。擴獻詩曰：“未敢此時非趙括，已愁他日類田豐。”遂辭職歸卧融州山溪。擴去，而成衆復亂。

金使烏陵思謀入境，即問擴所在。帝急召之，俾入館見思謀，因叙舊見之好，歷舉敵人小字，詢其安否。思謀蹙然，皆舉封謚以答。時議欲以擴奉使，思謀懼其小己也，曰：“去必見留。”遂信不遣。

邵興，解州人。初據神穀山，後入興元，投王庶。張浚以其名與年號同，改名曰“隆”。在商州，屢與金人戰，或暫失之，俄即收復。及和議成，詔割商以畀金，隆甚怏怏，秦檜改隆知牧州。在任二年，飲酒暴卒。或云檜使人酖殺之。隆知兵機，善料敵，能得士心，每戰有功。

王湛，商州人。略賣書史，多機詐，避兵川中。會邵隆在川，屈己奉之。隆料金人有還河南意，然不久必復取之，乃作料理河南之策成編，授湛，使詣行在。湛匿隆所著，改為己作，投贄見樓照，照未之信。既而金人許割三京地，照大驚，以湛策獻秦檜。檜喜，薦湛為樞密院編修，隨照宣諭陝西。李興、馬擴、邵隆舊史無，今增入。

贊曰：豪傑起事，何地無之。不有所遇，才亦何施。汲、泝、張果，立也威幹。二興勇略，馬擴忠款。英英辨舉，有義有叙。惜乎無成，悲彼宋替。

張嶷等列傳第又二十

張嶷　胡舜陟　沈晦　薛弼　附　蕭振

張嶷，字柔直，福州人。舉進士，為小官。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京族子以嶷薦，遂即館。

嶷嚴毅聳拔，意度凝然，異於他師。忽謂諸生曰："汝曹會學走乎？"諸生曰："嘗聞先生教令徐行，未聞教以走也。"嶷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命耳。"諸子大驚，亟以所聞告京曰："先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見嶷深語，斂容問計。嶷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為第一義耳。"京因叩其所知，遂以楊時薦，於是召時。

嶷後守南劍州。會范汝為遣葉徹寇南劍，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戰。嶷獨率州兵分為數隊，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多具飯。將戰，則食第一隊人，既飽，遣之出城，便食第二隊人，度所遣兵力將困，即遣第三隊人

往代，第四至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飽而力不乏。徹中流矢死，衆敗走。孺知士安懼無功，即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孺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徹子聲言復仇，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夾攻，大敗之，城賴以全。

再知處州。嘗欲造大舟，幕僚不能計其直，孺教以造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有欲築紹興園神廟垣，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孺教之自築一丈長，約算之可直二萬，即以二萬與匠者。董役內官無所得，進秘閣修撰，卒。後廟食邵武。

胡舜陟，字汝明，績溪人。欽宗即位，言："今結成邊患，幾傾社稷，自歸朝官趙良嗣始，請戮之以快天下。"遷侍御史。張邦昌僭命，舜陟仍舊官，再上劄子，請邦昌亟退居臣位。高宗即位，言者論其嘗事偽廷，出知廬州。

時盜賊充斥，廬人振恐，日具舟楫為南渡計。舜陟至，修城，治戰具，人心始安。賊孫琪至廬，舜陟乘城拒守，時出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群盜攻蹂無全城，舜陟守廬二年，安堵如故。

移知建康。舜陟以金人勢逼，求為浙西宣撫參議。韓世忠在鎮江，以舜陟擅棄建康，縛於桅檣，舜陟曰："朝命也。"乃舍之。後為廣西經略。

舜陟先與吕源有隙，舜陟因討彬賊，劾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朝政，檜奏，遣大理寺官袁楠往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

舜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為之哭。妻江氏訴於朝，

詔通判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乃罪勘者。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宣和廷對第一。金人攻汴京，從肅王樞出斡離不軍後，金人歸，晦還，為給事中。言者論封駁之職不可以賞勞，除知信州。帝如揚州，將召之。侍御史張守論晦為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為終身累耶？"不果召。

知鎮江府。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又乞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招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成强藩。時不果用。

趙鼎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甚壯，膽志頗怯，更觀臨事，能副所言與否？"為廣西經略。南州蠻酋莫公晟旁結峒蠻，歲為邊患。晦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晦犒遣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奉祠，卒。

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尤甚。故累致人言。然其當官才具，不可掩云。

薛弼，字直老，永嘉人。金兵攻汴京，李綱定議堅守，衆不悅，弼意與綱同。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綱去太原，弼言："金必再至，綱不當去，宜先事河北。"金人果再入。改湖南運判。

楊么據洞庭，命岳飛討之。么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飛謀益造大舟，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鬬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逐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

王彦自荆移襄，遷延不即赴。彦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横，以弼代之。彦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彦感悟，即日出境。

除岳飛參謀官。飛母死，遁於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蕭振奏留對糴米八萬斛以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利在掊克，即先告檜，風御史劾振要譽，振謫池陽。檜死，復遣振還成都，一切以寬治。或問其故，振曰："承縱弛，革之當嚴。今繼苛刻，非寬則民力瘁矣。"帝嘉振治行，謂宰臣沈該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卒於府治。死之日，民無老稚相與聚哭於道。遺表至，帝悼惜之。

振居瀕江，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為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為"蕭家渡"云。

贊曰：貞者事幹，豈必依違。循名責實，吏道乃揮。鬻識陟計，晦膽弼機。振治均美，附奸何譏。

宇文曹韓王洪朱張列傳第二十一

宇文虛中 嗣子紹節 鄭望之 傅雱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歷中書舍人。宣和間，將興燕雲之役，以虛中為參議官。虛中上言："本朝與遼講和百年，一切恭順。今不封殖，為我藩籬，而遠逾海外，引强捍之女真為鄰。女真藉百勝之勢，不可以禮義服。以百年怠惰之兵，當新銳難抗之敵；以寡謀安逸之將，角逐於血肉之林。恐中國之禍未有息期也。"王黼大怒，降集英修撰。

及宗翰、宗望南侵，帝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至此奈何？"虛中請下詔罪己，即命屬草，略曰："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幸持權，貪饕得志。"帝覽詔喜曰："今日不吝改過。"時守禦難其人，欲召熙河、秦鳳帥姚古、种師道，帝命虛中曰："卿與二帥情好如兄弟，以一使名護其軍。"遂以虛中為軍前宣諭使。虛中檄趨二帥後，先引西兵至汴門。會姚平仲劫金營，失利，金兵逼城下，虛中縋而入。

欽宗欲遣人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咸畏行，虛中承命，冒鋒刃而進。至營，露坐風埃，金人注矢圍繞，久乃得見康王。次日，見宗望。抵暮，遣人隨虛中入城，要御筆書定三鎮界。詔虛中再往，明日，從康王還。復又三往，金人固要三鎮，虛中泣曰："太宗殿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金人言其非妄，遂解兵北去。言者劾其議和之罪，竄韶州。

建炎二年，詔求使絶域者，復以虛中為太上祈請使。明年，金人遣歸，虛中曰："奉命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遂留。寄詞張孝純曰："有人若問南冠客，為道西山采蕨薇。"又詩云："定鼎未應周命改，登牀合許宋人平。"又曰："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雁何時到上林。"久之，金人重其才藝，官以翰林學士，掌詞命。書金太祖《功德碑》，號為國師。

虛中雖仕金，乃心不忘王室，以蠟書密奏不一事。東南之士憤恨陷北，虛中密以信義結約，金人不覺也。王倫歸，虛中附奏云："如敵人以家屬為請，願以没賊辭之。"秦檜慮虛中沮和議，悉遣其家往金，其子師瑗言："臣父以身殉國家之急，與他被執者不同，家屬望朝廷主張先定於十年前者。"為檜所抑，不得對，全家驅迫出境。

虛中仕金，每呼同列為"磺鹵"，貴人積恨，媒孽成罪，以其家藏圖籍為反具。虛中曰："高士談家圖籍尤多，豈亦反耶？"有司并殺士談，虛中老幼百口同日焚死。檜死後，太學生程宏圖言："虛中有反金之謀，秦檜忌之，私遣人告於金人，遂致族誅，使忠臣望絶于本朝。"孝宗朝，謚

肅愍，命族子紹節為後。紹節第進士，知廬州。韓侂胄議用兵，紹節專為固圍計。鄧友龍譖於侂胄，以書讓之，紹節略曰："公有復仇之志，而無其略；有開邊之害，而無其利。浪為進取，非所敢知。"侂胄不樂。後僉事樞密，於蜀事審而後言。其卒也，寧宗悼之。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金人攻汴京，宰執議遣使勞軍，皆莫敢往。已定某為正使，召至都堂，逡巡闕門，已失所在。適望之至，張邦昌執其手曰："鄭郎中可。"望之曰："何事？"邦昌語之故，望之乞見上請旨，邦昌曰："有甚旨，且往軍前看敵家云何。"遂押之出國門，為軍前計議使。

至軍，金有郎君語之云："和意只似買賣，割地輸幣而已。"望之云："買賣者彼此物價相酬，既輸幣，又割地，直是强取一邊矣。"金人不答，遣還。上命再往，望之與三寶奴論辨，金人堅執如初。上又命副李棁往，棁見金帥，北面膝行而前，流汗喪魄，唯唯不敢措一辭。金帥自以書牒朝廷，要割三鎮，欲得宰相交地，親王送軍過河。時康王與張邦昌乘筏渡濠，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又遣望之同棁再往，以珠玉遺金帥。望之見留逾旬，會宇文虚中持割地詔至，望之得還。因言敵强我弱、不可不和狀。

建炎初，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沮損國威，以致禍敗，責連州居住。久之，帝念曰："望之，朕故人也。"復吏部侍郎，致仕。

傅雱，臨江軍人。高宗甫立，即欲遣使如金，莫敢承者。李丞相與雱語，遂委之，借工部侍郎以行。完顏希尹

問雱來意，即云："本國與貴朝原無深怨，只因語言寡信，前日兵至城下，南朝自無守備故耳。今日方來通問，如何便要取二帝？"隨差學士李侗館伴，侗與雱閑論："華夷盛衰不常。昨者，侗在城下，金只七人登城，城上兵皆散，人不用命如此，可見貴朝疏略。"又言："貴朝初得燕山，侗舉族相慶復為中華人，不料如此。"雱懇以二帝情事，侗云："二太子在時，曾商量欲發太上回，二太子死，無人言此。"過數日，侗來私語云："南朝復有兵過河，失利去。既已遣使議事，又發兵來，如何相應？郎君必差人到館，當準備對答也。"次日，高尚書果來，云："三次兵過河，盡有黃榜。初張換，次馬中，次張所，皆敗去。"雱云："必盜賊假榜鼓衆耳。"高去，侗復來，言："今人見議守河不用遼人，直取中國人來，貴朝發兵，正犯其所忌。昔年遼亦如此，不謀自治，散募烏合之衆，人雖多，總不為用，見敵即潰，潰散即為盜賊。自己殘破州府，不亡不止。貴朝若截河為界，保全南畔州府，力亦不小，何須引强敵也。"雱歸，具奏之。

宇鄭傳俱增改。傅雱舊史無，今補入。

曹勛　韓肖胄　王倫　附　王綸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靖康初，為閤門宣贊舍人。從徽宗北遷，過河十餘日，謂勛曰："不知中原之民推載康王否？"翌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并持韋賢妃、邢夫人信，又諭勛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勛自燕山遁歸。

建炎元年秋，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入，高宗泣以示

群臣。勛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東京，奉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於外。紹興十一年，金宗弼遣使議和，授勛團練使報之。及淮，遇宗弼，遣還。命易右職持節，尋充金國報謝副使。召入內殿，帝灑泣諭以懇請親族之意。及見金主，正使何鑄伏地不能言，勛反覆開諭，金主首肯，許還梓宮及太后。勛充接伴使。

二十九年，副王綸為稱謝使。金主亮定計南侵，勛、綸還言其恭順和好，人怒其妄。

韓肖胄，字似夫，祁州人，忠彥孫。父治守相州，請祠，詔以肖胄代父任。陛辭，帝曰："卿父子相代，榮事也。"

建炎二年，擢工部侍郎。川陝馬綱路塞，肖胄請於廣西邕州置司，互市諸蕃馬。紹興二年，詔百官各言省費裕國之策。肖胄言："天下財賦窠名舊悉隸三司，今户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窠名於户部，户部不能悉；問諸州窠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窠名，則此項遂亡。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出納，可罷罷之，可併併之，立為定籍守之。經費之大，莫過養兵。人亡而冒請者衆，願立覈實之法，重冒請之罪，則餉給不虛，此其大者。生民常賦之外，吏緣為奸，斂取百端。被寇之地，復業未及，而吏已追呼於門矣。願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三年乃賦，此其先者。"

三年，簽書樞密，充通問使。時金宗翰專政，人皆危之。肖胄奏曰："和乃權時之宜，臣半年不返命，宜速進兵，不可因臣而緩。"至金，金知其家世，甚重之，往還纔半

年。自帝即位，使者凡六七，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來。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復召赴行在，除簽書樞密。

奏言："諸大將之兵自主庭户，宜命總帥抽其精鋭自成一軍。今當以安集流亡為先，江、淮間荒田至多，若招人授田給糧，捐其租賦，必將接迹而至。軍士舊為農者，非甚精鋭，仍復使其力耕，創為營屯。止則固守，出則攻討。"和議定，命為報謝使。接伴者迎於境，謂當稱恩賜，肖胄三四反，乃塞。至金，就館議事，衆皆聳聽。其還，給氈車及頓遞宴設，自肖胄始。

知紹興府，奉祠，卒，謚元穆。昔琦作書錦堂，治作榮歸堂，肖胄又作榮事堂，人以為榮。

王倫，字正道，萃人，旦弟旭之元孫也。家貧無行，任俠京、洛間。汴京失守，欽宗御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恨無官耳。"遂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恶少數人，傳旨撫定。宰相何桌以除命太峻，斥不用。

建炎元年，選能專對者，假刑部侍郎，充通問使，朱弁副之。見金宗翰，議事見留。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黄龍府，倫遣忠金往通意，兩宫始知高宗即位矣。久之，宗翰使烏陵思謀即驛見倫，語及舊事，倫曰："海上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厥成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豈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盍歸我二帝、太母、復我二疆，使南北赤子毋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曰："君言是也，當盡達之。"

已而宗翰召與語，曰："思謀云云，此特侍郎自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哉？天定亦能勝人，元帥詳之。"宗翰不答。是後，宇文虛中等繼至，宗翰皆拘之。越五年，宗翰忽自至使館，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入對備悉，帝優獎之。時方與劉豫構兵，寢其說。

明年，韓肖胄使還，金使李永壽、王詡繼至，倫為館伴，與道雲中故舊，二人倨少戢。七年春，徽宗訃至，以倫充迎奉梓宮使。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曰："河南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行，因附進太后、欽宗黃金各二百兩，仍以金帛賜宇文虛中等。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移文取國書，倫曰："國書須見金主面納，若所銜命，則祈請梓宮也。"豫脅取不已。會金迓者至，即渡河，見昌於涿，具言豫無狀，且言："豫忍背本國，豈能終事大朝？"是冬，豫廢。昌語倫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帝大喜。

八年，再使金。引至都堂，授使指二十餘事。及見金主，為設宴三日，命蕭哲、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偕倫來，舉朝沸然，皆歸罪倫。中丞勾龍如淵面責倫曰："公為使，當於彼中論定禮數，安有同使至此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來往虎口，中丞乃言倫如此耶？"檜解之曰："中丞無他，欲激公了此事耳。"倫見通古，以二策動之。通古恐，議令檜見金使於館，受書致帝禁中，畢事，金遂歸梓宮、太后及河南地。

九年春，以倫簽書樞密，改東京留守。倫至東京，見

宗弼，交割地界。交割之議實昌及宗磐主之。宗磐專政跋扈，為金主所誅，併及昌。召倫赴金國議事，拘於中，由府令耶律紹文問倫："知昌罪否？"倫曰："比蕭哲以國書來，天下皆知係上國意，使人只奉命通好耳。"金主曰："貸卿還國，反間貳我君臣耶？"別遣藍公佐論歲貢、誓表、册命等事，遷倫於河間。

居六載，命為平灤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使來趣之，倫拒益力，金主怒，命縊之。倫冠帶南向拜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愛一死辱命！"遂就死，年六十一。河間雨雹三日。子述間行得骨以歸。孝宗録其孫三人。賜謚節愍。孫楠，自有傳。

王綸，建康人。以薦為監察御史。論事忤秦檜，劾罷。檜死，為試中書舍人兼侍講。上喜讀《左氏春秋》，綸進講每當上意。累遷同知樞密。

金將渝盟，邊報沓至。宰相沈該不敢聞，綸與參知陳康伯奏之，議遣大臣為泛使覘敵，且堅盟好。綸自請行，乃以為稱謝使，曹勛副之。至金，館禮甚隆。當時，金已謀侵江南，特以善意紿綸耳。金主召對便殿，發數問，綸條對無屈。還朝，言敵意無他，宰相湯思退等皆賀。綸丐外，卒。

論曰：虚中仕於金，乃心宋室，宋人始終憐之。宋人日望和，使者數輩不得，至倫乃成，竟以胡銓一疏，負詬於千古。然倫終能拒金之仕，完宋之節，兩人得失，其可以偏詞論哉？秦檜挾和秉國，不能致倫生還，而慮虚中沮和議，悉驅其家往金以貽族滅，此又出尋常計慮外者。人臣奉命專對，苟利國

家，死生以之，二子有焉。前史稱虛中恃才輕肆，倫市井無行，豈其然乎？

洪皓　朱弁　張邵　附　崔縱　林沖之　魏行可　閻進　吳國安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初舉進士，即拒王黼朱勔之請昏。為秀州司録。歲滂發廩，別以青白幟涅民手為識，無紛競者。邀留浙東綱米以濟，人人咸德，稱洪"佛子"。

秀軍叛，縱掠，惟過皓門不犯。嘗上書止帝金陵之行，他日，帝問張浚曰："近諫移蹕者誰？"浚以皓對。吕頤浩薦之使金，皓方居喪，頤浩解衣巾易衰絰。入對，皓奏："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警晉訓楚也。"帝悦，假禮部尚書、通問使，龔璹副之。時淮南盜賊踵起，李成甫就招，乃命皓兼京東撫諭使。

此過淮，而成方與耿堅圍楚州，皓聞堅可撼以義，密諭之稟命於朝，堅遂强成斂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璹曰："虎口不可入。"皓遂還，上言："成以軍食絶，有引衆建康之語。今靳賽在揚，薛慶在高郵，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時，宜且畀之綱運，如晉明待王敦可也。"帝從之，即命撫成，給米五萬石。皓間行至順昌，有盜張俊梗潁道。皓説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因撫之。

至金，留太原一年，移雲中。宗翰逼使仕劉豫，皓死拒之，宗翰怒，將殺之，旁一將嗟曰："忠臣也。"為之跪請，得流遞冷山。龔璹竟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上京僅百里。地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

王希尹聚落也。希尹敬皓，使教其子。或不給食，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麵食之。希尹以取蜀策見問，皓力折之，希尹曰："海大，吾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曰："兵猶火也，弗戢自焚，自古無四十年不止者。"時時與希尹偉辨，希尹或喜或默，或發怒欲殺之，皓曰："無使大朝受殺行人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為名可也。"希尹義之。和議將成，希尹訪於皓，皓言："封册乃虛名，年號本朝自有，東南不宜蠶，絹不可增也。"希尹挈之如燕，留一月，希尹受誅，黨類株連者數千人，皓以異論得免。

方二帝遷居五國，皓在雲中，密遣人獻桃梨粟麵，二帝始知。帝即位，皓聞祐陵訃，北向泣血。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於帝，言："順昌之役，金人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二十年音問，僅賴此書。"宇文虛中受金官，薦皓為翰林直學士，皓辭。

金主生子，大赦，釋皓與張邵、朱弁還鄉，已復追之，及淮，而皓已登舟。

自己酉出使，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弁、邵生還。皓入見帝於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豈可舍朕去耶？"引見慈寧宮，帝人設簾，太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退見秦檜曰："錢唐暫居，而景靈宮極土木之華，豈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鐘大呂乃可。"

金人來取趙彬等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問環，

鄭人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吴人，宜留不遣。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又言：“王倫、郭元邁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又言：“室撚寄聲。”室撚者，宗翰僕也，檜色變。御史李文會劾皓，徙外。

明年，大水，中官白鍔宣言：“燮理乖戾，洪尚書名臣不用。”諫官詹大方論皓、鍔更相稱譽，各坐流責，後徙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贈謚忠宣。皓在北廷，金人甚敬之，詩文爭相抄誦。及還南，金使至，必問安否。為檜所嫉，不死於敵，而死於貶，人皆恨之。子适、遵、邁。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弱冠入太學，晁説之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鄭介汴、洛間，多故家遺俗，弁游其中，聞見日廣。靖康之亂，家碎於賊。弁南歸。

建炎初，議遣使問兩宫，弁奮身自薦，為通問副使。見宗翰，為所留。紹興二年，金帥府議遣一人歸許和，宇文虚中欲弁與王倫探策決行，弁曰：“吾自分必死，豈覬覦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早申四海之養於兩宫，吾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使以節為信，今有印亦信也。願留印，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懷之，卧起與俱。

金人逼仕劉豫，弁曰：“吾恨不食其肉，忍北面之乎？”金人怒，絶其饋遺，弁忍飢待盡。已又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官移書？”耶律紹文曰：“上國威命朝至，則使人夕以死，夕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與洪皓訣，乃具酒食，召被掠

士夫飲，半酣，語曰："吾一旦畢命，幸瘞我某處，題曰'有宋使臣之墓'。"衆皆泣下，弁笑曰："此臣子常分，何足悲也？"金人不復强。

王倫歸奏，弁送徽宗之文，有曰："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感泣，謂張浚曰："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殿，勸帝知幾圖終，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畫為獻。秦檜惡其言敵情，僅轉奉議郎，卒。

述所見聞忠義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傅偉文、李丹、僧真寶、婦人丁氏、宴氏、小校閻進、朱勣等死狀，請加褒録。

張邵，字才彦，烏江人。建炎三年，金人南侵，詔求可使軍前者，邵慨然請行，假禮部尚書、通問使，即日就道。

至濰州，見左監軍昌，命之拜，邵言："皆南北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强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爭端，是以大國能勝之。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昌怒，執邵，囚於密之柞山。又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呼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於獄。久之，復送金拘之燕山僧寺。

又作書遺金帥言："豫之南侵，勝則大國失養鷹之術，不勝則豫持首鼠之謀。"尋徙之會寧。會大赦，許宋使自便還鄉，人人多占籍淮北，冀幸稍南。惟皓、弁與邵言家在江南。

十三年和議成。與皓、弁俱歸。升秘閣修撰。詹大

方論其奉使無道，奉祠，卒。邵在會寧，以訓蒙資束脯，喜誦佛書，雖異域不廢。初使金時，遇秦檜於濰州，及歸，上書言檜忠節，時論少之。

崔縱，臨川人。建炎初，使金者悉被繫，莫敢往。縱毅然請行，至金，首以大義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徙之窮荒，久之，許南使自陳聽歸。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竟握節以死。

林沖之，莆田人。靖康初，使金被拘。初猶給乳酪，已欲邀其受官，沖之詞色奮厲，徙之奉聖。復逼仕偽齊，不屈，置顯州極北地，幽佛寺十餘年，髭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無恨，所恨國耻未雪耳。"南向一慟而絶。

子郁，從子震、霆。郁統卒勤王，兵噪遇害。震仕秘書少監，以不附二蔡有聲。霆為删定官，詆紹興和議，即挂冠出都，廢放以死。莆田人稱為忠義林家。

魏行可，建安人。建炎二年，以太學生應募奉使，充通問使。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言："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亟以還趙，賢於奉劉萬萬也。"紹興六年，卒。其使也，吴人郭元邁以上舍為之副。不肯髡髮換官，亦卒於北焉。

閻進，宣武人。建炎初，從行通問，至雲中。金人拘留使人，散處之，進亡去，被獲。高慶裔問："何為亡？"曰："思宋耳。"又問："郎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

謂行刑者："吾南向受刃，我皇帝在也。"行刑者曳令面北，進踊身直起，盤旋數四，卒南鄉就死。

又有校尉朱勣，分在宗翰所，自求妻室。宗翰令自擇所掠人，勣取最醜者，人莫諭其意。不半月亡去，追之還，宗翰怒，勣含笑死梃下。

吴國安，處州人。亦在拘留使。金人脅降之，國安延頸就刃。後得遺還，知袁州，卒。

贊曰：行人善詞，君命是司。况使絶域，死生不測。蘇武嚙雪，握節首白。凜然千古，忠貫日月。有美宋臣，秉德不惑。或死或歸，並義均烈。

陳東汪若海等列傳第二十二

陳東 附 歐陽澈 高登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俶儻負氣。京、黼用事，人莫敢指言，東獨無所諱。每宴集，坐客恐累，多引去。以貢入太學。

靖康初，率衆伏闕請誅六賊，言："天下事，蔡京壞於前，梁師成賊於後，李彦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結怨於遼、金，創開邊釁。宜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明年春，貫等挾上皇東行。東上書，請追貫正刑。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奸，謫死。

李邦彦議和，惡李綱主戰，罷之。東率諸生伏宣德門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也，所謂社稷臣也。其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彦、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社稷之賊也。勝負兵家之常，豈可遽傾任事之臣？若用諸奸言斥綱，宗社存亡未可知也。河北為大梁屏蔽，若棄

三鎮，是無河北也。能保金人不復改盟乎？幸陛下立反前命，復綱舊職，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軍民從者數萬，傳旨慰諭，衆莫散，舁登聞鼓壞之，喧呼震地。一中人出，衆磔而臠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衆乃讙退。

及金人解去，時宰議逐諸生，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置之獄，衆復嘩，亟用楊時為祭酒，撫諭乃定。吴敏奏陳東，太學録東，力辭歸。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對，會綱去。上書乞留綱，龍潛善、伯彦，不報。又請親征，以還二帝，治諸將不進兵之罪，車駕返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

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忤時相，潛善以語激帝，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食已如厠，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言，既言，肯逃死乎？"具冠帶出，别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識與不識皆為流涕。時年四十有二。

東無子，澈一子，三年贈東、澈皆承事郎。帝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後並加朝奉郎、秘閣修撰。劉豫於南京，倣巡、遠雙廟制，建廟祀東、澈，贈侯爵。王倫過，毁之。

歐陽澈，字德明，崇仁人。美鬚眉，善談世事，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

靖康初，應制條敝政，復陳政令乖違十事。又言："臣所進書，觸權臣者有之，迕天聽者有之。或結怨於中貴之門，或忤臺諫之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願以身安天下也。"金人要盟城下，澈聞，語人曰："我能口伐之。"鄉人

皆笑，已徒步走行在。

高宗即位，上書極詆汪、黄。汪、黄怒，遂見殺，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問潛善處分何人，曰："斬陳東、歐陽澈。"翰失色，遂力求罷，為東、澈著哀辭。劉豫僭帝，令倣巡、遠廟制位並祀。

高登，字彦先，漳浦人。太學生。金人侵京，登與陳東上書乞斬六賊。廷臣議奪种、李兵柄，登與陳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王時雍欲以兵殲之，登十人屹立不動。

欽宗即位，吴敏、張邦昌為相，薦起李邦彦。登言："邦彦誤上皇，致大禍，主辱臣死，此曹當盡誅。今乃朋比蒙蔽，天下人以陛下為不明，自此離心矣。"五上書，不報，屏斥遠鄉。

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有司惡其直，授富川簿。憲使董弅聞其名，檄讞六郡獄。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為。"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為之，殺人不償，如死者冤何？"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饋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於守曰："以贍高君貧。"必祈咸受，登不可，請置於學買書，以謝士民。

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議己，授靖江古縣令。帥臣胡舜陟謂檜父舊治，檄登建祠祀之。登曰："檜為相亡狀，無可祠。"舜陟誣登罪，詔送靜江獄。遣卒捕之，屬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帝閔之。有故人為右司者，謂之曰："丞相云嘗識君，幸一見之，可無

憂。”登不肯。中書奏仍送獄，登乞葬母就獄，而舜陟適以事下獄死，事白。

廣漕鄭鬲辟攝歸善令，差董考試，策語侵時。郡守馳以達檜，編管容州。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即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比夜，巡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當拜敕。”大作叱卒曰：“符在我手，無他語也。”

登謫居，授徒以給。聞朝廷行事小失，則顰蹙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後五十年，朱熹為守，奏贈承務郎。

汪若海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靖康元年，金人侵擾，下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未三刻而文成，擢高等。

時已割河北地，若海謂：“河北國家重地，當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不可閉關養敵，坐受其敝。”屬康王起兵相州，乃上書樞密曹輔，請立王為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以犄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即以其書進，欽宗遣如康王所。宰相何桌異議，不果遣。及二帝北行，袖書抗粘罕，請存趙氏。縋而出，謁康王於濟州。謂：“神器久虛，宜早即位，以圖中興。”

高宗即位，議以張浚宣撫川陝，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乃往見浚，極談終日，浚大驚，辟以自隨。以親老辭。繼忤執政，謫英州，道出臨川。

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衆跋扈，朝廷命張浚屯江西。參謀湯東野與若海故，見於道中，喜甚，謂曰："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馳往，談三策以動之，允文大悟，即舉軍東下。若海復為書招其徒，張用、曹成等同歸朝廷，用即以其衆二十萬解甲效順。惟成有二志，若海移書責之，成怒，將殺若海。若海夜宿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遂奪其衆五千人。翌日，成遂遁。若海遂以林五千人歸張浚。

時朝廷方出師，若海以為為國家者，當化盜賊為我用，不可失英雄為國患，因獻平寇策。紹興元年，判順昌府。金人奄至，劉錡兵不滿三萬，遣人乞援於朝，無敢往者。若海毅然請行，具述錡明方略，善用兵，以偏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金兵果敗去。知江州。時方經略中原，朝廷議用若海，而若海死矣。

若海豁達高亮，為文操紙筆立就。蹈厲風發。高宗嘗以片紙書"若海"名，諭浚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

宋汝爲　附　凌唐佐　李亘　劉化源　米璞　劉長孺　李嘉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圍京師，闔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仇。

建炎三年，奉國書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吕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壽春，遇宗弼軍，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弼怒甚，縛之。汝為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

然衡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士也。”至京師，瀕死數四。

豫慴號，汝為持頤浩書與之，開陳禍福，使歸朝廷。豫曰：“使豫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即拘留汝為，授通直郎，固辭。遂結連陷北者凌唐佐、李亘等以機密歸報朝廷。

紹興十三年，汝為亡歸，作《恢復方略》獻於朝，且曰：“今和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乃上丞相書，言：“用兵之道，取勝在乎得勢，成功在乎投機。往者升平既入，人不知兵，故女真得投機而速發，長驅直擣，占據兩河。既而關右、河朔豪傑士民避地轉鬬。從歸聖朝，將士戮力，削平群盜，百戰之餘，勇氣百倍。加以金人兵老氣衰。思歸益切，是以去歲順昌力挫其鋒，狼狽逃遁，此國家乘勝進戰之時也。惜乎王師遽旋，坐失恢復之功。兀术所恃者，不過自能乘兵合勢，料王師以諸帥分軍爾。今計其步騎不過十萬，王師雲集，其衆數倍，合勢刻期並進戮力，何憂不勝？不然，分軍出陳、蔡，直擣東都，敵必首尾勢分。舟師入鉅野，則齊魯搖；步兵入太行，則三晉應。敵勢雖欲合而不分，亦難乎為計矣。”久之，有以汝為蠟書歸報金者，大索不獲。尋知南歸。檜將械送金人，汝為變姓名為趙復，徒步入蜀。

汝為身長七尺，疏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遇之溪上，知必奇士，款留之。見其議論秀發，洞貫古今，靖康間離亂事歷言之，企道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檜死，汝為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復有日矣。”企道勸其理前

事，汝為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出，志在為國復仇，收還土宇，頗為諸公所知。命繆數奇，軋於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

汝為能知死期，常祭其先，終日大慟。將終，神氣不亂。汝為俶儻尚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嘗醉。或歌或哭，涕淚俱下。隆興二年，參政虞允文以聞，特官一子。

凌唐佐，休寧人。李亘，乾封人。仕於豫，密謀以豫虛實告於朝。事泄，亘坐死。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斬於境上。

劉化源，耀州人。建炎初，金人入關、陝，化源時知隴州，不肯降，城破，被執。遂驅入河北，鬻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

有米璞者，與化源同鄉里，時判原州。劉豫欲官之，杜門謝病。

劉長孺，亦耀州人。與豫書勸以轉禍為福，豫怒，囚之百日，終不屈。復官之，不從。

紹興元年，宣諭使周聿上之朝，詔赴行在，各轉兩官。後金渝盟，長孺知華陰，不屈死。

李嘉，開封人。建炎中，知彭陽縣。亦不降，與民移治境上，民執之以獻，金人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為歸附，命為儒林郎，嘉言於所司曰："昔為俘獲，不敢受歸附之賞。"還其牒。紹興九年，死原州。

王忠民　附　吴椿年　蔣繼周　周南仲　劉嵘　吴伸　吴伸

王忠民，字子道。潁陽人。幼通經史，杜門却掃，人莫見其面。

宣和六年，童貫為招討，取燕山。忠民聞之曰："祖宗與遼有脣齒之好，今信奸人之計，而輕棄之，禍至無日矣。"既而金人渝盟，復取燕山。徽宗大悔，下詔曰："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忠民讀詔泣下。淵聖傳位，詔臣民直言，忠民乃著《安邊休征書》，又畫圖遣人詣北軍遺金人，又著經民、通利、去冗、裁俗諸策，呈河南府投進。

建炎元年，金人榜文有"弔民伐罪"語，忠民即著論以辨，遣諜者散於境。避地南下，遇商虢鎮撫董先，因留之軍中，事以師禮。宣撫張浚、制置王庶欲官之，不受，遂薦之朝，補宣教郎。忠民乃以誥納木匱中，題其上云："本心報國，非求名録。"藏匣於七寶山下，懇去。時董先軍豫章，往依焉。罷歸十年，挈家還臨安，卒。

金人侵無為軍，居民驚移一空。巫師吴椿年傴僂不能行，隱岳廟中。金有十八人入城，椿年迎拜之，引金人入州治，登譙門，椿年指示民家曰："某家某家。"金人狎之。椿年遂竊其馬以馳，其將步追之，顛踣損腰。椿年馳告崔皋，令率兵以進，擒損腰者，餘十七人遁。皋縱軍入城。取民遺留之物，大張其功，言"收復一城，生獲孛堇"，遂轉三官。

太平知州王傅，每遇官兵請器甲者，即諭之曰："不必如此張皇，大金與我無仇，必不見殺。"其語播於城市，學官蔣繼周見傅，傅怒而出。繼周曰："滿城人皆言知州是細作，宜急為守備，以破其説，不然恐生變。"傅默然氣奪。乃勸其申報朝廷，傅從之。朝廷始知敵兵至采石。

布衣周南仲上書，請詳和議可否。

紹興二年十月癸巳，迪功郎劉嶸上萬言書。其六策：廣樹同姓。其七：存士紀綱。

十二月丁亥，布衣吴伸上萬言書。

紹興三年十二月壬辰，廣州實口監鹽場税吴伸上書，言和戰利害。

贊曰：匹夫有志，自不可奪。東、澈肆直，抗言莫遏。若海高亮，主知特達。汝爲、忠民，能隱能躍。卓犖斯人，何羞被褐。

秦檜湯思退列傳第二十三

秦檜　附　王次翁　范同　楊愿　樓照　勾龍如淵
羅汝楫　万俟卨　王仲山　趙不棄　鄭億年　梁汝嘉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第。御史中丞李回、翰林承旨吴开共薦檜。歷除御史中丞。

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莫儔、吴开傳金帥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議立張邦昌，皆失色，不敢答。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官職為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時檜為臺長，聞伸言，即列名進狀曰："宋于中國，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德澤加於百姓，焉可以一城決廢立哉？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幸，共為蠹國之政，天下方疾之如仇讎，若付之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為大金屏翰。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金人怒，取檜詣軍前，立邦昌為偽楚。

檜從帝至燕山，上皇聞康王即位，作書貽宗翰，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宗翰及昌，金主以檜即昌

任使。昌即撻懶也。建炎四年，昌攻山陽。檜賂昌妻，得偕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登小舟赴漣水。邏者將縛之，檜曰："我中丞某也。"有王秀才謬為識檜，紿其衆，一見揖曰："中丞勞苦。"衆謂信然，檜遂與航海歸行在。入見，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力薦其忠。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昌求和書，帝曰："檜樸忠過人，使朕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隹)[佳]士也。"

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至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廷首倡和議，故昌縱之使歸也。

紹興元年，宗尹罷，相位久虛。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今無相不可行也。"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吕頤浩再相，檜風其黨建言二相宜分任内外，頤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引朱勝非為助。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可用，勝非罷，安國求去。於是檜黨江躋、吴表臣、程瑀、張燾、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照並落職，予祠。

檜初欲順頤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燾、瑀輩布列清要。頤浩問去檜之術於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黨魁胡安國宜先去之。"先是，安國嘗問人材於游酢，酢以檜比荀文若，故安國力言檜賢，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亦罷。

上召直學士院綦崇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言為相

數月可聳動天下，今並無聞。”崇禮即以上意載訓辭，有云：“聳動四方之意，朕聽已疑；建明二策之言，爾才可見。”麻制成播告中外，詔落職，牓朝堂，示不復。

六年，帝駐蹕平江，召檜赴行在，用張浚薦也。後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暗。”帝曰：“然則用趙鼎。”鼎於是復相。臺諫交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面奏各數千百言，檜獨無一語。始浚、鼎相得甚，嘗共論人才，浚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及共政，遂不復薦，檜因此恨浚。在樞府，日惟聽鼎，鼎由是反深信之，卒為所傾。

拜右僕射。金遣烏陵思謀等來議和，與王倫偕至，帝愀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宮還期可待，惟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宰執退，檜獨留身，言：“陛下決欲講和，乞顓與臣議，勿許群臣豫。”帝曰：“朕獨委卿。”檜曰：“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既三日，帝欲和甚堅。檜曰：“臣恐別有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決和議。鼎力求去位。

初，帝無子，命擇藝祖後，得伯琮、伯玖，入宮，改名瑗、璩。瑗先建節封建國公。鼎請建資善堂，鼎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為口實。及鼎、檜再相，帝出御札，除璩封吳國公。樞密副使王庶曰：“並后匹嫡，此不可行。”鼎約同奏，面納御筆，及至帝前，檜無一語。鼎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知陛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

御筆俟議。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亦以此為言，鼎與大中俱罷。

鼎既去，檜決意議和。吕本中、張九成皆不附和議。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銓貶韶州。陳剛中以啟賀銓，檜大怒，謫剛中安遠縣，安遠濱嶺，地惡瘴深，諺言"龍南安遠，一去不轉"，剛中果死。

司勳郎朱松、胡珵等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於我者，十有二年。覆我王室，弛我邊備，竭我國力，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讎，絶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詔諭江南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憤怒，豈肯聽陛下北面為仇敵之臣哉？"奉禮郎馮時行召對，引漢高祖分羹事為喻，帝曰："朕不忍聞。"顰蹙而起。檜乃謫時行萬州。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言於檜曰："邪説横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為御史中丞，首劾銓去。

金使蕭哲至，册上為宋帝，檜欲上行屈己之禮，帝難之。如淵議，謂："得其書納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照亦舉諒陰三年不言事以告檜，於是定檜攝冢宰受書之議。帝命檜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以李光素有時望，俾押和議牓，以鎮浮言。

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以王倫充迎奉梓宫奉還兩宫交割地界使。張浚在永州，馳奏以石晉、劉豫為戒。韓世忠疏以劉豫見待為憤。徐俯守上饒，連南夫帥廣東，岳飛宣撫淮西，皆因賀表寓諷。俯曰："禍福倚伏，

情偽多端。”南夫曰：“不信亦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飛曰：“救暫急而解倒懸，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

七月，宗弼殺宗盤及元帥昌，拘王倫於中山府。蓋宗弼以歸地為二人所主，將有他謀也。

十年，金人分四道入侵，河南諸郡相繼陷没。帝始大怪，以王次翁奏，檜位復安。時諸將所向皆奏捷，而檜力主班師，於是淮寧、蔡、鄭為金人有。

十一年，宗弼再舉入廬州。諸將王德等連戰皆捷，檜忽諭班師，自是不復出兵。檜欲盡收諸將兵權，因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並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以宣撫司軍隸樞密院。十月，興岳飛獄，誣飛嘗自言“己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為指斥乘輿，殺之。

十二年八月，二梓宫至行在，太后還慈寧宫。子熺舉進士，館客何溥赴南省，皆為第一。熺本王晚孽子，檜妻，晚妹也，無子，以熺為子。十三年，賀日食不食，彗星見。選人康倬上言：“彗星不足畏。”檜大喜。楚州奏鹽城縣海清，知虔州薛弼言木内有文曰“天下太平年”，於是粉飾治具，為苟安計，不復巡幸江上矣。

洪皓歸自金國，以致金人室撚語，逐去。室撚者，宗翰左右也。檜嘗為宗翰草檄，室撚見之，故因皓歸寄聲。檜意士大夫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為恨。先是，議建國公出閤，檜上言：“趙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遂嗾詹大方言鼎邪謀不測。台州曾惇獻檜詩，稱“聖相”。凡投獻者以皋、夔、稷、契為不足，必曰“元聖”。凡前罷相

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無復有公是非矣。

檜喜贓吏，惡廉士，四方饋遺無虛日。內庫偶闕腦子，帝求之於檜，檜進一匣，內有題識，乃"廣西經略方滋送進"。陰結內侍，上動靜必具知之。日進書畫奇玩，專徇帝嗜欲，故寵眷無比。帝幸檜第，檜妻父子孫皆加恩。

檜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遂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十月，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張浚以星變上疏，言謀為豫備，貶永州。趙鼎在吉陽軍，檜令月申趙鼎存亡，鼎不食而卒。進士施鍔上《中興頌》、《行都賦》及《紹興雅》十篇。自此頌詠導諛愈多。檜問胡寅曰："外議如何？"寅曰："以為公相必不襲蔡京之迹。"

二十年正月，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磔於市。湯思退奏以檜存趙氏本末付史館。鄭章告其鄉人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檜惡之。二十二年，興王庶二子之奇、之荀、葉三省、楊煒、索敏求四大獄，皆坐謗訕。二十三年，檜請下台州取綦崇禮所受御筆繳進。檜孫塤試進士舉，省殿試皆第一。檜從子煒、焞皆登上第。塤策攻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主一德元老且及存趙氏。帝擢孝祥為第一，降塤第三。塤修撰實録院，宰相子孫同領史職，前所無也。

帝常諭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約束。"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獻言者非頌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或

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故帝及之。衢州盜起，檜不以聞。普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驚，問檜，檜曰："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後知普安言之，遂奏普安居秀王喪，不當給俸，月損二百緡，帝為出內帑給之。

沈長卿與芮煜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為鄰人所告，俱編置遠州。静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吕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愿中由此得召。張扶請檜乘金根車。

趙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為汪召錫所告，送大理。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張浚姓名，必欲殺之。令鼎子汾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

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熹奏請代居相位，帝曰："卿不當與。"遂命沈虚中草檜父子致仕制。是夜，檜卒，年六十六。謚忠獻。

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耻者，卒為檜用事，以誣陷善類為功。凡論人章疏，皆檜自草，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上前者。

檜立久任之説，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附己者立與擢用。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如樓照、王次翁、范同、万俟卨之徒，卒拔之冗散，既共政，則拱

默而已。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然甫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金人以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

檜没後，淮東提舉朱冠卿奏："故相當權，不遵祖宗故事，科舉雖存，公道廢絶，私於子孫族裔門下，如前舉一榜，曹冠、秦塤、周寅、鄭時中、秦焞、鄭鎮、沈與傑、秦焴凡八人，多是乳臭小兒，侵占省額，乞於冠等階官以左易右。"冠卿，勝非子也。中丞湯鵬舉亦屢以為言。秦嬉患之，乃檢鵬舉昔日所上其父書，皆戴德佞媚語，密遣人進珠寶數十萬於上。及中宫與劉貴妃繳鵬舉書，上惻然，遂戒諭臣僚勿言。開禧二年，追奪王爵，改謚謬醜。檜及次翁事俱增補。

王次翁，濟南人。知處州。歸寓於婺。秦檜召還，道出婺，次翁見之。樓照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再相，次翁貧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

檜居朝，累遷御史中丞。金人敗盟入侵，次翁為檜言於帝曰："前日國事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斥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初無補。願陛下以為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檜德之。

次翁既論罷趙鼎，鼎歸會稽，上書言時政。檜忌鼎復用，令次翁又言之，謫鼎興化軍。又論鼎聞邊警喜見顔色，繩以漢法，當伏不道之誅，再貶潮州安置。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檜與次翁子姪預選者數人，士論大駭。

檜召三大將論功行賞，岳飛未至。檜與次翁謀，率世忠、俊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燕具，如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飛一至，即同召入鎖院。夜將半，以制命三大帥軍中列校各統所部稱銜，曰："統制御前軍馬，陞黜賞罰得專達。"諸校欣然受命。明日宣麻，三大帥皆除樞密，及出院，所部已散，導從皆密院之人矣。

太后回鑾，次翁為扈從使。初，太后貸金於金使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翁堅不肯償，相持境上凡三日，副使王晙哀金與之。太后歸，泣訴於帝，帝怒，欲誅之。次翁先白檜，謂以未嘗稟命，不敢專。檜大喜，力為營救，奏為報謝使以避帝怒。

使還，帝終惡，以檜諭次翁辭位。檜憐之，饋問不絶。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去，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范同，建康人。累官至吏部員外郎。與檜力主和議，金使蕭哲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見者流涕。及檜患諸將難制，同獻計請皆除樞密，罷其兵權。檜喜，乃以同為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同始贊和議，為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檜使万俟卨論罷之。

楊愿，權中書舍人。初修玉牒。愿言玉牒當載靖康推戴趙氏事，以秦檜建議本末書之。尋進參知政事。十五年罷。

初，愿與張擴並居西掖，一時書命藉擴潤色。擴賦《二毫筆詩》，愿以為誚己，訴於檜，諷李文會劾之。先是，

高閎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又語檜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禄。"檜疑閎薦之，以語愿，愿攻閎去。愿迎合檜意，附下罔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

又起知宣州。表弟王炎調蘄水令，過之，醉中謂愿曰："嘗於吕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卒。

愿無耻善佞，飲食動作悉效檜。檜偶食噴嚏失笑，愿倉卒亦噴飯而笑，侍者哂焉。檜久厭之，命御史排擊而預告之，愿涕淚交頤曰："受太師生成，恩過父母，一旦别去，何時望車塵馬足耶？"檜憐之，使以本職奉祠，僅三月，起知宣州。後李若谷罷參政，或曰："胡不效楊愿仲之泣？"李笑曰："實急撰此淚不出。"檜聞大怒，遂有江州居住之命。

余堯弼在政府。檜適病，告帝訪以機務不能答。及檜入見，上曰："朝廷事亦宜使堯弼與聞。"檜退，責堯弼曰："君故欲相賣耳。"明日，臺評交章，斥之。

段拂最憒憒。一日上前檜言久，拂俯首瞌睡，檜退始覺，殊倉怖。還廊幕謝罪，檜方閉目誦佛，與客贊揖至三乃答，窮詰其狀，旋遭劾責居。

樓照，永康人。帝在建康，照謂："今日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吴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遷給事中。

紹興九年，以金人來和，敕照草詔，略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尋往陝西宣諭德意。照至長安，倚檜勢，妄自尊大，尤鄙武臣。諸郡多武臣為守，悉令庭參而退。及與幕官接席議事，民有訴牒者，非五千錢不能達。還朝，權參知政事。與祠。

勾龍如淵，道江人。檜力主和，内外諸臣皆以為非，檜患之，如淵曰："相公為天下計，而邪説横起，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喜，即擢如淵御史中丞，連論王庶、劉大中，罷之。後坐與范廷臣忿争罷，卒。

羅汝楫，歙縣人。遷殿中侍御史。與何鑄交章論岳飛，罷其樞筦。又言飛獄具，寺官聚斷，咸謂死有餘罪。王庶謫道州，郡丞孫行儉以官廨居之，汝楫劾其無忌憚，令庶徙居。遷侍講，帝問："或謂《春秋》有貶無褒，此議是否？"對曰："《春秋》上法天道，春生秋殺，若貶而無褒，則天道不具矣。"帝稱善。請祠，卒。

子願，字端良，博學好古，法秦漢為詞章，高雅精練。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死於像前。

万俟卨，陽武人。盜曹成掠荆湖間，卨時避亂沅湘，帥臣程昌寓檄卨權沅州。成奄至城下，卨召土豪集丁壯以守，成食盡乃退。

岳飛宣撫荆湖，遇卨不以禮，卨恨之。入覲，希檜意，譖飛於朝。擢右正言。檜令卨劾飛對將佐言"山陽不可

守",命鬲治飛獄,飛坐死。劉洪道與飛有舊,鬲劾其媚飛,聞飛罷宣撫,抵掌流涕。於是洪道抵罪。

和議成,鬲請詔户部會計用兵時與通和後費各幾何,若減於前日,乞以羨財别貯御前激賞庫,以備緩急。梓宫還,以鬲為攅宫按行使,内侍宋唐卿副之。鬲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耻如此。除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使還,檜假金人譽己數千言,囑鬲以聞,鬲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進,鬲曰:"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鬲遂罷去。

後召拜尚書右僕射。張浚以鬲與沈該居相位,不厭天下望,上書言其專受命於金。鬲見書大怒,以為金人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浚坐竄謫。

王仲山,秦檜妻父也。知撫州。弟仲嶷知袁州。金兵至,兄弟皆迎降。命綦崇禮行其責詞曰:"昔唐之亂,列郡並陷。常山、平原,二顔獨守。今爾兄弟為郡江西,臨川先降,宜春繼屈,魯衛之政,如出一迹,雖爾無耻,不愧公議,然亦何顔下見先人。"已而和議成,仲山、仲嶷復來歸,以檜故,復仕列郡。

趙不棄,宗室子,秦檜惡鄭剛中,除不棄宣撫總領。剛中服用逾制,不棄文致其事,檜乃罷剛中,擢不棄敷文閣學士、知紹興。浙東旱饑。提舉秦時昌,檜兄子也。不棄媚檜,言其悉心賑恤,得遷秩。

和議成。後金宗弼以書來索張中孚、中彦、鄭億年、張孝純、杜充、宇文虚中、王進家屬,而發孟庾、李正民、畢

良史三人南歸。朝廷答書，獨留億年，蓋秦檜庇之也。

億年，故相居中子，其母王仲山妹也。檜妻既與億年為兄妹，而嬸復娶億年兄女。居中在相位日，李邦彥知舉，莫儔詣諸房，搜得億年文，名舉第九，物議沸然，徽宗手詔庇之，授秘書少監。在圍城中，曾污偽命，尋隨駕南渡。

金宗弼至，迎降之，在金為户部侍郎。仕劉豫，為資政殿學士，參預伐宋機謀。歸朝，復為資政，以百口保言金不敗盟，已而金竟渝盟，為朝論所唾，億年怡然。久之，奉朝請。王仲山以下俱增入。

梁汝嘉，麗水人。臨安闕守，火盜屢作。命汝嘉攝事，汝嘉修火政，嚴巡檄，盜發輒得，火災亦息。遂命為真，加直龍圖閣。汝嘉素善秦檜，侍御史周揆將按之，汝嘉聞，紿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將論君。"待聘亟告檜，徙揆起居郎。揆入後省，出疏示待聘曰："梁仲謨何幸也。"待聘始知為汝嘉所賣。士大夫以此薄汝嘉。汝嘉長於吏治，在臨安尤稱。

湯思退　附　王之望　尹穡　張孝祥　錢端禮

湯思退，處州人。紹興中，除秘書省正字，秉史筆二十五年，除簽書樞密院。時檜當國，思退名位日進。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卧内，屬以後事，各贈黄金千兩，德元不敢辭，思退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非檜黨，信用之，進尚書左僕射。

金帥遺書省院，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欲與和，遣盧仲賢持報書往。既行，帝戒勿許。思退奏以王之望

為通問使，將割棄四州。張浚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召浚為右僕射。浚請幸建康，圖進兵，帝手批王之望等並回，竄仲賢郴州。

思退恐，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帝曰："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因上皇有"毋信張浚，虛名誤國"之語，帝頗惑之，乃罷浚，命作書許金四郡。思退復命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帝聞有敵兵，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太學生張觀等上書論思退、王之望、尹穡等奸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

思退始終與張浚不合，敵既得海、泗、唐、鄧，又索商、秦，皆思退主之也。

王之望，台州人，歷陞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金人渝盟，軍書旁午，調度百出。之望區畫無遺事，第招民質劑未稅者，搜抉隱匿，得錢為緡四百六十八萬，衆咸怨之。孝宗即位，充川陝宣諭使。

敵帥合喜侵鳳州，以吳璘精兵皆在德順，力攻之，時陳康伯議罷德順戍，虞允文為宣諭，力爭不從，帝以手札命璘退師，以之望代允文。之望贊璘棄德順，倉卒引退，敵乘其後。正兵三萬，還者僅七千人，將校所存無幾，連營慟哭，帝聞而悔之。

隆興初，為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之望雅不欲戰，因奏："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我之不可絶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奏除之望吏部侍郎，之望首

言守不足恃，又上言廷臣執偏見，為身謀，乞詔在庭平議論。時思退主和，浚主恢復，之望陰為思退地也。

金侵濠、楚，帝命思退督江淮師，思退力辭不行，帝怒，之望救解之，遂命之望勞師江淮。之望貽書敵帥，并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不預，世為叔姪之國。敵皆聽許，講解而罷。帝聞敵師退，令督府擇利擊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為言者論罷。

之望當秦檜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末年，力附和議，與思退相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迄以此廢。

尹穡，為監察御史。時符離師潰，金帥移書索地。詔集議，穡以為國家事力未備，宜與敵和，惟增歲幣，勿棄四州，勿請陵寢，則和議可成。既而將遣王之望，張浚極言不可，穡劾浚跋扈。後將割四郡，再易國書，歲幣如所索之數，而敵分兵入侵。帝意中悔，穡請置獄，罪不肯撤備及棄地者。時方以和為急，擢穡諫議大夫。

上書者攻和議之失，言穡專附大臣為鷹犬，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相與表裏，以成奸謀，皆可斬，於是主議之臣與穡相繼廢黜。

張孝祥，字安國，烏江人，紹興廷試，考官定秦塤為首，高宗擢孝祥第一，而塤第三。秦檜已怒，知孝祥乃祁之子，祁為胡寅厚。檜素恨寅，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詔繫獄。檜死，以孝祥為秘書省正字。上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罪，乞令有司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録》，一時政事美則歸己。乞取已修日歷，詳審是正，黜私

說，以垂無窮。”從之，權中書舍人。

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相，擢孝祥其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與澈同為館職，澈老成厚重，而孝祥年少氣銳，往往陵拂之。至是，澈為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奸不在廬杞下，孝祥罷。

孝宗即位，知平江。屬邑大姓並海囊橐為奸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迄賴以濟。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孝祥既為思退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請祠，卒，年三十八。

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命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仇，湯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人。累遷權户部侍郎。嘗建言用楮為幣，於是專委經畫。分為六務，出納有法，幾月易錢數百萬。

孝宗銳意恢復，詔張浚出師符離，失利。端禮奏：“有用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賈怨生事，無益於國。”湯思退大喜，奏除户部侍郎。與户部尚書韓仲通同對論經費，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有調發，不易支吾。”上云：“須恢復中原，財賦自足。”仲通奏：“恢復未可必，且經度目前。”端禮奏：“仲通言是。”思退與張浚議和、戰不決，浚方主戰，上意甚鄉之。思退詭求去。端禮奏：“兵者凶器，願以符離為戒。”於是思退復留，以端禮充淮東宣諭使。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僥倖行

險，輕躁出師，誤國甚明。”端禮既以是詆浚，尹穡亦劾浚，罷都督，自此議論歸一矣。

端禮至淮，還，極言宜早定和議。再往淮，上驛疏言：“遣使發兵當並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不必待金書至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於計為得。”上云：“端禮所奏未是。”思退傳旨檄海、泗二州戍兵，上嘗問：“欲遣楊由義持金帥書，而辭行甚力，誰可遣？”端禮請以王抃行。俾與金帥議，許割商、秦地，歸彼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目略同紹興，世為叔侄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為歲幣。及抃還，上見書，金皆聽許。端禮贊上如其式報之：“謀國當思遠圖，如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修內治，若為忿兵，未見其可。”抃遂行。諜報北軍已回，端禮以和議既定，乞降詔。除參知政事。

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窺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不報。館閣士相與上疏劾端禮，皆坐絀。陳俊卿抗疏，力詆其罪，且以本朝無以戚屬為相，懼不可為子孫法。逮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納其言。

端禮籍人財產至六十萬緡，有詣闕陳訴者，上聞之，與祠。侍御史范仲芑劾端禮貪暴不悛，降職一等，卒，謚忠肅。

贊曰：唐言盧杞，宋稱秦檜。奸兇戾慝，千古無對。適逢敵驕，兼以庸憒。北面事仇，史書流穢。庸哉思退，同爲敗類。

虞允文史浩二陳葉葛列傳第二十四

虞允文 附 梁克家 曾懷 史浩

虞允文，字彬甫，仁壽人。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紹興二十三年，登進士第。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中書舍人趙逵首薦允文，召對，論士風之弊，文章必抑輕浮，言語必斥巧偽，政事必去苛刻，庶可任重致遠，帝嘉納之。

金主亮修汴，有南侵意。王綸還，言敵恭順和好，湯思退再拜賀，置邊備不問。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張燾密奏之。允文上疏，願詔大臣預思備禦。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允文見運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看花洛陽。"允文還，奏所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

金使來賀生辰，口傳亮悖慢之語，於是召三衛大將趙密等議舉兵。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遣成閔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為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謀耳。"

不聽，卒遣閔。金主命李通為大都督，造浮梁於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聲不絶，自渦口渡淮。時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及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帝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命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

金主率大軍臨采石，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義問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及允文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允文勞之，因問權敗狀，衆曰："見敵即走，未見敵之能。"允文曰："彼萬一過江，爾輩走亦不及，等死耳。何不死戰求生。"衆曰："誰可將者？"允文曰："李顯忠將至。"衆曰："得人矣。敵謀明日渡江，勢已迫，奈何？"允文曰："爾輩肯戮力，金帛誥命皆在此。"衆曰："當盡死力。"轉相告，皆奮臂請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

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時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望揚林口一舟先出，首尾相銜，凡出十七舟，餘為沙塞，不可出。允文命發戰船，水軍蔡、韓二將皆唯唯不動，乃急命當涂民登海鰍船踏車，發十海鰍迎之。允文坐蛾眉臺督之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回鄉之理。"衆皆奮

躍，海鰍衝十七舟舟分為二，官軍呼曰："我軍勝矣！"奮勇合擊，金人不善運船，船皆平沉，所載勇士，每船五十餘人，一技不能施，一船漂至薛家灣，王琪以勁弓齊射，人多掇屍於板，各舟無人存者。是役也，統制時俊戰尤力。

初，亮問其下昔年兀渡江事，其下曰："江南雖有兵，望見我軍即走，我船着岸，岸無一人一騎。"亮曰："我渡江亦如是矣。"及楊林出舟當塗，民登山觀者，排立數里不動，遂助兵勢。金尚有四十船未出江，亮怒，盡殺之。捷聞，允文謂將士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再以捷聞。既而敵遣偽照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仍復書言："權已寘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濟江者也。

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分)[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兵萬六千往，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即上疏言："敵敗采石，將徼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緩六飛之發。"

及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牌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閔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鰍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冶鐵，改修馬船為戰艦，且借之平江。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

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未幾，亮為其下所弒。初，亮在瓜洲，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謀曰："進有淹殺之禍，退有敲殺之憂，奈何？"有萬戴者曰："殺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曰："諾。"亮有紫茸細軍，不臨陣，恒以自衛，衆患之。有蕭遮巴者紿之曰："淮東子女玉帛皆聚海陵。"且嗾使往，細軍去而亮死。

敵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奏聞，召允文入對，帝慰藉嘉嘆，謂陳俊卿曰："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以允文充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内氣沮，戰則海内氣伸。"允文至蜀，與吴璘議經略中原。璘進取鳳翔，復鞏州。金治兵爭陝西新復州郡，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

孝宗受禪，朝臣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遏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文爭之不得，吴璘遂歸河池，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允文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牽於同列，不能回也。

隆興元年入對，史浩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為草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鯨吞之未已。"允文言："今日有八可戰。"帝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湯思退欲棄唐、鄧、海、泗，允文力爭，思退奏曰："此皆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

劇?"帝意遂定。允文致仕。思退竟割唐、鄧。明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拜參知政事。吴璘卒,帝諭允文曰:"吴璘既卒,汪應辰恐不習軍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拜四川宣撫使。太上賜御書《聖主得賢臣頌》,帝為製跋,陛辭,復以所御雙履及甲冑賜焉。

拜左僕射。允文多薦知名士。及為相,籍人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録》。凡所舉,上皆收用,如洪适、汪應辰、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著者。范成大為祈請使,為陵寢故,金不從,且諜報欲以數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汹汹。允文謂:"金方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虚聲撼我耳。"敵卒無他。

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上疏,屢陳立恭王惇為皇太子。會慶節,金使蔡天錫入見,金主堉也,驕倨甚。固請帝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天錫跪不起。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

帝以僕射名不正,改為左、右丞相。八年,授允文(持)[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為右丞相。允文嘗薦克家端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以張説簽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吕劾之,帝怒,詔"與遠惡監當。"允文繳回,帝益怒。克家曰:"希吕論説,臺綱也;左相救希吕,國體也。"帝怒稍解,卒薄希吕之罰。已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帝過德壽宫,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帝為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

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帝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

曾覿薦一人，賜第。允文爭之不從，力求去，授四川宣撫，封雍國公。陛辭，帝諭以進取，期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日恐內外不相應。"帝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即卿負朕。"帝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

使蜀一歲，無進兵期。帝密詔趨之，允文言軍需未備，帝不樂。淳熙元年薨。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虞允文行沙汰之效也。"賜謚忠肅。允文姿雄偉，長六尺四寸，言動有則，望而知為任重之器。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忠勤無二。孫剛簡最知名。

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紹興廷試第一，累遷中書舍人。使金，金以中朝進士第一敬待之。即館晏射，連發中的。金人來賀慶會節，克家請令金使入朝由南門，百官由北門，從者毋輒至殿門外，以肅朝儀。詔定為令。

乾道六年，參知政事。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不苟同。允文主恢復，克家密諫，數不合，力乞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奏："用兵以財用為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將思之。"詰朝，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最當，毋庸去。"

八年，拜為右丞相。允文既罷，克家獨秉政，雖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府，公議不與，寢命，俄復用。說怒士大夫不附己，謀中傷之，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之。出知建康，後封儀國公，薨，謚文靖。

曾懷，字欽道，公亮曾孫。寓居常熟，以父任金壇簿，歷知真州。孝宗以懷有應用才，除度支員外郎，別置拘榷錢物，所令專行，以豐裕聞。超户部侍郎、尚書，在版曹凡五年，未嘗以錢穀語人。凡錢穀之數、州郡所積及出納之多寡，纖悉必記。上以蕭何、劉晏目之。

乾道九年，拜右丞相。明年，歸，甫及里，復拜，力疾赴闕，命免朝參，特製輕小金帶以賜。懷由世家登宰輔，以清約自持，侃侃得大臣體。常言："事之大者視之以小，事之小者視之以無，則天下無復事矣。"

史浩，字直翁，鄞縣人。升國子博士。因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繫天下望。"高宗納之，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除浩權王府教授。

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庶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珮斯訓。"

金亮略邊，下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為前驅。浩為王力言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高宗方怒，覽奏意頓釋，知奏出於浩，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吴芾乞以皇子為元帥，先視師。浩復遺大臣書，言："建王生深宫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王居守，浩復以為不可。上亦欲令王遍識

諸將，遂扈蹕如建康。

孝宗受禪，遷翰林學士。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瓜洲、采石，浚奏："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洪遵等相繼論列，宰執獨無奏。上問浩，浩奏："先為備禦，是為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敵去則論賞以邀功，敵至則斂兵而遁迹，謂之恢復，得乎？"

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李顯忠、邵宏淵奏乞引兵進取，浩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入覲，乞降詔幸建康，浩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為內應。"浩曰："勝、廣以鋤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今用兵二十萬，以十萬屯守要害，而守舟、運糧各二萬，戰卒僅六萬耳，恐未足以威敵，敵兵亦直壓江淮，此時都督身出在山東乎？在江淮乎？"浚默然。

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省中忽得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與聞，焉用相哉？不去何待？"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先是，浩因城瓜洲，自遣史正志往視，正志與浚論辨，十朋亦疏正志朋比，併及浩，遂

與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

淳熙五年，復為右丞相。上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被掠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恃衆，因奪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擒軍民首讙呶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奪貨，至於鬨，則始釁者軍人也。軍法從事□當，若市人陸慶童，特與抗鬬耳，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上怒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浩徐進曰："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豈二世事？"尋求去，充醴泉觀使。後有言慶童之冤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

趙雄嘗薦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之道，進入。上親批其後，略曰："用人之弊，人君乏知人之哲，宰相不能擇人。國朝以來，偏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當為官擇人，懲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批既出，中外大聳。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於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制治之仁，待臣下以禮。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此祖宗家法也。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為國而底於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

十年，請老，封魏國公。晚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

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為書"明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薨，年八十九，賜謚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賜焉。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謚忠定，配享孝宗廟庭。

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追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上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待之如初。其寬厚類此。子彌大、彌遠、彌堅。

贊曰：允文當敵，可方裴度，史浩策事，固勝桓公。畫江窺陝，各矢忠猷。彼迂闊者，帝省其謬。

陳康伯　附　朱倬　葉衡　蔣芾

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然無求。紹興十三年，使金，至汴，將哺，不供餉，閉户卧，勿問。入夜，館人扣户，謝不敏，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三奉祠，垂十年。

檜死，歷遷吏部尚書。宰臣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顧曰："朕且大用，何'權'為？"帝嘗謂其靜重明敏，真宰相也。拜左僕射。金使賀天申節，出嫚言求淮、漢地，於是召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康伯傳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右相朱倬無一語，康伯獨以為己任，請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

及金侵廬，王權敗歸，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扃鐍率遲常時，人恃以安。敵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內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翌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請下詔親征。金亮為下所斃，國人立葛王褒，遣高忠建來告登位，報書始用敵國禮。

高宗倦勤，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册。孝宗即位，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康伯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位。隆興元年，丐外祠，除醴泉觀使。

北兵再入淮甸，人情皆望康伯復相，帝出手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左僕射，進封魯國公。親故為康伯病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危，當輿疾就道，幸上哀而歸之爾。"道聞邊遽，兼程以進，至闕下，詔子、壻掖以見，[減拜]賜坐，許肩輿至殿門。敵退師，尋免朝謁，卧家。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陪祠。一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薨，謚文恭，改謚文正。

朱倬，閩人。與秦檜忤，檜死，歷知惠州，陛辭，高宗問："卿久淹何所？"倬曰："厄於檜。"上愀然，尋除浙西提舉，令朝辭上殿，蓋異數也，遷中丞。嘗言："耳目官非報怨任氣之地。"每上疏，輒夙興露告，奏凡數十，焚稿不傳。拜尚書右僕射。薦史浩、虞允文進用。後為王大寶所劾

罷。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知於潛縣。歲災，蝗不入境，治為諸邑最。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法。"歷除户部侍郎。

時鹽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煮鹽之地為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竈之多寡，亭户本錢以時給之，鹽之委積以時收之，擇廉能吏察之，私販自絶。"江、淮兵籍偽濫，詔衡按視民兵，訖事赴闕，上御便殿閲武士，召衡預觀，賜酒，拜右丞相。

上鋭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奏對畢，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帝言："朝廷所用，止論其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相攻四十年，緣主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上又諭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司諫湯邦彦有口辨。"邦彦恨衡擠己，聞衡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即日罷相，責郴州安置。

衡負才足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人謂出於曾覿云。

蔣芾，字子禮，宜興人。除權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芾奏："方今財最費於養兵，藝祖取天下，不過十五萬人。紹興初，外有大敵，内有巨寇，然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近見陳敏汰三千人，戚方汰四千人，減於内而添於外，何益？"上悟。一日因進呈邊報，上顧芾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嘗經歷兵間，將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更審思其人。"芾採衆論，參己見，為《籌邊志》上之。明

年，拜右僕射，尋被論落職。芾始以言邊事結上知，不十年間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事受責。

葉顒 附 魏杞 陳俊卿 附 子宓

葉(永)[顒]，字子昂，仙游人。知上虞縣。凡繇役，令民自推貨力甲乙，不以付吏。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户租至庭。帥曹泳令夏租先期送什之八，(永)[顒]請少紓，泳怒。及麥大熟，民輸租反為諸邑最，泳大喜，許薦於朝，(永)[顒]固辭。

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永)[顒]以所獻充正賦。湯思退兄奴犯禁，顒繩以法，思退不悦。屬常州守坐逋緡錢免，即移顒代之。初至郡，無旬月糧。未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顒曰："名羨餘，非重徵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耻之。"累遷參知政事。武臣梁俊彦請税沙田蘆場，帝以問，顒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出没不常，不勝其擾。"進左僕射。

上以國用未裕，詔宰相兼國用使。顒言："今日費財，養兵為甚，兵多則有冗卒，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上曰："建康劉源嘗賂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奸。"顒曰："臣恐廉者甚於奸者。"乃止。乾道三年冬至，上親郊而雷，顒引漢故事上印綬，歸至家，不疾而薨，謚正簡。顒為人簡易清介，與物無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自初仕至宰相，服食、童妾、田宅不改其舊。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為通問使。孝宗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

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書可。

次盱眙，金林忠義、高志寧方擁兵闖淮，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王當廷授。"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亦如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與志寧分兵侵山陽。帝怒金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格事機乎？"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褒，具言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論甚悉。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

北還，帝慰藉甚渥。一歲間，遷至右僕射兼樞密使。會郊祀，冬雷，用災異策免，卒，謚文節。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授泉州觀察推官。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諸掾屬方集飲某所，被詰，俊卿唯唯。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公方盛怒，忍幸自解，重人罪乎？"藻嘆服。

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己，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為普安王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殿中侍御史。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乃疏言："張浚忠藎，白首不渝。"上悟，以浚守建康。

金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亮死，金主褒新立，申舊好。俊卿奏："和好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為實

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强，歲幣可損。"孝宗受禪，志在興復，方以閫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充江淮宣撫，權建康事。奏曰："吴璘孤軍深入，危道也。盍分舟師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

張浚謀大舉北伐，俊卿未可。邵宏淵果以兵潰，主和者幸其敗，横議摇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時尹穡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别屬賢將，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置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疏上，即命浚都督。且召為相，卒為思退、穡所擠。俊卿請祠。思退既竄，太學諸生伏闕乞召俊卿。

乾道元年，入對，因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窺相位甚亟，館閣之士疏斥之。端禮遣客密通俊卿，翌日進讀寶訓，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恨之。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為戒，上喜。受詔館金使，時曾覿、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副俊卿館伴，公見外不交一語，來謁亦謝不接。洪邁以所聞二人語問俊卿某當除某官，俊卿具以質於上，上遂出淵、覿，中外稱快。

金移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言："本朝

兩淮民，上國俘獲亡慮數萬，本朝未嘗言，恐壞和議。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葉[顒]、魏杞罷。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礦，召冶工即禁中鍛。俊卿奏：“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識所窺。”劾奏罷洪邁奸險讒佞，不宜在左右。指揮使王琪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俊卿言：“琪薦兵將乃其職，教官有才，何與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俊卿請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詐傳上旨非小故。”琪削秩罷官。

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俊卿奏：“事須奏審方行。”從之。同知樞密劉珙進對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珙奉外祠，俊卿密奏：“陛下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色悔久之。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制授右僕射。俊卿以用人為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薦虞允文才堪相，上召允文，至則以為右相。俊卿為左相。

上御弧矢，弦激致目眚。俊卿疏曰：“陛下未忘騎射，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樽俎，固已慴敵人於萬里，豈特區區百步之間哉？”樞密承旨張說為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得之。俊卿聞赦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愧，猶為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恨之。明年，允文復建議遣

使金請陵寢，上諭俊卿，俊卿奏："大事欲計萬全，不敢迎合意旨誤國事。"即杜門請去，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

俊卿歸第，敝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諸將多以賂得。曾覿、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贓吏已經結勘，而內批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此曹聲勢既長，毋敢為陛下言，恐累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

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為政寬簡，罷無名之賦。以魏國公致仕。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止謝聖恩，勿求恩澤及功德，勿請謚樹碑。"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遠千里往吊之。子宓。

宓字師復。自少登朱熹之門，熹器異之。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上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此宮闈儀型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昵，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幣枰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己見，動失人心。

敗軍之將躐躋殿巖，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將有守成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勞，托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為之罷却。

九年，對言："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遍。良由上下相蒙，務於欺蔽。匭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答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可畏，猶以旱不為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端，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奸宿臧，以巧請而牽復。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裨廟算。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没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摭以塞責。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

出知南康軍。至官，歲大祲，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群集，亟就役之，築江堤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劍州。創延平書院，悉仿白鹿洞之規。

寶慶初，三學諸生以起宓為請，而殁已閱月矣。

初宓之在朝也，侍丞丁焴往使金，宓嘆曰："世仇未復，何以好為？"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焴曰："蜀中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絶之故耶？"

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顔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

葛邲　附　扈葵　龔茂良

葛邲，字楚輔，吴興人，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邲，三世掌詞命。邲少警敏，授上元丞。會金人侵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邲不擾而辦。

除正言。疏論："征榷歲增之害，如輦下都税務，紹興間所稱茶鹽歲以一千三百萬緡為額，乾道六年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緡，通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萬緡，民力重困。至若租税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税以原額已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額，庶少蘇疲氓。"累遷中書舍人。

邲謂："虞允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户部之入日以削，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後，諸將皆以賂得升，其勢必至於掊刻取償。"張嶷以説之子除知閣，裴良琮

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邴皆繳奏。廣西議更鹽法，邴言："鈔法之行，漕臣嘗給群商，没入其貨。楮幣行之二廣，民必疑慮，且有後悔。"邴為東宮撿屬。孝宗出《梅花詩》命邴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未期年，除知建康，請祠。

寧宗即位，判紹興。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邴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為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薨，謚文定，配享光宗廟庭。

周葵，字立義，宜興人。調徽州推官。高宗移蹕臨安，諸軍交馳境上，葵攝郡事，應變敏速，千里帖然。

徙殿中侍御史。在職兩月，言事至三十章，且指宰相不任責，高宗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奈何遽以小事形迹之？"葵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一指，乃便為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奇。"

張浚議北伐，葵上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所係。"或言葵沮大計，罷知信州。和議已定，被召。時秦檜獨相，意葵前論事去，必恨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葵語人曰："元鎮已貶，葵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奏言："願陛下以仁祖為法，大臣以杜衍為法。"檜始不樂。參政李光擬除吕廣問館職，檜不許。時有詔從官薦士，葵以廣問應，初不相知也。光既絀，葵落職。

起知平江。時金使絡繹於道，葵不為禮。轉連李椿

年希檜意，劾之落職，屏居鄉里。憂患頻仍，葵獨安之。檜死，葵權給事中。湯鵬舉劾葵，乞罷之。太學生黃作、詹淵率諸生都堂投牒留葵，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葵出知太平州。水壞圩堤，悉繕完，凡百二十里，傍郡圩皆没，惟當塗歲熟市。河久湮，雨暘交病，葵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給之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葵奏："陛下勞心庶政，日有咨詢，然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間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淵、曾覿，孝宗色為動，拜參知政事。

葵始終守自治之説，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葵與陳康伯、湯思退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葵獨身固請，孝宗曰："卿何請之力也？"曰："自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為然而從者，有不得已强從者，有絶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洎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此臣所以欲去也。"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為(隹)[佳]士，次第用之。太常奏郊牛斃，葵言："《春秋》鼷鼠食郊牛角免郊，況邊虞未靖，請展郊以待天意。"詔從之。

虞允文、陳康伯相，葵即求去。閑居累年，不以世故縈心。葵當任子，先孤姪。其薨也，幼子與孫尚未命。晚號惟心居士。謚惠簡。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勿為靖康。"除監察御史。

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曰："水至陰，其占為女

寵、為嬖佞、為小人專制。"内侍曾覿、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會内侍李珂没，謚靖恭，茂良諫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勳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謚。今施於珂，為可惜。"竟寢其謚。嘗言大淵、覿奸回，上諭以皆潛邸舊，非他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奸邪，朕獨不知，何也？'泌曰：'此其所以為奸邪也。'今大淵、覿所為，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不報。即家居待罪。

上後知二人之奸，既逐於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即番山之址建學。城東舊有廣惠庵，中原衣冠没於南者葬之，歲久廢。茂良訪故地，更建海會浮圖，葭寄暴露者皆揜藏無遺。除江西運判。上以江西連歲大旱，知茂良精忠，以一路荒政付之。茂良戒郡縣免積税上户，止索逋，發廩賑贍，全活數百萬。召對，奏："潢池弄兵之盜，即南畝負耒之民，願詔監司募人從便請耕，民有餘粟，雖驅之為寇，亦不從矣。"拜參知政事。

湖州守奏通判不法，得旨，下帥臣體訪。通判，茂良鄉人也。奏事退，同列留身，出獄案進上，茂良不知也。上厲聲曰："參政決無此！"茂良遜謝，不復辨。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録用。"手詔付茂良，謂"虚名之士，恐壞朝廷"，熹迄不至。錢良臣侵盜軍糧數十萬，茂良奏其事，俄召良臣赴闕，駸駸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有力焉。

茂良之以首參行相事也，逾再歲，上亦不置相，因諭茂良："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實艱其選耳。"淳熙四年，

召史浩於四明，茂良因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覿欲以文資録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覿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覿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覿慚退。

茂良批旨，取賈光祖下臨安府撻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力求去，是日，除職與郡，令内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説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乃放罷，尋安置英州，父子卒於貶所。

覿死後，茂良家投匭訟冤，上曰："茂良本無罪。"遂復官，謚莊敏。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事雖恢復，而其意極言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

贊曰：康伯鎮靜，俊卿謹嚴。葉(永)[顒]簡易，葛必簡節宣。不激不隨，無黨無偏。以翼孝宗，可稱得賢。

汪應辰等列傳第二十五

汪應辰　薛季宣　附　張運　**陳居仁　劉珙**
附　周淙　**范成大　汪澈**　附　莫濛　**李燾**
王十朋　吴芾　陳良翰　附　王佐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十歲能詩，未冠，首貢鄉舉。試禮部，居高選。時趙鼎為相，延之館塾，奇之。

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為問，上覽其對，意其為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上甚異之，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改賜"應辰"。上欲即除館職，趙鼎言："且令歷外任，養成其才。"乃授鎮東軍僉判。趙鼎為帥，幕府事悉咨焉。歲小旱，命禱雨名山，即應，鼎曰："狀元雨也。"召為秘書省正字。

時秦檜主和，應辰疏，謂："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檜不悦，出通判建州，遂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逕，一室蕭然，饘粥不繼，處之裕如。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觀。張九成謫

邵州，交游皆絶，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

通判袁州。趙鼎喪過郡，應辰為文祭之，曰："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死生之别。事已定於蓋棺，恩特榮於歸骨。"衢州守章傑希檜意，指應辰為阿附私黨，符移訊鞫，遍搜行橐，求祭文不可得。通判廣州。時檜深忌趙鼎、張浚，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詞，連逮者數十家，獄既具，檜死，應辰幸免。

除秘書少監。李顯忠冒具安豐軍功，賞五千余人，應辰奏駁之。常奏："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食增給食錢萬余緡；工匠洗澤器皿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塑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錢已支三萬、銀絹六百疋兩。他皆類此。"上驚其費冗，命吏部裁之。

金渝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曰："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既退，則謾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發英斷，賞善罰惡。"孝宗將正位儲宮，名與唐盧江王、晉楚王同，改為"煜"，又與唐昭宗同，遂改今名。暨内禪，擬於傳位日降赦，應辰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從之，改元重熙。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所定。

議太上尊號，李燾、陳康伯密議以"光堯壽聖"為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況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尤力。或又言：

"主上奉親，烏得授元豐自却為比？"於是議狀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十二人各陳所見，大概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以為問，應辰答曰："'堯'豈可'光'。"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汪應辰素不樂吾。"於是詔尊號不容妄議。

應辰乞補外，遂知福州。會朝廷謀蜀帥，乃以為四川制置使。有謂蜀中綱馬驛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險，宜浮江而下，詔吴璘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説，應辰與夔帥王十朋力言不便，遂得中止。璘死，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冬入覲，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顧憂。蜀中除虚額，民間當被實惠。"

除吏部尚書，與廟堂議不合。一日陳良祐登對，上告以"汪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謾"，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從班，應辰請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邊奏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為便私計也。奏既上，應辰大憾，乃為是説中臣耳。"上曰："乃爾邪？"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宫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嘆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辨群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論其事有害無利，出知平江。

韓玉被旨揀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玉歸，譖之上，貶秩，請祠。自是卧家不起矣。應辰接物温良，遇事特立不

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子達，亦仕至吏部尚書。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六歲而孤，伯父弼收鞠之。從弼宦游，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略，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盡，皆可行於時。

汪澈宣諭荆襄，而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援，季宣又説澈，以閔既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潁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内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奴，而繫馬於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力行保伍法，為圃以習射，禁捕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日更至庭閱之，而賞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復其家三年。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守計定，迄兵退，人心不摇。

樞密王炎薦於朝，召為大理主簿。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款塞者。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為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黄州，故治東北以户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各有差，稟其家，至秋乃止，凡為户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黄州間，并邊歸正者振業之。季宣謂人曰："吾非為今日利也，合肥之坪邊有警，因以斷

栅江，保巢湖、黄州地，直蔡、衡諸莊輯，則西道有屏蔽矣。”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户，而雜舊户為一百七十，奏以幸賞。季宣按得其實而劾之，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死。

季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進言，不可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偽直以售佞。薦進人物，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出，而其權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毁譽者之刑。”又進言曰：“日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幹不立，中使督視，卒促成之。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溧陽南壁闕，而居巢甕陋如故，乃聞有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畏。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倘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事不立？”帝稱善。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

出知湖州。會户部以歷付場務錙銖皆分隸經總制，諸郡束手無策，季宣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鑿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額外征其强半，郡調度顧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民何以勝？”户部譙責愈急，季宣爭之愈强，臺諫交疏助之，乃收前令。卒，年四十。

張運，字南仲，貴溪人，同上舍出身，仕州縣多(隹)[佳]政。擢度支郎中。為高宗陳綱運七弊，累遷刑部侍

郎。所建白皆主欽恕。丞相陳康伯議遣李寶控制海道，衆論紛紜，運獨贊決之。丐外，得太平州。饑癘之餘，勞徠安輯，民賴以寧。孝宗即位，告老，授廣東經略，不赴。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秦檜與其父膏有故，有勸以一見可得美官，居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

魏杞使金，辟居仁幕下。時和戰未決，金兵駐淮北，人情恟懼。居仁上馬，猶從容舉酒屬杞曰："天寒，且釂此觴。"觀者壯之。貽書虞允文，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為大言，終無成；幸成，亦旋敗。"入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為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論，某今益知此言之當也。"進秘書丞。論："文武并用，長久之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略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又言："臺閣宜多明習典故之士。"帝問其人，以季燾、莫濟對，甫數日召燾。居仁請外，知徽州，陛辭，帝慰論遣之。

至郡，告以天子節經費以惠儉瘠，不能推廣聖德，吏則有罪。乃招三衙軍植二表於庭，有輸納中度而遭抑退者，抱所輸立表下，親視之，人無留滯，吏不能措手。輸稅者恒裹贏以歸。入對，帝舉新安之政獎之，又言："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反輕。此曹出萬死策勳，今老矣，添差已罷，稟稍半給，至丐於市，軍士解體。乞優恤以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心。"帝嘉嘆。會駕大閱白石，即命再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軍呼舞。朝方推會要賞，帝曰："陳居仁治行為天下第一，可因是并賞之。"會樞屬

闕員，方□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可久為郎乎？"即遷檢正。

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居仁親視按牘，賞謂："有罪幸免，則冤者何告？誣枉者七人皆當叙復。"執政難之。居仁上其冤狀，帝曰："居仁精審，尚復何疑？"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所避。因言："恩惠不及小民，名為寬逋負，實以惠頑民耳。名為赦有罪，實以惠奸民耳。願盡放天下五等户身丁一半。"從之。安定王子彤乞封妾為夫人，居仁繳奏，帝喜，謂有補風教。又論："君人之道，貴在執要，今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猷，事末節而忘大體。乞詔大臣博議，絶浮費，汰冗兵，計常省之數，定蠲除之目。"權直學士院。帝曰："内外制向委數人，今陳居仁一人當之，不見其難。"

知鄂州。築長堤扞江。移建寧府。歲饑，出儲粟，平其價。有因告糴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復出為惡。"遂誅之，觀察推官柳某死，貧不克歸，三子行丐於道，聞而憐之，予之衣食，買田以養之，擇師以教之。鎮江大旱，移守鎮江，請以緡錢十四萬給兵食，間遣糴運於荆、楚商人。商人曰："是陳待制耶？"爭以粟就糴。區畫有方，有活數萬計。

居仁風度凝遠，毅然有守，所至號稱循吏，皆立祠祀之。子卓，字立道，為簽書樞密院。平生不營産業，以贊書所酬金築世綸堂。卒，年八十有六。將葬，事不能具，丞相吴潜聞之，貽書制置使以助。謚清敏。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

謚其父，召禮官會問，珙不至。檜諷言者逐之。檜死，累遷中書舍人。金擾邊，王師北向，詔檄多出其手。御史杜莘老劾宦者張去為忤旨，左遷，珙不草制。從幸建康，車駕將還，軍務未有所付。時張浚留守，及詔出，以楊存中為江淮宣撫使，珙不書録黄，上怒，謂宰相曰："劉珙父為浚所知，此特為浚地耳。"命再下，執奏如初。

湖南旱，李全為亂，以珙為湖南安撫使。移書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過望。軍士感奮，連戰破賊。賊黨執李全以降，珙論却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田里。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群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副朕意。"除參知政事、殿前指揮使。

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珙請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琪告，珙退，坐堂上，追琪至，詰其故，授牘使對。琪恐，請後不敢，乃叱使責戒勵狀而去。會揚州奏琪檄郡增築新城，珙遂奏罷琪。時珙爭之最力，以故獨罷祠，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肯任怨，臣所不及，願留之。"詔改江西安撫。繼母憂起復，曰："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説，已為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犬吠之驚，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實，不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服闋，除湖南安撫。

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珙奏曰："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非仁也。"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疆吏 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令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其存者無幾，於是一戰擒之。移江東安撫。會水旱，首奏蠲夏稅，秋苗運米，村落置場，平價賑糶，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

疾革，草遺奏，言："恭顯伾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亟召用之。"薨，謚忠肅。

周淙，字彦廣，長興人。紹興末，邊事方興，命淙守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淙為立約束，結保伍，金主亮傾國臨邊，民賴以全活，王師進取虹縣，中原之民來歸，相屬於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張浚視師，駐於都梁，見淙謀，輒稱嘆，入朝悉陳之，錢端禮宣諭淮東，復以淙薦。時兩淮民都流亡，淙極力招輯，按堵如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上屢賜札，淙奉行益力。未幾，知臨安。臨安駐蹕歲久，民居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淙請疏浚，工畢，予祠。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累遷吏部郎官。言者論其超躐，罷，奉祠。起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孝宗嘉納。處民以爭役囂訟，成大為創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論第，民便之。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

故有通濟堰在松陽、遂昌間，激溪水溉田。堰歲久壞，成大訪故迹，叠石築防，置堤閘四十九所，立水則，上中下灌溉有序，民食其利。

乾道令以絹計贓，估價輕而論罪重，成大奏："承平時絹匹不及千錢，今絹實貴，當倍時值。"上驚曰："是陷民深文。"遂增為四千，而刑輕矣。

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嘗悔之。以成大充金祈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書事。金迓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幘效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揣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主遣伻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

除中書舍人，初，上書崔實《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政論》，意在飭綱紀，振積弊。而今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乃酷也。"上稱為知言。張説除簽書樞密院事，成大當制，留詞頭七日不下，又疏言之，説命竟寢。

除四川制置使，疏言："吐蕃、青羌兩犯黎州，而奴兒結、蕃列等尤傑黠，輕視中國，臣當教閱將兵，外修堡砦，仍講明教閱團結之法，使人自為戰，三者非財不可。"上賜度牒錢四萬緡。成大謂西南諸邊，黎為要地，增戰兵五千，奏置都監路分。土蕃入寇之路十有八，悉築分戍。蜀

北邊舊有義士三萬，本民兵也，監司、郡守雜役之，都統司又俾與大軍更戍，成大力言不可，詔遵舊法。拜參知政事。兩月，奉祠。

汪澈，字明遠，浮梁人。除侍御史。左相湯思退不協人望，澈同陳俊卿劾罷。又論鎮江大將劉寶十罪，詔奪節。三十一年上元前一夕，風雨雷交作，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殆為金人，而荆、襄無統督江海之備禦。"因陳修攘十二事。

會金使高景山來求釁端，澈言："天下之勢，强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己和戎，厚遺金繒，彼輒出惡言以撼吾國。願陛下赫然睿斷，益兵嚴備，佈告中外，將見上下一心，其氣百倍。"除御史中丞，為湖北京西宣諭使。

時欲置襄守荆南，澈奏："襄陽地重，為荆楚門户，不可棄。"敵將劉萼楊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廣、黄擣武昌。朝廷以敵昔由此入江南，令吴拱嚴護武昌津渡。拱將引兵回鄂，澈聞之馳書止拱。敵騎奄至樊城，拱大戰漢水上，敵衆敗走。召澈參知政事。

孝宗即位，銳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督軍荆、襄，將分道進討。趙撙守唐，王宣守鄧，招皇甫倜於蔡。襄、漢沃壤，荆棘彌望，澈□因古長渠築堰，募閒民，汰冗卒雜耕，為度三十八屯，給種與牛，□□舍，歲可登穀七十餘萬斛。隆興元年，浚尅期大舉，詔澈出師□□。澈以議不合，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皇甫倜以忠義結

山砦，澈不能節制，坐視孤軍墮敵計。趙撙以千五百人救方城，敗散，澈漫不加省。乞罷黜。”予祠。

尋知鄂州。孝宗訪邊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鄧為藩籬，又皇甫倜控扼陳、蔡，敵不敢窺襄。既失兩郡，倜復内徙，敵屯新野，相距百里耳。臣令趙撙、王宣築城儲糧，分備要害，有以待敵，至於機會之來，難以豫料。”

復請祠，尋致仕，卒，謚莊敏。

澈為殿中日，薦陳俊卿、王十朋為臺官，高宗曰：“名士也，次第用之矣。”在樞府，孝宗密訪人才，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爾。”自奉清約，雖貴，猶布衣時。

莫濛，字子濛，歸興人。以祖儔蔭補官，提舉廣南市舶。張子華以贓敗，濛往鞫之。濛言秦熺、鄭時中受子華賂，計直數千緡。黄州倅奏親擒盜五十餘人，上命濛窮竟，既至，咸以冤告。濛命囚去桎梏，引倅至庭，詢竊發之由，鬬敵之所，遠近時日悉皆牴牾，折之，語塞。濛具正犯數人奏上，餘釋之。上諭輔臣曰：“莫濛非獨曉刑獄，可俾理錢穀。”除户部員外郎。

措置江淮沙田蘆場，上語之曰：“得此可助經費，歸日以版曹處卿。”濛多方括責，得二百五十三萬七千餘畝。言者論其丈量失實，徵收及貧民，謫官。

金渝盟，餉饋急，除淮南轉運判。濛遷延不之任，梁仲敏劾其慢命，罷官。汪澈言於上，召見，上諭曰：“朕嘗記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謝曰：“職爾，不敢避怨。”知揚州，陛辭，上以城圮命濛增築。濛至州，規度城闉，分授諸

將，各刻姓名甃堞間，縣重賞激勸。閱數月，告成。

未幾，使金賀正旦。金庭賜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知鄂州，卒於官。

李蘩，字清叔，晉元人，攝綿州。歲祲，出義倉穀賤糴之，而以錢貸下户，又聽民以茅秸易米作粥及楮衣，活十萬人。明年又饑，鄰盜蜂起，綿獨安堵。漢中久饑，劍外和糴在州者獨多。

蘩匹馬嘗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蘩感其言，奏免之，總領四川賦財軍馬錢糧。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為和糴，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蘩相度以聞，蘩奏："諸州歲糴六十萬石，若從官糴，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為官糴，貴賤眡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眡量，勿務取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為市，遠邇讙趣，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會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蘩像祠之。

范成大驛疏言："關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糴，民力稍舒，得以盡於農畝。"孝宗覽之曰："免和糴一年，田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范成大召見，孝宗問："糴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蘩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蘩。"上大悦，曰："是大不可得李蘩也。"上意方嚮用，而蘩亦欲奏蠲監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會有疾，卒。詔以蘩能官，致仕恩外特與遺表，擇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

初，蘩宰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吴氏世襲兵柄，必稔

蜀亂，發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為患。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殲唐室，鮮不由此。"吴挺怨之。後蠻總餉事，挺謬奏軍食粗惡，孝宗問蠻，蠻緘其樣以進，挺之妄遂窮。逾三十年，吴曦叛。安丙每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見者乎？"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秦檜死，高宗親政，策士。十朋以權為對，大略曰："攬權者，非欲衡石程書如秦皇，傳餐聽政如隋文，强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為明如唐宣宗。蓋欲陛下懲既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爾。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宫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上遂擢為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晁、董。上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趾所貢翠物焚之。

金將渝盟，十朋論對，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不内相殘賊。然一主斃，一主生，曷嘗為中國利？要在自備何如，禦敵莫急於用人。今有才略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可為大帥者，或投閑置散，或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恢復。"蓋指張浚、劉錡也。

又言："今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檜死，百檜生也。楊存中以三衙而交結北司，子弟親戚布滿清要。臺諫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何以

為國？至若清資加於噲伍，高爵濫於醫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將帥剥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捕人為卒，結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納。

秦檜久塞言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述其事。孝宗受禪，除侍講，時左右史失職久，胡銓奏四事，上謂銓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十朋見上英鋭，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耻而雪之，漢宣帝臣單於、唐太宗俘頡利是也；先君有讐而復之，夏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恢復，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願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

因論史浩八罪，上為出浩，知紹興。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邇行都，浩嘗為屬吏，奸贓彰聞，亦何顔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為父事之。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

符離失律，張浚上表自劾。十朋自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論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命督師江淮，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横議蜂起。臣謂今日之師為二帝復讎，為中原弔伐，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陛下固不以一衄為群

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力辭，出知泉州。

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訟至庭，温辭曉以禮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饒久旱，入境雨。至湖積霖，凡禱必應。至誠所感如此。卒，謚忠文。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内，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没而二子猶布衣。子聞詩知光州，聞禮知常州，為治能守家法。

吴芾，字明可，仙居人。遷秘書正字。與秦檜舊故，檜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揖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後遷殿中侍御史。

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進為上策，退為無策。東駕至建康，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會有密啟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悦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為國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絶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臣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授命有人矣。”

知婺州。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産，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輿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知臨安府。

内侍家僮毆傷酒家保，芾捕治之，徇於市。權豪側目。

執政議以芾使金，且議龍大淵為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力求去。時芾與陳俊卿俱以剛直見忌，未幾，俊卿亦引去。中書舍人閻安中為孝宗言："二人之去，非國之福。"起知隆興府。

芾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為寬猛，吏莫容奸，民懷惠利。致仕，卒，年八十。嘗言："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晚退閑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

陳良翰，字邦彦，臨海人。知瑞安。縣俗號强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虚堂懸鏡耳。"

孝宗初，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唐、鄧、海、泗，良翰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

盧仲賢至汴，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遂行，恐辱國不止於仲賢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良翰。

湯思退尚執前論，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疏論："思退奸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

言搖之。"孝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警敏，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為朕諭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總無全才，寧取樸實，緩急猶可依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將誤國。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襜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良翰言職。

兩淮既撤備，金大入，孝宗始深悔，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良翰在諫省，成恭皇后受册，官內外親屬二十五人。良翰論其冗，詔減七人。為兵部侍郎。臘月，樞密承旨張説被寵，請置酒延諸侍從，獨良翰不赴。會上遣中使賜珍羞，説附奏，有旨令趣之，頃復賜羞至，説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中批除良翰諫議大夫，坐客愕然。

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荆、襄趣韓、魏、江、淮，擣青、徐，此今日大計。四川既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稱善。以疾奉祠，卒，謚獻肅。

王佐，字宣子，山陰人。為秘書省郎。秦熺提舉秘省，佐嚴重未嘗交語。檜死，遷吏部郎。檜妻王氏乞恩，欲自稱"沖真先生"，佐曰："婦人安得此名？"寢之。

在館閣數年，出知永州。每決事，吏皆抱牘立數步外，不呼不敢進。民有冤，得盡言。徙知吉州。不知有簡劇之異，而事亦頓省。湯思退以首相都督江淮，請佐為參謀，佐言："金方議和，而兵入，必用事者幸一勝耳，當急擊之，使以敗聞，我可從容制之矣。"不聽。尋求奉祠。

復起知建康。妖人朱崔謀不軌，事極詭秘，佐盡得其

陰謀，一日坐帳中決事，捕首者至前，詰數事，即責短狀，判斬之，流其徒數人。僚屬方候於客次，無一人知者。後徙知潭州。

宜章民陳峒竊發，郴、道、連、永、桂皆警，佐奏乞荆、鄂精兵三千，度不可待，適流人馮湛在州，勉其立功，令自選廂禁軍八百人，誓師遣行。即令軍士：有秋毫擾民及臨敵不用命，皆必行軍法。又私念湛有善戰名，賊必遁入廣，思有以遏之，乃檄廣南兵分屯要害。賊知有備，由間道歸宜章。轉運司聞之，即移諸州，以為賊已窮蹙自守。佐曰："是不獨害捕寇，且必惑朝廷。賊未嘗敗，何謂窮蹙？其巢穴出入莫測，何謂自守？"復奏："不一意討賊，湖廣之憂未艾，俟誅賊首而貸脅從，未晚也。"即日戒行，命湛以四月二十三日屯何卑山，給以合符曰："符至即行耳。"二十九日夜半發符，五路進兵，賊潰走，遂誅陳峒。

徙佐知臨安府，佐辭曰："祖宗時，開封高選賢傑，號將相之儲，豪右憚其威望，莫不斂避。巡幸以來，用人益輕，惟媚權貴為稱職。若方拙自守者為之，猶推舟於陸，決不可行。"奏三上，不許，進工部尚書，尹京如故。歲饑，畿内小民或以農器抵粟於大家，明春，將至失業。佐出令，斷自東作之日，先以還之，訖事而歸其子本。令下，農家相慶。上亦器異之。已，力乞奉祠。自製壙記，又為治命，無疾卒。佐傳舊史無，今增入。

贊曰：汪、薛糾弊，權倖所忌。陳、劉飭法，良民以利。澈、濛、蘩、芾，言達事治。成大果敏，十朋敦毅。良翰屹立，各堅素履。近君有濟，附離得祉。

李燾尤袤等列傳第二十六

李燾　杜莘老　王希吕
李衡　黃祖舜　王大寶　金安節

李燾，字仁甫，丹稜人。甫冠，憤金讎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紹興中，歷任州縣，有聲。餘暇力學，耽讀王氏書，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倣司馬光《資治通鑒》例，斷自建隆，迄於建康，為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知榮州。

榮因溪為隍，夏秋率苦水潦，燾築防捍之。除潼川轉運判。燾括一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為科約。乾道三年，召對，首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為恢復之法。再除禮部郎中。

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樂，燾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為

北使權用。

四年，上《續通鑒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時《乾道新曆》成，燾言："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舊歷多差，不容不改，而新歷亦未有大驗，乞申飭歷官討論。"子垕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偶而止。於是命其子垕、塾習焉。

虞允文以燾數言事，不樂。燾遂請去，陛辭，以欲速變古為戒，又奏："《禹貢》九州，荆田第八，賦乃在三，人功既修，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虧十八。"上命之條畫。既至，奏："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土而坊，傭牛而犁，糴種而植，穀苗未立，睥睨已多，有橫加科斂者，今宜寬侵冒之禁，依乾道詔書止輸舊稅，廣收募之術，如咸平、元豐故事，勸課有勞者推恩。"詔從之。總餉吕游問入奏，燾攝其事。

歲饑，發鄂州大軍食賑之，僚屬爭執不可，燾曰："吾自任，不以累諸君。"尋如數償之。游問返，果劾燾專，上止令具析，不之罪也。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夷人。淳熙改元，被召，適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數不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彘，語涉誣謗。上曰："憲臣按奏火數，何預國史？"詔熙志貶二秩，燾一秩。燾奏："日食、地震皆陰盛，主敵國小人，不可不慮。"又上《快箴》，引太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雷震太廟柱，壞鴟尾，有司旋加修繕。燾奏："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當請

正太祖東向之位。

燾論兩學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衆議不叶，止黜王雱。拜禮部侍郎，夜直宣引，奏："近者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禄，股肱耳目宜謹厥與。"賜坐，欲起，又留賜飲、賜茶。尋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

扆既中制科，遷著作郎兼國史檢討官，父子同主史事，搢紳榮之。燾出知常德，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燾曰："官捕茶賊，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訖無禁累。明堂大禮成，以其首議，除敷文閣待制。頃之，扆、塾繼亡，上欲以吏事紓燾憂，知遂寧府。

《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秘閣。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毋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嘗學漢石渠、白虎故事，請上稱制臨決，又請冠序，上許之。薦尤袤、劉清之十人為吏官。一日宣對，燾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御殿，浮費多。"上曰："卿可謂忠愛。"

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燾復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因奏之曰："心，天王位，其分為宋。十一月於卦為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比他食為重。"

病革，口占遺表，願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則。辭氣舒徐，乃卒，謚文簡。燾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檜尚當路，檜死，始聞於朝。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産。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某以為《春秋》之後纔有此書。子扆、至、塾、壁、臯。壁、臯皆

執政。

杜莘老，字起莘，青神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孫。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彗星見東方，莘老上書，論："彗，盤氣所生，多為兵兆。"南渡後，典秩散失，顯仁皇后崩，議禮有疑，莘老以古義裁定。傳旨問含玉之制，莘老請以《周禮·典瑞》鄭元注製之，上覽之曰："真禮官也。"遷殿中侍御史。

金遣使致嫚書，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指索大臣。上決策親征，莘老疏奏贊上，且謂："敵欺天背盟，當待以不懼，勿以小利鈍為異議所搖，則人心有恃，而士氣振矣。"又言："親征有期，而禁衛羸老居半，至不能介胄者，願亟留聖慮。"知樞密院周麟之初請使金，及聞金將盛兵臨邊，乃大恐，建言不必遣使，莘老劾麟之挾奸罔上，避事辭難恐懼，至於掩泣，衆有"哭殺富鄭公"之誚，疏再上，乃責端州。

幸醫王繼先怙寵干法，富浮公室，子弟直延閣，居第僭擬，別業、外帑徧畿甸，數十年無敢搖之者。聞邊警，亟輦重寶歸吴興為避難計。莘老數其十罪，詔繼先福州居住，籍其資以千萬計，盡賞將士，天下稱快。内侍張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髡其項，都人異之，口語籍籍。莘老彈治，上疑其未審，不樂。莘老執奏不已，竟罷去，而莘老亦出知遂寧。

始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聞其清修獨處，甚重之，一日因對，褒諭曰："聞卿出蜀，即薄團、紙帳如僧然，難及也。"莘老官中都久，知公論所予奪，奸蠹者皆得

其根本脈絡，常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聲振一時，都人稱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治郡，課績為諸州最。

王希吕，字仲行，宿州人。孝宗時，除右正言。時張説以戚屬簽書樞密院，希吕與李衡交章劾之。説勢顯赫，後省不書黄，學士院不草詔，皆相繼斥逐。希吕去國之日，屏徒御，攝履以行，直聲聞於遠邇。

淮右擇帥，上令知廬州兼安撫。修葺城守，安集流散，兵民賴之。出知紹興。常論近習語切，上變色欲起，希吕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字來矣。"佐漕江西，常作《拳石記》以示僚屬，一幕官舉筆塗數字，舉坐駭愕，希吕覽之，喜其不阿，薦之。

居官廉潔，至無屋可廬。由紹興歸，有終焉之意，然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卒於家。

李衡，字彦平，江都人。授吴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侵刻，衡不忍以敲扑迎合，投劾於府，拂衣而歸。

後知溧陽。夏秋二税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任歷四年，獄户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盜猬起旁境，而溧陽靖晏自如。帥汪澈等列上治狀，召除侍御史。會張説以節度使掌兵柄，給事中莫濟不書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吕與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為《四賢詩》以記之。

衡後定居昆山，結茅别墅，杖屨倘徉，左右唯二蒼頭。聚書逾萬卷，號曰"樂庵"。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

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群書，而以《論語》為根本。臨没，沐浴冠櫛，翛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百臨終超然如此。"

黄祖舜，福清人。入對，言："縣令付銓曹，專用資格，曷若委郡守汰其尤無良者。"上然之，又言："抱道懷德之士，不應書干禄，老於韋布。乞自科舉外，有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遷右司郎中。薦李寶勇足以冠軍，智足以料敵，詔以寶為帶御器械。

張浚薨，其家奏留使臣五十余人理資任，祖舜言："武臣素食，進崇秩，曷以勸功？乞為限制。"遂詔勳臣家兵校留五之一。楊愿家乞遺表恩，祖舜言："愿陰濟秦檜，中傷善類。"寢其命。又請追奪秦熺贈官。遷同知樞密院事。

金亮侵淮，劉汜敗，王權走，上將誅權，祖舜言："權罪當誅，汜不容貸，劉錡有大功，聞其病已殆，權、汜誅，錡必愧忿以死，是國家一敗兵而殺三將，得無快於敵乎？"上嘉納。薨，謚莊定。

王大寶，字元龜，潮州 人。授南雄州教授。趙鼎謫潮，大寶日從講《論語》，鼎嘆曰："吾居此，平時所薦無一至者，君獨肯從吾游，過人遠矣。"至連州，張浚亦謫居，命其子栻與講學。時趙、張客貶斥無虚日，人為累息，大寶獨泰然。

知袁州，進《詩、書、易解》，上謂執政曰："大寶留意經

術，可與内除。”時經筵缺官，遂除國子司業。奏：“江南諸州有月樁錢，無定名數，吏緣為奸，刻剥民。又有折帛錢，方南渡兵興，物價翔貴，令下户折納，務以擾之，今市帛匹四千，而令輸六千，盍委監司覈月樁為定制，減折帛惠小民。”詔户部詳其奏。提點福建刑獄。道臨漳，有峻嶺曰蔡岡，藂薄蔽翳，山石犖确，盜乘間剽劫。大寶以囊金三十萬，募民抉藪斸道十餘里，行者便之。

孝宗即位，大寶言：“古致治之君，先明國是，而行之以果斷。自軍興以來，曰征曰和，浮議靡定，太上傳丕基於陛下，四方日徯恢復，願陛下果斷，則無不濟。”擢諫議大夫。首論朱倬、沈該之罪。汪澈督師荆、襄，大寶劾其不能節制，澈落職。張浚復起為都督，大寶力贊其議。符離失律，群言洶洶，湯思退議罷督府，力請講和。大寶章三上，除兵部侍郎。

胡銓奏曰：“近日王十朋、王大寶相繼引去，非國之福。”上曰：“十朋力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寶論湯思退太早，令為兵部侍郎，豈容復聽其去。”未幾，奉祠。銓奏：“自古臺諫論宰相多矣，若謂勢不兩立，則論宰相者皆當去。”督府既罷，金復侵邊，上乃竄思退，中外以大寶前言不用為恨。

金安節，字彦亨，休寧人。資穎悟，博洽經史，尤精於《易》。遷殿中侍御史。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附麗梁師成，梓遂罷，檜銜之。未幾，丁母憂去，遂不出。

檜死，起歷大理寺卿。首言：“治民之道，先德後刑，今守令慮不及遠，簿書期會，賦税輸納，窮日力辦之，而無

卓然以教化為務者。願申飭守令，俾無專事法律，苟可以贊教化，必力行之。”兩浙曹屬王悦道鞫仁和令獄不實，事下大理，安節并逮悦道。悦道，幸醫王繼先子也。

金使施宜生賀正，安節館伴。屬顯仁皇后喪，服黑帶，宜生曰：“使人以賀禮來，迺使安得服黑帶？”安節辭難再四，宜生屈服。明年，充送伴使。至楚州，副使耶律翼奪巡檢王松馬不得，鞭笞之。安節責翼，詞色俱厲，朝廷恐生事，坐削兩秩。葉義問使金，金主因言：“前日奪馬事，曲在翼，已笞二百，回日可詳奏。”乃復元官。

遷侍講、給事中。殿院杜莘老論張去為補外，安節言：“不可因内事而去言官。”上遂留莘老。金亮侵淮，從幸建康。言：“方今正當大明賞罰，乃首用劉寶、王權刻剥庸懦之人，何以激勸將士？”上納之。楊存中議省江、淮州縣，安節言：“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次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嘗以寡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返棄之耶？”存中議遂格。

孝宗嗣位，給廷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内降之科，凡内侍省、御藥院、内東門司冗費，一切罷去。龍大淵、曾覿並除知閤内事，安節封還録黄。時臺諫相繼論列，上意未回，安節與周必大奏：“臣等若奉明詔，則臣等負中外之謗；大臣若不開陳，則大臣負中外之責；陛下若不俯從，則中外紛紛未止也。”命遂寢。張浚語人曰：“金給事真金石人也。”

金將林忠義遺書論和議，乃畫定四事。安節謂：“世

稱姪國，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皆不可從。海、泗、唐、鄧為淮、襄屏蔽，不可與。"已而請祠，得請。中書舍人胡銓繳奏，謂："安節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臣也。膂力未愆，有憂國心，豈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逾年，致仕。去之日，縉紳相與嘆羨，以為中興以來全名高節，鮮有其比。卒，年七十七。

其除司農丞，或語之曰："張致遠為中司時所薦。"安節曰："彼為朝廷薦人，豈私我耶？"薦晁公武、龔茂良可臺諫，皆稱職，二人弗知也。

贊曰：李燾盡瘁，生死文字。莘老蒲團，希呂僧寺。李衡杖履，四賢詩記。大寶、安節，全名國是。廣主聰明，爰作士氣。

尤袤　周執羔　李浩　顏師魯　袁樞　李椿　王質　蔣繼周

尤袤，字延之，無錫人。為泰興令。縣舊有外城，屢殘於寇，袤即修築。已而金渝盟，克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為讀書計。從臣以靖退薦。大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袤。張說自閤門入西府，袤率三館上書諫，於是出知台州。

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纔什三，屬袤成之，袤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有毀袤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絶口，乃録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嘆賞，遂以文字受知，累遷左諭德。

夏旱，袤上封事，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塞則乖。人心舒暢則悦，抑鬱則憤。催科峻刻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怨；奏獻不時報而久繫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强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

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當定廟號，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奏曰："太上親為徽宗子，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邁論遂屈。禮部太常寺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邱，取"商高宗"，實為有證。建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袤以為："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懇辭以彰殿下全德。"

淳熙十四年，將有事於明堂，詔議升配，袤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明堂用吕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而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請俟喪畢議之。"

有詔權中書舍人，力辭。時内禪議已定，是日，上諭袤曰："旦夕制册甚多，非卿孰能為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袤乃拜命。光宗即位，開講，袤論官制，謂："武臣披堅執鋭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為議己，遂與祠。

紹興元年，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昌言曰："老矣，

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内除小礙法制者，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横行，袤繳奏者三，竟格不下。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辨賞直轉横行，袤繳奏，謂：“正使有正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勳賢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袤復奏：“朝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所以為摩厲之具也。”命遂格。

耶律适嘿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内批，特與書行。袤言：“爵禄者，祖宗之爵禄，安可私用祖宗爵禄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怒，裂其奏，命遂不行。後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議事，往往不行，如陳源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為駭聞。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況加封植乎？”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袤積憂成疾，乞致仕，不報，遂卒。

袤少從喻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為道學，將攻之。袤言：“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所以王，周、孔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孝宗曰：“道學名豈不美，正恐假託為奸，真偽相亂耳。”袤死數年，侂胄擅國，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袤為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有《遂初小稾》若干卷。謚文簡。

周執羔，字表卿，弋陽人。建炎初，乘輿南渡，自京師奔詣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后於江西，就宜黃縣丞。時四境俶擾，潰卒相挺為變，執羔諭以禍福，皆斂手聽命，執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

歷太常丞。會始議建明堂，詔奉常習肄大樂，訪輯舊聞，庀閱工器，制作始備。充賀金生辰使。往歲奉使，官得自辟其屬，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執羔始拒絶之，使還，權吏部侍郎。請賜新進士聞喜宴於禮部，從之。軍興，廢此禮，至是乃復。同知貢舉。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部下，始特奏名推恩。秦檜既以科第私其子，士論讙嘩，為減三年以悦衆。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由此忤檜，罷知夔州。

夔部地接蠻獠，易以生事，或告溪爨夷叛其豪帥，請兵致討，執羔曰："朝廷用爾為長，今一方繹騷，責將焉往？能盡其力則貰爾，一兵不可得也。"豪懼，斬叛者以獻，夷人惕息。

乾道初，召兼侍講。孝宗患人才難知，執羔曰："今一介干進，亦蒙賜召，口舌相高，殆成風俗。"一日侍經筵，自言："學《易》知數，臣事陛下之日短也。"乃垂涕，上惻然，即拜本部尚書。方士劉孝榮言統元歷差，命執羔釐正之，執羔用劉義叟法，推日月交食，考五緯贏縮，以紀氣朔寒温之候。撰《曆議》、《曆書》、《五星測驗》各一卷。

上嘗問豐財之術，執羔以為："蠹民之本，莫甚於兵，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册籍之數，十倍於此。罷癃老弱者幾半，不汰之，其弊益深。"論："和糴本以給軍興，

豫凶災，蓋國家不得已而為之。舊糴有常數，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萬石，今諸路枯旱之餘，蟲蝗大起，無以供常稅。況數外取之乎？宜視一路一郡一縣豐凶之數，輕重行之，災甚者蠲之可也。"上矍然從之。

充安恭皇后葬宮按行使，日與閹人接，卒事未嘗交一談。閹亦服其長者，不怨也。及告老，上諭曰："祖宗時，近臣有年逾八十尚留者，卿之齒未也。"已復申前請，詔與祠，賜茶藥、御書，恩禮至渥，公卿祖帳都門外，縉紳榮之。

李浩，字德遠，臨州人，紹興十二年進士。時秦熺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自檜用事，塞言路，朝士多務慎默，浩與王十朋輩始相繼言事，聞者興起。

孝宗即位，為太常丞。張浚督師江淮，宰相多抑之，浩引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得象故事，乞戒諭令同協濟。浩雅為湯思退所厚，尹穡欲引之共擠浚，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乞外，得台州。

里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權貴人門，囊橐為奸，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權貴人教其家訟冤，且誣浩以買妾事。疏方上，權參政劉珙奏曰："李浩為郡獲罪豪民，為其所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强禦，豈易得耶？"且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欲還其所沒貲。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允，鄭憲家貲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

明年，除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董其事者賤糴濕惡，隱尅官錢，户部不敢詰，浩發其奸，户部欲就支稽

見數，大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惠奸，且虧軍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卿缺，上曰："無以易浩。"遂除之。

浩嘗陳經理兩淮之策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為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為恢復根本。"出為廣西安撫。有尚書郎入對，論及擇帥事，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矣。"又諭大臣曰："李浩營田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

治廣二年，召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耻，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惰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上問誕慢為誰，浩具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諒。"除權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者，相與謀嗾諫議姚憲論浩，遂罷。

久之，夔路闕帥，命浩行。夔有羈縻州曰思州，世襲為守則田氏，與其猶子不協，將起兵相攻。浩草檄，遣官為勸解，二人感悟，歃血盟，盡釋前恨，邊得以寧。

浩天資質直，風教素高，平居未嘗假人辭色。不知者以為傲，或譖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前亦如此，非為傲者。"為郡尤潔己，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

顏師魯，字幾聖，龍溪人。除提舉浙西。役法敝甚，細民至以鷄豚罌榼折產力，遇役輒破家。師魯下教屬邑，預正流水籍，稽其役之序，寬比限，免代輸，咸便安之。鹽

課歲百鉅萬，本錢久不給，亭竈私鬻，禁不可止。師魯撙帑緡，盡償宿負，比旁路課獨最。上謂執政曰："儒生能辦事如此。"

入為監察御史。有自外府得内殿宣引，且將補御史闕員，師魯奏："宋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鄘耻為吐突承璀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璟、鄘為法。今其人朋邪為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臣雖不肖，羞與為伍。"命乃寢。繼累章論除職帥藩者："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紱，皆掊克以厚苞苴，故昔以才稱，後以貪敗。"上出其疏袖中，行之。

為國子祭酒。規約率以身先，上聞喜曰："顔師魯到學未久，規矩甚肅。"詔充遣留禮信使。初，顯仁遣留使至金，必令簪花聽樂。師魯陛辭，言："國勢今非昔比，金人或强臣非禮，誓以死守。"沿途宴設，力請徹樂。至燕山，復辭簪花執射。時孝宗以孝聞，師魯據經陳誼，反覆慷慨，故金終不能奪。除吏部尚書。抗章請老，卒於家。

常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謚定肅。

袁樞，字機仲，建安人。試禮部，詞賦第一，除太學録。張説自閣門簽樞密，樞與學省同僚論之，上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耻與噲等伍耶？"虞允文愧甚。樞求外補，出為嚴州教授。

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鑒》，苦其浩博，乃區别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鑒紀事本末》。龔茂良奏於上，孝宗讀而

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於是矣。"他日，上問："袁樞今何官？"召對，即因史書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奸佞，致於禍亂，且曰："固有詐偽而似誠實、憸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為朝廷累。"

時士大夫頗有為黨與者，樞奏曰："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內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今雖總權綱，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毀譽不私於左右。"上方銳意北征，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甌，臣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

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

兩淮旱，命廉視真、揚、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今徒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嘗言："朋黨相附，則大臣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勢孤。"時宰相不悅，至是，又言："威權在下則主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强，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今朋黨之舊尚在，臺諫之官未正紀綱，言路將復荆榛矣。"

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産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人為危之。上

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實自樞始。

寧宗初，擢知江陵。江陵瀕大江，歲壞為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為室廬，徙民居之，種木數萬以為捍蔽，民德之。尋罷，奉祠。力上請制，比之疏傅、陶令。閑居十載，作《童子問》等書，藏於家。

李椿，字壽翁，洛州人。張浚辟為制司準備差遣，椿奔走淮甸，綏流民，布屯戍，察廬、壽軍情，相視山水岩險要，周密精審，所助為多。

隆興元年，諸將有以北討之議上聞者，事下督府，椿奏記浚曰："籓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縱得其地，未易守也。"既而師出無功。

浚嘗嘆實才之難，椿曰："豈可厚誣 天下無人，唯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則庶其肯來耳。"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為，勸之去。明年，浚出視師，椿曰："公無故去朝廷，蹤迹必危。"浚心是之，不忍決去，未幾，果罷。

除樞密院檢詳，小吏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宜州市馬，因簽書張說以聞。椿謂："小吏妄作，將啟邊釁，請論如法。"除司農卿。椿謂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月，歎曰："真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為二年之蓄。兼臨安府，視事三月，權倖以為不便，解去。椿在朝，遇事輒言，執政不悦，出知婺州。會詔市牛筋，凡五千斛。椿奏："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為收前詔。

除吏部侍郎。又極言闍寺之盛，嚴禁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後言："當預邊備，如欲保淮，則楚州、盱眙、昭

信、濠梁、渦口、花靡、正陽、光州皆不可不守。如欲保江，則高郵、六合、瓦梁、濡須、巢湖、北峽亦要地也。”除知太平州，賜上方珍劑以遣。

命知潭州、湖南安撫。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潭新置飛虎軍，或以為非便，椿曰：“長沙一都會，控扼湖、嶺，鎮撫蠻傜，二十年間，大盜三起，何可無一軍？且以費縣官緡錢四十二萬，何可廢耶？亦在馭之而已。”未滿歲，復告歸，朝拜命，夕登舟，歸老野塘上。椿學《易》，惡佛老說，朱熹嘗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蓍龜”。

王質，字景文，興國人。游太學，與王院齊名，院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串周匝，無有間斷。”著論五十萬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樸論》。

金主亮南侵，汪澈、張浚皆辟為屬，入為太學正。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上疏曰：“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在雁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何至分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陛下即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人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會三者為一，天下烏有不治哉？”

忌者共讒質異論，罷去。

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質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允文當國，以質鯁亮不回，且文學推重於時，可右正言。中貴人多陰沮之，出通判荆南府，不行，奉祠山居，絶意禄仕，卒。

蔣繼周，字世修，青田人。進士。歷官實録院檢討官。嘗論和糴省運，孝宗曰："卿文絶類陸贄。"又曰："卿有趨事赴功之意乎？"繼周逡巡退避。時鋭進者得上一語，往往遂投合以取大官，繼周獨若不敢當者。

丁憂，起知舒州。入朝，上問："卿往年論事，朕謂似陸贄。今七年矣，當除卿行在職事。"繼周謝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幹蠱於外，亦子職也，敢有所擇？"上益嘉其静退。改秘書丞。會熒惑犯氐，因對，言驛傳宜備非常，進奏院果災。上曰："繼周博學善論事。"乃自閲班簿，除將作少監。

淳熙十一年正月，同知貢舉。有《禮記義》見黜者，繼周力拔之，啟封，則吴人衛涇也。十三年九月，遷御史中丞。上初内禪，收召名士畢集，議論或過激。貴近言："秦檜當國時，一人常兼數職，未嘗廢事。"繼周曰："往昔權臣廣斥異己，故朝列多闕，今何取焉？假使省二十員，不過月省二千緡，其省幾何？而遺才乏事，上下交病。請得倡議者許之。"

太史奏曰："日中有黑子。"繼周言："日象君德，豈容隱慝乘之。大臣之蒙蔽，外夷之侵軼，後宫之私謁，宦者

之用事，皆其應也。”上春秋浸高，繼周言：“願陛下養性導和，飲酒以和氣，不可以無節而飲過度之酒；服藥以養生，不可以無疾而服伐性之藥。”上嘉納之。

徙太平州。四年三易郡。遇水旱，條上利害，略曰：“言荒政者萬端，大指不過廣儲蓄一事爾。有備則拙者亦能集事，不然，雖智何益？”中外服其論。罷歸，卜居嚴州，得屋僅庇風雨，讀書旦暮不輟，若未嘗貴達者。繼周傳舊史無，今增入。

贊曰：袤衛道學，樞誅奸惡。學《易》椿老，論古質樸。師魯據經，執羔考縮。浩傲非傲，帝信不怍。一時名臣，爲國式廓。

汪大猷等列傳第二十七

汪大猷　程大昌　唐文若　王信　劉章　張大經　蔡洸　劉儀鳳　陳良祐　胡沂　沈夏

汪大猷，字仲嘉，鄞縣人。授金華丞。李椿年行經界法，約束甚嚴，檄大猷覆視龍游。大猷請不實者得自陳，毋遽加罪。遷户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

莊文太子初建東宫，兼侍講。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宫僚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近習為倡，非講讀官所當預。"兼給事中。孝宗清燕，每講政事，嘗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大猷遂陳耆長雇直，并緣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亭户未嘗煮鹽，貸錢射利，隱寄田産。賜田勳戚，豪奪相先，陵轢州縣。没入貲産，正可行於强盜、贓吏，倉庫綱運之負陷者，即其業收租以償，足則給復故業。上嘉奬。

權刑部侍郎。言："有司卒用新制，棄舊法，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奸，請明詔編纂。"書成進上，上大悅。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樞密劉珙以强盜不處死，無以懲艾，右司林栗謂："太祖朝强盜贓滿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五貫，固從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縗配，何所懲艾？請從舊法，贓滿三貫者斬。"大猷奏曰："强盜何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固可也。天聖以來，寢失禁奸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若皆置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為盜，盜知必死，將甘心於作逆矣，望稍開其生路。"遂從大猷議。

知泉州。毗舍邪嘗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真臘大賈為毗舍邪犯境，大猷辨其非是，遣之。故事蕃商與人爭鬬，非傷折，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苟在我境，當用我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泉、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奈何為其所役？"卒不與。

改江西安撫。以討永新洞寇不利，自劾落職。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浩深嘆美之。好周施，叙宗族外族為《興仁録》，率鄉人為義莊二十餘畝以為倡，衆皆欣勸。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孝宗即位，遷著作佐郎。

帝初政，銳意事功，命令四出，貴近或預密議。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信己，先請夜開宫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啟關，或言矯制，帝笑以前詔示

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御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乃得行。"又言："去歲完顏亮來攻，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不平也。"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設險莫如練卒，練卒莫如擇將。"

徙江西轉運。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清江縣舊有二堰捍江護田；堰壞，歲罹水患，大昌力復其舊。六和塔寺僧以鎮潮為功，求給賜所置田免徭，大昌奏："僧寺違法置田，又移科徭於民，奈何許之？"

權刑部侍郎。大昌言："辟以止辟，未聞縱有罪為仁也。今四方讞獄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如此，則法伸乎下，仁歸乎上矣。"都統制率逢原縱部曲毆百姓，大昌極論："自此屯戍州郡不可為矣。"逢原坐削。

累遷權吏部尚書。言："今日諸軍，西北舊人實少，其子孫伉健者，當教之戰陳，不宜輕聽離軍，且禁衛之士，祖宗非獨以備宿衛而已，南征北伐，是嘗為先鋒。今率三年輒補外，用違其長，即有征行，無人在選。奈何始以材武擇之，而終以庸常棄之乎？願留三衛勿遣。"

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郡，出知泉州。汀州賊沈師作亂，漕檄裴師武討之。師武以未得帥符不行，大昌手書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帥責君，可持吾書自解。"是歲，賊謀攻城，先使諜者衷甲縱火為內應。師武軍至，復得諜者，賊遂散去。光宗嗣位，奉祠，卒，謚文簡。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以給事中勾濤薦，詔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濤出，不得見。文若奏書闕下，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廉耻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陛下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兩宫將歸，五路初復，正宜市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遽惜此數刻之對耶？"書奏，召對便殿，高宗大悦。

通判洋州。洋西鄉縣産茶，亘陵谷八百餘里，山窮險，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增賦以市寵，園户避苛斂轉徙，饑饉相籍，文若力争之，賦迄不增。再通判遂寧府。會大水，民多漂死。文若至城上，發庫錢，募游者，振活甚衆。又築長堤以捍水勢，自是無水患。

秦檜死，上訪蜀士於魏良臣，以文若對。改秘書郎。為《文思箴》以獻。自檜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勸上收用西北人才，以固根本。將命以掌制。時有為宣和執政請恩，為司諫凌哲所彈，文若喜其直，作《禾黍詩》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為譏己，劾文若，出知邵州。上屢為近臣言："唐文若無罪，可改近郡。"移知温州。

金人來攻，文若首建大臣節制江上之議，復除起居郎。時諸將北出，捷書日聞，獨文若憂之，圖上元嘉北伐故事。上諭文若以創業所歷艱苦及敵情反覆甚悉，文若對曰："願陛下深察大勢，趨策之長而避其短，無循前代軌轍，則大善。"

未幾，金主自將圍王權於歷陽，權遁，淮南盡没。詔百官廷議，文若畫三策，一請上親征，二乞遣大臣勞軍，三

乞起張浚。上問曰:"卿熟張浚否?"文若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今四十年,天不死浚嶺海,正為今日。"上矍然曰:"援浚者多,非卿無以發此。"起浚知平江。上以浚雖忠慤,將士多不附,文若復言:"浚本以孤忠得衆。"

上將内禪,手詔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既書黄,疑名稱未安,請更黄,堂吏不可,文若執不已,宰相以聞,詔改稱本生親,尋又改宗室子偁,其後詔稱皇兄。孝宗嗣位,浚都督江淮軍事,使文若行邊按守備,多所罷行者,旋請祠,卒。

王信,字誠之,麗水人。孝宗朝,授太學博士。差敕令所删定官,法令有不合人情,自相牴牾,吏得以傅會出入者,悉釐正之。轉對,言:"和不可恃,今日當為自備之策,以待可乘之機。"權考功郎。

它日,上謂尚書蔡沈曰:"考功得王信,銓曹遂清。"武臣給告不書年齒,磨轉蔭薦,肆為奸欺,為擿最者數事告宰相,付之大理獄。事連三衙,殿帥王友直鋭爭之,上審知其非,沮之曰:"考功所言,公事也,汝將何為?"獄具,皆伏辜。因請置籍,以杜後患。丁母憂,吏裒金殺牲禱神,願信服闋無再為考功。既起,知永州。

入奏事,復為考功郎,轉對,論士大夫趨向之敝:"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患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時之合,而可否有所不計。集賢者以趨辦為能,而不為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為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刻薄,而寖失祖宗忠厚之意;革敝類煩碎,而不明國家寬大之體。願示好惡於取舍之間,使天下靡然知鄉。"

假禮部尚書，使金，肄射都亭，連中其的。金人驍曰："尚書得非黑王公子孫耶？"謂王德用也。信得米芾書法，金人寶之。

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軫，信言："休咎之徵，史策不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聞七政共集也。分野在楚，願思所以順天而應之。"又言："陛下即位初，經營中原之志甚銳，然功所以未立者，正以所用之人不一。鎖闥封駁，而右府所下不關中書，或斜封捷出，左於公論。統領官奴事內侍，坐謫遠州，幸蒙赦還而遽復故職。潛藩恩舊之隸徒，榷酤官而齒朝士。老禁校冀節鉞，詭計得之，而恩典與正不異。閤門多濫額祗候，妃嬪進封而冒指他姓為甥姪。"上曰："事有不可不問者，第言之，朕無有不為卿行者。"

宦者甘昇既逐，屬高宗崩，用治喪事，提舉德壽宮，信亟執奏。翰林學士洪邁適入，上語之曰："王綸事論甘昇事甚當。朕特白太上皇后，聖訓以為：'今一宮之事異於向時，非吾老人所能任，小黃門空多，類不習事，獨昇可任責，分吾憂。渠今已歸，居室尚不能有，豈敢蹈故態。'以是駁疏不欲行。卿見王綸事，可道此意。"信乃止。

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其目曰：法戒輕變，令貴必行，寬州郡以養民力，修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其緩急，縣當別其劇易，嚴錢禁，廣積聚，處歸附之人，收逃亡之卒。

起知湖州，信未涉州縣，據按剖(折)[析]，敏如流泉。擢浙東安撫使。山陰境有猳猪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

創啟斗門，導停瀦注之海，築十一壩，化匯浸為上腴。民繪像以祠，更其名曰王公湖。

初，信扶其父喪歸自金陵，草履徒行，雖疾風甚雨弗避，由是得寒濕疾，及聞孝宗遺詔，悲傷過甚，疾復作，至是寢劇，上章請老，致仕。有星隕於其居，光如炬，不及地數尺而散。數日，信卒。

劉章，字文孺，龍游人。紹興中，廷對第一。秦檜嗛其不附己，媒蘗其罪，出倅筠州。孝宗受禪，拜禮部侍郎。奏禁遏淫祀，仍於《三朝史》中删去《道釋》、《符瑞志》。

朝廷議經略中原，調諸郡兵，民頗擾。少卿趙彦端指言非是。或譖彦端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為，但資趙彦端一笑耳。"彦端懼不測。上問章曰："聞卿監中有笑朕者。"章從容對曰："聖主所為，人焉敢笑，若議論不同或者有之。"上意解。彦端獲免，人稱章長者。

進權尚書。上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頗嘗學道否？"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菲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為難，臣以為易。"上嘉嘆久之。尋告歸。

淳熙元年，子之衡由御史、檢法出守廣德軍，當陛辭，對便殿，問："卿父學士安否？"撫勞再三，謂曰："卿歸侍，為朕致此意。"旋遣祇候至家宣問。卒，年八十，謚靖文。章周密自守，出入兩朝，被顧遇，未嘗泄禁中一語。

張大經，字彦文，建昌人。宰龍泉，有善政。歷提刑江東。孝宗重風憲之選，獨可大經。召見，上曰："以卿風力峻整，除監察御史。"命下，中外聳嘆。

守殿中侍御史。因論近習韓侂胄薦士，上曰："此亦無

害，昔楊得意為狗監，亦嘗薦司馬相如。”大經奏：“恐無耻者望風希旨，傷毀士俗。”又論宦者董璉暴横，將命淮甸，所至誅求，且自號董閻羅。上命竄之，因宣諭曰：“卿論事得體，且詳練。”大經言：“監司治民之本，不可限以資格。”又請通漕臣之計，以補州郡之有無；拘户絶之租，以廣常平之儲偫。嚴贓罪，改正法，以懲貪黷。收外路辟闕歸吏部，以杜私謁而通孤寒。

秋旱，詔求言。大經言：“人心不和有以致之。民力竭而愁嘆多，軍士貧而嗟怨衆，二者當今大弊。”屢請祠，上曰：“卿公廉，必能為朕牧民。”乃知建寧府。未幾，致仕。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人方之孔戩。壽逾八袠。寧宗即位，降詔撫問，賜銀奩藥茗。疾革，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私。卒，年八十九，謚簡肅。

蔡洸，字子平，襄之後。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艫相銜。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

試户部尚書。上謂侍臣曰：“朕以版曹得臣為喜。”洸嘗言：“財無滲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去，陛辭，賜坐，上慰勞曰：“卿面有火色，風證也。朕有二方賜卿。”洸謝，即奉祠歸。

曾祖襄未易名，力請於朝。所得奉以振親戚之貧者，去朝之日，囊無餘資，人服其潔云。

劉儀鳳，字紹美，普州人，調尉蓬溪。起居郎趙逵稱其富有詞華，恬於進取，宰職上其名，遷禮部員外郎。孝宗受禪，議上"光堯壽聖"尊號册寶，有欲候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栗謂："服中不必避。"儀鳳獨上議乞候終制，議者雖是其言，竟用栗議。

儀鳳在朝十年，每歸，即匿其車騎，扃其門户。客至，無親疏皆不得見。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人尤其傲，奉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録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録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

後輔臣進前侍從當復職者，上曰："劉儀鳳無罪，可與復。"起知邛州。罷歸，卒。儀鳳頗慕晉人簡傲之風，不樂與庸輩接，故一跌遂不振云。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乾道中，歷右司諫，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利。其有占田疇，擅山澤，發舶舟，招蕃賈，貿易寶貨，糜費金錢，或假德壽，或託椒房，非所以維持紀綱，保全戚畹。"

遷吏部尚書。時議遣泛使請地，良祐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以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啟釁之端，萬一敵騎入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挐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而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

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内虚,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虚聲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求釁。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宫,猶為有辭。内事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綏遠。"

奏入,忤旨,貶瑞州。久之,起知建寧,卒。

胡沂,字周伯,餘姚人。孝宗初,擢殿中侍御史。沂言:"守禦之利,莫若沿邊屯田。前歲淮民逃移,未復舊業,中原歸附,俾之就耕。東作方興,且慮敵人乘時驚擾,宜聚兵險隘防守。"進禮部尚書。虞允文當國,希旨建策復中原,沂極論金無釁而我諸將未見可任此事者,數梗其議。卒,謚獻肅。

沈夏,德清人。孝宗時為户部侍郎,一日登對,上問:"財用幾何?合催幾何?用幾何?欠幾何?"一一對訖,於所佩夾袋中取小册進呈,無毫髮差。上大喜,問宰臣:"侍郎有過政府例否?"梁克家云:"陛下用人何以例為?"遂除簽書樞院。

贊曰:大猶、大昌,治舉法章。信、章、洸、沂,修慎名將。文若、大經,有才有臧。儀鳳、良祐,撿簡篤常。以贊以翼,孔音鏘鏘。

施師點等列傳第二十八

施師點　蕭燧　李彦穎　黃洽　王藺

附　王自中　謝諤　曾三復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十歲通六經，十二歲能文，弱冠游太學。乾道元年，賜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搜求，惟恐財賦不集。毋惑乎日降絲綸，恩不沾被，重以歲惡，積多逋負。今明堂肆赦，户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願悉除免。"上詔從之。

八年，除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除，特令增員為二，命兼之，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位，師點屹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為？"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以為請。使還，上嘉嘆不已。後金使賀正旦，至闕，問館伴："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宇文价於班列中指師點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

除參知政事。師點嘗同宰相奏事，退復同樞密周必

大進呈，上曰："適一二事卿等各呈所見，甚關大體。前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辭。今卿等如此，深副所望。"必大奏："祖宗時，宰執奏事，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責，退不相銜。自秦檜用事，執政畏避不敢言。今陛下虛心兼聽，若只宰相奏事，何用執政為？"師點復奏："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上因諭之曰："朕欲天下事日往來胸中，未嘗釋也。"

先是，州郡上供，或不時以進，立歲終稽考法。及是，主計臣有喜為督促者，乞不待歲終，先期行之，晝命已下。師點矍然曰："此策若行，上下逼迫，民不聊生。"或謂："今已出矣。"師點曰："事有為天下病，惟恨更之不速。"即追寢其議。周必大舉手賀師點曰："使天下不被其毒者，公之賜也。"

一日入對後殿，上曰："朕前飲冰水過多，忽暴下，幸即平復。"師點曰："自古人君當無事時快意所為，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上深然之。

除知樞密院事。師點惓惓搜訪人才，手書置夾袋中。謂蜀去朝廷遠，人才難以自見。蜀士之賢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太學每有除授，必列陳之。

後知泉州。嘗謂諸子曰："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沉，初未嘗容心其間，不枉道附麗，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有命，不待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薨，年六十九。

蕭燧，字炤鄰，臨江軍人。進士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邪？"檜恨之。既而被檄秀州，至則員溢，就院易一

員往漕闈，秦熺果中前列。秩滿，避檜而歸。

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在冬青青，松柏不改。"已而果符前事。

孝宗初，輪對，論："官當擇人，不當為人擇官。"上喜，著《用人論》賜大臣。淳熙中，除左司諫。上諭執政："時除燧若何？"龔茂良奏："燧純實無華，正可任言責。"時復議進取，上以問燧，對曰："兵未强，財未裕，宜卧薪嘗膽，以圖内治，若恃小康，萌驕心，非臣所知。"上曰："忠言也。"擢右諫議。入謝，上曰："卿議論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奸邪，不恤仇怨。"

有旨下帥司招軍，燧言："所募多市井年少，利犒賚，往往捕農民以應數，乞嚴戒諸郡。"夔帥李景孚貪虐，參政趙雄庇之。燧請罷景孚，雄果營救還任。燧再論并及雄，雄密奏燧誤聽景孚仇人之言，遂捕恭州士人鍾京等置獄，坐罪。燧乃自劾，出知嚴州。

嚴地狹財匱，始至，官錢不滿二千。燧儉以足用，二年之間，積至十五萬。以其羨補償逋，諸邑皆寬。遂安令朘土兵廩給，群言恟恟，燧急易令，且呼卒長告戒。燧密籍群惡少姓名補軍額，人以安堵。詔燧治郡有勞，移知婺州。父老遮道，幾不得行。婺與嚴鄰，人熟知條教，不勞而治。

八年，召還。樞密都承旨例以知閣門官兼，怙寵招權，上思復用儒臣，命燧以龍圖閣待制為之，燧言："儇師之風未殄，群臣多迎合獻諛，宜察其虚實。"上稱善。以年及請閑，卒，謚正肅。

孝宗每稱其誠實，手書《二十八將傳》以賜。子達，登進士第，唱名第四，孝宗曰："達才氣甚佳，父子高科，殊可喜。"達累官至太常。

李彦穎，字秀叔，德清人。金攻浙西，父挾家人逃避，彦穎方十歲，追不及，能趨支徑亂流獲濟。主餘姚簿。時宰相知其才，將處之學官，或勸使一見，耻自獻，不可。

金渝盟，張浚進討，孝宗方向浚。執政堅主和議，尹穡陰附之。一日，穡以和、戰、守叩彦穎，彦穎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為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和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穡大怒，銜恨，陰排之。

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彦穎言："臣下有過，宜顯逐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為戒。今譖毀潜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測其故，將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除參知政事。

金使至，上遣王抃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儀久不決，彦穎曰："須於國體無損，而事可濟，乃善。若如去年張子顔之行，不但無益。"帝信湯邦彦，龔倖集事，以為申議國信使。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并詔諸軍飭戎備，中外騷然。彦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今民户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欲盡撤邊備耶？"彦穎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内，家起一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從之。

洎邦彦辱命而還，彦穎在東府三歲，實攝相事，内降

繳回甚多。内侍白劄藉名造器械并犒師，發封椿諸庫錢動億萬計，彦穎疏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椿'，陛下方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徒啟他日妄費，失封椿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自是絶不支出。

知紹興，勤約有惠政。致仕，家居凡十載。自奉澹約，食纔未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了不相聞。薨，年八十一，謚忠文。子沭，慶元中，與一時臺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

黄洽，字德潤，侯官人。為太常丞。請外，孝宗曰："黄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許。洽奏："願飭戒州郡，毋煩擾以致寇，毋輕易以玩寇。"遷著作郎。上諭詞臣："秘閣儲英俊，為異時公卿用。"除侍御史。

會水旱頻仍，差官按視安集，洽奏："常平一司所職何事？淮、浙、江東見有使，以五使分五路，尚慮不周知。今遣一人兼二三路，不過閱圖帳户口多寡，地里遼邈，安能遍及乎？若專責常平，名正而職舉，事分而察精。"又奏："藝祖懲藩鎮偏重之失，不欲兵民之權聚於一夫之手。今使主兵官兼郡寄，是合兵民權為一，邊徼偏重尤甚。"上皆嘉納。洽所論列，未嘗捃摭細故累人終身。

上方銳志肄武，洽因風諫，言："《頤》之大象，言語飲食猶謹節之，况其他乎？凡筋骨喘息之間，一有過差，皆非所以養身。"除御史中丞。奏："薦舉請託必競於宰執、臺諫之門，若宰執、臺諫不為人覓舉，使士大夫咸自率厲，以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或果知其人，露章以薦，亦何不

可?"

除參知政事。上曰:"卿每告朕用人,念居用人之地,不可不勉。"因商確除目,洽罄竭無所顧避。除知隆興。光宗受禪,洽奏:"用人為萬世不易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於陛下。"屢乞歸田,尋畀宮祠。

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洽曰:"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芘風雨,夫復何憂?"洽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兩朝推為名臣。

王藺,字謙仲,廬江人。除武學諭。孝宗幸學,藺近法駕,立道周,上目而異之。後以藺鯁直敢言,詔除監察御史。一日,上袖出幅紙賜之,曰:"比[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條上。"藺即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遂非,疑天下士。"退即疏陳時政,上嘉納。光宗即位,拜樞密使,中丞何澹論罷。藺盡言無隱,然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

王自中,平陽人,少負奇氣,自立崖岸,由是忤世。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自中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傑,廣募忠力,以圖中原。"坐斥徽州,放還。

淳熙中,登進士第。王藺薦召對,帝壯其言。自中本韓彥古客,藺既薦之,韓彥直、彥質請交結於自中,而密達意近習,謂自中受彥古賂,伏闕上書,薦彥古為相。上遣人物色其事,右正言蔣繼周劾奏之,讀至"受賂伏闕"處,上曰:"卿可謂中其膏肓。"

光宗即位,迎謂曰:"朕得卿名於壽皇,留為郎可乎?"

命下，而自中已病卒。

謝諤，字昌國，新喻人。紹興末進士。為文倣歐陽修、曾鞏。初居縣南竹坡，名其坐曰艮齋。周必大薦士，及諤，孝宗曰："是謂艮齋者，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得之。"再遷諫議大夫兼侍講。孝宗嘗問郭雍學問，諤言："唯父曾事程頤，雍得其傳於父。"上遂封雍頤正先生。光宗即位，獻《十箴》，又勸節燕飲妄費，近大臣名儒。除御史中丞，歸。

曾三復，臨江人。乾道進士。登朝數年，安於平進。在臺持論不隨不激，搢紳稱之。

贊曰：師點屹立，彦穎蕭然。燧誠洽厚，帝咨所先。切問近對，君子重焉。

三洪熊陸徐鄭列傳第二十九

洪适　遵　邁　熊克　陸游　徐夢莘
鄭樵　附　章如愚　馬端臨

洪适，字景伯，皓長子。皓使朔方，适年甫十三。紹興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

皓歸，忤秦檜，謫英州，适亦罷，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檜死，起适提舉江東常平。完顏亮斃，适上疏曰："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留屯淮、泗，募兵積粟以為聲援，俟蜀漢、山東之兵數道皆集，見可而進，庶幾兵力不頓。"

隆興二年，權直學士院。上欲除諸將環衛官，詔討論其制，适言："太祖、太宗朝，嘗以處諸將及降王之君臣，自後多以皇族為之。陛下修飾戎備，不必遠取唐制，祖宗故事蓋可法則。"

金既尋盟，為賀生辰使。金遣高嗣先接伴，自言其父

司空有德於皓，相與甚歡，得其要領以歸。遷中書舍人。秦塤久廢，忽予祠。适奏曰："李林甫死後，諸子皆流配嶺南。秦檜稔惡自斃，不肖之孫官職仍舊，可謂幸矣。宮觀雖小，塤得之，則人以除用之漸，恐檜黨牽連而進。"其命遂寢。

時巫伋復召，莫伋擢樞密院編修，余堯弼復學士。适謂其皆檜黨，隨命繳之。拜尚書右僕射，薨，謚文惠。

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兩制，一月入政府，又四閱月居相位，又三月罷政。然無大建明以究其學。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孫森然，以著述吟咏自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

遵，字景嚴。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攀號。既葬，兄弟即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與兄适同賜進士。高宗以皓遠使，擢為秘書省正字。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即入館，自遵始。秦檜子熺為官長，聲效為人輕重，遵恬然不附。

皓南還，與朝論異，出守，遵遂乞外。湯思退薦之，召對，極陳父冤，曰："先臣與龔璹同出疆，璹仕劉豫，以妄殺官兵被誅，而秦檜贈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顧南窻嶺表，臣兄弟屏迹在外。檜不分忠逆如此。"遂拜起居舍人。

奏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為一書，名之曰《邇英記注》。其後乾道間又有《祥曦殿記注》，實自遵始。又言："起居注未修者十五年，請除見修月進外，每月帶修。"從之。

拜中書舍人。時勳臣子孫多躐居臺省，遵極言："乞明有所止。太祖開國，功臣子孫初不聞有遽遷待從之例。今旨一出，使穆清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論者欲復鄱陽兩監鼓鑄，詔給舍議，遵曰："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釐為三司。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官屬太多，動為州縣之害。間者亟行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郡守、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為復置便。"

試吏部侍郎。時選人詣曹改秩，吏倚為市，賂餉滿欲乃止。遵明與約，苟於大體無害，先行後審。舊制，致仕任子，隨在審牒即行。議者請令於元州判奏。遵言："士大夫或游宦粵、蜀數千里，不幸以死，臨終謝事，其家獲歸故里已為至難，今復因此齟齬，反覆稽延，是明與惡吏為地也。"乃止。

平江、湖、秀三州水，無以輸秋苗，有司抑令輸麥。遵言："麥價殊不在米下，民困如是，奈何指夏以為秋，衍一以為二？願量取其半，而被水害者悉免之。"遷翰林學士。汪澈論湯思退罷相，遵行制無貶辭，澈以為言，逐丐去。

金蘇保衡由海道窺二浙，朝廷以李寶禦之。寶駐兵平江，守臣朱翌素與寶異，朝議以遵嘗薦寶，乃命遵知平江。及寶以舟師擣膠西，凡貲糧、器械、舟楫皆遵供億。寶成功而歸，遵助為多車。駕幸金陵，禁衛士丐索無藝，至吳乃寢，曰："內翰在此。"

孝宗朝，拜同知樞密院事。壽康殿產金芝，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災異故事風止之。會湯思退為左相，御

史周璡策遵且超遷，上章致劾，上急徙置他官。遵不能安位，乞免。

乾道六年，起知太平州。前守周璡以嘗論遵，聞遵來，不俟合符馳去。

遵追餞至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圩田壞，民失業，遵鳩民築圩凡數萬。方冬盛寒，遵躬履其間，載酒食，親餉饁，恩意傾盡，人忘其勞。孝宗諭舍人范成大褒其治績，且許入覲。

時虞允文當國，有北征志。先調侍衛馬軍出屯，其在府者五軍，悉送其孥，謀築營砦，無慮萬竈。特敕遵同宰執赴選德殿奏事，遵奏："外臣不敢尾二府後，願需班退別引。"上弗許。進資政殿學士以行。營卒醉，妄言搖衆，斬之，磔於市，三軍無敢嘩。有晝入旗亭挺刃椎壚者，械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懼得譴，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遵亦坐貶秩。五營成，仍拜資政殿學士。卒，謚文安。

邁，字景盧。博極載籍，稗官虞初，釋老旁行，靡不涉獵。上居顯仁皇后喪，當孟饗，禮官未知所從，邁請遣宰相分祭。吴璘病篤，朝論欲徙吴拱代之。邁曰："吴氏以功握蜀兵三十年，宜有以新民觀聽。"葉義問出視師，奏以邁參議軍事，至鎮江，會建康告急，義問欲還，邁曰："金陵聞返旆，人心動摇，不可。"

金遣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邁為接伴使，奏更接伴禮數凡十有四事。自渡江以來，屈己含忍多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體，凡遠迎及引接金銀等皆罷。既而高忠建有貴臣禮及取新復州郡之議，邁奏言："土疆實利不

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黃中亟奏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

時議遣使報聘，邁慨然請行，於是充賀登位使，書用敵國禮。高宗親札賜曰：“祖宗陵寢，隔闊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屈己亦何所惜。”邁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閽門見國書，呼曰：“不如式。”抑令使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初執不用，既而金鎖使館，自旦及暮，水漿不通，三日乃得見，卒遣還。邁回朝，則孝宗已即位矣。侍御史張震以邁使金辱命，論罷之。

乾道三年，拜中書舍人。邁與父兄四人皆歷此職，時論榮之。知婺州。婺軍素無律，春給衣，欲以緡易帛，吏不可，則群呼嘯聚，郡將惴恐，姑息如其欲。邁至，衆狃前事，至以飛語榜譙門，邁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黨衆相嗾，闔擁邁轎，邁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預？”衆逡巡散去。邁戮首惡二人，餘黥撻有差，莫敢嘩者。事聞，上語輔臣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拜翰林學士。尋致仕，卒，年八十，謚文敏。

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有《容齋五筆》、《夷堅志》，所修《欽宗紀》多本之。孫覿附耿南仲，惡李綱，朱熹言佞臣不可使執筆，蓋指覿所紀云。

熊克，字子復，建陽人。將生，有翠羽雀翔卧內。知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趣以應，府遣幕僚越視方，時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燁行

縣，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為表薦之。

嘗以文獻曾覿，覿持白孝宗，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奏曰："翰林清選，熊克小臣，不由論薦而得，無以服衆論，請自朝廷召試，然後用之。"乃以為校書郎。

後召諭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閑可論治道。"克言："金人雖講和，今宜以和為守，以守為攻，當和好之時，為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為也。邊備既負，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於吾。且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侵淮□，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若侵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墾田、修堰、教民兵為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即江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衝，多敞廨，置一巡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不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中莞榷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為苞苴矣。又朘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掊削。"

召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薦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以言者出，奉祠。克博學强記，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賜金，

遂以歸之，人稱其清介。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塤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司。明年，試禮部，主事復置游前列，檜顯斥之。檜死，始□寧德簿。

中貴人有市北方珍玩以進者，游奏："陛下以'損'名齋，自經籍翰墨外，屏而不御，小臣不體聖意，輒私買珍玩，虧損聖德。"又應詔[言]："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勳勞，毋得輒加王爵。頃有以師傅而領殿前，以太尉而領閣門，瀆亂名器，乞加訂正。"

孝宗即位，史浩、黄祖舜薦游善詞章，諳典故，召見。和議將成，游以書白二府曰："江左自吴以來，未有舍建康他都者。駐蹕臨安出於權宜，海道逼近，凛然意外之憂。一和之後，盟誓已立。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暇時建都立國，彼不我疑。"

時龍大淵、曾覿用事，游為樞臣張燾言："公及今不言，異日將不可去。"燾遽以聞，上詰語所自來，燾以游對，上怒，出判隆興。言者論游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力説張浚用兵，免歸。

王炎宣撫川陝，辟為干辦公事。吴璘子挺代掌兵，頗驕恣，游請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謀，遇敵必敗。"游曰："使挺遇敵，安保其不敗？"范成大帥蜀，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知嚴州，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咏自適。"

孝宗、光宗兩朝實録及三朝史未就，詔游權同修國史、實録院修撰。書成，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晚年再出，為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先見云。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進士，歷官主管廣西轉運司文字。朝議二廣鹽法，夢莘議不合，罷去。

夢莘恬於榮進，每念生於靖康之亂，四歲而江西阻訌，母襁負亡去得免。思究見顛末，乃網羅舊聞，會萃同異，為《三朝北盟會編》三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之斃，上下四十五年，凡敕告、國書、奏議、記序、碑志，登載靡遺。高宗聞而嘉之，擢直秘閣。

夢莘生平多著述，有集補，有會録，有讀書記、集醫録、集仙録，皆以儒學冠之。卒，年八十二。

弟得之，從子天麟，皆進士。得之終通直郎，安貧樂分，著《左氏國紀》、《史紀年紀》等書。天麟歷官轉運判官，所至有惠政，著《兩漢會要》，晚作亭蕭灘之上，畫嚴光像事之。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絶人事。久之乃游名山，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為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言班固以來歷代為史

之非，授禮、兵部架閣御史。葉義問劾之，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求入秘書省閱書籍，又坐言者，寢其事。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

同郡林霆字時急，進士，博學深象數，與樵為金石交。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為汝曹獲良産矣。"紹定中，為敕令所删定官，力詆秦檜和議，即掛官去，當世高之。

章如愚，字俊卿，號山堂，章祁人。官至史館編校兼官講。强記嗜書，自粗衣糲食敝裘，充虚之外，一切不問。徒知有書，仕進非其所欲，惟圖一詣史館抄録所未見諸書而已。後兼官講。儤直以為妨功，遂投劾，歸。所著《考索》一書累百萬言。

馬端臨，字貴與，廷鸞仲子。以蔭補承事郎。嘗省試第一。明年，宋亡，隱居教授，遠近宗之。慮紀載缺逸，因唐杜佑《通典》增續之，名曰《文獻通考》。又有《大學集傳》、《多識録》等集。章如愚、馬端臨補入。

贊曰：三洪著述，一時推許。克游文字，斐斐有致。商老《會編》，漁仲《通志》。廣搜群輯，允稱良史。

李顯忠等列傳第三十

李顯忠　李寶　魏勝　附　王友直　陳敏　周虎

李顯忠，青澗人，初名世輔。其母當産，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寘母傍，即生。"及生，立於蓐，咸異之。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攻鄜延，經略王庶募間者，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請行。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縋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由是知名。

金人破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邪？"會劉豫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乘機即歸本朝，毋以我故貳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已而豫廢，兀朮以萬騎馳獵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間。顯忠戒吴俊往探淮水可度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顯忠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

兀朮以顯忠知同州。至鄜省，永奇謂顯忠曰："同州

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將，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顯忠赴同州，即遣人馳書由蜀至吴報歸朝事。元帥撒里曷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憩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里曷折箭為誓，推下山崖。顯忠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為金人所追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

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里曷，取陝西五路歸夏，夏主許之。時有酋豪，久為夏國患。顯忠請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悦，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為陝西招撫，顯忠為延安招撫，時紹興九年也。

顯忠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觀赦書，列拜，顯忠大哭，衆皆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哆訛，諭以本部軍歸國，哆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到此，乃令我歸耶？”顯忠知勢不可，出刀砍哆訛不及，擒王樞縛之。

夏人以鐵鷂子軍來，顯忠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顯忠揭榜招兵，旬日間得萬人，皆驍勇少壯。又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之。行至鄜州，撒里曷遁去。四川宣撫吴玠遣使撫諭，遂至河池，見玠。玠撫之曰：“忠義歸朝，惟君第一。”從行六百餘人拜列庭下，玠犒以銀絹。詣行府，受告敕金帶。至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金宗弼攻合肥，手詔命顯忠以軍與張俊會。顯忠至

孔城鎮，與敵戰，敗之。宗弼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戰，俊慮失顯忠，遂各以軍還。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界，以金贖故妻周氏，籠載還南，遂降官，奉祠。

二十九年，金渝盟，詔顯忠捍禦。遣將韋永壽等與金小韓將軍戰於大人洲，敗之。俄又增兵萬餘來，顯忠率騎軍出，自旦至午，氣百倍，以大刀砍敵陣，敵不能支，掩入淮者不可計。金亮攻淮西，王權棄軍渡江，詔以顯忠代權，於是有采石之捷。顯忠選銳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

隆興元年，金主褒新立，山東、河北豪傑蜂起，太行山忠義耿京輩皆欲挈地還朝。顯忠陰結金統軍蕭琦為內應，請出師，自宿、亳趨汴，以通關、陝，鄜、延一路必皆響應，起其舊部曲，可得數萬人，以取河東。時張浚開都督府，命顯忠渡江督戰，乃渡淮至陡溝。琦背約來拒，顯忠躬率將士鏖戰，敗之，遂復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

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貴戚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又有降千户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能。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不從。顯忠引麾下上城拔之，復宿州。金帥孛撒自南京率步騎十萬來，晨薄城，顯忠親率軍戰數十合，孛撒敗走。

翌日，敵益兵至，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

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清凉猶不堪，況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鬭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噪，陽謂敵兵至，與諸將各以所部兵遁。金人乘虚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殺敵積尸與羊馬牆平。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來，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叱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阻撓若此？"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以軍還，見浚納印待罪，責潭州安置。

後朝廷知其故，召除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師。上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乞祠，卒，謚忠襄。

李寶，乘氏人。少無賴，鄉人號為"潑李三"。金人為濮州知州，寶謀殺之，不捷，走濠州。寇宏送之行在，朝廷以議和不用。岳飛來朝，寶往見飛，與同歸鄂州，亦未見禮。寶怏怏，乃結四十餘人，奪船渡江而北，盡被獲，寶曰："此寶一人事耳，衆皆非罪。"飛奇之，繫獄不殺，月餘出之，問北方事。寶願歸京東，合忠義人立功，飛壯之，給付武翼大夫。

十年，金人渝盟。寶在滑州境内，留守孟庾以東京降金，寶掠舟順流東下。兀朮欲南，而慮寶在河上為患，復回至荆岡。寶乃與其伴孫定王請約夜半襲之，至渤海廟。見金人馬熟寢不覺，以刀斧擊殺數百人。漸有覺起者，不及乘馬，皆下墮於淖，死者無數，寶盡殺其馬以為行糧。質明，金人追之，寶已行。兀朮為之停師者半月。

寶抵徐州，遇金人來戍徐州者。曹洋曰："金人不知我來，當掩擊之。"金人不及持仗，為寶所殺，生擒七十餘

人。韓世忠使人迎入楚州，寶以所擒七十人為獻，世忠使戍海州。張俊毀海州城，遷其軍於鎮江，寶閑居江陰者二十餘年。

及金主亮渝盟，使蘇保衡造舟於潞河，將由海道襲浙江。諜聞，高宗召寶，詢以北事，歷歷如數，因謂宰臣曰："寶以一介脱身還朝，陛對無一毫沮攝，是必能辦事。"乃令督海舟捍禦。次江陰，遣其子公佐潛伺敵動静，公佐與將官邊士寧偕往。寶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慷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酹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集。

士寧自密州回，得敵耗甚悉，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矣。"寶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趨衆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槊前行，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引去。勝出城迎寶，乃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杰如王世修輩各署旗集義，爭應援。寶列名上諸朝，檄所部會密之膠西。

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於石臼神，俄有風自柂樓中來，如鐘磬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先相告語："俟王師至，即背之。"及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叠，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矴舉帆。帆皆油繒，寶亟命火箭環射，煙焰旋起，延燒數百艘，操舟者皆登岸走，金兵在舟中者坐以待縛，俘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獲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

不滅。

寶將乘勢席卷，聞通泰已失，有腹背憂，乃還軍駐東海。遣曹洋輕舟報捷，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為天下倡矣。"詔獎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亮聞膠西之敗，大怒，召諸將約以三日渡江，於是内變殺亮。寶戰具精利，宰臣陳康伯取其長槍、克敵弓弩，俾所司為式製之。寶傳前半舊史缺，增入。

魏勝，字彦威，宿遷人。多智勇，善騎射。紹興末，金人將南侵，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

郡守高文富遣兵捕勝，勝擊之，追至城下，衆驚傳水陸悉有兵，城中大恐，文富閉門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為疑兵，又遣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背盟興師，本朝寬大愛民之意，城上民聞之，即開門。勝遣勇銳者登城樓，餘自門入，莫有禦者，遂擒文富。勝權知州事，遣人諭沭陽諸縣，皆定。乃蠲租税，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響應。

左軍統制董成謀取沂州，勝先諜知金兵數萬至沂，我軍器甲未備，戒成勿動。成不從，直入沂州巷戰，殺其守，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人生兵復集，競登屋擲瓦擊之，成軍幾敗，勝欲斬成，以其驍勇釋之。

金人遣蒙恬鎮國取海州，抵新橋，勝迎之，設伏於隘，衆殊死戰，伏發，敵大敗，殺鎮國。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

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翼來告急。勝提兵往救之，陣於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闔。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

金人又急攻，絶其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抵城下，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勝嘗出戰，矢中鼻貫齒，不能食，猶親禦敵。勝起義久，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覘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褚道詣行在，白勝姓名於執政，始知勝功。

金主亮舉兵渡淮，慮勝睨其後，分軍數萬來攻。會李寶帥舟師往膠西，破金人舟艦，勝遣人邀之，同擊金人於新橋，大敗之。金兵攻關門，勝登門犒士，令固守勿出戰。金兵攻之逾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徑趨城東，欲過砂堰，環城為營。勝先已據堰備之，金軍不得過。一日黎明，金兵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激厲士卒，矢石交下，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多死傷，乃拔砦走。

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糶豪右。環海州度視敵

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關隘，恒如敵至。方糾集遠邇，犒勞士卒，期約有日，會亮被弑，金兵北歸，王師亦南還矣。

勝在海州，獲金諜者，犒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以不疑，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虚實，悉以上聞。又第其忠義士功能，假授官資，因李寶轉達於朝，悉如所請。金人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餉道。勝擇勇士三千騎拒之堰，金兵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自旦至暮，金兵不能奪。勝令步卒整隊前行，自為殿。及入城，金兵圍之數重。勝與統制郭蔚分兵備禦，偃旗仆鼓，寂若無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併力急攻。勝告急李寶，寶還報已命張子蓋來解圍。及子蓋兵至，勝出軍城北砂巷，與金軍大戰，斬首不可計。勝與子蓋議進討，子蓋曰："受詔解圍，不知其他。"遂率軍還。

隆興元年，張浚遣賈和仲充山東河北招撫，海州駐劄。和仲忌勝，讒於浚，罷其職。既知其誣，復遣屯海州。勝既還，鎮撫一方，民安其政。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虚實立見。勝築重城，圍山在内。敵至，則先據之，不能害。

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輛，炮車數十輛，車上為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氈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挂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可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車在外，弩車當陣

門。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炮車在陣中，兩陣相近，則發弓弩箭炮。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掩擊。少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以其製上於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

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知楚州。金兵乘其懈，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身帥忠義士拒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以議和不許。金騎軼境，勝率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力戰，又遣人急告於寶，寶堅不發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乃令步卒居前，騎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謚忠壯。令有司刻木以斂葬於鎮江，以劉寶不出救兵，貶瓊州，死。

王友直，高平人。父佐以材武稱。友直年十二，隨父游，諳兵法。

金人渝盟，友直結豪傑，志恢復，謂其衆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迺矯制自擬河北等路安撫，徧諭州縣勤王，得衆數萬。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乃以王任等列奏於朝，欲領衆南歸。時金人尚在揚州，久不報。友直將由壽春涉淮而濟，道拜敕書，勉以率衆擣敵腹心，犄角應援。除友直天雄軍節度使，王任等各進秩，時三十二年也。

友直率所部渡淮，見帝於金陵，詔偕統制張子蓋援海州。方接戰，友直張一旗，大書"宋忠義將河北王九郎"以自表，潛由小徑背敵陣，扼其歸道。子蓋知友直已乘敵

後，麾軍進擊，敵潰走，盡溺死，圍遂解。張浚都督江淮，辟建康前軍統制。

隆興二年九月，金人侵邊，宣諭使王之望命戍昭關，友直不逾時即行。他軍同戍者敵至輒退保和州，友直孤軍堅守。金兵駐黃山，鼓柝相聞，益整暇自持。初，淮北之戰，友直母子相失，至是訪得之，乃與其妻李攜二女自淮而還。

淳熙中，進殿前指揮使，賜第中都，賜田平江。晚節宴安，軍政稍失律，予祠，卒。

陳敏，字元功，石城人。精騎射，歷閤門祇侯。閩地多寇，敏統制漳州，累功封武功男。高宗見其狀貌魁岸，除破敵軍。

金亮來攻，敏隸成閔，獻計不聽，移疾歸。李顯忠北伐，張浚欲敏偕行，敏謂盛夏不宜行師，浚不喜，令屯盱眙。顯忠潰，敏馳入泗州守之。召除主管侍衛步軍。歲餘，敏抗章曰："久任周廬，無以效鷹犬。今兩淮無備，臣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郵，請更築其城。"乃除武鋒都統制，知高郵軍，仍賜築城屯田之費。

朝議欲戍清河口，敏言且修楚州城池，蓋南北襟喉，必爭之地，乃詔與楚州守臣左祐同城楚州。祐卒，敏移守之。北使過者觀其雉堞堅新，號銀鑄城。後官至光州觀察使。

周虎，常熟人。慶元三年，武舉第一。充金國賀生辰接伴副使。開禧二年，知和州。金師大入，大帥以平南蕩江為號。虎部分將士，乘城以守，語父老曰："吾去此則為

奔亡之人，失節敗名，生不如死。”合戰三十有四，殺將十數，射中其右帥石矻磍，敵氣大沮，引去。以功遷文州刺史。新補入。

贊曰：世輔、寶、勝，異軍特起。人自爲戰，無强不靡。一歸宋律，掣肘顛趾。鄙哉魏公，虚籠掠美。友直及敏，亦幾豪士。

辛陳楊陳華鄧列傳第三十一

辛　棄　疾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始筮仕，決以蓍，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

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棄疾為掌書記，即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亦聚衆千餘。棄疾説下之，使隸京。義端一夕竊印逃，京大怒，欲殺棄疾，棄疾曰："匄我三日，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虚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義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棄疾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

紹興末，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授承務郎，併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殺京降金，棄疾至海州，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於市。棄疾

時年二十三，改判建康。

孝宗召對，時帝銳意恢復，棄疾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為迎合。作《九議》、《美芹十論》獻於朝。講和方定，知滁州。州罹兵燼，井邑凋殘。棄疾招流散，教民兵，乃創奠枕樓、繁雄館。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薦棄疾慷慨有大略。召見，提江西刑。平劇盜賴文政，遷兼湖南安撫。

盜連起湖湘，棄疾悉平之。奏曰："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趨辦財賦為急，縣以科率，吏以乞取，豪民以兼并，民不為盜，去將安之？夫民為國本，而貪吏迫使為盜。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為意。"

又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接，草竊間作，武備空虛，乃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軍人利於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奸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傷威損重。乞別創一軍，以湖南飛虎為名，專聽帥臣節制調度。"詔委以規畫。

時樞府有不樂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經度費鉅萬計。棄疾善斡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停住。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辨)[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

軍成，雄鎮一方，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閉糴者配，强糴者斬。"次令盡出

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責令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糶，於是連檣而至，其值自減。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拯助，幕屬不從，棄疾曰："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之三予信。

知福州兼福建安撫。棄疾為憲時，嘗攝帥，每嘆曰："福州前枕大海，為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急緩奈何？"至是務為鎮靜，未期歲，積鎰至五十萬緡，牓曰"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於廣，今幸連稔，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即糶之，候秋價賤，以備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鎧，招强壯補軍額。事未行，臺臣王藺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遂落職。

寧宗召見，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卒。棄疾豪爽尚氣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内知名士。嘗跋紹興間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讐之大耻；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讐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

帥長沙時，士人或懇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之信然，索亞牓《春秋》卷兩易之，啟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勳，忠簡一人，胡為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不可失。"啟之，乃趙方也。

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併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

棄疾嘗同朱熹游武夷山，賦《九曲櫂歌》。熹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没，學禁方嚴，故舊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凛凛猶生。"

棄疾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得過棄疾墓傍，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絶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枋得請於朝，謚忠敏。

初，王丞相欲除棄疾一帥，周益公堅不肯。王云："幼安帥材，何不用之？"益公云："不然，凡幼安所殺人命，在我輩執筆者當之。"王遂不復言。

論曰：稼軒人材，大類温嶠、陶侃，南宋罕有其匹。王蘭、周益公料之亦是，然不脱宋儒識見耳。使稼軒得握生殺之權，予之以不中制之任，忠義慷慨，必能鼓舞一世，進則為折衝，退則為保障，精采規模，自有大可觀者。非若空言之無補也。大聲疾呼，英靈不泯，是固宜哉。

贊曰：經綸文武，可弁可儒。當官衎衎，談理師師。新詞故麗，豪氣不除。得離而南，奇哉青兕。

陳傅良　楊萬里　陳亮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説，為文章自成一家，由是其文擅名當世。永嘉鄭伯熊、薛季宣以學行聞，傅良皆師事之。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吕祖謙友善。改太學録。

光宗立，為轉運判。湘湖民無後以異姓嗣者，官利其

貲，没入之。傅良曰："絶人嗣非政也。"復之。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而歸，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

輪對，言曰："太祖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頒之天下，率增至數十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樁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窮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

又言："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勢分，事權不一，雖欲寬民，其道無由。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内外一體，寬民可得議矣。"帝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説》十三篇上之。

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光宗視章疏不時，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奸險乘時為利。"帝疾稍平，過重華宫，而明年重明節復不往。傅良疏曰："陛下之不過宫者，特誤有所疑。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

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於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

寧宗即位，詔朱熹與外祠，傅良言："熹難進易退，内批之下，舉朝錯愕，臣不敢書行。"謝深甫論傅良，削秩，罷。卒，謚文節。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

召為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説出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公論偉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粤，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

淳熙十二年，以地震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奸也大矣。南北和好逾二十年，一旦絶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繼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槖，籍井泉，而我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為者耶？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

"或謂金主北歸，可為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逆亮之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堉經營其南也。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

"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吴與魏力爭而得合肥，吴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南唐始蹙。今曰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

得保乎？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

“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

“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為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我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

“陛下以今日為何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何策，保疆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

“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眚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恐陛下又不信也，乃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

"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謾。靜而無事,未知所以賑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以為資耶?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

"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耳。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謂寒心哉?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

"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昔謝(元)[玄]北禦(符)[苻]堅,郗超知其必勝;桓温西伐李勢,劉惔知其必取。蓋(元)[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温於蒱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有以察其小而信其大也。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

"願陛下勿以天地之變為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言為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在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讎仇之包藏為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旌節

如唐大歷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淮甸，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奸。

"然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葉。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願思其所以本原者。"

東宫講官闕，帝擢萬里為侍讀。王淮為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何事？"曰："人才。"又問曰："孰為才？"即疏朱熹、袁樞六十人為獻。淮次第用之。

十四年夏旱，復應詔言："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至館職，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旱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地之氣隔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

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疏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太子悚然。

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吕頤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為馬。孝宗不悦，曰："萬里以朕為何如主？"由是出知筠州。

光宗即位，召為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其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空天下

人才，莫如朋黨。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願陛下公聽並觀，壞植散群，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某黨也。”又論：“古之帝王，固有知攬權，不知臣下之竊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非敢公竊也，私竊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公竊而後已。”

紹熙元年，兼實録院檢討官。會《孝宗日歷》成，參政王藺以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傅伯壽。萬里以失職丐去。會進《孝宗聖政》，萬里當奉進，孝宗猶不悦，遂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里疏其不便，忤宰相意，乞祠。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卒，年八十三。

萬里為人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甚，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奸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賜謚文節。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人用兵

成敗之迹，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請為上客。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

隆興初，與金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人，不報。已而退修於家，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圜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

淳熙五年，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又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

"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三十年餘，雖江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陛下奮志殄滅，而天下之人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念至今，又十七年矣。

"舉一世而忘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人情皆便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

"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昔者，金人草房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使朝野常如敵兵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與遼和親也。

"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絶也？臣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論天下形勢之消長，唯陛下幸聽之：唐自肅宗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財歸漕司，而兵各歸於郡。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材，不慕絶世之偉功。以義禮廉耻嬰士大夫之心，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

"然契丹遂得以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謂南北兩朝。故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

"王安石以正度之説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別行教閱以為强也，括郡縣之利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富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致使，内臣經畫，而豪傑耻於為役矣。不知立國之本

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夷哉！

“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强，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税，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臣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

“夫吴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吴之一隅，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稱雄其(問)[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

“荆襄之地東通吴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沈鷙有謀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摩厲於三數年間，則國家之勢成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

“今世之儒生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强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呼叫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

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强，不知何者謂之富强乎？陛下明足以照臨群臣一偏之論，此百代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

書奏，孝宗欲牓朝堂，以勵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耻之，逾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已不悦，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

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陛下厲志復讎，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乖，臣所以不勝忠憤。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顔色，陳大有為之略，而決大有為之機。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

又上書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反其道以教之。”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

刑部侍郎何澹嘗為考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孝宗始知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

"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居無何，亮家僮殺人。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

亮自以豪傑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其學《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睚面盎背，則於諸儒誠為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册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東宫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宫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

孝宗將内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狂怪。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置羹胾中，蓋村俚敬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才也，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脈矣。"力言於光宗，得免。

未幾，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群臣迭諫不聽，得亮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西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殆天留以遺朕也。"授簽書建康府判官聽公事。未至官，一夕卒。

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充迎拜於境，相對泣。亮曰："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地下足矣。"聞者傷之。亮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後，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藝。

初，亮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過小橋，馬三躍而三却。同甫忽投鞭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見之大驚，遣人詢之，則同甫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地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據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於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謹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食，稼軒如其數與之。

華岳　鄧若水　附　潘牥

華岳，字子西。為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上書曰："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闐闐籍籍，欲語復噤。臣徐考之，乃知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以后族之

親，專執權柄，日益炎炎，不敢嚮邇，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請姻師旦驟入政府者，有附阿侂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强老不知耻，惟知侂胄，不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

"爽、奕、汝翼，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僎、倬、杲，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吴之恃寵專僭；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等之彫瘵軍心，瘡痍士氣；以至陳孝慶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苞苴侂胄，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為陛下計？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

"程松之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閣，魯宜之貢子為郎，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

"蘇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儈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鈐，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

"彼之所謂外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比年軍因掊克而自仇其將佐，民因侵漁而自畔其守令，家自為戰，此又啟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仇敵，而欲空師竭財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誤歟？

"臣嘗推演兵書，自去歲二月甲子，五福太乙初度吴分，四神直符對臨荆楚，始擊蚩符，旁臨甌粤，青門直使交次於幽冀，黑殺黄道正按於燕趙。考之成法，主算最長，客算最短。兵以先發為客，後發為主。自太歲乙丑至庚

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臣願以身屬廷尉，待軍行奏凱，則梟臣之首，風遞四方。倘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强敵外攻，奸臣内畔，果與臣言相符，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為不齒之民。”

書奏，侂胄大怒，貶建寧圜土中。侂胄誅，放還，登第。謀去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

鄧若水，字平仲，井研人。吴曦叛，若水方為布衣，憤甚，將殺縣令，起兵討之。夜刲鷄，盟其僕曰：“明日謁知縣，汝密懷刃以從我，顧汝即殺之。”僕佯許諾，至期三顧不發。歸責其僕以背盟，僕曰：“平人尚不可殺，况知縣乎？”若水乃仗劍徒步如武興，欲手刃曦，中道聞曦死乃還，人皆笑其狂，而壯其志。登嘉定進士。

時史彌遠柄國久，若水對策，極論其奸，考官置末甲。理宗即位，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奸，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宴駕，濟王當繼。廢黜不聞於先朝，過失靡彰於天下。史彌遠矯先帝命，棄逐濟王，曾未半年，竟不幸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

“當悖逆之初，天下皆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今逾年矣，而乾剛不決，無以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為陛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

之高名，而後陛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也。

“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不自廢立之際。當其廢立，威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君，是故挾恩以陵上。為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為，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繪、薛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榯，其爪牙也。彌遠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為不除數凶，陛下亦未可必安其位。此臣所謂收大權也。

“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賈涉為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倔彊，何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弒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不敢睥睨其鋒。安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為辭，以討君側之惡為名？彌遠不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誅彌遠，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此臣所謂除大奸也。悲夫！”

奏上，彌遠取筆橫抹之而罷。嘉熙間，召為太學博士。奏曰：“寧宗不豫，彌遠急欲成其□，此其心豈復願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終，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請發冢斲棺，取其屍斬之，以謝在天之靈。往年臣上封事，請禪位近屬，以洗不義之污名，無路自達。今其書尚在，謹昧死以聞。”

將對前一日，假筆吏於所親潘允恭。允恭素知若水好危言，諭筆吏使竊録之。允恭見之，走告丞相喬行簡。

翌日早朝，奏出若水判寧國府。退朝，召閣門舍人問曰："今日有輪對官乎？"舍人以若水對，行簡曰："已得旨補外矣。"若水袖其書待廡下，舍人諭使去。若水怏怏而退，遂不復仕，隱太湖之洞庭山。

賈似道在京湖，辟之。若水雅思其鄉，乃起從其招，因西歸蜀，居山中。有盜夜劫之，若水危坐不動，盜擊其首，流血被面，亦不動，乃舍去。嘗削木為主，大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位"，歲時祀之。有一子，膂力絶人。築山砦，以兵捍衛鄉井。砦破，舉家遇害。

潘牥，閩人。端平進士。對策，言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前倡異論，併及牥姓同逆賊，策語不順。調鎮南淮官。日食，上書請改葬故王，又移書丞相游似，似心善之。

贊曰：有用之人，能言之士，膽識並美，氣志俱至。幼安英特，同父趫鷙，陳、楊剛果，華、鄧夸肆。有若人儔，一洗腐議。

周必大留正趙汝愚等列傳第三十二

周必大　留正　附　胡晉臣

周必大，字子充，家廬陵。紹興間，中博學宏詞科。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

孝宗踐祚，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其以近作進。"上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為分章析句，欲從容訪問，裨聖德，究治體。"先是，左右史久不除，記注壅積，必大請言動必書，兼修月進。權給事中，繳駁不辟權倖。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

曾覿、龍大淵遷知閤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人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遂請祠去。久之，除秘書少監。鄭聞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樸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宏、蔡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禄保位。故宣帝

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有真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

德壽加尊號，必大曰："太上萬壽，而上表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遥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册文，皆稱皇帝。"議遂定。趙雄使金，賫國書，議受書禮。必大立具草，略謂："尊卑分定，或較等威。叔侄親情，豈嫌坐起。"上褒之曰："未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

一日詔對選德殿，帝以在位既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必大言："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治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來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奸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為革二弊。

張説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録黄，必大奏曰："昨舉朝以為不可，陛下亦知其誤而止之矣。曾未周歲，此命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必大遂子祠。説露章薦濟、必大，於是除必大建寧府。必大至豐城，稱疾，歸。久之，除直學士院。

上日御毬場，必大曰："固知陛下不忘閲武，然太祖二百年天下，屬在聖躬。願自愛。"上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虞銜橛之變乎？正以雠耻未雪，不欲自逸爾。"内直宣引，論："金星近前星，武士擊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俾語太子，必大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必大在翰林幾六年，制

命温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

除參知政事。上曰："執政與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有介樞房之援求為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任責，非任怨也。"

除知樞密院。上曰："每見宰相不能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山陽舊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鎮江一軍五千。必大曰："山陽控扼清河口，若今減而後增，必致敵疑。揚州武鋒軍本屯山陽者，不若歲撥三千，與鎮江五千同戍。"

淳熙十四年，拜右丞相。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高宗升遐，金賀正使至，或請權易淡黄袍，御殿受書。必大執不可，遂為縞素服，就帷幄引見。

尋乞去，上獎勞再三，忽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且留。"必大言："聖體康寧，何遽至倦勤？"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宫。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

十二月，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拜左丞相，留正拜右相。上以内禪意諭二府。二月降傳位詔，翌日，上吉服御紫宸

殿。必大奏:"陛下巽位與子,盛典再見,度越千古,顧自今不得日侍天顔。"因哽咽不能言,上亦泫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即位,拜益國公。李巘草二相制,抑揚不同,上召巘令帖麻改定。何澹為諫長,劾必大,出判隆興。寧宗即位,致仕。嘉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倡偽徒,私植黨與。自是立偽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指為罪首。薨,謚文忠。寧宗題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

自號平園老叟,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建三忠堂於鄉,謂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乂、胡忠簡銓,皆廬陵人,必大為文記之,蓋絶筆也。

留正,字仲至,泉州人。授陽江尉。龔茂良守番禺,正言:"在法,劫盜贓滿五貫死,海盜加等。小民餌利,率身陷重辟,請鏤梓海上,使户知之。"民始知避。

用茂良薦赴都堂審察,宰相虞允文奇之,薦於上,得對。正言:"國家右文而略武備,祖宗以天下全力用於西夏,承平日久,邊不為備,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武並用。"孝宗嘉嘆。知循州。陛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家緩急無所倚仗。靖康京城失守,死義者少,因亂謀利者多。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上益喜,諭輔臣曰:"留正奏事,議論耿耿,可與職事官。"歷官考功郎。

太常謚葉義問恭簡,正復言:"義問將兵出疆,不知敵人情偽,及金人邊,督視寡謀,幾至敗事。"下太常更議。光宗自東宫朝,顧見正,謂左右曰:"脩整如此,其人可

知。”乃請於上，兼太子左諭德。正言：“記注進御，非設官本意，乞自今免奏御。”從之。

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計。”時相不樂，出知紹興，進四川制置使。平西蜀折租價，歲減酒課三十八萬。尋詔赴行在。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篚，人服其清。孝宗密諭内禪意，拜右丞相。一日奏事，皇太子參決侍立。上顧謂太子曰：“留正純誠可託。”

光宗受禪，姜特立聲勢浸盛。正列其招權預政狀，乞斥逐。上意猶未決，會副參闕，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翥、張枃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詔特立提舉興國宫。孝宗聞之曰：“真宰相也。”

紹熙元年，進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之共政。用黄裳為皇子嘉王翊善，世號得人。嘉王感疾，正言：“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宫牆外非便。乃令早正元良之位，入居東宫，朝夕相見甚順。”又奏：“太子，天下本。《傳》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漢文即位，即建太子。本朝皇子居冢嫡，有未出閤而正儲位者。皇子嘉王既居冢嫡，出閤已久，宜正儲位。”進封申國公。乞歸政，不許。

初，正帥蜀，慮吴氏世將，謀去之。至是，朝廷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吴氏世襲兵柄，號為‘吴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户部侍郎邱崇行。及吴挺死，韓侂胄為吴氏地，使吴曦世襲。正力請吴曦環衛，遣張詔代挺。後

數歲，曦入蜀，卒稔變。

李端友以椒房親，手詔除郎。正舉漢明帝拒館陶公主事，言："端友依憑内援，恐累聖德。"姜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正引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計，卿宜自處。"正奏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把定之説，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煩，事出於是，則人無異詞；事出於非，則衆論紛起。臣恐自此以往，事無是非，陛下一持把定之説，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范村，乞歸田里，不許。

壽聖太后將以冬至上尊號册寶，以正為禮儀使。於是上遣諭旨，正復入都堂視事。是行也，待罪凡一百四十日。册寶成禮，封魯國公，正力辭。

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過宫。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退，即上疏，言極激切。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尋有手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始懼，出國門，上表請老，末曰："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

正始議以上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勤，當復辟，設議内禪，太子可即位。既而趙汝愚以内禪請於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論既違，以肩輿逃去。

及嘉王即位，親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吏部侍郎。正進少傅，屢辭不拜，

奏言："陛下勉徇群情，以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實非頒爵之時。"

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後正浸失上意，侂胄從而間之，詔正判建康。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為正所知，謁正客范仲黼，請為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至是為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褫職。嘉泰元年，復少師，薨，謚文宣。

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恥與姜特立並位，而待罪近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首發大議，蚤正嘉王儲位，遂至言者深文，指為棄國。或問范仲黼："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為名言。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范成大薦諸朝，遷著作佐郎。輪對，論三事，一毋忽講讀官，以仁宗為法。二責諫官以糾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納，通下情。又極論近倖。上覽奏色動。至論兩稅折變，天威稍霽，首肯久之。

趙雄秉政，手詔下中書，問近倖姓名。晉臣翌日至中書，執政詰其故，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即條具大者以聞，上感悟。自是近習斂憚。累遷侍御史。朱熹除官未供職，林栗奏熹傲慢，晉臣上疏留熹而排栗，物論歸重。

光宗嗣位，簽書樞密院事。上朝重華宮，孝宗謂曰："嗣君擢任二三大臣，深愜朕意。"上自南郊後，久不御朝。

晉臣與丞相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以温清定省為先，瀰縫縝密，人無知者。薨，謚文靖。

趙汝愚 附 崇憲 必愿 (艮)〔良〕淳 彦逾 李祥 楊宏中 徐範

趙汝愚，字子直，楚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餘干縣。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歷遷校書郎。

知閤門張説擢簽書樞密院，汝愚不往見，率同列請祠，未報。會祖母訃至，即日歸。因自劾，上不加罪，遷權給事中。内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宫，添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内侍不得兼兵職。"

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張説在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洩。汝愚謂："東西二府，朝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如舊制。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閤王抃招權預政，出抃外祠。

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陛辭，言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謂吴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之利。進四川制置兼知成都。諸羌蠻相挺為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後光宗紹熙二年，召為吏部尚書。

先是，高宗以宫人黄氏侍光宗於東宫，及即位，為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光宗震懼。及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還，聞之恚。是夕疾作，内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内，問所以

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上常以五日一朝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詣北內，從容竟日。

四年，汝愚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又論臺諫、給舍陰附汝愚，一切緘默，又論汝愚發策譏訕祖宗。皆不報。汝愚力辭，給事中黃裳言義端忌賢，不可不黜。上乃黜義端。

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進諫。光宗出，聞其語輒悟，入輒復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臻。光宗御後殿，丞相率同列入，請上詣重華宮侍疾，從臣、臺諫繼入，閤門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入內。越二日，宰相又請對。光宗令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嗣秀王傳孝宗意，令宰執復入。汝愚等乃還第。

六月丁酉夜，五鼓，重華大閽扣宰執私第，報孝宗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上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闕禮狀進，上乃許過北內。至日昃，不出，宰相率百官請重華宮發喪。

壬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正等奏："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痛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蹔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是時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

本繫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吴琚素畏慎，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

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留正見之懼，因臨朝佯仆於庭。汝愚自度不得辭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

會工部尚書趙彦逾至私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彦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彦逾喜。汝愚知彦逾善杲，因繆曰："郭杲不同，奈何？"彦逾曰："某當任之。"約明乃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口，豈容有所俟乎？"汝愚退坐屏後以待。有頃，彦逾至，議遂定。明日，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摇，汝愚處之恬然。自吴琚之議不諧，汝愚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宫者，乃遣韓侂胄以内禪之意請於憲聖。侂胄屢奏不獲命，逡巡將退，闕禮見而問之，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令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云："來早憲聖於壽皇梓宫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汝

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使郭杲夜以兵衛南北内，禮使傅昌朝密製黄袍。

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禫祭，群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語，取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兹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册，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宫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皇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宫任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憲聖乃命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黄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席奠，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宫東廡素幄立，内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

上命汝愚進右丞相，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為樞密使。孝宗攢，汝愚議攢宫非永

制，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正共事，怒韓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胄慚忿。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胄終不懌，自以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用事。熹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勞，汝愚不為慮。

右正言黃度欲論侂胄，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奏，言："陛下即位未旬月，而進退宰執，移去臺諫，皆出獨斷，而主威不免下移。"疏入，遽出內批，除熹宮觀。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吏部侍郎彭龜年陳侂胄竊弄威福，為中外所附，內批龜年與郡，侂胄勢益張，日夜謀擯汝愚。

汝愚疏，不虞其奸。趙彥逾以嘗達意于郭杲，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懌，與侂胄合。陛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為汝愚黨，上疑汝愚。侂胄薦所厚大理寺簿劉德秀，內批擢為察官，其黨牽聯以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會羅點卒，侂胄又擢京鏜代點，汝愚始孤。於是陳傅良、吳獵、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群憸和附，視正士為讎，而衣冠之禍始矣。

侂胄欲逐汝愚，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胄然之，擢李沐為正言，奏："汝愚同姓居相位，將不利社稷。"汝愚遂罷相。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翼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社稷，乃卒受黯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李沐劾祥，罷之。太學生楊宏中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

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責永州安置。

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為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趙師召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至衡州病作，為守臣錢鎡所窘，暴薨。天下冤之。侂胄誅，復原官，謚忠定。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進封周王。長子崇憲。

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汝愚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如此。”越三年，進士對策，擢甲科。

汝愚貶死，崇憲闔門自處。居數年，復汝愚官，崇憲升籍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毀，思其功而録其子，國之典也。”崇憲拜命感泣，力辭，以為先人之冤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耻之意。復引陳瓘論司馬光、吕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為冒濫。如公論果為誣衊，乞昭示中外，使先臣讒謗既辨，而憲聖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詔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及誣史未正，復進言：“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稿，略無留難。今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於為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

勇于為善耶?"聞者愧之。嘗因閔雨求言,上封事,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録,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奬激勿加,蓋亦罕見施用。偷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以宣壅敝,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姦憸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為上言之。

知江州。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困不能償,死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規幾倍蓰。崇憲嘆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二,詔從之。遷轉運判。初,汝愚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四方賓旅之疾病者得藥與食,歲久寖移為它用。崇憲至,尋修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為賞罰。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為廣西經略安撫。嚴民夷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鳴鼓召衆,先後掩擊,俘獲者賞,不至者有懲。

必愿,字立夫,崇憲子也。嘉定中知全州。陛辭奏乞,下道、江二州訪周惇頤之後。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詔以汝愚配享寧宗,從必愿請也。

遷右司郎中。引見,疏言:"陛下英明密運,斷出於獨,固欲一切轉移之。然而大權若在我,或者猶有下移之疑衆;正若已開,或者猶有旁徑之疑策。免二相,銷天變也。去者固難以復留,留者恐終於引去。虚鼎席以待故

老，疑者或意其未必來，而況在數千里之外？責次輔以任大政，疑者或意其不敢專，而況於不安其位？中書，政之本也。今固何時，尚可含糊意向，以啟天下之疑乎？親擢臺諫，開言路也。用之未久者，何為輕於易去？去之未幾，何為使之復來？召於外服者，不知果能用之而必堅除；自周行者，不知果能聽之而無諱乎？朝廷除授，軍國賞罰，本至公也。今有姓名未達於廟堂，而遷擢忽由於中出，斥逐三衙竟不指其罪狀，而人始得以疑陛下矣。一除目之頒，一號令之出，雖未必由於閹宦而人或疑於閹宦，雖未必由於私謁而人或疑於私謁，雖未必由於戚畹宗邸，而人或疑於戚畹宗邸。陛下雖有去弊之心，而動涉可疑之迹，陛下亦何樂於此？”時論偉之。

嘉熙元年火災，必愿應詔上封事，曰：“開邊稔禍之刑，牽制而未行。激變棄城之戮，姑息而未舉。荆襄淪没，祖宗之基業莫能保。淮蜀蹂躪，赤子之冤魂無所依。履畝之令下，而加以抑配；稱提之法嚴，而重以告訐。民無蓋藏，每有轉壑之憂；士不宿飽，常有思亂之心。”

又曰：“臺諫、給舍，骨鯁之論莫容。左右便嬖，浸潤之言易入。春夏常享，闊略於原廟之尊。節鉞隆恩，殷勤於邸第之貴。”又曰：“必也正故相專國之罪，嚴貪夫狥國之誅。思室鬼高明之瞰，先編民，後親貴。去木妖競治之釁，尚堅固，革奢華。戒宴殿無度之宴酣，節内庭不急之營繕。”

又論濟王及國本事，轉對，言：“正氣日消月沮，馴至今日，非惟搢紳不肯論事，下至草茅之士皆結舌矣。端平

初年，沉疴方去，新病未作，陛下猶勤於咨訪，如恐不及。今疾攻心腹，决裂將潰，乃不求瞑眩之劑以起其殆，甚可惑也。”

又曰：“毋使人臣以指斥懷疑，毋致陛下以厭言得謗。”時□士相繼去，故必愿及之。又言：“陛下作敬天之圖，朝夕對越，謂宜□意可回。而熒惑失度，鬱攸煽災，迫近禁門，幾燬左藏。烟埃方息，白晝隕星，貫日之虹，脅陽之雹，疊見層出。陛下觀時察變，何由致此？今日之事，動無良策，惟在側身脩行，祈天永命而已。”

大水，上封事曰：“海潮毁隘，浸迫禁城，災異之來，理不虚發。《周官》：國有大事，則舉大詢之理。今日之事迫矣，謂宜合衆謀，集群策，上而搢紳，下而芻蕘，各陳所見。擇其可用之策，以授任事之臣。”

暫兼權右郎官，言：“則非天雨鬼輸，豈可輕施妄用？願陛下約己愛民，必如勾踐之卧薪嘗膽，衛文公之布衣帛冠可也。”

權户部尚書，疏言：“端平元年，洛師輕出。明年德安失，襄陽失。又明年固始失，定遠失，六安失，郢復，荆門失。蜀道蹂，成都破。又明年，夔、陜徙，浮光降。又明年，滁陽殲。越二年，壽春棄。明年，真陽擾，安豐危，成都遺燼，民無孑遺。又去冬安豐危而復安，特天幸爾。君臣動色，太平自賀。雷作於雪晏之先期，蜀警於大宴之肸命。戒心一弛，赫鑒已隨之矣。”疏入，迕丞相史嵩之，罷奉祠。

淳祐五年為福建安撫，必愿平易近民，行鄉飲酒，旌

退士，獎高年，裁僧寺實封之數，尤留意武事。甫入境，即以軍禮見戎帥，申明左翼軍節制事宜。措置海道水修，教士卒知勸。乞歸，不許，卒於官。

良淳，汝愚曾孫也。以學行名，號賢宗子。仕所至，以幹治稱。浮湛冗官二十餘年。知分寧縣。分寧俗尚嘩訐，良淳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尊禮之，甚桀驁者，乃繩以法，俗為少革。

咸淳末，議衆建宗室於內郡，以為屏翰。遂除良淳知安吉州。時歲饑，民相聚為盜。或請以兵擊之，良淳曰："民豈樂為盜哉？時艱歲旱，故相率剽掠苟活耳。"命僚屬以義諭之，衆皆投兵散歸，其不歸者，衆縛以獻。

文天祥去平江，潰兵四出剽掠。良淳捕斬數人，兵稍戢。已而范文虎遣使持書招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迫獨松關，軍其東西門，良淳率衆守，夜就芟舍陴上。

先是，朝廷遣吳國定援宜興，宜興已危，不敢往，乃如安吉見良淳。良淳見其慷慨大言，意其可用也，請於朝，留戍安吉。已而國定開門納外兵，兵入城，呼曰："衆散，元帥不殺汝。"於是衆號泣散去。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侍郎當為自全計。"良淳叱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閉閣自經。有兵士解救之，復蘇，衆羅拜泣曰："侍郎何自苦，逃之猶可求生。"良淳叱曰："我豈逃生者耶？"衆猶環守不去。良淳大呼曰："爾輩欲為亂耶？"衆涕泣出，復投繯而死。

彥逾，魏悼王後叔寓曾孫也，累遷四川總領。將入境，利西帥吳挺遣屬吏安丙來迓。彥逾見，即喜其人，從

容問之曰："太尉統衆六萬，得無虛籍乎？"丙以情告。彦逾遺挺書，俾損虛籍數千，以寬四川之賦，挺不敢隱。改知鎮江。郡適旱饑，彦逾發粟賑糶，民賴以濟。

孝宗崩，光宗疾，不能持喪。樞密趙汝愚議立嘉王，欲倚殿帥郭杲為用，遣范任告之，杲不應。汝愚乃密告彦逾以翼戴之議，彦逾大喜。郭杲嘗被誣，彦逾為白於帝，杲德之，遂馳告杲曰："彦逾與樞密第能謀耳，太尉為國虎臣，當任其責。"杲許諾，遂領兵為衛。寧宗即位，汝愚謂彦逾曰："我輩宗臣，不當言功。"會留正免相，汝愚登右揆，彦逾改四川安撫制置使。為政不擾，蜀人便之。

彦逾始與汝愚協濟大計，冀汝愚引己共政。及外除觖望，乃譖汝愚。吴挺卒，朝廷用邱崇議，并利西安撫於東路，以革世將之弊。而彦逾奏復利西安撫，領以武帥。其後吴曦生變，人以是咎彦逾云。

李祥，字元德，無錫人。為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以巧發為能，每事下，有司必曰服乃已。嘗試一武臣子無實，祥坐譴自甘。憲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歷遷國子祭酒。

趙汝愚去國，祥疏争之曰："頃壽皇崩，兩宫隔絶，留正棄印亡去。汝愚不畏滅族，决策立陛下，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之意，使精忠巨節拂鬱黯闇，何以示後世？"言者劾罷之。卒，謚肅簡。

楊宏中，字克甫，福州人。補國子生。韓侂胄引李沐為右正言，論罷趙汝愚竄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抶争，俱被斥。宏中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冤，而諸生

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誰安乎？”衆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道、蔣傅、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竊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為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穎力辨其非，首遭斥逐，聞者已駭，既而李祥、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觝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為之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而公論之不直己也，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托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去之不足惜，恐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今日耶！陛下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采群議以定國是，遽聽奸回，概疑善類，此臣等所未諭也。伏願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繳副封於臺諫侍從。侂胄大怒，六人皆編置，天下號為六君子。寧宗幸學，特旨發還。

開禧元年，宏中登進士第，教授南劍州。守余嶠，故相端禮子，與之相得甚歡。遷武學博士。時諫官應武論一學官，宏中丞試策士及其故，武聞而銜之。秋戊祀武成王，祭酒行事，故事：博士攝亞獻，至是不命宏中。宏中白於祭酒。於是武劾宏中與同列競，且謂其激矯不自愛，遂

判潭州。以親老請祠，卒。

徐範，侯官人。既署名宏中疏，閩士有懼禍請削名者，亦止範。範曰："業已書名矣，尚何變！"遂編管五百里，禁錮十餘年。登嘉建元年進士。遷國子主簿。入對，言："時平當裁不急，況多事之秋哉？"歷起居郎、卒。

余端禮 附 劉穎

余端禮，字處恭，龍游人。知烏程縣。民間賦丁絹錢，率三氓出一縑，不輸絹而折其估，一縑千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詣中書陳便宜，歲蠲緡錢六萬。

孝宗召對，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漢武乘匈奴之困，漠南無王庭者，讋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謀盟好，內修武備，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於越相若，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搗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搗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漢高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已至，不可以後。"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

遷太常少卿，詔以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

丘，前期享於太廟，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宫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太安殿恭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詔太常禮部集議，有可以義起者，端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上為之止。

光宗立，擢同知樞密院事。興州帥吴挺死，端禮謂樞密趙汝愚曰："吴氏世握蜀兵，今若復令承襲，將為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上意未決。端禮言："置大將軍而非其人，是無蜀也。今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不聽。後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禮言。

上以疾不朝重華宫，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恟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時朝群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太上違豫，大喪乏主，太皇太后非為陛下計，為宗社計。今堅持退讓，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寧宗矍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禮。

汝愚去右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胄以傳道之勞浸竊威柄，汝愚欲斥之，謀泄，而汝愚逐。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期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為侂胄所制，鬱鬱不愜志，遂稱疾求退。薨，謚忠肅。

劉穎，字公實，西安人。張浚留守建康，金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穎白浚言："師旅之後，宜先撫摩，當盡蠲逋賦。"由是知之，遣其子栻與游。

召提舉浙西常平，還澱水湖以泄吴松江二水，禁民侵築，毋使通塞大流，民田賴之。除江西運判。江州德化縣田逃徙大半，守乞蠲税，不報。穎以見種之税均於荒萊，民願耕者第減之，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

穎自浙西請外，凡徙麾節十餘年，有以淹速訊之，穎笑曰："吾所欲也。"其在從班日，韓侂胄舊與周旋，方居中用事，穎謝絶之。嘗言："士以不辱身為重。"

其為少宗正，而丞相趙汝愚適相遇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倚僧床立語曰："寄謝余參政，某雖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穎曰："相公人才即參政人才也。使果賢，參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端禮繼相，善類多所全佑，穎之助云。

贊曰：益公端謹，正色治朝。魯公純誠，臨變能定。周王蹇蹇，大事不惑，古社稷臣，無疆惟烈。處恭善匡，國謀所宅。

徐誼樓鑰等列傳第三十三

徐誼　劉光祖　詹體仁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徐誼，字子宜，温州人。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决，執政惟奉旨而行。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

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志誠而無權衡。"遷左司郎中。孝宗疾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進皇子嘉王參决。"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及將禪，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欲為忠則忠，為奸則奸，忠奸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内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

寧宗即位，侂胄以賞薄觖望，誼告汝愚："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甚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啟汝愚，無計防之，乃直面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己，首謁誼，退束裝，冀誼還謁，留之通殷勤，誼不往。

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疏，責誼南安軍安置。久之，為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時抄掠，淮人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張備禦，請專捍敵，勿從。後移知隆興，卒。

誼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為圖式。後謚忠文。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人。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冑，間馭毬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毬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示武。"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曰："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即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

光宗即位，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宰臣留正舉光祖，上曰："久在朕心矣。"光祖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至慶歷、

嘉祐盛矣。不幸壞於熙豐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

劾罷户部尚書葉翥、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朝野所共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

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閹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譖其間，宜用韓魏公逐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俾緩急可仗。"寧宗即位，遷起居郎。集議卜孝宗山陵，與朱熹皆謂會稽山林土薄水淺，乞議改卜。既而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蹙怒旋悔。熹為今宿儒，又非三臣比，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不聽。為劉德秀劾罷。

韓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為偽學，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

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為謗訕，比之楊惲，謫房州。

吴曦叛，光祖白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連衡以抗賊。曦誅，則以書屬宜撫楊輔，講行營田前日利歸吴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侂胄誅，知潼州府。

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諱日。先是后崩，以郊禋期迫，六日宣遺詔，改從本日。從之。卒，謚文節。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為名言。

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光宗即位，累除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説，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絶，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悦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凡厥疑情，一朝渙然，以承兩宫之歡，以塞兆民之望。”

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宫，親臨祥祭。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密令體仁及徐誼達意少保吴琚，請憲聖太后垂簾為援立計。時議大行皇帝謚，體仁言：“壽聖皇帝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也。宜謚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者竟以論山陵事罷之。

退居霅川，日以經史自娱，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

浙右。時蘇師旦以胥吏執役，後倚侂胄，躐躋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未幾果敗。侂胄建議開邊，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宜遵養俟時。皇甫斌自以為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謂斌必敗，已而果敗。開禧二年，卒。

真德秀從其游，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人。薦除太學博士。劉光祖以論吳端徙，龜年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

光宗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言："宰相、侍從、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所自。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

尋除起居舍人。龜年述祖宗之法，為《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為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

壽皇病革，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氈甓。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内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為得已乎？"上云："知之。"

寧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蹙額云："前但聞建儲之議，豈知遽踐大位，泣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祐所(係)〔繫〕，陛下安得辭？"因奏往朝南内定過宮之禮。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徙宮之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況重華一宮，豈為不足者？"於是宮不果建。

遷中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遥郡承宣使，而以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上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為朝廷惜此一門耳。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一日御筆朱熹、黄裳、陳傅良等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潜邸學官為之。"

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充金國弔祭接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奸，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陛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出。"不報。迨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奸，謂不去必為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

侂胄與内祠，龜年與郡。慶元二年，以吕祖言落職。

龜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晚既投閒，悠然自得。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卒。後侂胄誅，賜謚忠肅。

黄裳，字文叔，普城人。調巴州通江尉。時蜀中餉師，名為和糴，實則取民。裳賦《漢中行》諷總領李蘩，蘩為罷糴，民便之。遷國子博士。

光宗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强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内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

遷嘉王府翊善。講《春秋》"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今之郡縣，即古之諸侯也。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跨吴、蜀、荆、廣、閩、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苟不能統御，何以服之？"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王謂人曰："黄翊善之言，人所難堪，惟吾能受之。"他日，王過重華宫，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曰："數不太多乎？"王曰："講官訓説明白，忱心樂之，不知其多也。"

裳久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嘗製渾天儀、輿地圖，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

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為詩三章以進，王喜，為置酒，手書其詩以賜之。王嘗侍晏宮中，從容為光宗誦《酒誥》，曰："此黃翊善所教也。"

紹熙三年，試中書舍人。時武備寖弛，裳論："荆、襄形勢居吳、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擣襄陽，據江陵，按兵以守，則吳、蜀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最可憂也。宜分鄂渚兵一二萬人屯襄、漢間，以張形勢。"不省。

未幾，除給事中。趙汝愚同知樞密院，御史汪義端醜詆汝愚，裳奏："汝愚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皆奴隸之所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裳在鎖闥甫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裳繳其命。光宗不過重華宮，裳苦言之，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勿過。"裳請斬舜卿，不報，裳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

又奏："臣竊惟致疑之因有四。陛下毋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為憂乎？壽皇之子，陛下一人，壽皇之心憂陛下甚切，有以知其必無也。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為憂乎？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陛下，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又無乃以衛輒之事為憂乎？輒與蒯聵，父子爭國。壽皇病且老，以天下付陛下，非有爭心。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為疑乎？壽皇願陛下為聖帝，責善之心非賊，恩也。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乃若貴為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小人將起為亂，此可疑也。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子之歡，則天下慕義矣。"

會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聲諫，上起入宮，裳挽其

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章請外，謂："臣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不過宮，有虧子道，前後三諫不加聽，是待制之職可廢也。不問安，不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是侍講之職可廢也。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説以勸皇子？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關待命。及聞壽皇遺詔，乃亟入臨。

寧宗即位，裳病不能朝，改兼侍讀，力疾入謝，奏曰："臣恐數年之後，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事決外庭，權不歸上，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矣。夫以萬幾之衆，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臣之所憂者一也。臺諫之言，日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或暴近習之罪，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人主不能自由，獎用臺諫，不能如今日之重矣。臺諫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矣。臣之所憂者二也。"又引魏徵"十漸"為戒，懇懇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為，頗異前日。除授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胄已潛弄權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裳先是言之。

及病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已不可為，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裳每講讀，隨事納忠，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與人言，傾盡底蘊。耽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嘉定中，賜謚忠文。

羅點，字春伯，崇仁人。累遷國子編修。歲旱，求言，點上對事，謂："今時奸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

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己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己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為於天下，未見其可。”遷秘書郎。寧宗時為皇孫，點兼教授。入講至晡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曰：“皇孫務學不休，奈何止之？”歷太常少卿。

光宗立，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

上嘗謂點：“卿舊為宮僚，非他人比，無憚啟告。”點曰：“君子得志嘗少，小人得志嘗多。蓋君子志在天下，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己，所行所言皆取悦之道。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隄防之。”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途之言，皆謂陛下視朝勉强聽斷，意不在事，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已騰衆口。强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

紹熙三年，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輟。點奏：“陛下已涓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況人主之事親乎？”嘗召對便殿，點言：“近者中外相傳，謂陛下溺於酒色，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年攖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上猶未過宮，點又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父子歡洽，寧不上念兩宮延望之意。”因求去，不

許。

上將幸玉津園，點請先過重華宮，曰："陛下為壽皇子，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不慮。"上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黄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

及壽皇不豫，點隨宰執班進諫，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群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内侍闔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詔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指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宫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壽皇崩，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宫，點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宫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對面口奏不預焉。

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點簽書樞密院事。上有事明堂，點扈從齋宫。得疾，卒，謚文恭。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黄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樓鑰　李大性　黄度　林大中　陳駿　附　婁機　湯璹

樓鑰，字大防，鄞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宫，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才也。"歷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於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

之則惑民。"編隸其為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堂貼問故，鑰曰："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

光宗嗣位，召對，奏曰："今之網密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以設禁為不得已，凡有創意增益者寢而勿行，所以保養元氣。"除考功郎。吏銓多所壅底，鑰革去之，曰："簡要清通，達尚書郎之選。"擢中書舍人，繳奏無所迴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

《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言："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日，以全聖孝。"光宗內禪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于宮中，而禮文難治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乞正太祖東嚮之位，別立僖祖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祭即廟而饗。從之。

朱熹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奏留，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又與林大中奏留彭龜年，不聽。尋奪職。侂胄誅，起鑰為翰林學士。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絶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帝視鑰曰："久不見此官矣。"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胄首。鑰言："和好待此而決，奸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詔從之

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求去，薨。謚宣獻。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

李大性，字伯和，四會人。其先御史積中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性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蓋

罔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曆、實録，核其正舛，率有據依，孝宗嘉之。

差判楚州。郡守、都統欲撤城移他所，大性謂："楚城實晉義烏間所築，最堅，奈何以脆薄易堅厚乎？"持不可。累遷工部郎。陳傅良、彭龜年、黄度相繼去，抗疏言："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而不顧，臣竊寒心。"

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大性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况金使祭奠，常引見於北宫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兄死不衰，聞子皐將為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蓋言成人畏子皐之來，方為制服，其服乃子皐為之，非為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后執喪，恐貽譏中外。"

朝論將用兵，大性條陳利害，忤韓侂胄意，出知江陵，充荆湖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饑饉疾疫。大性首議賑貸。邊郡武爵，本以勵士，冒濫滋衆。大性劾兩路戎司冒受逃亡副身，凡三千四百九十有七道，率繳上毁抹，左選為之一清。江陵舊使銅錢，錢重楮輕，民持貲入市，有終日不得一錢者。大性奏依襄、郢例通用鐵錢，於是錢貨流通。除刑部尚書，丐祠，卒。謚文惠。

李氏自積中三世官於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為名臣云。

黄度，字文叔，新昌人。守監察御史。光宗不過重華宫，度切諫，又與臺諫官劾内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罪大於李輔國，上不聽，遂出修門。上論使安職，度奏："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理難復入。"

寧宗即位，改右正言。丞相留正去國，韓侂胄知度嘗與正論事不合，欲諷使擠之，度與同列曰："丞相已去，擠之易耳，長小人聲燄，可乎？"侂胄竊竊政柄，度將疏論其奸，為侂胄所覺，御筆遽除知平江府。度言："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

俄知婺州。坐不發縣令贓罪降罷。而黨論起，侂胄誅，除太常少卿。朝論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為辱國，非之。知福州。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日未中而畢。進知建康。以人物為己任，推挽不休。歸越，卒。

堉周南，平江人。從葉適講學，為池州教授。御史劾度，併南俱入偽學黨。南端行拱立，終身不進官。既絶意當世，敝衣惡食，挾書忘晝夜，曰："此所以怡我老，俟我死也。"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疏言："臣昨簿正奉常，實陪廟祀，見其祝於神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處，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大疎；夙興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陳賈以静江守入奏，大中論其庸回亡識。

紹興二年，雷電交作，乃上疏曰："仲春雷電大雪繼作，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當辨邪正，毋使小人間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得行。"馬大同為户部，大中劾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嘗為刑部，固以深刻稱。"不報。大中求去，與郡。

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耶？"至是，熹貽書朝士曰："聞林大中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尤袤、樓鑰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寧宗即位，召還給事中。韓侂胄求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請内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怨由此始。

會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與内祠，龜年與郡。大中同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舊，一旦龍飛，延問無虚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内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命侂胄外任，則事體適平。"有旨："龜年已為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并書行。"大中復奏，不聽。

吕祖儉以上書攻侂胄，謫置韶州，大中封之。汪義端為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為右史，大中駁之，遂削職。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擷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挂口。客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為省郎時，一言承意，豈間居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詎可懼而免乎？"

侂胄誅，召試吏部尚書。嘗議講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己，為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賀。語所親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勩，徒以和議未成，思體承聖訓，以革弊倖為經久計。儻初志略遂，即乞身歸矣。"卒，謚正惠。

陳騤，字叔進，臨海人。紹興中試春官第一。秦檜當國，以秦埙居其上。累官秘書少監。太子尹臨安，騤謂："儲宮下親細務，不得專學，非所以毓德。"太子矍然亟辭。兼崇政殿説書。上欲采宋晉以下理亂大端，約為一書，謂騤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與祠。

光宗受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二年，春雪雷。騤疏言："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内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時病。

寧宗即位，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為右相，騤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祖侍御史，騤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彭龜年論韓侂胄將為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騤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胄與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遂與郡。尋告老，卒，謚文簡。

婁機，字彦發，嘉興人。擢監察御史。蘇師旦怙勢妄作，獨憚機。韓侂胄議開邊，機謂："恢復名非不美，今士卒驕逸，遽驅於鋒鏑之下，一旦兵連禍結，奈何？"侂胄不悦。遷右正言。

詔遣宣諭荆、襄，機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啟釁，不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且曰："若此成功以攄列聖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但恐進鋭退速，禍愈深耳。"鄧友龍劾其異議，機遂罷。侂胄誅，歷進參知政

事，卒。

湯璹，瀏陽人。國子博士。疏留朱熹，直聲大聞於時。與韓侂胄、陳自强不合，屢嗾言者中傷，奉祠。閑居之日，多於揚歷屬辭，務持大體。起復，制詞有清風峻節語。

贊曰：正人立朝，如樹松柏。忠誼有扶，回互則斥。上飫其讜，下享其澤。孝終寧初，道隆奸抑。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倪思王介等列傳第三十四

倪思　王介　附　子埜　**項安世　王阮　游仲鴻**
附　子似　**柴中行　胡夢昱　楊大全　何異　孫逢吉**
章穎　莊夏　戴溪　曾三聘　徐邦憲　宋德之　黃黼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累遷著作郎。光宗即位，典册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并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嘆。

奏言："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初，孝宗置封樁庫。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内帑，思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為額。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閣，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除禮部侍郎。

上久不過重華宫，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

容。時李皇后寖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濼"，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横，卒之陰陽易位，内外無别，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吕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與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出知紹興。

寧宗即位，召入學士院。侂胄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己為賢？"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逮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吕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吕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説。"又言："蘇師旦贓以巨萬計，胡不黥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耻，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生)〔坐〕、恩主，甚至於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聞之大怒。

思既退，謂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决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師旦並為奸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曰："聞所未聞。"

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殛，復召，首對，乞用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侂胄擅命，凡事取内批特旨，當以為戒。"又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必蹈覆轍。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胄函首，命廷臣集

議，思謂有傷國體。徙禮部尚書。

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并任宰輔，以鑒專權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出知鎮江，移福州。

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册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鐫職罷，不復起。卒，謚文簡。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紹熙元年，廷對，陳時弊，略言："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諫之意，小人喝為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第三人。

寧宗即位，介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内批，非治世事也。杜衍為相，常積内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遷太學博士。韓侂胄疑介前封事詆己，且其弟仰胄嘗以舊職求通，介拒之，侂胄怨益深。會學禁起，諫議姚愈劾之。奉祠。蘇師旦忿介不通謁，以甲寅廷對語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我髮已種種，豈為鼠輩所使耶？"侂胄亦畏公議，不敢發。

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於庭，客皆逾階而揖，介不顧。於是御史徐柟劾介立異，奉祠。侂胄誅，累除國子祭酒。會不雨，詔指陳闕失。時宰

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疏論時政，推本《洪範》僭恒暘若之證，謂："羅日愿為變，是下謀上也。修好增幣，金猶觖望，是夷亂華也。内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逐者，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今彌遠終喪，擇公正者置左右。蔡、秦覆轍，可以為戒。"

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黄裳嘗以為言，而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升太子右諭德。太子嘗欲索館中圖書，却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絶令旨以杜請謁，宫僚分日上值，以資見聞。

權中書舍人。張允濟以閣職為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宫意。"介曰："宰相而逢宫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因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威福於宫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

吏部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曰："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下也。"疏奏，乞補外，出知嘉興，奉祠。卒，謚忠簡。子埜。

埜，字子文。仕潭時，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史嵩之帥武昌，進和議，埜言："今日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繼為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絶和使，命淮東、西夾攻。"理宗然之。

淳祐初，嵩之起復，埜上疏乞聽終喪。又言："嵩之當

顯絶而終斥。"遷沿江制置使。巡江引水軍大閱,舳艫相銜幾三十里。憑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謂要務莫如屯田,講行事宜,修行宫諸殿室。推京口法,創遊擊軍萬二千,蒙衝萬艘,江上晏然。

寶祐二年,疏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讎,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啟兵端,如全子才、劉子澄寡謀喪師。乞罷其祠禄,為誤國之戒。"從之。拜簽書樞密院事。宰相不合,罷奉祠。

項安世,字平父,江陵人。除秘書正字。光宗不過重華宫,安世上書言:"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今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在反掌間耳。"不報。

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小矣。試命版曹具一歲之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增取幾何,陛下試命有司具一歲之用,陛下必自知其為多且濫矣。用不量賦,上下之積不得不空,山川之藏不得不竭,非更張之,未知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宫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宫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宫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事在陛下。宫中之嬪嬙、宦寺,陛下事也,宫中之器械、工

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宫中既省，則外庭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民生日厚，國力日壯矣。”

時朱熹召至，予祠，安世上書言：“御筆除熹宫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為此變常之舉也。夫明知其賢而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明知公議之不可而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為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内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不報。俄以偽黨罷。

安世素善吴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起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為侂胄所惡，安世因貽侂胄書，其末曰：“偶送賓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胄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閑暇。”遂除户部員外郎、湖廣總領。

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悦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户，周勝獲千户，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為宣撫，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

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吴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虜掠，獵斬其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别寺。獵聞於朝，坐免。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祖厚、父彦傅，皆有軍功。阮少好學，尚氣節，常自稱將種。辭辨奮發，四坐

莫能屈。常謁袁州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盍往求之？"阮見朱熹於考亭，熹與語，大悅之。

孝宗初即位，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選懦幸安，計未決。阮對策曰："臨安利於休息，建康利於進取。上皇遵養時晦，乃駐臨安，已三十年。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以臨安為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圉，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也。"知貢舉范成大讀之，嘆曰："是人傑也。"

移永州教授。獻書闕下，請罷吳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之費，歲時分牧之資。紹興初，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修种世衡射法。

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為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陛對畢，拂衣出關。侂胄大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咏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略過人，而留滯不偶云。

游仲鴻，字子正，南充人。初調犍為簿。李昌圖總蜀賦，奇其才，曰："董餉積年，惟得一士。"薦擢四川制司幹辨公事。

叙州董蠻犯犍為境，將討之。仲鴻請行，詰其釁端，以州負馬直也。乃諭蠻曰："歸俘則還馬直，不然，大兵至矣。"蠻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總領楊輔檄置幕下。時關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

當汰者授之田，存赤籍，以遲數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横斂一切之賦可次第以減。輔然之。

趙汝愚在樞密，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公不聞吕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光宗不朝重華宫，仲鴻遺汝愚書，有霍光語，汝愚駭，立焚之。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親臨。"留正以病去，又簡汝愚曰："禫日不决，禍必起。"汝愚不答。

汝愚拜右相，以仲鴻久游其門，避嫌不用。韓侂胄用事，汝愚已危，益自嚴重。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覬遏異論。而汝愚以淮東西總賦積弊，奏遣仲鴻往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此，顧憂彼耶？"

朱熹去國，仲鴻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宰相留正之去不以禮，諫官黄度之去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御史胡紘誣汝愚久蓄邪心，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為正統所在者。初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孝伯見之曰："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故紘隱之。

汝愚罷相，仲鴻乞外。越三年，擢利路轉運判，數忤宣撫吴曦。曦叛，幕官薛紱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編示紱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曦逼我死，即填其日。"宣撫程松棄師遁，仲鴻以書勸楊輔討賊，不能用。松至果，仲鴻謂紱曰："宣威肯留吾，以積奉二萬緡犒兵，護宣威之成都。"松不顧而去。

曦誅，予祠歸，卒。劉光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謚曰忠。

游似，字景仁，仲鴻子。歷官吏部尚書。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速。"嘉熙中，拜右丞相，卒。

柴中行，字與之，餘千人。韓侂胄禁道學，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偽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為偽，不願考校。"

廣西轉運使辟為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行正色曰："身為大帥而稱人為恩主、恩相，心竊耻之，毋污我。"遷太學博士。轉對，首論主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乏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末論權臣用事，苞苴成風，今舊習猶在，宜舉行先朝痛繩贓吏之法。

出知光州。治行為淮右最。遷兩京轉運使兼提刑。中行謂襄陽乃自古必爭之地，備禦尤宜周密。時任邊寄者政令煩苛，日與民爭利。天下方旱，中行盡捐酒稅，斥征官，黜務吏，甘澍隨至。官取鹽鈔贏過重，鈔日壅。中行揭示通衢，一錢不增，商賈大集。江陵戍師移屯襄州，兵政久弛。中行白於朝，考覈軍實，舊額二萬二千人，存者纔半，亟招補虛籍。自是朝廷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重劾李珙不法以懲貪守，明扈再興有功以勵宿將。

遷江東轉連判。華亭令貪虐，法從交疏薦之，中行笑曰："此欲斷吾按章也。"卒發其辜。入為吏部郎。言好

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三敝。選曹法大壞，吏緣為奸，中行遇事持正，不為勢屈，由是銓綜平允。

邊烽告急，至失地喪師。中行奏内外二失，朝廷十憂，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不即報，脱有闕誤，咎當誰執？"

調崇政殿説書，奏言："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必出人主親擢，則權不下移。今爭為妾婦之道，國家之利害安危，非惟己不敢言，且併絶人言矣。大臣為附會之説所誤，邊境之臣實遁者掩以為誣，真(法)〔怯〕者譽以為勇，金帛滿前，是非交亂，願詔大臣，絶私意，布公道。"理宗即位，主管鴻慶宫，卒。

胡夢昱，字季昭，吉水人。官大理寺評事。傳國璽來歸，群臣皆恩賚，夢昱獨辭，言當以敵勢叵測為憂，寶璽無足為重。及窮治霅川之變，轉相誣引，少卿徐瑄莅其獄。胡語徐曰："身為法官，何忍坐視，令侮法於帝兄而不救？"又貽書彌遠，李知孝劾之，羈管象州。梁成大繼言之，復徙寧越。未及行，卒。弟利用從編管象州，死。兄夢白舁喪歸，亦死。

端平元年，御史王遂言："夢昱仗節死義，足寒奸人之膽。"上追悼，贈官，謚剛簡。

楊大全，字渾甫，青神人。紹熙三年，召除監，登聞鼓院。

光宗不省重華宫，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而

襲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上書為緩，必欲仗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實明目達聰之地也。今乃使人視為具文，吾何顏以尸此職？”乃為書以諫，不報。於是三上疏，其略曰：“自古諫之不效，其大者身膏斧鑕，其次亦流竄四裔，其小者猶罷免終身。未有若今日，不克聽從，亦不加斥逐，徒餌之以無所譴呵之恩，使皆饕富貴、甘豢養以消靡其風節。平居皆貪禄懷奸之士，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人。盜滿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聾瞽耳。今朝士濫忠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自壅蔽其聰明也。”又不報。

寧宗即位，修《高宗實録》，充檢討官。先是，韓侂胄私臺諫之選為己羽翼，且欲得知名士以厭群言，一時好進者恨不與選。會御史虚位，有力薦大全者，屬大全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目夕下矣。”大全笑謝不往。《實録》將上，上當推恩，大全去，不少待。至姑蘇，病卒。

何異，字同叔，崇仁人，光宗慈於定省，異時為右正言，約臺官聯名言：“奸人離間父子，當明正典刑。”語極峻，不報。

太廟芝草生，韓侂胄率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胄不悦，又以劉光祖與異交審，言者遂以異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

起知夔州。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異謂：“戊日酉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為天狗，蜀其將有兵乎？”匄祠。

嘉定初，權工部尚書。告老，抗章言：“近臣求去，類

成虛文，中外相觀，指為禮數，無以為風俗廉耻之勸。”致仕，卒，年八十一。

孫逢吉，字從之，龍泉人。紹熙二年，擢為右正言。建言：“都城之民安居憚徙，宗戚營繕寖廣，每建一第，撤民居數百，咨怨者多。”時親王方更造樓觀未已，聞之，亟令罷役。

工部侍郎潘景珪結貴幸以進，司諫鄧驛屢數其罪，景珪反以計傾之，除驛匠監。逢吉曰：“優遷其官而罷言職，後來者且以言為戒，乞收驛新命。”不報，併劾景珪蔑視朝綱，景珪遂罷。

朱熹在經筵，特論切直，小人潛激上怒，中批與祠。劉光祖與逢吉同在經筵，吏請曰：“今日某侍郎輪講，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逢吉曰：“常所講《論語》，今安得即有講義？”已而問：“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詩·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無終，與逐朱熹事相類。逢吉欣然代之講，因於上前爭論甚苦，上曰：“朱熹言多不可用。”逢吉曰：“熹議祧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其不可用。”

會彭龜年論韓侂胄專僭，出補郡，逢吉疏曰：“道德崇重，無若朱熹；志節端亮，無若彭龜年。二人既絀，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庸鄙憸薄之徒，何以立國？”

及侂胄專國，一日從臣扈從重華宮。上行禮畢，駕興，扈從者出宮門，上馬，忽傳呼侂胄至，扈從者却入。逢吉曰：“既出復入揖，臣子事君父之禮當如是耶？”不揖而去。

會部中會食，吏密報優人王喜除閣職，逢吉即言："於上前效朱侍講進趨，以儒為戲者，豈可令污閣職？"抗疏力争，同列密以告侂胄。時王喜之命實未出，遂以誣詆出知太平。卒，謚獻簡。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其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會宜章寇為亂，群僚相繼引去，穎獨留。寇平，召對，除太學録。禮部正奏第一人，初任召對者自穎始。

時王抃以言奉祠，穎復言其風金使過求，欲己任調護以為功。孝宗謂其言大訐，久之不遷。及奏考試官，孝宗曰："章穎可。"乃知上猶記其讜論也。除左司諫。

時左相留正去，右相葛邲當國。穎論邲不足任大事，從官議欲超除穎，俾去言職。光宗曰："是好諫官，何以遷之？"邲始出。寧宗即位，穎侍經幃。上曰："諫官有言及趙汝愚者，卿等謂何？"穎奏言："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退大臣，願詔諭汝愚，無聽其出。"不報。御史劾穎阿黨，罷。

家居久之，侂胄誅，累遷刑部侍郎。對延和殿，上嘆曰："卿為權臣沮抑甚久。"穎乞修改《甲寅龍飛事迹》誣筆，詔穎考訂削訛，從實上之。丐祠，卒。

穎操履端直，生平風節不為窮達所移。黨論方興，朱熹移以書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已。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責者，非公吾誰望耶？"謚文肅。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慶元六年大旱，求言，上封事曰："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為火災，為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宮戚里、内省黄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

召為太學博士。言："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温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時流民來歸，夏言："荆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欲；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勞。此萬世一時也。"

試中書舍人。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冗。乞行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侄若婿强壯及等收刺之，代其名糧。"上曰："兵卒子弟與召募百姓不同，卿言是也。"除兵部侍郎，與祠，卒。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歷除太學録，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閑田，諭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為救農之策。"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符離，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消後患。"為資善堂説書，由禮部即中凡六轉為太子詹事。

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太子曰："便服説書非公禮，毋嫌也。"嘉定八年，致仕，卒，謚文端。溪久於宫僚，以微婉受知春宫。然立朝建明，多務秘密，或議其殊乏骨鯁云。

曾三聘，字無逸，新淦人。累遷軍器監主簿。有旨造划車弩，三聘謂："划車弩六人挽之，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

十步。今所用克敵弓，較之工費不及十之三，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利害曉然。”乃不果造。

光宗欲幸玉津園，三聘疏言：“今人心既離，大亂將作，而陛下安意肆志。萬一敵人諜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答之；奸(究)〔宄〕窺間，傳一紙之檄指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望即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不知死所。”

孝宗病革，復言：“道路流言洶洶日甚，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奸人，托忠憤以行詐，假曲直以動衆，至此而後悔之，恐無及矣。”及孝宗崩，帝不能執喪，三聘謂：“今日之事勢莫若建儲。”或戒之曰：“前日臺諫諸公謂汝奪其職，今復有疏耶？”三聘曰：“此何時，可避煩言？”

寧宗立，知郢州。韓侂胄指三聘為趙汝愚心腹，與祠。侂胄誅，竄斥者相繼召用，三聘祿不及，終不自言。嘉熙間，賜謚忠節。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遷秘書郎。韓侂胄開兵端，無敢非者。邦憲首諫用兵不可太驟，後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為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霈德澤。東委宣諭，西委宣撫，洗弄兵之咎，省戍邊之師。如此則建儲之義正與息兵力為表裏也。”侂胄嗾御史徐柟擊之，罷祠。

侂胄已誅，尚書倪思舉邦憲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盡矣。”知江州。卒，謚文肅。

宋德之，字正仲，蜀州人。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

"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遷編修樞密院。

時兵釁有萌，會赤眚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日，內北門鴟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德之奏："離為火，為日，為甲胄；坎為水，為月，為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基於此矣。"時吳曦在西陲，皇甫斌在襄、漢，郭倪、李爽在兩淮，故預以為慮。

出知閬州。會曦變事平，始赴。制帥安丙奏德之傲視君命，詔降一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彌遠以問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實不敢以私嫌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丙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不負丙。"請昏，不許。論者亦稱其賢。

德之大父耕，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昔至臨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

黃黼，字元章，餘杭人。累遷太常博士。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為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略西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舟請行。貝州之變，文彥博親自

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孚其恩信，熟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任以重寄，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奬。

歷進兩浙轉運副使。浙東瀕海田以旱澇告，常平儲蓄不足，蠲捐漕計貸之，乞捐僧牒、緡錢賑濟。遷侍御史。以劉德秀論劾，奉祠，卒。胡夢昱舊史無，今增入。

贊曰：是捐是剛，或婉或揚。言舉氣銳，思深謀臧。濟濟在廷，國之芬香。

王趙林京謝列傳第三十五

王淮 附 鄭丙 趙雄 林栗 京鐘 謝深甫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紹興中為臨海尉。蕭振帥蜀，辟實幕府。高宗命中丞舉可為御史者，朱倬舉淮。尋改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禄，以括囊為智，以引去為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策免。

除恭王府直講，時恭王生子挺，淮白丞相曰："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嫡長孫，乞討論典禮。"錢端禮怒其名稱，奏："淮有年鈞以長之説。"上曰："是何言也。"出淮知建寧。淳熙二年，除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寇，上功太濫，淮謂："不核真偽，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吴挺奏："庫彦威失利，靖州夷人擾邊。"楊倓奏："田淇失利。"淮謂："二將戰没，罪之，何以勸來者？"

時宰相久虚，淮與李彦穎同行相事。樞密使上言："武臣嶽祠之員宜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

棄之，可乎？”趙雄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淮曰：“堯親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恩疏，可乎？”八年，拜右相。先是夏至秋不雨，是日甘霖如注，上喜命相而雨，乃命諸郡絹錢盡蠲一年。

趙雄罷相，蜀士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穎復留。

時以荒政為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府；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江提舉。”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成都闕帥，上訪問，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浙江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相。

天長水害，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可不以聞？”鎮江饑民强借菽粟，執政請痛懲之，淮曰：“令甲，饑民罪不至死。”龔頤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詣銓曹，淮以此門不可啟，絶其請。

光宗嗣位，詔詢初政，淮以用人立政，罔不在初。得疾，忽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薨，謚文定。

初，唐仲友與呂祖謙同講性學，仲友每折呂言。朱熹故主呂抑唐，云：“小唐何得爾？”及陳亮游天台，狎營妓嚴蕊，屬仲友為脱籍。仲友問蕊：“汝從陳秀才，能忍飢乎？”

蕊不果脱。亮大恨，譖於熹，言仲友誚之。熹為提舉，摭拾仲友事，言其與蕊為濫，吏逮蕊實之。蕊備受箠楚，獄吏誘之承，蕊云："縱與太守有濫，亦非死事，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污士大夫！"於是一再受杖，卒不承。事聞，上以問淮，淮曰："秀才爭閒氣耳。"遂兩罷。

鄭丙，長樂人，積官至吏部尚書。浙東提舉朱熹奏台州守臣唐仲友不法事，王淮庇之，熹章十上。丙迎合宰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於是御史陳賈奏乞擯斥道學，丙倡賈和，其後為慶元學禁，善類被危，丙罪為多。嘗知泉州，為政暴急。或勸之尚寬，丙曰："吾惡有素，豈以晚節易所守哉？"聞者哂之。

趙雄，字温叔，資州人。虞允文入相，薦於朝。乾道五年，詔除正字。范成大使金將行，雄進見，極論恢復，孝宗大喜，曰："功名與卿共之。"即除右史。兩月，除舍人。

金使耶律子敬賀會慶節，雄館伴。子敬披露事情，不敢隱，邏者以聞。上夜召雄，雄具以子敬所言對，上喜。金使入辭，故事當用樂，雄奏："卜郊有日，天子方齊，樂不可用。"上難之，遣中使諭雄，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順，即有他，臣得引與就館。"上大喜。雄請覆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除中書舍人。自選人入館，至此未滿歲也。

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以諸陵梓宫歸於我。上命雄出使賀辰，仍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儀。雄即見金主争辨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

鬬。嘗疏議恢復:"莫若由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是秦制六國之勢也。"

淳熙二年,簽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上曰:"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不饑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耻言農事,微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孔曷嘗不以理財為務?且不獨此,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内五十畝為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在大有為,敢不布堯言。"書之《時政記》。

五年,拜右丞相。每進見,必曰二帝在沙漠,未嘗離諸口也。朱熹累召不出,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雄奏:"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置而不問可也。"乃止。紹興帥張津獻羨餘四十萬緡,雄乞降旨下紹興,以其錢代民輸和買丁折之半,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足以見聖王之德。

自雄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及眷衰,有言其私里黨者,上疑之。已而陳峴為四川制置,王渥為茶馬,命從中出。雄求去,詔勉留,曰:"丞相任事不避怨,選才無鄉舊,蓋有所激也。"祖宗時,蜀人未嘗除蜀帥,雄請外除四川制置使,御史王藺以故事不可。雄乞免,改知江陵。江陵無險可恃,雄請城之。城成,民不告擾。

張栻被召,除侍講,虞允文與雄之徒沮抑之。栻復出荆南,雄事事相沮。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栻當之。"人愈忌。光宗受禪,詔進魏國公。薨,謚文定。

林栗,字黄中,福清人。孝宗即位,遷恭王府直講。

時金人請和，約為叔侄之國，且以歸疆為請。栗上言："前日之和，誠為非計。然徽宗梓宮、慈寧行殿在彼，為是而屈，猶有名焉。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説也。宗廟之讎，而事之以弟侄，其忍使祖宗聞之乎？無唐、鄧則荆、襄有齒寒之憂，無泗、海則淮東之備達於真、揚，海道之防徧於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弊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東南民力，陛下之所知也。為今日計，宜停使勿遣，遷延其期，比至來春，别無動息，徐於境上移書，諭以兩國誓言敗之自彼，信不由衷，雖盟無益。自今宜守分界，休息生靈，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用疲弊州縣，以供無益之費乎？"

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弊，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栗言："人主泝權，大臣審權，争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在邇臣，則邇臣重；在争臣，則争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侯貴戚得而持之矣；不使邇臣審之，争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審之議之矣。人主顧謂得其權而自執之，豈不誤哉？"至有"以鹿為馬、以鶏為鸞"之語。方奉對時，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孝宗稱善，栗徐曰："臣意尚在下文。"執政有訴於孝宗曰："林栗謂臣等指鹿為馬，臣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

有旨省併江州屯駐一軍，栗奏："辛巳、甲申，一再犯兩淮，賴江州一軍分布防扼，故舒、蘄、黄三州獨不被寇。本州上至鄂渚七百里，下至池陽五百里，平時屯戍，誠若

無益，萬一有警，鄂渚之戍，上越荆、襄；池陽之師，下流增備，中間千里藩籬，誠為虚闕。無以一夫之議，而廢長江千里之防。"由是軍得無動。

以吏部員外郎召。冬至，有事南郊，前期十日，百執事聽誓戒。會慶節，有旨上壽不用樂，迨宴金使，乃有權用樂之命。栗以為不可，致書宰相，不聽。充舉册官，以狀申朝廷曰："若聽樂則廢齊，廢齊則不敢以祭。祖宗二百年事天之禮，今因一介行人而廢之。天之可畏，豈反出强敵下？"不聽。

兼皇子慶王府直講。有旨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相與議論。栗疏言："漢武帝為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太子；唐太宗為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古者教世子與吾祖宗所以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經讀史為事，他無預焉。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人謂之無禮，不可不留聖意。"

遷太常少卿。太廟祫享之制，始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别廟神主祔於祖妣之下，隨本室南北向而無西向之位。紹興、乾道間，懿節、安穆二后升祔，有司設幄西向。逮安恭皇后新祔，有司承前失，其西向之位，幾與僖祖相對。栗辨正之。

除知湖州。栗朝辭曰："臣聞漢人賈誼以一身諭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癃。'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問之：今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為何病？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誤人必矣。今日之病，名為風虚，其狀半身不遂。市道庸流以湯熨鍼石雜然並進，非體

虛之人所宜輕受，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竊謂賈誼復生，無以易此。”

除知夔州。夔屬郡曰施州，其羈縻郡曰思州。施民譚如翼與知思州田汝弼交惡，會汝弼卒，如翼帥兵伐其喪。兵交於二州之境，如翼復以重幣借兵諸洞，而出師帥府。栗曰：“如翼實召亂者。”移檄罷兵，乃選屬吏往攝兵職，以漸收如翼權。命兵馬鈐轄按閱諸州，密檄至施，就攝州事。如翼不知覺，已乃皇遽遁入成都。事聞，孝宗親札賜栗曰：“田氏猶是羈縻州郡，譚氏乃夔路豪族，又且首為釁端，帥閫不能彈壓，縱其至此。如尚不悛，未免加兵，除其元惡。”時如翼在成都，聞之逃歸，調集家兵與官軍戰，潰，如翼遁去。栗取巨惡九人誅之，蠻徼遂安。既而如翼入都訴栗受田氏金，上大怒，鐫職罷歸。既而事白，除兵部侍郎。

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為兵部郎官，既入國門，未就職。栗與熹相見，論《易》與西銘不合。至是栗遣吏部趨之，熹以脚疾請告。栗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春秋戰國之態，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將置朝列。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塗，邀索高價，門生迭為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合有統攝。望將熹停罷。”

上謂其言過當，太常博士葉適上封事曰：“小人殘害

良善，率有指名。近創'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殆如吃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為侍從，更襲丙、賈傳授之説。文致言語，遂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讒言横生，何所不有？"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栗，罷之，卒，謚簡肅。

栗為人强介有才，而性狷急，欲抉私忿，遂至攻詆名儒，殆與何澹、劉德秀輩黨邪害正者同科。雖疇昔論事雄辨可觀，不足以蓋晚節之謬也。

京鐩，字仲遠，豫章人。龔茂良帥江西，見之曰："子廟廊器也。"及參政，遂薦鐩。孝宗詔侍從舉良縣令為臺官，給事王希吕曰："京鐩兩試令，有聲，陛下求執法官，鐩其人也。"上引見，問政事得失。時上銳志恢復，群臣進説多迎合，以為大功可旦暮致。鐩獨言："天下事未有驟如意者，宜舒徐以圖之。"上善其言，擢為監察御史。

金遣賀生辰使來，上居高宗喪，不欲引見。鐩為儐佐，以旨拒之。使者請少留闕下，鐩曰："信使之來，以誕節也。誕節禮畢，欲留何名乎？"使行，上嘉其稱職。金人遣使來弔，鐩為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鐩請免宴，郊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鐩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遺之書曰："鐩聞鄰喪者舂不相，里殯者巷不歌。今鐩銜命而來，緊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蔵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為悖理，於臣節為悖義，豈惟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鐩

即館，相禮者趨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即席。"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金人知不可奪，特命免樂。自是恒去樂而後宴鏜。孝宗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孰不以節士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如鏜者乎？"

使還，入見，上勞之曰："卿能執禮，為國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鏜頓首曰："正使臣死於北庭，亦臣子常分耳，敢言賞乎？"故事，使還當增秩。右相周必大曰："增秩常典爾，京鏜奇節，今之毛遂也，惟陛下念之。"乃命鏜擢工部侍郎。

寧宗即位，累遷左丞相。當是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其親幸者由禁從不一二歲至宰輔，而不附者往往沉滯不偶。鏜既得位，一變素守，於國事謾無可否，但奉行侂胄風旨而已，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

後宦者王德謙除節度使，鏜請裂其麻，上曰："除德謙一人而止可乎？"鏜曰："此門不可啟。節鉞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願陛下以真宗不予劉承規為法，以大觀宣政間童貫等冒節鉞為戒。"上於是謫德謙。無何，免相，薨，謚文忠，后改謚莊定。

謝深甫，字子肅，臨海人。錢端禮薦深甫有廊廟才，調崑山丞，為浙曹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

知青田縣。葛邲、顏師魯交薦之。孝宗召見，言："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鄰於好奇；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鄰於太

鋭;静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鄰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趨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於軟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可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裁培封植,勿使沮傷。"上問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頷之,諭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風。"

累遷起居郎。韓侂胄破格轉遥郡刺史,深甫封還内降云:"人主以爵禄縻厲天下之人才,固自重而不可輕;以法令隄防天下之僥倖,尤可守而不可易。請罷其命。"知臨安府。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為政得寬猛之中。"兼給事中,陳源久以罪斥,忽予内祠,姜特立復詔用,深甫俱力争。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

寧宗即位,改御史中丞。上言:"比年以來,紀(剛)[綱]不立。臺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罷,則反除以外任。給舍有所繳駁,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遷以他官。監司有所按察,不兩置之勿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故奔競得志者,不復知有廉耻,隳壞紀(剛)〔綱〕,莫此為甚。"朱熹出外,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肯書行,深甫劾傅良,並罷之。趙汝愚罷相,深甫再劾之,乃落職。

除參知政事。内侍王德謙建節,深甫疏陳不可蹈大觀覆轍。拜右丞相。嘉泰元年,乞避位。寧宗曰:"卿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召坐,賜茶,御筆書《説命》中篇及金幣以賜之。

有余嘉者，上書乞斬朱熹，且指蔡元定為偽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余嘉蟣蝨臣，乃敢狂妄如此！"是時偽學之禁，善類一空，深甫秉國，若不知也。薨，謚惠正。後女為理宗后，追封信王。

贊曰：淮初賈譽，雄、栗侍正。爲名所攻，遂甘雌佞。惟鏜、深甫，見僻材横。何必道學，相競則病。

朱熹陸九淵列傳第三十六

朱熹 附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廖德明 任希夷 葉味道 蔡元定 子沉 黃榦 何基 王柏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父松，歷吏部郎。秦檜議和，松上章極言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

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主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禁女婦之為僧道者。

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矣。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數年之後，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今之監司肆虐病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屬、賓客，交私之狀，陛下無自知耳。"

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既而洪

适為相，復主和，不合，歸，屢召不起。二年，襲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主管武夷山。

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至郡，直歲不雨，講求荒政，奏乞依格推賞納粟。又訪白鹿洞書院遺(趾)[址]，奏復其舊，為學規守之。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宰相、師傅、賓友、諫爭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議謀者，不過一二近習。上以蠱惑心志，不樂莊士之讜言，下則招集嗜利無耻者。各入其門，交通貨賂，所盜者，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陛下之柄。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莫大之禍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

陳俊卿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上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

會浙東大饑，王淮奏改熹浙東，即日單車就道。入對，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不能盡得，姑舉軟熟易制以充其位。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使陛下德業日隳，紀綱日壞。"上為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二事手書以防宣泄。

熹始拜命，日鉤訪民隱，凡丁錢、和買之政，不便民者，悉釐革之。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知台

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益力，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辭不拜，乞奉祠。

時鄭丙、陳賈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假名濟偽，乞斥勿用，蓋指熹也。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江西刑。淮罷相，入奏，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內侍甘昇尚在，熹以為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為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翼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

本部侍郎林栗劾熹，熹再辭免。未愈月，再召，又辭。進封事曰："古先聖王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漿酒、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陛下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也。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陛下竭膏血以奉軍旅，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至使宰相不得議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鮮能稱職。所謂講習，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倍侍游燕者，又不過使臣宦官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既無以

發其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奇衺雜進之害。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任哉？直以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為輔，則恐其妨害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取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加於位。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禁密，不公不正之人窟穴盤踞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及其作奸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守道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日消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曷嘗聞其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民力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蘄以姓名達於貴將，貴將以付軍中，使自什伍以上保稱材武，陛下以為公薦可以得人，而豈知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故陛下之所得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疏入，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

政殿説書，熹力辭。

光宗即位，知漳州。常病經界不行之害。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為不可行。布衣吴禹圭上書訟其擾，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黄裳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詔為宫僚，彭龜年亦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

寧宗即位，趙汝愚薦熹入對。時趙彦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熹言："當博訪名山，不宜委之水泉硃礫之中。"又奏言："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内禪之説。臣願陛下入宫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自消散。至若朝廷紀綱，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而凡號令弛張，人才進退，委之二三大臣，反覆較量，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陛下亦得益明習天下之事矣。若山林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説，别求草澤，以營新宫。"疏入，不報。

熹奏："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三綱不明千餘年。壽皇聖帝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遂用漆沙淺黄之服，臣竊痛之。"

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毁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熹以為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

以為始祖，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

始寧宗之立，韓侂胄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在講筵復數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熹行。沈繼祖誣熹十罪，罷祠，卒，年七十一。

自熹去國，攻偽學益急。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選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侂胄死，賜謚曰文。寶慶三年，追封信國公，改徽國。

熹登第五十年，立朝纔四十日。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延年李侗老矣，熹自歸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淳祐元年，上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

黃榦曰："上孔子而後，曾、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宏毅之語，燔退以"宏"名其齋。授岳州教授。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闢射圃，令習射。廩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

熹沒，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燔薦，辭。郡守請為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尋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燔曰：

"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有司貪刻者激之，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請自往，乃駐兵萬安，分兵守險，馳辨士諭賊禍福，寇皆服。

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為封識，慢令者黥籍，而民譸張，持空券益不售。燔入劄爭之曰："錢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能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必取於楮幣，則楮幣為實用矣。"漕司即弛禁。

改判潭州。真德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辭，不復出。紹定五年，帝論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對曰："燔南康人，陛下誠能强起之，以寘講筵，其裨聖學不淺。"帝然其言，終不召也。卒，謚文定。

燔嘗曰："人不必待仕宦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

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從朱熹學，熹嘉其篤志。

改袁州司理參軍。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洽廉知為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意鋭未可嬰，姑繫之，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無罪之家也。"守悟，罷都吏，免所籍之家。

判池州。時袁甫提江東刑，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為長。洽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端平初，除秘書郎。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後十年，復往見熹，陳其所得，熹曰："所闕者下學功爾。"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洞見條緒。

其語學者："當開拓心胸，須萬理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淳居鄉不徇俗，恬然退守。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時造廬而請。

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嘆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為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反托聖門以自標榜。授安溪簿，未上而没。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初見朱熹，語以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調泉州推官。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丞相彌遠怒。逾年，始除國子録。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雖奴隸不加詬罵。

黄灝，字商伯，都昌人。肄業荆山僧舍。知德化縣。歲饑，賑給有方。光宗即位，遷太常簿。論今禮樂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閌等書，參訂行之。出知常州，提舉常平。海鹽葦殣盈野，時有旨停閣夏税，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削秩，而從其蠲閣之請。

灝既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聞，若素隱者。起廣

東提刑，不赴，卒。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熹没，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起，徘徊不能去。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

知莆田。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於江。遷廣東提刑。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啟封還之。有鄭人知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

時盜陷桂陽，迫韶，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宣布威信，韶晏然。遷吏部左選郎。官卒。

德明初為潯州教授，手植三柏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嘗語人曰："德明自始仕，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

任希夷，字伯起，邵武人。調浦城縣，從熹學。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累遷禮部尚書。謂周惇頤、程顥、程頤百代絶學之倡，乞賜謚其後，惇頤謚元，顥謚純，頤謚正，皆希夷發之。權參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識者頗譏其拱默。卒，謚宣獻。

葉味道，温州人。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禁偽學，味道對策，知舉胡紘曰："此必偽徒也。"黜之。學禁開，乃登第。調鄂州教授。

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味道聞，遷宗學

論。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説書。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死而不散者，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變也。故聖人設為宗祧以别親疏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今伯有為厲，為之立後，則庶乎鬼寧矣。"蓋諷皇子竑事也。

三京用師，廷臣、邊閫交進機會之説，味道進議狀，以為科配日繁，饋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勳、黄巢之禍立見。是先摇其本，無益于外也。遷著作佐郎。卒。帝出内帑賻其喪，升一官，任其後，故事所未有也。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張書授元定，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絶頂，忍飢啖蘆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

尤袤、楊萬里薦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志。時韓侂胄擅政，沈繼祖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别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

至舂陵，遠近來學日衆，有名士挾材簡傲者，亦心服

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賜謚文節。

元定於義理洞見大源，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鑒綱目》，皆於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及葬，以文誄之，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子淵、沉，皆躬耕不仕。沉字仲默，少從熹遊。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洪範》之數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沉潛反覆數十年，然後成書，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衍。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重之八而六十四，又重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重之九而八十一，又重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

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没，徒走護喪以還，年僅三

十，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子抗。

黃榦，字直卿，閩人。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榦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以其子妻榦。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熹編《禮記》，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稿成，熹見而喜。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恨矣。"

吳獵帥湖北，辟為安撫司準備差遣。淮西帥司檄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因驚服，果于廢井得屍。尋知漢陽軍。值歲饑，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給廬居之。其在漢陽，即郡治後鳳棲山為屋，館四方士。

知安慶府。金人破光山，安慶去光山不遠，乃請於朝，城安慶，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市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户産錢起丁夫，通役二萬人，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榦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砦官人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乃治府事。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

是歲大旱，榦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濛山

再拜，雨即至。金人破黄州，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榦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鞫死囚、感夢井中者。"

先是，榦遺書李珏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民，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立堡砦，蓄馬，製軍器以資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珏不能用。

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榦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為毀抹疏駁。而諸司長吏張晏無虚日。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楊，再辭和州之命。

復告珏曰："敵退已兩月，不知吾所置措者何事，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為邱墟。安置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討論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總領、運使請晏賞亦然，晏僚屬亦然，邦人聞之，豈不痛憤。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八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

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五關失守，蘄、黄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哉？"厥後光、黄、蘄繼失，果如其言。

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迹，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為御史李楠所劾。

初，榦入荆南幕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後守安慶，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在位者忌之，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群起擠之，遂歸里。弟子日甚，巴蜀、江、河之士皆來，借鄰寺以處之，朝夕質疑如熹時。没後，門人請謚，謚文肅。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夔，為臨川丞。黄榦適知縣事，伯夔見二子而師事焉。王柏執贄於基，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基淳固篤實，絶類漢儒。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不就，屢薦屢召，皆力辭。卒，謚文定。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逾三十，始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魯齋"。從熹門人遊，或語以何基嘗從黄榦，得熹之傳，即往從之。開之没，家貧，為之斂葬。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於郡。

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上下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删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

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襛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謚文憲。

陸九淵 附 子持之 楊簡 袁燮 沈煥 舒璘

陸九淵,字子静。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宇宙"二字,解"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

九淵少聞靖康時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略,遂陳五論。為給事中王信所駁。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户外履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又曰:"此道與溺

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皆我注脚。”

光宗即位，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毁其狀，以厚風俗。不可訓者，始寘之法。荆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憂。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議察而減民税，商賈畢集，税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

一日，謂家人曰：“吾將老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謚文安。

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之病。至於無

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子持之。

持之，字伯微。七歲能為文。九淵授徒象山，學者數百人，有未達，持之為敷繹之。

韓侂胄用兵，持之憂時不懌，乃見徐誼於九江。時議防江，持之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為江守。其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以血氣盛衰為銳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先入於中，愚恐其為之難也。"誼憮然。又之鄂謁薛叔似，之荊謁吳獵，爭欲留之，皆謝，歸。理宗即位，授修職郎，以疾致仕。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授富陽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遂定師弟之禮。富陽民都服賈，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

為紹興府司理。一府吏觸帥怒，令鞫之，簡白無罪。命鞫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摘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知樂平縣。楊石二少年為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耻。

紹興五年，召為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斥趙汝愚祭酒，李祥疏辨之，簡上書曰："昨者危急，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易危為安，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臣為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畏害忘義，臣耻之。"未幾遭斥。

嘉定元年，遷實録院檢討官，求外補，知温州。移文首罷妓籍，私醝五百為群過境内，分司幹官檄永嘉尉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劍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為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

勢家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城中讙踴，名楊公河。簡在郡，廉儉自將，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改工部員外郎。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靳斗升粟而迎殺之。蘇脱死，乃速得死耶？"即日奏之，不報。寶慶元年，致仕，卒。咸淳間，制置使劉黼即其地，作慈湖書院。

門人錢時，淳安人。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丞相喬行簡薦之，且曰："時夙負才譏，尤通世務。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熟知，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詔守臣以時所著書來上。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生而專静，乳媪置槃水於前，玩視終日。夜卧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

調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羅點屬任賑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為都，合都為鄉，合鄉為縣，征發、争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為荒政首。

嘉定初，遷司封。因對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顯言其奸，遂以罪去。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嘗存此心，崇奬樸直，何憂不治。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除禮部侍郎。時史彌遠主和，燮爭益力，臺論劾燮，罷之，奉祠，卒。

燮初入太學，陸九齡為學術録，以道義相切磨。後九齡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旨，乃師事焉。學者稱之曰"潔齋先生"，後謚正獻，子甫。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與臨川陸九齡為友。後召為太學録，早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會其儀觀，遣内侍問姓名，衆滋忌之。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言路以為訕己，請黜之，調高郵軍教授。

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言於安撫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晏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芻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需索絶矣。於是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判舒州，卒。

丞相周必大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謚端憲。

舒璘，字元質，奉化人。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又從

陸九淵遊。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璘徒步往謁，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榆風沐雨，反為美境。"為徽州教授。《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浸盛。丞相留正稱璘為"當今第一教官"，司業汪逵首薦璘，或謂逵舉員已足，逵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先？"卒薦之。判宜州。卒。

璘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啟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樓鑰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淳祐中，謚文靖。

贊曰：注疏之傳，朱集大成。以道問學，萬世所遵。義理精微，乃讓陸子。稍假禪悟，爰啟致知。朱、陸同異，互相發明。合異爲同，昭我儒林。

張呂陸劉蔡列傳第三十七

張栻 附 忠恕

張栻，字敬夫，浚子。師胡宏。栻以古聖賢自期，作《希賢録》。孝宗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栻時以少年，内贊密謀，外參庶務，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

湯思退用事，罷兵講和，敕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没，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繼今以往，誓不言和，專務自强，雖折不撓，遲以歲月，何功不濟。"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除知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

召為吏部侍郎。時宰謂敵衰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召兵者，輒斥去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臣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

圖，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默然。栻因奏曰：“竊謂陵寢隔絶，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為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或者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今日當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内脩外攘、進戰退守為一事，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上嘆息褒諭。

兼侍講，講《詩·葛覃》。進説：“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因上陳祖宗正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嘆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惜者，所以為誤國也。”張説除簽書樞密院事，栻旦詣朝堂質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栻復奏：“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乃得如此人，非惟不足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説，明年出栻知袁州。

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知靖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盗，栻簡州兵，籍黥卒康健者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毋相殺掠，諸蠻感悦。

改知江陵，安撫本路。湖北多盗，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奸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盗皆遁去。兩淮奸民出塞為盗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盗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

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户熟田以與之。栻劾其虚詳情論罪，不報。栻求去，與祠，卒，年四

十八。

張忠恕，字行父，浚之孫。時韓侂胄權勢熏灼，嘗奪民間已許嫁女，夫家以告，忠恕白尹歸其父母，尹不能從。開禧末，為籍田令。理宗即位，移書史彌遠，請法孝宗，行三年喪。宰輔率百僚請太后同聽政，忠恕復遺書彌遠，謂："英宗疾，仁、哲幼，母后垂簾，有不容已。今吾君長矣，若姑援以請，此亦中策耳。"詔群臣集議廟制，忠恕謂："九廟非古，若升先帝，則十世之廟昉於今日，於禮無稽。"

寶慶初，上封事，陳八事。一曰："自冬徂春，雷雪非時，客星為妖，太白見晝，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送死尤為大事。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慶元間，再期而祥，百僚始純服吉。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不復有吉凶之別，是則三年之喪降而為期，害理滋甚，況人主執喪于內，而群工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三曰："太母方(卻)〔卻〕垂簾之請，而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為詩什，此世俗之見，非所以表儀天下。"四曰："陛下斬然在疚，大昏之期，固未暇問，然非豫講夙定，恐俚説乘間而入。臣所望於今日者，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協公議爾。"五曰："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臣所不解也。"六曰："近時憸佞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為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為者非也，若首萌逆億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七曰："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於，僉論所推；史筆如李心傳，何惜一官，不俾與聞。"八曰："士習日

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向來宗戚、閹官猶或間見，今搢紳士大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為己物。薦舉、獄訟，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為也。”

始魏了翁嘗勉忠恕植立名節，無隕家聲。及是嘆曰：“忠獻有後矣。”忠恕因輪對，引以伯父栻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辨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顔敢諫之臣”。知贛州。言者指為朋比，落職。魏了翁許忠恕“拳拳體國似浚，撥繁劘劇似其父杓，斂華就實，則有聞乎栻之教矣”。

吕祖謙　附　祖儉　祖泰

吕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除太學博士。輪對，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熟為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説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

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鑒。

除秘書郎。重脩《徽宗實録》，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内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遷，而不能令其

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如曰臣下權任太重，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内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閉；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

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艱，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

遷著作郎，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盡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鑒》。

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揆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揆不得已草

制。卒，年四十五，謚曰成。

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厓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汴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似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没，郡人祠之。

吕祖儉，字子約，祖謙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

除籍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祖儉曰："《禮》曰：'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中丞為風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

寧宗即位，李沐論罷趙汝愚。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上書訟汝愚，沐皆為罷之。祖儉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今又終於斥逐。臣恐鉗口結舌之風一成不反，豈國家之利乎？"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左右褻御於黜陟廢置之際，車馬輻輳其門如

市。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内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寖寡也。"疏上，有旨：吕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為寬恩。"會樓鑰進讀吕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吕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位，聖朝有殺言者之名，竊謂陛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侂胄謂人曰："復有救吕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謂侂胄曰："趙丞相去，天下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内地？侂胄亦悟，得旨，改送吉州，卒。詔令歸葬。

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群小之為，不能一言以報效，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群小而蹈禍機，其愧嘆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有《大愚集》。從弟祖泰。

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寓宜興，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洽，徧游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以去，無吝色。飲酒至數斗不醉，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

或掩耳而走。

慶元初，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鉗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

及祖儉歿貶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侂胄，其略曰："丞相汝愚有大勳勞，今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强，侂胄童儒之師，躐至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之厮役，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均乎？凡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亟誅侂胄及師〔旦〕，而罷自强等，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吕祖泰挾私上書，拘管連州。右諫議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預聞乎"？乃奏："祖泰當誅，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乃杖之百，配欽州。

初，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必大，故有少保之命。祖泰知必死，冀以身悟朝廷，無懼色。既至府庭，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汝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耶！"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為醴（陸）令，私贐其行。侂胄使人迹其所

在，祖泰乃匿襄、郢間。

侂胄誅，朝廷訪得祖泰所在，詔雪其冤。喪母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恨。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為可恨耳。"乃卒。尹王柟為具棺斂，歸葬焉。

陸九齡 附 弟九韶

陸九齡，字子壽，金溪人。父賀，以學行，為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齡，與語大悅，盡以當代文獻告之。九齡益肆力於學，繙閱百家，悉通陰陽、星歷、五行之說。

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舊有義社以備寇，郡請九齡主之，門人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即五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

教授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閑自佚，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一日晨興坐床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材為念，至夕，整襟正卧而卒。賜謚文達。

九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樂，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

女以班各供其職。與弟九淵相為師友，學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從容啟告，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於口舌争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張栻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弟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税、出内、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

劉清之　附　趙蕃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祲，郡檄視旱，徒步阡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實。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内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老幼疾患之民，必有餒死者，今有粟之家閉不肯糶，實窺伺攘奪者衆也。在我有政，則大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内之地為八，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為主之。帥龔茂良以救荒實迹聞於朝。

發運使史正志按部至筠，俾集拘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將薦子矣，其以隄閱來。"清之貽之書曰："謂贏資者，皆州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通判鄂州。鄂大兵，

所駐兵籍多偽，清之俾偽者以實自言而正之。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畀於火，清之皆諭止之。

改衡州。先是，郡餼厨傅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饋。清之嘆曰："此何時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之所以事上官者，惟究心所職而已。"念士風未振，每因月講，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參佐議論多在焉。部使者惡之，貽書臺臣論罷。

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清之疾作，周必大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

趙蕃，字昌父，玉山人。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匄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于師友之際如此，肯負國乎？"家居連書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卒，年八十七。

蕃年五十，猶問學於朱熹。既耄，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周必大屢加引薦，蕃竟不受。劉宰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彦，巋然獨存，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謚文節。

蔡幼學　劉爚附　楊泰之　劉愚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陳傅良有名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煜及吕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

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張説用事，宰

相虞允文、梁克家陰附之。幼學對策曰："陛下耻命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為美談。然或以虚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允文、克家也。又曰："漢武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宏為相，衛青用事，宏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卒為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嫉子預兵權，其人無一長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耻，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宏上。"蓋指張説也。帝覽之，不懌，遂得下第，遷校書中郎。

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奏："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為安靖和平之説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群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韓侂胄用事，幼學力求外補，除提舉福建常平。

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為劉德秀劾罷，奉祠。八年，有勸侂胄收召海内名士者，乃召為吏部員外郎。侂胄既誅，餘黨尚塞，幼學次第彈劾，竄黜尤衆。嘉定初，同樓鑰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正。

除吏部侍郎。趙師㒟除知臨安，幼學言："師㒟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權兵部尚書。先是，朝廷遣歲幣入金境，適直有難，不果納，則遽以兵至邊索之，中外洶洶，皆言當

亟與。幼學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絶。一夕感異夢，星隕於屋西南隅，遂卒。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受業於朱熹、呂祖謙。歷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偽學禁興，爚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為終老隱居之計。

累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説備勸講，乞罷偽學之詔。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注》刊行之。

接伴金使於盱眙，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之後，宜加經理。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鬬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為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為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為一團，里為一隊，建長立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

進國子祭酒。冬雷，爚奏："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為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實上，則民心悦，天意解矣。"又請擇沿邊諸將，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閱於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田里之間，非止一時之利也。兼太子右庶子。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卒，謚文簡。

楊泰之，字叔正，青神人。少刻志於學，卧不設榻幾

十年。宣撫安丙薦之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知果州。蹔零錢病民，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贏為諸邑對減，上尚書省，按為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張謂張義實自發其端，而泰之踵行之。

理宗即位，入對，言："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群臣，輕於絶友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當思天倫之大痛。秦邸没於房陵，既行封謚，又録其子。今乃曰'不當為之後，以貽他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

劉愚，字必明，龍遊人。入太學，有聲，祭酒顔師魯、博士林光朝器重之。調江陵府教授。與項安世、葉適講論不倦。移安鄉令。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丞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召堂審，愚竟舍去不顧。

結廬城南，頹垣破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門人私謚曰謙靖先生。妻徐氏，在家時，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為富人妻，不願也。"遂歸於愚，居破屋中，一事杼機。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為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告以束脩，乃已。有梁鴻風。

贊曰：斯文未喪，亦各有創。分途别流，論高言放。或通或閎，精疏攸當。道學淵源，慶元爲上。

真德秀魏了翁等列傳第三十八

真德秀　魏了翁　洪咨夔　許奕　史彌鞏
劉宰　應孟明　商飛卿　李舜臣
附　子心傳　道傳　性傳　**牟子才**

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同郡楊圭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妻以女。嘉定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奸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吕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争之者。其後吕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擠之，則嘉泰之失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以封駁事論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大利害，群臣暗默，如此豈不殆哉！"

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没入百萬之貲，尚得名便民之策乎？"自此籍没之産以漸給還。

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内變而返，言於上

曰："臣自揚之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强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為進取資。顧田疇不開，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徒以長江為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為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為精兵。"

時史彌遠方以爵禄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發廩賑給，竣事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旁叢冢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十二年，知隆興府。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蘄黄失守，盜起南安，人服其先見。

理宗即位，擢禮部侍郎。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本。晉廢而劉、石變興，唐廢而禄山難作。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霅川之事，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討捕之謀，情狀灼然。願討論雍熙追封秦王故事，惟陛下興滅繼絶。"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

次言："霅川之獄未聞參聽于公朝，淮、蜀二閫乃出於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事非一家之私，何不與衆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賂及門為耻，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言："朝廷之上，敏鋭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

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録用。”上問廉吏，以知袁州趙汝愚對。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

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閑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式臨。”寧宗小祥，詔群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群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議遂格。

德秀屢進鯁言，史彌遠憚之，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埜等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罷祠。

紹定五年，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諸邑二稅常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德秀謂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

聞金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黄河之議，德秀以為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

召為户部尚書。以《大學衍義》進。拜參知政事。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神爽不亂。

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皆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鄭清之挑敵兵，中外大耗。（枉）[杜]範攻清之誤國。德秀言：“此

皆前權臣玩愒之罪，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自侂胄立偽學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一概禁絶。德秀晚出，慨然以斯文自任。迨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天下。謚文忠。

魏了翁，字華父，蒲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為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

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謀開邊，了翁言："國家財用凋耗，人才衰弱，未見可以勝人之實。盍急於内修，姑緩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御史徐柟即劾了翁對策狂妄，乞補外，知嘉定府。

侂胄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專國，了翁察其所為，辭召命，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争負笈從之。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至，尊禮耆耇，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宫，親為講説，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俗為之變。

嘉定八年，上疏乞興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十五年，入對，論郡邑强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又論江、淮、襄、蜀當分為四重鎮，為聯絡守禦之計。十七年，遷秘書監。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為謀，面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

理宗即位，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治喪弗虔，了翁每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時應詔言事十餘人，惟了翁

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切至。而了翁以疾求去。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靖州居住。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

彌遠死，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柄，外變風俗，遂上章乞復舊典：一復三省以重六卿，二復二府以集衆議，三復都室以重省府，四復侍從以來忠告，五復經筵以熙聖學，六復臺諫以公黜陟，七復制誥以謹命令，八復聽言以通下情，九復三衙以强主威，十復制閫以黜私意。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上讀之感動，與真德秀並召，了翁直學士院。入對，論故相十失猶存，晝漏下四十刻而退。

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謂了翁知兵，乃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以為不可，適邊驚沓至，了翁嫌於避事，遂受命，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詔宰臣飲餞關外。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甫二旬，召為僉書樞密院事。始執政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為非，故遽召還。

嘉熙元年，疾革，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謚文靖，賜第宅蘇州。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崔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邱壽雋代與之為帥，金攻六合，揚州閉門設守。咨夔詣壽雋言曰："金人攻楚，必未至揚，乃先自示弱，不特淮左之人心動，而金人且必來矣。第當遠斥堠，精間探，簡士馬，

張外郡聲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平時。若金人果來，某當身任之。”已而金人果遁。青州張林請獻銅錢二十萬緡，咨夔謂宜以所獻就犒其軍，如唐魏博故事，使無輕量中國心。帥乃命輸其半，林亦不復來。

與之帥成都，為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辭曰：“今當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若先及門生故吏，自示人私也。”不受，惟往來效忠，蜀人高之。尋知龍州。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

朝明為秘書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吃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擲於地。轉對，言李全必為國患。於是李知孝等交論，鐫二秩。讀書故山。

彌遠死，召拜監察御史。咨夔曰：“朝無親擢臺諫久矣。”乃上疏曰：“臣考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奚權之攬？此八柄馭群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收還，而股肱亦坐政事堂以治事，大權、大政略舉矣。然中書敝端大者有四：自用，自專，自私，自固。願陛下宣示臣言，俾大臣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更始之意。”

京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援紹興留司奉表八陵及東晉大都督親謁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往省，俟還，別議朝祭。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

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監端門受降之崇寧乎？"不從。

擢殿中侍御史。會王定入臺察，力詆蔣重珍，咨夔按定疾視善良，乞能之。越三日，左遷定，擢咨夔中書舍人。上在位逾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養之，併為濟王立後。史嵩之入相，力求去，加端明殿學士。卒。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寧宗親擢進士第一。遷起居舍人。韓侂胄議開邊，奕貽書曰："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當寒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急惟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如平時。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總領王人也，而聽宣撫司節制。廟堂之議，外庭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而禁衛單薄。"所言皆侂胄所不樂。

遣使金。奕詣執政受指，執政曰："金人要索，議未決者尚多，今將奈何？"奕曰："往集議時，奕嘗謂增歲幣、歸俘虜或可，外此其可從乎？當死守之。"金人聞奕名久，禮迓甚恭。方清暑，離宮相距二十里，至是，特為奕還內。方射，奕破的十有一，乃卒行成。還奏："和不可恃，宜葺紀綱，練將卒，使屈信之權復歸於我。"

兼侍講。會諫官王居安、傅伯成以言事去職，奕疏力爭。後因災異申言曰："比年上下以言為諱，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且不得盡，況疏遠乎？"夏旱，求言，奕言："當行實政，不可責償於禱祀之間。蝗至都城，然後下禮寺講醮祭。孰非王土？顧及境而懼，偶不至輦下，則

終不以為災乎?"又曰:"内降非盛世事也。王璿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伸何人,驟為帶御器械。"每進讀,至古今治亂,必參言時事:"願陛下試思,設遇事若此,何以處之?"必拱默移時,俟帝凝思,乃徐竟其説。帝曰:"經筵不徒設矣。"

權給事中。論駁十有六事,皆貴族近習之撓政體者。而封還劉德秀贈典、高文虎之奉祠,士論韙之。

出知潭州。嘉、叙、瀘俱接夷壤,董蠻米在大人,四路創安邊司窮治其事。奕得夷人質之以致所掠,由是迓安邊司。夷酋王粲浮楸木萬計入賈,奕慮其蕩水陸之險,驅之。

安撫安丙新立大功,讒忌日聞。宰相錢象祖出謗書問奕,奕以百口保之。宇文紹節亦曰:"僕願百口以保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知潼州府。民相與祠東山僧舍。

會金渝盟,蜀道震擾,奕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又言:"斬將之人,未聞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不决,將有後時之悔。"御史劾奕欺罔,與祠。

還家,草遺表曰:"自念本非衰病,初染微疴,當湯熨可去之時,臣以疾為諱。及鍼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静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脈絡不通之故。"以諷諫焉。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入太學。彌遠柄國,抑掩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嘉熙元年,都城火,上書曰:"天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每發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霅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

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有以契聖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乎？”

出提刑江東。歲旱，謂賑荒在得人，俾釐户為五，甲乙以等第賑糶，丙為自給，丁糴而戊濟，全活甚多。召為司封郎。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匄祠。里居，絶口不道時事。真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門者三十年，皦然不污有如此。”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調江陵尉。江陵巫風為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為農。有持妖術者，皆禁絶之。緣事出郊，與吏卒同蔬食水飲。去官，惟篋藏酬倡詩而已。

調真州司法。詔仕者不讀周、程書方得試。宰曰：“平生所學者何？”不書狀。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於叢祠以殺，即毀其祠，斬其首以徇，鈎索皆出人意外。為浙東倉司幹官，亟引告歸。江淮制置黄度辟之，宰辭執政，貽書峻辭以絶。理宗即位，遷太常丞。就道至吴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略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及卒，鄉人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

宰置義倉，為粥以與饑者，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類，靡求不獲。無田産廬，子女長大，未婚嫁者皆汲汲經理無倦色。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有《漫塘文集》。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葛邲、王藺薦為敕令所删定官。它日，宰相進擬，孝宗出片紙，於掌中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

出為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贓吏，事有不便於民，悉以聞。"因問人才，對曰："有才而不學，則流為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人。"孟明至部，具以臨遣之意諮訪之。廣西謀帥，帝曰："無易應孟明者。"即以手筆賜孟明曰："朕聞廣西鹽法利害相半，卿到任自可詳究事實。"進廣西經路安撫。寧宗即位，權吏部侍郎。卒。

韓侂胄嘗遣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重之。

商飛卿，字聲仲，臨海人。累官工部郎官。韓侂胄柄國，氣焰薰灼，飛卿既至，未嘗輒一造請。逾月，即丐去，改司農卿，總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金陵故有帥、漕治所，合戎騎二帥、留鑰、內侍，號六司，宴飲饋遺，費動萬計。飛卿節縮浮苛，糧饟以時斂散，稍稍以裕聞。擢户部侍郎。侂胄將舉師，嘗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支。屬有旨俾飛卿軍前撫勞，值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

李舜臣，字子思，井研人。紹興末，舜臣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不肯乘機爭天下，宜為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鑒》十篇上之。乾道二年，朝廷既罷兵，為相者益不厭天下望。舜臣對策，論金人世讎，無可和之，議宰輔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為職業。考官惡之，絀下第。

調安仁主簿。歲大祲，饑民千百持鉏棘大呼，響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為？"亟出慰勞

遣之。遷宗政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當曾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削類此。

尤邃於《易》，常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敬，坎、離中畫為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歲每為學者稱之。子心傳、道傳、性傳。

心傳，字微之。慶元元年，薦於鄉。既下第，絶意不復應舉，閉户著書。晚因崔與之、魏了翁之薦，為史館校勘，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

端平三年，召為工部侍郎。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陛下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耻之人四面而起。如此而望五福來備，是緣木求魚也。成湯，聖主也，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此，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齋居送，略無罷日，則使民病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炫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却絶，則苞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願亟降罪己之詔，以回天心。"未幾，奏祠，卒。

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吴獵》、《項安世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嘗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

道傳，字貫之。少長讀河南程氏書，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調蓬州教授。吴曦反，遣客持書遺安撫楊輔，論曦必反，曰："彼素非雄才，人心離怨，可

坐而縛也。誠決此舉，使金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覬，正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曦黨脅道傳，遂棄官歸。

嘉定初，遷沂王府小學教授。沂府有母喪，例進秩，道傳曰：“有襄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與？”辭不受。遷著作佐郎。薛極、胡榘等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傾危之人進矣。”出知真州。城圮弗治，道傳甓之，築兩石壩以護並江居民，益浚二濠，又堤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為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常平。與漕臣真德秀賑饑，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全活甚衆。卒，謚文節。

道傳雖不及登朱熹之門，而盡得遺書讀之。於經史論著，曰：“學未至，不敢作。”於詩文曰：“學未至，不暇作。”一日以疾，謁告真德秀造焉，卧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慎獨如此。

性傳，字成之。遷起居舍人。疏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為輕促。孝文定為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為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千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為能復古之制，而群臣阻格，未克盡行。惟孝宗通喪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盡。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致仕卒。

牟子才，井研人。生期歲，舉家殲於盜，小姑以甕覆之得免。少從其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子才閉户讀書若不聞者，咸奇之。學於魏了翁、李方子。

嘉定十六年登第。對策，詆史彌遠，辟四川茶馬司差

遣，茶使衆人遇之，子才拂衣去。李心傳奉詔即成都修《四朝會要》，辟檢閱文字。遣之文州視王宣餉，道遇宣曰："敵臨境，毋往。"子才不可，視軍庾而還。

陳備邊三策，理宗顧問甚悉。翼日，諭宰相曰："人才如此，可峻擢之。"左丞相李宗勉擬秘書郎，不果，通判吉、衢。歷遷太常博士。徐霖言鄭寀、趙與宲，不報。子才言："寀尤無德，請先罷之。"鄭清之誤引別之傑共政，子才以張禹、孔光責之，清之愧謝。

浙閩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宜諭大臣息乖爭以召和氣。"又言："謚以勸懲，當出自朝廷，毋待其自請。"

徐經孫以劾厲文翁降官，子才書行，帝曰："謫辭皆褒語，可更之。"丞相道帝意，子才曰："丞相欲改，則自改之。"賈似道海州之捷，子才草諭詔，有戒敕語，似道不樂。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才言："此皆董宋臣壞陛下素履。"權兵部侍郎。御史洪天錫劾宋臣、文翁及謝堂，不報。子才請行其言，文翁、堂補外，宋臣自辭内職。吴子聰之姑女冠得幸，子聰因進知閤門事。子才繳之，帝命書行，子才力言不可。

丁大全與宋臣表裏，子才嘗寫《高力士脱靴圖》，為之贊。宋臣怒，與大全合謀，嗾御史劾子才在郡貪狀，降兩官。帝以問吴子明，子明曰："臣嘗至其家，四壁蕭然，陛下毋信讒言。"帝疑之，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吴子明乃謂無之，何也？"戴慶炯曰："臣憶子才曾劾子明之兄子

聰。”帝悟，遂解。

似道入相，素憚子才，目為吴潛之黨。以禮部侍郎召，子才辭，帝賜御筆曰：“朕久思卿，其為我强起。”及入見，帝慰諭久之。權禮部尚書。祀明堂，子才為執綏官，帝問漢唐文物，占對詳贍。時士大夫忤權貴，輒竄流，子才請量移放還。每直，輒召對内殿，語至夜分，或就賜酒果。彗星見，請罷公田，更七司法。

度宗在東宫，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即位，授翰林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

贊曰：士有正氣，在能自立。真、魏、洪、許，卓犖仡仡。鞏、宰、應、商，介然不惑。舜臣父子，有學有識。子才侃侃，不阿寧激。俱爲純臣，無愧吕式。

邱崇王居安等列傳第三十九

邱崇　王居安　汪綱　方信孺 附　王柟
葉適 附　薛叔似　**李璧　吳獵**
吳柔勝　沈作賓 附　衛涇

邱崇，字宗卿，江陰軍人。除國子博士。孝宗諭虞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崇。賜對，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遵養十年，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崇言："泛使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為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崇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崇退待罪，帝察其忠，不譴也。

出知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潮歲大入，壞並海田。崇至海口訪遺址，已淪沒，乃奏創築，三月堰成，三州舄鹵復為良田。

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曆九月晦，與《統天曆》不合，崇徐告以南北曆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之，卒屈服。孝宗喜，謂

崇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先是，王抃為樞密，崇不少下之。方迓客時，抃排定程頓奏，上降付接伴，令沿途遵執。崇具奏，謂："不可以此啟敵疑心。"不奉詔。抃恨之，訾崇不禮金使，予祠。

光宗即位，擢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崇素以吳氏世掌兵為慮，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死，崇即奏："乞選他將代之，仍置副帥，別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歸興元，以殺其權。挺長子曦勿令奔喪，起服知和州，屬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朝廷命張詔代挺，以李仁廣副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韓侂胄復以兵權付曦，曦叛，識者乃服崇先見。

寧宗即位，召入奏，韓侂胄招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崇，蓋北伐議也，知崇平日主復讎，冀可與共功名。崇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忘也，然兵凶戰危，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絶，不然必誤國矣。"

改知建康府。將行，侂胄曰："此事姑為遲之。"崇因贊曰："翻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幸，惟無搖於異議，則善矣。"侂胄聞金人置平章，宣撫河南，奏以崇為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崇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我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吾有辭矣。"宣撫議遂寢。侂胄移書欲除崇内職，宣撫兩淮。報曰："使名雖異，其為示敵以嫌疑之蹟則同。"侂胄不悦。

升江淮宣撫使。時宋師進圍宿、壽，既而師潰，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崇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奸，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因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侵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

金人攻淮南，或勸棄廬、和州，崇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為防。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有自北來者韓元靖，自謂琦五世孫。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崇使畢其說，始露講解意。崇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其回也，得金行省幅紙，崇以聞於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金帥答書辭順，崇復以聞，遂遣陳璧充小使。璧還，具言："金人詰使介，既欲和矣，何為出兵真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也。"崇白廟堂，請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宜蠲免係銜。侂胄大怒，罷崇，以張巖代之。

侂胄誅，為江淮制置大使。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剽劫。崇乃隨雄淮所屯，分隸守臣節制，其西路則同轉運使張穎揀刺為御前武定軍，餘汰歸農。武定既成軍伍，淮西賴其力。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謚忠定。

崇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王居安，字資道，黄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之。始能言，讀《孝經》，有從旁指曰："曉此乎？"即答曰："夫子教人孝耳。"劉孝韙七月八日過其家塾，見居安異凡兒，使賦八夕詩，援筆成之，孝韙驚拊其背曰："子異日名位必過我。"

淳熙中，授徽州推官。連遭内外艱，柄國者以居安十年不調，將徑授職事官，居安自請試民事，乃授江東提刑司幹官。

遷校書郎。乞召試，言"祖宗時惟進士第一不試，蘇軾以高科負重名，英宗欲授館職，韓琦猶執不從。"執政謂居安曰："朝廷於節度尚不較，況館職乎？"居安言："節鉞之重，文非位極，武非勳高，胡可妄得。丞相言不較，過矣。"時蘇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及之。御史迎意論劾，奉祠。

逾年，起知興化軍。言："蕃舶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泄銅錢，有損無益，宜遏絶禁止。"召為秘書丞。轉對，言："置宣司，不聞進取之良規；遣小使，寂無確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算之上也。"李璧曰："比年論疆事無若王祕臣之明白。"

擢右司諫。首論："侂胄以預聞内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於官庭。創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忽慢宗廟，罪宜萬死。託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躐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權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啟，南北生靈，壯

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荆襄、兩淮暴尸盈野。軍需科擾，海内騷然。而侂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數年之間，位極二公。外則專制二府，内則窺伺宫禁，奸心逆節，縱身膏斧鉞，猶有餘罪，况兵釁未解，儻不明正典刑，何以謝天下？"

時太府丞吕祖儉以謫死，布衣吕祖泰直言流遠郡。居安奏請明其冤，以伸忠鯁之氣。趙彦逾與樓鑰、林大中並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天下蒼生之福，彦逾不可與同日而語。彦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啟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彦逾力居多。陛下乃使同升，不幾薰蕕同器乎？"疏已具，有微聞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為諫官才十有八日。

既供職，即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為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忤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雷孝友論其越職，奪官。太學諸生舉幡乞留。四明楊簡邂逅山陰道中，謂："此舉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

後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為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兵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江西帥欲買降為功，遣人間道説賊，饋鹽與糧，賊喜，謀益逞。乃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産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為賊，放兵四劫，江西列城皆震。朝廷憂之，以居安為帥。

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為賊，官軍勝則賊皆為民，勢之翕張，决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惶恐，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黃山，勝之，賊走韶州，勢日蹙。吉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圖來，書賊銜"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謂國有人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居安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猱，若鈔吾糧，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皆感。羅世傳疑元勵貳己，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鬬於穴，可成卞莊之功。"世傳擒元勵以獻。元勵既誅，世傳以功(員)[負]恃益驕蹇。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堡壁固守。居亡何，世傳果叛。居安奏："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擒也。"乃密為方略，遣兵合圍之，世傳經死，群盜次第平。居安用以賊擊賊之策，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刻石紀功。以言者罷。

嘉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召。時方受寶，中朝皆動色相賀。入對，首言："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輿地寶玉之歸，盍思當時之所以失。"言極切至。甫兩月，予祠。

理宗即位，知福州。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土瘠民貧，業於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部使者遣鄧起提兵往，起貪夜冒險與寇角以死，軍潰。居安至汀，而賊已至郡矣。賊知帥有撫納意，即引退。有以右班攝汀守者，倔强好大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為己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

建、劍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嘆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之功耶？"即拜疏歸。

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卒，贈少保。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淳熙末，調鎮江府司户參軍。馬大同鎮京口，强毅自任。以兩淮鐵錢交子行於沿江，綱曰："邊面行鐵錢，慮銅寶洩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今若場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不求餘羨，重禁以戢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半者無異，則淮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敝内郡耶？"

調平陽令。縣連溪峒，蠻蜑與居，綱一遇以恩信。科罰之害既三十年，綱下車，首白諸臺，罷之。歲饑，旁邑有曹伍者，群聚惡少，盤踞萬山間，前後令未嘗一涉其境，不虞綱之至也，相率出迎。綱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能亂，順者得食，亂者就誅。"夜宿砦中，呼砦官詰責不能防守狀，皆皇恐伏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粟賑糶，民賴以安。

知蘭溪，决擿如神。歲旱，郡倚辦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又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饑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

擢監左藏。屬金人殺其主，遣使來告襲位，議者即欲遣幣，綱言："使名不遜，當止之境上，諭之曰：'歲幣乃爾前主所增，今既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遲以歲月，聽其相攻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廟堂韙之。

知高郵軍，陛辭，言："揚、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壯聲

勢，而以高郵為家計砦。高郵三面阻水，湖澤奧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舄鹵，守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增修之。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為民父母意？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之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腐，宜視其收貯近久，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餫當至京者，貯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

制使訪綱備禦孰先，綱曰：“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為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間，中山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算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為戰鬬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為守耶？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衛之師。生券更番，勞費俱息。”

時有獻言制司廣買荒田開墾，以為營田，綱以為："荒瘠之地不難辨，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棄產欺官，良田終不可得。耗費公帑，開墾難就。曷若勸民盡耕閑田，刜濬堙塞則官為之助，變瘠為沃，使民有餘蓄。晁錯入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乃止。

淮東煮鹽之利，以歲久弊滋告窘，綱抉摘隱伏，課乃更羨。綱約己率下，辭臺郡之互饋，獨增場官奉以養其廉。改浙東提刑。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毋為異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

進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丈，復創牐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甃以達城闉。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不問晝夜，利涉忘勩。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潀灌溉之利甚博，勢家巨室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閭寖蕩。瀕海藉塘為固，堤岸易圮，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畝，蠲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園，奇援巧請，一切峻(郤)[卻]，而湖田始復。郡備緡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紹定初，致仕，卒。越人聞之，有相率哭於寺觀者。

綱機神明銳，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為文長於論事。供帳車乘，雖敝不更。

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異之。韓侂胄舉恢復之謀，邊釁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靚遺敵書，然莫得其要領。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之？"侂胄矍然。

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巖書，通問於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高子仁止於獄中，露刃環守之，絶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至汴，見金左相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説，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后故暫屈，今日顧可用為故事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辨對不少詘，宗浩叱之曰："前日興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興兵復讎，為社稷也。今日屈己求和，為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

信孺還，詔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吴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增幣，已為卑屈，況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遣書誘吴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强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

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

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為動，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事目。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

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

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强敵，金人計屈情見，然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柟白廟堂：“信孺辨折敵人於强愎未易告語之時，信孺當其難，柟當其易。柟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知真州。

即北山置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莫知其所為。後金人薄儀真，守將決水置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初內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

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責奉祠。

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後車。使北時，年方三十，既齟齬歸，營屋室巖竇，自放於詩酒。後貲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

王柟，字汝良。祖倫，使北死，孝宗官之。調通州海門尉。捕劇賊十七人，獄成，不受賞。

韓侂胄誤起兵端，尋思繼好，凡七遣使，無成。續遣方信孺往，將有成說，坐白事忤侂胄得罪。乃使柟持書北行，柟拜命疾驅抵敵所，金將烏骨論等四人列坐，問：“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柟對：“已十餘年，平章國事財二年耳。”又問：“今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伴使就懷中取出本朝省劄，韓侂胄已擊死，柟為之驚駭。有完顏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柟雖持韓侂胄書，乃朝廷有旨遣其來議和，宜詳議以報。”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

柟持金人牒歸，求函侂胄首，以許奕為通謝使，柟為參謀。柟自軍前再還，議以侂胄首易淮、陝侵地，從之。柟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臣因人成事，乞録信孺功而蠲其過。”朝論以柟不掩人揚己多之。致仕，卒。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龔茂良薦之，遷博士。輪對，奏曰：“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吾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朱

熹為林栗所劾，適疏争曰："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忽創'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不報。

光宗嗣位，為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不朝重華宫者七月，適見上，力言。既而帝兩詣重華，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宫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宫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已而事復浸異。孝宗不豫，群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因奏，立嘉王為皇太子。

寧宗即位，表奏皆趙汝愚與適裁定。臨朝，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汝愚既相，侂胄怨望。適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求補外。及汝愚貶衡陽，適亦為胡紘所劾。

後起為湖南轉運判官，召對，言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為獻，天啟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圖報方來。"帝嘉納之。初，侂胄舉海内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及之。

侂胄將啟兵端，適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

强者興。陛下申命大臣，思報積耻，蓋欲改弱而就强矣。竊謂必先審知强弱之勢，今或謂金已衰弱，姑先開釁，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事也。"侂胄欲藉草詔以動中外，改直學士院，以疾力辭。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敗，侂胄懼，除適知建康并沿江制置使。

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砦南人所長，乃幕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率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刃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吾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兵退，進兼江淮制置使。

初，淮民被兵驚散，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内依山水險要為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二千家，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有警則增募新兵，并堡場居民通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為劫砦焚糧之用。三堡就，流民漸歸。

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奉祠，凡十三年，卒，謚忠定。

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欲開兵端，以適

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必言"當審而後發"。第出師時,適能曉以利害禍福,則侂胄必不妄為,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嘆息云。

薛叔似,永嘉人。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民困滋甚。"孝宗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時置補闕、拾遺,上除叔似左補闕。叔似遂勸首相王淮去位。

光宗受禪,時傳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祇以重其玩侮。"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開納。時侂胄開邊,除兵部尚書、宣撫使。叔似方乞募兵鬻馬,辟致僚佐,而皇甫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劾斌。又料敵必侵光、黃,委陳謙按行伍關,金果入侵,時宣司兵戍襄陽,都統趙淳、魏友諒與統制吕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

叔似夙以功業自期,逮臨事,絶無可稱。侂胄誅,謫福州。以兵端之開,叔似迎合故也。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鐘律象數之學。有稿二十卷。

李璧,字季章,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材也。"孝宗嘗問熹:"卿諸子孰可用?"熹以璧對。

寧宗即位,直學士院。時韓侂胄專國,召璧草制,同禮部尚書蕭達討論典禮。命侂胄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

璧受命使金，行次揚州，忠義人朱裕挾宋帥襲漣水，金人憤甚。璧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璧至燕，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

璧歸，侂胄用師意方銳，璧言："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至，毋輕出而苟且。"又論："襄陽形勢，深以腹心為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侂胄意不懌。於是四川、荆、淮各建宣撫而師出矣。璧度力不能回，乃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開於臣子之口。今廟謀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昂，曷克丕應。臣愚以為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讎耻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欲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勵振作，湔祖宗之宿憤，在今日舉而措之矣。"疏奏，檜坐追王爵。議者謂璧論雖公，特以迎合侂胄用兵之私而已。

侂胄召葉適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屬璧，由是進權禮部尚書。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夕招璧飲，酒酣，及師旦事，璧微摘其過，覘侂胄意向，乃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師旦坐貶官。拜參知政事。

金使來，微示欲和意，邱崇以聞，璧貽崇書，俾遣小使致書金帥求成，金帥報書以用兵首謀指侂胄，侂胄大恚。璧言："張浚以討賊復讎為己任，隆興之初，事勢未集，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侂胄不聽，以張巖代崇，璧力言："邱崇素有人望。"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獨有一邱崇耶？"

吴曦叛，楊巨源、安丙誅之，事聞，璧議須用重臣宣

撫，薦制置使楊輔，而使安丙輔之。丙殺楊巨源，輔恐召變，舉劉甲自代。侂胄疑輔避事，璧曰："孝宗聞吴璘病亟，詔汪應辰權宣撫使職事，蜀賴以安，此故事也。"於是命甲權宣撫。

方信孺使北歸，言金人欲縛送侂胄，侂胄忿甚，用兵之意益急。璧方與其政，或勸其速去，毋與侂胄分禍，璧曰："噫，國病矣。我去誰適謀此？"侂胄迄誅，御史葉時論璧反復詭譎，謫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侂胄事，璧實與聞。乃復官，知遂寧府。

未至，而潰兵張福至遂寧，璧傳檄諭之，福等讀檄泣下，約解甲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忿，盡燔其城，顧府治曰："李公旦夕來居此，其勿毀。"大將張威夜遣人叩門來言曰："賊壘堅不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璧曰："審爾，必多殺士卒，盍先斷賊汲路與糧道，使不得食，即自成擒矣。"以長圍法授之，威用其謀，賊遂平。尋奉祠，卒，謚文懿。

璧嗜學群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為文雋逸。所著有《雁湖集》等書若干卷。璧父子與弟臯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

吴獵，字德夫，醴陵人。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静江府教授。劉焞代栻，栻以獵薦。盜李接陷鬱林等州，焞誅南流縣尉，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官。

光宗不覲重華宫，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時陳傅良以言過宫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公不於此時

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潔身奚益？”傅良改容謝之。

寧宗即位，除監察御史。會偽學禁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獵既駁史浩謚，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求，首倡大義，不以利鈍異其心，未有過於浚也。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終始此念，足以上配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議不合，尋劾罷。

久之，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獵遺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疆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捍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乞增光、鄂、江、黃四郡戍。獵計金攻襄陽，則荊為重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鸞、內湖、通濟、保安四匱達於上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匱達於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為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寘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

金游騎迫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援竟陵，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反，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調大軍分道夾擊，金人引去。西事方殷，獵為討叛計，請於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諸險，漕粟歸峽，以待王師。

及曦誅，充四川宣諭使。召還，卒，家無餘貲。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於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於正，獵實表率之。謚文

定。

吴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幼聽父講伊洛書，已知持敬之學，不妄言笑。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將置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柔勝嘗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為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為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

嘉定中，知隨州。時再議和好，戒開邊隙。旁塞之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殺之。郡民梁皋有馬，為北人所盜，追之急，北人以矢拒皋，皋與其徒亦發二矢。北界以為言，郡下七人於獄。柔勝至，立破械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已。

帳下孟宗政、扈再興皆為名將，築隨州及棗陽城，招亡命千人，立軍曰"忠勇"。卒，謚正肅。子淵潛。

沈作賓，子賓王，歸安人。監饒州永平鹽，冶鑄堅緻。又承詔造雁翎刀，稱上意。知台州，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不便民者，邦人胥悦。而前守嫉其勝己，巧媒孽之，罷去，民請留，不遂，為立"留賢碑"。

慶元初，帥浙東。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賓逮捕寘於獄，而竄其奴。除兩浙轉運。入對，奏："攢宫一司，幾撥經、總制錢為緡率四萬有奇。丹雘未敝，加之塗飾，牆壁具存，從而創易，妄費固不足計，亡謂驚黷，非所以妥神靈。今後有合營繕，聞於朝，下守臣稽覈，畫旨而後興役。"上首肯，而修奉者不樂也。

知平江府。郡有使臣，故海盜也。作賓使招誘其黨，既至，慰勉之，錫衣物，得强勇幾千人，置將統之，號曰"義士"。復募城内外惡少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械

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鬬過之。於是海盜不警。

召為户部侍郎。軍興之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日。作賓考逋負，梲吏奸，閱三月有半年之儲。後知隆興府。在郡撙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賓謂平生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致仕，卒。

衛涇，崑山人。淳熙進士第一。與誅韓侂胄有功，累官參知政事。歷事三朝，出入中外，嘗言："官爵自有定分，名誼千古不磨。"與朱熹友善，熹卒，取《書注》刊行之。卒，贈太師，謚文節。

贊曰：宗卿明略，資道決幾。仲舉勤理，孚若善辭。正則鎮定，季章委蛇。二吴、賓王，才猷各施。播志呈緒，國安以資。

楊巨源安丙等列傳第四十

楊巨源 附 楊震仲 史次秦 安世通 **李好義 劉甲**
安丙 附 吴曦 **陳咸 張威 張詔 楊輔**

楊巨源，字子淵，益昌人。倜儻有大志，善騎射，涉獵諸子百家。應進士、武舉皆不中。劉光祖薦之，陳煜舉為鳳州堡子原倉官，馳騁射獵，傾財養士，沿邊忠義咸服其才。

吴曦叛，巨源結義士三百人，給其錢糧。有遊奕張林，力挽二石弓，隊將朱邦寧，身長六尺，勇力過人，皆為曦所忌，巨源因與深相結，曦脅安丙為丞相長史，眉士程夢錫見丙，丙嘆曰："世事如此，世無豪傑。"夢錫因及巨源之謀，丙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邪？"丙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先生之意决乎？"丙指天誓，巨源大喜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時李好義亦結李貴、李坤辰凡數十人，坤辰邀

巨源與好義會，巨源大喜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三月六日邀曦謁廟，合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衛卒千人，事必難濟。聞孰食日祭東園，圖之此其時也。"巨源然之。好義願一見長史以為信，巨源曰："吾先為長史言之，來日偽宫，令長史問君先世是已。"明日，好義在偽宫見丙，揖之。丙曰："鄉與尊父同僚，楊省幹盛談才略。"謀乃決。

巨源憂事寖泄，遂以三月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入偽宫，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詔，入内户，曦啟户欲逸，李貴執殺之。衛者始拒鬬，聞有詔皆(郤)[卻]。巨源迎丙宣詔，以曦首徇三軍。丙奏功於朝。巨源謂丙曰："曦死，賊膽已破，關外四州為蜀要害，盍乘勢復取。"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孫忠鋭復散關。俄詔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丙素惡忠鋭，命巨源圖之。巨源至鳳州，因忠鋭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斬之。

先是，獎諭誅叛詔書至沔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彌不平。時趙彦吶以在夔誅禄禧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禄禧與通判，殺吴曦亦與通判邪？"以啟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愬功於朝，而從興元都統制彭輅乞書遺韓侂胄，輅陽許而陰以白丙，丙欲去巨源，未有以發。

會巨源在鳳州以檄書遺金鳳翔都統使，其辭若用間者，且自稱宣撫副使而以參議官印印之。金以檄至丙，丙召巨源，巨源疑焉。有高岳成者來見巨源，贊其歸，巨源

信之。還幕府，丙密令輅收巨源。巨源不知，以為謁己也，語畢，輅起，巨源送之賓次。武士就挽其裾，巨源叱之，則已為驅至庭下。巨源大呼曰："我何罪？"丙隔屏遣人謂曰："若詐稱宣撫副使。"命械送閬州獄。巨源曰："我一時用間，異時必有為我明其事。"丙餉以肴酒，巨源曰："一身無愧，死且無恨，惟有妹未嫁，宣撫念之。"巨源舟抵大安龍尾灘，將校樊世顯呼於岸，巨源知將見殺，指其地語之曰："此好一片葬地。"世顯曰："安有是？"舟行數步，謂曰："宣參久渴，莫進杯酒？"巨源辭以不飲。又曰："宣參荷械已久，盍少蘇？"巨源未及答，左右遽取利刀斷其頭，不絶者逾寸，遂以自殪聞。

巨源死，忠義之士為之扼腕流涕。巨源之屬吏也，李璧在政府，聞之曰："嘻，巨源其死矣！"初，巨源與好義結官軍，而丙密為反正之計，各未相知，合巨源於好義者李坤辰，而合好義於丙者巨源也。巨源遺光祖書，述丙酬答之語，鋟梓競傳之，丙已弗樂，浸潤不已，遂成此禍。李珙投匭，獻所作《巨源傳》為之訟冤，朝廷賜廟褒忠，謚忠愍。

楊震仲，字革父，成都人。知新井縣，以惠政聞。辟興元府通判。吴曦叛，馳檄招之，辭疾不行。時軍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仲曰："大安自武興而來為西蜀第一州，若首從其招，則諸郡風靡矣。顧力不能拒，當死之。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死，脱去為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匹絹纏身，斂以小棺足矣。"

曦遣郭鵬飛代震仲，趨其行益急。鵬飛宴，震仲終飲，不見顔色。歸舍，然燭獨坐。夜三鼓，呼左右索湯，飲

毒死。次秦如其言，斂而寘於蕭寺。先遣家人書曰："武興之事，從之則失節，不從禍立見。我死，禍不及妻子。人孰無死，有子能自立，即不死也。"自震仲死，蜀之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誅逆者。吴獵宣諭西蜀，為請廟謚，名其廟"旌忠"，謚節毅。

史次秦，眉山人。曦叛，招次秦甚遽。次秦以石灰桐油塗兩目，目盡腫。次秦母聞，即命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計聞可也。"曦乃聽還。曦誅，蜀帥上其事。仕至合州太守。

有郭靖者，高槁土豪巡檢也。曦叛，四川之民不願臣金，棄田宅，攜老稚，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粟，境内無餒死者。曦盡驅驚移之民使還，皆不肯行。靖時亦在遣中，至白崖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為王民，避難入關，今為曦所逐，吾不忍棄漢衣冠，願死於此，為趙氏鬼。"遂赴江而死。

安世通，本西人，隱居青城山中。吴曦反，獻書成都帥楊輔："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其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不知輕重如此？且曦雖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虚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為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吴獵討曦。未幾，曦敗，獵使蜀薦士，以世通為首云。

李好義，下邽人。弱冠從軍，善騎射，西邊第一，為興州正將。

曦以蜀叛，好義聞變，亟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會曦遣李貴追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赤心，以其謀告之，貴遂約李彪等，好義又密結黃術等，女弟夫楊君玉亦與知。好義戒言曰："此事誓死報國，救西蜀生靈，慎(母)[毋]泄。"留其母以質。好義兄弟謀曰："今日人皆可殺曦，皆可為曦。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立安丙以主事。既而君玉與李坤辰來，坤辰因言丙與楊巨源陰欲圖曦，好義遂遣君玉、坤辰約巨源以報丙，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之子乎？此人既來，斷曦之臂矣。"遂與好義約舉事。

好義夜饗士，麾衆受甲，與好古、好仁及子姓拜決於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為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為朝廷誅賊，何以家為？我決不辱門户！"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好義喜曰："婦人子女尚念朝廷，我輩當如何？"衆皆踴躍，各以黃帛為號。

時偽宫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護衛千人皆棄挺而走，遂至偽殿東角小門，入世美堂，近曦寢室。曦聞外閧，倉皇而起，露頂徒跣，開寢户欲遁，見貴復止，以手捍内户，貴前爭户，户紐折，曦走，貴追及，手執其髻，舉刃中曦頰。曦素有勇力，撲貴，仆於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者二，曦負其痛，手縱，貴起，遂斫其首。引衆

擁曦首出，亟馳告丙。宣詔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改肆。

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王喜沮之，好義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願得馬步千人，齎十日糧，可濟。"丙從其請。七日至西和，好義率衆攻城，親犯矢石。金西和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整衆而入，軍民迎拜。好義初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士氣皆沮。知西和州，卒，謚忠壯。

誅曦時，惟幼子植留家。迄事，人爭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曦既誅，好義集於丙家，王喜後至，欲刃好義，丙力救解。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瀉，而昌國遁矣。既斂，口鼻爪指皆青黑，士民冤之。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

喜，曦大將也，貪淫狠愎，誅曦之日，不肯拜詔，丙乃便宜處以節度使，知興州。朝廷亦慮喜為變，授節度使而死。

劉甲，字師文。父著葬龍游，因家焉。甲累官實録院檢討。使金，至燕山，伴使完顏某名犯仁廟嫌諱，甲力辭，完顏更名"修"。自紹興後，凡出疆遇忌，俱辭。設宴皆不得免，秦檜所定也。金宴，甲以宣仁聖烈后忌辭。還，除司農少卿，累升河北安撫。

甲謂荆州為吴、蜀脊，高保融分江流潴之以為北海，太祖常令决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即因遺址浚築，亘四十里。程松為四川宣撫，以甲知興元府。時蜀口出師

敗劒，吴曦焚河池，獻四州於金。金鑄印，立曦為蜀王。甲時在漢嘉，未至鎮也。

金人破大散關，甲告急於朝，乞下宣撫協力捍禦。松謀遁，甲固留，不可。曦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因卧疾。曦又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援顔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遺參知政事李璧告變，且曰："若遣吴總以右職入川，即日可瓦解矣。"曦僭王位，甲遂去官。

朝廷微聞曦反狀，韓侂胄猶不信之，甲奏，至舉朝震駭。璧袖帛書進，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吴總知鄂州，使招諭諸軍，為入蜀計。復命以帛書賜甲，二兵皆補官。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趨還任。

楊巨源死，軍情叵測，除甲宣撫使。楊輔亦以為請，當國者疑輔避事，李璧曰："昔吴璘屬疾，孝宗嘗密詔汪應辰權宣撫司事，既而璘果死，應辰即日領印，軍情遂安，此的例也。"乃以密劄命甲，甲鐫藏之。未幾，金進屯八里山。甲分兵守諸關，截潼川，戍兵駐饒風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朝廷以書訪蜀人才之可用者，蓋自楊輔召歸，西邊諸事，朝論多於甲取決，人無知者。

紹興中，蜀軍無見糧，創為科糴。孝宗聞其病民，命總領李蘩以本所錢招糴，懼不給，又命勸糴其半，勸糴之名自此始。久之，李昌圖總計復奏，令金、梁守倅任責收糴，而勸糴遂罷。及是宣總司令金、洋、興元三郡勸糴小麥三十萬石，甲乞下總所照李蘩成法措置，從之。

命權四川制置司事。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互送禮，實賄賂也，甲首罷之。凡丙所立茶鹽柴邸，悉廢之。丙增田稅，甲命屬吏討論，由一府言之，歲減凡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邊民感泣。卒於官。

甲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平生嘗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為，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理宗詔謚清惠。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吳挺為帥，知其才，邀致之。開禧二年，邊事方興，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於松，言曦必誤國，松不省。蓋丙嘗為其父客，素知曦。既而曦奏丙為隨軍轉運使。金人入成州，肆掠關外四州，如踐虛邑。曦僭號建官，以丙為丞相長史。

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杯為珓，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後事已分付安子文矣。"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曦僭位凡四十一日誅，衆推丙受事。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自劾待罪。朝廷初聞變，莫知所為，亟召宇文紹節問之，紹節曰："安丙非附逆者。"於是密降帛書，帛書未至，露布已聞，上下動色交慶。

以丙知興州安撫使，詔獎諭恩，數視執政。時都統孫忠銳進攻大散關，不克，統領强德等出奇道破金砦，克之。丙忌忠銳貪功，檄其速還鳳州，以關鑰付陳顯，大散關復失。丙遣楊巨源策應，巨源至鳳，誘斬忠銳，遂坐以附偽進表之罪。時方議和，丙獨戒飭將士，以攻為守。

詔遣吳獵撫諭四川，時沿邊關隘悉為金毀。丙遣時

相書，謂："西和一面已修仇池，聚糧積芻，使軍民可守。若敵至，則堅壁不戰。彼欲攻不可，欲越不敢。天水雖不可守，見創白環堡，與西和相犄角。鳳州秋防原尤為險絶，吴玠常作家計砦，正扼鳳州之後。數堡既堅，金人决不敢近，而河池、殺金、平魚關皆大軍屯聚，其他徑路，雖關之裏，如大安，亦陰招民卒，授以器械，為掩擊之備矣。"

右丞相史彌遠起復，丙移書勸其力辭。升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諜知金人遷汴，丙使何九齡夜襲秦州，敗歸，麾下將王大才執九齡斬之，訟丙於朝，詔丙改湖廣安撫使。至官，政尚嚴酷，轉運判章徠劾丙，不報。

丙尋還蜀，董居誼帥蜀，大失士心。金人乘之，入武休關，至大安，宋師所至輒潰。聶子述代之。丙子癸仲知果州。紅巾賊張福、莫簡叛，入利州，子述遁去。檄癸仲節制軍馬。丙欲自持十萬緡偕子述往益昌募士，子述曰："大臣非得上旨，未可輕出。"丙遂如果州。

四川大震，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賊未即平。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詔起丙為四川宣撫。丙奏："臣不辭老以報國，但事不任怨，難以圖成，將恐騰謗交攻，使臣獨抱赤心，無從上白。臣已傷弓於既往，豈容不懲沸於方來。"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平，詔起李靖，靖慷慨請行。代宗有朔方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道。今蜀道俶擾，起卿燕閑，勉圖偉功，以濟國事。"

賊負固於普州之茗山。丙下令諸軍合圍，絶其樵汲之路以困之。俘獲張福等，丙命臠王大才以祭九齡。班師，移治利州，丙以關表營田多遺利，命官括之。有文垓

者，方持母喪，以便宜起復，幹辦魚關糧料院。而馮安世者，又即利州置根括局。於是了翁遺書："不可用冒喪之人。"丙復書曰："關外糴買當用四百萬緡，而總所見緡止二十五萬，多方措置，非得已而不已。儻皆清流，何由辦事？蜀士中如令弟嘉父、李成之輩，清則清，高則高，其肯辦錢穀俗務乎？劉德修嘗雅責楊嗣勳不能主議誅叛，嗣勳云：'德修特未當局耳。'丙於華父亦云。"其後，安世不法滋甚，丙械送大安窮治之。丙尋卒，謚忠定。

吴曦，璘之孫，挺之中子。累遷太尉。會韓侂胄謀開邊，曦潛畜異心，因求還蜀。陳自强納曦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紮，兼利西安撫使。曦至鎮，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兵權悉歸曦。開禧二年，詔曦為四川宣撫副使，聽便宜行事。

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敵。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曦與從弟晛等為反謀，陰遣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為蜀王。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按兵河池不進。正使程松至，曦不庭參，松不敢詰。曦復多摘取松衛兵，松亦不悟。

金人攻西和，戰方急，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金遂破大散關，曦退屯置口。興州見兩日相摩，金遣持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衆失色。王翌、楊驥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户，一朝掃地矣！"禄禧王喜等皆稱賀聽命。陳松聞變，棄興元去。

三年正月，曦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乘黃屋左纛，僭王位於興州，即治所為行宮，稱元年。其伯母趙、叔母劉唾罵之。

曦既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曦所統軍七萬，併程松軍三萬，分隸十統帥。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侂胄知曦反，不知所為。或勸不如因而封之，侂胄納其言。吳晛為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係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史次秦塗其目，楊震仲飲藥卒，王翌、家拱辰皆不受偽命，楊修年、詹久中、家大酉、李道傳、鄧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薛九齡謀舉義兵。

興州合江倉官楊巨源倡義討逆，遂與安丙共謀誅曦。會李好義與李貴等皆有謀。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首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入，李貴即曦室，斬其首，裂其尸。因捕曦二子、從弟晛及姚淮源等。函曦首獻於朝。詔曦妻子俱死，吳璘子孫並徙出蜀，吳玠子孫免連坐。

陳咸，字逢儒。開禧元年，邊事興，四川宣撫程松辟之。咸貽書論兵不可輕動，勸松搜人才，練軍實，考圖籍以疏財用之源，視險要以決攻守之計，約大將面會，以免疑忌之嫌，捐金帛募死士，以明間探之遠。出虛擣奇之策，審於當用；倖勝趨利之謀，寢而勿行。松不能用。

副使吳曦蔑視松，易置將兵，不關正使，松務為簡貴。咸憂之，復說松收梁、洋以北義士，為緩急用；據險厄，立關堡，杜支徑，以備不虞。松又不能用。

曦叛，咸語家子欽曰："咸受國厚恩，義當擊賊，恨無兵權。獨有下策，削髮以全臣節。"會曦以書招之，咸答

書，勸其稟命。曦既誅，安丙奏以咸總蜀賦。時僭亂後，帑藏赤立。咸商榷利病，兵政財計，合為一家。蠲諸司羨餘，移支常平廣惠米，鑄當五錢，并權截四路上供，汰弱兵二萬餘，規劃備至，故軍興增支之數八千七百五十餘萬，皆不取於民。

嘉陵江流忽淺，或云金人截上流，咸疏而導之，自益昌至於魚梁，饋運無阻。金州地險，咸增饋米以實之，人皆曰："金州之險，金人不可向，何益之為？"咸曰："敵至而慮，無及矣。"未幾，金人攻上津，守賴以固。卒，謚勤節。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貧甚，賣藥自給。或言其才勇，帥郭杲乃令戍邊。開禧用兵，與金人戰輒捷。吳曦既誅，李貴復西和州，威率衆先登，遂取西和，威名大振。

嘉定十二年，金人攻成州，威自西和退保仙人原。時興元都統制吳政戰死，李貴代政，亟走武休，金人遂入興元。利州安撫丁焴遺書招威東入救蜀，又檄忠義總管李好古北上捍禦。好古出魚關，與張彪遇，以彪棄迷竹關，故斬之。彪，威弟也。威聞彪死，按兵不進。焴聞，謂僚佐曰："吳政身死，李貴兵敗，金人所憚惟威，今好古擅殺其弟，失威心，奈何？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遂因好古入見，數其擅殺彪罪，斬之，遺書速威進救蜀。威感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金斗鎮。金人之來也，擇兩齒馬及精兵凡三千人，至是殲焉。

興元叛兵張福作亂，號"紅巾隊"，焚利州，遊騎在潼、漢關，將窺成都。乃遣威提精兵自劍、綿至廣漢，盛夏暑劇，休士三日。俄安丙檄威東進，時賊入普州茗山，威進

兵重圍，絶其糧道，擒福戮之。西夏來約夾攻金人，丙許之，遣王士信會夏人於鞏，命威向秦州。威謂金人尚强，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威勉行，至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權。是歲，卒於利州。

威初在行伍，以勇稱。進充偏裨，每戰輒克。臨陳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鶻眼"，威立净天鶻旗以自表。每戰，不操他兵，有木棓號"紫大蟲"，圜而不刃，長不六尺，揮之掠陳，敵皆靡。荆、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名"撒星陳"，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為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指，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軍紀律嚴整，兵行常若銜枚，罕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價倍於市，迄無敢喧。晚以嗜欲多疾，故不壽云。

張詔，成州人。少隸張浚帳下，積功守和州。嘗被旨介聘。一百，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象至館中，皆北地服，詔向之再拜。館者問之，答曰："詔雖不識其人，但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聞而喜之，由是驟用。

紹興五年，知興州。代吴挺、趙彦逾帥蜀，以關外去興元遠，請分為東西二帥，詔遂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為從官時，奏："吴氏世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詔代領武興之軍。"汝愚欲以吴曦為文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而未及行也。汝愚既知樞密院，力辭不拜，白

於光宗曰："若武興朝除帥，則臣夕拜命。"上許之。乃以詔為興州諸軍都統制，在興州甚得士心。

楊輔，字嗣勳，遂寧人。升利西安撫。吴挺病，輔以吴氏世帥武興，久恐生變，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鎮方面。又貽書四川制置邱崇，言："統制李奭乃吴氏腹心，緩急不可令權軍。"崇然之。挺卒，崇檄輔權帥事，輔謂："職為王人，若輕往，第疑軍心。"遂索印，即益昌領事。尋知成都兼本路安撫。

韓侂胄以吴曦為四川宣撫。輔知曦有異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計臣不相統攝，故總領有報發覺察之權。今所在皆受節制，内憂不輕。"上意輔能誅曦，密詔授四川制置，許以便宜從事。時人望輔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遷延兩月，但為去計，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楊巨源密謀誅曦，以輔有人望，謂密詔自輔所來，聞者皆信。

曦既誅，趣輔還成都，除四川宣撫使。奏言："安丙才力强濟，乞以事任付丙。"朝廷詔輔赴闕，逾年抵建康，復引咎不進。上召輔益堅，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乃除江淮制置，卒。

贊曰：源義誅逆，不賞受賊。安丙無功，得位戕忠。甲、輔碌碌，咸、威蹙蹙。賞罰如是，難言臣事。

韓侂胄史彌遠等列傳第四十一

韓侂胄 附 陳自强 許及之 趙師㒟 胡紘
何澹 程松 陳謙 張巖 高文虎

韓侂胄，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后女弟。侂胄以父任入官。淳熙末，知閤門事。

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趙汝愚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侂胄雅善慈福内侍張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啟太后。侂胄兩至宮門，不獲命，退，遇重華宮提舉關禮，問故，入白憲聖，言甚懇切，憲聖可其議。禮告侂胄，侂胄馳白汝愚。翌日，憲聖即喪次垂簾，命嘉王即皇帝位。寧宗既立，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節鉞，侂胄但遷樞密都承旨，侂胄始觖望，然以傳道詔旨，浸見親幸。

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疏遠之，汝愚不以為意。右正言黄度欲劾侂胄，謀泄斥去。朱熹奏其奸，侂

胄怒使優人峨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遂去。彭龜年請留熹、逐侂胄，未幾，龜年與郡。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

雪川劉弼者，曩與侂胄同知閤門事。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胄計議，弼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因問計，弼曰："惟有用臺諫爾。"又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悟，即以內批除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龍吳獵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

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鐘。鐘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胄引李沐為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不利社稷，汝愚罷相。始侂胄之見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并逐誼。於是侂胄拜節度使。

又設偽學之目，以網括汝愚及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為言官。澹言偽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為偽學罪首，紘奏汝愚有十不逐，汝愚謫永州。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侂胄，至是，劉德秀論正引用偽黨，坐斥。時臺諫迎合侂胄意，攻偽學，然憚清議，不欲顯斥熹。侂胄意未快，急除沈繼祖臺察，繼祖誣熹十罪，落職。

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偽黨，今日變為逆黨。"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右正言，而坐偽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有蔡璉者，嘗得罪汝愚，執而黥之。侂胄使璉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客所言凡七十紙，并欲逮彭龜

年、徐誼，下大理鞫之。張仲藝曰："章惇、蔡確至今得罪，清議者以同文獄故也。公胡為蹈之？"乃止。封平原郡王。

婺州布衣吕祖泰上書言道學不可禁，請誅侂胄，以周必大為相。侂胄大怒，决杖流叙州。言者劾必大首植偽黨，降為少保，雖本侂胄意，而謀實始京鏜。逮鏜死，侂胄亦稍厭前事。張孝伯以為不弛黨禁，後恐不免報復之禍，侂胄以為然，追復汝愚、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先後復官，黨禁寖解。

時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若陳自强，則以侂胄童子師，自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厮役也，亦皆預聞國政。侂胄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强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為，三省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曰聊以塞責耳。有御史當應諫，乃乞禁都城貨，以黄紙為包，聞者哂之。

或勸侂胄立蓋世功名，於是恢復之議興。開禧改元，進士毛自知廷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侂胄大悦，詔中外諸將密為行軍之計。武學生華岳叩閽，乞斬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諫議李大異亦論止開邊，岳編置，大異斥去。

陳自强請除侂胄平章軍國事，蕭逵、李璧時在太常，論定典禮，三日一朝，因至都堂班序丞相之上。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吕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彦博省

"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并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禀，人莫敢言。

時鎮江統制陳孝廣復泗州、虹縣，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孫成復褒信縣，捷書聞，侂胄議降詔趣諸將進兵。未幾，皇甫斌兵敗於唐州。秦世輔至城固，軍潰。郭倬、李汝翼敗於宿州。敵追圍倬，倬執統制田俊邁以遺敵，乃獲免。事聞，侂胄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侂胄招李璧飲酒，酒酣，語及師旦，璧微摘其過，侂胄以為然，璧乃悉數其罪，贊侂胄斥去之。翌日，師旦謫韶州，斬郭倬於京口。

已而金人渡淮，攻廬、和、真、揚，又攻襄陽，至棗陽，乃以邱崇督視江淮軍馬。侂胄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邱崇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為，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詞甚倨，且多所要索。謂："侂胄無意用兵，師旦等安得專？"崇又遣書，許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幣。會招撫使郭倪與金人戰，敗於六合，金人攻蜀，吴曦叛，受金命，稱蜀王。崇乞移書敵營，伸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平章為首謀，宜免繫銜。"侂胄忿，崇坐罷。

曦反狀聞，舉朝震駭。侂胄亟遣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未發，而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誅曦矣。侂胄連遣方信孺使北請和，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以侵疆為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議用兵之臣。信孺歸，白事朝堂，不敢斥言侂胄，窮其説乃微及之，侂胄大怒，和議

遂輟。以趙淳為江淮制置使，復銳意用兵。

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謀誅侂胄，議甚秘。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璧。御筆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强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令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則殛殺之。

先一日，侂胄與自强謀用林行可為諫議，盡擊謀侂胄者。是日，行可方請對，自强坐待漏院，語同列曰："今日大成上殿。"俄侂胄先驅至，象祖色變。尋報侂胄已押出，象祖乃入奏。有詔斬蘇師旦於廣東。嘉定元年，金人求函侂胄首，乃命臨安府斫侂胄棺，取其首遣之。

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嘗鑿山為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楒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勳，有稱"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㒓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所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内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廷皆惡之。其下，受封者尤衆。至是，論四夫人罪，或杖或徙，餘數十人縱遣之。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

侂胄娶憲聖吳皇后姪女，無子，取魯頠子為後，名玁。侂胄既誅，削籍流沙門島。當函首至金國時，金之臺諫交章言："韓侂胄忠於其國，繆於其身。"封為忠繆侯，將函首附葬於魏公韓琦墓下，仍劄報南朝。當時邱宗卿開府建康，備以止劄徧移諸州監司云。本傳後半稍增。

陳自强，閩縣人。慶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為韓侂胄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强，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於堂，鄉自强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汩没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録。數月遷祕書郎。入館半載，擢御史中丞。入臺未逾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府，財四年。

嘉泰三年，拜右丞相。韓侂胄顓朝權，苞苴盛行。自强尤貪鄙，四方致書饋，必題其緘云"某物拜獻"，凡書題無"拜"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有選人入都，因其父與自强有舊，求為掌故，自强厲聲曰："方外豈不知近旨見闕方除，此何可得！"衆為踧踖。後旬日，竟除掌故。或疑其由徑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迴造化邪？"其人即坐側取一幅書示之，乃自强答書也，略曰："珍貺鼎至晃耀老目。"或問珍貺之名，曰："書生安得珍玩，適從王家肆中，見粟金臺盞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緡得而獻之耳。"聞者嘆息而去。

都城火，及自强之府，主帑吏請管鑰於自强。自强聞變，口呿而不能言。鑰在其衣帶間，吏不敢解，由是囊橐

所貯，一夕為煨燼。移居都亭驛，平旦，百僚往省之，自强大言曰："郭殿前號令可謂不肅。"衆謂救火無策，未敢對。自强徐言曰："昨夜渠假五十兵搬擔仗，遂失去一金注碗。"衆愕而退。事定，侂胄首遣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創國用司，自為國用使，掊克民財，州縣騷動。

方侂胄欲為平章，猶畏衆議，自强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常語人曰："自强惟一死以報恩王。"每稱侂胄為"恩王"、"恩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為兄，蘇師旦為叔。吴曦有逆謀，求歸蜀，厚賂自强，乃縱之歸。史彌遠建議誅侂胄，罷自强右丞相，尋謫韶州。中書舍人倪思繳奏，乞遠竄，籍其家，詔從之，再謫雷州，死廣州。

許及之，永嘉人。乾道元年，林栗請效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之為拾遺，班序在監察御史之上。高宗崩，及之言："皇帝既躬三年之喪，群臣難從純吉，當常服黑帶。"王淮當國久，及之奏："陛下即位二十七年，而群臣未能如聖意者，以苟且為安榮，以姑息為仁恕，以不肯任事為簡重，以不敢任怨為老成。敢言者指為輕儇，鮮耻者謂之樸實。陛下得若人而相之，何補於治？"淮竟予祠。寧宗即位，除吏部尚書。

及之早與薛叔似同擢，皆為當時所予。後諂事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家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閘未及閉，遂俯僂以入。為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涕零，繼以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

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寶尚書，屈膝執政”之語。拜參知政事。侂胄誅，泉州居住。

趙師㒟，系出燕懿王。曾祖令畯。中興初，韓世清挾令畯為變，裂黃旗被其身，固拒獲免。光宗初，師㒟改淮南運判。時郡鐵錢不行，鹽商弗至。師㒟請度牒出倉粟，以收鐵錢，鹽利遂通。知臨安。有僧號散聖者，以妖術惑衆，師㒟捕治黥之。侂胄用事，師㒟附之。遂得尹京。

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㒟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啟之，乃粟金葡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慚沮。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皆愠曰：“等人耳，吾等不堪戴邪？”侂胄未有以應也。師㒟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北珠，制十冠以獻。時侂胄入朝未歸，十人者啟之，十珠冠也，乃大喜，分持而去。侂胄歸，十人咸來致謝。已而都市行燈，群婢皆頂冠而出，歸語侂胄曰：“吾曹夜來過朝天門，都人聚觀喝采，郡王奈何不與趙大卿轉官邪？”翌日，師㒟拜工部侍郎。

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㒟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嗥叢薄間，視之，乃師㒟也，侂胄大笑。

侂胄將用兵，師㒟度侂胄才疏意廣，必召禍，乃持異論。鄧友龍劾罷之。侂胄死，以師㒟嘗與侂胄異，故獲用，除知鎮江。會荆、湖始置制閫，以命師㒟，給事中蔡幼學繳其命，遂罷歸。未幾，詔為兵部尚書，幼學時為學士，

亦不草詔，留元剛草之。會武學生柯子冲、盧宣德以事至府，師羾擅撻遣之，衆盡譁。文武二學之士皆投牒，師羾乃罷，與祠。師羾四尹臨安，有能聲。嘗釣致民罪，没其家貲，諂事權貴，人以是鄙之。

胡紘，遂昌人。侂胄用事，擢紘監察御史。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脱粟飯，紘曰："此非人情，隻鷄尊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劾趙汝愚，詆其引用朱熹，為偽學罪首。初，侂胄用何澹、劉德秀為言官，專擊偽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為察官，紘遂以藁授之。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紘言止當服期，於是徙紘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禮。

紘既解言責，復疏云："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排之，故元惡殞命，群邪屏迹。自御筆有救偏之説，或者誤認天意，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奸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群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用紘言也。坐同知貢舉考宏詞不當而罷。

何澹，龍泉人。光宗内禪，拜右諫議。澹本周必大所厚，始為學官，二年不遷，留正奏遷之，澹恨必大。及長諫垣，即劾必大。澹嘗與所善劉光祖言之，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其門多(隹)[佳]士，不可併及其所薦者。"

澹不聽。時姜特立、譙熙載以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澹，因語澹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既而澹引光祖入便坐，則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悟澹謾諾。進御史中丞。

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喬嘉等移書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所繫，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為生不逮而不持喪，可乎？"澹乃終制。

寧宗即位，遷知樞密院。吳曦規圖帥蜀，未及賄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邪？"出知福州。澹居外，怏怏失意，以書祈侂胄，有曰："迹雖東治，心在南園。"南園，侂胄家圃也，侂胄憐之。後除江淮制置，卒。

澹美姿容，善談論，急於榮進，阿附權奸。主偽黨之禁，賢士一空。其後更化，凶黨俱逐，澹以早退倖免，優游散地，幾二十年。

程松，字冬老，青陽人。侂胄用事，吳曦為殿帥。時松知錢塘縣，諂事曦，以結侂胄。侂胄以小過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侂胄大喜，擢右正言。

諫議吕祖泰上書乞誅侂胄、蘇師旦，松與陳黨劾祖泰當誅。松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於侂胄，曰"松壽"。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耳。"除同知樞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財四年。

侂胄决議開邊，命松為四川宣撫使，吴曦副之。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責曦庭參，曦聞之及境而返。松用東西軍一萬八千人自衛，曦多抽摘以去，松不悟。曦遣其客納欵於金，獻關西四州地，求為蜀王。有告曦叛者，松哂其狂。

及曦焚河池，還興州，松以書求援兵，曦答以"鳳州非用騎之地，漢中平行，可騎以驅馳，當發三千騎往"。蓋紿之也。未幾，金人封曦蜀王。曦遣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為。興元帥劉甲、茶馬范仲任見松，謀起兵誅曦，松恐事泄取禍，即揖二人起去。

會報金人且至，一城如沸，松亟遁去，由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匄鑰禮買舟，稱曦為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饋，松望見大恐，疑其劍也，亟逃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啟視之，則金寶也。松乃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頭顱矣。"曦誅，謫賓州。

陳謙，永嘉人。累遷樞密院編修官。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事，上曰："綱何足道？"謙曰："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宜如聖訓；今顧出綱下遠甚，奈何？"上蹙然，遂極論逾數刻。孝宗内禪，除户部郎中。謙乃趙汝愚客，黨論起，坐斥。後數年，除湖廣宣撫司參謀。金兵深入，焚漢川，武昌震懼。謙即日置司北岸，命土豪趙觀覆之中流，士馬溺死甚衆，餘兵皆返走。未幾，奪職罷。

謙有雋聲，早為善類所與，晚坐偽禁中廢，首稱侂胄為"我王"，士論由是薄之。

張巖，揚州人。為人機警，柔回善諧。歷官監察御

史。附時相韓侂胄，誣逐當時賢者。邊釁方開，遷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開督府九閱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餘萬緡。見和議反覆，乃言不知兵，固求去。侂胄誅，奪官。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曾幾守官在吳，文虎從之游，故聞見博洽，多識典故。遷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具儀注，文虎輯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與修四朝國史。自熙寧以來，史氏淆雜，文虎盡取朱墨本一一研覈，又考訂宣和、崇觀以來，尤詳審。

韓侂胄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偽學以擠之。命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附，協肆奸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朕膺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迕，流言間發。欲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奸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於流俗之失，不可復反與？將狃於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與？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宜各改視回聽，毋復惑亂世俗。若遂非不悔，邦有常刑。"西掖詞命舊率以數人共一辭，文虎以為非所以崇訓戒贊人才也，乃人人各為之。後奪職，卒。

史彌遠　附　余天錫　程珌　梁成大　李知孝　宣繒　薛極

史彌遠，浩之子也。慶元二年，為大理司直。丞相京鏜屏左右曰："君他日功名事業過鏜遠甚，願以子孫為

託。”

開禧二年，兼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建議開邊，邊兵大衄。彌遠上疏曰：“今之議者以為先發制人。此為將之事，施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捷出。若夫事關國體，詎可舉數千萬人之命，輕於一擲乎？若沿江屯駐之兵，所以拱護行都，繼今勿輕調發，則表裏足恃矣。所遣撫諭之臣，止令按歷邊陲，招集逋寇，戒飭將士，固守封圻，毋貪小利以滋敵釁，使民力寬，國勢壯，遲之歲月，以俟大舉。”奏方具，客曰：“能無貽親憂乎？”彌遠曰：“時事如此，言入而益於國，得罪甘心。”

兵端既開，敗衄相屬，累使求和，金人不聽，都城震搖。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亟具奏，乃罷侂胄。侂胄誅，召彌遠對延和殿。遣使詣金求和，金人以大散、隔牙二關、濠州來歸。

嘉定元年，拜右丞相。丁母憂，歸治葬。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二年，起復。四年，雪趙汝愚之冤，乞褒贈賜謚，釐正誣史，一時黨人朱熹、彭龜年、楊萬里、呂祖儉雖已歿，或易名，或録後，召還正人故老於外。寧宗崩，擁立理宗。紹定六年，拜太師。上疏乞解機政，充醴泉觀使，進封會稽郡王。卒，追封衛王，謚忠獻。喪還，遣禮官致路祭於都門外，賜黼，佩玉黝纊。

初誅李全，第功行賞，諸將皆望不次超擢，或言於彌遠。彌遠曰：“御將之道，譬如養鷹。曹彬下江南，太祖未肯以使相與之。況今邊戍未徹，警報時聞。若諸將一一遂其所求，緩急孰肯效死？”趙善湘以從官開閫，指授之功

居多，日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國有嫌，高宗有詔，止許任從官，不許為執政。汝愚、彦逾有定策功，是以權宜行之。某與善湘姻家，則又豈敢？"彌遠親密友周鑄、兄彌茂、甥夏周篆皆寄腹心，然鑄老於布衣，彌茂、周篆俱止訓武郎而已。

初，彌遠既誅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追寧宗崩，廢濟王，非寧宗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憸壬。理宗德其立己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奸惡，弗恤也。彌遠死，寵渥優及子孫。厥後為製碑銘，以"公忠翊運定策元勳"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死，識者群起而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為鷹犬，於是一時君子竄逐殆盡云。

余天錫，字純父，昌國人。彌遠延為弟子師。性謹愿，不預外事。是時彌遠在相位久，皇子竑深惡之，念欲有廢置。會沂王宮無後，丞相欲借是陰立為後備。天錫告歸，試於鄉。彌遠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

天錫絶江，與越僧同舟，舟抵西門，天大雨，僧言："門左有全保長者，可避雨。"如其言避之，保長知為丞相館客，具鷄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全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天錫憶彌遠所屬，其行亦良是。告於彌遠，命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心以為沂邸後可冀也。集姻黨，且詫其遇以行。

天錫引見，彌遠善相，大奇之。計事泄不便，遽復使

歸，保長大慚，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保長謝不遣。彌遠密諭曰："二子長最貴，宜撫於父家。"遂載與歸。天錫母朱為沐浴教字，禮度益閑習。未幾召入，嗣沂王，迄即帝位，是為理宗。

天錫超授起居舍人。歷官吏部尚書。疏奏："臣荷國恩，起居分閫，旋蒙趨覲，躐玷邇聯。時曹豳實在諫省，抗疏謂用臣太驟。臣與豳交最久，觀其所論，於君父有陳善之敬，友朋有責善之道。而豳遂遷官，臣竟污要路。夫亟用舊人而遂退一莊士，將謂之何！望委曲留行，使之就職。"從之。

嘉熙二年，拜參知政事。致仕。朱氏亦封周、楚國夫人，壽過九十。將以生日拜天錫為相，而天錫卒。謚忠惠。弟天任為兵部尚書。兄弟友愛，方貧時，率更衣以出，終歲同衾。

程珌，字懷古，休寧人。十歲咏冰，語出驚人。累遷起居舍人、直學士院。寧宗崩，彌遠夜召珌，舉家大驚。珌妻，丞相王淮女也，泣涕，疑有不測，使人瞷之，知彌遠出迎，而後收涕。彌遠與珌同入禁中草矯詔，一夕，為制誥二十有五。初許珌政府，楊皇后緘金一囊賜珌，珌受之不辭，歸視之，其直不貲。彌遠以是銜之，卒不與共政。累官吏部尚書，封新安侯。

梁成大，福州人。素苟賤亡耻。作縣滿秩，諂事史彌遠家幹萬昕。昕言真德秀當擊，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為達其語，尋遷宗正寺簿。

轉對，首言："大佞似忠，大辯若訥。或好名以自鬻，

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君，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回衮。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雜流矣。言不達變，謀不中機。或巧辨以為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説以駭衆聽，或肆妄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枘鑿不侔。矛盾相激矣。"

越六日，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謂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繆，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貶竄一等施行。"章既上，不下者兩月，或傳德秀有衡陽之命。時宰于帝前及之，帝曰："仲尼不為已甚。"遂止鐫二秩。

紹定五年，權刑部侍郎，帝夜降旨黜之，速徙湖州。成大心術嶮巇，凡可賊忠害良者，率攘臂為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廡，賓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也。冒占宇文氏賜第。既擯歸，訟之者不下百數。竄之日，朝命毀其廬，雖小人如李知孝，亦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

李知孝，光之孫。拜監察御史。寶慶元年，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惑之意勝。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為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求令名。此臣之所未解。"蓋陰詆真德秀等。又奏洪咨夔，鐫二秩，放罷，胡夢昱追毀除名，羈管象州。猶語魏了翁曰："此所論咨夔等，乃府第付出全文。"其情狀變詐如此。

越月，復言："近年以來，諸老凋零，後學晚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議論偏諛，更唱迭和，蠱惑人心。此風所扇，為害實深。乞風厲内外，以杜亂萌。"又言："德秀節改聖語，繆謄牒示，導信邪説，簧鼓同流，當流竄以正典刑。"疏既上，遂鏤板布告天下。又言："趨召之人，率皆遲回，久而不至，以要君為高致，以共命為常流。可行而固不行，不疾而稱有疾，比比皆是。相扇成風，欲求難進易退之名，殊失尊君親上之義。願將趨召之人，計其程途，限其時日，使之造朝，其有衰病者，早與改命。"時召傅伯成、楊簡、劉宰等皆不至，故知孝詆之。又奏張忠恕落職。

紹定元年，進右諫議。理宗親政，予祠。端平初，洪咨夔等交章論駁，連徙瑞州。知孝起自名家，苟於仕進，領袁庶頑，懷諼迷國，排斥諸賢殆盡。時乘小輿謁醉從官之家，侵欲斂積，不知紀極。紹定末，猶自乞為中丞。世指知孝及梁成大、莫澤為三凶。

宣繒，慶元府人。太學釋褐。嘉定中，參知政事。理宗即位，兼同知樞密。及卒，詔：繒嘗預宗策，贈太師。謚忠靖。

薛極，武進人。以父任中詞科。與繒俱為史彌遠所昵。理宗時，知樞密院事。封毗陵公。加和國公。

鄭清之　史嵩之　附　李鳴復　別之傑　金淵

鄭清之，字德源，鄞人。初名燮。少從樓昉學，能文，樓鑰亟加稱賞。嘉泰中，調峽州教授。師趙方嚴重，靳許可，清之往白事，為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方掖清之無答

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遷國子學録。丞相史彌遠與清之謀廢濟王。寧宗崩，丞相入定策，詔旨皆清之所定。

累遷崇政殿説書。清之言："禁中服用頗事新潔者。"帝曰："故事，月進鞾數兩，朕非敝不易，何由致謗？"清之奏："孝宗繼高宗，故儉德易章，陛下繼寧考，故儉德難著。寧考自奉如寒士，衣領重澣，革舄屢補，今欲儉德著聞，須過寧考方可。"帝嘉納。

彌遠卒，命清之為右相。端平元年，上親總庶政，赫然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召還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李鳳、徐僑、趙汝談、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時號"小元祐"。大者相繼為宰輔，惟與之終始辭不至，遺士如劉宰、趙蕃皆見旌異。是時金雖亡，而入洛之師大潰。上疏乞罷，不可，拜左丞相。會霖雨大風，四疏匄去。禋祀雷變，請益力。乃予祠。

嘉熙二年，封申國公。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楮十萬緡為築室，乃日與賓客門生徜徉山水間。五年，封越國公，賜第於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為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寬弛之患；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峭刻之習。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所以為盛也。"七年，拜右丞相。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刹，竟夕不歸。詰旦內引，叩頭辭免。

詔趙葵、陳韡帥湖、廣，二人方辭遜，會清之再相，力

主之，葵、韡遂往。於是泗水、渦口皆以捷聞。沿江算舟之賦重，清之次第停罷。報下，清之方與客飲，舉杯曰："今日飲此酒殊快！"十年，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為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帝命史官書之。十一月，退朝感寒疾，危甚，猶以未得雪為憂。俄大雪，起曰："百官賀雪，上必甚喜。"命掬雪床前觀之。致仕，卒，追封魏郡王，謚忠定。

清之不好立異，湯巾嘗論事侵清之，及再相，巾求去，清之曰："己欲作君子，使誰為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趙葵視師十年餘，乞罷，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然葵竟不果來。端平之間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至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而閑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云。

史嵩之，字子由，鄞人。父彌忠，為彌遠族兄。歷官京西、湖北制置使。會出師，與淮閫謀犄角，嵩之力陳非計，詔令嵩之籌畫糧餉，嵩之奏言："臣熟慮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荆襄連年水潦螟蝗，極力賑救，尚不聊生，征調既繁，夫豈堪命？其勢必至主户棄業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竄逸，無歸之民，聚而為盜，饑饉之卒，未戰先潰。正恐重貽宵旰之慮。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紙調發，東西惟命。然事關根本，願計其成，必計其敗。若和好之與進取，决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當事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紛之際。雷同附和，以致誤國，其罪當誅。確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寧之旨，罪亦當誅。迕旨則止於一身，誤國則及天下。"丞相鄭清之以書言勿為異同，

嵩之力求去。自師潰，帝始悔不用嵩之言。

嘉熙元年，進京西、荆湖安撫制置使。詔入覲，拜參知政事。三年，授右丞相。淳祐元年，進《玉斧箴》。安南入貢，不用正朔，嵩之議用范仲淹(郤)[卻]西夏書例，以不敢聞於朝還之。遭父喪，起復右丞相，手詔遣中使趨行。於是太學、武學、京學、宗學諸生黄愷伯等皆上書論不當起復，不報。

初，嵩之從子璟卿以書諫曰："伯父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寖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削而改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叙理者有之，丁艱未幾而遽被起復者有之。借曰釀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而得之乎？徒聞苞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成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敵，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别之傑。為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援荆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奥。是以饑民叛將，乘虚揭危，侵軼沅、湘，摇蕩鼎、澧。江陵之勢尚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卧？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内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南渡之疆土，惡能保金甌之無闕也。盍早為之

圖，上寬九重之憂，下慰雙親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彊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出師不效之咎，雖欲優游菽水，其可得乎？異日國史不得齒於趙普之列，而乃厠蔡京之後，何面目見我祖地下乎？”

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嵩之為公論所不容，居閒十有三年，卒，謚莊肅。德祐初，奪謚。

李鳴復，瀘州人。進士。端平、淳祐中，兩入樞府，三為參知政事。別之傑，郢州人。進士。累典方州，再入參知政事。金淵，臨安人。進士。淳祐中，同簽書樞密。三人皆附嵩之以顯，碌碌無可傳，故削之。

贊曰：侃胄庸穢，躐居權倖。小人蒙之，如狂斯騁。彌遠强幹，奸足任悍。衆正所激，顯爲士難。清之循臣，末路稍紛。嵩之見惡，幾成跋扈。

崔與之余玠等列傳第四十二

崔與之　余玠　賈涉　陳韡　向士璧　杜杲　王霆　王登　楊棁　張惟孝　畢再遇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黄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游太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由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

知新城。歲歉，有强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為止。開禧中，授廣西提刑，徧歷所部。朱崖地産苦葽，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為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為榜免。瓊之人次其事為《海上澄清録》。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乃疏論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

召為金部員外郎。時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决，吏為欺者必杖之。金南遷於汴，朝議疑其

進迫，特授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奏選守將、集民兵為邊防第一事，浚濠廣深，疏塘水以限戎馬。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楚州役繁，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

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召外兵以集事，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懷僥倖。都統劉琯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全軍覆没。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鄰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遺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併力剿逐，勢必不能久駐。"與之自劉琯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和亦寢。

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啟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有警，西未必能疾救，西有警亦然。制閫俯瞰兩淮，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朝廷，必緩誤矣。"議遂寢。

召為秘書少監。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不容緩。"前後累疏，每歎養虎將自遺患。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與之戒以同心體國，於是戎帥協和，軍政始立。

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夏人不至，遂有皁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逾年，夏

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求援兵。與之使言曰："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或有相傷，則失好。"夏人不復有言。

初，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呼延槭扣洋州以歸，與之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諜得之，自是上下相疑，人無固志。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厚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沔帥趙彦吶有時名，與之察其大言亡實，他日誤事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

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為臨邊，金人乃退。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游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端平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與之聞之頓足浩歎。俄受廣東經略安撫使。

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逾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洎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者僇之，餘分隸諸州。

拜右丞相，力辭。乃訪以政事孰當罷行，人才孰當用舍，與之奏："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迫於好名，未免任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炳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為國，言未脱口，斥逐隨之，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然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

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内臣不可令采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帝嘉嘆，趨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乃得致仕。

自領鄉郡，不受廩禄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遺戒不得作佛事。薨，謚清獻。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為白鹿洞諸生，嘗攜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脱身走襄淮。時趙葵為淮東制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幕中，與元兵戰汴城有功。

淳祐元年，陞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胄之彦，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為粗人，斥之為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

尋授四川安撫制置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

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遥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不聊生，鹽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粗定。

祐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供帳一如帥所居，下命曰："集衆思，廣忠益，孔明所以用蜀也。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

播州冉氏兄弟璡、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辟召不起，聞玠賢，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庭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乃為設宴，酒酣，坐客方紛紛競言所長，璡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墨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為西蜀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己。"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權發遣合州，璞權判州事。徙城之役，悉以任之。命下，一府同辭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

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棋布星列，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為必守計。移金戎於大獲，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移利戎於雲頂，氣勢聯絡。

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與元兵大戰於嘉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蟆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至用醋灌鼻，惡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脇取金帛，蜀人苦之。且悉斂部將倅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皆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人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

玠久欲誅夔，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蜀人知有吳氏，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為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

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之。乃薦成為文州刺史。

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遣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然常疑玠圖己。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為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又陰嗾世安求玠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一夕暴下卒。或謂仰藥死。

玠之治蜀也，任張實治軍旅，王惟忠治財賦，朱文炳接賓客，輕徭薄征。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詫，進蜀錦蜀箋，過於文飾。又置機捕官，寄耳目於群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齎志以没。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知盱眙軍。淮人季先説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先招石珪等，號"忠義軍"。珪等及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等以漣水諸軍渡淮焚掠，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

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附降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間侯景遣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况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啖餓虎，啖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刑兼楚州。涉遣諭珪等逆順禍福，珪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人大入，以計誘

珪等。涉慮珪為金用，亟遣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珪屢破金人，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

忠義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衆，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軍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使主勝客。涉又遣李全取海州，復取密、濰。青州守張林以州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分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郡。擢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

金攻黄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於朝，涉遣李全等赴之。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貧窶無聊，能輕財與衆同甘苦，故下樂為之用。逮為主帥，所為反是，衆皆不平。近棄西城，免死為幸，若無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金人破黄入蘄，安慶甚危，全馳至，遂定。先是，蘄州受圍，余晖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為血，前帥不敢問。涉斬晖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

初，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珙還，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亟宜圖之。"彌遠不懌，李全卒以璽賞為節度使。涉又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憂。"彌遠不以為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

耶?”

涉時已疾,值金人大入,强起視事。金將合連等率細軍三道度淮,涉以合連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驍將,所謂“賽張飛”者,既歸宋,金人怒,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他軍不及也。惠率軍出戰,金人大敗,細軍喪者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銅印之屬上於朝,卒。

涉父偉嘗貽書趙雄,論武興守吴挺之横,陛對,又乞裁抑郭杲兵權,後反為所擠以没。涉弱冠直父冤,泣愬闕下。子似道。

陳韡,字子華,侯官人。嘉定中,賈涉開淮閫,辟京東、河北幹官。韡謂:“山東、河北遺民,宜使歸耕其土,給耕牛農具,分配以郡内之貸死者。然後三分齊地,張林、李全各處其一,以待有功者。有河南首領以三兩州來歸者,與節度使,一州者守其土,忠義人盡還北。然後括淮甸閑田,仿韓琦河北義勇法,募民為兵,給田而薄征之,擇土豪統率,鹽丁又别廩為一軍,此第二重藩籬也。”

紹定二年,盜起閩中,以為福建招捕使。韡習土民為兵,賊趨邵武,勢益熾。時有議當招不當捕者,韡言:“始者賊僅百,計招而不捕,養之至千,又養之至萬,今復養之,將至於無算。求淮西兵五千人可圖萬全。”賊急攻汀州,韡親提兵至沙縣,所至克捷,諭降連城七十二砦,汀境皆平。四年,躬往邵武捕餘寇,賊首晏彪迎降,韡以其力屈乃降,卒誅之。衢州寇破常山、開化,韡命李大聲提兵夜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算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

皆大哭，急擊之，衢寇悉平。

六年，贛寇陳三槍據松梓山砦，出没江西、廣東，所至屠殘。韓謂盜賊起於貪吏，劾其尤者二人。又謂："寇盜稽誅，以臣下欺誕、事權渙散所致，若决計蕩除，數月可畢。"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韓遣將齊敏、李大聲分兵截賊糧道，韓親督諸將，乘春水未生，薄松梓山。賊悉精鋭迎敵，旗幟甚盛。韓步騎夾擊，又縱火焚之，士皆攀厓上，賊巢蕩為烟埃，賊首張魔王自焚。三槍中箭，翌日，追及下黄，又敗之，餘衆薙獮略盡。三槍遁至興寧，就擒，斬於隆興市。

淳祐四年，拜參知政事。卒，謚忠肅。

崔福者，故群盜，嘗為官軍所捕，會夜大雪，方與嬰兒同榻，兒寒啼不止，福不得寢，覺捕者至，因以故衣擁兒口，遂逸去。因隸軍籍。初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又累從韓捕賊，留隆興。

既而韓移金陵，而福猶在隆興。屬通判與群僚燕滕王閣，福恚其不見招，道遇民愬冤者，福攜其人直至飲所，責以郡官不理民事，麾諸卒盡碎飲具，官吏皆惴恐竄去。韓知之，遂檄建康，署為鈐轄。

會淮兵有警，王鑒出師，請福行，韓因厚遣之。福不樂為鑒用，遇敵不擊，托以葬女擅歸，亦不聞於制置司。鑒怒，遂白其前後過惡，會韓亦惡其跋扈，遂坐以軍法，福勇悍善戰，其死也，軍中惜之。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負才氣。合州告急，制使馬光祖命士璧赴援，數立奇功。開慶中，授湖南安撫使、

知潭州。元將攻圍急，士璧極力守禦，潭圍遂解。似道入相，疾其功，諷御史劾罷之，送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後元善知吉水，俄得狂疾，常呼士璧。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從江淮制使李珏幕下。滁州受兵，杲往援，民蔽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杲啓鑰納之。辟監察崇明鎮，總領岳珂議不合，慨然引去。珂怒，杲曰："可劾者珂，不可强者杜杲。"珂竟以負廬錢劾。

辟廬州節度推官。浮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爭餉金幣，悉封貯一室，將行，反之。遷淮西轉運判官，詔問守禦策，杲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内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時在外諫出師者惟杲一人。後果敗。再知濠州、安豐。屢與元兵大戰。丞相李宗勉曰："帥淮西無逾杜杲者。"進制置副使。

淳祐元年，奉祠。帝曰："杜杲兩有守功，若脱兵權，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建康。復與元兵戰真州。進兼吏部尚書。梁成大子賂當國者，求銓試，杲曰："昔沈繼祖論朱文公，成大亦論真文忠公，皆得罪名教者，子孫宜廢錮，安得仕？"

子庶，字康侯，通宋典故，從父兵間，習邊事。杲在建康，庶權知真州。大修守禦，具積排杉木殆十萬株。累遷廬州安撫副使。與元兵戰於望仙、白沙城。開慶元年，授兩淮制使，卒。

王霆，字定叟，東陽人。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喬行簡考藝別頭，喜曰："吾為朝廷得一帥才矣。"鎮江都統趙勝辟為計議官。時李全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行，霆慨然曰："豈臣子辭難之日！"乃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不利。

召試閣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橅，曰機會。顧今曰規橅安在哉？守令惠養未加，將帥拊循未至，官有土地而荒蕪，民因賦役而破蕩。獄訟類成冤抑，銓曹率多掩留。薦舉無反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刺不徇公，微官易以迕意而遭譴。以言郡計，則托於囊橐苞苴；以言戰功，則私於親昵故舊。至如降卒中處，養虎遺患，皆規橅之不滿人意者。規橅既立，然後義旗一麾，諸道並進，臣力尚壯，願效前驅。"帝稱其言可采。

北兵至浮光，民奔遁，相屬於道。朝論以霆知光州。冒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分遣間探，整飭戰守之具，光人遂安。知高郵軍。時議出師，霆以為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故諸軍畢行，惟高郵獨遲，由是與時迕，讒者益衆。知蘄州。貽書丞相杜範，乞瞰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蘄春置於龍眼磯，安慶置於孟城，滁陽置於宣化。不報。卒。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出制使孟珙幕府。吴淵為制使，邊事甚亟，具書幣招之。登方與客奕，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問："牛幾何？可盡發犒師。"淵慨然曰："事亟矣，奈何？"登曰："亟呼諸將共議。"衆至，歡躍。登曰："用兵患不一，登書生，不過馮軾觀戰，請五大帥中擇一人

為節制。”淵即書銀牌曰：“監丞代某親行，將士用命不用命，賞罰畢具申。”登至沙市，椎牛釃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同骨肉，今日之事，登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主帥；諸將有一不用命，登有制劄在，不敢私也。”衆聽命，竟立奇功。趙葵為制使，見登握手曰：“景宋一身胆，惜相見晚也。”

馬光祖為制使，辟參謀官。有讒於光祖曰：“京湖知有王景宋，不知有馬制置，不久易位矣。”光祖疑焉，出登屯郢州。開慶元年，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登經理軍事，忽絶倒，五藏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視几上文書，俄而卒。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

楊棪，字純父，臨川人。里陳氏館之，代陳中選，陳謝之萬緡，輦以入倡樓，篋垂盡，夜忽呼，自曰：“純父來此何焉？”明日遂行。用故人薦，出淮閫杜杲幕，杲曰：“風神如許，他日不在我下。”由是治法征謀多咨於棪。逾年，安豐被兵，棪請行，以奇策解圍。

棪念置身行伍間，騎射所當工，夜以青布籍地，乘生馬以躍，初過三尺，次五尺，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制使孟珙辟於幕，嘗用其策，呼為“小子房”，與之茶局，周其資用。棪以本領錢數萬費之，總領賈似道稽數責償，珙以白金六百令棪償之，棪又散之賓客，酣歌不顧。似道欲殺之，棪曰：“漢高祖以黄金四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公乃顧此區區，不以結豪傑之心耶？”似道始寘之。珙嘗燕客，有將語不遜，命斬之，棪從容曰：“斬之誠是，第方會客廣

謀議，非其時非其地也。”珙大服。未幾，有大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揆為動色，因嘆曰：“大將立功，庭參納拜，信兜鍪不如毛錐子也。”於是謝絶賓客，治進士業，遂登第，調麻城尉。

向士璧守黄州，檄入幕。無何，得心疾，曰：“我不可用矣。”趙葵為京湖制使，挾與偕行，王登迓於沙市，極談至夜分，揆退曰：“王景宋滿身是膽，惜欠沉細，恐終以勇敗。”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射。城中亂，爭出關。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壯鉅，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非汝即我，若有能殺我者，得此舟。”衆披靡，遂以舟達郢州。

開慶元年，卜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宣撫司姚希德令禁衆，不得登岸。惟孝睥睨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衆船悉登，毋敢亂次。幹官鍾蚩英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我故人也。”具言惟孝平生，蚩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

明日，蚩英導希德，邀之宴仲宣樓。蚩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逾旬，以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希德大喜，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為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吕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父進，從岳飛護衛八陵，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

開禧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遣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為前鋒，倪以八十七人付之，出其不意，進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匡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尋除環衛官。

倪調李汝翼、郭倬取宿州，遣孝慶等繼之，命再遇為先鋒，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裹創旋。問之，則曰："宿州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已為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次靈壁，遇孝慶，駐兵鳳凰山。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郭、李軍潰，敵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分兩道來，再遇令敢死軍二千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敵陣，金人見其騎，呼曰："畢將軍來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絶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裳盡赤，逐北三十里，刺殺其驍將，以功第一，超擢之，除左驍衛將軍。

和好成，累疏乞歸，不允。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卒，年七十。累贈太師，謚忠毅。再遇姿貌雄傑，早以拳力聞，屬時寢兵，無所自見。一旦邊事起，諸將望風奔衄，再遇遂為名將云。

贊曰：封疆之吏，曰予禦侮。故尚智略，亦饒雄武。崔、余、賈、陳，畢及向、杜，一方所賴，庶我麾虎。霆、登、淡、孝，有光行伍。

趙孟列傳第四十三

趙方 附 子葵 范

趙方，字彦直，衡山人。父棠，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棠不為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

淳熙中，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形罰無差，是形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知隨州。和議成，諸郡寖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拔士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時劉光祖以耆德為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和緩。"嘗請光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為戒。

知江陵府。時金逼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為備。荊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焉。知襄陽府。諜知金人來攻，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侵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

未定，觀此益亂人意，我策决矣，惟有提兵臨邊决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

金人圍棗陽急，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方遣扈再興、孟宗政與觀夾擊，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遏於境上。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興等轉戰入棗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復三面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出南門，劉世興出北門，合戰，敗之，金人遂潰。

未幾，復大舉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宗政日夜鏖戰，焚其攻具。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克期合戰，金人大潰。方料金人數不得志於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許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毀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宗政進攻湖陽縣，國與金人戰於北陽，再興破高頭城，遂薄鄧州，金兵遁。

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卧内，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隕於襄陽。謚忠肅。

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統制、總司為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嘗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對，故知名士皆拔為大吏，知名將多在其麾下，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子范、葵。

趙葵，字南仲，方之子。初生時，或夢南岳神降其家，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為之師，又

遣從南康李燔，為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士，恩不償勞，一軍幾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

嘉定十年，金將攻襄陽，圍棗陽，方帥范、葵往戰，敗走之。十四年，金人攻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毋相見也。"至唐州，金將出戰，葵帥精騎赴敵，斬馘萬餘，金人閉門不出。時金人入蘄州者數十騎出山樵，葵帥十四騎逐之，金騎漸益至數百，葵力戰，會范與扈再興軍至，合戰，至夜分始解。

後官軍分二陣，金人背山，亦分為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倖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疊鼓聲始動。未幾，金軍果逼范軍，范疊鼓麾軍突鬬，葵繼進，敵併力向再興，葵率騎橫衝之，金人僵屍相屬，復相持至夜分，金人雖斂而陣如故。葵乃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奮擊，金人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

方卒，通判廬州。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東制使許國檄葵議兵。葵曰："君侯欲圖敵，而坐敵穽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耳。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三萬帳前，敵不敢動矣。"國曰："不如集淮兵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於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强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徒起戎心。"不聽，卒敗。

范知揚州，乞調葵屯寶應備敵。紹興元年，知滁州。李全將入浙西告糴，實欲覘畿甸也。葵上書史彌遠曰："此賊若止於得粟，尚不宜使輕至内地，況包藏禍心，若不痛抑其萌，所謂延賊入室，恐畿内有不諱之憂。"

葵至滁，以地當敵衝要，兩淮門户，命秦喜守青平，趙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全造舟益急，葵復致書彌遠曰："李全既破鹽城，反稱陳知縣自棄城，蓋欲欺朝廷以款討罪之師，彼得一意修舟楫，或直浮海以擣腹心，奸謀若觀火。葵自聞鹽城失守，日夕延頸以待制帥之所設施，今乃聞遣王節入鹽城祈哀於逆，遣二吏入山陽請命於賊婦，堂堂制閫，如此舉措，豈不墮賊計，貽笑於天下？葵非欲張皇啟釁，李全決非忠臣孝子。丞相苟聽葵言，發兵討叛，則可以安社稷，不然，葵不知死所。"又言於朝曰："大逆不道，無如李全。前此叛逆未彰，今已破蕩城邑。若朝廷更從隱忍，何以為國？"

彌遠猶未欲興討，參知(攻)[政]事鄭清之贊決之，乃加葵淮東提刑。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葵親出搏戰，賊呼城門請葵出，全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絶我糧餉，我非叛，背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絶汝錢糧？汝曰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

四年，殺全，詔授葵淮東制置使、知揚州。端平元年，朝議收復三京。時盛暑行師，汴堤破決，水潦泛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固。未幾，北兵南下，渡

河，發水牐，兵多溺死，遂潰。而范上表劾葵，詔降一秩。葵前後留揚八年。淳祐九年，拜右丞相。咸淳元年，封冀國公。舟次小孤山，薨。是夕，五州星隕如箕。謚忠靖。

趙范，字武仲。嘉定十四年，出師唐、鄧。孟宗政時知棗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黄，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蘄、黄，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黄之敵正鋭，曷若先搗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吾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敵在蘄、黄，師日以老，然後回師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

十七年，知揚州。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范欲修軍政，懼其漏泄，乃時饋勞二家，既大喜，即遣徐晞稷書，令教二人挈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賚以遣。有孫海者，其衆亦八百，范併請抽還楚州。别籍民為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

彭義斌□□□□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制置使趙善湘曰："若以義斌蹙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有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葵摘淮西精鋭萬人與會於楚州，出許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琯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琯，須用親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

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静之福。會

全且至，范又獻計曰："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蹙之於喪敗之餘易，圖之於休息之後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若廟算果定，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養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

范乃為書謝廟堂曰："今人無不知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内無卧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為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晞(積)[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惡其為傷人之言，何哉？賊見范為備，他日必將指范為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為宋晁錯。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奸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彌遠得書，為之動心。

三年，彌遠訪將材於葵，葵以范對。進范淮東提刑兼知滁州。范曰："弟薦兄，不順。"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防哉？今或謂巽辭厚惠可以啖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為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

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畜，不過分兵掠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剿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必人人思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一年可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又恐見討，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兵，恐速賊禍。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揚哉？設賊犯揚，是送死矣。”

紹定三年，為淮東安撫副使。又為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調王明本軍駐太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為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洲，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圍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皋無益也。”又遺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決，遂戮全。

入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范至，則倚王旻、李伯淵數人為腹心，朝夕酣狎，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因掠城中。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為敵有。蓋岳飛收復約百五十年，生聚繁庶，

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落職，送建寧居住。後卒於家。

孟宗政　附　扈再興　孟珙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遂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略。開禧二年，金圍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宣撫吳獵奇之，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京西鈐轄。

嘉定十年，金人攻棗陽，方檄宗政與扈再興、陳祥分為三軍，設伏三所，蹀血以戰，金人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駭遁。方聞捷大喜，差權棗陽軍。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慄。十一年，金帥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將出戰，金人奔潰。

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傅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潴水以提火，募炮手擊之，一炮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夭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陷城，運茅葦直抵圜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地道，創戰棚，防城隕，穿穽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熏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刳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絶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傅正城，深

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擿强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圜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迫前，自昕至昃，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革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金兵死者千餘，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忿，炮愈急。會王大任統銳卒冒重圍轉鬬入城，内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横尸徧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為荆鄂都統制。宗政以迫濠而陳，乃於西北濠外潴水為灣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發廩贍之，為給田，創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没唐、鄧間，威振境外。俄病疽卒。

扈再興，淮人。有膂力，善機變。每戰，被發，肉袒，徒跣，揮雙刃，奮呼入陣，人馬辟易。

金人攻襄、棗，京西制置趙方檄再興與等禦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同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却，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籍山谷間。既而益兵圍棗陽，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蒺藜者十蹈七八。敵却走，金帥完顔訛可擁步騎傅城，再興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壩者佯走，金人爭壩，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創對樓、鵝車、革洞，决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面具，披氈，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窮而去，棄旗甲輜重滿野。

再興又破順昌縣，進攻唐州，金騎、步出城迎戰，金兵殲，乃斂髑髏立人頭堠。尋病卒。

孟珙，字璞玉，宗政子。嘉定十年，金人攻襄陽，珙料其必窺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翌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之。

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父子相失。珙入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脱宗政。十二年，完顏訛可攻棗陽，珙取他道劫金砦，破之，金人遁。

理宗即位，授忠翊郎。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帖然。紹定元年，珙創平堰於棗陽，溉田十萬頃，使軍民分屯，年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

六年，元將傔盞追金主守緒，逼蔡。檄珙戍鄂，討金唐、鄧將武仙。仙時與武天錫欲迎金主入蜀，鋒鋭甚。天錫者，鄧之農夫，聚衆為邊患。珙逼其壘，一鼓拔之，斬天錫。制置司檄珙問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吕堰，則八千人不為少，然須各砦受節制乃可也。"而金人果逼吕堰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

初，仙屯順陽，為宋軍所撓。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司是之。

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珙問仙虚實，儀陳："仙所

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岾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岾山、沙窩孤立，三帥成擒矣。”珙翌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為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青揭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又破默候里砦。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吾招之乎？”儀曰：“晉德與王顯、安威故舊，招之必來。”乃遣德行。儀又請選婦人三百為逃歸，懷招軍榜以向。珙從之。威見德，叙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即日乞降。德復請珙遣劉儀候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解甲，珙入陣，周視良久，如素所撫循，饗以牛酒，皆醉飽歌舞。珙料武仙將上岾山絶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岾山，駐軍其下，前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厓谷，山為之頹，棄鎧甲如山。

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九砦，蓐食啟行。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吴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易服而遁，降其衆。

元兵約共攻蔡，制使命珙以二萬人行，金兵由真陽、横山南來。珙鼓行而進，敗之。倂盞遣三人來迓，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倂盞喜，約為兄弟，酌馬湩飲

之。金兵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得蔡降人，言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死守以防突圍。"珙與傅鑒約南北軍毋相犯，决堰水，布虎落。傅鑒遣張柔帥兵五千人城，金人鈎二卒以往，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命諸將奪柴潭樓。蔡人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珙决而注之，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為油，號"人油炮"，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説止之。

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絶糧已三月，鞍韉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率師向南門，萬衆競登，大戰城上，執其參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置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烟焰未絶。"珙與傅鑒分守緒骨，得金鎰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

太常寺簿朱楊祖朝八陵，諜云元兵傳宋來争河南府，淮閫刻日進師，衆畏不前。珙曰："淮東之師，由淮溯泗、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是晝夜兼行，與使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歸。帝問和議，對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

知黄州。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為屋居之。又慮兵民雜處，因高阜為三砦，以居諸軍。元兵攻襄陽，江陵危急，詔遣援，衆謂無逾珙者。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破砦二十有四。

嘉熙初，元兵入漢陽，黃守王鑒江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將士彌月苦戰，病傷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知岳州。檄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荆門軍。初，詔珙收復襄、荆，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饋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所至以捷聞。珙奏："襄、樊為朝廷根本，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

諜報元兵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元將入蜀，珙遣張舉間道抵均州防遏。元兵度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條上流備禦宜為藩籬三層：乞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為第一層；備鼎、澧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會諜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順陽，乃遣將分路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乃分兵入蔡，火其積聚。拜四川宣撫、知夔州。

四川制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勇於私鬬，豈不愧廉藺之風？"馳書責之，二人得書大慚。淳祐三年，元兵至三川，珙下令，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斬之。

元兵至瀘，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從出，憂一。江防，上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川，灘磧十餘里，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憂二。今尺籍數

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憂三。陸抗有言：'荆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當傾國争之，若非增兵八萬，雖韓、白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略相似。"

四年，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彼則搗我虚，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珙登江陵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乃修復内隘十有一，别作十隘於外。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繞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

珙奏："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没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賜焉。

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絶。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為質。珙白於朝，不從。嘆曰："三十年收拾中原，及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卒於江陵府治，謚忠襄。

珙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凛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絶滋味。其學邃於《易》，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贊曰：方有葵、范，宗政有珙。材武世勳，鷹揚將種。淮南漢北，屏蔽斯鞏。以捍金元，不負恩寵。

李全列傳第四十四

李全 附 子壇

李全，濰州人。農家子。銳頭蜂目，弓馬趫捷，能運鐵槍，時號"李鐵槍"。

金主徙汴，遺民保巖阻思亂。劉二祖起泰安，死，霍儀繼之，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等附之。楊安兒起，掠莒、密，以舅劉全為帥。全與兄福聚衆數千，劉慶福于洋等附之。金遣完顏霆討安兒，安兒走死即墨。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衆附，楊氏通焉，遂嫁之。全與霆戰，霆驍將張惠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縶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衆保東海。霍儀為霆所破，儀死，彭義斌歸全。

初，安兒有意歸宋，招禮宋人。定遠人季先嘗為大俠劉佑家厮養，安兒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見知楚州應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純之命先諭意群賊，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尅海

州，于洋尅密州，李福尅青州，始授全京東副總管。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純之接之，號"忠義軍"。

嘉定十二年，山東來歸者不止，權楚州梁丙無以贍。先懇丙預借兩月，然後帥所部往密州就食，不許。請速遣全代領其衆，又不許。丙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金人圍淮西急，帥司調全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至渦口，值金將盧鼓槌等將濟，全掩之，金兵溺淮者數千。進全達州刺史，妻楊氏封令人。

金帥張林以青、莒、密、登、萊、濰、淄、濟南等十二州來歸。始，林心存宋，未能達。會全還濰州，上冢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陳説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己，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表辭有云："舉諸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進全京東總管，徙屯楚州。

十一月，大雨雪，淮冰合。全請於制府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制府遣就盱眙劉埰議，埰集諸將燕全，時青、夏全咸願從。夜半渡淮，向泗東城，將踏濠冰傅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遥謂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全知有備，引去。

十三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説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武也。乘勢取東平，可乎？"於是全合林軍襲東平，繞濠躍馬索戰。全見城阻水，矢石不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砦，中通浮梁往來。金人堰汶水而決之，斷

浮梁，全首尾幾絶，乃北抵山谷。有將貫銀甲，揮長槊，盛兵以出，旁有繡衣女將，馳槍突鬬，幾獲全，諸將至，援全以出，精鋭喪失大半。全乃以餘衆遁滄州，假鹽利以慰贍之。女將者，劉節使女也。

全自渦口之捷，即有輕諸將心。獨先嘗策戰勳，威望不下己，患之。及先卒，全喜而心益貳。制置使賈涉乘先死，收其軍，先黨裴淵等不受，潜迎石珪為帥。涉耻之，乃謀分珪軍，請於朝，出鈐轄印告各六，授淵等。淵等陽受命，然教令皆不納，涉恐。全結府吏，伺知之，乃見涉，請討珪。珪素通好於元，殺淵而挾其衆歸元。漣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涉曰："先在時有三千虚籍，今當覈實。"全即曰："全若朝將此軍，夕與覈除虚籍。"涉遂以付全。翌日，復命曰："初無虚額。"涉始悟全見紿，他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鼓，云金人萬餘在邳州。漣水去邳咫尺，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詐，因寢點軍之議。全請於朝，以劉全為總管駐揚州。全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覃迭為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狎娼，覃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舠艇舟。

十四年，全請於涉，欲與劉琯圖泗州，涉許之。全尅泗州，琯徙盱眙芻米以實之。未幾，盧鼓槌來，全敗，遁歸。十五年，琯再取泗州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戒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度進未必獲，退復受戮，即奔全壁降。全請於制司，官之。

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湊，全使福守之，為窟宅計。全誘商人至山陽，分其貨，福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林，林不能堪。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懼，歸元。福走楚州，林遣涉書詆全，明己非叛。涉咎全，全請為朝廷取之，乃提師駐海州以追林。林走，全遂入青州。涉尋卒。

初，涉迺鎮江八千人於城中，分帳前忠義，屯五千城西，五千淮陰，所以制北軍也。全輕鎮江兵，唯忌帳前忠義。每燕戲下，并召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未能合也。及邱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庶功過有考。"壽邁許諾。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許國自武階換淮東安撫制置使，山陽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闔，至是闕望。因國曾疏全必反，乃謄國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引兵趨山東。

十七年，國之鎮，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慚以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賚十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於國，國誇於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因留青州，國數致厚饋邀全議事，全上謁，賓贊戒曰："節使自當庭趨，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全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已而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席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國大喜，謂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遂

往青州。

寶慶元年，全圖國之意已決，遣劉慶福還楚城，使為亂。一日，國晨起莅事，忽露刃充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理！"矢已及顙，流血蔽面，國走。亂兵害其家，縱火焚官寺，兩司積畜盡入賊。國縋城下，伏道堂中宿焉，尋縊於途。

忠義統領王文信獻計慶福，謀提本部兵歸揚州，生縛州守，以其城獻。其徒有亡入城告變者，時揚之兵皆在楚，知州汪統會同官議，鈐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營，何故見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説止其兵，而以單騎入，俟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統喜，遣之。遇文信於十里頭，置酒相勞苦，文信不疑，聯騎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戮之，統躊躇不敢發。劉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翼之出，館其家。文信知事泄，遂還楚州。

時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劉埰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埰懼夏全復動，乃使卞整將兵視之，訛言盱眙失守，卞整為亂。於是揚州復震。楚州謀帥，以徐晞稷常倅楚州，乃授淮東制置使。趙范時知揚州，得制置印於潰卒中，以授晞稷。全以殺許國事牒義斌等，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仇！"乃斬賚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

時青使人偽為金兵，道邳州，出漣水。全渡淮與鬬，伏發，全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晞稷初至楚，屢令全還

戰馬軍器於制司，全唯唯。退招姚翀及將校飲，酒酣，全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若何？"一人曰："制司必欲追之，不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山東為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翀以告晞稷，翼日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是晞稷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矣。軍器庫止餘槍千數千，全復取去。全欲戰艦，晞稷使擇二艘。全移出淮河，使軍習之。

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獻慶福，皆事機。全發緘，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全大怒，往青州。五月，全攻恩州，義斌出兵與全鬬，全敗。義斌納全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致書沿江制置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者或生擒，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趙范言於朝，不報。時朝廷知義斌功，憚全，未欲行賞。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元兵戰於內黃。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為他臣屬耶？"遂死之。戲下復歸全。

全使人說時青，青聞義斌死，乃附全，自移屯淮陰。三年，趙范奉祠，林珙知揚州。元兵攻青州，全不利，嬰城自守。元築長圍，糧援路絶。朝廷初以力未能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欲圍賊。晞稷畏懦，朝廷謀易帥。劉琯久在盱眙，雅意建閫，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彭忬延譽京師，朝廷信之，以琯知楚州兼淮東制置

使，忙代知盱眙。

琸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自隨。夏全請從，琸素畏全狡，俾留盱眙。忙自揣資望視琸更淺，曰："是欲遺患盱眙也。"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劉制使圖之，收功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夏全欣然領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移屯城内，琸駭恐，然勢不容却，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遣人賂夏全求緩師，乃止。

三年，楊氏使人行成於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玉帛倉廩皆太尉有也。"夏全心動，乃置酒，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更謀逐琸矣。

夏，全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琸精兵尚萬餘，窘束不能發一令。夜半縋城，僅以身免。全既逐琸，暮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目圖己，明日大掠，趨盱眙，欲為亂。張惠、范成進閉門，不得入。全翱翔淮上，狼狽歸金。報至，中外大恐，劉琸尋死。

初，姚翀從賈涉辟楚州推官，全喜其附己，為引重。國之死，全借翀撫定以誑衆。三月，以翀知楚州兼制置。翀至城東，艤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楊氏，用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許翀入城，乃入，寄治僧寺。

時全在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四月，全欲歸元，懼衆異議，乃偽欲自經，而使鄭衍德救之，曰："譬如為衣，有身，愁無袒耶？今北歸蒙古，未必非

福。”全從之，乃納降元。元兵入青，授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為厲階，內懷不安，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偽病旬餘，諸將問疾，慶福不得已亦往。及寢，遥見福卧不解衣，心恐，不得已至床前，見床頭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懼福先發。福疑慶福見害，乃躍起拔刀傷慶福，左右群起殺之。

福以慶福頭納翀，翀大喜。幕客杜耒曰：“慶福首禍，一世奸雄，今頭落措大手耶？”遣奏捷。踣之敗，儲積掃地，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翀促之，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曰：“朝廷開幕如故，獨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制闔以困忠義也。”因乘衆怒，與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鬢，縋城西夜走，徒步歸明州，死。

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楚州不復開閫，就以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縣然。賊徒黨支邑民田以少價抑買之，自收賦以贍軍，猶不給。賊將國安用等嘆曰：“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自劉慶福為不善，怨讎相尋，使我曹無所求食。”邢德等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福及楊氏。於是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之。殺一婦人，以為楊氏，函其首并福首馳獻紹雲。驛送京師，傾朝甚喜。檄彭忬、張惠、范成進、時青往楚州，盡戮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次妻劉氏也。

忬輕儇，每供四總管弄戲，得檄不敢自決，力遜。惠、成進二人即提兵入楚州，議分北軍為五。廟議謂青望重，

惟聽青區畫。省檄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惠等歸盱眙，賊黨復振。紹雲赴樞密禀議，淮東總領岳珂攝知府事。

惠、成進既歸，錢糧缺乏，密納降金，羅鼓槌許之。二人紿忙曰："南北軍易致激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刀。"忙從之。二人每宴忙，必偏迨皂隸，忙不悟。八月，惠、成進燕忙，忙左右知有謀，多不往，忙往如平時。酒中縛忙，忙從者無寸鐵，且醉，皆就縛。即日渡淮輸款，以盱眙附盧鼓槌於泗州。金兵至，開門接之，諸軍不戰皆降，自是金人窺淮益急。

全得青報，慟哭，力告元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歸南必畔，許之。全至楚州，服元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號。安用殺德等自贖。全邀青，青至，全惡青反覆，與登城南樓飲，殺青，馳騎往紿青妻，言青病，見與禱禳，青妻至，殺之，併其軍。

紹定元年，全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全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其柁工，一以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粘筏，厚募南匠，大治舡艭舟，自淮及海相望。七月，全及楊氏大閱戰艦於海岸。全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於元者不缺，故外恭順於宋以就錢糧，往往貿貨輸元。宋亦以少寬北顧，遣餉不輟。

二年，全以糧少為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也。三年二月，御前軍器庫火，得縱火者，楚州軍穆椿也。全欲銷宋兵備，故使椿行，且伏奸於外，謀入為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

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諸將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利。"八月，全糴麥舟過鹽城縣，知揚州制置翟朝宗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衆徑搗鹽城，入據之。知縣陳遇逾城走；公私鹽貨皆没於全。全言於朝稱遣兵捕盜過鹽城，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未免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為罷朝宗，通判趙璥夫暫攝事。

全造舟益急，至發冢取柘板，煉鐵錢為釘鞠，熬人脂搗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紿璥夫以元為詞，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絶。全得米，即輸鹽城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全復言於制置司云："全歸三年，淮甸寧息，奈趙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自為政，使全難處。全欲决定去就，親往鹽城存劄。若有疾全者，如趙知府輩，便可提兵决戰。如能滅全，高官重禄，任彼取之；倘不能滅，方表全心。"善湘見之甚憤，范亦請調兵。

時彌遠在告，鄭清之深憂之，力贊討全，帝意决。進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副使，葵淮東提刑，下詔削全官爵，停給錢糧。全兵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弩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奄至堡砦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濠淺，每曰："設有寇至，未圍大城，先襲堡砦，何可不備？"盛暑中督兵浚濠，人皆苦之。既浚，勝决新塘水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

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勝開水門納賈舟千餘艘，活者數千人，糧貨不與焉。

全塞泰州城濠。于邦傑等通全，戒守者無得發矢，俟薄城而蹙之，全得距堙。宋濟恐，出獻錢二百萬以降。邦傑開門導全，全入坐郡治，濟發帑出所獻錢，全曰："獻者，獻汝私藏耶？若泰州府庫，則我固有，何假汝獻為！"全聞范、葵既入，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先取通泰，今二趙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莫敢對。既而曰："今惟有徑搗揚州耳。"全悉衆攻揚州東門不利，請見葵，全隔濠立馬相勞苦，葵切責之，全彎弓抽矢向葵而去。引輕騎犯南門，范、葵出軍迎擊，乃去。

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傅城下，宗雄武獻計曰："城中素無薪，若築長圍，三城自困。"自是賊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平山堂，布置築圍，指揮間暇。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全分路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四年正月，范、葵累與全戰，互有勝敗。

始，全反計雖成，然多顧忌。邊郵喜事者欲挾賊為重，或陰贊之。及削全官爵，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以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是晚，宴元宣差，宣差激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取誥敕，朝服南向再拜，焚之。有朐山于道士者，全尊為軍師，及見全焚誥命，謂人曰："相公死明日，我死今日矣。"有人問之，曰："朝廷以安撫、提刑討逆，然為

逆者，節度使也。豈有安撫、提刑能擒節度哉？詰敕既焚，則一賊爾。賊固安撫、提刑所得捕。”因入見全曰：“相公明日出帳門必死。”全怒以為厭己，斬之。

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為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鬬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軍蹙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司軍奮長槍二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群卒碎其尸，而分其鞭馬器甲。

後賊軍周海請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葵使人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靈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至是果然。

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三月，禡祭，有梟鳴於牙纛，占之吉，別遣余子不取鹽城。四月，范、葵遣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萬餘，城中哭聲振天。五月朔，天大霧，官兵攻上城，賊守者尚卧，倉皇起鬬。官軍互踏肩為梯，前者或墜，後者繼至，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楊氏諭

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柱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耳。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請降可乎?"衆曰:"諾。"翌日,楊氏絶淮而去。賊黨款於軍門,范等陽許以誤之,遣范用吉入城諭賊,衍德等許獻玉帶,犒軍黄金四千兩。范曰:"我欲款賊,賊更來款我。"衍德等自知降亦不免,乃送款於金。

六月,大戰於河西三砦,賊大敗,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行,淮陰降金。繼得探報云:宋師遲一宿攻城,淮安亦為金有矣。楊氏竄歸山東,金後以彭王妃誥命召之,不肯出,又數年而後斃。

全子松壽,又名壇,仕元為江淮大都督。嘗窺海道,犯淮安。景定三年,以漣海三城來歸,獻山東郡縣,請贖父過。詔授壇保信寧武軍節度使,封齊王,復全官爵。明年,元兵圍濟南,壇兵敗,死。

贊曰:乘亂竊踞,盜賊之猛。飢噬飽颺,總之不靖。危哉專制,幾同侯景。

喬李董杜謝程吴王葉列傳第四十五

喬行簡　李宗勉　董槐　杜範

附　范鍾　徐元杰　劉漢弼

喬行簡，字壽明，東陽人。學於吕祖謙之門。歷官淮南轉運判官。理宗即位，行簡貽書史爾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上疏曰："夫賢能才識之士，陛下蓋嘗召用之矣。凡内外大小之臣，囊封來上，陛下亦嘗見之施行，且褒賞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之為具文，蓋以所召非風節素著、持正不阿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理亂，取之以示吾聽受。豈無深憂遠識，忠言至計，固未聞采納也。其人或以職業有聞，或以言語自見，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見其置散投閒，倏來驟去，皆以為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是而致謗。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

進簽書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陛下内廷舉

動，皆有稟承。小人蠱惑干求，猶有所憚。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一為所誤，勢必假采聽之言，而傷動善類，設衆人之譽，而進拔儉人，借納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險佞之奸。人主威權，將為所竊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絰在身，愈當警戒。宫庭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

又言：“時青者，以官則國家之節度，以人則邊陲之大將。一旦遽為李全所戕，跋扈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敢恕。彼知朝廷一用柔道，威斷不施，烏保其不遞相視效？”

又言：“山陽民散財殫，非凶賊久安之地。揚州城堅勢壯，足以坐制全淮。此曹未必無窺伺之心，或為所入，則淮東俱非我有，不可不慮。”

又諭：“李全攻圍泰州，剿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賊氣貌無以逾人，未必有長算深謀，直剽捍勇决能長雄於其黨耳。況其守泗之西城，則失西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青社，則失青社，既又降北，此特敗軍之將。十年之内，自白丁至三孤，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人情共憤。惟决意行之。”

拜參知政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入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英君必先治内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内治，其已舉乎？上有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

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貨自如。欲行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值而不殊。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作之而不應，乃欲制奸雄而折强敵，其能盡如吾意乎？自古帝王，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數十年來，上下懷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勇往直前之士？蓄怨含憤，積於平日，遇敵則奔，皇恤其他。人心如此，遽欲驅之北鄉，從事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饑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荼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萬一兵興於外，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奸心？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鬬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接納降附，即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今之饋餉累歲不已，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何以給之？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理遼遠，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倘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韓、彭為帥，恐無以為策應也。”

尋拜右丞相，師得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并策免。既去，而獨趨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陲、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史。

晚年，子孫俱没，無後。其乞歸田表云："少壯老百年，已逾八袠；祖子孫三世，僅存一身。"嘉興四年，封魯國公。薨，謚文惠。

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宏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致顯達，舉錢時、吴如愚，皆當時隱逸之賢者。

李宗勉，字强父，富陽人。遷著作郎。李全叛謀已露，人莫敢言。宗勉累疏及之，又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諂)〔諂〕，揣所悦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誣，則理亂安危，孰從上聞？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為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之旅，坐糜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於調度。欲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州縣聚斂者多，民生窮蹙，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至。救焚拯溺，可不亟謀？"

端平中，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士卒未鋭，資糧未充，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變生倉猝，將何以濟？乞飭沿邊將帥，毋好虚名而反受實害。"

已而洛師潰，又言："内降之弊，謂王府后宅之宫僚，

戚里閹寺之恩賞。綸綍直下，不經都省；竿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大臣所當執奏。夫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為嫌，不以救過為急，每事希旨迎合，迨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亦多矣。"又言："江面可藉以無憂者襄州，今襄州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不足恃，事迫勢蹙，必有存亡之憂。"

淮西制置史嵩之就鄂建牙，宗勉言："荆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脈絡相連，可以應援。邈在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若云防江為急，欲藉嵩之於鄂渚經理，然齊安正與武昌對，如就彼措置防阨，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當令嵩之移司齊安。"

又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絶，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邱墟。陛下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服御飲宴，一從簡儉。放後宫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止錫賚，絶工役，出内帑諸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為三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强壯者，以充兵。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為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

進工部侍郎。復疏言："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入為宴安所移。切劘於廣厦之間，而退為便佞所惑。不聞

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褒録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内儲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為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為憂，則誰復為陛下憂？"

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皆今所當為。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致虚損歲月，坐失事功。"拜左丞相，時稱為公清云。卒，謚文清。

董槐，字庭植，定遠人。少喜言兵，讀孫武、曹操之書而自負。貌甚偉，廣顙豐頤，美髯。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永怒而嘻曰："不力學，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槐心愧，乃自摧折，聞輔廣者，朱熹之門人，往從之。

嘉定中，為廣德軍録事參軍。民有誣富人李楠應李全，白郡，捕繫之獄。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為反者解説，族矣。"槐曰："明知枉，而擠諸死以傅法，法豈謂被告者枉不枉皆殺乎？"頃之，守以憂去，槐攝州事，卒脱楠獄。

嘉熙元年，提湖北刑。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槐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彦直奪吾歲請，吾屬將責之償，不為亂也。"槐坐馬上，召彦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賻彦直之家。

三年，知江州。流民渡江來歸者十餘萬，議者謂："方軍興，郡國急儲粟，不暇食民。"槐發粟振之，至者如歸。時襄、漢、揚、楚之間，豪傑皆自相結，以保其族，無賴者往

往去為群盜。翟全寓黃坡，稍出鹵掠。槐令客說下全，用為裨將。於是曹聰、劉清之屬皆來歸。

淳祐四年，進江東安撫。軍政弗治，乃為三等賞以教射，歲餘，盡為精兵。權廣西提刑。至邕州，與交阯約五事，於是遣使來獻方物、大象，南方悉定。寶祐三年，拜右丞相。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為，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者率滿歲而遷，嗜進者始不說矣。槐又言於帝曰："臣為政而有害政者：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政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三者勿去，政且廢。"於是嫉者滋甚。

帝年浸高，漸喜狎佞。丁大全善為佞，帝躐貴之。大全為侍御史，遣客自結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弗喜己，銜甚，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見，極言大全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奸(衷)〔衮〕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奸，不可與俱事陛下。"即乞骸骨。時大全亦劾槐，書未下，自發省兵迫遣之。

後進封許國公。一夕，天大雨，烈風雷電，槐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為諸生說《兑》、《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半對，遂薨。謚文清。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端平初，入對，言："陛下覽政兩年，未睹更新之效，而有浸不如舊之憂。其原不過私之一事耳。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陛下之私，有未去也。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

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

尋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理宗深然之。

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精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大怒,上章丐去,謂範粉飾擠陷。範遂自劾,言:"宰相與臺諫,事關一體,大臣欲扶持紀綱,必崇奬臺諫。聞有妄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中外騷然。範率合臺論其事,清之愈忌之。

改太常少卿,又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游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制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下至禁旅,驕悍難制。望陛下嚴制宮掖,禁約閹宦。"

拜殿中侍御史。因講筵,奏:"臣嘗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負芒之地,豈以

臣絶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巽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疏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轉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奬臺諫為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為弊政。”

時襄、蜀俱壞，復言清之横啓邊釁及其子招權納賄。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為之地。帝以鳴復未見大罪，未即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臣安敢入。”鳴復抗疏自辨，範又極言其寡廉鮮耻。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臣前日嘗奏臺諫為仕途之捷徑，不宜躬自蹈之。”即度江而歸。

嘉熙二年，知寧國府。四年，還朝。首言：“旱暵薦臻，人無粒食，行都之内，氣象蕭條。是内憂既迫矣。新興北兵，乘勝善鬬，中原群盜，假名崛起，疆場之臣，肆為欺蔽，勝則張皇，敗則掩覆。脱乘上流無備，為飲馬長江之謀，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近者妖彗吐芒，冬雷春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饑饉怨氣盈腹，謗言載路。是民已怨矣。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天下之上乎？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人君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内蠱陛下之心，凡今内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端平號為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污穢，殆有甚焉。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人之望於陛下者缺矣。”

遷權吏部侍郎。以久旱，上疏曰："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富户淪落，甚而闔門饑死，相率投江，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浙江，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携從敵，巴蜀覆轍可鑒也。陛下宫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嬪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絶；朝政之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盍詔中外臣庶，陳持危制變之策。"

淳祐三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入都堂，抗言無隱，丞相史嵩之忌之。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留晉之等論範，範遂行。

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人皆以為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範奏曰："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爵禄市私恩，故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習於見聞，乃以近年弊政為祖宗成法。如以臣言為是，上下堅守，則諛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

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籠架，非範所屑為也。"珙感服。卒，謚清獻。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中，以崇政殿説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悦。淳祐五年，拜左丞相。六年，請告。鍾為相，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謚文肅。

徐元杰，字伯仁，上饒人。聞陳文蔚講書鉛山，實朱熹門人，往師之，後師事真德秀。遷校書郎。言皇子竑當置後。時諫官[蔣]峴方力排置後之説，元杰遂謁告歸。

淳祐元年，知南劍州。郡有延平書院，率郡博士會諸生親為講説。拜將作監。丞相史嵩之丁父憂，有詔起復。元杰輪對，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何至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臣特為陛下愛惜民彝，為大臣愛惜名節而已。"帝每從容訪天下事，益申前議。未幾，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起復之命遂寢。

杜範入相，復延議軍國事。每裁書至宗社隱憂處，輒閣筆揮淚，書就隨削稿，雖子弟無知者。一日，輪當侍立，以暴疾謁告，遂卒。

先，元杰未死之一日，方謁左丞相范鍾歸，又折簡察院劉應起，將以翌日奏事。是日，俄熱大作，詰朝不能造朝，夜煩愈甚，指爪忽裂，以死。朝紳及三學諸生往吊，相顧駭泣。訃聞，帝震悼。

（而已）〔已而〕太學諸生伏闕愬其為中毒，且曰："昔小人有傾君子者，不過使之自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

瘴雨不在嶺海，而且在朝廷。望發睿斷大明典刑。”有旨付臨安府逮醫者孫志寧及常所給使鞫治。既又改理寺。大理寺正黃濤謂伏暑證，獄乞無戕。謚忠愍。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累官侍御史。首論濮斗南、葉賁為時相史嵩之腹心，嵩之久擅國柄，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已感末疾，遂卒，謚曰忠。漢弼之没也，太學生蔡德潤等伏闕上書以為暴疾，而程公許著《漢弼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

贊曰：喬多薦達，李收老成。或泛或狹，偏徇難評。范鍾、杜範，頡頏公清。董槐謙兑，如其生平。無救於時，無忝於名。

謝方叔　程元鳳　吴潛　王爚　葉夢鼎

謝方叔，字德方，威州人。歷官監察御史。時劉漢弼、杜範、徐元杰相繼死，方叔言：“元杰之死，陛下既為命官鞫獄，立賞捕奸，罪人未得，將恐紀綱掃地，而國無以為國矣。”

十一年，拜左丞相。屬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盧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大宗正寺丞趙崇璠移書方叔云：“閹寺驕恣特甚，宰政不聞正救，一新人孤立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公議不責備他人，而責備宰相。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授少卿，亦必無可遏之理矣。丞相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必不容不争。是勝亦勝，負亦

勝。况未必去邪?"方叔得書有赧色。

翌日,果得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而天錫去國。於是太學生池元堅等皆論擊允升、宋臣,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及天錫之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解。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方叔罷相。既罷,允升、宋臣猶以為未快,厚賂太學生林自養上書極詆,且曰:"乞誅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内侍初無預。"書既上,乃授方叔宫觀,復以御史李衢劾罷祠。

度宗即位,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粒來進。丞相賈似道恐其希望,諷盧越等請奪方叔封爵。咸淳八年,方叔卒。在相位,子弟干政,若讒余玠之類是也。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淳祐初,知饒州。修城堞,置義阡。拜監察御史。鄭清之久專國相,老不任事,臺官潘凱、吴燧論列,改遷。元鳳疏,斥清之罪,凱、燧得召還。京城災,疏言:"輟土木無益之役,以濟暴露之民。移緡流泛濫之恩,以給顛沛之衆。謹便嬖之防,而不使之弄權,抑恩澤之請,而不至於無節。"言多剴切。

寶祐三年,同簽書樞密院事。蜀境與法沅靖交急,朝廷欲擇重臣出鎮上流,用徐敏子易蜀帥,及用向士璧為鎮撫,元鳳請下荆南調兵援蜀,移吕文德上沅靖,進拜右丞相。會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立辭。度宗即位,拜右丞相,尋罷,卒。

元鳳之在政府也,一契家子求貳令,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有嘗遭元鳳論

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每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

吴潛，字毅夫，柔勝季子。嘉定進士第一。紹定四年，都城大火，潛疏論政災之由："願陛下毋徒減膳徹樂而已，閹宦勿親，女侍勿昵，必敬必戒，不淫不泆。明詔二三大臣，力改弦轍，收忠良，貪殘者屏，懷奸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并進君子、小人以為包荒，毋兼容衮説、正論以為皇極。"

遷淮西總領。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寖廣，百姓狼狽，死者枕籍，得城不過荆榛之區，俘獲不過暖昧之骨，而吾之内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必為變。"自後，洛師潰，潛言率驗。

改權兵部侍郎。言："兩淮俶擾，三川陷没。望陛下念大業將傾，士習已壞，以静專察群情，以剛明消衆慝，警於有位，各勵至公。毋以術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謀相訐，而以識見相先，戮力一心，則衰廢尚可起也。"

淳祐中，進左丞相，對許國公。論國家治亂之原："蓋自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横流，仁賢空虚，名節喪敗，忠嘉絶響，諛佞成風，稔成兵戈之禍。章鑒、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躋要途。蕭泰來等群小嘑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今。沈炎實趙與懃之爪牙，而任臺臣，甘為之搏擊。奸黨盤據，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為之。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不報。

元兵日逼，帝將遷都越，訪之潛，亦謂然。帝曰："卿將如何？"潛曰："臣請死守。"帝曰："卿欲為張邦昌耶？"已不果遷，元兵亦退。帝曰："朕幾為潛所誤。"屬將立度宗為太子，潛密奏曰："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以炎劾落職，責循州。似道乃使武人劉宗申毒潛，潛鑿井卧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端坐而逝。潛既没，似道歸罪宗申，貶之以塞外，議許潛歸葬。德祐元年，復官。潛傳有增。

王爚，字仲翔，新昌人。咸淳八年，為左丞相。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於是始降詔切責似道。六月朔，日食，爚奏曰："食不盡僅一分，白晝晦冥者數刻，陰盛陽微，災異無有大於此者。臣待罪首相，氛祲充塞，而未能消，乞罷黜以答天譴。"京學生上書詆陳宜中。宜中在相位，政事多不關白爚，或謂京學之論，爚實嗾之。遂罷爚，奉祠。爚清修剛勁，似道歸天台葬母，過新昌，爚獨不見之。後卒與宜中不協而去云。

葉夢鼎，字鎮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從於母族。淳祐六年，拜軍器少監。轉對，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内有伺隙之巨奸，奇衺蠱媚於宫闈，熏腐依憑於城社。强藩悍將，牙蘗易摇；草竊奸宄，肘腋階變。"十一年，輪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讒説，例視言者為好名，中傷既深，膠固莫解。去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

景定元年，同簽書樞密院事。丞相賈似道欲造關子，

罷十七、十八兩界會子。夢鼎以為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以彗星出，乞解機政，不許。理宗崩，議太子即位，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力辭。似道奏："參政去，則江萬里、王爚必不來。"理宗復土竣事，引疾歸里。

咸淳三年，召進右丞相，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價嘗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及死，其子愬求遺澤，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為恩不己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於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强。"即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希進，汝强與以相印，今乃牽制如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

四年，策楊妃，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不允。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寄，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顔而不得見，甚非立法本意。"

五年，引杜衍單車宵遁故事累辭，扁舟徑歸。宰掾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廉耻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益王即位於閩，召為太師。航海遂行，道不復進，南向慟哭失聲而還。後二年卒。

贊曰：方叔毀去，子弟累之。元鳳避遷，斐俾成之。潛、爚、夢鼎，大奸嫉之。或死或潔，自天佑之。井銘海航，千載稱之。

傅伯成等列傳第四十六

傅伯成　葛洪　黃曦若　袁韶　危稹　程公許
羅必元　王遂　吳淵　吳昌裔　趙逢龍

傅伯成，字景初。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

慶元初，遷工部侍郎。時權臣開邊，伯成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矣，外且望之，舟若堅緻，歲月既久，罅漏寢多，乃欲徼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

相府災，同列相率唁丞相。或以為偶然，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官師相規，時也，以為偶然乎？"丞相色動。出為湖廣總領。朝議欲納金人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棄信誓，乞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劾罷之。

嘉定元年，召對，面論："前失於戰，今失之和。小使雖返，要求尚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成，猶可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帑藏以資敵人，驅降附以絶來者，非計

也。"史彌遠拜相，麻詞有"昆命元龜"語，倪思以為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及其事，帝言："過當者再對。"曰："思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無以思為戒。"李璧謫撫州，伯成言："侂胄之誅，璧與有功。不酌近功，乃追前罪，他日負罪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

伯成未為諫官也，嘗言"彌遠謀誅侂胄，事不遂，則其家先破。侂胄誅，而史代之，勢也。諸公務協和共議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之福。"

拜左諫議。或致彌遠意，欲使有所彈劾，謂將引以共政。謝之曰："吾豈傾人以為利哉？"左遷知建昌府。蔡元定謫死道州，歸葬建陽，乃雪其冤於朝。

知鎮江。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軍于圌山石碑，伯成謂："虛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圌之中，不若兩砦之兵迭戍焉。"圌山砦兵素與海盜為地，伯成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鞫之，獄具，請貸其死，黥隸諸軍。

理宗即位，予祠。聞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蹙然曰："向吕祖儉之謫，吾為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不言，誰當言者？"遂抗疏曰："臣恐陛下不欲聞天下事矣。方今内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郵告急。而廉耻道喪，風俗益媮，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憂邊恤民，以弭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而斥，則是上疏者以共驩之刑加之矣。萬一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史册書之，有累聖治。"常慕尸諫，疏草畢，亟命繕寫，朝服而逝。謚忠簡。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嘉定間，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疏言："今之將帥，其才不得盡知。然拊循士卒，帥之職也。今乃有視生理之稍豐者，誣以非辜，動輒估籍，擇廩給之，稍優者强以庫務取辦芻粟。撫循何有哉？訓齊戎旅，亦帥職也。顧有教閱視為具文，坐作僅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嘗勸懲。訓齊何有哉？況乎沉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圖，專意納交，書幣旁午，妄希升進，不恤國事者乎？乞嚴飭將帥，申警軍實。"帝嘉納之。

拜參知政事。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杜範稱其守正有大臣風。卒，謚端獻。

黄疇若，字伯庸，豐城人。改知廬陵州。常以六月督畸零稅，疇若念民方艱食，取任内縣用錢三千餘緡為民代輸。拜監察御史。首乞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監司。又言："善為國者，必以恐懼修省之訓陳於前；善為相者，必以危亡災異之事告於上。"侂胄敗，疇若疏鄧友龍、陳景俊之惡。先是，江淮督府既罔功罷，不更置，疇若奏："和、戰未決，不遣近臣置幕府，無以統諸將。"帝即日以邱崇為江淮制置使。

朝廷與金約和，金人約函致侂胄首。疇若等奏，乞梟首然後函送敵國。疇若奏："今帑藏無餘，歲幣必睥睨於百姓，願自宫禁以及百官，共為撙節。"都城穀踴貴，詔減價糶米十萬石，於是江浙流民交集，按籍賑濟，以三月後麥熟，各給糧遣歸。疇若奏："乞令覈實，近甸之人，願歸

就田者勿問，其未能歸者，更賑濟兩月。淮民見在都城者，其家既破，人無贏資，必難遽去，仍與賑恤，俟早熟乃罷。"於是詔賑濟至六月。

自軍興費廣，朝廷給會子數多，至是折閱日甚。稱提民愈不售，郡縣科配，民皆閉門牢避。行旅持券，終日有不獲一錢一物者。疇若奏曰："物少則貴，多則賤，理之常也。曷若令郡縣姑以漸稱提，先收十一界者消毀，勿復支出。上下流通，則不待稱提矣。"由是峻令少寬。

知成都府。以平蠻功進一秩。留蜀四年，弊根蠹穴，苗耨髮櫛。上疏請用東南賢士使蜀四路，拔蜀守之若有治功者為東南監司，庶杜州縣姻婭之私。召試禮部尚書。關外軍潰，言者論疇若，落職。

袁韶，字彦淳，慶元府人。為吳江丞。蘇師旦恃倀胄威福，撓役法，提舉常平黃榮檄韶覈田以定役。師旦諭以姻黨求庇，不聽。更定户籍，承徭賦，皆師旦黨，榮亟薦之。師旦敗，知桐廬。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韶至，絶私謁，莫敢撓。錢塘岸歲為潮齧，率取石桐廬，韶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免。嘉定四年，召為太常主薄，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

後接伴金使，使者索歲幣，語慢甚，韶曰："昔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使者語塞。為臨安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遺，里巷争呼為"佛子"。

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李全叛，揚州告急，丞相史彌遠不欲聲討。韶曰："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

整、崔福皆可用。”彌遠從之，遂討全。端平初，奉祠，卒。

韶父為部小吏，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彩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為歸葬計。”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聘財何以酧汝？”曰：“聘財盡以相奉。”且盡出囊中資與之，遂歸。妻迎問曰：“妾安在？”告以其故，因曰：“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妻亦喜，明年生韶。

危稹，字逢吉，臨川人。調南康軍教授。轉運楊萬里按郡，驟見嘆奬，偕游廬山，相與酧倡。調臨安教授。倪思薦之，語人曰：“得此一士，可以報國。”

遷諸王宫教授。稹謂以教名官，而實未嘗教，請開創宗子學，立課試法如兩學，從之。嘉定九年，新學成，改充博士。是歲，春至夏不雨，應詔言：“安邊所征斂之害，與無罪籍没之害；楮幣之改，以一奪二；鹽鈔之吏，以新廢舊；至於沮格軍賞，放散死士，皆足以召怨而致旱。”

番(易)〔昜〕柴中行去國，稹賦詩送之，忤宰相，出知潮州。尋以通徐僑書論罷。久之，知漳州。漳俗視不葬親為常，往往棲寄僧刹。稹命營高燥地為義冢三，約期責之葬，其無主名、有主名而力弗給者，官為葬之。郡有臨漳臺，據溪山最勝處，作龍江書院其上。既成，横經自講，人用歆動。邑令有賄聞者，劾去之，籍其財以還民。尋請歸，與鄉里耆艾七人為真率會。真德秀登從班，舉稹自代，没，又為銘其墓。

程公許，字季與，叙州人。會金人攻閬中，制使桂如

淵遁，朝廷擢李鼐代之，辟公許判施州。時諸將乘亂抄劫，事定自危，以重賂結幕府。大將和彦威懷金寶以獻，公許正色（郤）〔却〕之，彦威慚而退。有獻議招秦、鞏大姓，公許謂山東覆轍未遠，鼐從之。從趙彦吶開閫，行其策。未幾，金人搗成都，大姓者實導之，始服公許先見。

嘉熙元年，御史杜範論執政李鳴復，徙右史，拂衣東歸。鳴復坐政府自若。公許言："志士仁人，嬰逆鱗，賈衆怒，不過為陛下通耳目而已。今也假以職而棄其諫，幸其退而優其遷，則是自蔽其耳目，臣恐自此各起遐心，來者相戒，以為容默，陛下孤立矣。"

淳祐元年，為右正言濮斗南論罷。後杜範薦於上，遷起居舍人。斗南繳還，疏有"臣等恥與為伍"之語，範見疏曰："程季與肯與汝為伍耶？"及逐不才臺諫，擢公許起居郎。帝語之曰："卿一去三年，今用卿，出自朕意。"是日晚命下，嵩之罷，起復相范鍾及範，三制皆公許為之。

時二相尚遜，機務多壅，公許奏："輔臣崇執謙遜，避遠形迹，事幾無窮，日月易失。今最急（矣）〔莫〕若疆場之事，帥才不蓄，一旦欲議易置，莫知所付。九江擇守，至以近所廢斥充其選。況近者言官方以劉晉之、鄭起潛、濮斗南乞正罪示警，而忽聞襲基先之用，所為錯繆。"帝見疏稱善。

右史徐元杰暴亡，公許奏曰："正月侍御史劉漢弼死，四月右相杜範死，六月右史徐元杰死。漢弼之死固可疑，範之死，人言已籍籍，元杰暴亡，口鼻四體變異之狀，使人雪涕不已，謂當盡情研究，務使得實。"疏入，不報。臨安

尹趙與篡奏乞置獄天府，帝從之。公許繳奏："與篡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命臺臣董之。"侍御史鄭寀回懦首鼠，事竟不白，然公論莫不偉公許。

鄭清之以少保奉祠，批復其子士昌職，與內祠。士昌常以詔獄追逮。公許繳奏："士昌罪重，莫若且與甄復，少慰清之，內祠之命宜與收寢。"帝以疏示清之，清之日夜短公許。周坦妻與清之妻善，因拜坦侍御史，劾公許，屏居湖州者四年。召權刑部尚書。

時罷京學類申，散遣生徒，公許奏："京學養士，其法本與三學不侔。莫若權宜以五百為額，仍用類申之法，使遠方游學者得以肄業其間。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弦誦寂寥，遂使逢掖皇皇，市廛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作成士氣。"清之益不樂，授藁陳垓劾公許。

公許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家無羨儲。蜀有兵難，族姻奔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

羅必元，字亨父，進賢人。調撫州司法。郡士曾極題金陵行宮龍屏，迕史彌遠，謫道州，解吏窘之。必元釋其縛，使之善達。真德秀入參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

調福州觀察推官。勢家李遇奪民荔枝園，必元直之。知餘干縣。趙汝愚墓占四周民山，亦為直之。人益壯其風力。賈似道總領京湖，必元疏，以為蠹國脈、傷民命，似道銜之。錢塘有海鰍為患，漂民居，詔方士治之，都人鼓扇成風。必元上疏力止之。帝召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必元風節甚高，為鄉人所尊慕云。

王遂，字去非，金壇人。紹定三年，福建寇擾甫定，朝廷選能吏安集，以遂知邵武軍。遂過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者，即遺金為歸資，從者如市。至郡，撫摩創痍，翦平兇孽，民恃以安。

拜監察御史，疏言："朝廷以史嵩之小黠為大智，近功為遠略，必欲僥倖於不敗，非為國至計也。"

權工部尚書。與劉宰素同志，宰嘗稱遂為文雅健，無世俗浮靡之氣。遂守平江，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為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為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册所載。"蓋格言也。

吴淵，字道父，柔勝子。幼端重，苦志力學。嘉定中進士，調建德主簿。丞相史彌遠留之語竟日，謂曰："子國器也，開化新置尉，即日可以處子。"淵曰："甫得官，何敢躁進，當稟命家嚴。"彌遠改容，不復强。至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訟獄於使者，皆乞送淵。差浙東幹辦。

丁父憂，詔起復，力辭，貽書政府曰："冒哀求榮，平生大節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無傷宰相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歷右文殿修撰。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據關守河為説，淵不可，曰："國家力决不能取，縱取之，决不能守。"丞相鄭清之不樂，出知江州。兵敗，清之致書引咎，巽謝。

後知太平，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歷知隆興、鎮江、平江，皆遇大祲，饑民賴以全活。進沿江制置使，節

制和州等三都，兼屯田使。朝命併以光、豐、蘄、黃，凡創司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砦，嵯峨山、鷹山、什子山等二十三小砦，團丁壯，立隊伍，星聯棋布，脈絡貫通。無事則耕，有警則禦。詔：以淵興利除害，加資政殿大學士，封金陵侯，賜"錦綉堂"、"忠勤樓"大字。進為公，官參知政事。

淵有才略，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

吴昌裔，字李允，中江人。早孤，與兄泳痛自植立，得程頤、張載、朱熹書，輒研繹不倦。第進士。聞黄幹得熹之學，往從之。

歷通判眉州。著《苦言》十篇，慮蜀甚悉。轉對，首陳六事，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為大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陳之。拜御史。冬㑹雷，春大雨雪，昌裔居齊宫秉燭草疏，凡上躬缺失，宫庭嬖私，廟堂除授，皆以為言。

又念蜀事阽危，條四事以進。有守臣遁逃而進職，有知軍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僨軍之趙楷，棄城之朱揚祖，又帥臣趙彦吶年老智衰，其子淫刑黷貨，安癸仲耻遭枰彈，經營復用，起謫籍以代帥垣，昌裔皆抗疏彈擊。

又歷言三邊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辟宴然，言論多於施行，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宫之妄費，列曹坐局之常程，群工閑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宴遊，神霄祈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兵足食之方，乃缺略不講。以靖康事痛哭言之，李鳴復讒之，出贊四川宣撫司軍。人曰："此李綱救太原也。"昌

裔慷慨襆被出關，中道病甚。帝召授秘閣修撰，而言者以避事論矣。

昌裔多習典故，嘗輯至和、紹興諸臣奏議，名《儲鑒》，又會粹蜀道得失，名《蜀鑒》。初，昌裔與徐清叟、杜範一日並入臺，四方想聞風采，作《至和三諫詩》以侈之。才七月，以遷卒。謚忠肅。

趙逢龍，字應甫，鄞人。提舉廣東、湖南、福建常平。每至官，有司例設供張，悉命撤去，日具蔬飯，坐公署。事至，即面問決遣。遷宗正少卿。卒。逢龍寡嗜欲，泊然不知富貴之味。家居講道，四方從遊者皆鉅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第子禮。常謂師門卑陋，欲市其鄰居充拓之。逢龍曰："鄰里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何能無愧於心？"卒用之。

贊曰：傅、葛危言，黄、袁利民。危、程急公，羅、王守身。二吴樹績，邊廷載寧。逢龍泊然，講道安貧。以處衰世，各無愧心。

高稼等列傳第四十七

高稼　高定子　曹彦約　范應鈐　吕午　徐鹿卿
孫子秀　胡穎　冷應澍　王萬　馬光祖
許應龍　包恢　常楙　曹叔遠　從子繭
黃瑩　孫夢觀　徐應龍　附　榮叟　清叟

高稼，字南叔，蒲江人。四川制使崔與之辟本司幹辦公事。鄭損之帥蜀也，稼同産弟了翁誦言於朝，謂必敗事，損銜之，遂劾稼罷。損果棄沔遁。

桂如淵鎮蜀，辟之，稼言："蜀以三關為門户，五州為藩籬。自前帥棄五州，民無固志，一旦敵至，又有因糧之利，或遂留不去。今亟當申理，俾緩急有所保聚。"并創山砦八十有四，且募義兵五千人。與民約曰："敵至則官兵守原堡，民丁保山砦，義兵為遊擊，北兵由東道入。"如淵憂之，辟稼知洋州。

稼日夜為守禦計，以洋居平地，無一卒以守，議移金州帥司軍千人駐洋州。制司從稼請，調金州兵赴之。而

兵不時至，漢中破，梁、洋之民盡趨安康，稼乃移屯黃金渡，收散卒，致故將陳昱，委以收復之任。昱部分諸將，召青座、華陽諸關守將皆以兵來會。稼竭洋之帑廩贍之，督諸將繼進。沔州破，稼亟趨沔援之。如淵命稼權興元府守米倉。稼移書曰："今日之事如奕棋，所校者先後爾。苟以分水、三泉米倉為可保，敵兵若自宕昌、清川以入，將孰禦之？盍以興、沔、利三戍司分駐鳳州，俾制司已招之忠義、關表復讎之豪傑聯司以進，兵氣奪矣。"如淵遲疑不決。逮西和圍益急，始會軍民援之，道梗不得前，而城已破矣。稼率遺民駐廉水縣，召集保甲，分布間道，以保巴山。當是時，文臣在軍中者，惟稼一人。

如淵既罷，侍御史汪剛中，如淵黨也，欲使稼分其罪，乃謂蜀之敗實由稼，罷之。未幾，制使趙彦吶辟之。制司近漢中，稼言："漢中蕩無藩籬，宜經理仙人原，以為緩急視師之地。"彦吶以委稼。稼至原，繕營壘，峙芻糧，比器甲，開泉源，守禦之規罔不備具。

知沔州、利州提刑。始至，告於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誓垂橐以入劍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來歸。北兵自鳳州入，距沔九十里，議欲退保大安。稼白彦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彦吶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彦吶召小將何璘以兵會，璘兵無紀律，北兵至，璘遁，其衆皆潰，遂下沔州。

先二日，子斯得侍，以時危任重為憂，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語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又以書告李心傳曰：“稼必堅守沔州，無沔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以無負知己。”及事迫，參議楊約勸保大安，稼厲聲曰：“我以監司守城郭，爾以幕客往來應援，各行其志！”城既陷，遂死焉。謚曰忠。

高定子，字瞻叔，稼之弟。知夾江縣。麻菽舊有征，定子悉弛之。會水潦 疒幾，民競訴無所於糴，定子曰：“毋憂，第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乃發縣廩給諸富家，俾以時價糶，至秋而價。須臾，米溢於市。鄰邑有爭田，十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偽，質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耶？”兩造遂決。

制使鄭損彊愎自用，誤謂總領所擅十一州小會子之利，奏請廢之。令下，民疑而罷市。定子力爭，謂：“小會子實以代錢，百姓貿易，賴是以權川引，罷則關、隴之民交病，況又隆興間得旨為之，非擅也。”乃得存其半。

知綿州。元兵下興元，已而劍南大震。定子語僚吏曰：“諸君去留不敢拘，若某則守城郭，封疆之臣有死而已。”戒群胥曰：“潰軍流民，不過欲得錢糧耳。吾將盡發吾州之藏，為朝廷扞蔽全蜀。我去，聽汝等殺我；汝等逃，吾斫汝頭矣。”乃下令招潰卒，人給緡錢五千，米一石，命都監陳訓專任接納。訓忽奔告曰：“諸軍雖受招，不肯釋甲，奈何？”定子乃令帳下卒衣甲，於兩廡以俟，戒毋輕動。俄而諸軍盛陳兵以至，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諸軍皆

拜。定子開諭，使還本部，以俟給犒。諸將聞之亦來謁，定子復慰安之，因問："汝等何為至此？"皆曰："制置使未知存亡，諸軍無主。"定子曰："大帥不過暫移治爾，已遣人訪所在，苟終不獲，我當為汝曹主張。且諸軍至此，以無糧故，吾州當任供億。"衆曰："敵將復會於此，盍避之？"定子曰："吾文官也，不畏死。汝將軍也，世世衣食縣官，乃欲避敵乎？我是守臣，死則死於此耳，有欲殺太守者，一槍足矣，軍器安用多為？今諸軍大集，萬一敵至，能戮力出戰，是汝曹立功之機也，不愈於深入内郡為罪滋大乎？"衆悦而去。乃遣吏給犒如令。

亡何，敗將和彦威等剽掠尤甚，遣陳邦佐謂定子曰："知府何不去？和太尉兼戎司，威權甚重，麾下兵且二萬餘，欲來駐此，今至矣。"定子謂曰："本州素非備禦之地，大將以兵入，欲何為者？第來，吾固有以相待。"邦佐色沮，乃曰："已遣幕府來議。"至則一遊士爾，要索甚大，定子答曰："軍將入吾境，當受吾節，惟各守紀律，則給以錢糧。若敵至，為國一死，作忠臣孝子，愈於病五日不汗死者。"幕府莫能對，出彦威符移，有云："大府招戰散軍人，給錢米若干。今所部不下二萬人，願如數得之。"定子報曰："本州已下此令，何敢食言？但所給者，乃潰軍就招免罪之人。都統所部非潰也，若以此例相給，其肯受乎？"彦威得檄甚慙，乃乞别給錢糧以饟軍，定子即捐四十萬緡與之。頃之，召入奏事，吏民追送，莫不流涕。鄰郡聞定子至，焚香夾道，舉手加額，曰："微公，吾屬塗炭久矣。"

定子之未去郡也，伯兄稼以利路提刑上印而歸，了翁

亦至綿，定子為築棣萼堂，飲酒賦詩為樂。入對，極言時敝，時史彌遠執國柄久，故有曰："陛下優禮元勳，俾得弛繁機而養靜壽，不亦善乎？"遷刑部郎中。有事於明堂，天大雷雨，定子言："内治不修，外懼不謹，昔有危脈，今有危形，昔有亡理，今有亡證。"

擢翰林學士。時杜範、李韶以伉直稱，皆求去，定子言："人主寄耳目者，臺諫也，補耳目所不逮者，法從之論思，百官之輪對，則上必論君德之粹駁，次必言朝廷之得失。舍是而使之姑應故事，畏雷霆之威，徇宰執之好，可以不必論矣。宜速返李韶，勉起杜範，以伸敢言之氣。"

進簽書樞密院事，力辭，退居吴中，深衣大帶，日以著述自娱，作同人書院於夾江。卒。

曹彦約，字簡甫，都昌人。薛叔似宣撫京湖，辟攝漢陽軍事。遷湖南轉運判官。盜羅世傳等竊發，時欲招安李元礪，彦約言："不行討捕，曲徇招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款重兵，則兵不可撤戍，民不得安業。"元礪果不可降，彦約乃督諸將道賊巢而屯。世傳素與元礪有隙，至是密請圖元礪以自效，彦約録賞格以報之，世傳遂禽元礪。彦約還長沙。

世傳自以為功，遲留以徼重賂，彦約諭以不宜格外邀求。江西胡渠為右司，欲以世傳盡統諸峒而為之帥，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彦約争之，然世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彦約誘胡友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

知利州。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横，制使董居誼曲意奉之。彦約以蜀之邊而諸司并列，兵權不一，微有小

警，紛然奏議，理財者歸怨於兵弱，握兵者歸咎於財寡，乃作《病夫議》，獻之廟堂，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付之兵權而已。今廟堂惡士大夫不恪守忠實，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御以繫維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己見。昔秦、隴之俗，以知兵善戰聞天下。自吴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賞，不在於息民。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逆黨既誅而土俗人心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效者，漸無階級之分。苟不正本原，未見其可。"亡何，蜀邊被兵者有張福、莫簡之變，彦約之言盡驗。

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入對，勸帝以慶歷、元祐聽言為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為戒。詔求言，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事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訓，宜足取信天下。然道路異説，猶襲於尺布不縫之謡。臣以為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今若徇漢文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絶之意，明示好惡，無隙可指，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卒，謚文簡。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開禧初，調永新尉。縣十三鄉，寇擾不時，安撫使初奏弛八鄉民租二年，詔下如章。既而復催以檢核之數，應鈴力争，帥聲色俱厲，應鈴曰："某非為八鄉貧民，乃深為州家耳！民既貧迫，將以不肖之心應之，租不可得而禍未易弭也。"帥色動，令免下户。既出令，復徵之，應鈴嘆曰："是使我重失信于民也。"又力争之，訖得請。

江右峒寇為亂，吉州八邑，七被殘燬。差知吉州，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時耶？"下車，去冗吏，覈軍籍，以次罷行。贛叛卒朱先賊殺主帥，應鈐曰："此非小變也。"密遣諜以厚賞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閑居六年。

召為金部郎官，入見曰："公論不出於君子，而參以逢君之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牽於弄權之閹寺。"言甚讜直。屬鹽法屢變，商賈之贏，上奪於朝廷之自鬻，下奪於都郡之拘留，九江、豫章扼其襟喉，江右貧民終歲食淡，商與民俱困。應鈐方陣四害，願用祖宗入粟易鹽之法。

擢大理少卿。一旦籍府庫，核簿書，處決官事已，遂及家務，纖悉不遺。僚屬勸以清心省事，曰："生死，數也，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帥別之傑問疾，應鈐整冠肅入，言論如平常，之傑退，翛然而逝。

應鈐開明磊落，書饋不交上官，所至無滯獄，繩吏不少貸，亦未嘗没其貲。曰："彼之貨以悖入，官又從而悖入之，可乎？"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鈐之門。為不善者，輒相戒曰："無使范公聞之。"徐鹿卿曰："應鈐經術似倪寬，决獄似隽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

吕午，字伯可，歙縣人。浙東提舉章良朋留之幕。海寇未平，良朋問策。午廉知調軍出海，糧盡還，軍獲寇物，官盡拘收，乃與制司幹官施一飛議，糧盡再給，不許擅還，賊舟所有，悉以給軍，海道遂清。

差知龍陽縣。豪民陶守忠殺人，正其獄誅之。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而午治縣之

政亦書之。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運使罷，以午護印半年。或問彌遠何以不注官，彌遠曰："爾謂護印官不能耶？"拜監察御史。後為史嵩之所排，閑居，卒。

子沆，通判婺州，善決獄，以直言忤賈似道，廢，卒。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調南安軍學教授。張九成嘗謫居，鹿卿摭其言行，刻諸學以訓。學田多在溪峒，異時征之無藝，農病之，鹿卿撫恤，無逋租者。其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免，曰："是無撓我者。"

會都城火，上言積陰之極，其徵為火，指惑嬖寵、溺燕私、用小人三事尤切。真德秀守泉，辟宰南安。遷國子監主簿。方大琮、劉克莊、王邁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者併劾之，太學諸生作《四賢詩》。知建昌軍，治行大孚。

督府橫取秋苗斛面，建昌增米五千斛，鹿卿爭之曰："守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請輸之以供命。鹿卿曰："民為守計則善矣，守獨不為民計乎？"卒爭以免。召赴行在，宰相以甘言誘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為宰相私人。"為江東轉運判。歲饑，人相食，留守別之傑諱不詰。鹿卿命掩捕食人者，尸諸市。勸居民牧字遺孩，日給錢米。宴集不用樂。

會岳珂守當塗，制置茶鹽，橫斂百出，國計反屈於初。命鹿卿覈之。鹿卿躬自鉤考，盡得其實。珂辟置貪刻吏，開告訐以罔民，沒其財，民李士賢有稻二千石，囚之半歲。鹿卿悉縱舍而勸以其餘分，皆感泣奉命。珂罷，鹿卿兼領大平，仍提舉茶鹽事。飛蝗入境，鹿卿露香默禱，忽飄風大起，蝗悉渡淮。移浙東提刑，鹿卿言罷浮鹽經界鹹地，

先撤相家所築，就捕者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卒論如法。史彌遠弟判溫州，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

初，鹿卿檄馮惟説决婺獄，惟説素廉平，至則辨曲直，出淹禁。大家不快其為，會鄉人居言路，乃屬劾惟説。州索印紙，惟説笑曰："是猶可以仕乎？"自題詩印紙而去。鹿卿與鄭逢辰共和其詩，御史兼二人劾罷之。累起，固辭。

淳祐三年，以右司召，猶辭。丞相杜範遺書曰："直道不容，使人擊節，君不出，豈以馮惟説故耶？惟説行將有命矣。"鹿卿乃出，權給事中。言："瑣闥之職無所不當問，比年命下而給舍不得知，請復舊制。"從之。

上眷深篤而忌者寖多，又撰偽疏託鹿卿以傳播，歷詆宰相至百執事，鹿卿初不知也，遂力辨上前，因乞去，上曰："去則中奸人之計矣。"令臨安府根捕，事連勢要，獄不及竟。遷禮部侍郎。致仕。鹿卿廉約清峻，一廬僅庇風雨。卒，謚清正。

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調吳縣簿。有妖人稱水仙太保，子秀焚其廬，沈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檄督宜興縣圍田租，既還，白水災，總領恚曰："軍餉所關，獨不為身計乎？"子秀曰："何敢為身計，寧罪去耳。"

知金壇。一切與民休息，訟者使齎牒自詣里正，并鄰證來，然後行。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訪國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主管浙東鹽事。先是，諸場鹽百袋附五袋，名"五釐鹽"。未幾，提舉以為正

數，子秀奏蠲之。

衢州寇作，朝廷屬子秀行，子秀謂必習土俗之人乃能翦其憑依，選用土豪，旌常山縣令陳謙亨、寓士周還淳等捍禦之勞，人心競勸。終子秀之任，賊不復動。

孔子裔孫寓衢州，詔權以衢學奉祀，因循逾年，無專饗之廟。子秀撤廢佛事，奏立家廟如闕里。遷左司，與丞相丁大全議不合，去國。

開慶元年，為浙西提舉常平。先是，大全以私人為之，盡奪亭民鹽本錢，充獻羨之數，不足，則估籍虛攤，一路騷動，亭民多流亡。子秀還前政本錢，定衡量之非法多取者，於是流徙復業。知婺州。婺多勢家，有田連阡陌而無賦稅者。子秀悉覈其田，書諸牘。勢家以為厲己，嗾言者罷之。

移浙西提刑。安吉州有婦人怨人殺其夫與二僕，子秀密訪之，乃婦人賂宗室子殺其夫，僕救之，併殺以滅口，一問即伏誅。初，獄訟之滯，皆由期限不應，於是專卒四出，巡尉繳限抱匣，費不貲。子秀與州縣約，到限者徑詣庭下，吏不得要索。其後創循環總匣，屬各州主管官，一日一遣，公移則總實於匣以往，於是事無大小，纖悉畢具。而風聞者反謂專卒凌州縣，劾罷之。子秀笑而已。

少從上虞劉漢弼遊，磊落英發，抵掌極談，神采飛動。與人交久而益親，聞一善則手録之。

胡穎，字叔獻，湘潭人。父璟，娶趙方弟雍之女。二子，長曰顯，有拳勇，數立戰功。穎自幼風神秀異，機警不常。趙氏諸舅以其類己，每加賞鑒。成童，即能倍誦諸

經。中童子科，復從兄學弓馬，母不許，曰："汝家世儒業，不可復爾。"遂感勵苦學，尤長於《春秋》。

趙范討李全，檄穎入幕。穎常微服行諸營，察衆志向，歸必三鼓後。全敗，遣穎獻俘於朝。歷湖南提舉常平。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數千區。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穎徹之，作來蔫堂，奉母居之。常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對曰："以為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穎善其言。

為廣東經略安撫。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於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以為未賞詣也。已而旱，咸咎守不敬蛇神致此，後守不得已詣焉。已而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穎至廣州，聞其事，檄潮州，令僧舁蛇至，至則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穎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及期，蠢狀猶蛇耳，遂殺之，毀其寺，並罷僧。咸淳間卒。

穎為人正直剛果，博學强記，吐辭成文，書判下筆千言，倉卒之際，則對偶皆精。臨政善斷，不畏强禦。在浙西，榮王府十二人行劫，穎悉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意在折獄。"穎曰："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帝為之默然。

冷應澂，字公定，分寧人。調廬陵主簿，以廉能著。有懇事臺府者，必曰："願下廬陵清主簿。"知萬載縣，大修學舍，招俊秀治其業，旌其通經飭行者以勸。歲歉，棄孩滿道，下令恣民牧養，所棄父母不得復問，全活甚衆。葉夢得列其行事，風厲餘邑。

景定元年，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縱豪吏漁獵，峒獠遂為變，偪城六十里而營。應澂未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上，轉禍為福一機也，脇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獠稍引去。應澂知其勢解，即厲士馬出不意擒之，乃請諸監司誅豪吏之激禍者。

初，經略雷宜中意應澂必請濟師，及是嘆服。屬縣租賦諉道阻久不至郡，應澂為之期曰："首輸者與減分，末至則償所減。"民惟恐後，不一月訖事。

知廣州。五司叢劇，應澂分時理務，不擾不勤。常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當如己物。方今國計內虛，邊聲外震，吾等受上厚恩，安得清談自高以誤世？陶士行、卞望之，吾師也。"後卒於家。

王萬，字處一，生長濠州。少忠伉有大志，究心世務，尤精於邊防要害。差判鎮江。

時金初亡，鄭相謀乘虛取河洛，萬謂當急為自治之規。已而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己詔，吳泳起草，又以咨萬。萬謂："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為條具沿邊事宜，徧告大臣要官，謂："長淮千里，中間無大山澤為限，擊首尾應，正如常山蛇勢，首當併兩淮為一制閫之命是聽。兩淮惟濠州居中，濠之東為盱眙，為楚，以達鹽城，淮流深廣，敵所難渡。濠州之西為安豐，為光，以達信陽，淮流淺澀，敵每揭厲以涉之。法當調揚之北軍三千人自淮東搗虛，常往來宿、亳間，使敵無意於東，而我併力淮西。淮西則又惟合肥居江、淮南北之中，法當建制置司合肥，而以

濠梁、安豐、光州為臂，以黃岡為肘後緩急之助。又必令荆、襄每候西兵東來，輒尾之，使淮、襄之勢亦合，而後大規撫可立。”

論用兵，則謂：“當以五千人為屯，每屯一將、二長，一大將一路，又合一大將而併合於制置為總統。淮東可精兵三萬，光、黃可二萬，東西夾擊，而沿江制司會合肥兵共二萬以牽制。行則給營陣，止則依城壘；行則齎乾糧，止則就食州縣。

論屯田，則謂：“當於新復州軍，東則海、邳，所依者水之險，西則唐、鄧，所依者山之險，畫此無地無田不耕，則歸附新軍流落餘民亦有固志。”

嘉熙六年，知台州。至郡，日惟蔬食，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往往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

擢監察御史。首論史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出宅之知平江。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萬又首論之，謂：“賄賂之迹已形，近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為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疏入，遷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熟寓舍。致仕，卒。嵩之罷相，衆交論其罪，上思萬，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為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田五百畝，贍給其家”。

馬光祖，字華父，金華人。從真德秀學。知建康府。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三百萬緡支犒軍民，招兵置砦，給錢助諸軍婚嫁。辟召僚屬，極一時之選。改知江陵，去而建康之民思之。帝聞，命再知建康，士女相慶。

光祖撙節費用，建平糴倉貯米十五萬石，發糴減於市價，以利小民。為政寬猛適宜，事存大體。公田法行，移書賈似道，言法非便。

召知臨安。會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廩。光祖謁，王辭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又往，卧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為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民甚多。

咸淳五年，拜知樞密院事。以御史曾淵子言罷。卒，謚莊敏。光祖在外，練兵豐財，及為京尹，則剸治浩穰，風績凜然。三至建康，終始一紀，百廢無不修舉云。

許應龍，字恭甫，閩縣人。五歲通經旨，坐客曰："小兒氣食牛。"應聲曰："丈夫才吐鳳。"四坐嘉嘆。歷太學博士。時李全輩歸附，應龍入對，有"弃蜂是懲，養虎遺患"之説，後如其言。

理宗即位，知潮州。盜陳三槍起贛州，出没閩、廣，盜鍾全相挺為亂。樞密陳韡帥江西，調軍分剿。盜逼境上，應龍分扼要害，明間諜，斷橋開塹，斬木塞涂，點集民兵，諭以保守室廬妻子，日加訓閱。即而横岡、桂嶼相繼以捷聞，統領齊敏由漳趨潮，截贛寇餘黨，應龍諭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矣。"敏惟命，諸寇皆平。僚屬請上功，應龍曰："守戰扞城，何功之云？"去之日，俱遮道攀送。

端平初，召對，帝曰："卿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如何耳。臣治

州幸免曠瘝，皆陛下德化所暨。”祭酒徐僑議學校差職，欲先譽望，應龍以為不若差以資格，資格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僑以為然。

遷國子祭酒兼學士院權直，罷鄭清之、喬行簡制，應龍所草也。翌日，文德殿宣布畢，帝遣中使召諭曰：“草制甚善。”應龍謝曰：“臣聞昔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今二相乞罷機政，與陛下禮貌大臣之意，兩盡其美可也。”拜簽書樞密院事。會郭磊卿有論疏，奉祠。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陸九淵學，恢少為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

建寧守袁甫薦監虎翼軍，募士豪，討唐石之寇。盜起金壇、溧陽，恢部諸將誅夷之。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為奸利，豪貴風靡，恢誅其僧。

改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衆為之衰止。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污衊之耳。”起浙西提刑。時海寇為亂，恢單車就道，集諸軍討平之。嘉興吏因和糴受賄百萬，恢被旨慮囚，曰：“吾用此消疹氣。”乃減死，斷其手。

知隆興兼江西轉運。沈妖妓於水，化為狐，人皆神之。有母愬子者，年月後狀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母孀居，與僧通，狀則僧為之也。因責子侍養，跬步不離。母乃托夫諱日入寺，以籠納僧以歸。恢要置籠公庫，逾旬，命沉于江。度宗即位，召為簽書樞密院事。

恢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奸吏，政聲赫然。後乃逢迎似道，督買公田，人譽頗衰。侍其父疾，滌濯掃除之役，不命僮僕。監終，舉廬懷慎卧簀窮約事戒諸子，斂以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光隕其地。謚文肅。

常楙，字長孺，同之曾孫。調常熟尉，公廉自持。調婺州推官，疏决滯訟，以剸繁裁劇稱有為。淮東提舉常平辟楙提管，楙知不可與共事，笑而却之，政府强楙行，遂拂衣去，朝野高之。

主管城南廂。郡城火後，瓦礫充斥，差民船徙運。在籍者百五十家，惟二十五家應役，餘率為勢要宦官所庇，楙悉追之，不服者，杖其人，械於他所。拜監察御史，嘗論賈似道家争田事，又論繼皇子竑嗣，觸度宗怒，遷兩浙轉運使。海鹽歲為鹹潮害稼，楙捐金發粟，修築新塘三千六百餘丈，名曰"海晏塘"。是秋，風濤大作，塘不浸者尺許，民得奠居，歲復告稔。

知平江。飛蝗及境，疾風飛入太湖。既代，有送還事例，餘金萬楮悉不受，史驚曰："人言常侍郎不受錢，果然。"召為給事中，封還隆國夫人從五黄進觀察使録黄，御書令委曲書行，訖不奉命。

德祐元年，入見，首言："雩川之變，非其本心。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冤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為妖為札，於冥冥中者幾希。"詔國史院討論典故以聞。拜參知政事，為夏士林繳駁，拜疏出關。後六年卒。

曹叔遠，字器遠，瑞安人。李壁薦為國子學録。迕韓

侂胄，罷。守遂寧。營卒莫簡苦總領所侵刻，相率稱亂，入遂寧境，輒戢其徒無肆暴，曰："此江南好官也。"召權禮部侍郎。卒，謚文肅。嘗編《永嘉譜》，識者謂有史才。

族子幽，字西士，調重慶府司法參軍。守度正欲薦之，辭曰："章司録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改知建康縣。復故尚書李常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移浙東提刑。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召為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論余天錫、李鳴復迕旨。致仕，卒，謚文恭。

黄營，字子耕，分寧人。嘗從朱熹學。知廬陽縣。五溪獠獷悍，營為詩諭之，獠感悦。為軍器監丞。歲餘三遷。營不樂，間行西湖，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復情味，何耶？"丐外知台州。謝良佐子孫居台者既播越流落，營求之民間，收而教之。訟牒銷縮，郡稱平治。遷袁州，卒。

孫夢觀，字守叔，慈溪人。知寧國府。泛入者，盡籍於公帑。户部遣官督賦，闔郡皇駭。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且將以府印牒所遣官。"所遣官聞之，夜遁。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以夢觀對。知建寧府。郡人徐清叟、蔡抗以為有古循吏風。民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出視之，則夢觀也。俄而夢觀得疾，卒。所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終其身。

徐應龍，字允叔，調衡州法曹。潭獲劫盜，首謀者已繫獄，妄指逸者為首，吏信之。及獲逸盜，治之急，遂誣服。應龍閲實其辭，謂首從不明，提刑盧彦德不欲反其

事，應龍力辨，彦德怒曰："君不欲出我門邪？"應龍曰："以人命傅文字，所不忍也。"彦德不能奪。改知高安縣。吕祖儉言事忤韓侂胄，謫死高安，應龍經紀其喪，為文誄之。朱熹貽書，謂："高安之政，義風凛然。"

累遷秘書少監侍講。金主徙汴，應龍言："金人窮而南奔，將入吾之境。金亡，更生强敵，尤為可慮。"在講筵，一日讀"吴起吮疽"，應龍即奏："起恤士卒如此，故能得其死力。今軍將得以賄遷，掊克未免多怨。"上驚曰："債帥之風，今猶未除耶？"宰相史彌遠聞而惡之。卒，謚文肅。子榮叟、深叟、清叟。

榮叟，字茂翁。拜右諫議。入對，言："自楮幣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郡邑，苛政横斂，和糴則科抑以取盈，軍需則并緣而規利。逃亡强令代納，蠲放忍至重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概遭黥徒；捕官課者，不恤有無，動輒監繫。囹圄充斥，率是干連，詞訟追呼，莫非枝蔓。如此則民安得不怨？甚者富家巨室，武斷鄉閭；貴族豪宗，侵牟民庶。菇冤者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亢陽所以為沴也。"拜簽書樞密院事。淳祐二年，乞歸田里。卒，謚文靖。

清叟，字真翁。遷籍田令。疏言："邇者江右、閩嶠，盗賊竊發，監司帥守，少立威名，專行誅戮，特以權濟事耳。而偏州僻壘，轉相仿效，亦皆不俟論報，輒行專殺。欲望禁止，一變臣下嗜殺之心。"

遷太常博士。入對，疏言："厚人倫以釋群惑，惜名器

以示正義，因物望而進人才。”蓋欲請復皇子竑王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也。三疏丐外，從臣洪咨夔疏留之。淳祐十三年，拜參知政事。卒，謚忠簡。清叟父子兄弟皆以風節相尚，而清叟劾罷袁甫，於公論少貶云。

贊曰：禦侮救敝，全資識略。二高、曹、冷，奸摧亂遏。范、吕、徐、孫，法行政平。潁、萬、恢、楙，礪志剪醜。光祖活民，應龍靖寇。徐世風節，不負羔袖。

丁賈列傳第四十八

丁大全　賈似道　附　鄭清　馬天驥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面藍色。嘉熙中，調蕭山尉。上謁帥閫，安撫使史嚴之俟衆賓退，獨留大全，款曲甚至，期以他日必大用。大全為戚里婢婿，夤緣以取寵位，事內侍董宋臣，累官至侍御史。

劾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驅迫之出。紿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恐之，須臾出北關，棄槐，囂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命下矣。

寶祐六年，拜右丞相。初，大全以袁玠為九江制置副使，玠貪且刻，逮繫漁湖土豪，督促輸錢甚急，土豪怒，盡以漁舟濟北來之兵。太學生陳宗、陳宜中等六人伏闕訟大全。

開慶元年，罷相，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遏塞言路，乞追官遠

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復論：“大全奸回險狡，假陛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爵禄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大全四罪，削官。景定中，重竄貴州。與州守游翁明失色杯酒間，翁明愬大全陰造弓矢，將通蠻為不軌。朱貔孫以聞。移置新州。太常少卿劉震孫繳奏乞徙海島。將官畢遷護送，舟過滕州，擠之于水而死。

大全知淮西，總領鄭羽富甲吴門，始欲結姻，羽不從，遂令卓夢卿彈之，籍其家。為子壽翁聘婦，見其艷，自取為妻。

賈似道，台州人，涉之子。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其姊入宫，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妃于内中奉湯藥以給之。擢太常丞、軍器監。日縱游諸妓家，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曰：“此必似道也。”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嚴之戒敕之。嚴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

淳祐十年，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寶祐二年，同知樞密院事，威權日盛。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元兵滅金，約以陳、蔡為界。師未還，而用趙范謀，發兵據殽、函，絶河津，取中原地，元兵擊敗之，范遁歸。兵端大啟。

開慶初，元憲宗征蜀，世祖時以太弟攻鄂州，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似道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鄂城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幣，不從。會憲宗殂于釣魚山，合州守王堅使使報鄂，似道再遣京議歲幣，遂許之。元兵拔砦而北，留張

傑以偏師候湖南兵。傑作浮梁新生磯，濟師北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召入朝，百官郊勞，如文彦博故事。

初，似道在漢陽時，丞相吴潛移之黄州，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屬江閫。黄雖下流，實兵衝，似道以潛欲殺己，銜之。且聞潛事急時，每事先發後奏。帝欲立榮王子孟啟為太子，潛又不可。帝已積怒潛，似道遂陳建儲之策，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稱旨。遂議立孟啟，貶潛循州。

鄂將高達在圍中，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為哉！"每戰，必須勞始出，否則使兵士嘩于其門。吕文德諂似道，即使人呼曰："宣撫在，何敢爾！"曹世雄、向士璧在軍中，事皆不關白，似道皆恨之。以覈諸兵費，世雄、士璧皆坐侵盜官錢貶遠州。每言于帝欲誅達，帝知其有功，不從。尋論功，以文德為第一，而達次之。

明年，元世祖即位，遣學士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似道方使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似道乃密令淮東制置使拘經於真州。時理宗在位久，内侍董宋臣、盧允昇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又用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宫中，進倡優傀儡，奉帝為遊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之者，帝宣諭去之，謂之"節貼"。

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世等，勒外戚不得為郡守，子弟門客斂迹，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進用群小。

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浙西田畝有直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予銀帛，又予度牒告身，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田多為功，皆繆以七八斗為石。其後，田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多。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復以楮錢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文如"賈"字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銀關行，物價益踊，楮益賤。秋七月，彗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臺諫、布韋皆上書，言此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似道上書辨，且乞罷政。帝勉留之曰："公田不可行，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歲軍餉，皆仰於此。使因人言而罷之，雖足以快一時之議，如國計何。"有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命京尹撚以罪，悉黥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弊矣。

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甫葬理宗，即棄官去，使吕文德偽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手詔起之。似道至，拜太師，以典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嘆。三年，又乞歸養。大臣、侍從傳旨留之者日四五至，中使加賜賚者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

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賜第葛嶺，使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决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

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陳文龍輩，小忤意輒斥，一時正人端士破壞殆盡。吏争納賂求美職，其求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趙滋輩争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玉工求進。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從，令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

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冢取之。自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宫，亦不從駕。八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宫。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遥輦還宫。帝曰："平章何云？"顯祖紿曰："平章已允矣。"帝遂歸。似道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始還。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己，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啖之，由是言路斷絶。

自圍襄陽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留己。吕文煥以急告,下公卿雜議。御史陳堅等謂師臣顧襄未能及淮,顧淮未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乃就中書置機速房以調邊事。時物議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言于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吕氏何?"旺出,嘆曰:"吕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在襄,聞達且入援,亦不樂,客曰:"朝廷以襄陽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遣矣。"時襄兵出,獲哨騎數人,即謬以大捷奏,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襄降,似道曰:"臣屢請行邊,先帝不許,向使早聽臣言,當不至此。"

十月,其母胡氏薨,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坟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尋起復入朝。

度宗崩,元兵破鄂,太學諸生群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府臨安,然憚劉整,不行。明年,整死,似道忻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餘里。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膠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曳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至蕪湖,遣還軍中所俘,以荔枝、黄柑遺元伯顔,俾宋京如軍中,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時一軍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丁家洲。似道與夏貴以少軍軍魯港。二月庚申,虎臣以失利報,似道倉皇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而泣。似道問計,貴曰:"諸軍已胆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以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使人登岸揚旗招之,俱不至,有

惡語慢罵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

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止罷平章、都督，予祠。三月，除似道諸不恤民之政，放還諸竄謫人，復吴潛、向士璧等官，其幕官翁應龍、廖瑩中皆自殺。陳堅、徐卿孫皆似道鷹犬，至是交章劾之。王爚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始徙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衆為露布逐之。又徙建寧府。翁合奏言："建寧乃名儒朱熹故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賈似道來嘔惡，况見其人！"時國子司業方應發權直舍人院，封還録黄，乞竄似道廣南，侍御史陳文龍等上疏，於是謫為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

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忻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徹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斥其名，辱之備至。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吴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吴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孫嵘叟、王應麟奏似道家畜乘輿服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遣鞫問，未至。八月，似道至漳州木綿庵，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恨？"拉殺之。

初，吴潛謫循，似道使劉宗申毒死之。及似道至漳，其守趙介如，似道門下客也，宴虎臣于公署，請似道同坐，虎臣不許。比賈死，趙至，發辭云："履齋死循，死于宗申；

先生死閩，死于虎臣。嗚呼！”景定四年，以似道有再造功，賜集芳園及緡錢百萬。園故思陵舊物，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積翠四抱，仰不見日，架廊疊磴，幽渺逶迤，極其營度之巧，猶以為未。隧地通道，抗以石梁，傍透湖濱，架百餘楹，飛樓層臺，凉亭燠館，華卉精妙，前揖孤山，後據葛嶺，兩嶺映帶，一水橫陳，各隨地勢以構架焉。後半增入。

鄭寀，歷官侍御史。疏言：“比年以來，舊章寖廢。外而諸閫，不問勛勩勞之有無，而爵秩例遷；内而侍從，不問才業之優劣，而職位例進。執政之休歸田里者，與之貼職可也，而凡補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侯以至節度，有同序補；自書殿以至秘閣，錯立周行。名器之輕，莫此為甚。”淳祐七年，同簽書樞密院。以附丁大[全]為御史陳求魯論罷。寀居言路，按工部侍郎曹豳、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洪芹，大傷公論云。時右建議沈炎，嘉興人，居言路，按□高斯得、李曾伯、劉子澄、吴潛等。監察御史朱熠，温州人，彈劾徐清叟、吕中、尤焴、馬廷鸞等。皆似道黨魁云。似道敗後，臺中所劾，陳伯大請置士籍，游汝行變七司法，劉良貴核公田，洪起畏變類田法，朱浚申禀稱萬拜，稱翁應龍為簡齋先生者，一時掃迹。

馬天驥，衢州人，同簽書樞密院。理宗時，閻貴妃有寵，丁大全用事，天驥附之。有書于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云

贊曰：丁固婢婚，賈復浪子。行既鄙賤，才皆瑣細。以當危邦，傾梁折柱。冒蒙奸名，亦足嘆泚。

徐僑洪天錫等列傳第四十九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附　鄭性之　陳卓　鄒應龍　林略　劉伯正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淳熙進士。調上饒簿。始登朱熹之門，熹命以"毅"名齋。入為秘書正字。迕丞相史彌遠，劾罷。

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帝見其衣履垢敝，愀然曰："卿可謂清貧。"僑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于掊克，群臣養交而天子孤立。陛下乃真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為囊橐，誕為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却走耳。"時閻貴妃、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論及之，帝為之改容。

又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以周、程、張、

朱從祀。嘗言："熹之書比年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者益鮮。故其清苦刻厲，尤人所難。"又請以趙汝愚侑食寧宗。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于外，如叔向辭鄭故事。迕丞相意，奉祠。卒，謚文清。

姚希得，字逢原，潼川人。嘉定進士。大理寺丞。時帝斥逐權奸，收召名德，舉朝相慶。希得以為：外觀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内察脈息，有類危亡之證。疏言："三代之時無危亡之事，而嘗喜危亡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嘗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無。後世人主履危如履坦，諱言如諱病。"

又言："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未調；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未斷。諷諫激切，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蹈危之機，非獨闇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懼也。陛下有意建儲，嗣不早定，一旦事出倉卒，或宫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奸臣首議，皆足以危人之國。邸第之盛，篤于親愛也。依憑者衆，輕視王法。昔者平原君不出租税，趙奢刑其用事者。今女冠近璫時竊威福，此陛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

西北用兵，帝有意再用史嵩之，先諭旨希得，希得毅然具疏密奏，帝曰："希得才望可為閫帥。"知慶元府。召為工部尚書，入侍經筵，帝問慶元之政甚悉。創江寧軍，自建康至池州，列砦相望，帝再詔奬諭。度宗即位，授參知政事，致仕。

希得清儉，自將廣西，官署以錦為幕，希得曰："吾起

身書生，安用此？”命以繪纈易之。

陳貴誼，字正甫，福清人。慶元進士，歷魏王府小學教授。轉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為好名，切靡時政者指為玩令。利害關于天下，是非公于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累數人言之，則又指為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彌遠不悦，出知江陰。

理宗即位，累遷中書舍人。將郊，貴誼以民生日艱，吏員尚衆，征斂幾于奪取，公費掩為私藏，宜大明黜陟，庶有以見帝于郊。遷至參知政事。出師汴洛，貴誼已移疾，猶上疏力争。致仕，卒。

曾從龍，公亮族孫。慶元進士第一。累官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嘗知貢院，疏言：“國家科目羅士，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異時斷國，由此其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由體要。涉獵未精，議論疏陋，綴緝雖繁，氣象萎薾。願下臣此章，風厲中外。”後以樞密使督視江淮、荆襄軍馬。疏言邊面遼遠，請并建二閫。詔許之。專畀江淮，以荆襄屬魏了翁。尋卒。

鄭性之，福州人。嘉定進士第一，為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何能感動？言者多，則易取；厭言之激，則難于樂受。若少有厭倦，動于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矣。”累遷知樞密院、參知政事。唐璘嘗論其懦而多私黨，庇奸庸。

陳卓，字立道。進士，知寧國。丞相欲見之，卓謝不

往，丞相器之。為簽書樞密院事。匄祠。平生不營産業，閑居十有六年。卒，謚清敏。

鄒應龍，慶元進士，簽書樞密院事。

林略，字孔英，永嘉人。慶元進士。歷右司諫。嘗告于帝曰："虛心為從諫之本。"嘉熙中，同簽書樞密院。

劉伯正，餘干人。開禧進士。歷御史。有事于明堂，雷電忽至，執事盡離次，伯正立殿下，紳笏儼然，聲色不動，帝以大任期之。淳祐初，拜參知政事。時論謂其以静鎮浮，不求名譽云。

洪天錫　陳宗禮　馮去非　陳崟　徐宗仁　陳仲微

洪天錫，字君疇，晉江人。拜監察御史兼説書。劾董宋臣、厲文翁，理宗力護文翁，天錫力争，謂："貴倖作奸犯科，根柢蟠固。乃遲回護惜，不欲繩以法，勢焰愈張，綱紀愈壞。異時禍成，雖欲治之，不可得矣。"上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言："自古奸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于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為愈也。"章五上，出關待罪。

越月，天雨土。天錫以其異為蒙，力言君子小人之辯。會吴民仲大論等愬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移文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内外臺可廢。"乃申劾宋臣。又言："修内司供繕修而已，比年動曰'御前'，奸贓之老吏，迹捕之兇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

受害者皆良民也。”疏上至六七，言雖不行，然終宋世閹人不能竊弄主威，皆天錫力。而天錫亦自是去朝廷矣。

度宗即位，為福建安撫。亭户買鹽至破家隕身者，天錫首罷之，民作佛事以報。罷荔枝貢。卒，謚文毅。

陳宗禮，字立之。袁甫為江東提刑，宗禮往問學焉。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為諱，宗禮嘆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為宗社大計，毋但為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計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于平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度宗即位，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宫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隧之私獻者必誅。”加簽書樞密院事。謚文定。

馮去非，字可遷，都昌人。幹辦淮東轉運司，治儀真，歐陽修東園在焉，使者黄濤欲以為佛寺，時已許薦，去非力争不得，寧不受使者薦，謁告而去。

寶祐四年，召為宗學諭。丁大全為左諫議，三學諸生叩閽言不可，帝為下詔禁戒。詔立石三學，去非獨不肯書名碑下。方吴衍劾諸生下獄，去非復調護宗學生之就逮者。未幾，去非罷歸。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謁，去非不虞其為大全之人也，周旋甚款。僧乘間致大全意：“願毋遽歸，少俟收召，誠得尺書以往，成命即下。”去非正色曰：“程丞相、蔡參政牽率老夫至此，今歸吾廬山，不復仕矣，斯言何為至此！”絶之，不復與言。

陳嵓，字子爽，嘉興人。累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奏言：“願陛下轉移世道之樞機，砥礪士大夫之廉

耻。久去國，以恬退聞者，召之；久立朝，以更迭請者，從之。四維既張，則難進易退之風當見於聖世。”屢遷端明殿學士。咸淳四年，卒，謚清毅。崳屢歷麾節，軍民愛戴，幕客盛多，而崳又樂薦士。

徐宗仁，字求心，永豐人。開慶元年，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墜于地。兵虚將惰，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臣為此懼久矣。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不過丁大全、袁玠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閽，至有欲借上方劍為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東南一隅，半壞于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于毫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卧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德祐元年，起授吏部侍郎。衛益王走海上，厓山兵敗，死焉。

陳仲微，字致廣，高安人。調莆田尉。歲凶，部卒并饑民作亂。仲微立召首亂者戮之，籍閉糶，抑强糴，一境以肅。囊山浮屠與郡争水利，久不决，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久揭其事鍾上以為冤，旦暮祝詛，然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改知崇陽縣。寢食公署旁，日與父老稚豎相爾汝，下情畢達，吏無所措手。

遷太府寺丞。輪對，言：“禄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似道怒，諷言者劾罷之。久之，叙

復。時國勢危甚，仲微上封事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罪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或謂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飭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俯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强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叛君賣國之人也。迷國者進慆優之欺以逢其君，托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臣嘗思之，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悉從中出，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因諸閫有辭于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于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厖凉，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為帥閫，名存實無也。光景蹙近目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乃出仲微江東提刑。

益王即位海上，拜吏部尚書。厓山兵敗，走安南。越四年，卒。其子文孫與安南王族人益稷出降，鄉導元帥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斧其棺。

仲微天禀篤實，雖生長富貴，而惡衣菲食，自同窶人。故能涵飲六經，精研理致，諸子百家之學，靡不搜獵云。

從子元亮，咸淳中為國子學録。洪熹尹臨安，倚似道作威，元亮伏闕數其奸，遂被黜。

論曰：仕危邦者，以正言補闕爲難。理宗時，廉耻道喪，

徐僑諸君子侃侃危言，如在治朝，其侍從之不忘忠諫者歟？大年、仲微更能以清修表見，真頹流之砥柱矣。

朱貔孫　趙景緯　歐陽守道　徐經孫　張虙　李伯玉

朱貔孫，字興甫，浮梁人。丁大全在臺，勢焰熏灼。天久陰雨，貔孫貽書董槐言："回積陰之道，在去奸邪。"蓋指大全也。董宋臣諷言者論罷之。後擢監察御史，疏論大全誤國。時有建議遷都四明者，貔孫疏言："鑾輿若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在講筵，言宋臣撓政，忤旨。遷大理少卿。後為賈似道所忌，諷言者論罷。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弱冠得周、程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熹之門。熹門人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研索益精。作讀易庵懸霤山。景定中，知台州。期年之內，乞歸田里者再，乞於赤城桐柏之間采藥著書，不許，御筆除崇政殿説書。

彗出于柳，上封事曰："今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悦人心而已。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人不悦。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悦。閭閻之糟糠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悦。百姓之膏血日枯，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悦。夫是數者，足以召怨而致災。人之常情，懼心每發于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于諂諛交至之後。萬一過聽左右寬譬之言，曲為他説以自解，毛舉細故以塞責，而恐懼之初心弛，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矣。"又曰："損玉食，不若損内帑、(谷卩)[谷阝]貢奉之為實。避正

朝，不若塞倖門、廣謀諫之為實。肆大眚，又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為實。”

權中書舍人。以《禮記》進講，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于嗜欲；而窒嗜欲之要，莫切于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饑者；每服一衣，則思天下之寒者。嬪嬙在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國；飲燕方歡，必思商紂以沈湎喪其身。念起而思隨之，則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

又曰：“内批叠降，而名器輕；宫闈不嚴，而主威褻。宫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衺，或縱于乞憐之卑詞；緇黄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間惑于襍襲之小數。以至彈墨未乾，而扵拭之旨已下；駁奏未幾，而捷出之徑已開。願謹號令，毋牽于私恩。”

有疾，謝醫却藥，曰：“使吾清心以順天命。”拱手三揖，乃卒。謚文安。

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無師自力于學，里人聘為子弟師。主人瞷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為設二器馳送，乃肯肉食，鄰媪兒無不嘆息感動。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為鄉郡儒宗。

淳祐廷對，言：“國事成敗在宰相，人才消長在臺諫。昔者當國惡箴規，言者疑觸迕。及其去位，共謂非才。或有迎合時宰，自效殷勤，亦有疾惡乖方，苟求疵類，以致忠邪不辨，黜陟無章。”唱名，徐儼夫為第一。儼夫握守道起曰：“吾愧出君上矣。”授雩都主簿。

江萬里作白鷺洲書院，致守道為諸生講説。湖南轉運吴子良聘守道為嶽麓書院副山長。宗人新寓居長沙，

聞守道至，往訪之，晤語相契，守道即請于子良，禮新書院講書。新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守道起曰："長沙自有仲齋，吾何為至此？"仲齋，新字也。

里有張基喪其父，小祥，而舅氏訟以事，繫之獄，使不得祭，邀其售己地以葬。守道嘆曰："吾惟痛斯子之不得一哭其父也。"明日告邑令曰："此非人心，濱祭而縛之，撓葬而奪之，舅如此，是自食其肉也。請任斯子出祭而復獄。"令亟出之。其舅醜誣守道，守道不自辨。

授秘書省正字。安南國王陳日炤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王。下省官議，守道謂："太上者，漢高帝以尊其父，若賜詔書稱'太上國王'，非便。南越尉佗嘗自稱'蠻夷大長老'，自中國言之，亦方伯致仕者之常稱，易'大'以'老'無損。或去'上'字，存其'大'字，以卑言，則太史、太卜、太祝，上下所通用也。"以言罷。守道徒步出錢塘門，唯書兩篋而已。理宗遺詔聞，守道與其徒相嚮哭踊，僮奴孺子各為悲哀。

咸淳三年，吕文德薦九十六人，守道預焉。以書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異時或謂其放廢無聊，托身諸貴人，虧傷國體。仍賜祠禄足矣。"上每嘆曰："守道，老儒也。"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

守道兄妻蚤喪，其子演五歲，浚甫數月。守道三十未有室，顧無能乳哺者，日夜抱二子泣，里巷憐之。演既長，出，莫知所之，守道哭而求諸野，終不能得，三年不食肉，顛頼不釋者終身。

徐經孫，字中立。判潭州。帥陳韡雅相知，事必咨而

後行。進福建安撫，召為秘書監。為安撫時，韓家居，門人故吏有撓法者不得逞，相與搖撼。至是，韓起家判本郡，懷私逞忿，無復交承之禮，即日劾奏通判，語侵經孫，通判削秩。經孫具白于政府，事上聞，帝大怒，諭宰執曰："陳韓老繆至此，宜亟罷之。"經孫再詣政府，言："某，韓門生也，前日之白，公事也，苟韓以是得罪，人謂我何？"俾自乞閑，明通判無罪，識者韙之。

公田法行，經孫條其利害，忤賈似道，為舒有開奏免。閑居十年，卒。經孫所薦陳茂濂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遂謝歸，終身不起。

張虙，字子宓，慈溪人。官太學正。時新進者多逞小才，害大體。輪對，言："立國有大經，人主當以靜制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或有鄰於鍥薄而咈人心、傷國體者，宜有以革之，使祖宗之意常如一日可也。"帝加納。

遷國子博士。上疏曰："數年以來，蓋有為祖宗所不敢為者。凡祖宗長慮却顧，兢兢相與守者，皆變于目前利便快意之謀矣。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起也，圮壞之風不可不整刷也，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于衰靡圮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人心方蘇，而不可駭動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既以一切之政駭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郡縣之間遂騷然矣。監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而不用，而取夫新進喜功名者為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快，事未果集而根本已朘。凡此皆有累于祖宗仁厚之德。"

遷著作佐郎。轉對，言："邊事有二病，安有不示其所

向，而謂可責其成？且言戰則當知彼，言和則當請于彼，惟守則自求諸己而已。儻以為可，則當力主其説，明告天下，日講求其所以守之策。蓋議論貴合一，而今則病乎雜也。用人不可以嘗試，任人不可以自疑。人得抗衡，莫有禀屬，制置但存虚器，便宜反出多門。蓋體貴合一，而今則病乎分也。”

端平初，為國子司業。八陵來復，將議修奉，而論者未能協一。虚議曰：“當乘此時遣官肅清威儀，申祇奉故事，如或為其所紿，功未即就，亦足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

升國子祭酒。以為《月令》之書雖出于吕不韋，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為無助。乃因已講者十三卷，乞按月而觀之。

李伯玉，定純甫，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初名誠，以犯理宗潜諱，更今名。召試館職，歷詆貴戚大臣，直聲暴起。遷尚書員外郎。引故事，彈臺臣蕭泰來，帝怒，降兩官。何夢然論伯玉乃吴潜死黨，奉祠。

度宗即位，權禮部侍郎。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應者。伯玉答曰：“伯玉殿試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似道雖改容，而有怒色。既退，即治歸。

似道專國柄，帝以伯玉舊學，進之卧内，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道益忌之，而伯玉尋病卒。趙汝騰嘗薦八士，各有品目，于伯玉曰“銅山鐵壁”。立朝風節，大較似之。

劉應龍　洪芹　劉黻　湯漢　高斯得

劉應龍，字漢臣，高安人。先是，理宗久未有子，以弟與芮子為皇子，丞相吴潛有異論，帝不樂。元兵渡江，朝野振動，逐丞相丁大全，復起潛為相。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死守于此。"帝泣下，曰："卿欲為張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退，帝語群臣曰："吴潛幾誤朕。"遂罷潛相。帝怒潛不已，應龍朝受命，帝夜出象簡書疏藁授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事論失當，臨變寡斷，欲望姑從寬典。"帝大怒。賈似道素忌潛，會京師米貴，應龐為《勸糴歌》，宦者取以上聞，帝問，知應龍所作，問似道："米價高，當亟處之。"似道訪其由，亦怒應龍。

擢權户部侍郎。時似道當國，百官奏對稍切直者，輒黜。應龍言："以論事為忌，指陳稍切者，聯翩引去，豈兩省繳駁過甚，重其疑歟？抑廷臣奏對咈意，速其畏歟？朝廷清明之時，而言者已懷疑畏，臣恐正臣奪氣，鯁臣喫舌，非盛世所宜有。"遂迕當路，自侍從、兩省以下無不切齒。南海寇作，乃以應龍知廣州。寇聞應龍至，遁去。德祐元年，知贛州，力辭，隱九峰。

子元高，亦舉進士，知侯官縣，没。洪天錫嘆曰："朝廷失一御史矣。"元高與姚勉、胡仲雲在太學，上書論天下事，號"高安三陵"。仲雲論京尹余晦不法，勉詆丁大全，時論重之。

洪芹，適曾孫。遷太學博士。屬詞臣無當，上意慨然

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鳳言："當今地望無逾洪芹者。"進兼翰林。開慶元年，升中書舍人。屬兵興，帝悟柄任非人，自貽國禍，詔書所至，聞者奮激。蓋芹所草也。

丁大全罷相，芹奏："大全鬼域之資，穿窬之行，暴戾淫黷，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縱諫臣所請，追官遠竄，以伸國法。"沈炎攻丞相吴潛，芹奏曰："方國本多虞，潛星馳赴闕，理紛鎮浮，陳力為多。一旦視為弁髦，得無如所謂'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乎？"慷慨敢言，天下義之。遷禮部侍郎。帝銳意鄉用，而以論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適。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讀書雁蕩山中僧寺。入太學。時丁大全為臺屬，劾董槐，迫逐去國，黻率同舍生上書，言："進退大臣當以禮。"書上，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母曰："以直被貶，分也。"至南安，摘取濂洛諸子語，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

大全貶，黻還太學。陳垓劾程公許，蔡榮劾黄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生上書，言："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讜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奸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忽焉轉移乎？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昌公論，乃今老饕自肆，奸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洪涊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群賢，彼則忍于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欲受直言，彼則勇于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公許起自家食，正

君子覘之以為進退之機，乃坐席未温，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君子之脈自此絶矣。之純兩疏，差(疆)[彊]人意。乃今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公論之脈自此絶矣。況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為少，可攻之惡不為不多。術窮桑、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錢神通靈于旁蹊，公器反類于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為陛下紀綱者，知為身謀，不為陛下謀，陛下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于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為之一空，彼誠何心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為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于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得罪于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磊卿、臣咨夔、臣漢弼，光明俊偉，卓為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垓、榮輩貪饕頑惡，久污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奸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者？脱有禍患，彼一二憸人者，雖借上方劍以礪其首，何救國事哉？"

又諫游幸，疏曰："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游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虚誕不經之説，

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禱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相繼，福何在耶？"

威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煩數，以內批行者居半，竊為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于《書》，出納王命咏于《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不能皆中乎理，于是有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九江，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為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有恩？其有未協公論者，許令執奏，顧不韙歟？"

九年，試禮部尚書，上疏請給王十朋祠堂田土。江上潰師，陳宜中謀擁二王由溫州入海，以兵迎㬎共政，㬎至羅浮，以疾卒。

初，陳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㬎病，宜中令服之，終莫能救。

湯漢，字伯紀，安仁人。趙汝騰薦充象山書院長。奏名，授上饒簿。趙希暨言："漢，海內名士也，豈州縣吏哉？"充史館校勘，先後上封事。授太學博士。轉對，言："太祖之天下壞于蔡京，高宗之天下壞于鄭清之。"後改秘

書監。論"比年董宋臣聲焰薰灼，力能去臺諫，排大臣。陛下見其故，斥而遠之，豈料既得自便，即圖復用。大臣方為之和解，臣竊傷之。小人復出，其害必慘，甚可畏也"。度宗即位，權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一。謚文清。

高斯得，字不妄，稼之子也。稼戰没于沔，斯得與僮潛往其處，得屍以歸，見者感泣。史嵩之柄國，斯得空臆盡言，由是忤意。范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斯得極言之。又言："便嬖側媚之人，尤足為清明之累，陰奸伏蠱，互煽交攻，陛下之心所存無幾。"又言："群臣龐雜宮禁，奇衺瀆貨外交，豈可坐視而不問？遂使衆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于是群小合力擯排，斯得遂求補外，提刑湖廣。

富民陳衡老不法，斯得簿録其家。其壻吴自性厚賂宦官，言斯得以緡錢百萬願易近地。理宗曰："斯得硬漢，安有是？"已而斯得捕一篋書，具得自性交通省吏狀，并奏之，索出賕銀六百餘兩，黥配省吏高鑄等二十餘人。

丁大全入相，高鑄為相府監奴，嗾御史沈炎論斯得以閩漕交承錢物，下郡吏，榜死數人，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大全既謫，朝廷罪其委任非人，遂斬鑄。

度宗即位，累遷工部侍郎。陳宜中入相，以權兵部尚書召。斯得忠憤激烈，指陳時事無所遺，進端明殿大學士，簽書樞密，參(政)知政事。卒。有《耻堂文集》。

贊曰：權奸擅命，嬖倖竊威。即有君子，忠言何培。彼美衆正，或激或隨。一時人表，千古名規。

王伯大袁甫等列傳第五十

王伯大　附　張磻　應鏞　蔡抗
饒虎臣　戴慶炯　**皮龍榮**　**李曾伯**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紹定中，歷左司郎中。進對，言："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不交口誦諛，謂太平可待也。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以亡為言，猶知有亡，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于茲何謗議籍籍也。議逸欲之害德，將以為商紂、周幽之人主；議戚宦之撓政，將以為恭顯、許史之朝廷；議奸佞之誤國，將以為黨錮之君子。陛下雖日親儒者，終莫能弭天下之議。剛方之士，昔者所進，今不知其亡，惟柔佞闒茸之徒布于有位。謂舉朝皆惡臣，聖政無缺事，未可也。"遷至參知政事。陳垓論罷。卒。

張礪，字渭老，亦福州人。參知政事。封長樂公。

應儵，昌國人，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

蔡抗，元定孫。歷諸王府大、小教授，資善堂翊善。由樞府為參知政事，輒擅去國，勉留不返，落職。謚文肅。

饒虎臣，寧國人。景定，參知政事。御史何夢然連劾褫職。

戴慶炯，永嘉人。參知政事。嘗直牟子之枉。

皮龍榮，字季遠，醴陵人。歷官翼善。景定，參知政事，封壽沙郡公。度宗偶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劾之。雷應至官，謁龍榮，龍榮不出，既去，又斥罵之。或以語雷應，遂疏其罪，謂每向人言"吾擁至尊于膝上"語，詔徙衡州，正湖南屬也。未至而歿。龍榮少有志略，精《春秋》學。有文集三十卷。性伉直，似道當國，不肯降志。以度宗舊學，卒為所擯。

李曾伯，覃懷人。歷淮東、淮西制置使，遷四川宣撫、湖南安撫，節制廣南，再起沿海制置使。初，與賈似道俱為閫帥，邊境之事，知無不言，似道嫉之，使不竟其用。

袁甫　蔣重珍　唐璘　黃師雍　陳塤
危昭德　度正　吳泳　李韶　王邁
徐霖　楊棟　楊文仲　王應麟　黃震

袁甫，燮之子。嘉定進士第一。轉對，言："偷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彗星見，求直言，甫疏："請變上下交征之習，以紓愁苦之

民。”

理宗親政，以直徽猷閣知建寧府。遷秘書少監。入見，帝慰勞之。兼崇政殿説書。于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于陛下。陛下徒慕漢宣厲精為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果斷，不用于斥邪佞，反用于逐賢人，此不識剛德之真也。”

兼中書舍人。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輸券，甫奏其害。他日侍經筵，帝問近事，甫奏：“履畝事，人心最不悦。本朝立國以仁，此舉仁乎？否乎？”帝為惻然。

朝廷以邊事為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嵩之主和，其父彌忠屢戒其輕易，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亦未免輕于用人矣。”嵩之加刑部尚書，甫適主中書，不與書行，乃出甫江州。王遂力争，帝曰：“誤耳。”侍御史徐清叟論甫有贓，湯巾又争之。

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帝問邊事，時清叟與甫並召，而清叟未至，甫奏：“今人眇然，清叟宜在朝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趨其赴闕。累遷權兵部尚書。卒。謚正肅。

蔣重珍，無錫人。嘉定末，進士第一。累遷秘書正字。行都火。應詔上言：“陛下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為，天下皆曰此丞相意。夫九廟至重，不防于火之未至，而焦頭爛額，獨全宰相之居，亦見人心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昔史浩兩入相，數月即罷，孝宗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

星變，求言，復申前説，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

縱，大權旁落。則進《為君難六箴》，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啟，則手書削稿，帝稱其平實。累遷著作郎。以道流生日輟講，力諫，帝曰："非卿，不聞此言。"

關洛師敗，謀復舉，重珍言："耻敗而求勝，忿也，生靈之命豈以忿用哉？"知安吉州。入覲而疾亟，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謚忠文。

唐璘，古田人。游太學，第進士。臺臣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璘曰："吾始進，豈壞于天子之廷乎？"端平中，擢御史。奏："天變而怒，民怨而離，海宇將傾，陛下謂此何時，縱欲文過，疏遠正人，狎昵戚宦。宰相用時文之才，為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為奇貨。盍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綰，雖修途暮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人輔贊，毋使天變寖極，人心愈離也。"理宗為改容。尋擢太常少卿。丁內艱，璘居喪哀毀不食，疾革，卒。

璘初聞臺命，皇駭不敢詣闕，其母詰之，對曰："此官須為朝廷爭是非，一咈上意，或迕權貴，恐貽憂于母。"母曰："吾有爾兄在，勿憂。"璘乃就職。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唐介再見。

黃師雍，福州人。少從黃幹學。入太學，第進士。為楚州官。秩滿，耻出史彌遠門，不枉見。李宗勉在政府，力言于丞相喬行簡，已許以朝除，師雍以書勸行簡歸老，忤意，遂格。

史嵩之入相，召師雍，密示相親意，師雍不應。遷糧料院，曰："以近相府也。"亦不應。嵩之權勢寖盛，博士劉應起論之，嵩之疑師雍，諷御史梅杞擊去。及應起為御史，師雍亦遷御史。嵩之終喪也，李昴英、章琬請竄斥，帝即日勒令致仕。

直舍人院劉克莊乞貼職如宰臣，遂得守觀文殿。師雍遂劾克莊、琰、昴英去國。鄭寀薦周坦入臺，日排擊善類，江萬里、吳潛免，師雍獨立，寀日圖去之。會大旱，求言，言者率謂災由寀、坦等，盧鉞語尤峻。坦等偽撰匿名書，師雍發其偽撰之迹。適鉞謁師雍，寀指為阿附。寀入政府，謝方叔疏其奸，罷之。

師雍與丞相鄭清之故同舍，然劾劉用行、魏峴，皆清之親故。坦遣其婦造清之妻，譖曰："去用行、峴，去丞相之漸也。"帝將以師雍為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猶冀師雍少貶，師雍曰："吾欲為全人。"坦卒劾罷。

後起為左史，遷禮部侍郎，命下，卒。師雍簡淡寡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其于衮正之辨甚明。

陳塤，鄞人。試江東、試禮部皆第一。父喪，毀瘠。考古禮行之，乃師事楊簡。史彌遠當國，欲優省元，授堂除，塤謝曰："盛舉自塤始，得無嫌乎？"徑注處州教授以去。理宗詔求直言，塤上封事，直聲聞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

召為太學録，逾年始至，轉對，言："天下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上嘉納之。主宗正寺簿。都城火，塤步往玉牒所，盡藏玉牒于石室。遷太常博士。獨

為袁燮議謚，餘皆閣筆。賈貴妃入内，塤言："乞去君側之蠱媚。"彌遠謂之曰："吾甥好名耶？"塤曰："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求去。

彌遠卒，召為樞密編修。入對，言："内庭當嚴宦官之禁，外庭當嚴臺諫之選。"遷浙西提刑。李宗勉為相，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為副尉，宗勉倚之。盜横貪害，塤至，聞風而去。或傳實走宗勉所，塤貽書請之，宗勉曰："余即不才，不敢庇奸，惟召治之。"及獲福，加墨徇于市。為國子司業，諸生相慶為得師。兼《實録》修撰。知温州，未上，以言罷。

塤家居，自娱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卧疾，命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吕祖謙墓志》，有"生于丁巳，卒于辛丑"，塤曰："異哉，吾亦生於丁巳，今歲辛丑，吾其已乎。"

子蒙，年十八上萬言書，為太府主簿。極言賈似道闕失，似道誣以貪，簿録其家，惟青氈耳。德祐初，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危昭德，邵武人。寶祐進士。遷秘書郎。疏言："民之命在士大夫，朘民膏血，為己甘腴，民不堪命矣。"又言："願陛下為萬世根本之慮，毋為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亨，毋招不節之咎。宫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匱矣。"累遷權工部侍郎。致仕。

昭德在經筵，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規正甚多。

度正，合州人，歷官國子監丞。紹定中，士大夫皆策

李全必反，毋敢言者，正上疏極言之。進太常少卿。適太廟災，為二説以獻，一用朱熹之議。後終禮部侍郎。

吴泳，潼川人。昌裔弟。歷著作郎。輪對，言："陛下毋以旨酒違善言，毋以嬖御嫉莊士，毋以靡曼伐天性，以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也。"他日又言："誦往哲之遺訓，不過曰内修政事而已。陛下退修于上，百官交修于下，合内修外攘為一事，天下皆在吾指顧中矣。"火災，應詔上言："莫慘于兵，而連年不戢；莫酷于吏，而頻歲横征：皆火之招也。"累遷權刑部尚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奉祠，尋起知温州、泉州。

李韶，彌遜曾孫也。五歲能賦《梅花詩》。嘉定初，與史寧同進士。調慶元教授。丞相史彌遠薦士，充學職，韶不與。袁燮求學宫射圃益其居，亦不與，燮更敬之。

歷遷太學博士。濟王之變，以書曉彌遠甚墾。端平初，連遷右正言。乞以國事、邊事責任鄭、喬二相。又論史嵩之、王遂和戰異議迄無成功，出遂于要藩，易嵩之于邊，(面)[而]使各盡其才。

拜殿中侍御史。奏曰："臣居言職，同事四人，逾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吴昌裔免。清叟言'三漸'，臣繼其説，豈臣言不加切于二臣耶？今上下偷安，以人言為諱，此意不改，其禍豈直'三漸'而已！"時魏了翁罷督予祠，韶請亟召還處以台輔，又劾宦寺陳洵益、女冠吴知古，帝怒，韶還笏殿陛乞歸，不許。

歷起居舍人。應詔上封事數千言，帝諭左右曰："李韶真有憂國愛君之心。"乞去，帝蹙額曰："曲為朕留。"復

累丐外，知漳州。召赴闕，改禮部侍郎，又辭，詔所在州軍護遣至闕。嵩之遣人謂曰："毋言濟邸、宮媪、國本。"詔上疏，引《左氏》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以風嵩之，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時杜範亦在列，中外稱為李、杜。累擢翰林學士兼知制誥。章琬、李昴英罷言職，詔疏留之。尋奉祠。被召，令守臣以禮趨行。詔平粹簡澹，不溺聲色貨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

王邁，字實之，仙游人。調南外睦宗院教授。赴都堂審察，鄭清之曰："學官掌故不足，浼吾實之。"召試學士院，因言："君子類雖進而道未行，小人迹雖屏而心未服。"真德秀聞而稱善。又言史嵩之不宜復相。及吳知古、陳洵益撓政，言者劾邁論邊事過實。魏了翁侍經筵，為帝言，惜其去。臺官李大同言邁交結德秀、了翁，以收虛譽，削一秩，免。

淳祐初，通判吉州。江萬里袖疏榻前曰："邁不即召，將有老不及之嘆。"帝然之。亢旱，求言，邁知邵武，驛奏七事，以徹龍翔宮、立濟王後為先。鄭清之再相，以左司郎官召，力辭。

李宗勉嘗諧邁，邁評近世宰輔，必以宗勉為賢相。徐清叟與邁不睦，邁晚應詔，薦清叟人望，人稱其持平。

徐霖，西安人。年十三，研精六經之奧，探賾先儒心傳。淳祐初，試禮部第一。知貢舉官入見，理宗曰："第一名得人。"嘉奬再三。

史嵩之顓國，霖疏其奸，言："今日士大夫皆為嵩之收攝，非章章使為小人也，常擇其質柔氣弱易奪者親任一

二，稍有異己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妻妾宮室之願，則亦從之而已。”

丞相范鍾進所召試館職二人，上思霖名，親去其一，以霖易之。及試，則曰：“人主無自强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擢秘書省正字。大旱，霖言：“請易諫議大夫、京兆尹，則雨。”兼崇政殿説書。言：“葉大有陰柔奸黠，為群憸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上不悦，出知撫州。

霖閑居，衢守游鈞築精舍，聘霖為學者講道，聽者嘗千餘人。

楊棟，青城人。歷宗正少卿。進對，帝曰：“止是正心修身之説乎？”棟曰：“然，此説最為簡易。”度宗為太子，帝親擢棟太子詹事。尋拜參知政事。台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于朝，乞棟為山主，詔從之，因卜居于台。

賈似道入相，登用故老，列之從官，棟亦預焉。及彗星見，棟乃言：“蚩尤旗，非彗也。”故為世所少云。或謂棟姑為是言，陰告于帝，遂逐似道，似道覺之，遂蒙疑而去。

楊文仲，彭山人。七歲而孤，母胡氏，年二十有八，守節自誓，教養諸子。文仲既冠，以《春秋》貢，母喜曰：“汝家至汝三世，皆以是經收效矣。”胄試第一，入太學，又公試第一，升内舍。季冬雷震，首帥同舍叩閽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

族叔棟寓餘杭，文仲往問伊洛之學。轉運使印應飛辟入幕，薦歷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為燃一燈足矣。”勸農東效，守因欲泛湖，文仲先馳歸。制置李廷芝辟之。時有沙田使者

欲舉行，文仲力争，謂："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事得寢。

召為監察御史。輪對，曰："春多沈陰，豈但麥秋之憂；于時為夫，尤珍莧陸之慮。天目則洪水發焉，蘇湖則弄兵興焉。帥習黄金横帶之娱，兵疲赤籍挂虚之冗，國何賴焉？"兼崇政殿説書。度宗以疾不視朝，文仲奏："聲色之事，若識得破，原無可好。"恭帝即位，兼給事中。有事明堂，議以上公攝行，文仲曰："今祇見天地之始，雖在幼冲，已勝跪拜，所當親饗。"

丞相王爚、陳宜中不協，文仲言："危急矣，億兆所寄在二相，苟以不協之故坐失事幾，後悔何及！"元兵渡江，朝士多去，侍從班惟文仲一人。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人。從王埜學，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帝策士，召應麟覆考，易第七名寘首，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及唱名，乃文天祥也。

遷太常主簿。面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既困而重斂，非修攘計也。"時大全諱言邊事，應麟坐絀。度宗即位，遷著作郎。值人日雪，帝問故事，以唐李嶠、李乂應制詩對，因奏："春雪多宜謹感召。"

賈似道拜平章事，葉夢鼎即求去，似道亦求去。應麟奏："孝宗朝嘗缺相。"似道惡之，語包恢曰："此人素著文學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盍令少自貶。"冬雷，應麟言：

"卑逾尊、外陵内之象。"似道益惡之。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撝嘗守是郡，父老皆曰："清白太守子也。"召為給事中。又繳奏丞相留夢炎不宜引私人為御史，遂東歸。所著有《困學紀聞》、《玉海》等書。

黄震，字東發，慈溪人。進士。調吴縣尉。度宗時，與修寧、理《兩朝實録》。乞罷給僧道度牒，時宫中建内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尋判廣德。郡守賈蕃世，似道從子，驕淫不法，震數與争是非，為所參，解官。起知撫州，有善政。似道罷相，召為監察御史。内戚有畏其直者，止之。

帝大父福王判紹興，震浙東提舉兼長史。震奏曰："朝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為其屬，豈敢察其非？"固不拜。

震嘗言："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未明視事，事至立决。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所著《日抄》一百卷。其卒也，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贊曰：南宋道學，盛于理宗。上以是召，下以此逢。人多名言，事罔厥功。伯大、龍榮，甫、珍、璘、雍。各各正志，落落愚忠。陳、危規切，正、泳責恭。韶與邁、霖，正誼雍容。棟及文仲，學優政通。麟、震宏儒，不負所宗。朝匪無人，莫挽危凶。

江萬里李庭芝等列傳第五十一

江萬里 附 謝緒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其能杖嘩健士，璘曰："史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意，史氏且不昌。"是夕，母陳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遂生萬里。少神雋有鋒穎，連舉于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研間。史嵩之罷相，拜監察御史。

萬里器望清峻，議論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丐祠省母疾，不許，不俟報馳歸。至祁門，得訃。而議者謂萬里母死，秘不奔喪，反挾妾媵自隨，于是側目萬里，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視閑廢者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于帝前。

賈似道宣撫兩浙，辟之。似道入相，萬里兼國子祭酒侍讀。度宗即位，召同知樞密院事。萬里雖俛仰容默，為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嘗惡其輕發。似

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呼為"師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積慚怒，謀逐之。萬里丐祠。後二年，召拜左丞相。尋丐祠。

咸淳十年，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為游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饒州城破，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斂之。萬里無子，以蜀人王槱之子為後，即鎬也。事聞，贈太傅、益國公，謚文忠。

謝緒，錢塘人。以太后戚，絶意仕進，隱于金龍山巔。歲饑，多散錢穀賑下塘之饑人。甲戌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緒泣曰："天目，主山也，而災若此，宋其亡矣。"

德祐二年正月，帝遣楊應魁上傳國璽、降表，削去位號，元命宋內侍王埜入宮收衮冕、圖籍、鹵簿等物，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三月，伯顏宣詔，免牽羊之禮，趨帝及太后入覲。太后全氏與帝肩輿出宮，度宗母隆國夫人黄氏、庶僚三學生等偕行，太皇謝后以病留臨安。無何，元人舁其牀以出，侍衛七十餘同赴燕。緒大慟，題詩二律畢，赴水死。苕水洶湧，緒尸逆流而上，經旬不仆。一詩

云:"莫笑狂夫老更狂,推輪怒臂勇螳螂。三軍未復圖中土,萬姓空悲塞外鄉。動地聲名懸宇宙,擎天氣概蕩邊疆。忠心自古人人有,莫笑狂夫老更狂。"緒傳新增入。

李庭芝 附 姜才 趙淮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後徙隨。庭芝生時,有芝産屋棟,遂以名。少穎異,日誦數千言。王旻守隨,庭芝年十八,告諸父曰:"王公貪不恤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强從之。未浹旬,旻果為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

嘉熙末,以策干荆帥孟珙,珙善相人,見其魁偉,顧諸子曰:"李生名位當過我。"時四川有警,即以庭芝權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珙卒,遺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于似道。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歸。朝廷以趙與懃為淮南制置,李應庚為參議官。應庚發兩路兵城南城,李璮窺其無謀,奪漣水三城。朝議擇守揚者,帝曰:"無如李庭芝。"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庭芝再破邊兵。

庭芝初至揚時,揚新遭火,廬舍盡燬,州賴鹽為利,而亭户多亡去,公私蕭然。庭芝悉貸民負逋,假錢使為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放亭户負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瞰揚城,元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劉槃自淮南入朝,

帝問淮事，槩對曰："李庭芝老成謹重，邊塵不驚，百度具舉，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

咸淳五年，元兵圍襄陽急，夏貴入援，大敗，范文虎又敗，兵亂。命庭芝以京湖制置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似道，乞無使聽命于京闔，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除文虎觀察使，從中制之。文虎日携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為樂。庭芝屢欲進兵，文虎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文虎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文虎止降一官，庭芝罷居京口。

未幾，元兵圍揚州，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己得專力淮東，從之。德祐元年，似道兵潰蕪湖，庭芝獨率所部城守，調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施中戰其中，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為死鬬。元帥阿术攻揚，久不拔，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赴濠水死者日數百。

宋亡，太后、帝諭降者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詔諭降也。"兩宮入朝，至瓜洲，復詔庭芝曰："吾與嗣君既已臣服，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夏貴以淮西降。阿术驅降兵示之，旌旗蔽野。幕客有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术使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陴上。

已而知淮安許文德、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州劉興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雜牛皮麴糵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告苦戰。阿术請元主赦庭芝

使降，庭芝亦不納。益王召為少保、右丞相。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至泰州，將入海。阿术追圍之，朱煥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陴將孫貴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于是斬之。死之日，揚民皆泣下。

有宋應龍者，為泰州咨議官。守臣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恩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者，良臣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咨議褚正、興化知縣胡拱辰、鎮江參軍陶居仁俱以城陷見殺。

姜才，濠州人。隸淮南兵中，以善戰名，為通州副都統。臨陣，軍律甚嚴。其子當戰，回白事，才望見，以為敗也，拔劍馳逐，幾殺之。

賈似道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為先鋒，相拒丁家洲。元軍設砲，架弩軍弩，江濱中流數千艘，旌旗連亘，數行而下。才奮兵前接戰，鋒已交，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為之譁曰："步師遁矣。"諸軍皆潰，才收兵入揚州。元兵攻揚，才戰于楊子橋，日暮兵亂，流矢貫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

宋亡，德祐帝至瓜洲，才誓將士出奪之。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庭芝以在圍久，召才計事，屏左右，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左右聞之俱汗下。益王在福州，召才與庭芝至泰州。阿术兵追及，會才疽發背，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執才以獻。阿术

欲降之，才出謾言，遂殺之。才臨刑，夏貴出其旁，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耶？"

有洪福者，夏貴家僮也。貴降，福與子大淵、大源統貴軍知鎮巢。元兵遣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大淵、大源呼曰："法止誅首謀，何至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趙淮，葵從子也。李全之叛，屢立戰功。德祐中，戍銀樹壩。兵敗，與妾俱被執。元帥阿术使招李庭芝，淮陽許諾，至揚城下，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屍露莫收。有一寵姬為焦僉憲所得，請于焦，具棺焚之，姬以裙收骨，大慟，投江死。淮兄潛居金陵，棄家走海南死。

陳文龍　附　高談　林空齋

陳文龍，字君賁，興化人，俊卿之後。能文章，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數年，拜監察御史。

時賈似道當國，臺諫皆闒茸，臺中相承，凡建白，呈藁似道始行，至文龍，獨不呈藁，已忤似道。

襄陽之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時陽請督師，而陰使其黨留己，竟失襄陽。文龍疏言其失。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芘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潛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反見擢用，是當罰而賞

也。潛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閫之寄？萬石政事怠荒，以為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未幾，吕文煥導元軍東下，文虎首迎降，似道兵潰魯港，潛最先遁，以故列城從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龍言，起為侍御史。

時邊事甚急，王爚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日坐朝堂爭私意。文龍上疏曰：“《書》言：‘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虚議。”其後，宜中與爚終不相能而去，遷文龍參知政事。未幾議降，文龍乞歸養。

益王稱制福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叛，以為閩廣宣撫討之。文龍以黄恪前守漳有恩信，辟為參謀，按兵泉州，使恪入招撫之。恪至，民皆頓首謝罪。興化有石手軍者，能擲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罷之，石手軍亦叛，復命文龍平之。

已而降將王世强入廣，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貽書責世强、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元兵來攻，不克。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將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至軍中，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乃械繫送杭州。

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饑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嘆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為收埋之。侄瓚，起兵殺林華，據興化，尋復破，死之。

高談，字景遂，邵武人。紹定二年，旁郡盜作，諸子請避之，談曰："昔楊子訓問避寇于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河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寧保其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耳。'小子識之，此格言也。今南去則汀、劍，西去則旰、贛，皆為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避，官吏例弗我納。北去廣信，防失，守隸利人囊篋，指民為諜，數剽殺之。舍胡公之言，未有他策也。"

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廟祐在，將焉之？"賊至，談出曰："時和歲豐，何忍為此？"盜曰："吏貪暴，民無所愬，我為直之。"談曰："獨不能撾鼓上聞乎？民何辜，而殺之？"盜怒，執諸庭。遺之牛酒，不釋，遺之金帛，不釋。談曰："然則將何為？"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耆老如爾者，率是鄉子弟，吾其濟乎。"談曰："斯言奚為至我。"唾賊大罵，遂遇害，里人賴以免。

林空齋，永福人，失其名。益王立，張世傑圍泉州，乃率鄉人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王積翁密約北兵屠永福，空齋坐堂上，嚙指血書壁云："生為忠義臣，死為忠義鬼。草間雖可活，吾不忍生爾。諸君何為者，自古皆有死。"俄見執，不屈而死。

汪立信　附　趙卯發　陳炤　王安節　李成大

汪立信，澈從孫也。會大父智，從澈宣諭湖北，道六安，愛其山水，因居焉。淳祐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立信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閫帥才也。"授烏江簿。荊湖

制置趙葵辟參議官。葵去，而馬光祖代之，立信是時猶在府也。

鄂州圍解，賈似道既罔上要功，惡閫外之臣與己分功，乃行打算法于諸路，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為罪，擊去之。光祖與葵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乃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為葵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力爭之，且曰："方艱難時，趙公莅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攘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為之。"立信曰："使某不為則已，果為之，必不效公所為也。"光祖益怒，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判江陵，葵嘗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謀議寡諧，立信與葵蓋未嘗有一日之歡也。

景定中，知潭州。至官，供帳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連歲代納潭民夏稅。以潭為湖湘重鎮，創威敵軍，募精銳數千人，後來者賴其用。知江陵府。時襄陽被圍危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黃州守臣陳奕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

乃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以求拱揖指揮，折衝萬里，不亦難乎？為今日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

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并用。刁斗相聞，饋餉不絶，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莅。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鄙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璧輿櫬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詬曰：“瞎賊狂言敢爾！”以立信目眇，故云。

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為江淮招討使。立信受詔，不辭，即日上道，以妻子托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説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净土，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

既至，則建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率所部至高郵，欲控引淮、漢為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為表起居三宫，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深，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死。

元伯顔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惡立信以其二策告，請戮其孥，伯顔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喪歸葬丹陽。

初，立信未仕時，家窶甚。會歲大祲，吴淵守鎮江，為粥以食流民，使客黄應炎主之。應炎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于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張服御視應炎有加。應炎怏怏，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君之職度、志業，皆非其倫也，盍少下之？"明年，登第，後踐歷略如淵，而卒死于難，人服淵機鑒云。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咸淳十年，判池州。元兵渡江，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守禦計。明年正月，元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林陽助卯發為守，守兵五百，餘兵皆歸林。卯發知不可守，置酒食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嘆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二月，兵薄池，卯發為詩別兄弟，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

卯發始為此堂，名"從容"。及兵遽，指所題扁謂客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兆也。

卯發死，林開門降。元伯顔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即如堂中觀之，皆嘆息，為合葬于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謚文節。

陳炤，常州人。姚訚知常州，辟炤為通判，時炤丁母憂，或謂炤曰："今辟難，有辭矣。"炤曰："鄉邦淪没，何可坐觀？"遂墨衰而出。訚入常甫十餘日，元兵攻常州，訚協力固守，城破，訚死之，炤猶斂兵巷戰。家人請曰："城東北門圍未合，可走常熟入臨安也。"炤曰："去此一步，非

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

㬎，希得子也。與㬎同死者，州人胡應炎，署判官。陷猶巷戰，元屠城，應炎父兄俱死。

王安節，堅之子。劉師勇復常州，以安節守常。元伯顏攻之，破其南門，安節揮雙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安節呼曰：“我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莫謙之，宜興僧也。德祐元年，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為溧陽尉。是冬，没于戰陣。時萬安僧亦起兵，舉旗曰“降魔”，又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為僧。”旋亦敗死。

徐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元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㬎請計，㬎曰：“内無食，外無援，死守而已。”道明亟還，告其徒曰：“姚公與城俱亡，吾屬不失為義士。”乃取觀之文籍置石函，藏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焚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顧，誦琅然。以刃脅之，不動，遂死焉。

李成大，字實夫，建昌人。德祐初，知金壇縣。元兵至，巷戰不勝，吏民挾成大降，潜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榜掠，不屈，遂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笑曰：“子為父死，臣為君死。”乃殺之。事聞，謚忠節。

楊大異　附　劉鋭　何充　許虔孫　王翊

楊大異，字同伯。從胡宏受《春秋》。調龍泉尉，攝邑令。歲饑，提刑司遣吏和糴米二萬石于邑，米價頓增，民乏食。大異即以提刑司所糴者如價發糶，民甚德之。提刑趙與懃大怒，移安遠尉。

邑有峒寇擾民，積年弗獲，大異以一僕負告身自隨，

肩輿入城。峒傳呼尉至，賊露刃成列以待。徐諭以禍福，皆伏地叩頭，留告身為質，偕其渠魁數輩出降。

除四川制司參議官。元兵入成都，從制使丁黼巷戰，身被數創死，闔門遇難。詰旦，其部曲竊往瘞之，大異復蘇，負以逃，獲免。除通判渌陽，有惠政。去官之日，老弱攀號留之，大異易服潛去。

遷大理寺丞。召對，極言時政，迕宰相意，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尤長于治民。"進廣東提刑。大異訪張九齡曲江故宅，建曲江書院以祀九齡。致仕歸里第，學者從之講肄。食祠禄二十四年卒。子霆霖。

劉鋭，知文州，與通判趙汝驀乘城固守兩月餘，援兵不至，城中無水，取汲于江。會陳昱以去歲失守沔，編置此州，夜逾城出降，獻女元將，告以虚實，敵遂攻城甚急。一夕移江流于數里外，汲道絶，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卒無叛志。城垂陷，汝驀猶提刃入陣，中十六矢，被執，臠死。鋭度不免，集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誥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才六歲，飲以藥酒，下拜受之，左右為之感慟。

何充，漢州人。判黎州，城破，充自刺不死，元帥欲活之，設帘幄，環坐諸將，而虚其賓席，呼之即坐，充踞地求死。他日，欲辮其髮，不肯。又使署招民榜，充曰："榜必不可署。"水飲不入，元將曰："此南宋好漢也。"于是斬其首。

初，充見呼，妻陳以一家往。帥曰："不呼汝，何以

來?"陳曰:"來死耳。"及允死,東望再拜曰:"臣夫婦偕死,可以對趙。"衆以石擊殺之,願同死者四十餘人。

許彪孫,奕之子。為四川制置參謀官。景定二年,劉整叛,召彪孫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為獻。彪孫辭使者曰:"此腕可斷,此筆不可書。"即閉門,與家人俱仰藥死。

蜀進士曹琦被執,脱歸,自經死。蹇彝判金州,被擒,不屈死。弟維之子永叔皆力戰死。制置陳隆之被執,檻送至漢州諭降,隆之呼曰:"大丈夫死爾,無降也!"闔門數百口皆死。

王翊,字公輔,郫縣人,吴曦叛,抗節為陳大義,曦怒,欲烹之,曦誅而免。嘉熙元年,制使丁黼辟為參謀官。先遣其家歸鄉里,為文訣先墓,誓以身死報國。及黼迎敵敗死,元兵入公署,見翊朝服危坐,問為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禄,臨難不能救,願與此城俱亡。"元兵曰:"忠臣也,勿殺。"翊赴井死。兵後,其家出其屍井中,衣冠儼如。轉運副使蒲東卯、漢州官劉當可、邛守趙晨、重慶進士胡天啟皆死。

李誠之　附　秦鉅　孫益　王惟忠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慶元初,釋褐,累官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誠壁而增益之,構樓櫓,築軍馬牆,教閱民兵,積粟四萬。先是,酒庫月解錢四百五十千以獻守,誠之寄諸公帑,以助兵食。

金人攻淮南,時誠之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

聞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耳。當與同僚戮力，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金人擁衆臨沙河，欲渡，屢破之。金人屢挫，攻益力。未幾，傅城下，圍之數重，遂燔木柵。誠之出兵禦之，又殺其將卒數十人，奪其佩印。金人造望樓以窺城，誠之為疑兵以示之。又使持書來脅降，誠之戮使而還其書，金人卒不得志。

會苗州失守，併兵為一，凡十餘萬，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及城破，率兵巷戰。誠之引劍將自刎，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女皆赴水死。事聞，立廟於蘄，賜名褒忠。從誠之死者，秦鉅、阮希甫等十餘人。

秦鉅，字子野，埙子，檜曾孫。判蘄州。金人入境，協力捍禦。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略盡。鉅歸署，疾呼吏人，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見烟焰中著白戰炮者，識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為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死。子浚俱死。

孫益，泰興人。少豪俠。李全犯揚州，游騎薄泰興，令王爚募人守禦，益起從之。俄賊兵至，益拒之，見賊勢盛，厲聲呼曰："王令君募我來，以守護城邑也，今賊至城下，我輩不為一死，復何面目見令君！"遂赴敵，死之。又固始簿王迸，樂平人，建康統制吴從龍，各徇城死。

王惟忠，鄞人。嘉定進士，為閬州守。制置使余晦讒劾之，没入其貲，下獄，鍛鍊棄市。臨刑，謂其友陳大方曰："吾當上愬于天。"七揮刃不殊，血逆流。張即之閑居，

使從孫娶其孤女，移書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

胡斌，紹定間，以殿前司將官戍邵武。盜大至，斌奮身力戰，遇害，其屍僵立數日始仆。邑民即其戰地立廟祀之。

李芾 附 尹穀 楊霆 陳元桂 唐震 劉士昭 吳楚材 黃介 蕭雷龍

李芾，字叔章，衡人。攝湘潭縣。縣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芾稽籍出賦，不避貴勢，賦役大均。咸淳元年，知臨安，時賈似道當國，前尹事無鉅細關白始行，芾獨無所問。嘗出閱火具，民有不為具者，問之，曰："似道家人也。"仗之。似道怒，罷之。

元兵取鄂州，起為湖南提刑。時郡縣盜擾，民多奔竄。芾令所部發民兵自衛，縣與一皂幟，令曰："作盜者斬幟下。"似道兵潰蕪湖，芾復知潭州。

德祐元年，敵至潭，潭兵調且盡，游騎已入湘陰，諸縣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為援。元軍圍城，芾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亦皆出結伍保助之，不令而集。城中矢盡，故矢皆羽敗，芾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芾取庫中積鹽席焚，取鹽給之。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籍，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芾殺之以徇。城圍益急，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先戮汝！"

除夕，元兵登城，戰少却，旋蟻附而登。衡守尹穀及

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傳令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霆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戮我。"忠泣而諾，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自刎。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纍纍相比。事[聞，謚]忠節。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親迎于温，皆得不死。

芾强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望之凛然猶神明。

尹穀，字務實，長沙人。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穀與同郡邢天禄諸人體裁務為典雅，士争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頏。知崇陽縣，廉平有聲。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朱氏《四書》。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燭滅始免巾幘。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

潭城受兵，李芾禮□為參謀。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國恩，典方州，誼不□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積薪扃户，□服望闕拜，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鄰家救之，火熾不可前，但于烈焰中遥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少長皆死。芾聞之，命酒酹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

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為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為三學生。

楊霆，字震仲。辟荆湖制司幹官。吕文德為帥，素慢士，常試以難事，霆倉卒立辨。一日謂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兵器糧草，若何？"即對曰某營兵馬，某庫器甲，某處矢石，某處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吾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幹如此，何官不可為？"薦諸朝，除判江陵。江陵兵民雜處，庶務叢集，霆隨事裁決。取隸官閑田，增益廩，選强壯，當農隙，付以器械，雜兵行肄習。未幾，有能擐甲騎射者皆獲其用。

德祐初，為湖南安撫司參議，與安撫李芾協力戰守。城被圍，日夜備禦，城破，赴水死。妻妾奔救無及，遂皆死。

陳元桂，撫州人。知臨江軍。開慶元年，元兵至臨江，元桂力疾登城，坐北門亭上督戰。矢石如雨，力不能敵，吏卒勸避去，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元師至，元桂瞠目叱罵，死之。縣首于敵樓，越四日，體色如生。初，親戚有勸其移治者，元桂曰："子亦為浮議搖耶？時事如此，與其死于饑饉、病疾、盜賊，孰若死于守土之為光明俊偉哉？"家人或請登舟，不許，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搖民心！"謚正節。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既登第，為小官。有權貴以牒薦之者，震内牒篋中。已而干政，震取牒還之，封題未啟，其人大媿。

咸淳六年，知信州。州有民傭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其父訟傭者殺其子投火中，民不勝掠，自誣服。震視牘疑之，密物色，得童傍郡，以詰其父，對如初，震出其子

示之，獄遂直。擢浙西提刑。似道以類田屬震，震謝不能行。趙氏有守阡僧甚暴横，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救，震不省，卒按以法。似道怒，使陳堅劾去之。

咸淳十年，起知饒州。元兵略饒，震發民城守，昧爽出治兵，至夜中始寐。元兵使人入饒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于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因風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使者。明年二月，兵大至，衆懼，不能戰。震入府中玉芝堂，其僕前請曰："事急矣，番江門兵未合，亟出猶可免。"震罵曰："城中民命皆係于我，我若從爾言得不死，城中民死，我何面目生耶！"左右不復敢言，皆出。有頃，兵入，執牘鋪案上，使震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死。謚忠介。

劉士昭，太和人。嘗為鐵工，與鄉人同謀復太和縣，刺血指書帛云："生為宋民，死為宋鬼。"因以其帛自縊死。其黨入獄，多乞憐苟免，有王士敏者，獨慷慨不撓，題其裾曰："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為腥血染，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大罵耳。"

吴楚材，名炎，以字行，南城人。德祐二年，建昌降，楚材還其鄉，糾集民兵。别置黄萬石走邵武，授楚材計議官，且戒勿興兵，楚材不聽。二月，自領村率衆晨炊蓐食，將攻城，鉦鼓震動。甫至近郊之龜湖，元兵三道就之，奪其長梯鐵鈎，因進攻領村。拒以木柵，不得入。事聞，益王承制遷楚材知建昌軍，俾聚軍圖再舉，萬石匿其命。楚材既失利，且乏援，衆多解去，楚材為人所執以獻。郡遣

録事婁南良訊之曰："汝何為錯舉？"楚材抗聲曰："不錯，不錯！府録受宋官爵，今乃為敵用事，還思身上緑袍自何而得？吾一鄙儒，特為忠義所激，為國出力，事雖不成，正不錯也。"南良語塞。及吴浚為江西制置，斬楚材，傳首諸邑。

黄介，字剛中，分寧人。朱礻異孫帥蜀，介上攻守策，礻異孫愛之，以自隨。錢真孫復辟入幕。及與真孫别，誦"南八，男兒死爾"語勉之。後家居，帥鄉民登龍安山保聚。

德祐元年，元兵至，砦衆奔潰。介堅守，且射且詬，面中六矢，顧為家僮陳力曰："爾盡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面頸中十三矢，倚栅而死，力亦死。妻劉被掠。子用（忠）中及壯，求母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師以歸，州里稱為黄孝子云。

蕭雷龍，新城人。判衢州。元兵薄城下，不降，脱去，還建昌，復奔入閩，未出境，為同安武人徐浚冲獲送縣。權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後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頃不見，以驚死。

贊曰：沉軀止水，碎首危城。滿腹節義，隻眼分明。江、李、陳、汪，千古如存。大異特異，誠之真誠。芾、穀盡忠，不負學生。烈烈死守，同爲宋臣。彼苟全者，于世何名！

曹友聞等列傳第五十二

曹友聞 附 陳寅 丁黼

曹友聞，字允叔，彬十二世孫也。少有大志，與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紹定中，辟天水軍教授。時城已被圍，單騎夜入，糾民厲戰。制使李曶檄守仙人關，友聞身冒矢石，為士卒先，兵退，檄捍七方關。

元兵破七方，人沔州，長驅入劍門。友聞取間道至青蒿壩，戰于白水江。元兵入鳳州，略河池，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偃旗伏旅，戒士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并發。又命王漢取間道出戰，自尾其後。制使上其功。

元兵至階州，友聞引兵與諸軍會戰。制使趙彥吶俾節制利帥司軍馬。元兵入沔陽，制使屯青野原，被圍，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遣弟萬領兵直趨之。制使奇萬之勇，令督諸軍戰守。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戰，圍遂得解。

元兵擣大安，友聞登溪嶺，手執五方旗，指麾甫畢，兵數萬突至。遂遣部將出戰，又親帥帳兵及背嵬軍突出陣前。友聞謂忠義總管陳庚、劉當可曰："敵必旋兵攻鷄冠隘，宜急援之。"既而果以步騎萬餘攻隘，庚騎兵直前決戰，當可將步兵左右翼並進，王資又自隘出戰，蹀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聞四川安撫。

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聞元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元兵入興元，欲衝大安。制使趙彦吶檄友聞控制大安保蜀口。友聞馳書彦吶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大安地勢平壙，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以平地控禦？"彦吶不以為然。

一日持小牌來速者七，友聞議，以為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内外夾攻不可，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鷄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鋭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敵至，内以鳴鼓舉火為應。

元兵果至，萬出逆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將舉烽。友聞帥精兵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元兵伏三百騎道旁，虎衆銜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没足，宜俟少霽。"友聞斥曰："敵知我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内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

濡濕,不利步鬬。黎明,元兵益增,乃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曰:"此殆天乎?"于是殺所乘馬,以示必死,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没。元兵遂長驅入蜀。

秦鞏人汪世顯素服友聞威望,常以名馬遺之。還師過戰地,嘆曰:"真男兒漢也!"祭之。事聞,謚曰節。

陳寅,咸之子。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以書生,義不辭難。元兵攻城,以降者為先驅。寅草檄文諭之,自執旗鼓,厲將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元兵伐木為攻具,增兵至數十萬,圍州城。寅求援甚急,制司遣劉鋭、陳瑀往救,皆以路梗告。寅望援兵不至,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為計。"杜曰:"安有生同君禄,死不共王事者?"即登高堡,自飲藥。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斂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城,為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國!"再拜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一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縋城,亦折足死。制司以聞,謚襄節。

推官賈子坤,潼川人,闔門死。其孫純孝,官朝散郎,厓山師敗,偕妻女蹈海死。

丁黼,成都制置使也。嘉熙三年,元兵詐豎宋將李顯忠之旗,直趨成都。黼以為潰卒,以旗榜招之。既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死之。從黼者惟幕客楊大異,大異死而復蘇。黼帥蜀,為政寬大,蜀人思之。

張珏　附　王仙　密佑　附　米立

張珏，字君玉，鳳州人。年十八，從軍釣魚山，累官都統制，人號為四川旭將。寶祐末，元兵圍合州，珏堅守，攻九月不能下。景定初，以珏為合守。自余玠徙軍釣魚山，城壁甚固，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米，再期，公私兼足。

德祐元年，陞四川制使，知重慶。元兵圍重慶，作浮梁三江中，斷援兵。自秋徂冬，糧盡。趙定應迎珏入重慶為制置。程聰在重慶，力主守城之議，珏不知，使出守涪。聰至郡怏怏，不設備，至是被執。張德潤以肩輿載聰歸，語之曰："若子鵬飛為參政矣，早晚可會聚也。"聰曰："我執彼降，非吾子也。"

祥興二年，元兵破重慶，珏出薰風門，與元將戰，珏兵潰。帳下韓忠顯夜開門降，珏巷戰不支，歸索鴆飲，左右匿鴆，乃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涪，中道大恨，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中。珏踴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元萬户鐵木兒追及于涪，執之。至安西趙老庵，珏乃解弓弦自經厠中，從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

王仙，蜀都統也，守涪州。元兵攻圍無虛日，勢孤援絶。宋亡之二年，城始破，仙自刎，斷其吭不殊，以兩手自摘其首墜，死。

趙立，重慶人。使蜀，趨諸將入援，無以復命，至涪自沉水死。

密佑，廬州人。咸淳十年，為江西都統。元兵至隆

興，劉槩嬰城自守。制置黃萬石欲遁，懼佑不從，乃調佑兵援槩，未至隆興，槩已降。已而元帥提兵逼撫州，佑逆之進賢坪，兵來呼曰："降乎？鬬乎？"佑曰："鬬也！"麾其兵突戰，元兵圍之數重，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戰，或有生理。"衆咸憤厲，自辰戰至日昃，佑面中矢，拔之復戰，又身被四矢三槍，衆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揮雙刀斫圍南走，前渡橋，馬踏板斷，被執。衆見其勇，戒勿殺，輿歸隆興。

元帥曰："壯士也！"欲降之，終不屈。嘗罵："萬石為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又令佑子説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也！"怡然解衣請刑，遂死。

米立，淮人。三世為將，江西制置王萬石署為帳前都統制。元兵略江西，立迎戰于江坊，被執。行省遣萬石諭之曰："吾官銜一牙牌寫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耳，何足道。但三世食趙氏禄，趙亡，何以生為？立乃生擒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説之，不屈，遂遇害。

張順　張貴　附　范天順　牛富　邊居誼　司馬夢求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被圍五年，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口，

結方陳，各船置火槍、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矶出江，以紅燈為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銳凡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絶援，聞救至，踴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介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冢斂葬。

張貴既抵襄，襄帥吕文煥力留其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渡。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攻。

刻日既定，乃别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洎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元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遥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戰已困，力不支，見執，卒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舁尸至襄，令于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立雙廟祀之。

范天順，荆湖都統也。襄陽受圍，日夕守戰。及吕文煥出降，天順縊死。贈定江軍承宣使。制曰："賀蘭擁兵，坐視睢陽之失；李陵失節，重為隴士之羞。今有人焉，得其死所，可無褒恤，以示寵綏。范天順功烈雖卑，忠義莫奪。自均房泛舟之役，克濟為艱，而襄樊坐甲之師，益堅所守。俄州刺史為降將軍，爾乃不屈自經，可謂見危致命。"

牛富，霍邱人，守樊城。城破，富率死士巷戰，渴飲血水轉戰。前遇民居，燒絶街道，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謚忠烈。

邊居誼，隨人。咸淳十年，守新城。元兵至，呼曰："邊都統急降！"又射榜檄入壁中。居誼曰："吾欲與吕參政語耳。"文煥聞之，以為居誼降也，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者三，并中其馬，馬仆，幾鈎得之，衆挾文煥，以它馬走。越二日，總制黄順出降。元將使順來招之，居誼曰："若欲得新城耶？吾誓以死守，何可得也！"順又呼其部曲，部曲欲縋城出，居誼悉驅以入，當門斬之。文煥攻城，蟻附破侵漢樓，樓火延，燬居民，居誼度力不支，走還第，赴火死。伯顔壯其勇，購得其屍燼中，觀之。

司馬夢求，叙州人，光之後。母程，及門夫死，誓不他適。夢求，其族子，取以為後。咸淳末，調江陵沙市監鎮。沙市距城十五里，南阻蜀江，北倚江陵，地勢險固，為舟車之會，恃水為防。德祐元年，湖水忽涸，元兵横遏中道，乘南風縱火，都統程文亮逆戰，制置高達束手不援，文亮降。夢求朝服望闕再拜，自經死。

馬墜　附　張鎮孫　鄧得遇　劉子薦　鄧光薦

馬墜，宕昌人。咸淳中，知邕。邕地接六詔、安南，傍通諸溪峒，墜鎮撫皆有條理，諸峒皆上賬册，邊陲晏然。至元十四年，平章阿里海牙攻廣西，墜發所部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兵攻嚴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墜，墜兵敗，退保靜江。平章使人招降，墜發弩射之。攻三月，墜夜不解甲，前後百余戰。城東隅稍卑，元軍陽攻西門，以精兵夜决水牐，攻東門。破外城，墜守内城。内城又破，墜率死士巷戰，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逾時始僕仆。

靜江破，邕守以城降，獨墜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飢，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元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臠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為出戰也，甲以待。婁乃令所部擁一火炮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烟氣漲天，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

張鎮孫，南海人。咸淳辛未，廷對第一人。先是，童子時，有言廣州宜出狀元，當是張姓人。鎮孫曰："安知非我耶？"臚唱日大雨，識者以為不祥。端宗航海，廣州潰軍奉鎮孫為帥。帝舟次于惠州甲子門，以為經略制置使，委以軍事。將校盧震擁衆暴横，鎮孫數其罪戮之。二年四月，鎮孫復廣州，元守將梁雄飛走韶州。十一月，元將塔

出會吕師夔合攻廣州，城陷。明年二月，執鎮孫，過大庾嶺，道死。

同時有王道夫者，番禺人，陳文龍榜進士。衛王即位，為學士、兵部尚書。與凌震各將兵相犄角，敗于厓山，震降，道夫不知所終。

鄧得遇，邛州人。知静江府，德祐二年，移治蒼梧。静江破，得遇朝服南望拜辭，書副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劉子薦，安福人。調撫州司録。有訴王應亨毆死黄九者，獄成矣。子薦疑而駁之。俄烈風迅雷闢獄户，殺人者實孔目馮汝能也。獄遂白，得免死者八人。事聞，頒諭天下之為理官者。改融州。德祐二年，元兵至静江。馬墅遣子薦守城東門，勢不支，竟死之。

有王文政者，戍蜀，軍潰，走静江，馬墅邀以同守。城破被執，大詬不屈，元軍斷其舌，以次劓刖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絶聲。

鄧光薦，廬陵人。舉進士。贊文天祥勤王，挈家入廣東，遇賊，闔門焚死。光薦官禮部侍郎，宋亡，投海者再，不得死。元將禮致舟中，得歸故山以没。鎮孫以下四人皆補入。

贊曰：將士死綏，乃其職分。死即無成，不隕厥問。烈烈義漢，必以身殉。爲宋表光，千載猶勁。

文陸謝張等列傳第五十三

文天祥　附　趙時賞　趙希洎　趙孟壘
劉子俊　劉沐　陳繼周　鞏信　何時　張千載

文天祥，字宋瑞，吉水人。美晳如玉，顧盼煜然。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即忻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策，以法天不息為對，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鑒，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開慶初，元兵至，宦官董宋臣説上遷都，天祥乞斬宋臣，以一人心。除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内制相承皆呈藁，天祥不呈藁，似道不樂，使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

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見故相江萬里，萬里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世道之責，其在君

乎?"知贛州。

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有衆萬人。事聞,召入衛,其友止之曰:"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愛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闕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

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對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天祥至臨安,除知平江。朝議方擢吕師孟為兵部尚書,天祥陛辭,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鬻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救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寖弱,中原陸沉,痛悔何及! 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督統御于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龍興。以福建益浙東,而建閫于紹興。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楊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黄,紹興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不報。

元兵入常州,天祥遣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敗績,玉以殘兵五百死戰,箭集于胄如猬,力屈,遂被執,元軍以挺擊之死,餘兵猶夜戰,殺人馬蔽田間,無一降者。質明,生還者四人,全走

歸。

元兵入獨松關，陳宜中召天祥守餘杭。明年正月，除右丞相。如軍中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滸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稱善，即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

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為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罍，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導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糗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而去。虞侯張慶矢中目，身被二槍，天祥偶不見獲。滸、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一樵者以賁荷天祥至高郵，泛海至温州。

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至福，拜右丞相。與宜中等議不合，乃以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洲。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洲，天祥移漳州。六月，入興國。元將攻

天祥于興國，追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監軍趙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擒之，天祥得逸。收殘兵駐南嶺。

十五年，益王殂，衛王繼立，加天祥信國公。軍中疫起，天祥子與母皆死。十一月，趨南嶺。元帥張宏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户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溉自殺，杜滸被執，死。官屬士卒得脱空坑者，至是皆死。鄒溉，吉水人，從天祥勤王起事者。

天祥至潮陽，見宏範不拜，宏範以客禮之，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乎？"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宏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人臣死有餘罪，況敢二心乎？"宏範義之，遣使護送至京。

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兵馬司設卒守之。元世祖求才南官，王積翁言："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倘緣寬假，得以黄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

年，元世祖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遂不果釋。

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王"，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乃命遷宋帝及宋宗室于開平。召天祥諭之，天祥對曰："願賜之死足矣。"世祖不忍，麾之退，言者立贊從其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臨刑殊從容，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將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論曰：天祥屢敗不振，一事無成，疑其起事之無用也；敗不即死，轉轉苟延，疑其戀生之太甚也。當時王炎午有生祭天祥文，嘆其不早死，而願其速死。噫！不然矣。夫成敗，天也。忍敗以希成，人臣無已之念也。一息尚存，一息留未亡之忠義，豈必以死爲得，生爲失哉？楚雖三户，亡秦必楚。天下事未可知，吾憐其志而已。

趙時賞，累官知旌德縣。德祐元年，元軍至境，時賞擁民兵捍戰有功。文天祥開都督府于南劍，奏辟參議軍事，提兵趨贛州，復寧都縣。時賞風神明俊，議論慷慨，有策謀，為天祥所知。及空坑之役，兵敗走吴溪，為追兵所執。不屈，死之。

時賞在軍中時，見同列盛輜重，飾姬侍，嘆曰："軍行如春游，其能濟乎！"及被執，見係纍它僚屬至者，時賞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爾，執此何為？"由是得脱者衆。

趙希洎，迓丞相賈似道，出領廣東轉運使。德祐元年，制置使黃萬石檄其勤王，得潰卒數百，道經廬陵，郡守邀其軍，遂與從子必向避地贛州。亂定，歸里。時袁守聶嵩孫，希洎內姻也，勉之內款，不能屈。文天祥兵敗，以失言與必向俱被囚，辭節愈厲，家人饋食，則碎器覆諸地，俱不食，據榻而死。

時有趙孟壘者，合州人。臨安降，與從子由鑑懷太皇太后帛書詣益王，復明州。戰敗見獲，不屈，磔死。

方元軍駐紹興，福王與芮從子曰孟松，謀舉兵，事泄被執。至臨安，范文虎詰其謀逆，孟松詬曰："賊臣負國厚恩，共危社稷，我帝室之胄，欲一刷宗廟之恥，反更以為逆乎？"文虎怒，斬之。過宋廟，呼曰："太祖太宗列聖之靈在天，何以使孟松至此！"都人莫不隕淚。既死，雷電晝晦者久之。

劉子俊，廬陵人。少與文天祥同里閈，相交善。天祥開督興國，子俊詣府計事。及天祥兵敗，子俊被執，自詭為天祥。適別隊執天祥至，相遇于途，各爭真贋，始得其實，乃烹子俊。

劉沐，廬陵人。天祥好弈，與沐對弈，窮思忘日夜以為常。天祥開府南劍，沐收部曲來會。空坑兵敗，被執，父子同日死。當時江西忠義皆沐所號召云。

陳繼周，字碩卿，寧都人。咸淳十年，詔徵勤王。文天祥方守贛州，即日舉兵。造繼周問計，繼周慨然為具言閭里豪傑子弟與凡起兵之處方略甚詳，于是留繼周幕中，晝夜調度，授繼周江西安撫司準備差遣。率贛士以從襲

元兵于南栅門外，殺傷相當，質明猶戰，渴，赴水死。

鞏信，安豐軍人。文天祥開督府，信詣天祥，以義士千人付之，信曰："此輩徒累人爾。"乃招淮士數千自隨，然常怏怏，曰："有將無兵，其如彼何！"天祥自興國赴永豐，元兵追其後，信戰于方石嶺，中數矢，傷重不能戰，自投厓石而死。

何時，字了翁，樂安人。天祥同年進士也。知興國縣。天祥起兵，辟署帥府機宜。天祥入衛，時分司吉州。吉州陷，時脱身歸鄉里。天祥開府南劍，時起兵趨興國，復崇仁縣。元兵奄至，兵敗，削髮為僧，竄跡嶺南，賣卜自給，變姓名，自號"堅白道人"。

張千載，字毅夫，廬陵人。文丞相友也。丞相赴北，千載偕行，至燕，寓於囚所側近，日餉之食，凡三載。潜造一櫝，天祥受刑後，即藏其首。尋訪其妻歐陽氏于俘虜中，俾火其屍，千載拾骨實囊，并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夕，天祥見夢其子曰："繩鉅未斷。"啟□之，果有繩束髮。

劉某紀其事，贊其像曰："閑居忽忽，萬古咄咄。天□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束芻。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顦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後天祥子仕元而卒。有人刺之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

陸秀夫　附　劉鼎孫

陸秀夫，字君實，鹽城人。景定初，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募)[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為第

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罕及，性沈靜，不苟求人知。每寮吏至閤，賓主交歡，秀夫獨斂容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樽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

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二王走温州，秀夫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事，每事諮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世傑讓宜中曰："此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秀夫還。

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疏略，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慟者。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用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絶宋，此豈不可為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時宜中往占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内調工役，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祥興二年，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世傑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脱，乃(伏)[仗]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

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

搒掠無完膚，一夕得脱，蹈海。鼎孫字伯鎮，江陵人。

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為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能得其詳云。

楚人龔開為立傳，其言秀夫死事，得之尹應許，尹得之瞿國秀。國秀在海上為四廂指揮使，沿江招撫，時後宫及百官吏士從死者以萬數。國秀等班行文武之降者，猶百餘人。

謝枋得　附　徐應鑣　陳荦　高應松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與人論古今治亂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索"。寶祐中，舉進士，對策，遂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吴潛宣撫江東、西，辟之。枋得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兵退，朝廷覈軍費，幾至不免。

五年，考試建康，擿似道政事為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具藁于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謫居興國軍。赦歸。

德祐元年，吕文煥導元兵東下鄂、黄、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枋得與吕師夔善，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為鎮撫使，使之行成，願身至江州與文煥議。從之。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反。

明年正月，師夔為元徇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

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吕軍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信州尋失。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向而哭，人不識，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屢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宋亡，遂居閩中。

至元二十三年，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為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二十五年，尚書留夢炎薦枋得，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吕飴甥、程嬰、杵臼斯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凛凛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絶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宫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

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欲薦枋得，使其友趙孟迺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飾好耶？"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為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强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果。

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恭帝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耶？"終不食而死。

徐應鑣，字巨翁，江山人。宋亡，少主入燕，三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不欲從，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

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為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斁。"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卧，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起坐樓下穴牖視之，應鑣父子儼然立坐，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能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户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為具棺斂，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福州，褒其節。後十年，同舍生劉汝鈞率儒者五十餘人收葬之方家峪，私謚曰正節先生。

陳奎，字肇方，安仁人。少與謝枋得遊。枋得起兵，安仁首拔，入幕執安仁令李景，景，奎里人也。景請以家貲二萬贖罪，奎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家財獨非朝廷錢邪？"聲其罪，斬之。景子率鄉民五千報怨，奎度勢不敵，引兵趨信州。

益王即位，奎入覲，領江東安撫使。出上饒，接應郡縣，所部才千餘人，屯火燒山。越數月，戰潰，被執。元帥

憐其才，羈縻館留之，遁去。後三年，復起兵，尋敗，入積烟山中，自剄死。

高應松，翰林權直。兵入，舉朝犇竄，從官留者九人，應松與焉。從恭帝至燕，絶粒，不語七日，卒。

張世傑 附 劉師勇 蘇劉義

張世傑，范陽人。元大將宏範之侄。坐法當死，亡命南奔，隸淮兵中，無所知名。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之吕文德，文德召為小校，與高達援鄂有功，尋從賈似道入黄州。

咸淳四年，大軍築鹿門堡。吕文德請益兵于朝，調世傑與夏貴赴之。及吕文煥以襄陽降，命世傑守鄂州，世傑以鐵絚鎖兩城，夾以炮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伯顔陽攻嚴山隘，潜舟自唐港盪舟入漢東攻鄂，鄂降，世傑提所部兵入衛。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嘆異。遣將四出，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與劉師勇諸將出師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元師阿术載穀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碇，赴江水者萬餘人，大敗，奔圌山。

二年正月，元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宫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白太皇太后止之。未幾，和議亦沮，兵至皋亭山。世傑入定海，石國英遣卞彪説之使降，世傑以彪來從己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昰為主。王

世强導元兵攻之，世傑乃奉益王入海徙碉州。

景炎三年，益王殂，衛王昺立。世傑以碉州不可居，徙王新會之厓山。明年，元師張宏範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决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砦，為死守計，人皆危之。已而宏範兵至，據海口，樵汲道絶。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下掬海水飲之，海鹹，飲則嘔泄，兵大困，世傑率蘇劉義日大戰。

三月癸未，宏範攻厓山，世傑敗走衛王舟。元兵薄中軍，世傑乃斷維，以十餘艦奪港去。後還收兵厓山，復欲奉楊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颶風壞舟，溺死平章山下。

劉師勇，廬州人。姚訚復常州，賈似道命師勇取吕城。朝廷加師勇防禦使，助訚守常，而以張彦守吕城。元軍至，彦見執，吕城失守，常州勢益孤，受圍數月，援兵絶。有群鴟飛鳴遶城，衆惡為不祥。俄而城陷，師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墮塹，躍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淮軍數千人皆鬬死。有婦人伏積屍下，窺淮兵六人反背相拄，殺敵百人乃殪。師勇從二王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為，憂憤縱酒，卒，葬于鼓山。

蘇劉義，景炎初為檢校少保、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累加開府儀同三司。宜中之去，劉義追之不及，夜泊仙女灣，天火集其舟，延燒衆舟幾盡，秀夫抱幼主死，世

傑、劉義三十餘舟遁。世傑出仙女澳，得風入洋，艤南思之海陵山。颶風大作，世傑登柁樓祝，天風愈甚，墮水溺死。諸將焚其屍，函骨葬赤坎村。劉義出海洋，為其下所殺。

次子景由，以蔭直寶章閣。宋亡後，為縣小吏，以寶章為名。東陽黃潛邂逅見之，問以取名之義，不對，旁人曰："此劉義之子。"潛矍然，將質以海上事，故為不聞，徑去。

贊曰：海上間關，燕中羈旅。有赫者臣，同歸一死。文豈黃冠，謝非卜士。夢炎作蠹，幾誤終始。抱主陸沉，祝天張覆。與宋俱亡，千秋無詬。文陸傳稍增。張千載、蘇劉義補入。

馬章陳家等列傳第五十四

馬廷鸞　章鑑　陳宜中　家鉉翁

附　張山翁　鄭思肖　謝翱　唐珏　汪元量

馬廷鸞，字翔仲，樂平人。寶祐三年，召試館職。時外戚謝堂、厲文翁、內侍盧允升、董宋臣用事，廷鸞試策，大與時迕。四年，尤焴提舉史事，辟為史館校勘。

初，丁大全令浮梁，雅慕廷鸞，欲鉤致之，不為動。試策稍及大全。及廷鸞當輪對，大全私謂王持堇往瞷。馬廷鸞素厚持堇，不虞其諜也，密露大意。持堇紿曰："君猶未改秩，姑托疾為後圖乎？"廷鸞曰："此微臣千一之遭，其何敢不力？"持堇以告大全。及對，殿門格不得見，翌日，以朱熠劾罷。

開慶元年，吳潛入相，召為校書郎。時大全黨多斥，宋臣尚居中。會日食，與秘書省同入局，因相與草疏，潛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紛，皆疑潛所嗾，聞館中又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對曰："公論也，不敢避私

嫌。"越數日，宋臣竟坐謫。時賈似道自江上還，位望赫奕，廷鸞未嘗親之。輪對，曰："國于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乞遏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擢起居舍人。

時再召用宋臣，廷鸞極言宋臣不可用，帝從之。度宗登極，詔皆廷鸞所草。咸淳五年，進右丞相。九年，奉祠。廷鸞每見文法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于邊閫，升辟稍越拘攣。似道疑其異己，黥堂吏以泄其憤。

及辭相位，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言："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頓首涕泣而退。國亡後，卧病家居，又十七年而薨。

章鑑，字公秉，分寧人。咸淳末，與王爚同拜丞相。及元兵逼臨安，鑑托故徑去，遣使亟召還朝。既至，罷相，與祠。殿帥韓震之死，鑑明震無他，御史王應麟謂震有逆謀，鑑曲芘之，坐削一官，放歸田里。後有告鑑家匿寶璽者，霜晨，鑑方擁敗衾卧，兵士至，大索其室，惟敝篋貯一玉杯，餘無一物，人頗嘆其清約。鑑在朝日，號寬厚，然與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為"滿朝懽"云。國亡後，潜居草野，人莫知之。

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少甚貧，性特俊拔。有賈人推其生時，以為當大權，以女妻之。寶祐中，丁大全在臺，橫甚，宜中與黄鏞等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謫宜中建昌軍。司業率十二齋生冠帶送之橋門之外，大全益怒，立

碑學中，戒諸生亡妄議國政。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

大全既竄，丞相吴潛奏還之，有詔六人皆免省試令赴。景定三年，廷試，而宜中中第二人。德祐二年，似道喪師蕪湖，乃以宜中知樞密院。已而翁應龍自軍中歸，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以為似道已死，即上疏乞正似道誤國之罪。似道行時，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人有言震欲以兵劫遷者，宜中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以示不黨于似道。

時右丞相章鑑宵遁，詔以王爚為左丞相，拜宜中右丞相。爚還朝論事，即與宜中不合。會留夢炎自湖南入朝，乃以宜中為左丞相，夢炎為右丞相。爚即日僦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上疏，以為："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亦去，遣使留之。

時命張世傑四道進師，爚請以一丞相建閫吴門，以護諸將，不然則己請行。宜中愧，始與夢炎上疏，乞行邊事。世傑兵果敗于焦山。爚奏言："事無重于兵，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吴門距京不遠，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耶？臣既不得其職，乞罷免。"

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中過失，其略以為："趙潛、趙與鑑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説，以報私恩。令狐槩、潛説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而為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似道喪師誤國，陽請致罰而陰祐

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吕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于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于步，授指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不止于一似道也。”

書上，宜中竟去。其後罷燸。太皇太后自為書遺其母楊，使勉諭之，宜中始造朝。倉皇發京城民為兵，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人皆以為笑。十一月，遣張全援常州，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宜中釋不問。兵薄獨松關，鄰邑望風皆遁。

宜中遣使如軍中，請和不得，即率群臣入宫請遷都。太皇太后不可。宜中痛哭請之，太皇太后乃命裝俟升車，給百官路費銀。及暮，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為請，顧欺我耶？”脱簪珥擲之地，遂閉閣，群臣求内引，皆不納。蓋宜中實以明日遷，倉卒奏陳失審耳。

元丞相伯顔將兵皋亭山，宜中宵遁。益王立，復以為左相。井澳之敗，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反。至元十九年，元兵伐占城，宜中走暹，後没于暹。

宜中少為縣學生，其父為吏受贓當黥，宜中上書温守魏克愚請貸之，克愚卒寘之法。後宜中為浙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報禮不書銜，亦云“部下民陳某”，克愚皇恐不敢受。宜中陽禮之，而陰摭其過，無所得。後克愚發賈德生冒借官木事，忤似道，廢罷家居。宜中乃極言克愚居鄉

不法事，似道令章鑑劾之，貶巖州。克愚之死，宜中擠之為多。

家鉉翁，眉州人。知常州，政譽翕然，拜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吴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於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以其節高，欲官之，鉉翁力拒。宋三宫北遷，鉉翁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無以存國。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壁。

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于《春秋》。改館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金幣，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張山翁，字君壽，普州人。德祐元年，為荆湖宣撫司幹官。鄂守張宴然議納款，山翁以書議之。晏然既降，山翁被執軍前，諭曰："若降，不失作顯官。"山翁酬對不屈，行省官賈思貞義之，貸不殺。後居黄鵠山，聚徒教授而終。

鄭思肖，連江人。為上舍，嘗叩闕上疏，犯新禁，衆争目之，遂變今名，字所南，義不忘趙北面也。德祐二年，作《臣子盟檄》，四年，作《後盟檄》，分其字而九九錯綜書之，託其名曰《久久書》，心誓盡之。隱居吴中，一室蕭然，坐必向南。歲時伏臘，望南野哭而再拜，乃返，人莫識焉。誓不與朔客交，或于朋友坐，見有北音者，即自引去。

工畫墨蘭，不妄與人。邑宰求之不得，以賦役脅取，思肖曰："田可奪，蘭不可畫。"嘗自寫一幅，長丈餘，題云："純是君子，絶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為春。"又題寒菊云："御寒不藉水為命，去國自同金鑄心。"自哀其詩，名曰《心史》，沉之井中。

謝翱，字皋羽，浦城人。家故贏于財。咸淳中，試進士不第，落魄漳泉。文丞相開府延平，翱長揖軍門，遂參軍事。天祥被執，翱匿民間，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故迹，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勾越多閎閱舊家，翱游其間，莫知為天祥客也。

登子陵臺，設天祥主荒亭隅，拜伏酬酒號慟，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歸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

游雁山、蛟門、沃洲，所至即造遊録，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游倦，輒憩浦陽及睦之白雲村，依隱者方鳳、吴思齊，吟詩不輟。翱常以朋友道喪，盡吴越無掛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録》。嘗感唐珏事作《冬青樹引》，語極酸苦，讀者洒泣。

及居錢塘，病革，語其妻劉曰："必歸骨于許劍之地。"鳳等聞訃，迄如其言，葬子陵臺南，以文藁殉。翱自號晞髮子，有《晞髮集》。思齊攝嘉興丞，論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宋亡，自隱，號全歸子。

唐珏，字玉潛，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歲戊寅，浮屠楊璉、真珈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攫珠襦玉柙，棄骨草莽。珏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若干，為酒食，陰召諸

惡少享于家。酒酣，珏泣請曰："吾不忍陵寢之暴，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欲隨號收殯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義事也，萬一事露，奈何？"珏曰："吾籌之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復黄絹為囊，分委而散遣，夜往收貯，詰旦事畢，來集，出金帛酬，戒勿泄。越七日，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牛馬枯骼中，築塔壓之，名曰"鎮南"，不知陵骨之猶存也。

珏以石函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為識。作《冬青行》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凉積香雪。遥遥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亡何，汴人袁俊招為子師，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為買田宅居之。德興羅有開傳其事。

又林德陽，字景曦。太學生。當諸陵發時，故為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收，鑄銀作小牌，賄番僧，得高孝兩朝骨，歸葬東嘉。其詩曰："一(坏)[抔]未築珠宫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遂昌鄭元祐紀之。

又周草窗所記發陵事，先發寧、理、度、楊后四陵，取寶玉極多，理宗之屍如生。倒懸屍樹間，瀝取水銀，三日竟失其首。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孟、韋、吴、謝四后陵，徽止有朽木一段，欽有木燈檠一枚而已，高骨髮化盡，孝餘項骨小片。陵使羅銑守陵不去，事竟，製衣收斂，悉從火化，人皆義之。

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以善琴出入宋宫掖。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行，汪從之，留宿薊門數年。文丞相被

執在獄，汪謁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元世祖命奏琴，賜為黃冠師。

南歸，故幼主瀛國公、故福王平原公、故相吳堅、留夢炎、參政家鉉翁、文及翁、宮人王昭儀等，分韵賦詩餞行，有《水雲詩》一卷，多紀國亡事。親見蒼黃歸附，展轉北行。元帝后賜三宮燕，賚宋宮人分嫁北匠，有種種悲嘆。其《酬王昭儀》及《平原公第夜宴》、《謝太后挽詩》尤凄絶，故相馬廷鸞、章鑑、謝枋得咸序曰"詩史"。後往來匡廬、彭蠡之間，人莫測其去留之蹟。

論曰：人臣當國事已危之日，力不爲之挽回，雖有忠心，無可如何。迨其亡也，託身隱遯，其志亦可憐矣。身没之日，固故國之純臣也。廷鸞、鑑守正于立朝，埋名于在野；宜中拮据無用，流離自苦；鉉翁播越羈囚，隱淪草莽。要歸潔其身矣。若乃唐、鄭、謝、汪，各行其志，一貞不辱，匹夫不可奪。君子哉，若人乎！

贊曰：江河非是，逸性長往。薇甘可食，鹿遊是上。降辱既免，高尚足亢。不負故國，乃心葵向。道就虚全，可嗟可仰。鄭思肖、謝翱、唐珏、汪元量前史無，今增入。

儒林文苑傳第五十五

儒　林

洪興祖　高閌　程大昌　郭雍　方慤　陳淏
王庭珪　陳德一　唐仲友　俞琬　郭綰　葉秀發
喻侃　曾民瞻　魯伯能　饒魯　輔廣　方逢辰　吴獬
王遇　陳淳　熊禾　何夢桂　尹起莘　劉有益　鄭君老

宋世尚儒，凡在仕之士，無不儒者，而南宋尤盛。顯立道學之名以相標榜，高冠大袖，雲會有司。曰：儒者，名教也，正心誠意之言。立朝非此，無以致君；行郡非此，無以善俗。至于黨禁愈嚴，趨向愈篤，青雲之附，大約程、朱二門為多。求其專家，註疏各守師説，有功于開悟者，其人亦有數焉。列之為《儒林傳》。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登政和上舍第。高宗召試，授秘書省正字。紹興四年，為駕部郎官。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為時宰所惡。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為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

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邱明而下二十有六人。嘗作《程瑀論語解序》，言者希秦檜旨，劾其怨望，遂編管昭州，卒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

興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于世。

高閌，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初，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權禮部員外郎。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于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為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尤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今則名為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為國子司業。時興大學，條具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為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新學成，閌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于是帝幸太學，秦熺執經，閌講《易·泰卦》，賜三品服。胡安國至京師，訪士于時，以閌為首稱。

除禮部侍郎。帝因問張九成安否。檜疑閌薦之，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閌，出知筠州，不赴，卒。初，秦棣嘗請婚，閌辭之。有《春秋集傳》行于世。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中第進士。獻十論。孝宗即位，遷著作郎。言："去歲完顏亮入邊，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不平也。"帝稱善。

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清江縣舊有二堰，壞，歲罹水患，大昌力復其舊。召為秘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卿，朕何憂？"累遷權吏部尚書。會行中外更迭之制。紹熙五年，請老，卒，年七十三，謚文簡。

大昌篤學，于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録》、《易老通言》、《考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于世。

郭雍，字子和，河南人。傳其父《忠孝易學》。隱居峽州，號白雲先生。孝宗時，旌召不起，賜號冲晦處士，命峽州歲時存問，後更頤正先生。遣官問所欲言，備録繳進，時年八十三矣。淳熙初，學者集二程、張載、游酢、楊時及雍父子凡七家，為《大易粹言》行世。

方慤，字性夫，桐廬人。父死，廬于墓，三年喪畢，猶不肯歸。覃思注《禮記集解》，待制王儀為之序。政和三年，領鄉薦，遊上庠，進其《集解》于朝，賜上舍釋褐，學者宗之。家置萬卷書堂，雖老，手不釋卷。後陳澔為《禮記集説》，多引慤言。以下皆增入。

陳澔，都昌人，號雲住。潜心禮學，所著有《禮記集説》。

王庭珪，安福人。貢太學，以詩送吴銓，坐謗訕，流夜郎。帥長因視之，庭珪自若。孝宗初，召對，詔曰："粹然耆儒，凛有直節。"除國子主簿，不就。乾道間，再召對，又召對内庭，蠲拜跪禮，賜坐勞問，珪固乞歸，詔曰："年九十而行義益固。"除直敷文閣。所著有《盧溪集》、《易解》、

《六經講義》。

初，詩獄興，守命收之，一掾曰："王君剛介，一紙召之即至耳。"守不聽，捕卒突入其家，庭珪談笑就逮，家四壁立，惟《易解》篋錦，卒疑為貨，挈去，庭珪嘆曰："天危吾書。"

陳德一，連江人。即仕連江太守。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易傳發微》書板。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父堯臣，為侍御史，以直言稱。仲友博極群書，登紹興進士第。累官判建康府。論時政，上納其言。知台州，興利除害，政聲翕然。俄為奸民所訟，朱熹提舉，力劾罷之，主管武夷山冲道觀。開席受徒，學者雲集。所著有《六經解》、《諸史精義》。

俞琬，吳縣人。隱居不仕，以義理之學淑人，精于《易》學，所著有《大易會要》、《周易集説》、《陰符經解》。

郭緒，浦城人。窮康節象數學，兼取揚雄列山易，以章會統，名《易春秋》。

葉秀發，金華人。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明性理之學。擢慶元進士。弟子從學者歲數百人。嘗著《論語講義》以誨弟子，且曰："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説，吾心終無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為用，用且不便，況欲假人乎？"時樓鑰、袁燮輩皆與之交，而楊簡問難猶切，每至日昃忘食。後知休寧、高郵，皆有善政。

喻侃，義烏人。累陞朝奉郎。與新進多不合，曰："吾髮已種種，寧能與翩翩小兒較長短哉？"請祠而歸，築室于大人峰下。乾道間，朱熹、陸九淵輩高談性命，闢功利，陳

亮獨謂不然，以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聞，後生豈盡可語上者？侃是亮言，倡群儒師服之。亮再下詔獄。侃周旋于萬死一生中，人多義之。所著有《隨類録》二百卷，首論六經功用。

曾民瞻，永豐人。為南昌尉。以郡之晷漏有差，用法更定。遂範金為壺，刻木如箭。壺後置兩盆一斛，壺之水資于盆，盆水資于斛。其一注水，則為銅蚪，張口吐之。箭之傍為二木偶。左者晝司刻，夜司點，其前設銕板，每一刻一點，則擊板以告。右者晝司辰，夜司更。其前設銅鉦，每一辰一更，則鳴鉦以告。又為二木圖，其一用木薦之，以測晷影，其一用水轉之，以法天運。制作精密，自得古人所未至。有書傳于世。

魯伯能，安吉人。博學强記，九歲通五經，日誦萬言。家貧，嘗乘月達旦。歷官虔州太守。有文集三百餘卷。

饒魯，字仲元，號雙峰，廣信人。朱熹弟子。寶祐二年，詔布衣，魯不事科舉，一意經學。授饒州教授。

輔廣，字漢卿，號潛庵，崇德人。師事呂祖謙、朱熹，隱居語溪，以著書為務。有《慶源詩經説》。學者稱傳貽先生。

方逢辰，淳安人。進士第一。累官侍郎、國史修撰。賈似道秉政，上書詆之，遂去官，授徒講學。所著有《孝經解》、《易外傳》、《尚書釋傳》、《大學中庸註釋》。人稱蛟峰先生。

吴獬、王遇、陳淳，皆龍溪人。獬領鄉薦，二薦不仕。稱省齋。遇進士，官郎中，著《論孟講義》。稱東澗。淳守

漳，時從朱熹游，熹以"吾道"屬之。所著《論語學庸口義》、《禮詩詳講》。人稱北溪先生。

熊禾，建陽人。寧武司户。宋亡，不仕。著《易講》、《書説》，輯《翰墨全書》。

何夢桂，淳安人。御史。宋亡，不仕。著《易衍》、《中庸致用》。

尹起莘，遂昌人。隱居不仕。著《綱目發明》五十卷。

劉有益，永新人。宋亡，卜築萬山間。著《綱目書法》。

鄭君老，長溪人。咸淳進士。連丁内外艱，未起，而宋祚已終。喪亂之後，學守篤固，鄉人師之。謚曰靖節先生。所著有《五經解疑》、《梅壑集》。

贊曰：孔門聖宗，游、張分緒。程、朱開學，各有承著。專門旁悟，精疎殊故。爲一代儒，淵源以附。

文　苑

陳與義　陳克　曾紆 附 子惇　張即之　王綯　康與之　羅椅　劉過　劉辰翁　王伯谷　龔開

宋世文章大家，歸之歐、蘇、曾、王，而一時振起，神哲兩朝得人爲盛。其他單啟、小詞、翰墨、丹青，亦有傑出流輩、聲高藝林者。南渡而後，大約附于道學。求其爲能言之士，鬱然文采表見，雖未能比美東京，然亦一代之彦，各

成體格，不可便謂無人也。

陳與義，字去非，洛人。上舍甲科。歷太學博士。高宗南遷，避亂襄漢，轉湖湘，逾嶺嶠。紹興中，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至參知政事。予祠，卒。容狀儼恪，不妄言笑。薦士于朝，退未嘗以語人。長于詩，體物寓興，清邃紆餘，上下陶、謝、韋、柳間。自號簡齋居士。有《無住詞》一卷。

陳克，字子高，天台人。吕祉帥建康，辟為參謀。葉夢得以書唁之曰："吕安老無濟變之才，子高文士，非才士也。是行也，危哉！"克有《赤城詞》一卷。

曾紆，字公衮，丞相子宣之子。代父撰《景靈西宫碑》，天下傳誦。為宋大典。建炎後，直寶文閣，至中奉大夫。有新詞播于樂府，號《空青集》。

子惇，字彌父，丞相孫。亦以詞名。又張掄，字材父。詞多應制之作。

張即之，字温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進士。歷司農丞，知嘉興。引年告老，授直秘閣，致仕。即之工翰墨，金人尤寶之。

王綯，字唐公，審琦五世孫。建炎中，為御史中丞。扈從南渡，拜參知政事。匄祠，御書"霖雨思賢佐"一聯賜之。仕宦二十年，無寸椽可居，寓崑山惠嚴僧舍。蕭然一室，無他嗜好，惟讀書為樂。其寢疾也，家人欲灸艾，綯曰："時至即行，留連無益。"卒之前二日，書"戊戌"示左右，及屬纊，果戊戌也，其前知如此。所著有《内外制奏議》、《進讀事實》、《論語解》、《孝經解》、《群史編》、《内外

典録》。綯以下皆增入。

康與之，字伯可。高宗駐維揚，與之上中興十策：一請六軍縞素；二請移蹕關中，號召兩河；三請削去常制，選天下英俊，日侍以講利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詔土人自相擇帥，各保鄉社，滑州置留守，通號令；五請删内侍及有司冗員；六請大赦，與民更始；七請避敵南來首領，當待之以將帥；八請增保甲之法團結；九請講求淮江運道；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宰相汪、黄不能聽用，人皆屈之。

厥後秦檜當國，擢為臺郎。慈寧歸養，兩宫燕樂，與之專應制為歌詞，諛艷粉飾，聲名掃地，人比之柳耆卿、周美成云。檜死，與之亦貶，尋卒。

羅椿，字永年，廬陵人。清貧入骨，一介不取，有李方叔、謝無逸風。累舉于禮部，不第。楊萬里以詩送之云："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慶元初，萬里與朱熹同召，萬里力辭。椿寄詩云："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萬里亟稱之。

劉過，字改之，泰和人，號龍洲道人。以詩俠名湖海間。辛棄疾帥浙東，過謁之，門者不納。辛方款朱熹、張栻飲羊羹，過喧嘩于門，辛怒，朱、張曰："才士也，試納之。"過寒甚，乞巵酒，餘瀝流胸前。辛即命以"流"字為韵，過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内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酒伴風流。"辛喜，折氣岸與交。周必大聞其名，欲客之門下，不就。

辛守京口，大雪，宴佐多景樓，以"難"字限韵。過詩云："功名有分平吴易，貧賤無交訪戴難。"嘗叩閽上書，請

光宗過宫，聲重一時。落魄無所遇合，卒于崑山。

劉辰翁，廬陵人。少舉進士。丁大全黜用，辰翁對策有"嚴君子小人朋黨論"，被斥。江萬里薦辰翁學宜史館，除臨安教授，遷太子博士。宋亡，托方外以自詭。所著有《須溪文集》。子尚友，繼其學，父子成一家言。

王伯勉，廬陵人。喜藏書，六經、諸史，時時校讎，旁及釋、老，多覽成誦，於前言系次行能必推見本末。家故貧，恃文自資，耻詭隨交游為利。楊萬里稱為淮海文士，謝諤、湯邦彦、劉清之皆推其文雅。自號平齋。所著有《史法雜著》、《五代咏史詩》。

龔開字聖予，淮陰人。宋亡不仕，家益貧，賓客造訪，至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背按紙，作《唐馬圖》甚工，出以易金。嘗為文天祥、陸秀夫立傳，人謂有班史之筆。

贊曰：道學既盛，無取文史。下筆成章，非關窮理。麗淫雕蔚，各有殊致。墨翰所貴，以光君子。

循吏酷吏傳第五十六

循　吏

趙汝仿　許子良　鄭輪　邱耒
莊壬　張琯　黃瑀　石豁

夫親民善職，莫切于守令。然必太平之世，公卿、司牧各靖共於爾位，能使内外匪懈，百姓寬息。故臨宰邦邑者，績是用彰。晚歲政務繁急，即有召父、杜母，亦難乎其為仁矣。舊史載宋循吏，南渡後遂無一人，豈其時無表著乎？抑有而不足重乎？聊采名顯者厠之篇。

趙汝仿，字唐卿，宗室。居晉江。紹興初，與父善新、弟汝傑同舉進士，郡守表里曰"三秀"。通判德慶府。築堤障晉康江三十里，瀕江之田向為澇，遂稱上腴。改知賓州。築城，覆之以屋。居民舊江汲，仿鑿七井故城中，民便之。

許子良，東陽人。嘉熙進士，年已五十餘矣。歷知台州。弊蠹相仍，負上供錢三百餘萬，子良節縮繁費，謝去

所宜得者。居半載，郡計裕如。

子良聽訟，據案與兩造相爾汝，情既得，即决遣之。同僚與吏無所容其私，皆畏忌之。吏白每歲以錢折米三萬斛，子良不許。禁卒有不便者，嗾其毆獄吏者以撼之，且相與出危言，子良即委印去。

子良性清介，不同流俗，尚風義，赴急扶顛，斧鉞在前弗顧，好面折人過，其襟夷坦然，無纖芥含茹。遭忌謫官，後為賈似道所稱，人遂少之。

鄭輪，字景行，德化人。嘉泰壬戌進士。尉保昌。獲盜，不肯論賞，曰："人命可易官乎？"為龍南令。邑上鄉鄰山峒民舊不輸稅，一日，數十人長槍繫錢而至，吏驚怪，詰之，曰："聞有好長官，願為王民。"秩終，民遮留之，改知開城令。盜發江、閩，諸邑騷動，輪悉意拊摩，無一人附賊者。

邱耒，字少潛，常熟人。紹興中，知海鹽縣。興起學宮，築捍海堤二十里。民有宿逋，盡檢縣羨餘代輸之。郡有疑獄，一時平反，守議賞輒辭。民德其政，爭先立碣。遷將作丞。知台州，不赴。王萬稱其天資素高，才足以運，慮足以謀，明足以察。

莊壬，惠安人。尉永嘉。鹽冠掠境，壬曰："白郡待命則緩。"亟發兵，擒俘之。郡守楊簡惡其不先白，欲處以軍法，壬直立不動，曰："尉能權以濟事，不賞則已，何誅焉！"簡意解，同僚抑使謝，壬不肯，拂衣去。

張琯，字子律，真寧人。父為岳飛將，有功。琯以材選，攝信豐令。俗悍，輸賦不時。琯行邨中，憩僧舍，招其

鄉人父老，從容諭之，皆踴躍如約。

守洪邁異其能，薦之，調潭州司理。府帥林栗臨事剛果，有榜于州門，琯得一人手書，蓋苦提轄官橫而為此以激帥怒者，果怒，欲誅之。琯力爭曰："帥所以屬，欲得情也。得情而失信，有司不復可鞫獄矣。"栗為霽威。提點馬大同强果自信，琯每事爭之，輒得從。每白事，姓名、歲月及事之名數曲折，皆成誦在口。馬大同强記一條，驗之牘，皆合。馬乃嘆服。

知奉新縣。營田賦最薄，鬻于民，比舊增稅已，復命折緡錢，民破家不能輸。琯力請，不聽，棄官以爭，帥乃奏蠲。

知嘉興府。中貴人殖産于崇德，而役不及，琯如法役之，一郡稱快。未幾去郡，郡人錢收以書抵京貴曰："張公去郡，吾鄉士民福薄耳。"

黄瑀，紹興中知永春縣。寇亂凋瘵之餘，首蠲宿負。民有業，去稅，存者悉釐正之。輸賦後期，則揭其姓名于市，期日而至。豪强侵刻細民，必窮治之，不少貸。所聽斷，發摘隱伏如神。公廉强介，吏不能欺，而民不忍欺。

石豁，字子重，會稽人。乾道間，知龍溪。吏以財匱請借民租，豁不許，但日治稅簿，凡民逃絶而田入見户及鬻産而不能更其籍者正之，又謹視其出納，不使吏得容奸。關市之征，亦捐其數。學校久廢，豁請賢師掌教事，而時臨之，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還鄉有據險自豪、十年不輸賦者，皆斂手聽命。民有獄上府，府吏邀賂，欲致之死，豁請自對，獄乃已，民服其德化。及代去，民畫像

祀之。

贊曰：職稱求牧，治尚烹鮮。去莠除蠹，仁明簡嚴。惠真民信，德流頌傳。宋有若人，無忝循賢。

酷　吏

林復　趙希漢

游吉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當法政廢弛之日，有人焉，刑罰敕法，使奸宄知畏，不寒而慄，即有過當，未必非秋肅之令也。爰採二人，以媿姑息者。

林復，括蒼人。險隘忍酷，略不容物。紹熙中，為臨安推官。有告文思院常某職墨，朝廷下之臨安獄，不承上，疑尹有私，復請代尹訊鞫，煅煉成罪，常流海外，賊劫之，以無物被殺。復以能遷官。數年，出知惠州。有訴復在郡日以酖殺人，有旨逮問，就鞫于寺中，復請與家人訣別，既入室，飲藥酒，流血滿地，視之，死矣，因以其死報命。越三日甦，亡命入廣，竟佚其罰。

趙希漢，邵武人。嘗從朱熹學。舉進士。知福清。清正有略，慕趙廣漢以鈎鉅得事情，吏民銖兩奸欺皆知之。犯法者，公卿子弟不貸，頗以酷聞，人人側足而立，道不拾遺，稱"趙閻羅"。

贊曰：濟寬非虐，禁奸用殺。得已可弛，太甚則劇。冠虎屠伯，死如可作。衆所畏攝，何必諱惡。

獨行方技逸民傳第五十七

獨　行

龔明之　翁蒙之　趙廣

龔明之，崑山人。事祖母至孝。父母歿，京師去家千里，貧不能歸。有勸其旅瘞及火燼以骨歸者，明之不肯，艱苦萬狀，必以櫬歸。南渡後，已老，或勸其減年就仕，不從。李衡以諫去國，介德絶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目為二老。

翁蒙之，崇安人。為常山尉。故相趙鼎竄死朱崖，郡將章傑希秦檜旨，檄蒙之護其喪，私囑其搜趙平日往來簡札。蒙之佯許諾，密告趙先焚之。翌日往，以無所得告，傑怒，誣貶之。

趙廣，合肥人。本李伯時小史，日侍伯時，遂善畫，尤工作馬。建炎中，陷金，或使圖所擄婦人，廣不肯，脅以白刃，不從，遂斷右手拇指遣去。廣畫實用左手，亂定，惟畫觀音大士。

贊曰：行有所至，惟誠則契。不學而能，匹夫可志。一事之微，亦足表世。

方　技

許公言　康庶　皇甫坦
王克明　何中立　孫守榮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若夫幽贊于神明，遂知來物，雖聖人亦所必尚。蓋易之末流，其緒本非一端，然亦因人而精，合用而神。得之為術士，失之為怪民，不可盡信，不可盡無也。南宋方士少見，所知名者，惟占與醫，因舊史之所述而增廣焉。

許公言者，不知何人，能以藥為黄金，有小爐，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成精金。

宗室趙子冲喜延道流，公言就之。其弟子濤不之欲，公言故以是試子濤，濤曰："畢竟假物。"許諤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月，告子冲別，邀子濤耳語曰："君兄且死矣，君早年亦艱困，宜順受之。修短視其操行，上帝所惡者貪，所靳者壽，人能不犯所惡，未有不得其所靳者。君壽至六十九，能不忘吾言，持之益謹，此非吾所知也。"子濤問所行何之，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

逾年，金兵南下，子濤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陷于危，守許之戒不渝，既而襲爵安定王，卒年八十七。

康庶，字達先，龍溪人。通邵氏數學，善觀天文，占休咎。隱居山中，一日，題于壁間曰："某日太守至。"及期，果至。菓實生者，皆預知其數。又嘗謂人曰："朝廷有變。"光宗遺詔果至。又曰："庚午鄉里不薦士。"其年場屋停。

皇甫坦，夾江人。善醫。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為則身安，人主無為則天下治。"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書"清静"二字以名其庵。

王克明，樂平人。以醫名。乾道間，魏妻痿十年不起，施鍼而返其步履。廬守王安道風噤不語旬日，克明熾炭燒地，洒藥，置安道于上，即蘇。又愈金使黑鹿谷垂死之疾。名聞北方。在張子蓋軍中，活軍士之疫者萬人。好俠尚義，常赴人千里之急。累仕翰林醫痊局。

何中立，朐山人，號莎衣道人。來平江，乞食于市，夜止大慶觀。問休咎，輒奇中。

孝宗在位，夢有莎衣跣哭來吊，問之，曰："臣蘇人也。"寤以語中官，月餘，成恭后崩。比莊文没，中官因言："臣聞蘇有何姓者，類夢中人。"帝驚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且后位久虚，乃焚香默祈，遣官致贊，不言所以。道人見之，掉頭曰："有中國，即有外夷。有日，即有月。"趨之去，帝賜號"通神先生"。又遣中官問中原事，道人授紙筆口誦，後頗驗。慶元中卒。

道人耐寒暑，啖肉至十餘斤，獨不飲酒。先一日取寄衣于郭氏，端坐而逝。前兩夜見夢于太皇太后求衣，賜

衣，至，遂易之以瘞。

孫守榮，富陽人。瞽目，自號"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異也。寶慶初，遊吳興，聞樵樓鼓角聲，驚曰："旦夕有變，士人當有典郡者。"越兩月，潘丙作亂，王元春以告變功典郡，由是富春子名大噪。士大夫咸詢履歷，守榮不盡答，私謂人曰："吾以音推諸朝紳，宋禄其殆終乎？"

贊曰：一技一藝，似仙似神。或爲理測，或爲術精。不占後效，孰徵前靈。子不語怪，聊以存名。

逸　民

褚承亮　蘇庠　姚平仲　沈琯
吴若　蘇雲卿　譙定　雍孝閎　尹天民　胡嶧
龍可　趙九齡　南安翁　王鼎翁　張潤之
陳存　章鑛　游汶　徐俊　孫潼發

范史以高尚為逸民，蓋取潁陽孤竹之美。後世情偽不一，出處無常，或貽誚于北山，或取譏於匡右，捷徑示羞，充隱招賤，俱無取焉。至魏公自文引重于東湖，未必實有其人也。若乃楊可世、姚平仲之徒，一跌不振，遂不復露影人間，是真可羨爾。聊輯前史所不載者著之篇云。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有文名，為蘇軾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户曹。未任，金師南下，破真定，籍境内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匿不

出。金帥知其才，押付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云："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為變色。數日復召問，請附榜後，不肯。放榜七十二人，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任為郎中，墮馬觸石死，餘皆無顯者。劉重承亮，薦知藁城，謾應之，即棄去。年七十卒，門人謚曰元真先生。

蘇庠，字養直，丹陽人。少工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嘗為銘其硯，稱為"吾家養直"。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庠辭。師川造朝，便道過庠，留飲甚歡。徐奕素高于庠，是日庠拈奕子，笑視徐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著。"徐有愧色。朝命以禮津遣，不赴，遁太湖馬跡山。卒之先，冬十二月，往茅山辭諸道侶，元日會飲達旦，遽出門如馳，尋已立化。

姚平仲，字希晏，大將古養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童貫討睦寇，取以行。賊平，功冠軍，願一見上，貫忌之。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及都城受圍，平仲得召見福寧殿。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敵帥以獻。及出，中人已先泄，敵夜徙，空寨，平仲無所得。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以為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宫，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

乾道、淳熙間，始出，至丈人觀，自言如此，時年八十

餘，紫髯長數尺，行不擇崖塹，時為人作草書。

沈琯，德清人。少入上庠，學《春秋》于張才叔，學古文于曾啟。宣和間，任兩浙漕運。王師收方臘，琯規畫應辦，民以不擾。後奉使至燕雲。郭藥師叛降，琯為藥師所執，臨以刃，不動。敵遣同李鄴赴闕議和，琯指虛實，乞召兩兵會河北邀擊，不聽。乃著所見為書，以攄忠憤。李綱薦，除淮西帥，不赴。自號"柯田山人"，終老焉。紹興初，鄉校衣冠雲集，琯升堂講《春秋》大義，聽者忘倦。

吴若，字秀海，相州人。以上舍釋褐官修職郎。文學優贍，議論慷慨。娶張邦昌侄女，常勸邦昌諫上皇花石事，邦昌不聽，乃言于邦昌之妻，妻駭曰："吴郎風耶？何忽如此？"

靖康元年二月壬□，上書闕下，言："群小漏機喪師，奸人賣國射利，前悔何及，來者尚可改圖。吴敏庇邪黨罪，以惑陛下，其薦李邦彦者，所以救蔡攸也。"又以書貽中丞許翰，欲其勸吴敏，汲引正人，勿護偏黨。書聞，人人傳視，帝不欲拂邦彦、敏意，斥若與合入差遣，即日出城。若忻然去，隱居遯跡，絶不與人通。

蘇雲卿，廣（溪）〔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張浚為相，馳書幣屬帥漕，曰："予鄉人蘇雲卿，管、蕭流亞，灌園東湖，幸親造其廬，為我致之。"帥漕密物色，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易服為遊士，入其園，翁進而揖之，延入土室。□竹几案有《西漢書》一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客扣其鄉里，翁曰："廣漢。"客曰："張德遠

識否?"曰:"識之。"客曰:"德遠何如人?"翁曰:"賢人也。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遠今何官?"客即出書幣力請共載,翁辭以詰朝。遣騎迎之,則書幣不啟,扃户遁矣。浚為立傳,并作箴自咎。

譙定、雍孝閔、尹天民,皆以儒士得道。定百二十餘歲,在青城山采藥,人見之讀《易》尚不(輒)〔輟〕也。孝閔自稱木先生,往來沔、鄂間。天民客青城儲福宫,一日大罵所往來道士,即閉門睡。明旦,門不啟,壞壁視之,危坐死矣。

胡嶧,字仲連,常熟人。恬于世,嗜步趨,言動皆有尺度。賓嘉喪祭,率遵古法。家于塗菘,與方子通、林祖德放浪泉石之間。松雳蓬户,薪水自供,宴如也。建炎登極,特命以官,一至銓曹,授安遠尉,而不赴,曰:"吾老矣,姑承朝廷之意可也。"取杜子美"宅舍如荒邨"句,因號"如邨老人"。

龍可,字伯康。趙九齡,字次張。初不相識。趙游京師,龍輩飲市肆,呼叫大噱。趙旁行過之,龍牽臂迫趙共飲,曰:"子可入為我少留"。龍詼諧縱謔,傍若無人,趙心異之。一日,行城外,觀大閱之所,命趙試射,趙引弓發矢十而中七,頗自喜,龍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續。趙驚曰:"子射至此乎?"龍曰:"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猶望必中,况此定的,何足道乎!"俄指其地,謂趙曰:"後三年,此間皆北人,火龍騎日,飛雪滿天地,京城破日也。子識之!"因嘻吁長嘆。嗣後京城失守,其言皆驗。龍自是不復見。

趙嘗為李丞相所辟，李罷，趙亦竟歸。又嘗識岳飛于行伍，及飛為統制，彷徨江上，乏糧，將謀抄掠，趙説飛移軍陽羨，即説陽羨官給之食，飛得無他。趙丞相欲用之，有譖者曰："使其得志，必為曹操。"丞相疑沮而止。趙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

南安有邨翁，種園為生。漳州陳元忠赴省試，日暮，投宿其家，見其舉止談對，異之。翁自言十五年不出門。元忠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皇行，因詰其出門到城之故，曰："大兒關外鬻果，失税，為吏所拘。"元忠為謁監征，則已捕送郡。翁與少兒詣庭下，言："某老，全賴此子給，願代杖。"少兒曰："父元係帶職正郎，累典州郡。"翁叱勿言，守詢誥敕所在，兒曰："見作一束置甕中，埋山下。"守取視，延翁禮謝而釋子，次日訪之，室虚矣。

王鼎翁，字炎午，安福人。太學上舍。杖策謁天祥，尋以母死奔歸。天祥被執，未死，鼎翁作生祭文，速其死。隱居不仕，所著有《吾文藁》。

張潤之，金華人，號思試子。避地長山，摘其幽勝為《十咏》，名公咸和，黄滑跋之，謂其高風雅韻，此詩可概見。

陳存、章鑄，皆烏程人。存，侍御史。宋亡，元使徵之，遂却醫絶粒，旬有四日，卒。鑄官修職郎。宋亡，元命故臣納誥敕，鑄終不□，坐未嘗北向。宋臣〔有〕仕元者，鑄即惡絶之。

游汶、徐俊，皆德清人。汶歷提刑，與賈似道論事而忤，即隱居。國亡後，有薦之者，汶大書于衣云："前宋提

刑，今為百姓。”俊在太學，嘗率六館生抗疏，乞斬似道。宋亡，累徵不起，及卒，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

孫潼發，字君文，桐廬人。少力學，治《尚書》。劉克莊見其文，大奇之，由是名動州邑。咸淳四年進士。調衢州判官，有廉能聲，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宋亡，家亦毀，乃避地萬山中，草棲露宿，若與世隔。久之，乃復其鄉，與袁易、魏新之為三友。程文海求遺逸，以潼發應詔，力辭弗起，卒于家。金華黃溍表其墓。

贊曰：士固有志，可出可處。處必埋名，龍不見尾。易代之際，尤所重視。弋人何慕，乃成黃綺。

列女傳第五十八

王氏二婦　徐氏　榮氏　何氏　董氏　譚氏
劉氏　張氏　師氏　王氏　廖氏　王氏
曾氏婦　王袤妻　涂端友妻　詹女
陳孝女　劉生妻　謝泌妻　謝枋得妻
王貞婦　趙淮妾　譚婦　吴中孚妻
吕仲洙女　林老女　童八娜　韓希孟
王貞婦　鄭覃妻　劉仝子妻　毛惜惜

傳列女者，所以儆為臣也。婦女當變故之際，惟一死自完其事，而亦有不能死者，一念之不决，辱身賤行，百行胥喪矣。金元戎馬蹂踐，閭閻婦死者何限，知名者實少，聊因舊史所載而存。

王氏二婦，汝州人。建炎初，為金人所掠，擁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屍浮出不壞，人為收葬江上，為雙塚表之。

徐氏，和州人，閎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金人侵維揚，官軍奔潰，肆虜掠。執徐，欲污之，徐罵曰：

"敵逼行在，汝輩不能赴難，又乘時為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頭，肯為汝辱苟活耶！"賊慚恚，殺之投江中。

榮氏，蕆女弟也。歸將作監主簿馬光穎。建炎二年，張遇敵僞真，榮與其姑及二女出走。敵至，脅之，不從，敵殺其女，脅之益急，榮厲聲詬罵，遂遇害。

何氏，吴人，吴永年之妻也。金兵道三吴，永年與姊及何奉母而逃，為敵所得，將縶之，何紿謂賊曰："諸君何不武耶？婦人東西惟命爾。"敵信之，行次水濱，謂其夫曰："我不負君！"遂投于河，其姊繼之。

董氏，滕縣人，許適劉氏。建炎初，盜李昱剽縣，悦其色，欲亂之，女終不屈，斷其首。

三年，盜馬進掠臨淮，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婦人不出閨房，死此而已。"遂見殺。

四年，盜祝友于滁州掠人為糧。東安民丁國兵妻為所掠，泣曰："丁氏族流亡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

同時，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為收瘞。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

譚氏，真陽縣人，曲江村士人吴琪妻也。紹興五年，盜起，譚被執，盜欲妻之，譚罵曰："良家女豈若偶耶？"遂遇害。同時，南雄李科妻謝氏，保昌故村人。囚虔盜中數日，欲犯之，謝唾其面曰："寧萬段，我不汝徇也！"盜怒，剉之。

劉氏，朐山人。適同里陳公緒。紹興末，金人略山東，公緒倡義來歸。時劉歸寧，倉卒不得與偕，惟挈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累功至正使。劉留北方，音問不通，矢志靡他，公緒亦不他娶。庚浸長，傾家貲給任俠，奔走淮甸十餘年，遂得母以歸。劉在北二十五年，緯蕭以自給。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則乙死于庫。提點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殺乙以滅口，遂命劾治，并逮其女，考掠無實，母絶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吏憐而許之。謂母曰："母寧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將訟冤于天。"言絶而終。于是連三日地大震，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禱于天，俄假寐廳事，恍有猿墜前，驚寤，索之不見。志寧自念："非殺人者袁姓乎？"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執之，袁遽曰："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獄上，郡牓所居曰"孝感坊"。

師氏，永豐人。父驥，宣和中為右正言，十餘日，凡七八疏，論權倖及廉訪使者之害而去。女適范世雍子孝純。建炎初，賊掠方城，孝純先被害。賊欲污師氏，許以不死，師罵曰："我中朝言官女，豈可受賊辱！"遂害之。

陳堂前，雒縣王氏女。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訓子日

新入太學，二孫曰綱、曰紱，咸篤學。舅姑亡，夫之妹求分財産，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靳色。親屬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之，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子孫遵遺訓，五世同居，並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門閭。

廖氏，臨江貢士歐陽希文之妻也。紹興三年，盜白氈笠過臨江，為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負之逃。賊執廖氏，廖正色叱之，遂被害。是年，盜彭友犯龍泉，李生妻梁氏義不受辱，赴水而死。

王氏，利州提舉劉當可之母也。紹興三年，就養興元。元兵破蜀，提刑檄當可詣行司議事。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婦杜氏亦及于難。當可奔赴江滸，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太夫人。

曾氏婦晏，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至，令佐俱逃。將樂縣宰黄琎令土豪王萬全、王倫結諸砦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殺獲。賊集愈衆，諸砦不能禦，晏乃依黄牛山自為一砦。一日，賊遣人索婦女、金帛，晏召田丁諭曰："賊意在我，汝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晏自槌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敗，鄰鄉依避難者甚衆。復與倫、萬全共措置，析黄牛山為五砦，選少壯為義丁。賊屢攻弗克，所活數萬人。事聞，詔封恭人，賜冠帔，其子補承信郎。

王衮妻趙氏，樂平人。衮監上高酒税。金兵略筠，棄官逃，遇金人，縛繫夫婦于市門，而入剽。趙宛轉解縛，并解衮，謂曰："君速去。"俄金人出，趙他指以誤之，金人怒殺趙。

涂端友妻陳氏，臨川人。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黃山寺，逼之不從，以刃加其頸，叱曰："我良家子，義豈爾辱！"賊幽之屋壁，居數日，人咸齎金帛贖其孥。賊引端友妻令歸，曰："吾何面目登涂氏堂！"罵不絶，竟死之。

詹氏女，蕪湖人。父老而貧，授經里中，女與兄事之甚謹，間取給女工，手抄《列女傳》，温讀不輟。紹興初，年十七。寇張遇號"一窠蜂"倏破縣，女嘆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决矣。"俄賊至，欲加刃父兄，女趨前拜曰："妾願執巾帚，事將軍，贖父兄命。"賊釋之，女麾手使亟去："無顧我，我得侍將軍，何憾哉。"隨賊將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

陳孝女，錢塘人。父業儒，受男爵，漫游江湖，居胭脂嶺下。乙亥，兵火，悉為盜所掠，僅存一女十歲，携之丐食，因寄五里塘舊僕家，携女至殊勝寺就食，僧憐之，留寮供疏。時東平李知事亦寓寺，欲謀一士為友，僧以陳薦，甚相得，其女亦得其室之撫誨。李將北歸，謀以陳往，女謂父曰："一往則南北萬里，何日再至母墓下？請一往奠。"既奠，蹦踴號呼仆地，視之，死矣。李義之，祔葬母傍。

劉生妻歐陽氏，安福人。以事出，惡少來，欲侵凌之，歐陽不受辱而死。同縣朱雲孫妻劉氏，姑病，雲孫刲股以進而愈。姑復病，劉亦刲股，又愈，時稱孝婦。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盜起，焚里舍，殺人，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逼之，侯曰："寧死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蘇。後夫與姑俱亡，子

幼，父母欲更嫁之，侯曰："忍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子，雖饑死亦命也。"

同縣有樂氏二女，父以鬻果為業。父紹定二年挈家避盜，盜掠其舟，將逼二女，俱不從，一赴水死，一見殺。

謝枋得妻李氏，安仁人。枋得起兵敗，逃入閩武。萬户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景炎二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没入矣。"是夕，自經獄中死。

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逋播，婦與孫幽遠方，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當然也。"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元伯顔兵徇台州，婦舉家被執。既而舅、姑、夫皆死。主將見婦皙美，欲納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令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舅、姑、夫皆死，而不為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將焉用之？請為服期，即惟命。不然，終死耳。"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

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青楓嶺，下臨絶壑。婦待守者少懈，齧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被旌曰"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趙淮姜，長沙人也，妾逸其姓名。德祐中，從淮戍鍮樹壩，兵敗，俱被執，淮被害，棄尸江濱。妾俘一軍校帳

中，乃解衣中金遺左右，告之曰："趙運使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恨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與如江上。妾焚淮骨置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譚氏婦趙氏，永新人。景炎二年，元兵破其城，趙氏抱嬰兒，隨舅姑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污之，趙罵曰："吾寧從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于禮殿兩楹之間，入磚，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燬以熾炭，其狀益顯。

吴中孚妻，進賢人，少寡。景定元年，兵亂，携孤女自沉于縣之染步，曰："義不辱吾夫。"

吕仲洙女，名良子，晉江人。父疾濒殆，女焚香祝天，刲股為粥以進。時夜中群鵲遶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煜煜，□月者三越。翌日，父瘳。守真德秀表其居曰"懿孝"。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昏。紹定三年，寇犯邑，入山避之。猝遇寇，欲污之，不從，度不得脱，紿曰："有金帛埋于家，盍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寧死于家，决不辱吾身！"賊怒殺之。越三日，面如生。

童八娜，鄞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拽虎尾，祈以身代，虎為釋其大母，銜女以去。林栗聞於朝，祠祀之。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琦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初，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為卒所掠，將挾以獻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屍，于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攖禍難，失

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王貞婦梁氏，臨川人。嫁夫才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義不受污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户强使從己，婦紿曰：“夫在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户以金帛與其夫，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户即之，婦拒且罵曰：“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實臨之！”乃被殺。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為君婦。”明日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鄭覃妻董氏。覃字季厚，明州人。靖康二年，貢于鄉。建炎四年春，金人破明州，與兄章俱被執，脅以刃，索金，覃指所瘞鈆遺之，遂得釋。而金兵相屬，覃拏小舟與董同載，顧謂章曰：“萬一不得脱，覃豈北面事異國者？兄勉主祭祀。”果復為兵所劫，迫使之降，覃厲辭罵不屈，躍水死。董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其後孫曾多舉進士，而清之最顯。覃累贈太師、秦國公，董秦國夫人。

劉仝子妻林氏，福清人。仝子為福建招撫使，倡義抗元兵，後亡命，自經死。有司執其妻，具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為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為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死且求治汝于地下，可生為汝等辱耶！”遂遇害。兄指林空齋也。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別將榮全據城畔，制置使以武翼郎招之，全偽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耻于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為太尉更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

贊曰：從一而終，女子之貞。見忠能殉，昭茲烈心。

外戚傳第五十九

孟忠厚　鄭興裔　韋淵　錢忱　邢煥
吴益　吴蓋　潘永思　夏執中　李道
韓同卿　楊次山 附　子谷石

宋世外戚，皆以謙退淳謹為能，故其家法有足稱者。南渡後，如孟，如吴，如夏，如楊，子孫皆能避災守禮，不矜不伐，亦可謂盛德之事。至于韓、賈蠹國，皆緣戚里，蟻穴不塞，終潰堤防，可不慎歟！

孟忠厚，字仁仲，昭慈皇后兄，彦弼子也。后被廢，哲宗恩眷不衰，故忠厚得以仕進。

靖康元年，權衛尉卿。二帝北遷，張邦昌迎后聽政，后遣忠厚持書遺康王。王即位，尊后為太后，累除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臺諫六章論列，高宗以太后故難之。后聞，即命易武秩。趙鼎謂張浚曰："太后復辟，其功甚大，當推恩外家。"浚乃奏忠厚為寧遠軍節度使。

后崩，以祔廟恩，起復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及后大祥，封信安郡王，充禮儀使，歷判紹興府，兼修奉攢宮事，加少保。及營佑陵，秦檜當為總護使，憚往，乃除忠厚樞密使，代其行。檜與忠厚，僚壻也，然心實忌之。山陵事畢，忠厚欲歸樞府，檜諷言路引故事論列，遂判福州，改判建康，又改判紹興。會郊赦加恩，謝表。中丞詹大方希秦檜意，論忠厚表辭輕侮，罷為醴泉觀使。檜死，召還行在，授保寧軍節度使，判平江，再改判紹興，過闕入見，復詔充萬壽觀使，提舉秘書省。卒，贈太保。

忠厚奉太后訓，避遠權勢，不敢以私干朝廷。明受之變，太后垂簾，忠厚乞裁節本家恩澤，帝念擁佑功，故眷忠厚特優。其卒也，三子皆除直秘閣，官其親屬六人。

從父彦卿為潭州通判。建炎三年，潰兵杜彦自袁州入瀏陽，遂犯善化、長沙二縣。彦卿率民兵拒之，賊勢挫。俄而民兵有自潰者，賊遂乘之，斬彦卿，支解以徇。

添差通判趙民彦以民兵赴之，鏖戰瀏陽城南，為賊所得。邑士謝淳帥民兵為前鋒，助民彦戰，亦被執，併遇害。事聞，并贈官，録其子。後朱熹帥河南，請立廟，從之。

鄭興裔，字光錫。父蕃，和州防禦使。祖翼之，陸海軍節度使。曾祖紳，太師，封樂平郡王，謚僖靖。紳，顯肅皇后父也。興裔早孤，叔父藻以子字之。分以餘貲，不受，請立義莊贍宗族。及藻没，解官致追報之義。

初以后恩授成忠郎，充幹辦祇候庫，歷福建路兵馬鈐轄。過闕入見，詢守令臧否，對甚悉。孝宗曰："卿識時務，習吏事，行當用卿。"會復置武臣提刑，就命為之，加領高州刺史。帝善其數論事，加成州團練使。累差浙東、浙

西、江東提刑。請祠，歸。尋知閣門事，兼幹辦皇城司，又兼樞密副都承旨。

軍婦楊殺鄰舍兒，取其臂釧，棄其屍。獄成，刑部以無證左出之，命興裔覆治，得實。帝喜，賜居第。遷至潭州觀察使。復請祠。起知廬州，移揚州，郡大治。

紹熙初，遷保靜軍承宣使，召領內祠，充明堂大禮都太，主管大內公事。寧宗立，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告老，授武泰軍節度使。卒，年七十四。贈太尉，謚忠肅。興裔歷事四朝，以材名結主知，中興外族之賢，未有其比。子損登進士甲科。藻亦以后恩至太尉、保信軍節度使，卒，封榮國公，謚端靖。

韋淵，顯仁太后季弟也。靖康末，官至忠州防禦使。高宗即位，遷寧州觀察使，知東上閣門事。言："橫行五司尚未遵元豐舊制，乞併引進司歸客省，東西上閣門合而為一，以省冗費。"從之。遂命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事。

淵性暴橫，不循法度。帝慮其有過，難于行法，遂遷福建路副總管。淵引疾丐祠，許之，久之，落階官，除德慶軍節度(吏)〔使〕。召赴行在，除開府儀同三司。帝久不予淵官，聞太后將入境，乃封平樂郡王，令逆于境上。既從后歸，即令致仕。又詔奉朝請，遷少師。淵在內不得逞，乞致仁，任便居住，從之。

未幾，帝恐其肆橫於外，復詔落致仕，還居賜第。太后朝景靈宮，淵見后，出言詆毀，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袁州安置。數年，復故職，累遷太保太傅。卒，贈太師。子三人：訊、謙、讜。

訊，紹興中，官至達州刺史。坐過，用太后旨降武德郎，與嶺外監當。謙好學能詩，官至建康軍節度使。謙子璞累官明州觀察使，十年不遷，寧宗嘉其恬退，授清遠軍節度使，致仕。卒，贈太尉。

錢忱，字伯誠，吳越王俶五世孫。父右領軍衛大將軍景臻，尚仁宗女，生忱。靖康之難，主以先朝女幸而免。先是，戚里例納節，既南渡，主為忱請還舊官，以為瀘州節度使，進開府儀同三司，對榮國公。紹興末，以少師致仕。卒，年八十餘，贈太師。忱歷事五朝，靖共不懈，高宗書"忠孝之家"賜之。子端禮自有傳。

邢煥，字文仲，開封人。以父任歷開封府士工儀曹。詔納其女為康王妃。王即位，連進徽猷閣待制、諫議大夫。衛膚敏言后父不當班從臣，遂改光州觀察使，除樞密都承旨。煥屢奏馬伸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黃潛善、汪伯彥誤國，其言多所裨益。擢至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洞霄宮。煥涉學有文，節儉自持，未嘗恃恩私請，識者取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簡，加贈少師，追封嘉國公。

吳益，字叔謙。蓋，字叔平。俱憲聖皇后弟也。并以恩補官。高宗與后皆喜翰墨，故益、蓋兄弟師法，亦有書名。帝為置皇后宅大小學教授，以王鎡為之。

益娶秦檜孫女，又與王繼先交相薦引，故三家姻族皆躐美官。益既建節，以檜故，授文資，累加秘閣修撰，直徽猷閣，又加直寶文閣。檜死，又升敷文閣待制。中丞湯鵬舉乞褫職名以示至公，自是不復遷。顯仁太后葬，為攢宮總護使，始進少保。孝宗嗣位，再進太師，封泰寧郡王。

卒，謚莊簡，追封衛王。

蓋亦至節度使，累升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封新興郡王。卒，贈太傅，追封鄭王。

益子琚習吏事，歷鎮安軍節度使，復以才選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位至少師，判建康府，兼留守。琚嘗使金，金人嘉其信義。琚弟璹、蓋子環並至節度使。

潘永思，賢妃叔父也。建炎初，為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虞益頗與之交結，為諫官吴表臣所論，奪職。既而辛企宗言永思嘗捕魔賊有功，復為帶御器械。未幾，又坐事，追一官。擢至右武大夫，知閤門事，卒。

夏執中，成恭皇后弟也。累遷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寧宗即位，加少保。執中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高宗行慶壽禮，近戚争獻珍環，執中獨大書"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以獻。高宗喜，錫賚甚渥。嘗為館伴副使，連射皆命中，金人駭服。孝宗聞其才，將召用之，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李道，字行之，相州人。其中女為光宗后。初，道與兄旺聚衆歸宗澤，澤因事斬旺，命道掌其軍。澤卒，道引軍依襄陽鎮撫使桑仲，仲以為副都統制，兼知隨州。奏于朝，授武義郎、閤門宣贊舍人。仲為霍明所殺，道與統制李橫率兵縞素，圍明于郢，明亡去。

劉豫遣人持書招道，道不從，執其使以聞，詔嘉奬之。豫怒，遣將穆楷攻道，道拒破之。領榮州團練使，進武義大夫。胡安中守唐州，勢孤不能自立，遂附豫，道招之，安中復來歸。會李成入寇，鎮撫使李橫棄襄陽去，道亦棄隨

南歸。後累功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遷鎮南軍承宣使，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知荆南府。

隆興初，河北諸司劾其過，帝曰："道恃戚里妄作，可罷。"久之，再為湖北副總管。及卒，乃拜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謚忠毅。后既貴，進封楚王。孫孝友、孝純皆至節度使。

韓同卿，恭淑皇后父也。累遷慶遠軍節度使，加太尉。卒，贈太師，謚恭靖。同卿季父侂胄聲勢熏灼，同卿每懼滿盈，不敢干政。時天下皆知侂胄為后族，不知同卿乃后父也。侂胄敗，人始服其識云。

楊次山，字仲甫，恭聖仁烈皇后兄也。其先開封人。曾祖全，以材武奮，靖康末，捍京城死事。祖漸，以遺澤補官，仕東南，家于越之上虞。

次山儀狀魁偉，少好學能文，補右學生。以后恩得官，至岳陽軍節度使，累加太保，授安德、昭慶節度使，改封會稽郡王。次山能避權勢，不預國事，時論賢之。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追封冀王。子二人。

谷至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永寧郡王。

石字介之，乾道間，入武學，以后貴賜第。至保寧節度使，進封信安郡侯，又以檢校少保進封開國公。

寧宗崩，宰相史彌遠謀廢立，命石與谷白后，事在楊后傳。理宗既立，并授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時寶慶垂簾，人多言本朝世有母后之聖。石獨曰："事豈容概言？昔仁宗、英宗、哲宗嗣位，或尚在幼冲，或素繇撫育，軍國重事有所未諳，則母后臨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

事，天下悦服，雖聖孝天通，然不蚤復政，得無基小人離間之嫌乎？”乃密疏上之，后覽奏，即命擇日撤簾。進石少保，封永寧郡王，后進太傅。

石性恬澹，每拜爵命，必力辭。及恭聖祔廟，除太師。兄谷疑于辭受，石力言：“吾家非有元勳盛德，竊恐自速顛覆。”乃合疏懇辭，至再三，不受。及屬疾，除彰德、集慶節度使，進封魏郡王。卒，年七十一，贈太師。

贊曰：忠厚謹躒，谷、石擁立。能不矜功，安享福澤。以符前史，有光外戚。

宦官佞倖列傳第六十

宦　官

邵成章　關禮　藍珪　康履　馮益
張去為　陳源　甘昇　董宋臣

夫宦官侍天子左右，小忠小謹，易于見寵。而生長宮掖，習隨奢侈，威福既竊，驕盈自張，欲其知禍而避，見善而遷者，百千中少見焉。南渡後，政在權臣，未聞有内侍之大過惡者，聊因前史以著之。

邵成章，初從高宗幸揚州。金人略陝西、京東諸郡，群盜起山東，黄潛善、汪伯彦匿不以聞。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疏條二人罪，曰："必誤國。"且申二人使聞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言："今何時，以言為諱。"久之，帝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譖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州。

金人入洪，聞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以威，亦不從。金

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殺。"遺之金帛而去。

關禮,高宗朝積官保信軍承宣使。孝宗頗親信之。後命提舉重華宮。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樞密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禮即入宮泣告太后以時事可憂狀,遂立嘉王。禮尋除入内内侍省都知,遷中侍大夫。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恩,又不許。南渡后,内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云。

藍珪、康履,初皆為康王府都監,入内東頭供奉官。既即位,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大將劉光世等多曲意事之。俄遷内侍省押班、金州觀察使。

建炎三年,帝在楊州,金兵卒至,帝馳馬出門,百官不戒備,從行者惟履等五六人。自是履等益自衒,愈有輕外朝心。及幸浙,道吴江,其黨競以射鴨為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統制苗傅等切齒,與武功大夫劉正彦謀共除之。王淵躋樞筦,正彦以為由宦者所薦,愈不平,謀遂決。伏兵斬淵,遣兵圍履家。履馳入白帝,傅等至,厲聲乞康履、藍珪、曾擇等誅之,以謝三軍。帝除傅等官,傅等曰:"欲遷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内侍,何必至此!"帝不得已,遣人執履至,履望帝呼曰:"大家何獨殺臣?"遂以付傅,即腰斬之,梟其首。帝幸睿聖宮,傅等留内侍十五人奉左右。尋捕珪、擇等,皆編置遠州。擇,昭州,行一程,追還斬之。

傅等誅,贈履官,謚榮節。召珪等還,遷至内侍省都知。珪與履同進,而驕横不及履,故以壽終。

有安石者,與珪同姓,為内侍省副都知,至景福殿使、

湖州觀察使。卒，贈保寧軍節度使，謚良恪。渡江後，中官贈謚，自安石始。

又有與履同姓者，名諝，為内侍省押班，亦親幸用事，至均州觀察使。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謚忠定。

馮益，初給事康王邸。王即位，恃舊恩驕恣。帝幸浙東，益與都統制張俊爭渡，以語侵俊，且訴于帝，事下御史臺，侍御史趙鼎論之，事乃已。累遷明州觀察使。會劉豫揭榜山東，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語。張浚請斬益以釋謗，帝不許，鼎言："事關國體，當解職加罰。"自是家居廩祠者十四年。坐驗柔福帝姬不實，送昭州編管，尋以太后連姻得免。卒于家。

初，徽宗改公主為帝姬，靖康之難，女二十人俱北遷，柔福其一也。開封有尼李静善者，内人言其貌似柔福，静善即自稱柔福。事聞，高宗封公主適防禦使高世榮。其後内人從顯仁太后歸，言其妄，静善伏誅，益遂抵罪云。

張去為，内侍張見道養子也。遷至入内内侍省都知。高宗末年，去為頗恃恩，干外朝謀議。金人渝盟，陰沮用兵，進幸蜀之計，宰相陳康伯力非之。侍御史陳俊卿乞斬去為以作士氣，杜莘老復以冗兵事彈治，乃致仕。及内禪，落致仕，提舉德壽宫，又特遷安慶軍承宣使。卒。

陳源，淳熙中頗有寵顓恣。孝宗聞而惡之，詔與祠。言者劾之，乃謫建州居住，籍其貲。進德壽宫，言者猶未已，移源郴州。源有園名小隱，其制視禁籞有加，高宗以賜王才人。

光宗即位，復召還。紹興四年，自永州防禦使除入内

内侍省押班。帝以疾不朝重華宫，源與内侍楊舜卿、林億年數有間言。寧宗即位，御史章穎論之，詔罷源等官，竄之。後卒聽自便。億年養娼女于别業，源在貶所以淫媟聞，人疑其非宦者。

甘昇，内侍省押班澤之子，累遷亦至押班。乾道中，昇頗用事，與曾覿、王抃相盤結。既而覿死抃逐，獨昇在，朱熹力言之。黄由對策，亦及之。後帝察其奸，遂抵罪，籍其貲，竟以廢死。

弟昺，寧宗初，為内侍省都知。帝過壽康宫，昺有力焉，遷官二秩，頗貴寵。昺同時王德謙亦以給事嘉邸被親信，遷至昭慶軍承宣使，驕恣逾法，外朝多附之，中書舍人王旦事之尤謹。韓侂胄與德謙争用事，擠之，與外祠。連被論，廢斥以死。

董宋臣，有寵理宗朝，聲焰薰灼。洪天錫劾之，天錫坐左遷。開慶初，元兵駐江上，京師大震。宋臣贊帝遷幸寧海軍，簽判文天祥上疏乞誅之，不報。景定四年，自保康軍承宣使除入内内侍省押班。廷臣論宋臣不置，帝曲為諭解庇之。既卒，猶命轉節度使。

贊曰：邵、關有德，藍、康貽戚。張、陳竊福，甘、董作慝。南宋内臣，略見事迹。

佞　倖

王繼先　曾覿　張説　王抃　姜特立

人主喜怒不可以假人，所謂偏聽成奸，獨任成亂，蓋勢有必然者。餘桃矯駕之事，隨地俱有。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能去，宋孝宗悔曾覿之誤我而不早逐，其柔情一轍矣。

王繼先，開封人。奸黠善佞。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寖貴寵，世號王醫師，諸大帥承順下風，莫敢少忤，其權勢與秦檜埒。檜使其夫人詣之，叙拜兄弟，表裏引援。遷至昭慶軍承宣使。子弟通朝籍，姻戚黨與，盤據要途，數十年間，無能摇之者。

金兵將至，劉錡請為戰備，繼先乃言："新進主兵官好作弗靖，若斬一二人，和好復固。"帝不懌，曰："是欲我斬劉錡乎？"侍御史杜莘老劾其十罪，大略謂："繼先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快樂仙宫。奪良家婦女為侍妾，鎮江有娼妙于歌舞，矯御前索之。淵聖成喪，與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謂之'啞樂'。自金使來，日輦重寶之吴興，為避走計。"奏入，詔繼先福州居住，停三子及孫官，籍其貲以千萬計，天下稱快。孝宗即位，詔任便居住。卒。

曾覿，字純甫，其先汴人。用父任補官，與龍大淵同為建王内知客。孝宗受禪，驟遷二人官。諫議大夫劉度

入對，首言潛邸舊人，待之不可無節。張燾新拜參政，亦欲以大淵、覿决去就，力言之，遂以内祠兼侍讀。劉度奪言職。連擢大淵為宜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覿文州刺史、權知閤門。皆兼皇城司。不數月間，除命四變。劉度出知建寧府，尋放罷。

群臣既以言二人得罪去，自是勢張甚，士大夫之寡耻者潛附麗之。内(待)[侍]押班梁珂者，表裏用事。右正言龔茂良極論二人害政甚珂百倍，累疏，不報，茂良待罪，出知建寧府。一日，右史洪邁過參政陳俊卿，曰："聞將除右史，邁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人告。俊卿即以語宰相葉永、魏杞，而己獨奏之，且以邁語質之帝前，帝怒，即出二人于外。于是遷大淵為江東總管，覿為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尋改大淵浙東，覿福建。

乾道四年，大淵死，覿尚在福建。帝憐，欲召之，樞密劉珙奏曰："此曹奴隸耳，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命遂寢。

既而覿垂滿，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臺臣上疏論之，不報。太學録魏掞之亟上封事論列，且見俊卿切責之，掞之得台州教官以出。覿至龍山已久，伺掞之去，然後入國門。竟申浙東之命，且戒閤門吏趨朝辭，覿由是怏怏而去。

六年夏，俊卿罷政。十月，覿以京祠召。七年，立皇子，覿以伴讀勞，升承宣使。八年，副姚憲使金。歸，除武泰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淳熙元年，除開府儀同三司。

四年，覿欲以文資官其子孫，襲茂良時以參政行丞相事，沮之，覿大怒。茂良退朝，覿從騎不避，茂良執而撻之。謝廓然除侍御史，連論茂良，貶英州，皆覿所使也。覿前雖預事，未敢肆，至是，士始側目重足矣。從班有韓彦古者，覿之姻，廓然之黨，乃獻議助廓然，使人主疑大臣而信近習，至是益甚。

六年，加覿少保、醴泉觀使。時周必大當草制，人謂其必不肯從，及制出，乃有"敬故在尊賢之上"之語，士論惜之。

覿後與王抃、甘昇相蟠結，文武要職多出三人門。葉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徐本中由小使臣積階至刺史、知閤門事，換文資歷集英殿修撰奉內祠，皆覿所進也。

著作郎胡晉臣極論近習怙權，遂出知濮州。南康守朱熹應詔上書，其言尤力，帝大怒。陳俊卿守金陵，過闕入見，歷言招權納賂，士大夫公然趨附，帝頗感悟。覿用事二十年，權震中外，至于譖逐大臣，貶死嶺外。自是寢覺其奸，嘗謂左右曰："曾覿誤我不少。"遂稍疏覿。覿憂恚，疽發背，卒。于是凡論覿得罪者皆録贈云。

張説，開封人。以父任為右職。娶壽聖皇后女弟。累遷知閤門事。孝宗遷至簽書樞密院事。時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珙耻與之同命，力辭不拜。命既下，朝論譁然不平，莫敢誦言于朝者。惟張栻在經筵力言之，范成大不草詞。尋除説安遠軍節度使，奉祠歸第。不數月，出知袁州。説既奉祠，語人曰："張左司不相樂，固也。范致能亦

胡為見攻?"指所坐亭材植曰:"是皆致能所惠也。"

未幾,召内祠,簽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吕等交章論之,起居郎莫濟不書録黄,直院周必大不草答詔。希吕責遠監當,莫濟、必大皆與在外宫觀。國子司業劉焞移書責宰相,言説不當用,亦坐黜。于是説勢赫然,無敢攖之者。

淳熙元年,帝廉知欺罔,又被劾,連降明州觀察使,責居撫州。二年,許自便。後卒于湖州。説嘗建議郎官、卿監通差武臣,中書舍人留正以為不可,遂止。與右相梁克家議使事不合,克家罷而説留。其竊政權、頃大臣類如此。

王抃,初為國信所小吏。乾道中,積官至知〔閤〕門事,帝親信之。淳熙中,兼樞密都承旨,與曾覿、甘昇相結,恃恩□恣,其門如市。著作郎胡晉臣論之,竟外補。校書郎鄭鑒、宗正丞〔袁〕樞因轉對,數為帝言,帝猶未之覺也。吏部侍郎趙汝愚力疏抃□。先是,金使至,帝以德壽宫之命,為離席受國書,尋悔之。八年,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立如舊儀,帝遽人内。抃擅許金使用舊儀□。翌日,汝愚侍殿上,帝不懌數日。汝愚因亟攻抃,帝遂出抃外祠,〔不〕復召。以福州觀察使卒。

姜特立,字邦傑,麗水人。父綬。靖康時,金人□逼京師,綬以忠翊郎應募往南京總管司調兵赴援,乃刲股藏□書,縋下南壁,為邏騎所獲,厲聲叱罵,死之。特立以恩補承信郎。〔淳〕熙中,累遷閤門舍人,充春坊官,兼皇孫平陽王伴讀,由是得幸于太子。太子即位,除知閤門事,

與譙熙載皆以春坊舊人用事，恃恩無所忌憚，時人謂曾、龍再出。

為留正所論，奪職，與外祠。帝念之，復除浙東馬步軍副總管，詔賜錢為行裝。正言之不已，不聽，正待罪國門，帝不復召，而特立亦不至。寧宗受禪，特立遷和州防禦使，再奉祠，俄拜慶遠軍節度使，卒。

熙載頗廉勤，累官至忠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卒。子令雍以恩補官，充王府內知客。王即位，累遷至揚州承宣使。謝事，拜保成軍節度使。帝書"得閑知止"名其堂。進檢校少保，轉太尉，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贊曰：繼先幸醫，龍、曾舊暱。張因妻進，姜以恩錫。小人難近，何分脂澤。嘻笑不假，明主所式。

點校後記

《南宋書》，明錢士升撰。士升字抑之，嘉善（今屬浙江省）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崇禎年間，累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曾撰《四箴》以獻莊烈帝，深中時弊。明亡後七年卒。所著尚有《周易揆》、《明表忠記》、《遜國逸書》等。事迹附《明史·錢龍錫傳》。

《南宋書》凡六十八卷，包括本紀七卷，列傳六十一卷，記載了宋室南渡以後的歷史。此書與《宋史》相比，主要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叙事簡要，對於《宋史》中繁沓的職銜、奏疏等，多所删汰，而注重史實的叙述。二是增補了許多史料。如卷第十二《范宗尹傳》後補入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越州航海事，《汪伯彦傳》後補入建炎三年宋高宗南奔揚州事，卷第十三《杜充傳》後補入建炎三年金兀术率兵渡江事等，從而為研究宋室南渡時期的情況擴充了資料。又如對岳飛、張浚、張邦昌等某些人物的傳記進行了增改或重修，可以與《宋史》相表裏，使讀者獲得對這些人物較為全面的認識。書中還增補了一些人物的傳記，其中如蔣繼周、張鎮孫、吴开、莫儔等都是在當時政

治舞臺上發生了一定作用的角色，而謝翱、馬端臨、汪元量、趙孟頫、章如愚等則是在中國文化史上較有影響的人物。這些，對於深入研究中國南宋時期的歷史，均有其不可泯滅的價值，故此書被史學家視為與《宋史》相關的重要著作之一。

此書初以抄本流傳，清嘉慶二年(1797)，南沙席世臣始刊行之，後編入《宋遼金元別史》。此次整理，即以嘉慶二年掃葉山房刻本為底本，參考《宋史》及其他相關資料，加以點校。除明顯錯訛以(　)號出之，以[　]號改正外，其餘一仍其舊。我們水平有限，疏誤之處，在所難免，敬祈讀者教正。

點校者

1998 年 11 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五别史（15-16）.南宋书（1-2）
作者=[明]钱士昇
页数=985
SS号=10483056
出版日期=